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〇冊目次

〔雍正〕廣西通志二百二十八卷首一卷（三）（清）金鉷 錢元昌纂修 清雍正刻本 〇〇一

（雍正）廣西通志

首一卷（三）

（清）金鉷　錢元昌纂修

清雍正刻本

二百二十八卷

隱逸

無可見而泉石鳴高以隱自文也非隱也有所感而與世相遺以逸寓憤也非逸也夫抱夔龍之大猷遐虞舜之盛世而甘以遁軸終世有斯人乎彼與許者蓋自知不能與夔龍比績故以箕山潁水爲鵷鶵鴟鵂稍欲與堯天王者分道揚鑣耳肖志剛爲隱施去小傳取其恬淡之風可爲貪鄙者厲也

勞西從漢迄今如牟子諸人或恣意嘯歌或怡情卻粒無所激覩以終南爲捷徑者不侔矣晉德時光泉筆者其可畧乎志隱逸

漢

牟子者蒼梧人名宇無可考當東漢末年天下擾亂牟子將母避世交阯時中原士人咸來茲土多爲神仙辟穀之術而牟子獨以經學鳴蒼梧太守開其賢檄署吏不就州牧聘之復稱疾不起嘗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樂道研老子五千文後竟不知所終舊梧州府志

宋

韓迥昭平人初仕爲太子中舍嘉祐中引疾歸里號東山野叟時士大夫遭際承平咸懷登進迥獨於勢利澹然無所營嘯傲林泉有出塵之致轉運使李師中高其風槩以詩贈之舊志

元光昭平人家貧隱巖谷有過軸之致性嗜飲自種秫釀酒引滿獨酌醉後輒爲詩詩頗豪放時晉陵鄒浩以抗疏劾章惇蔡京得罪貶昭州聞光名而訪之光亦日造浩所嘯談不輟舊志

張宗堯字立之平樂人鄒浩謫居昭閉門謝客惟一二高隱相與往來而宗堯爲最厚舊志

林通字達夫富川人其學初不流枯寂有明通之思仁宗時官御史已而棄歸隱於縣之釣山人因名其山曰隱山巖曰潛德時往來郎山穿石巖舊志

韋旻上林人坐臥一樓聚書充其上晝夜探覽元祐間應舉不第隱於羅洪洞自稱白雲閒叟學士許德言常造其室與論晝心知性養氣之學坐對終日悠然忘返舊志

韋允來賓人性質素以耕爲業常手執一卷秉耒之暇即田間誦讀之教養子孫族漸蕃衍今邑中以韋爲著姓皆其後裔云縣志

權度字靜山來賓人探花樞鳳之孫也有才辨識論今古口如懸河屢舉不第即隱居課子與郡城諸前輩詩酒往來爲雲霞之友性淡素與人無競

以上壽終縣志

李清來賓人少好學屏絕人事讀書白雲洞不樂仕進年逾七十猶手不釋卷葛巾野服望之如神仙縣志

劉聆字升之臨桂人家近辰山日就山巖棲託格韻高邁有詩名先是桂帥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欲以媚檜遂聆共賦聆託疾不與後帥李大異聞而敬之題其所居巖曰盤龍舊志

郭顯者不知何所人居桂南溪之劉仙巖一稱住山道民一稱南溪郭顯然卒無可踪跡之者獨有南溪卜居銘首言士大夫以金人之故多南遷似避地中言志在神仙似方士未言栖歸去又似有四子成教以隱居獨善終鄉人有忤己者輒和顏以解甚或杜門不出終無所校橫逆者久而慚謝里黨皆化舊志

陳愚字孟濂其先浙之山陰人洪武初戍慶遠遂籍宜山愚長於詩詞嘯歌盤澗高節自矜不尚佛老頗究軒岐術仁心爲質人稱其多隱德焉粵西通載

龐贊北流人賦性高邁動以古自期嘗筮得天山遯遂韜才舜跡隱於白馬灣與鄉里相周旋以方正礪俗或比之管寧王烈郡縣錄其實行聞於朝徵聘不就賜敕旌之府志

梁本武緣人少以文學稱性耽泉石嘗手錄稽康

高士傳終日披對喜吟詩多松喬之想子廷器亦
懷曠達本誠之曰我已放情人外汝不得復爾後
舉成化乙酉孝廉志舊
秋清永福人少工文章有聲舉景泰庚午舉鄉薦
即棄去故業築精舍於龍溪之馬芒山下安貧樂
道有吟風嘯月之致人共仰之粵西通志舊
李善字性初宜山人性兼靜無他嗜好惟以篤孝
窮理爲務披覽之暇輒臨池學書結茅巖谷嘯傲
煙霞都指揮彭英特敬禮之舊志
李仲錫武緣人幼業儒賦性簡默澄懷觀道淡然
自足每爲人推薦必遜謝不敏鄉飲耆大賓舊志

張尚文武緣人少有孝行動合禮儀閉戶窮經不
棄仕進或謂之曰世際昌期奈何埋光終老曰惟
堯舜在上巢許乃得遂其曠懷耳舊志
梁昌御懷集人敏悟好學一日十行供下少食餘
上岸志趣開濟遂隱於青壁讀書談道爲名山之
業縣志
王佐臨桂人幼列庠序食餘二十餘年一旦忽棄
去慕陶靖節風築五柳書屋所著詩古文如白雲
卷舒自見真素多達生家言縣志舊
蔣山字靜叟恭城人未冠爲諸生有聲屢舉不第
即棄舉子業徜徉山水間食貧居賤涸跡漁樵性

喜讀書非沉疴不廢吟咏舊志節府

應贊字正素橫州人性高邁不諧時俗少工舉子
業已而厭棄塵務徧遊南華羅浮白石諸勝得願
養之術歸隱雄龍山年八十四自號三元子舊
志
梁以恭武緣人躬耕蔓山足跡不入城市課晴問
雨而外一無所營敎育子孫敦睦族黨和光善俗
人愛敬之縣令聞其賢給以冠帶辭不受卒年百
有三歲舊志

國朝

蘇泰字陽朔人言笑不苟舉止有度恤鄰睦族閉
門讀書自壯至老言必顧行歷舉大賓不赴舊
志
吳鏞永福人性耿介尚恬淡恥與俗競人有非理
相干輒論而頷之寄嘯泉石卒年八十有二舊
志
李文彧字簡齋清流白馬人少從粵東舉人殷弼
游不求仕進好吟咏服膺所歷與到筆隨晚年號
壽溪野人所著有壽溪草五卷舊
志

遷客 流寓附 舊志

臨賀邑宜瘴鄉也唐宋之世遷謫恒於斯固與潮陽儋耳同稱矣顧謫籍接武賢奸相雜賢者所至一歌一詠山川爲之增輝而柄臣元惡遠禦魑魅當時快心後世指斥此不足以彰勸懲乎寫公之禮春秋所重誠以去國懷鄉惻然可念而跡風巖於異地其中固多賢達也志遷客附流寓

漢

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博覽多識建安中爲避地交州往來蒼梧南海授生徒數百人乃即物名以釋義作釋名二十七篇又著謚法三卷行於世舊志

賈輔扶風平陵人祖武謀誅宦官爲王甫所殺家屬徙日南武府掾桂陽胡騰坐禁錮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使聘娶後舉桂陽孝廉劉表辟爲從事舊志

袁徽陳郡人司徒滂之子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世交州司徒徵辟不至舊志

袁忠字正甫弟弘字邵甫汝南汝陽人初平中爲沛相以清亮稱及天下亂棄官客會稽後孫策破會稽忠浮海南投交阯獻帝徵爲衛尉未至卒弘變姓名不應徵辟終於家舊志

桓華字文林沛郡龍元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浮海客交阯越人被其化至不爲訟後被誣死人咸冤之舊志

三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劉焉爲汝南太守舉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初平中遷卓秉政遷巴蜀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及卓斬周毖靖懼誅奔豫州尋避亂會稽孫策渡江靖與宴沛郡子孝浮海走

交州以避其難靖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時寄寓交阯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鉅鹿張翔衛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不許欲嚴裝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道路阻絕復遇疾癘親從妻子一時罹喪盡乃復還交阯後劉璋遣使招靖靖入蜀以靖爲廣漢太守節三國志本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蒸陽人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

南楚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諸操操辟爲掾使招納
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遂遠
適交阯復從交阯至蜀先主定益州巴辟謝罪先
主不之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
西曹掾（節本傳）
程秉字德樞南頓人少明周易詩書事鄭元得其
奧祕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
士燮命爲長史孫權聞其名以禮徵辟非太子太
傅後卒於官所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剔凡三萬
餘言（書志）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辟地交州從

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
交阯太守時交阯始開刺史吕岱率師討伐綜與
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眞事定還都黃龍三年遷
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以綜爲長史赤烏三年遷
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所著詩文名曰私載
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
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節本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爲騎都尉數直諫吳主
權不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
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徙翻交州及遣
周賀等遠東求馬翻聞之以爲去人才以求馬旣

非利國而遠東絕遠恐無獲欲諫不敢復作表以
示吕岱岱不報復徙蒼梧孟陵權遣將士至遠東
遭風多所漂沒權始思翻言召之會翻卒翻雖處
罪放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居嶺南十餘年有
老子論語國語訓註傳於世（桑本傳）
顧譚字子默吳郡顧雍孫卻之子弱冠與諸葛恪
等爲太子四友校中庶子歷太常代祖父雍平尚
書事以魯王霸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切諫爲全
寄所惜徙交州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
自悼也年四十二卒於交阯（南本傳）

宋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孝武時出爲封溪令道過僚
賊執融將殺以食融神色不動賊異而舍之浮海
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與交阯太守卞晨善晨後
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往還南中竟返其喪（桑南史）

隋

俞益期豫章人寓交州著交州記（舊志）
梁文謙安定人隋煬帝時征遼東文謙領武賁郎
將爲盧龍軍副會楊元感作亂其弟元從隸文謙
元感反而元從逃文謙坐失防配桂州（舊志）
高士廉名儉以字行渤海人仕隋爲郎隋伐遼東
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恒與遊謫交

阯太守卹和署爲司法書佐唐武德中上表歸國
遷雍州治中貞觀中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節本傳

唐

李嗣眞宇承胄趙州栢水人永昌初以右御史中
丞知大夫事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昔
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計項羽遂亡今
殆有如平者間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
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舊唐書本傳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以破高麗功拜大將軍封平
陽郡公咸亨元年征吐蕃敗績原死除名未幾高

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
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徵卿我且爲魚
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於是拜代州都督節本傳

柳奭宇子邵蒲州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
爲皇后進中書令后廢貶象州刺史坐通宮掖謀
行鴆毒被殺幕以上並流嶺表神龍初復官爵開
元中柳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與褚遂
良等同被譴戮雖獲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
方監丞與韋維稱一臺二妙中宗朝爲修文館學
士後貶嶺南死於桂州節本傳
張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爲太子庶子時章懷太子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先直秦王府文學館顯慶中
擢黃門侍郎由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中書
令初李義府宦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
李友益義府族也附正倫同撫義府覺關義府使
人告正倫交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
倫爲橫州刺史卒於貶所節本傳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太宗時官諫議大夫遷黃
門侍郎參綜朝政受顧命輔太子永徽二年爲吏
部尚書三年爲左僕射六年諫立武后即頭流血
乞歸田里武后在遷遂良爲潭州都督顯慶二

年徙桂州節本傳

韓思彥鄧州南陽人武后時爲李義府諸武所共
譖以御史出爲山陽丞上元中復召見思彥拜忘
舞蹈又誣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元劾奏
思彥見天子不舞蹈負氣鞅鞅不可用遷賀州司
馬卒令祀七賢祠卷本傳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唐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
藝館羣臣賦詩武后大稱賞至奪錦袍以賜官尚
方監丞與韋維稱一臺二妙中宗朝爲修文館學
士後貶嶺南死於桂州節本傳
張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爲太子庶子時章懷太子

在春官令與洗馬劉納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光宅
中出爲橫州司馬仲繩本傳
薛季昶龍門人洛州長史神龍初以與誅張易之
兄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季昶及昭
東之敬暉桓彥範武三思不從竟以此敗季昶
亦因貶荊州長史再貶儋州司馬仍季昶及昭州
卒仍慶立廣州司馬宗楚客不協權二怨不敢
行噗曰吾至是卽因仰藥死葬昭州舊本傳
崔元暐博陵安平人以諫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
郡公尋封王罷政事因謀誅武三思事洩三思誣
元暐等五王同逆陰合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

乃貶白州司馬五王悉奪勳封三思又榜章后穢
行請廢之帝震怒三思曰此殆元暐等爲之命御
史大夫李承嘉鞫狀上奏元暐等當伏誅大理寺
丞執奏未訊卽誅恐爲仇誣遂長流古州道卒開
元二年詔元暐保义王室謫殺荒海宜以予璨爲
朝散大夫舊本傳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神龍三年武三思陰榜皇后
穢行上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謂是敬暉桓彥
範張東之袁恕已崔元暐等所爲當族李朝隱以
其未經推鞫不可遽誅因各長流嶺表恕已分流
瓊州後周利正希三思意至嶺外遣之使飲野葛
汁盡數升不死乃擊殺之舊本傳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中宗時反正有功爲
侍中封譙郡公後爲武三思所讒貶瀧州司馬後
流瀼州尋遷御史周利正往窮其事遇於貴州遂
被害天下惜之舊本傳
劉幽求武盧人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
將軍張暐謀使說元宗幽之暐洩其言幽求得罪
流封州崔湜除嶺廣州都督周利正必殺之道出
桂州時王晙爲都督知其故詣之晙所利正復移
書督趣晙終不遣行得免未幾湜陷冤求復恍政

再祖薛景龍初爲侍御史景雲元年坐附鄂武黨
流嶺南賜死桂州舊志
周以悌開元間流白州先是婆羅陁安西四鎮路
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
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者以
取婆羅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
交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闕且誅斬楚
客元振奏其狀楚客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
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面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
悌乃得罪參郭震傳
契苾承明開元間突厥默啜之彊迫奪鐵勒地回

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以避之甘涼間四部怨王君
㚟繩以法遣使自訴上遣中使察之諸部不得直
於是回紇承宗等俱流遠州契苾承明流滕州舊志
蘇濬武功人佐御史中丞張公九齡爲判官舊志
韋陟字殿卿京兆萬年人襲封鄂國公楊國忠忌
之搆其罪貶桂嶺尉坐不行從平樂尉會安祿山
陷洛陽弟垍没賊固忠欲搆陟與賊通審諭令令
脇陟使憂死州衆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
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偏舟遁去事
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
謝遣人事堅臥不出歲餘玄宗仰位起爲吳郡太
守選吏部尚書卒贈荆州都督謚忠孝祀平樂七
賢祠舊志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以賀知章薦詔供
奉翰林後放還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反逃還彭
澤璘敗長流夜郎時假道滕州寓赤水之廣惠寺
右有巖白嘗讀書其中因以名巖有詠紫藤樹詩
舊本傳
于卲字相門萬年人天寶末進士以諫議大夫知
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必出其手爲三司使
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節本傳
任華爲桂管觀察使李昌巎忝佐其詩文尚奇逸
宗判官歸滑臺序云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搞
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里平地卓立黑是鐵色銳
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界軍城而南走噴入滄海
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
水山水既爾人亦其然舊志
令狐楚字殼士華原人弱冠舉進士貞元中桂管
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恐楚不從乃先
奏而後聘楚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
嘗預宴樂滿歲篇歸節本傳
戎昱荆南人登進士衛伯玉辟爲從事有桂州登
西山上陸大夫及早秋歲暮詩京兆尹李鄴欲妻
以女命改姓昱却之節本傳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進士慷慨尚奇桂管觀察
使李渤請爲倅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鍵逼謝又數
日毬場治宴酒酣武陵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
何重望以故事乎渤從之節本傳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登建中進士累官京兆尹中
丞善曰君送臨賀尉誠厚然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丞李夷簡素有隙劾奏憑險事謫臨賀尉無敢送
者檢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宰相權德輿素與
晦善曰君送臨賀尉誠厚然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自布衣臨賀知我令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姦
邪謫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夷簡遽表

爲監察御史節本傳

竇羣字丹列京兆人以春秋登進士爲左拾遺不附王叔文與武元衡李吉甫厚善元衡薦爲中丞後爲吉甫所擠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羣蠻亂貶開州刺史遷容管經畧使召還卒於塗節本傳

韋宗卿李渤客也日隨渤宴遊選勝探幽作隱山六洞記舊志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元和末宦官熾橫太和二年策與賢良對策言宦官之禍詞甚切直執政抑之後七年有甘露之變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遷客

龍駪血被面帝爲動容擢諫議大夫後爲京兆尹詣宰相屬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節本傳

劉栖楚嶺州人累官右拾遺諫敬宗遊畋以頷叩龍鱗血被面帝爲動容擢諫議大夫後爲京兆尹詣宰相屬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節本傳

李羣玉常自五羊來訪桂林經故人舊居有一院蕉聲暮半庭春影斜之句節本傳

李玨字待價淮陰人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玨曰上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多危之玨恬然時潞州獻大馬滄州獻白鷹玨皆

請卻之然終以前議出爲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授檢校尚書僕射淮西節度使參通鑑

陸弘休爲桂管觀察使楊漢公從事有宴遊詩舊志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爲侍御史茂元死來遊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鄭滿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節本傳

盧順之回張固守桂來依有同宴永東觀覆獨秀峯記舊志

楊衡吳興人遊桂與陳羽佘別有云碧桂水連海

碧梧雲滿山之句舊志

孔溫裕魯人大中間黨項爲邊患發兵討之運年無功溫裕爲左補闕上疏切諫宣宗怒貶柳州司馬節本傳

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累官尚書右僕射信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節本傳

柳璧字寶玉京兆華原人桂州觀察使李瓚辟掌書記瓚所行多不法璧屢規正之不聽乃拂衣去舊志

陶英字世民青州人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朱全忠以太尉拜征南將軍領兵出鎮昭州蓋遠之也明年全忠篡位英懼解兵柄隱於誕山家焉同時有李尉者未詳何處人世為婚姻門閥相高散居東樂二里人因稱其居為陶

李洞舊志

宋

蒙延永長沙人五代末知賓州宋初以捍賊死節子少逋補左班殿直以邕州功加殿前承旨出使於賓因居焉其孫傅及喬孫鎔皆登進士人以為忠義之報

胡旦字同父濱州渤海人太平興國五年狀元淳化中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知海州踰年召歸獻河平頌太宗怒其詞意悖戾以狂躁斥之後以草王繼恩制過美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尋削籍流潯州著述不輟咸平初移邕州團練副使

舊志

泰宋史

石普幽州人為桂州觀察使遷節度使時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歲貢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由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西廝囉欲陰報曹瑋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除名貶賀州節本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胸襟灑落如霽月光風世稱濂溪先生慶曆中遊西粵寓於潯二程子從父珣在蘷州因受學焉府州志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皇祐間父珣知蘷州從父官遊讀書於桂平縣之暢巖受業濂溪先生府州志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負慨然太息曰丈夫之事學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侯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古

止於此乎會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奉命出征請謀於軍中遂從之遊振旅奏功後知巴州化城縣舊志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七十舉進士歷官右司諫以勁正稱遇事無大小輒敢盡言後因增與國軍鐵冶為學士胡宿所劾知廬州復出知桂州卒節本傳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歷遷右司諫隨在諫職數言事後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辭不能拜及還為有司劾奏出知信州徙宜州節本傳

金相仙遊人慶曆中進士官光祿丞仁宗時王安石已有盛名相言安石議論詭辨名實炫耀雖為一時文人終為異日巨蠹閎左遷通判宜州舊志蘇安世字夢得開封人為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時歐陽修以明女獄事相連權貴人惡修者欲因而排之使安世與中貴雜治安世竟白其冤修得不坐權貴人遷怒安世誣以治獄不直黜監泰州稅後徙廣西轉運使工安石志其墓言安世十五年不求磨勘其淡於榮進如此舊志劉恕字道源筠州人少穎悟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五伯父州別駕之時詔諸路舉恕以春秋人假洪晉書關其闕文恕皆編次為三十卷進之書奏

禮記對第一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薦恕召為局僚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與安石有舊欲引貴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錢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勒使復舊至再而折其過安石怒恕不少屈性喜讀書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閉閣晝夜口誦手鈔晷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熙寧初為桂經畧司勾當公事與陸詵同遊伏波山舊志

种諤字子正熙寧四年再貶賀州別駕舊志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察廣西幕府舊志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為襄樂令元豐中討西夏舜民有白骨似沙沙似雪等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節本傳范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元祐中為翰林學士禁中見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言甚切至宜仁太后崩慮小人害政章數上不報時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出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誣吏撫其諫禁中見乳媪又

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徙賀再徙賓今祀七賢祠舊志許德言元祐中以龍圖閣學士安置賓州常與韋旻論治心養性守氣安神之說甚悉舊志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以宜仁召用御史賈易輩論軾與弟轍作文訶譏乐先朝至紹聖初御史復以為言謫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惠三年貶瓊州會轍謫雷州同道藤州嶺宗立從永州還廉經北流作竹筏歷容藤至梧與子邁會後赦還舊志王鞏長於詩從蘇軾游嘗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

而歸軾待之黃鶴樓曰李太白死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輩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舊志

梁惟簡紹聖二年除名安置全州舊志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舉進士編校秘閣書籍遷通判明州元豐時上書言新法大爲民害元祐中極言時相蔡京傾險貪叨不可用後以司馬光黨屢貶雷州別駕安置於化州而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得歸舊志

范純禮字爽夫以父仲淹蔭爲秘書省正字歷尚書右丞侍御史右相曾布憚之激聒馬都尉王詵誣講貶爲靜江軍節度副使舊本傳

王之奇之荀墟人舉進士歷諫官元符元年以州之荀容州編管舊志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舉進士歷諫官元符元年以論賢妃劉氏不當立章惇誣其狂妄遂除名羈管新州道遇陽翟田晝浩出湖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黜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懲徽宗立召還惇沮之卒詔浩爲右正言浩還京帝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在此矣異時奸人妄出一紙不可辯矣蔡京用事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竄昭州儻居仙宮巔下所居有清華閣得志拱北二軒浩俱有記又有咸應泉居五年赦歸後人以浩詩有偶向人間作謫仙句因建來仙閣又立道鄉書院祀焉舊志參宋史

留怖字彥強西安人元符間與府帥黃忱同遊龍隱徜人稱其廉遜舊志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爲右正言薦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蘇轍可用曾布駁之因出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爲用先令鄉人論意庭堅不肯往京銜之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鼎州再徙象州久之復故官舊本傳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登第調定海主簿歷秘書省正字宇兼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伺其過失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柳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爲客道舊中長短句有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之語一日醉起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年五十三先自作輓詞其語哀甚時陳無已亦客藤黃庭堅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

藤州蓋傷之也舊志
曾布崇寧元年以論棄湿州貶賀州別駕舊志
范寥字信中成都華陽人慷慨重義氣以省叔父
祖禹還寓桂林天寧寺時黃山谷謫宜州贈以詩
云范侯來尋八桂路走別俗人如脫兎其後山谷
殁於宜往弔喪出嶺士夫義之舊通志舊志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宜人舉進士調葉縣尉蘇
軾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絶塵由是聲名始震知太
和縣歷國史編修官章惇蔡卞與其宿論實錄多
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忌者不欲其處善地遂
之宜陳州安置元章襄陽人伏波山鍋有帝小像旁有帝
與潘景純同遊名舊志
黃葆光字元聊黔人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
歷右司諫始涖任即言邊補升轉之類十大獘蔡
京惡其異己白帝徙符寶郎帝思其忠明年復升
侍御史政和末歲旱蔡先上疏論蔡京及鄭居中

余深疏入不報欲再上章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
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
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
郎改知處州祀平樂七賢祠舊志
鮑由宇欽止處州龍泉人嘗從蘇軾遊故其文汪
洋閎肆而詩尤高徽宗召對除戶部員外郎以不
合去謫廣西轉運判官舊本傳
范正平字子夷宰相范純仁之子也爲開封尉以
事獲罪蔡京及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
李之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
佇之意遣送御史府不勝撻楚賴克明辨釋正平

羈管象州之饒羈管太平州（舊本傳）
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經貴寓南山寺流連不去
嘗與玩賞景物歎云夏雲多奇峯良不誣也寺僧
奉忠因以詩諷云如風如火復如絲飛過微陰落
檻前大地生靈枯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粵西府志）
毛棐江山人政和間以刑部郎知賀州經富川語
子曰吾歸閑日將於此卜居後以方臘亂不能歸
卒於官郡其季子傳遂創居於富之秀峯以成棐
志乃案名勝志作居開元時人
吳敏字元中吳州人大觀初辟雍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後歷遷門下侍郎欽宗立拜少
宰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再貶崇信軍節
度副使建炎初移柳州嘗遊桂城外南禪寺多遺
墨（舊志）
尚用之宣和間任本路提刑後寓桂永東石佛寺
敬二寺南來諸士夫樂與之遊喜獎勸後進卒葬
興安子孫因籍於桂（舊志）
路允迪南遷寓桂日接後學訓解義理嘗謁泮宮
作詩及他著作甚多（舊志）
龔夬字彥和瀘州人登進士為御史時章惇蔡卞
顓列矣好問笑不答建炎中避地於桂子本中字
用事夬極論其惡請正典刑又論蔡京上誣宣仁
居仁亦嘗避兵寓賀州紹興六年召還特賜進士
出身（舊志）
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崇寧初元祐后冊再廢言者
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節本傳）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
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聞高宗即位馳赴南
京除編修擢殿中侍御史奏韓世忠所部逐諫臣
墜水死遷侍御史因論下詔孫來京關陝以待巡
幸拂宰相意除興元府未行招諭部侍郎建炎三
年命於吳門簡制軍馬苗傅劉正彥作亂浚約呂
頤浩劉光世聚兵問罪而韓世忠師抵常熟浚招
之令急趨秀州仲等帥師浚欲危社稷前柳州安
置會頤浩等兵至浚乃傳檄奉諸帝逆世忠等擊
破之傳與正彥脫逃浚等入見高宗勞問再三曰
襲小黃門忽傳太母命不得已貶卿柳州念卿被
讒此事誰任留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
面因解玉帶以賜（節本傳）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以恩封東萊郡侯崇寧初
治黨事以元祐子弟坐廢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為
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守正終不阿合
及卞得政好問獨跼濳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偕
顯列矣好問笑不答建炎中避地於桂子本中字
居仁亦嘗避兵寓賀州紹興六年召還特賜進士
擢起居舍人（舊志）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官太學博士遷符寶郎謫監陳留酒稅金人入汴避亂遊襄漢間轉徙嶺嶠寓賀州紹興元年至行在遷中書舍人（舊志）趙子崧宗室號鑑湖居士建炎初貶冀州未幾放令自便道梗未能歸寓居於潯先是有人夢帝勑子崧爲白石洞天主者後子崧果殁於潯（舊志）劉洪道岳武穆重其才辟爲參謀有戰功紹興中飛死洪道謫柳州（舊志）高穎紹興中秦檜建安撫司坐從岳飛謫袁州固窮守節剛直之性始終不渝（舊志）會幾宇吉甫河南人兄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請開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幾事親孝母死歲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講學又從劉安世胡安國遊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參史宋史藝文志）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年甫十八上欲授館職趙鼎言且歷外任以養其材授鎮東軍僉判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遂請歸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皆絕應辰時過問趙鼎致應辰爲文祭之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爲死黨檜欲竟其事以胡寅言而止然竟街之過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請歸省其母繼差過判廣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舊本傳）

韓璜爲右司諫與樞密富益柔善益柔薦之秦檜數忌益柔由是益柔與璜俱罷璜監淳州酒稅（舊志）趙不尤太宗裔靖康之難募義兵與金人戰威振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車也高宗即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守橫州而卒（舊志）劉長歷忠肅公孫避地基盤寺紹興初復用元祐子孫除開封守暫攝潯州子芮爲湘州判官長歷殁不能葬還殯西山觀音寺及芮爲永州司理復寓桂時有賦秦城王氣詩媚時宰者惟芮與李燮

羅博文不賦士成服其操（舊志）

劉奉世紹興四年十一月貶隰州團練使柳州安置（舊志）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自宣教郎歷太常博士紹興四年蘇湖地震應詔上疏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知真州徙知饒州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范圓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舊志）

祝平樂七貶祠（舊志）

曹勛字公顯翟陽人以武義大夫隨徽宗北遷建炎元年自燕山間行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敢死士航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凡九年不遷秩紹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所著北狩見聞錄歸松隱集忠君愛國若有餘恫焉（舊志）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遊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責其拱默不言浩愧謝建炎中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舊志）

節本傳

吳元美字仲實閩之永福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中為本路安撫司機宜有文名嘗作夏二子傳（子二指蚊蠅也）鄉人鄭煒與有隙上之秦檜且謂其家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惡之編管容州士子登門從學者甚衆遊勾漏書院於學俗祀之（舊志 先賢名宦人物志）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擢紹興進士授平江府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容告燧秋試必主文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即檜聞而銜之因易一員以往調燧靜江府察推而踣焉（舊志 臨桂縣志）

許子紹字季紹歷陽人藻思輕雋有留題龍隱詩洪氏隨筆中謂子紹監左藏庫時欲得太常丞時相抑不用乃出為靜江府通判（舊志）

程祐之伊川先生從孫紹興間避地寓桂林之永寧寺後帥五羊令子孫墳墓俱在桂林（臨桂縣志）

呂摭齊州人丞相頤浩子官至朝散郎貶梧州司戶秦檜追憾頤浩再竄藤州摭雖在貶所以詩書自娛（舊志）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宣和進士歷起居郎以直言

謫遐荒後寓清湘聞帥司爲曹成所襲作五言詩四首次年游衡嶽有五言古詩（舊志）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政和間箋賀瑞應徽宗稱爲奇才爲御史論蔡京欺君害民上爲悚然及授知燕山府以遮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安中不能制張敦據平州附金後叛金來奔金索之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藥師懼遂叛命言官論之安置象州尋放自便卒（舊志）

劉穎字公實衢州人紹興中登進士教授全州改知鄂山縣後歷貲謨閣直學士屏風山之游以其字與諸人鶚之繆（舊志）

折彥質字仲古雲中人紹興中累官至僉書樞密院事初趙鼎爲相屢薦彥質後秦檜專相以彥質爲鼎所引謫海外經桂寓西山寺有超然亭及訪巖家洲諸詩後安置柳州編管薄州自號葆真居士（舊志）

孫覿字仲益晉陵人舉進士文章不爲俗態靖康中爲執法改詞臣旋由瓊閣歷吏戶長貳知秀州温州監安諸郡其章疏制誥表奏明辨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間謫象州久之放歸寓桂喜其山水作十詠劉彥適陳堯叟董棻趙子崧與覿同游會公巖嘗自稱爲初遊道人（臨桂縣志）

論罷之（舊本傳）

王循友知建康嘗罪秦檜族黨安置藤州鄭玘有潮謔講和之語竄容州未幾（舊志）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初以進士授撫州軍事判官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時宰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書上檜以銓狂悖詔出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乃謫銓監廣州鹽倉

宜與進士吳師古以其書鐫木傳之金人購其聲
千金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編管新州新州
守臣張棣許銓怨望移謫吉陽軍孝宗改元召還
復奉議郎乾道間歷賛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舊志

祀平樂七賢祠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登紹聖進士令開化除
太常博士以論事貶陽朔縣高宗時參知政事秦
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賛政殿學士光於檜前面折
之又與檜語詰上前以觀檜之意是欲置薇陞
下耳目盖弄國權懷奸誤罔不可不察檜大怒明
日光丐去知紹興府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又以在藤州唱
和諷刺四年移瓊州又移昌化光所至論文考史
怡然自適年踰八十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至江
州卒孝宗賜謚曰莊簡
舊志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
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常曰道之全體原乎
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
加道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
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僉書樞機院事
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有集二十卷
舊志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間知武寧縣累遷至湖
州以忤權貴罷與徐夢莘同時在桂因修鄉里會
哀志稱其廉介爲文有法度先是奉新有王從言
辟桂帥幕亦與其同時諸人游龍隱題其字曰師
舊志

孟友直字聖猷高平人幼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
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徧論諸州縣勤王
得衆數萬赴攻大名一鼓而克除檢校少保淳熙
元年授永興軍節度使晚節寖安政務尤律五年
投宜州觀察使徙桂信州
舊志

賈和仲於淳熙二年八月以總管除名編管賀州
舊志

捕暴寇失律也
舊志

梁安世字次張括蒼人屏風巖有安世詩彈丸巖
賦乳牀賦序曰淳熙辛丑長至括蒼梁安世拉清
江徐夢莘劉昌詩柯山李秩嚴陵邵端金華徐之
茂宜春孟浩來遊因論乳泉凝結嘗此刻之安世
在桂與夢莘最友善
舊桂陽縣志

陳翥延平人璀曾孫慶元間爲潭州守以璀故還
雷廉寓於海士大夫高之刻高宗賜正藁手勅於
碑以風後學
清潭州府志

趙孟適字君敬曾與陳鐸諸人游龍隱南安志載
孟適知南安軍有惠愛
舊志

楊獬字正伯清江人題名樓霞洞臨江志稱其有學行爲其鄉後學所師法臨桂縣志

商棨福建路總管兼延祥水軍統制開禧三年二月削官柳州安置舊志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立朝有清直名曾與翁子東諸人游辰山

唐琥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由吳縣尉歷監察御史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庸妄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之憸而多私黨庇姦敖陶李鳴復甘心節鄭損得爲入朝疏上諸權姦切齒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去璘遂力攻外左

選廣西運判後歷太常少卿舊本傳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以善楚辭爲其鄉名輩方信孺所知會從至桂信孺請爲撰先運判墓卿祠舊志

中迎送神曲

會原一字子實寧都人博學工詩與趙希固輩同遊諸山鑄記年月結江湖吟社所著有選詩衍義舊志

蒼山詩集

羅大經廬陵人初爲容州掾後爲范旃婁幕客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惟大經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洗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施之有政當有本求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旃嬰甚善其言舊志

鍾震字春伯長沙人與顧頤仲范應齡遊諸山震卒刻父將之登戴眉亭兩詞舊志

張忠恕字行父宰相浚之孫以祖任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賓客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後歷祕書知韶州落職紹定三年復原官進

秩一等改仕舊本傳

李孟傳字文授光子也歷官大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不敢開也由是出知江州遷廣西提點刑獄後以朝散大夫直顯謨閣致仕常誡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禍兆求祿則辱來有槃溪詩宏詞類稿左氏說續史雜志等書舊志節本傳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大理評事星賢之從言令日禍機有五時輩推其謇諤濟王禍出君卒議奪王爵夢昱憤甚援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事爲證又覃書史彌遠反覆責備彌遠大怒御史李知孝迎合風旨劾夢昱黨逆削籍羈管象州過桂林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而宏祖暴亡後夢昱以疾卒於象象人每過其處輒指曰

忠直之君（舊志）

楊允恭字謙仲長沙人爲道州教授時胡穎移湖南允恭上謁穎以其夜坐歷驗無鬼語允恭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允恭在桂嘗從李曾伯游龍隱（舊志）

劉昉字方明潮州人先侍父允在桂宦即昉時尚幼不及遊諸山最後從蜀還湖治舟伏波山下乃自題伏波山志其事（舊志）

吳愈字大年蘄春人灕江之水月洞及龍隱皆有纂自稱爲鄴園居士（臨桂縣志）

李如圭字賓之吉水人與臨江劉正之徐章貢錄

宴集龍隱正之字公權（舊志）

毛邁任永寧同知江山人始祖漸爲直龍圖學士三世祖喪剌賀州因方臘之亂遂家於賀父鐘爲朝奉大夫歷世至宋亡不仕元歸隱江東（粵志）

元

楊舜民字子春蜀人登元進士第任清湘縣丞至正間避兵寓靜江嘗作新城碑記（舊志）

文墜廬陵人父璧信國公天祥弟也信國被難寄璧詩以墜爲嗣仁宗時徵孝行授集賢直學士後爲海北道廉訪副使卒於官徙葬桂林子孫遂家（桂林縣志）

馮子富字益謙至順間以薦舉官興文署丞

劉三吾字如孫茶陵人鄉貢進士任永平教諭至正甲午避兵靜江平章也兒吉尼撒主本路學政歷提舉一時從遊者甚衆（舊志）

劉恢字志道常寧人元末避地靜江爲宣成書院山長有學行竟以老終（舊志）

張志苞酃陵人任遂溪縣簿元末寓靜江嘗以春秋授學者（臨桂縣志）

王偉字士徵長沙人寓靜江德行純謹工五言長律（舊志）

明

陳南賓字安堂長沙茶陵人任全州路學正先是

獠賊焚刦延燒學宮南賓亟請石總管建文廟倣蘇湖白鹿洞學規訓飭士類元末棄官寄家於全士仍師事之洪武二年應聘出官國子助教兼翰林檢討侍經筵嘗於華蓋殿講洪範九疇帝喜書其名於殿柱蜀王之國授左長史以行尊以老乞歸賜俸優給所著有安堂先生文集子孫世爲全人（桂州志）

胡純字希一平陽人元翰林供奉洪武初謫居桂林都督韓觀嘗造其宅純不一報謁觀後屢至一日語次歲謂之曰先生於觀似無情者純斂容謝曰將軍屈威重過存罪放必有以知純竊恃伸知

己乃爾不然將重得罪觀欵息而去（臨桂縣志）

嚴德明吳人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後復其官嫻文學屢經窮

廣西南丹充軍後得代歸時御史李立坐堂上跪

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李問云何勾當

云老子在洪武時會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

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

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舊志）

丁顯字彥偉建寧人洪武乙丑進士歷官應天府尹建

以言事謫戍驷象衛積十有五年一時名流咸與

爲莫逆交（舊志）

周禹文慶東香山人洪武乙丑進士莅龍巖公勤

廉潔授龍巖令召爲御史坐事謫戍驷象衛（舊志）

譚翼字南宿江西大庾人洪武乙丑進士初授龍

溪丞應詔言事語侵宗藩謫戍南寧十五載講學

論文邕俗爲之驟變建文二年起知龍溪令進六

部車駕司郎與同年練子寧黃子澄相友善靖難

師至義不屈與妻鄒氏子仕諱同赴井死（舊志）

羅時周易大年俱江西名宦一時同謫驷象衛積

十五六年與丁周數公討論性理商確古今凡過

風雲雨露鳥獸蟲魚草木一寓之於詩更唱迭和

以發其胸中磊落之氣後皆以廢置死士林憾之

舊志

向琁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官應天府尹建

文時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其官嫻文學屢經窮

阨介節不渝（舊志）

薛巖閔鄉人爲大理寺卿坐累謫戍廣西永樂初

安南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過來

歸季犛子蒼表請王還國立之上命總兵官黃中

以兵五千送之還中以巖往至芹站伏發剿天平

巖死之（舊志）

馬京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編修歷通政大理

建文中左遷四川按察僉事永樂九年召爲州部

侍郎皇太子守北京兼輔導高煦毀之戍廣西阨

至猶坐前事下獄（舊志）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

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初爲翰林學士直文淵

閣時上方用兵交阯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

朔時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疏縉出爲

廣西參議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阯過藤州

愛藤山水窩水月巖盤桓旬月藤人士多就學焉

後爲高煦所陷被逮死獄中（舊志）

俞得儒浙江人永樂中以御史直言出知賓州居

任十餘年士民懷之（舊志）

鐵福安建文時兵部尚書鐵鉉子也靖難兵起鉉之

屢挫其鋒及成祖登極猶擁殘兵駐河南成祖縛至罵不絕口殺之碎其體父母俱安置雲南子福安戍河池州（舊志）

饒彖字士中臨川人工詩畫永樂間寓居平樂胸次瀟然人莫窺其際既歸昭人慕之各以遺墨爲重（縣志）

林尚邵州人國子生任監察御史成祖渡江言事忤旨謫戍廣西交阯叛以尚往征之事平授交州府同知歷泰元年致仕（舊志）

劉敬字子欽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以刑部主事坐累謫戍廣西南丹因厄無幾微隨稽意人稱其賢學士曾榮薦之起爲新淦學訓（舊志）

張仲文四川嘉定州人永樂間進士因註誤安置昭州爲民子滔還居恭城時稱善人後裔（舊志）

盧深江西人任戶科給事中宣德初左遷橫州判察利獘修學去後民思慕之（舊志）

林長懋（一作茂）莆田人正統初以左春坊中允降知鬱林州清介自持以德化民（梧州府志）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爲御史論曹吉祥石亨二凶上怒下詔獄謫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瑄不可復謫南丹衛二凶誅召還歷官浙江按察使（舊志）

張鵬字騰霄涞水人爲御史與楊瑄後先劾石亨等同下詔獄戍南丹亨敗召還歷廣西巡撫官至兵部尚書（臨桂縣志）

倪敬無錫人正統戊辰進士爲御史景泰六年以時多災異偕同官上疏論朝政帝不悅尋考察御史罷黜者一十六人敬與焉謫宜山典史（舊志）

范昇遼東人正統中父廣以世職爲寧遠衛指揮僉事進指揮使景泰元年寇犯宣府充總兵官偕都御史羅通督兵巡哨事定還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行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未幾亨特奪門功誣廣黨附于謙論死昇戍

廣西成化初廷臣訟其冤詔昇仍襲世職（舊志）

黃讓字用遜蕪湖人景泰中爲御史天變條陳十事多觸時忌謫尉營山既遷中府都事時門達用事橫甚讓嘗因事笞其所遣人達怒令偵者撼其所役聽事人受賕復譴戍廣西會赦乃還（舊志）

姚璧桐廬人吏部尚書夔子也由進士歷官至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與其謀直搆忠詞連璧遂下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踰年謝病歸（太平府志）

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成化中按江西廉知李孜省居鄉不法牧治之孜省遁入京因緣中貴益用事譖於上謫守南寧守隨不以郡僻遠抗節自奮

罷里甲供饋督課諸生懲男女之不以禮婚者郡俗爲之一變孝宗卽位召爲應天府尹勘中官蔣琮罪琮嗾其黨鄒鏞劾之復責遷廣西右參政八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進工部尚書爲劉瑾所逐瑾誅復官從子茂元正德初爲廣西參政督理糧儲時劉瑾遣御史孫迪以盤查爲名因而取賂茂元不與瑾遂矯旨奪職瑾旣誅茂元乃起歷官刑部侍郎（參舊志）

胡琛鎭江人成化八年以御史謫知鬱林卓利焚爲士民思（州志）

楊棨永州人成化中官御史以剛直忤中貴出守桂林時省會都有中官鎭守佑溢任不改其素風節凝然甫一年告歸（臨桂縣志）

士人成思之（舊志）

方佑桐城人成化間以御史謫知天河縣愛民造士人以少卿左遷郡佐弭居桂林（舊志）

沈政字以正常州人以少卿左遷郡佐弭居桂林善書畫風格超逸桂人寶之（舊志）

王麟字廷瑞蘭州衛人成化間父以訟繫獄遘疾危禱於天以身代尋疾愈戍廣西麟代父行踰二年中瘴癘卒戍所人稱孝江孤孝（舊志）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弘治初爲御史巡視京城時降人多爲盜事發則逃匿戚閹家程每先爲備有發輒得人多根之會以諒皇壇祭器事上意欲置之死其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不聽刑部尚書彭部英國公張懋等申救上怒又特疏救卒戍廣西子尚隨父戍所中廣西鄉試明年上念程母老放還（舊志）

孟洋字望之信陽人正德間以御史坐言梁靳相國謫桂林教授洋喜吟諷其詩清逸峭厲時頗堪從開封謫全州與洋相唱和（名志）

陳仕演字四我南海人爲嶺南參議故多虎人成設儻仕演竟與周旋鮮有所害有嚴拯木貨以食戍十餘年日不入郡市人傳以爲奇（縣志）

劉仕宇以學中部人正德進士上授刑部主事世宗朝以議興獻禮哭奉天門廷杖不死久之起員外郎歷郎中會劾武定侯郭勳奸狀廷杖謫戍柳州十年穆宗立起太僕少卿不就年八十一卒（舊志）

曾婭麻城人嘉靖間以梧科抗疏謫靈川與史（縣志）

張泉進賢人嘉靖間爲山東參政解送試錄犯諱謫靈川與史後歷陞兩廣都御史（舊志）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嘉靖間爲御史按山西有張寅者爲人告妖賊錄窮治之寅素事武定侯郭勳乃賂勳使道書解之錄得書具以聞上眷勳貰不

問反被寘獄於三法司會勘獄上悉如錄指上復疑有黨令張孚敬等廷審勘素以議禮迎孚敬意遂直勘寘得脫前法司勘官皆得罪去錄坐廷杖成南丹衛居成蔵久絕口不言往事竟卒成所（舊志）程文德字舜敷武康人嘉靖乙丑進士爲編修以言事謫信宜典史兩廣督撫陶諧禮致文德於蒼梧主嶺表書院作六章示教日自愛曰辨志曰務實曰尚行曰敎本曰持謙諸生從游者衆植竹院後作棲鳳臺尋遷安福令累官大司成德行文章爲世所重（梧州府志）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嘉靖庚戌賊長驅至京郊廷臣惴惴貞吉爲國子司業上疏激烈因以貞吉爲左春坊諭德兼御史犒師大將軍仇鸞銜之遂被譖謫荔波典史道病留全州時入湘山讀書僧舍居久之以病謝去（舊志）

異時來宇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松江推官擢刑科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後劾嚴嵩父子貪黷爲嵩所擠隨下獄戍橫州嵩敗召還官至都御史（舊志）

董傳策字元汴上海人爲刑部主事見吳時來上書請治嚴嵩父子扼腕而歎曰可令吳君獨當此乎會同官張翀至語合卽各具疏請治嵩已而並下獄論戍傳策戍南寧時來戍橫州傳策間過橫與時來游邕橫人士多從者後嵩敗召還官至南京禮部侍郎（舊志）

蒲疑重南海人以行人謫丞尋知靈川履任未閱月革蠹獘六事皆切民瘼性疏曠厭趨迎與諸上講論津津忘倦擢佐温州卒（舊志）

耿定向麻城人嘉靖間御史督學南畿以講學爲耿定理向麻城人嘉靖間御史督學南畿以講學爲已任與大學士徐階雅相善及高拱柄政上考察科道疏諸與徐善者貶斥幾盡高去位定向補橫州判官尋召用歷戶部尚書（舊志）

劉燾字周基安福人萬曆間爲張居正所取士初爲刑部主事及官御史論居正輔國不忠侃侃五千餘言居正銜之逮詔獄罷歸居正恨未已令張學顏爲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又嗾江西撫按摭臺里中事誣奏文致其獄謫戍海州比入海博士家爭餉之亡何暴卒後贈光祿少卿廕一子謚毅（舊志）

思海人爲立專祠祀焉（舊志）

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中進士由刑部陞儀制郎中力爭三王並封救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石星主封倭朝鮮使臣金睟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國喬遠卽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

使經歷光宗召爲光祿少卿被太僕天啓初遷左
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忌者劾之喬遠言上梁
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退光祿卿通政使引疾以
戶部右侍郎致仕所纂輯有名山藏諸書舊志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中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規時政甚切京師早上言修省實政逐臣久錮禁
臣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至礦稅一事宰
土哀號恐瓊林大盈之儲不足當斬木揭竿之費
也不報累遷工科都給事中請斥中官王朝陳永
壽會論治州當專任遂貴共剿於陳言滴廣西布
政司照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歷太常卿
殷納字夢臣廣東泉人明末爲中書後佐融縣之

通政使刑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舊志
張集義餘姚人進士萬曆二十四年以兵部主事
謫橫州判一月回部三十年復謫捐俸錢爲課文
贄未幾還部舊志
練國事字君謙永城人萬曆末進士令沛縣山陽
徵授御史劾山東巡撫趙彥論閣大學士葉向高
論輦閫索冬衣辱工部尚書鍾羽正未幾以趙南
星黨削籍崇正初起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分剿諸
賊賊魁悉降七年廷議南河賊盛命侍郎陳奇瑜
盡督諸鎮兵會討奇瑜檄國事駐商州協剿商南
盧氏賊奇瑜困賊車廂峽候信其降縱出險遂大

掠委罪國事逮下獄九年正月遣戍廣西久之敘
前功赦還復冠帶舊志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進士授編修崇正中
歷坊局以文章風節高天下連劾楊嗣昌陳新甲
方一藻上召諸臣於平臺指其爲佞道周曰夫人
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讒諂面諛爲忠耶忠
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上怒未決乃貶六秩
爲江西按察使照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道
周上怒制二人籍下獄延杖諫官王朝陳永壽等論復官明季勘難舊志
殷納字夢臣廣東泉人明末爲中書後佐融縣之

長安鎮授徒講學融士多出其門學問淹博所著
詩古文詞甚富年九十而卒舊志
鍾行旦字不夜四川筠連人崇正間副榜博學善
文詞知荔浦偷流苗猺獞募丁壯守禦民賴全活
陞雲南石屏州丁憂未任卜居荔浦之筆村人號
筆山先生舊志
嚴起恒山陰人崇正辛未進士歷任廣州知府湖
南監司所至多惠政僑寓南寧爲阻封事被仇家
所害赴水死經三日屍逆流而上至青山崖下虎
負屍起兀坐山麓衣冠儼然面色如生次早土人
經過則見其兀坐處土墳隆起高數尺咸以爲鬼

神所厝後其子改葬平樂之楊梅村舊志

華白滋江南人恩貢任南寧府教授明季避亂寓太平之蓉利州交阯入寇全家自經死州人憐之牧葬於城南門外四時致祭焉舊志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正間舉進士任中翰明季兵亂嘗往來平梧間祝髮爲僧寓光孝寺法號行遠舊志

金堡號道隱錢塘人崇正庚辰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以直言忤廷杖遣戍浔州遂削髮爲僧法號性因寓桂之茅坪卷時罷式耜張同敞既死堡上書於定南王爲具棺斂以葬之舊志

方伎仙釋附

農圃醫卜聖人不廢其爲道雖小猶切於民生日用而非虛無怪迂之說可例也粵西如蕭時亨之牖虛道者之卜訓與倉跗管郭有間乎人卽不能務爲明體適用之學而一藝成名寧得以無用目之至若勾漏丹砂服之尸解慧師委蛻長寄湘山粤中仙釋亦有指不勝屈者志方伎附仙釋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鄰倖因婿孕歲餘不產求盧卜之告一醋字不踰月二句有一日西時娩倖以爲神建塔焉在義寧縣明崇正元年重修舊志

雷隱翁名本宋時馮翊人先世客湖湘因家於全翁嘗登進士棄去終日默坐或曰癡甚答曰癡猶勝黠作詩妙發元音一日以醫術投其子園仲曰汝盍盡心於此遂出遊不返元祐間有朝士關姓者遊羅浮見一人坐松下神宇軒秀異之問何許人答姓名卽翁也且曰他日過湘源可訪吾子孫有詩百篇味之當有得乃指以歸路俄頃至家後爲廣西計官道全訪之得曾孫鑑錄詩三十首因

白於帥用鑑爲廉州醫官

賓公逸其名宋時嘗遇異人授白鶴青鳥術葬龍穴砂水若犀照然留記示後世往往奇中雖載籍失考而各處記地皆賓公所遺楊松筠過昭州見賓公曰粵有人矣遂度嶺而去葢地術中之有道眼者

韓生桂林人性嗜酒白云有道術人初不聽一日欲自枉入閩同行者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抱一籃持鉋构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以构削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戚戚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殊難得我懼他夕之風雨儘夜思留此

待緩急爾衆笑焉詰朝諦視空籃敝构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至邵平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穀膳多市酒期醉會大風至日暮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中不辨眉目衆悶甚一客忽憶前事戲謂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不可用乎韓生撫掌曰我幾忘之卽須走於舟中取籃及构一揮則月色燦爲見於梁棟間連數十揮直如秋中晴夜月色澈灑毫髮皆鑒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復以构取而收之籃夜黑如故一時嗟異

梁大用蒼梧人嘗遇異人授以三鐵針并針灸書法遂爲名醫明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家止存一針進於朝

藤縣程二者谷山土著得異術坐一鬼以渡鬱水遇孕婦其術不神遂沉溺屍逆流附岸坊人立祠祀之

黎鯨藤縣人少補學官弟子不屑與世競名隱於醫狀若不勝衣蹈履循循如婦人女子至切衄五臟痼結無不洞見時有副使召視疾見鯨狀少之鯨佯按卽得其實乃大驚起謝不再劑而疾愈他皆類此年踰六十始得子八十後步履猶不減少時益深得養生之術者

黃庭經精巫術嘗以日午拔口呪桃符治病病立愈禱雨逐疫咸應如響年九十餘無病而逝

黎兆選廣東德慶人好遊咏山水賀縣三峯委徑石形像蛇能祟人過之常被噬選題詩蛇舌云徑名雖委實平亭烏道令堪馳馬橫不是武城偏捷路青天白日任君行蛇怪遂息居聶峯塘塘有一井形似蟹眼水高於塘水者二尺味甘美人咸稱其有神術云

文繡字仲著武緣人讀書高尚有隱德寓意岐黃濟人頗衆族里重之

蕭時亨字如步臨桂人初業儒每以濟人爲念遂

棄舉子業攻岐軒術素問靈樞諸書實能精研其奧凡遠近求藥者不計利與之藥立痊庭訓最嚴其弟及子若姪登鄉榜者三人年九十四無疾而終

常義遠恭城人性厚重不假緣飾精醫術多活人不索謝及歿之日童叟無不涕零後子孫相繼援元魁人以爲隱德之報

何侯者相傳元時人應若梧山至夏時已二百餘歲上帝賜藥一器家人三百餘口拔宅上昇爲太極真人今疑山有何侯廟

張道陵字幼淸漢沛侯八世孫光武十年生會稽天目山善以符治病隱於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往雲峯舉白日飛昇人即其地祠之

曰丹霞觀丹竈藥臼至今存焉宋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蹟果有良藥異事乎盍指此

演媼漢時人幼寡煉丹都嶠山採薇以充食日久坐化於巖歷歲月骨皮尚存因名婆巖同時有陀媼者好施齋久亦坐化於巖二巖因以得名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居廬山得仙術着杏十萬株病死已二日奉以藥一丸用水調灌之并搖其首少頃目卽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家貧好學伐薪貿紙筆且抄且誦以儒學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吳時洪從祖元學道得仙號葛仙翁以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其法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妻以女授內養術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爲都督討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始還鄉里元帝召爲丞相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不拜咸和初選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閒交阯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乃入羅浮山著書自號抱朴子世以爲尸解成仙云

羅秀不知何許人好談元嘗曰天下有長生不死之藥何不修之時聞葛洪寓羅浮山卽棄家往久之慨丹不成復於宣化青山崗巖中修煉一日危坐尸解而去後人名其巖曰丹巖閱數年人有見秀於龜石上與一仙人笑且語遺四足迹於石僉

事鄔閎爲刻其石曰駐仙石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龍朔中居衡嶽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致至百數十年人嘗見之狀貌不改人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

尹氏女全州人也不事鉛華居一小洞煉丹大曆二年上升後人於所居紫潭上建尹氏觀至今丹竈存焉

蕭靈護字天祐盧陵人也年十五好道術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唐貞觀五年泝湘湖居招仙觀創壽真閣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觔歸觀凡五更不敢叩擊恐驚地神故也後選幽勝煉丹尸解去宋太宗端拱末觀中於五更初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模之起紅燄視者方敬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模迹

日華君月華君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步樓霞洞遇一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去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鬬爭諸雄角立重斂聚兵蓋亦天數王喬竹遜之徒皆棄官即升道果汝其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退依馮乘壽至一百四歲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善捕鬼物囚縶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嘗過八桂羌廟有題壁在焉後人刻諸石

陸禹臣字服休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歐溝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跋涉隱宜之北山嘗過吳生家生每往謁慨與語辱外理賜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憂如安分處修煉性本真常又點云露下瑤

釋溫雲生石室寒星壇鑿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因與登覽遍大小巖穴凡二十所遂居巖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時聞仙樂一日仙昇吳生拜泣求度禹臣曰汝仙籍無名未可也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徙居湘南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特遇姑姑謂文昭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言訖遂去

女道姑唐時人於永寧雙瑞巖修煉巖有石釜每

日出米三升適有老僧至以米不敷鑿其釜得米
三十六升後不復出道姑饑餓死忽一棺漂至侍
女扛入棺內覆以石獠民疑有異物欲開之倏然
雷雨大作因止其棺半覆於石石牀石釜猶存
監殿仙師陶克忠宋時平樂人其妹適譚氏生二
女白日飛昇克忠躬耕望雨甚切二女忽至曰飯
我卽雨倾畢果雨克忠隨亦羽化洪武間立廟祀
之

譚氏二仙女平樂人端平間（宋時代）於樂山里
鮮塘村之誕山織井不患備極苦楚因修貢老術
一旦羽化常飛才於誕山之原人立祠以祀每歲
旱有禱輒應

甘陞象州人有志器時柳州爲南漢所據詔陞出
征每以術得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禍福處先知
如神州人立廟祀之

甘佃象州人家富好施貧而告者未嘗少吝性靈
異決禍福無不奇中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厭世矣
示衆以修身事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設廟祭祀之
後封惠濟感應侯元加封孚應惠濟聖公明加封
王號

何鄰不知何許人五代時壽百餘歲有道術隱思
恩之思鄰山後不知所適

黃道人五代時隱思恩山中修煉山因之得名曰
黃道山

莫公失其名後周時人也別號爽朗道人家居昭
州之富川縣七歲辭母入石巖中跏趺靜坐卒莫
窺其所爲年二十自謂能空明寂滅居人相率伺
巖外一夕俄不見皆以爲羽化云

于道士象州人宋乾德間隱西山巖修道白日飛
昇

獨傲仙女象州六村人宋乾德間傲氏與嫂獨孤
氏赴天益山採葛飲泉見雙鯽戲水取之墮泉中
獨孤氏救之亦墮經月餘乃於空中呼父母曰吾

仙女也有過謫人間數滿當還象人因名其山曰
獨傲山

七仙女不知何代人隱於興隆土司七首山學道
後仙去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爲道士住七星山工詩宋
天禧中將殺謂門人曰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
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
未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
授之曰凡吾所得子之所知必傳之決旬而歿有
桂華集

馬知章藤州鐔津人也爲道士獨持道德南華兩

經曰真宗在此同昌邑契嵩重之嘗銘其所贈硯目
爲道交
安昌期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間爲橫州永定縣
尉以事去遂不復仕過海豐令胡濟餘結紙爲數
紐裹之以器因叱之其器遂動徐啓其裹俱化爲
鼠何以假此嘑如鼠既又叱之復裹以器而紙
結如故嘗上山採藥食之吐出其津膠葉如嘗治
平乙巳歲一童往峽山廣慶寺謁中還家容色如少年
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俱往凡數日不返僧
求之莫知所在惜石室間有詩云忠恢辭去猿
猱不忍啼客自爲梁朋友孰相携丹竈井無藥

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捉爽齋後題前橫
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武志七來賓人修煉於武神山每出赴齋供即架
青布幕爲橋去五七里遠至市廛人見而奇之越
數年道成朱元祐初白日上昇
蠶山道人明道中嘗臥病授紙筆吟曰家住蠶頭最上山
客也會作詩士人授紙筆吟曰家住蠶頭最上山
偶將蹤跡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客忙者自忙閒
自閑出門不知所之 案蠶山在慶遠府城東南
二里
棲霞洞道士宋嘉祐時桂州一人入棲霞洞燭滅

不得出明年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
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因誦此
故生衆方驚異後輕舉莫知所在
劉景字仲達桂州人初爲屠後爲商嘗販私鹽遇
方士與劇飲投以片鉛能制銅鐵爲金詰朝失方
士所在景自是遊方外至京師館賈相昌朝家二
十年冬夏一裘終日不食飲酒大笑旁若無人所
談老莊周易皆臻元妙皇祐中還家容色如少年

而耄已臨首人皆異之乃棲南溪山石室中婁孝
往省至則有毒蛇猛獸不能進嘉祐時運使李師
中訪之贈以詩元豐八年九月召其子謂曰死便
棺忽自啓中惟布袍條屨存焉後百餘日廉州合
浦還珠驛得其所致家書乃知景羽化里人名所
居曰劉仙巖
歸真子真仙觀之道人也桂州唐子正請書觀中
與道人善投方書宋治平初子正領薦赴京至全
州僕病不能行忽遇黃冠乃道人也笑謂曰吾爲
先生僕可乎遂荷擔行如飛別去月餘子正臥病
湖陽驛道人留書驛吏視其緘題云呈桂州唐秀
才歸真子謹封發書則惟一詩云元山相見又之
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

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
角龍爲燕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子正大驚而結語
未能翰後爲芭管機宜攝倅事應寧丙辰交賊陷
城遇害死於州治黃壁亭角龍蓋指丙辰也歐陽
闢爲撰碑少卿嘗遇仙記

酒亦隨人相從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
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郡道士
羅隱江西泰和人宋時常隱於興隆之都陽旗堆
二山後仙去今猶有題刻遺跡
羅仙宜山人嘗牧牛於會仙山下一日遇一老翁
以水一勺飲之覺身輕舉步如飛後遂仙去
賀州道人爲顏持約客持約名博文建炎中謫官
賀州好延方士道人做衣大冠數過顏顏輒出酒
飲之他日邀顏於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
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醉袖出瓢取兩杯共酌
各飲十四五計瓢纔受升餘而終日不竭顏異之
起再拜道人曰子可教即取書一編授顏乃圭峯

所註周易參同契也
梁賢植梁之德容州西南隅望山坊人賢植年二
十三之德則長一歲隆興甲申四月同遊都嶠山
攀蘿而上抵山頭梵宇三楹闃無僧尼惟神像鐘
魚而已山泉清洌樹有一桃如人食其半者取而
分啗之味異常凡氣頓滅比歸不復粒食容色紅
潤大異昔年惟背微僂耳鼓日如故始信而禮之辭家遊蜀莫知所終
周師慶五羊人宋開禧中煉丹於邕之伊嶺巖中
後人名曰望仙巖石刻碑銘尚存邕州安撫王侃

有詩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人以盤龍箍桶爲
生浮沉世俗莫有知者後得異術嘗之蒼梧遇遇
郡禱旱人憂暵死翠虛乃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
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濡遂爲豐年又
行欽管道中遇羣盜拉殺塵之後三日盜散復甦
遊長沙衡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其
靈異如此寧宗嘉定六年尸解去
吳優字世遠宜山人初業儒後爲州吏遇異人授
一杖欲有所往携之頃刻即至家居疊石村去郡
治三十餘里每日昏暮歸家昧爽在郡人皆異焉
一日郡守因事訶之拂袖謝去逾夕而終時宣和

間也葬之日舁櫬至桃源山扛索忽斷舉之不動
俄頃蠻蠻皆銜土蓋棺成一巨塚且露一角百餘
年尚完好如新鄉人因立廟祀之賜額曰顯應後
時著靈迹紹定五年又上其事加樊靈正侯
盧仙宋時人失其名偶之崎嶇樵採遇一仙盤桓
片時出山已三歲矣後遊都嶠不還時有見之者
童顏如昨邑人爲之立望仙坊
盧六者上林人性不食肉一日往樵大明山見二
白衣童子變幻可駭因謂曰汝且夫更十日可來
投汝道如期而往端坐石上無言而化鄉人以爲
尸解又有莫四者亦傳坐化於大明山尚

崔莫二仙姑不知何許人宜州城北有會仙山由
丹流閣而上崖百尺石尚一區其中是二仙煉丹
處中有丹竈石蓬皆作金碧色光彩燦然益丹火
煙燎也竈後即二仙臥所頭臂股脛兩形畢現深
入石寸許崖峭深人罕躡者至必香楮默禱之力
方能緣焉不則惟望歎而已
居思娥住思巖山在貴縣南七十里人入山恒見
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人人號之曰
思巖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迷
不得出
杜應然宋武林人隨父宦遊流寓廣西專心慕道

寄迹黃冠中遍遊天下名山嘉定間始來融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
文雅宦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關
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細露光景殊
別有石碑題云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鐫磨宿構
公飄然而入淨尘乍擁洞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
一人側身可進又案府志九龍山註云刺史張自
明卒舁棺過此石開自合
蔣暉仝州道士志行高卓洞窟謁之適蔣他出題
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飄承露浴金丹夜
深鶴透秋空碧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

訪蔣暉作遂去蔣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
追之不復得矣
莫道人者容州人棲石崗入山不知幾年問之亦
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有入九十歲者言自小已
見其丰姿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
飛不避寒暑蕭然一菴僅傍無侍者嘗夜坐於飛雲
頂石巖間有虎侍傍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
多不過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呂仙仙呂純陽嘗憩梧山郡人因構呂仙亭元天
曆間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
前槐樹爲呂仙像彥才許之明旦風拔樹置亭下

疫遂息元末像左指間生靈芝一本狀如蓮花碁
香襲人明嘉靖間芝又生於亭磚
李龍者元至正間興業大李村人事修煉術僊携
妻訪外家酣飲選途中謂妻曰體中燥痒不可忍
舟須過前溪一浴而姑待於此有頃風雨驟作妻
趨視之則遍身鱗甲矣囑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
糕記我遂化龍去每歲果一還還則雨足稼豐鄉
人呼其橋曰李龍宅
龍道人元末結廬平樂走鳥坪環植以竹明洪武
二年迺州夏天啓訪之贈詩云竹木森森盡不如
懸崖峭壁一茅廬人生若識元機妙須向禪關覓

太虛後六年積薪自化
姚道士號清溪賓州人明洪武十三年於龍虎山
學道常騎虎遇旱禱雨如注南寧擊龍作祟當事
馳迎頃刻而至斬擊龍太守廟蛇精食人復殺之
後白日飛昇
歐陽碧潭平南泰川里人永樂初遊江西龍虎山
求道張眞人鑑其誠慇授以祕術能役神鬼風雷
宋眞人宜化宋村人也嘗駕一龍頃刻取生椒爲
魚膾書符呪能逐疫激電道家之靈寶畿書傳言
皆其創筆
王眞人不知何許人明景泰間謫戍馴象衛有道
術能致雷雨以手書符篆於人掌中人握之行數
步望其方開手則雷轟然而起歲旱有司祈雨連
鄧清字子眞明正統間羽士也居岑溪習瑜珈教
得巽傳一日雷擊物遇穢墮地清爲呪澡水浄之
雷遂飛昇遷居善村巖常聚僊峯頂羽化之日棺
爲風雨飄去置石中鄉人立祠祈禱輒應
文志矩紫極宮道士先以採藥爲業年一十四歲
始出家遊武當龍虎諸名山妙契符籙之術其應
如響天順間無病卒次日有見志矩者謂其人曰
吾宮今日奏樂可送麵至今晨失一莊杖在某處
亦可令人送來其人詣宮果然始知志矩乃尸解
去
仝川誠靈川人少隨父入蜀娶於蜀生二子一日

遇異人授以仙術會父卒即扶櫬歸事母最孝及
母死即傾家所有畀妻子令歸母家結菴於北隍
山中名如佛嶺嘗夜行山頂誦經虎豹皆伏客來
尋訪所遺物自某地來悉能知之持行二十餘年
立化不作弟子葬北源山中
宋眞人宜化宋村人也嘗駕一龍頃刻取生椒爲
魚膾書符呪能逐疫激電道家之靈寶畿書傳言
皆其創筆
王眞人不知何許人明景泰間謫戍馴象衛有道
術能致雷雨以手書符篆於人掌中人握之行數
步望其方開手則雷轟然而起歲旱有司祈雨連

日弗應真人曰開屠撒壇某日某時請迎雨至期
日益酷烈真人書符籙焚之向空叱咤擊令水雷
雨交作平地水深三尺有衙姓者家有妖魅往治
之妖忽啼竄急背符焚之霆雷忽起則妖爲老猴
已擊死於登高巔矣後羽化去
李子長悞集人遊羊城間放浪不羈師新會陳
白沙及歸白沙送以詩云春櫂去江門泝流爲汲
汲點筆烟外山歸來看懷集又物其謁泝太守詩
云不聞端別駕敬士如子長問道若梧下登歌剌
史堂其後或往或來蹤跡奇幻相傳以爲仙去

家性善臥田野不治龍氏責之賤子結草爲人爲
牛還田間一日而耕犁耙插俱遍龍懼遣歸爲人
却邪祛疫不假符呪立驗年八十餘卒葬時舉棺
甚輕妻覃氏亦有異術後二載卒遺有草書數十
字類符籙邑人奉之者不食牛肉
馮克利貴縣東壁村人嘗往北山採香遇入仙對
奕分得仙衣一襲無縫線痕及回則子孫易世矣
閩之官赴省勘問將克利與僕馮達覆洪鐘內統
以薪焚之及啓則克利坐而馮達已灰化矣遂信
爲仙表聞勅封遊天得道三界比回至蒼梧江口
遂羽化

蔣興灌陽人早中鄉試不仕隱於仙源洞修煉不
知所終太守顧璘嘗訪其洞得興故棲石題詩云
水曲桃花靈巖信有仙蠹書留古洞鶴駕去何
年白犬眠金鼎蔡龍飲玉泉媿非稽叔夜來此覓
空還
池道淵朝元觀道士年十九一日晚飲酒數盞語
其徒曰吾當今夜丑時一刻別人間矣沐浴衣冠
至丑而逝
黃德壞武宣洛庫村人嘗上雙髻山採香遇神授
一斧回即神通騎一黃牛出入邑里供爲立廟
姚二仔崇正間人生不茹葷年十五登火焰嶺架

片蓬種菜芋充腹所居有池畜二鯉旁有桃熟而
取啖值旱司李庶邦敕延至印山亭禱雨不食烟
火若人立表河邊限以尺水坐至次日果雨二日
河水盈尺即止謝以金不受遥山後數日覓之則
僅片蓬而已
明末有樵者嘗入藤帽山得異境儼如洞府歸語
里人咸曰此必仙人居也丙子旱蹇爲災里人就
之求雨立致滂沱一時傳聞郡邑凡附近鄉村及
鄰邑來禱無不應詢其所禱何神則曰石盆洗臉
仙姑
馮吉貴縣人克利九代孫

國朝順治已亥得道後不知所之鄉人爲之立祠

道林唐調露中桂州人薛甲嘗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日辭去云貧道在此挑撰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卽可開展經歲餘開鎖見有金數千兩後賈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眞身供養至今見存薛甲有孫尚賓在桂林效職見桂林風土記

惠能師卽謁黃梅五祖祖嗟速去曰迓惟則止遇曹則蔑忠武則天朝說法講經於永寧州前雙瑞巖永爾知縣卽其行止答曰僧修於此不知花甲

但覺時寒時暑草木盛而復衰惟記入山之年乃某年某月也數其歲次已四十年矣武后徵召不赴後往曹溪世稱六祖又嘗往懷集上愛嶺峯頂石室棲遲人稱六祖巖

全眞姓周氏號宗慧柳州人父鼎尚書母熊氏唐開元十六年生幼參徑山禪師卽自立禪關昕夕跏趺不間寒暑遊羅浮歸省其母母設雞黍食竟趨至江滸出腸洗之至德初遊湘源創居湘山一日謂徒衆曰大刼將至可易衣冠未幾武宗詔汰緇流無漏網者惟其徒獲免永州刺史韋宙遣使迎四門各見其入莫知孰爲眞者其他變幻不可殫述咸通八年二月十日端坐逝年一百四十歲

遺蛻在湘山寺妙明塔歷代謚爲慈祐寂照妙應禪師又謂無量壽佛

白鹿禪師桂人姓張名元康禪祿已能合掌趺坐長祝髮龍泉寺嘗歸省親登陽龍山頂樂之自號陽龍野人住京兆大興寺開元初明皇幸安國寺召利涉法師修經時緇徒雲集勅內侍論衆有明上乘者開揚無隱師前奏曰臣願演元旨命與利涉對問旨意詳明明皇嘉嘆賜住持安國寺明年旣復辛貯集沙門凡五百人以外國所貢白鹿示之鹿到師前跪伏遂以鹿踢之號曰鹿大師開元

末丐歸復居陽龍大興佛刹名其寺曰白鹿

信天大師桂人姓胡名法壽始出家爲頭陀能飲油錐巨缽引滿無苦也俗呼爲喫油道者時有中貴南使見而異之還奏僖宗詔京師入見不肯剃髮以爲受之於親不忍去從之忽云天下將有叛者起惟蜀可避再奏不納師乃自往俄黃巢反僖宗西狩遂以爲神從駕還京賜號鎭國屢辭不受復賜信天大師

楊岐乘廣者容州人張氏子七歲學書十三慕道王衡陽依天柱入洛謁荷澤會契眞乘由是南反中經楊岐一見峯巒賞其奇秀謂可開築遂成道

場踰嶺以北涉湘而南法侶望山如趨驚嶺
虎鹿二禪師寓居橫州寶華山寺修道聚徒甚衆
一僧騎花虎一僧騎白鹿往來山間人常見之
朱僧名逸於河池所壽山寺打坐後脫化
石霜慈明禪師全州人姓李名楚圓大中祥符二
年出家湘山靜隱寺其母遣之遠遊問汾陽道昭
因往謁焉見如蒙器異經二年未許入室一夕乞
訴汾陽汾陽舉杖逐之明擬伸救遂拖明口乃大
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復留侍七年辭去依唐
明嵩禪師忽母老南歸既又復出遊玉瑞州西居
洞山依聰禪師三年乃遊仰山宜春太守黃宗旦
請開法南源三年棄去久之定居石霜嗣汾陽昭
禪師
洪禪師宋時人少持齋好誦釋家言寓崇善寺危
坐常如泥塑竟日不飲食壽九十餘尸解去
定慧超信者桂州人性敏悟師事瑯琊覺禪師說
法於蘇州之定慧院爲覺嫡嗣
法演桂州人志慕禪宗久無所得聞黃龍慧南風
旨超峻曰是吾師也遂往從之紹其法後以大衆
推主蘄州四祖山法席
開先行瑛桂州永福人毛氏子受業本州菩提寺
長後出游至吉州隆慶院講慶閑多所開悟次參

照覺頓息諸疑出世廬山之開先瑛材器廣大果
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
有照覺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
未得臥病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鼎新之九年乃
成見者駭歎黃太史魯直嘗戲謂瑛爲如來藏中
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萬杉紹慈桂州人趙氏子年十九振策踰衡嶽抵
豫章觀馬祖遺迹閱廬山栗林常總道席甚盛遂
委心焉一日語次總舉拂子擊蒸者再慈遽奪拂
子總云汝何取耶對曰拂子今屬慈矣總云三十
年老將今被小卒擢折自此聲名藉甚推爲東林
上首隨出世
德山慧初靜江府人初見善財廣參事奮衣而起
遂浮湘而下徧經東南所至諮詢名宿少所降挹
乃見黃龍震言下契合因得嗣其法主常德之德
山
契嵩字仲靈藤州鐔津縣人姓李七歲出家通經
史志行修潔熙寧初觀察李謹欽其名奏賜紫方
袍以昭寵異尋抱所著書遊京師府尹龍圖王仲
儀上其書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仍賜號明
教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尊禮所著有嘉祐治平二
集共六十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藏之　案府志

作慶曆初遊沐及所著有鐔津集此云歷寧疑誤
景淳桂人工詩規模淵源出於與可元豐初居濛
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聞鄰寺齋鐘即造
爲諸剎皆敬愛之或陰雨爲送食二十年如一日
淳詩意類深不可遠解如夜色中甸後虛堂坐幾
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客來稀幽齋
獨掩扉月中無倦立草際一螢飛之類
齊曉杜州人居淵坊蕭氏子依護國寺出家既具
戒遊湖湘依雲峯悅禪師數年悅謝世乃渡江遊
廬山愛黃梅小招提卓爲祖邇遠得楊次公針芥
相投敍雲峯錄行於世既而還舊隱道俗來謁者
常數百人纔住寧壽寺風規稟然復還護國寺臨
終之日四衆圍繞至中夜轟然一喝衆急趨之已
不應矣危坐三日儀采不變來瞻者踵相接
佛日暉師來賓將金華峯第一代祖有戒行紹興
中於獅子山文殊菴端坐而逝留偈云落落托托
上無把捉出沒太虛無繫無縛鐵馬倒地誰人摸
索
盧僧名德洪宜州人自幼棲南山廣化寺一旦不
知所之郡守張自明寓京師一僧來謁曰小僧宜
州人住廣化寺姓盧名德洪聞君任吾州故來謁
遂留談出一履爲符自明至宜遊南山問德洪所

在衆僧愕然云本僧別去不知所向久矣自明因
焚香祝曰汝有靈引我以香已而香拂山左石室
中隨往觀之有簸逗燈光德洪坐化於內一履在
前與昔所遺者無二始知其異云
能仁者宋賜號曰紫衣禪師初悟道居勝全山後
因建能仁寺明正德末移寺於全州南岸
鹿苑圭者桂州人嗣德山達開法潭州鹿苑寺
寧齋善資柱人聞道寶峯導揚南土法無遠近皆
流布一日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廣南境師云地連
南嶽千峯秀水接西川一派清問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腰間曾墜石心上本無塵問上宗乘事如何

師云一棒一痕分痛癢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手反覆示之僧云不會師
云若喻此如鴉啄鐵牛無下口處
善慶宋時清涼寺僧也勤戒行得悟嘗遊富川大
小洞天卒不見人以爲羽化云
爽菴眞者得一切觀知違遊匿跡或有問其里姓
但曰廣西人以故不知何州縣問所師授搖首不
答有固問者但云吾師觀世音而已去就無常莫
知所終
烏焚僧正綽閩住衡山雁峯寺過全州謁無量禪
師遂至懷集寫蓮花巖內年九十餘尚氓日施蔬

食天順改元冬天火降於崗僧移蒲團巖外坐化
未幾飛鳥羣集以萬計各摘羽覆之一日如塟二
日如廩三日如卹陵最後一鳥大如鵝摘毫俱盡
赤肉啼於巖壁旬日枯萼叢中火起燃及羽堆大
烏隧火與俱升焚餘有人見一小兒騎一長尾鳥
飛向瀟山絕頂而沒
融處師名真宗四川定遠人壯年雲遊至永篤
志修行明心見性傳不二妙法首闢湘山寺大振
宗風人咸欽信及坐化諸僧論經舉火火及胸猶
端大乘經不息落僧稍首曰乞留遺衣缽以示後
人師始擲魚子下堕曛日而逝時年八十有奇

列女

自劉向范燁而下史家類傳列女而閻德著焉其
最不朽者尤推節烈鎮慽捐軀無分富貴貧賤
豐綸戶之貞光於閨閫粵西鑒範見稱前乘者數
矣比年
旌門綽楔更復所在多有蓋
聖朝大化宏敷無遠弗屆婦能做此敦
苦節也采芻采蘋道風人咏歌以彰二南之化於

綠珠博白人晉石崇妓也美而豔善吹笛崇監鎮
徐州時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
示之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
崇勃然怒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
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
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
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南北朝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
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

衆能鑿服諸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多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僚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通初羅州刺史馮融開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梁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世爲守牧而他鄉鳩族號令不行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待與夫寶參決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百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會俚俗反廣州都督鼎勿徵兵援寧高州刺史李光仕據大皇口名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融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人滿石與官兵相持勢同三司開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昭帥師援洸夫人兄杖嗡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痛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開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昭帥師援洸

時昭與道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昭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愚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數騎徇諭使裴矩循撫諸州諸州首領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遂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昭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開夫人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靠府置長史已下官屬給鼓吹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寶服一襲賜之夫人唯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

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時番州總管趙納貪虐諸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納罪狀上遣推訊得其贓竟罷於法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詣罪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岸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益爲誠敬夫人二十六年及渭爲廣南諸州總管運訓使始與荃相見時人異之朱昂爲作莫簡婦傳紀其事

馬氏全州馬脉女也在室時脉病女晝夜侍藥不效割股進父疾愈鄰里聞於官淳祐十年太守朱

朝散爲之立孝忱坊

元

脫脫眞溥州路達魯花赤亦八哈納武德女也達魯花赤相元孫官貴州時脫脫眞爲室年甫十八相元孫病篤親供湯藥屢夜皇皇及死盡鬻奩具買棺而殮誓以同死欲自經水旬日餓死奏聞立旌表之

文氏興安進士文少質女唐斗輔妻大德中斗輔任賓州幕官卒氏年二十餘哀慟幾絕執喪自誓孝養舅姑竟葬盡禮至治中詔旌其門順帝在潛

惻而葬其母并葬氏於側越日虎至墓前叫號踴躍脫爪牙而死人咸異之

宋

莫荃恭城人同縣周渭妻渭苦劉銀政眹藥直避地北走荃卒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舊紲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婚娶凡二十六年及渭爲廣南諸州總管運訓使始與荃相見時人異之朱昂爲作莫節婦傳紀其事

馬氏全州馬脉女也在室時脉病女晝夜侍藥不效割股進父疾愈鄰里聞於官淳祐十年太守朱

朝散爲之立孝忱坊

元

脫脫眞溥州路達魯花赤亦八哈納武德女也達魯花赤相元孫官貴州時脫脫眞爲室年甫十八相元孫病篤親供湯藥屢夜皇皇及死盡鬻奩具買棺而殮誓以同死欲自經水旬日餓死奏聞立旌表之

文氏興安進士文少質女唐斗輔妻大德中斗輔任賓州幕官卒氏年二十餘哀慟幾絕執喪自誓孝養舅姑竟葬盡禮至治中詔旌其門順帝在潛即時大書節婦二字賜之

周氏田州路總管岑野先妻生子伯顏氏事姑盡
孝相夫有禮年二十六野先爲庶母黃氏所害并
欲謀殺氏母子時伯顏方七歲氏携之竄匿流離
播遷十有四載後岑福廣假靖亂爲名逢奪田州
復欲賄害伯顏氏多方調護令伯顏出見福廣以
集人心又頒規趨避以遠禍卒能拒福廣復世職
及伯顏知田州綽有政聲皆氏之教也年六十九
以完節終

龍氏柳城人寇至殺其夫將汚之氏毅然曰甘與
夫同死豈肯被賊辱乎罵不絕口賊怒射之貫胸

而死

明

孝穆紀太后憲宗妃孝宗生母也賀縣人本蠻土
官女成化中征蠻俘入掖廷受女史性警敏通文
墨命守內藏時萬貴妃籠冠後宮有娠者皆
治使墮而賢妃生悼恭太子亦爲所害帝行內藏
妃應對稱旨悅之一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惡甚令
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生
孝宗使門監張敏溺焉敏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
爲哺粉餌藏之他室賞妃曰何無所得至五六歲
未敢剪胎髮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
事護持惟謹帝不知也帝自悼恭太子薨數數視

影躑躅中外羣臣皆知以貴妃故恐皇嗣不可復
望私爲帝憂成化十一年帝一日名敏櫛髮照鏡
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
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爲子主
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
已六載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往
迎皇子使至宣諭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
兒見黃袍有纛者即兒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
輿擁至堦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
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恢恩赴內閣具道
其故羣臣皆大喜明日入賀頒詔天下後妃若永
壽宮數名見貴妃曰夜泣怨曰羣小給我是年六
月妃暴薨或曰貴妃使使賜妃死或曰自盡也賜
謚恭恪莊僖淑妃敏懼亦吞金死敏同安人孝宗
既立爲皇太子時孝莊皇太后居仁壽宮溫帝曰
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名太子食孝
肅謂太子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賜食曰已
飽退美曰美是有疽貴妃大恚曰是兒必毒即如
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而成疽潰妃薨孝莊后封淑
妃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純仁
后遷葬茂陵別祀奉慈殿卦后史推成宮力表聖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夫人

立祠桂林府有司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云
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詞
輒歎歔流涕也
莫氏平樂人王子敬妻年二十五歲寡居有子三
撫視成成立子善爲諸生洪武中旌表
蔣氏大姑二姑俱全州蔣文德女父卒後見弟景
湖年幼遂同心不嫁扶弟成立終老於家勤
於紡績置有田產蒸嘗罔替後四世孫蔣璧明以
明經任浙江秀水縣主簿贊曰冰潔閨門二祖姑
同心不嫁世間無立宗扶弟與家業還成欽女
丈夫十一年而殁有司奏上蔣鵬贊曰滄海有珠荊山有

玉不雕不琢守貞抱璞兩姑有焉青史足錄女中
丈夫古今有躅
蔣氏三姑全州蔣文紹女文德姪女也母老多疾
無兄弟矢志養母終不適人至老而卒後葬璧
明贊曰不容冰語說良人固守香閨一點貞機組
組綢帷自處素娥青女共精神十世孫舉人蔣宗
芝贊曰旗山之陽有奇女焉如珠隱淵如玉藏璞
如芝蘭之幽香秀如松栢之勁骨繡閣香閨終身獨
賢矣哉克家爲令子撫弟卽賢兄百千秋而萬世
孰與我姑而爭榮
蔣氏四姑全州蔣振譽女振譽生一子一女女見
弟弱悲父老病守志養父子不肯適人力紡績以終
養蔣璧明贊曰謹遵父命撫弟持家貞心一點與
月光華舉人蔣鵬贊曰粵我四姑閨風興起不願
有家惟知青史
龍氏藤縣人婁王克讓克讓早卒氏孝養舅姑身
殁旣葬姑憐其少勒改適氏泣對曰舅姑一也且
此身旣爲王氏婦矣敢有他志永樂間旌之
蕭氏橫州人同知蕭珪女適州民楊端時年十八
端病辛哀毀欲絕服闋姑憐其少欲嫁之氏曰夫
死姑在願事終身若再醮不孝不義非人類也守

節五十一年而殁有司奏上蔣鵬贊曰滄海有珠荊山有
李氏桂平人甘坦然妻結褵半載夫殞事姑盡孝
敬父母欲奪其志斷髮自誓年十八守節至七十
而殁表閭旌表
徐氏武宣人黎金妻夫卒撫遺子皐教之讀書領
永樂鄉薦皐卒妻張氏妾王氏俱堅志守節
覃氏永淳人甘長壽妻善事舅姑勤紡績年二十
三寡居屏去服飾終身無二志初長壽殁覃方娠
生子昆昆娶數年又殁氏撫二孫成立正統間旌
之
袁氏全州陳學顏妻學顏早卒子處厚方數歲氏
守志不渝姑憫其年少陰使人諷之氏泣曰烈女

不更二夫姑脫不諒此心當一死以從夫地下議
遂寢孝養不衰永樂間旌表

余氏全州陳士妻士卽學預弟生子樸未彌月士
卒氏年二十五矢志不二及樸成立族黨將以聞
氏命樸辭且曰吾待亡於此焉用名爲嫂哀旣受
旌表一門有婦苟復爲此是逐名也聞者益重之

後建雙節坊

蔣氏懷集人靖州知州蘇悉妻宣德間悉從征死
於蛮無子氏年二十六矢志終身夫忠婦節世稱
雙美

李氏博白人秦健妻年二十健亡哀毀幾喪明父舟
憫其無子諷再適氏不從婦居五十餘年人無間

言

劉氏宣化劉裕女年十九歸黃聰生子正甫幷月
而聰卒氏哀毀幾絕事姑撫幼誓不二志正甫後
領鄉貢任嵩明州同知廉能有聲人以爲賢訓所
致孀居六十餘年至八十二卒

王氏陽朔人全溥妾景泰間溥隨父任娶氏歸經
溫江遇賊僕輩皆赴水溥將隨之氏牢執溥手賊
舉刃向溥氏以手遮溥項創輕得不死抵家衆嗟
嘆曰無此手則無此項矣氏生五子皆以科第顯
壽六十九乃終

大同里婦正統間泰將范信兵既入潯州平南縣
大同里俘獲甚衆旗牌官人給賊婦二人拘繫
一室中每多自經者又有一婦年尚少負一小兒
過橫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兵從之婦乘間投嶺下
死

羅氏永淳人龍郡德妻景泰三年盜劉搏塘村男
婦多被擄得氏馳以行氏伺間投水涯賊出之傷
其目賊猶未卽合縶其頸氏因不肯行罵曰我必不
受賊辱賊怒支解之

盧氏潯城士知州岑珵妻琼故無嗣日民推盧氏

壽夫人卒女妙定衆推管理州事天順入年復奉
調出征貴州苗賊有功封鎮國夫人

唐氏臨桂人趙存質妻夫亡時二十五歲姑老子
幼氏養姑撫子五十餘年守節不變成化十三年
旌表

陶氏臨桂縣舍人徐駿妻駿卒於龍州氏聞訃哀
毀卽刺血自寫云無兒難逃婦烈女不二夫夫死
無子不如一死藏之篋笥以表心事盡在篋中啓之得氏
手筆事聞旌之

丁氏臨桂人劉翬妻翬亡氏年十九子淳方三歲

姑萬氏諷之嫁氏曰吾命在姑與子矣不知有他
堅志五十七歲成化中旌表
李氏馬平人簡文妾文有女曰元贅婿陶君智文
爲福建布政司經歷婿隨之官文與妻鄧氏皆歿
氏率二孤輔翊扶喪歸經永福深定灘遇賊君智
徬之不勝墮水死氏出所有服餙啖賊且曰此外
惟身一死可表但乞不營兩幼子足矣語畢遂投
水賊哀惋而去氏漂附岸得不死收君智屍并賊
歸撫養二孤元亦顯相依不他適後輔成正德辛
未進士歷鄉郡皆稱賢守撫孤成立年七十徐文溥爲作節門雙節傳
卒
譚氏蔣梧人舉人歐良妻良死氏年二十二無子
以死自誓婦居四十餘年以完節終
鍾氏蒼梧人阮應福妻年二十喪夫家貧甚力撫
遺孤守節不二
陸氏思明府頭目陸貞女適王知府黃鈞生子道
甫七歲王寇作亂鈞與其父珝俱被害氏携道避
難上思州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強之食咨曰爲
保遺孤苟存性命尚覩顏對人飲食耶其父祥爲
赴愬左江各當事仇胥復乃回思明及道長襲職
氏嘗述艱苦狀勉之曰毋亡志此也閭鄉咸稱貞淑
蕭氏宣化蕭聰女適南寧衛左所舍餘陳陽之子
夫亡氏年十九矢志不移坐臥一樓足不履地者
數年以完節終有司奏旌其門
譚氏全州人曹森妻年二十四守節壽至九十七歲
成化間題請旌表
蔣氏全州人進士陳珩妻夫殁無子氏年二十五

誓死守志六十八歲終

張氏全州人蔣嗶妻年二十八守節七十一歲終

宋氏全州人張徵妻年二十三守節六十七歲終

周氏恭城周良彪女年十六適常有德越二年有

德死無子家故貧姑強之改適氏泣曰姑有叔可

奉餘年乃盡以籍田遺其姑獨與母相依歲時則

返拜姑於堂如此者五十年始終無間

黃氏恭城人周祐之妻隨夫任廣東龍門舉論因

姑徐氏年老請於夫願回侍養至白沙冲口羣賊

刼舟欲汚之斷臂不從罵賊竟與妾李氏義婦阿

曾遇難其子郡庠生啓東妻成化間龍山賊攻陷縣城

旌之

徐氏博白人李啓東妻成化間龍山賊攻陷縣城

被執欲汚之氏厲聲罵不絕口賊怒磔之

阮氏蒼梧人廖紹祿妻年二十三而寡子襁褓誓

不二志家貧勤紡績以撫孤鄰舍遭火延燒其居

時夫柩未殯募人遷徙至中門棺縋斷烟燄破門

幾及於柩氏撫膺慟哭願與俱焚天忽返風火及

中門而滅時人嗟異之

張義姑者桂林衛鎮撫張禮女禮征安南卒于福

赴承襲亦道卒義姑時年十五福妻劉有子輝方

六歲家貧甚義姑察劉雖久留一日語劉曰嫂嫁

則孤不能存孤不存則張祀絕矣吾張氏女義當

爲張存孤敢復累嫂長貧居哉已而劉遂改適義

姑備歷苦辛撫輝成立爲娶婦生子玉且誠輝曰

爾祖爾父俱以世祿故死道路吾拮据萬狀撫汝

不欲令嗣宗職以蹈不測宜習耕讀玉生策簡節

策節並應鄉舉簡三子亦繼鄉舉奉旨立坊旌其

門特祠所居旁署其名曰義姑祠

蔣氏全州蔣希敏女十歲母死十七父又死家貧

二弟幼且疾誓不嫁以撫二弟舅氏爲之謀婚氏

曰我嫁而使弟失所萬一不幸父絕嗣何忍也吾

志已定毋多言舅爲之泣氏起拭淚嚴憂勤自勵

日操井臼夜業女工弟長皆爲娶婦後諸姪林立

家業日裕皆氏力也

李氏平樂人陶舜相妻舜相父瑄官四川井研令

及歸休與子舜相樂相俱被荔浦猺難氏計全宗

祀以被髮七歲子銀置重賄於其內鄉下水櫓氏

亦從之下賊利財物因得釋徙石面山巖口居焉

銀生四子四世爲明經子孫在庠食餼者日益衆

人謂氏節義所遺云

劉氏上思州人其夫黃昊以州兵從軍古田死軍

中氏聞之哀不自勝恪守婦道操履冰霜誨二子

日和日曙勤學曰兵凶戰危汝父遭厄即前鑒也

後二子相次歿復教孫德裕士民公舉正德六年
建坊旌表曰節耀南天

常氏慕城常汝敬女年十八適尹監賢未幾監賢
卒父與其舅憐之謀奪氏志不可得乃陰許人舁
者至門促之行氏竊負其子之監賢葬所欲自殺
鄰嫗奔救之乃免自是父不敢復言饑寒入骨人
不能堪而志操愈勵

黃氏博白黃仕慶女年十八歸泰思靜舉一子三
歲思靜卒氏年二十一哀毀骨立矢志不易弘治
三年督府奏紱旌其門

陳氏永淳人李序妻年二十七序卒於京即氏哭
一見弘治十三年知縣王淵旌以匾

梁氏武宣所舍人王炳妻舉人梁高女也炳卒氏
甫十八家貧告誓死守節晝夜紡績自給育遺腹
孤用賢補縣學弟子員又卒孫肇伯尚幼氏又青
之襲祖千戶職氏年七十有五人無間言

蕭氏富川蕭能女年十八歸余晨越二年晨卒舅
姑亦相繼亡氏竭貲如禮無子家甚貧惟以女工
給朝夕年踰七十人無間言正德十六年賊入南
關氏遇害閭者悲悼

雷氏四會人歸陳仲鑑居賀之封陽墟正德間上
下岡諸猺大肆焚刼見氏有美色擁之以行至五
顯廟欲汚之氏伏地罵不絕口賊脅以刃罵愈厲
賊怒殺之

張氏藤縣人李可信妻可信歿氏守苦節六十年
如一日弘治間督學姚鏌旌之

梁氏蒼梧人舉人李實妻十九而婦遼陽一子幸
勤撫勵事姑以孝聞姑死或諷其再醮輒以義斥
之貧甚節益謹其子娶婦舉孫而子復夭婦又
他適氏撫孤孫備極艱苦督學周孟中旌之

石氏蒼梧人井泉雄妻知縣石塊女歸九載世雄
卒無子家貧或勸氏改節依始終不少間時人稱
爲雙節

麥氏蒼梧人劉濟邦妻濟邦病篤氏知其不起預
設二棺濟邦死氏即自經

劉氏興業人楊四妻年二十四楊卒有富商欲奪
之啗以財氏矢志不二乃百計懾誘強以必從氏
服毒死

李氏名妙容岑溪人年二十適舉人羅章章赴南
宮卒於途氏哀慟瀕死姑老事之曲謹里人嚴定
求佐儷氏大恚服毒幾死力救乃免知縣陳琦賑
以粟帛

傳氏懷集人潘聰妻聰客死同客者以其骸歸氏抱之號哀幾絕及葬誓曰吾必從夫地下遂絕於後國鄰婦力護之不得死乃潛絕於寢室所親買棺斂之與夫骸合葬御史李艮臣爲立碑致祭

李氏懷集人吳瓊妻年二十四而瓊卒生子源貧甚氏守節撫源源長娶婦甫成立而又卒氏抱幼孫更相爲命終始無間

陳氏融縣人進士李乃妻年二十七庠官吏科給事卒於京氏哭絕復甦扶柩還獨守一室歷三十載至親莫見其面弘治十二年有司上其事旌表有卓節坊

彭氏博白舉人秦夔母事姑至孝年二十五孀居家極貧撫夔成立治產業正索其金贖氏度無措語姑曰往紿賊曰夫所寶藏妾不知所願以身代夫取銀城獲文盛縛窶木上索其金贖氏度無措語姑曰夫在可撫幼兒不若以婦易夫姑兩難之氏毅然

謝氏陸川人朱文盛妻正德七年妖賊李通賢犯縣妾淫氏不從賊怒臠割其肉氏罵賊愈厲賊又斷其手足氏猶以口齕賊面賊怒磔之

焚廬火烈遂投入以死

覃氏陳氏俱融縣人夫死守節建坊旌表

林閨善富川人林棟女年十六色端麗未嫁遭賊剽掠所居閨善出走賊蹤跡擁之去閨善泣不行賊負之背因噬負者乃棄之地欲汚之隨脅以刃曰不將斷頭閨善罵曰賊奴身從汝神不從汝汚何論斷頭賊憤甚刃亂下竟支解焉

易氏義寧易華女居大坳村賊突刼本村掠氏與諸婦女將去氏恐遭賊汚堅不行或有勸者氏曰吾必死死他處不如吾村賊無以強因害之

謝氏賨城太學生謝榮女正德初賊犯城氏罵賊不屈賊磔之

氏有殊色爭與以行欲汚之罵曰我何人家女肯從爾輩即即取刀自殺

龔氏永福龔澄女也有殊姿正德十五年古田賊刼其村擄婦女五六人及牛畜而去至河氏語賊曰吾不能行願得騎牛而渡賊從之乃策牛入龍潭自沉死

曹氏全州人孝廉袁具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餘卒巡按御史題請旌表曰偉節貞操

投河女賀縣人正德初霜降日縣祭軍牙六蠻神畢方享胙邏卒報賊破民寨見一女子服新服從崖上投於河浮至灘下父老以舟救之得不死堅

崖投河權爲賊汚也幸不死殆天有以相之惜姓
名不傳
袁氏全州人生員廖必懋妻年十七守節至七十
六歲人無間言巡按御史題准旌表
廖氏全州人舉人唐汾妻年二十六夫亡無子家
貧守節至八十歲巡按御史題准旌表
陳氏名諱姑全州舉人陳雲鵠女年十二隨父任
曲江教諭父病危篤醫藥罔效女泣血不已默禱
於天割股救父父疾頓瘳尋疾復作卒於官舉上
院司給匾旌奬以門秀流芳曰湘瀕孝女
李氏全州人陳良佐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三歲

適嫡居四十年旌表
門
劉氏辰秀貴州銅仁人父劉仁次正德辛巳僣梧
州辰秀偕庶母張氏弟時舉幼妹所秀堂兄
時復族兄時澄隨父之任仁次卒於途舟泊昭平
堡閘莞藤諸巷灘有寇舟人皆恐辰秀聞之指江
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庶母亦曰不幸賊如爾
言相抱而哭無何賊至辰秀曰故辱先人乎獨恨
此櫬無歸耳亟投纓囊咱賊乘間赴水死張氏抱

廣西通志 卷之八十八 列女 二十

祈秀繼之郭踵繼之俱死辰秀年十六張年二十
郭年二十八賊怒盡斬其僕婢繫時舉入巢時澄
病僵仆隅時復隱匿枕側得不死懇於守臣浴洞
索尸葉葬昭平江上金谿張賓祿與仁次有舊及
至知狀乃以金錢遍諜計出時舉當事給傳俾載
櫬車與其孤還久之得旨旌表建三烈祠於昭州
後時舉以孝廉爲平樂司馬正其遇難處
陳氏懷集人梁可珍妻年二十三夫死守節始終
不渝
宋氏南丹衛舍人禮女適合人甘誠生子甫晬誠
卒家貧織紅自給母強之改嫁氏抱姑大哭口婦
人之義從一而終況吾爲世祿之家適他姓何以
見先人焚香告天誓死不二後撫子霖成立任柳
慶參將正德十三年旌表
黃氏陽朔人通判黎禧之妾禧任新淦令時妖人
作亂聚衆刼縣取印氏臥禧身上大罵賊挺刃砍
其面流血滿地賊退得不死撫按交章御賜珠冠
不受而旌其正室壽七十終
李氏懷集人袁暐妻年十八子方一歲暐死守節
甘貧親鄰交慮之氏曰命也更復何適苦節六十
餘年壽至八十六乃卒
駱氏尚書異延舉之母處士英之妻英早世哭幾

絶閫屏屏處廷舉遵暴疾羣叔意其必死欲具棺
禁毋爲禱藥氏勿聽晝夜不少瞬諸婦番休更祝
疾竟痊少長督之學曰若不速晉自策勵以與鄉
人俱而母將何歸卽時家索貧甚歲連祲而廚竈
罔遺粒如常已則斂縗絰涕淚紛紛性不喜紛華嫁時衣
三十年尚襁如也花晨雪夕蒼梧以遊觀爲俗酷
惡之俗有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指揮與姚源盜戰死氏年二十二有娠卽默禱曰
男也吾與俱女則俱殉矣踰月而舉子恩指揮家
故京師業履棘朝夕不保衣其姑氏與恩相依爲
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傅氏督之甚勉時時語以父
死國事勗其勵志成立嘉靖初卿死事授恩都指
揮僉事既以氏貞節聞復詔旌閭而恩得金書江
西都司氏曰兒一旦蒙國恩名位抗藩泉常拜跪
受事者固乃父輩儕人也少有瑕指摘者競起敗
矣須勉爲之已而恩擢漕運參將氏身圖葬姑姑
歿以毀卒

彭氏宜山人王尚忠妻尚忠母孫氏老而瞽氏事
之晨謁姑甚安之尚忠爲都司承差携氏偕往居
靡僅四月每思其姑輒垂涕未幾尚忠得檄送之
京途氏西還舟經黃灘遘獷賊遮刼尚忠與之

鬬不勝而死賊拽氏登岸令數人守之隨入舟取
其貲氏投水死越數日二屍並浮水上顏色如生
梁氏武緣人梁容女嘉靖間年十七未嫁會八寨
賊四出流刼犯其家擄之行且欲奪氏耳金環氏
潛取置握中賊笑曰爾身已屬吾何秪環也行至
村前木綿樹下抱木號呼賊曰爾不畏死乎氏曰
死卽死父母鄉土不從賊賊刃之數日面如生手
執金環如故

梁氏新鬱林民梁英女年十七嘉靖乙丑流賊王
道通剽掠鄉邑入氏村被執欲汚之氏曰首可碎
不可辱也賊扶乘馬盤足不就屬整罵賊折其齒
復罵不絶口卽被害死越宿其容如生所聘夫至
撫屍大慟然後瘞曰閭者莫不哀之隆慶初旌表

鄭氏懷集人陸滿妻年二十四滿卒堅志終身

蔡氏三妹四妹者徵容蔡瑤女也三適禧本紀夫
亡歸依瑤四許嫁潘仁尚未婚嘉靖中以征田州
調永順保靖兵所經過輒恣虐姊妹出走避匿
兵望見逐之兩人計不得脫相携墜崖姊卽死妹
昇至家踰日卒

劉氏宣化人陳清妻清死於水子琚幼氏大慟曰
本期偕死奈若孤何因督琚力學琚益自厲以貢
爲德慶判官咸奮立功與賊戰戰死之琚子大經登

鄉舉大倫成進士孫起耕亦領鄉薦爲邑耆姓邑人稱氏爲女宗

鄭氏臨桂人適會璋璋有一妾氏處之坦然璋仕卒於官子三省方四歲氏語妾曰家貧子幼吾當爲夫養子汝意云何妾曰官既不幸夫人即所天生死以之豈有他意氏遂與妾同護喪還丹經全州三省偶墜水氏即赴水救之妾忙挽以上並得不死比歸兩人勤女紅敎三省學稱雙節云

李氏藤縣人庠生崔文諫妻文諫卒氏年二十有四誓不再適事姑撫二幼稚艱苦不渝姑日復明人稱孝焉成所致子有嵩庠生有聲歲爲嵩七十

八終嘉靖間知縣林傑旌其門

程氏劉氏崇善人嘉靖時本府孝廉黃子顏媳也子顏生子三人長佶次億次佩佶娶程氏億娶劉氏佶與億相繼早亡程年十九無子劉年二十一止一女父母憐其少欲爲改嫁二人以死自誓同處一室併力女工上事翁姑下撫弱女數十年如一日有司以閫範加旌表後佩亦舉孝廉時人稱之曰一門雙守節二代兩登科

王氏馬平人庠生范維式妻割股救夫夫死守節教子次子應芳舉鄉薦

呂氏馬平人諸生劉濟仁妻年二十濟仁卒時氏方娠其長子猶在襁褓中家貧甚里貴有欲娶者兄弟更勸改適氏怒曰人各有志何用相逼以頭觸柱血流被體兄弟不敢強守節六十餘年

劉氏宜山人彭諫妻諫由經商遭賊死氏聞哭謂姆姆曰夫亡義不獨存幸善事姑兼撫視汝女姪吾死足矣即閉門自縊姆往救氣未絕從旁護視者潛氏乃不食亡何諫喪至氏往迎且行且哭因觸舌而死

蔣玉貞全州蔣三畏女年十七適伍守規二年夫死無子玉貞誓欲死剔姑憂之使守規之弟姊將其子寘玉貞懷曰子之視伯父可乎遂拜曰幸甚

王氏宣化生員王照女適舉人鄧繼魁繼魁赴試病亡氏年二十有八無子聞訃痛絕遂與櫬歸葬潛經壙所親屬救甦平居足不踰戶外守志終身

嘉靖間旌其門

唐氏全州人蔣大韶妻大韶卒無子孝事舅姑誓不易志八十有五卒

劉氏臨桂人舉人魏希儒妻年十五于歸於魏魏士春官卒訃至痛哭幾絕誓以身殉家人屢論之弗能止哭七日絕飲食不進臨死謂父網曰以孝衣殮我則瞑目矣

秦氏臨桂人唐承宗妻年二十二承宗卒哀慟幾
絶指天自誓嫡居六十餘年始終如一
楊氏馴象衛處士楊芳女適衛人徐銓三載銓卒
生一子名漼甫五月氏年十九誓不再嫁甘貧食
茗撫孤成立年六十五卒子漼哀毀逾禮人謂母
節子孝云
黃氏馴象衛者士黃洪女適陞教授了堯臣甫七
月堯臣送父赴部卒於南安氏朝夕哀毀誓不再
嫁所親戚勸之氏曰死生易志豈人哉撫姪爲嗣
之利寄舫爲規畫內外凜然三十三年倭寇南畿
并浙江朝議徵廣西狼兵督府以檄至氏以太祿
幼不能任兵事論於督府願身往督府壯之題授

女官泰將總兵赴南畿明年四月至蘇州寇方據
州沙窪枯木爲巢勢甚熾聞利
金山衛總兵俞大猷遣氏同兵
斬獲後兵潛涇戰不利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
死於陣五月賊犯嘉興從泰將盧鏜攻之大敗賊
於石塘灣自後從征多著勞績嗣以疾告歸抵家
未幾卒年五十有九
陸氏馬平人殷傑妻傑死氏年二十二未有子鄉
人聞其賢有將委身者父母許之氏曰父母使爲
殷家婦有年矣何忍奪而之他惟有自盡而已父
母不敢強後以從子撤爲嗣壽八十餘

扈女容縣扈滻女也年十六受甘禮聘未嫁而禮亡父母又相繼死氏抗節守貞朝夕紡績不離臥房以女終奉諸旌其門曰冰霜婦節

豐氏武緣人年十三適諸生王旋旋早亡氏年二十二謝紓華養姑撫幼苦節自甘親爲勸勉之改適氏正詞拒之巡按侍朱炳如題准旌表子一元武科第一

楊氏鬱林人孝廉曾才魯之母年十六嫁居撫孤始終不渝按察使王凱疏表

文氏名淑環鬱林人鄉賢旭之女適生員廖錦年二十二無子錦應試卒於途氏矢志守節堂有鄉賢以歸會葬司李文鳳哀其志原物之始薦舉事

貴遠媒議婚者氏峻拒之泣而言曰安有忠烈之孫孝廉之女肯事二夫耶自是蓬頭赤足蔬食縞衣卒年八十嘉靖二年州守旌其閭曰清圭白璧

廖氏賓州人吳道應妻十六歲歸吳逾年生子能甫三月道應卒氏哀毀幾絕舅姑諭以存孤爲重始勉自抑矢志守節歷八十五歲奏表其門

陸氏桂平人受聘未笄而夫卒氏悲慟久之父母欲別議婚氏泣對曰古人解劍懸墓特以明此心死易心乎以終身誓竟不能奪年八十人號曰貞姑

朱茉莉貴縣故長史朱澄妾澄卒茉莉年僅二十

李氏宣化人南寧衛舍人椿之女舉人白采妻年二十二夫亡無子誓不他適操志自堅嘉靖二十六年巡按御史徐南金檄府優賚禮幣旌其門

王氏永淳人何欒妻年二十七欒殁無子氏誓守節家貧力食始終如一內外無間言事舅姑以孝聞年七十五終

莫氏猺縣人諸生林俊妻年二十六俊卒有議改適者氏毎閉戶求自盡姑爲備得不死議亦寢而勵志愈堅年八十餘嘉靖己亥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

吉氏馬平庠生劉生知妻劉死氏撫遺腹子勵志完節年九十三卒嘉靖中賜貞節上壽坊

文氏全州人伍彥銘妻年十九守節至七十八歲卒

張氏灌陽貢生張鑑女庠生唐應星妻也隆慶五年古田猺賊肆劫全湘氏年二十一歲爲賊所獲罵不屈賊怒揮刀腰斷之崇正六年巡按畢佐周疏聞詔旌其門曰烈節

許氏博白人程萬昌妻年二十一萬昌死遺腹一子家貧守節豪有力者欲奪志咸拒絕之年八十以完節終當事數旌獎有詔豎坊

甘氏橫州人歸永淳陸紹科紹科年十九中嘉靖壬午舉人後五年卒氏二十五歲矢志守節撫孤子傑入成均壽至八十隆慶六年知縣張治核實表揚

陳氏賓州人舒錦妻年二十二夫亡遺子泰方二歲家貧以女紅自活孀居二十餘載鄉人不識其面母強其改嫁氏堅拒之泰長力學以明經任長樂教諭迎母祿養年八十四卒萬曆元年旌表

李氏蒼寧人石崇安妻年十九歲夫亡氏自矢不再醮堅貞不渝年八十終

蔣氏全州人採花舒弘志妻光緒鄉遠嶺女夫亡守節奉旨旌表建坊門詞臣貞配

謝四姑全州謝椿女許配灌陽呂茂正年十七未嫁茂正殁謝聞一慟而絕救甦明日縞衣白父母請得詣其家持喪不許途遙爲位薰沐哭臨朝夕上食不數月竟以哀毀卒司李連繼芳旌其門曰全節

李氏宣化人蕭初妻相登萬曆己卯鄉薦任貴州司李卒於官訃氏誓不獨生引刀自刎以救免時年二十五孝聞建坊表其門曰冰霜表烈編居五十餘年壽七十有七御史呂圖南贈以匾曰完節天留

毛氏賀縣毛健女歸劉玉明年二十六夫亡誓不

再適撫二子天祚天祐及長補邑諸生相繼卒天祚妻羅年二十五天祐妻吳年二十六咸不嫁與姑相守終身無間言知縣曾一誠表其廬曰一門三節萬曆二十三年建坊旌表

唐氏全州人蔣季邈妻季選早卒氏孝事舅姑訓子獻奇成名仕新興州知州兩廣總督旌其門曰冰操菜薺年八十有八

伍氏全州人庠生蔣季印妻盧山知縣守恭母季印二十而卒氏青年守節教子成名濟孫儒發皆氏內教所貽壽八十有八

朱氏臨桂人何啟與胥妻年二十二夫死氏痛絕再

翁姑克盡孝道人無間言壽六十有三

方氏永福人舉人秦照妻年十六適秦生子嘉穀甫周歲而照卒氏哀毀欲自盡父鑓慰之曰汝秦門冢嫡親老子幼死不如生也氏勉從父命事翁姑以孝聞撫幼子成立孀居四十餘年內外無間言撫按上其事奉旨建貞節坊以旌之

彭氏平樂縣百戶徐時溥妻年二十四夫亡無子三年內日哭夜止及五旬餘每遇生死二日哭泣盡哀不稍間府江道翁汝進奏之朝旌表其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壽七十五而終

何氏興業人諫責妻年十八貢卒氏號泣幾絕及殯懇棺大慟以死殉衆救獲免誓不再適念夫無後論於舅姑立幼姪汝試爲夫後撫養教訓得領鄉薦第一萬曆二十二年詔旌表直指以文祭其墓

朱氏平樂人慶生莫妻年二十三寡居一子弘勛教育成人中萬曆戊午鄉榜年及六旬公卑奏開建貞節坊

蔣氏蒼城明經蔣敬軒女適庠生張懋生生二子夫死敬軒開以意試之氏泣曰女以二孤在襁褓能殉夫地下命之不淑乃奮不顧身於斯安有孕出哉義

將氏蒼城明經將敬軒女適庠生張懋生生二子夫死敬軒開以意試之氏泣曰女以二孤在襁褓能殉夫地下命之不淑乃奮不顧身於斯安有孕出哉義之門俾不能一姓終也屏膏沐數笑言辟繼撫孤數十年如一日壽七十六而終

舒氏桂林中衛舍人舒檜之女年十六歸于本所應襲千戶劉家寀氏方二十一歲一子周泰在襁褓氏慟哭幾絕或弔之曰夫人甚少胡自苦若是氏厲聲曰氏所以不即逝者以繼姑幼男在也生爲劉婦死爲劉鬼而已獨處一室惟勤紡績撫孤而教之雖諸婦女非大故不相見事繼姑以孝聞年六十有四志節皦如

劉氏名顯姑賀縣劉政女年及笄父兄爲擇壻無中選者顯姑曰吾命也願終身不嫁門壺嚴肅藥

然如烈丈夫壽七十有六人呼爲貞女

林氏懷集人梁起潛妻起潛卒氏年二十四父母以家窶勸其再醮氏紡績撫孤誓死不從次子儲英有聲賢序諸孫林立人欽其苦節之報壽八十有七

袁氏賀縣百戶鶚女年十七歸千戶房繼先生子毓嘉靖三十一年繼先死氏年二十六撫子成立志節不渝萬曆三十年題准立坊旌表

毛氏賀縣毛顯遠女年十七嫁於申載生子獻孫僅週歲而夫死氏年二十四自矢原他苦節以終萬曆三十一年撫按題額旌奬

陸氏賀縣陸儀女年十八歸生員江申越七年夫死無子氏誓不他適節凜冰霜院司表奬

李氏思恩千戶所總旗虞汴妻年十七歸汴家徒四壁晝夜紡績姑性嚴氏恒勸汴愉婉順親志汴殁年二十四欲以死殉姑勸之乃止婚居五十餘年巡按御史朱炳英表奬如旌表

李氏藤縣人胡英妻英死氏年二十五無子誓不再適事姑以孝稱姑殁殯葬如禮萬曆間督學黃佐旌其門

林氏容縣人覃泰妻年十八歸泰泰卒誓不再嫁家貧紡績自給前後直指使者四旌其門

吳氏鬱林人舉人陳所蘊妻年二十二所蘊會試道亡氏聞訃旬日不食欲以死殉姑諭止之事姑三年姑憐其少無子欲嫁之氏引刀自毀其貌姑死捐貲以葬屢膺旌表有諮建坊

潘氏峯縣潘龍駿女年十六適生員楊允齊甫七日而夫死氏矢志姑守閨範肅然萬曆四十五年三院旌之

陶氏鬱林人生員鄧日孚妻日孚鄉試還潯江舟覆死訃聞氏吞金絕粒半月不死遂盡焚服飾葬穿二穴志在相殉又爲姊婿所阻不果乃衰衾食蔬杜親戚寢處一室以終後建坊旌表

鄧氏懷集人徐葵妻葵死誓志守節年二十有四有子二和熊九訓之長應坤以萬曆選貢判嘉定州壽九十餘知縣謝若惠旌其門曰貞慈裕後

于氏懷集人張雲祥妻萬曆初間猺嚴秀珠反雲祥從堂兄百戶大經進剿陣亡氏年二十三舅姑垂老子中美僅三齡氏日紡績以養親夜則燃薪課子既而舅姑繼歿氏哀毀盡禮撫孤深嚴操益勵督孤子勤業有聲獎序孫應璧登己卯賢書氏猶及見之壽八十知縣旌其門曰貞操餘慶

何氏懷集人莫亭宗妻年十七適莫甫一載而亭宗歿有遺腹子炫霍氏上奉孀姑下撫弱子家貧

惟一婢種芋代餐姑齊至八十餘炫霍遊岸序氏
卒年七十有四知縣李盤旌其門曰節炳懷陽
潘氏容縣潘泓女封仁廉妻年二十五夫死守節
操擬冰霜萬曆三十年遇例勸舉三院交揚登節
婦錄
鄧氏宣化生員朱璵妻蔣氏宣化生員張巍妻李
氏宣化民劉瑋妻夫亡皆青年守節郡守方胥旌
表其門焉
錢氏橫州人歸永淳廩生張子麟爲繼室時年十
八踰二年子麟卒氏撫孤愈苦課以讀書年入泮
壽六十卒萬曆四十二年知縣童時明詳請其趨

建坊旌表并爲立傳
譚氏興業人何震妻年十九震卒欲以死殉不可
得矢志不再適孝事舅姑白首完節鄉評重之先
後直指兩旌其門鄔以金帛天啓二年奉詔建坊
旌表
潘氏隆安人黎善明妻年十六適善明止生一女
善明卒氏年二十八家貧茹苦日織以供衣食人
常諷以改行號泣拒之守節四十四年而終
黃氏隆安人李秀款妻生子二氏年二十有五秀
款病卒家徒壁立衣食常不周長子又卒撫育次
孤成立壽六十有九

李氏桂平人周節妻節死無子氏事公姑盡孝潔
操自勵鄰戎悶其色麗欲娶之毀容以拒年二
十守節至五十四而終事上撫軍嘉獎
鄒氏馬平人許聘莫姓未嫁夫卒親欲奪其志不
從遂服莫之聘云自縊
計氏馬平人適副使王化化先令平遠以家寄會
昌會田坑賊起化督兵剿賊大敗賊於黃沙賊懼
遣間至會昌詐稱化亡氏悶而信之即沐浴更衣
以六歲子納妾恢中途自刎賜有坊祠
計氏馬平人王化妻之女妹適戶部主事陳原道
夫歿觸柩求死途不食逾二日卒孫司徒上其事

賜坊祠旌奬
董氏馬平人俞璇妻年二十六守節撫育子暨孫壽
六十三卒有節操兩世共坊
蔣氏灌陽人年十九適庠生唐東昇生子照纔三
月東昇卒氏矢志守節毀粧服躬操井臼奉養舅
姑延師訓子課讀常達旦後照登賢書以名宦著
天啓五年伏闕陳情詔旌其門曰貞節
歐陽氏威州守歐陽經女適平樂郡庠生臭希夔
希夔死氏方二十一歲孝事繼姑郡孝廉慕其賢
以聘禮進氏怫然盡擲之堅志苦守繼姑終所餘
產屋盡爲族人侵占氏結茅以棲紡績自活茹茶

幾六十年乃終

蔣氏賀縣蔣悅女年十六歸于吳僎生子勉仁夫卒氏年二十一矢節撫子以完節終院司表獎

黃氏荔浦縣哨軍黃銳女適劉鷺劉早逝氏年二十五撫幼孤誓不改適有無賴子戲之氏厲聲曰汝能保而之不死乎汝死欲人之淫而妻乎撫膺大慟其人愧而逸去壽七十八乃終

覃氏博白人李日新妻日新歿氏年二十二矢志一女投昭平江中

周氏全州人儒士曹學禹妻年十八夫亡矢志守節壽八十五崇正七年奉旨旌其貞節

唐氏全州人舉人蔣振世妻已酉舉人鵬之母明季變亂爲郝賊所掠當渡河賊挾氏馬上同渡氏躍入河賊隨入氏顧賊所佩刀奪以自刎不受賊污死

彭氏臨桂人關輔宗妻夫亡氏二十歲家甚貧姑老子幼氏誓守節勤女工以贍養姑病割股療粥以進姑遂愈撫其子讀書成立崇正十二年題准建坊旌曰節孝無雙壽九十八無疾而終

湯氏馬平人庠生莫弛妻年十六適莫十八歲夫亡撫遺腹子睿以明經任推官壽八十有五崇正中建坊旌表

伍氏全州人蔣維藩妻夫卒氏青年守節且值寇

亂流離顛沛中皆拒偽守志撫孤成立年六十八

卒

周氏恭城周裔輔女適費循規夫死氏方二十哀慟欲以死相從姑強起飲食孝翁姑和尤課子苦節三十之孤何始強起飲食孝翁姑和尤課子苦節三十年終子而章領丙子鄉薦孫如天登

國朝順治庚子科鄉薦達天順治丙申恩貢

常氏恭城常有文女年十八適周與堅越六年夫卒生一女男姑憐其少強之改適氏不從堅志守節孝事男姑撫幼女四十年內外無間言

譚氏女名顯姑懷集人值山寇刦掠一家避難女與母及嫂三人同匿山洞賊搜獲之脅令從賊不從賊怒將殺之氏曰我本農家子不知書天性節烈有如此

梁氏懷集生員梁敏女婿李洪嗣事姑孝會賊破寨氏被擄寇之行氏曰我父祖詩書禮義之家豈從賊求生乎大罵不屈賊怒甚將殺之氏伸頭迎刃曰予得死所矣邑人咸稱其烈

梁氏陸川人生員麗維何妻黎林粲景朱女也年十九失偶誓志守節繼母張氏逼嫁不從服毒死有死節行狀

蕭氏北流人黃紹遜妻年二十三守寡撫訓孤子煥遊泮早逝煥婦黎氏與姑共矢柏舟

宋氏宜化人鄧邊素妻年二十七避亂羅陽土縣邊素先出城賊勢漸逼氏度夫必爲賊害及城破嚙舌而死後三日邊素歸痊之顏色如生

夏氏橫州夏日校女適指揮弟錢象龍生子有自甫三歲象龍卒氏撫孤子成立爲娶媳黃氏無何有自又卒遺一子姑媳居撫孤孫萬曆中承襲指揮崇正元年道府旌額曰姑媳雙貞

潘氏宜化蕭尚書雲舉女適隆安舉人馬之騏之騏亡氏年二十六無子自備衾棺絕食七日死於

夫柩旁鄉人聞之流涕詔賜旌曰貞篤

谷氏隆安人陳肇幹妻年二十六夫死守節壽至百歲無病而終

吳氏賓州人庠生謝應軫妻應軫亡無子氏堅志守節孝事舅姑崇正三年巡按蕭建坊旌其門

余氏馬平人徐保泰之母也年二十四夫死侍姑嘗從賊求生乎大罵不屈賊怒甚將殺之氏伸頭迎刃曰予得死所矣邑人咸稱其烈

曹氏守節六十三歲崇正中賜有雙節坊

廖氏馬平人庠生葛若愚妻崇正末土賊破城氏被掠投河死

王氏馬平人孫章林妻明末夫婦俱爲兵執夫被殺氏即抱子投河死

鄔氏馬平人龍偕熊妻明末避亂雷村瘧佃作叛
偕熊投潭死氏聞之亦投潭死
秦氏馬平生員秦聘瑜女年十五歲明末爲亂兵
擄及渡河罵賊投水死
藏氏馬平人庠生計子京妻丁亥避亂居五都鳳
山村子京被叛丁所殺氏亦持鐮刀自剄死
何氏灌陽人稟生蔣學典之妻生三子長維藻娶
唐氏季維薦娶廖氏值兵亂逃散氏偕季媳廖至
拱橋頭見兵追之急呼曰婦人義不辱殺則難免
廖曰死吾志也忸姑是從途相投水中其長媳唐
走長頭山兵將近以首觸樹不死兵執之詈罵不

屈兵怒斷其右臂而死明日得唐尸於樹下氏與
廖之存亡不知也後里中被擄者歸言其事維藻
痛極哭於橋二尸並出顏面如生時稱一門三烈
縣志唐氏世燾女謂與維藻俱被擄唐死僑下維
藻亦就溺者
鄧氏妹全州人兄廉維有二妹一適灌陽庠生唐
納俞一適庠生唐之葵明末被亂兵所擄閒之舍
中後驅衆婦行鄧氏二人誓不與偕相持慟哭罵
詈投崖下兵怒揮刀兩刃之
趙氏全州人幼字於蔣夫亡守志兩院旌其貞
彭氏臨桂人梁萬鍾妻年二十二萬鍾卒子宗賢
方三歲氏訓迪有道常泣謂曰梁氏四世單傳吾
不即死者以汝故也汝其勉之後宗晉領癸酉鄉
薦氏年七十有八
鄧氏宜山人頗能詩嫁爲同邑吳某妻吳以罪被
逮氏以衣寄之而脩以一絕云欲寄寒衣上帝私
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西風遶
去途又題盡菊云良工妙手係安排筆底移來忽
上裁葉綠花黃長白娟等閒不與蜂來苦志守
貞以殁
卜氏瓊海人張子翼爲陸川令會分校入

闈流寇犯城氏躬率壯兵分布守禦城陷城衆擁
入衙氏登樓罵賊援兵不至墜樓而死葬葬於萬
丈坡
國朝雍正三年知縣謝錫侯修其墓并作記以旌之
莫氏昭平莫若德長女歸府庠生廖梗梗卒兵年
二十三矢志勵節茹苦食貧撫孤成立至五十四
歲終
林氏隆安林正康女生員趙祖鉉妻年二十二夫
亡無子誓不再適縣尹屢給匾旌揚年七十有五
終
黃氏隆安鄉官黃守正孫女生員郭之棟妻年二
十四夫亡婚居無子抱幸舍苦志操不渝壽七十

有七

譚氏閻氏昭平人黃詮黃聰妻詮兄弟早喪二婦年皆少並誓守節親紝績以營喪葬事正靜持家閨箴完潔詮子長文亦亡撫孫克嗣明經黃鐘其曾孫也

鄧氏灌陽人庠生唐允隆妻年二十一允隆死子甫任方四十日氏哀慟幾不欲生既而曰妾不惜死其如呱呱何之鬼未可餒也爲營祭葬如禮兒漸長出就外傅夜歸必斐帝怵前躬織紝課家僮力耕弟子貝氏年七十有九兩阮疏廬趙旌獎

倶未適人五都寇作至劫二女鑿其姿欲污之二女怒罵曰賊奴暴虐鄉里乃犬豕不若也吾寧爲汝辱耶奮起爛石死賊退顏色如生世爵殺弟於古帶坪邑人爲立雙烈碑表之

鄧氏全州舉人鄧鼎女適灌陽廩生時正婚未十年煜卒遺二子長甫八歲兩弟皆稚禍塒流寇氛熾粵兵四出無寧日且歲數大歉氏指据家計保撫諸孤皆得成立

國朝康熙辛酉舉於鄉

十有五子心孺

趙氏臨桂人周之卿妻子命新甫五歲之卿病篤守子以繼祀未幾之卿卒氏年二十三慟絕復甦事舅姑撫孤子成遺嫡道克見其孫俏弟子員壽八十有一

蔡氏寨川人趙元傑妻元傑死氏年二十哀毀欲絕鄰媪慰之氏曰使有子可以無死今子然一身何爲也待營葬畢遂自縊里人憐之

張氏梧州所千戶王大坤妻年二十五夫死無子同官指揮百戶知其賢欲聘之強委禽焉氏矢志不從寡居四十八年淡泊自甘始終如一日壽七十三而卒

嚴氏岑溪人廩生梁觀政妻年二十八夫卒號慟殞絕救之得甦復引繩自縊姑慰之曰吾子已亡老身恃以生者若也若苟死老身不足惜二孤誰撫奈宗祀何慰之再三始勉從家甚貧日親井臼夜勤紡績教二子讀書有成時有太學生求爲繼

室使人餂之氏叱之曰爾以死殉我耶人見其志
確不可犯乃止苦節終身巡按涂宗濬旌異之
鄧氏岑溪人節婦嚴氏仲子梁葵妻也年二十四
夫卒誓不再醮苦節自甘鄉閭有年少失偶者求
爲匹斥不從年踰六十有司具狀匾其門曰雙節
吳氏貴縣人適湯時用入月夫喪守節事姑終其
身邑人撰文表墓
傅氏貴縣人未嫁夫喪矢志堅守居父母兄弟家
終其世有司聞之特加優獎

孫氏平樂人庶人販中牧娘破執欲汚之氏曰吾
夫爲地方正言諫汝反遣汝殺吾舉同夫死不受
汝辱也賊怒二氏死之
龍氏融縣人吳振元妻明末潛踪寺厄嚴土弁龍
韜標龔瑞擄氏至棠陰橋抱女投水死其夫聞之
不食而死妻死夫亡節義相匹聞者太息
王氏全州人壬午舉人鄧元禧妻明末爲亂兵所
困不受屈辱厲罵剪髮自縊而死
鄧氏懷集人生員梁昌御妻年二十四夫死守節
撫孤艱苦備嘗幸得成立年五十七而殁
水中二烈女興安人崇正末其地遭大水死者甚
衆有結筏自救者鄰里多附之忽聞波中呼救聲
漸近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浮倏沒引筏救之年
皆十六七問其姓氏不答二女見筏上男子有裸

察井濟嘉其操旌曰汎栢孤貞年七十終
張氏臨桂人俸秉澹妻舉人張五衡女性靜慧通
內則列女傳諸書年十三歸秉澹秉澹領庚午鄉
薦任江西臨江司李氏因已無所出先嘗勸納妾
至是秉澹娶李氏生一子名養聖尚在襁褓秉澹
卒氏躬自鞠育保愛甚謹時明末兵荒流至氏拮
据家計延師課子爲邑庠生娶姊陳氏生孫自申
甫二歲養聖復殂陳氏亦矢志不二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自申補弟子員氏語之曰汝祖
早逝汝父復夭吾辛苦半生今得汝成立可以對
汝祖父於地下矣年七十九無病而終

者歎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爲携手躍入波中死

趙氏崇善人百戶魏蘭妻蘭死氏年二十餘子龍甫數歲氏日勤紡績撫孤長成爲之婚娶襲父職

孀居四十餘年以完節終

蔣氏臨桂人朱紫震妻夫病危篤氏朝夕祈禱願以身代年二十九夫亡矢志守節事姑教子克全夫志壽八十九猶康健

國朝

貞烈婦

岡朝順治七年

王師下平樂婦手携二子倉皇出避雖爲亂兵所執婦紿曰二子累我不便行次第投二子於城下隨以身墮毋子斃於下處知縣黃大成表之曰貞烈婦以慰幽魂

陳氏平樂人廩生祝紹煥妻紹煥爵本浙江山陰從兄紹炳仕廣東僑平令後紹炳告老紹煥遂偕寓於平樂年三十八而殁子弘壇甫半歲氏撫育成立年二十四娶妻李氏次年弘壇復殁二日生子華李亦矢志撫孤紹炳知縣黃大成給匾曰雙節存孤置田給租贍之

陸氏九姑荔浦人幼許字劉門年及笄未嫁也一日刺繡後園忽有雙鴉環頂而鳴氏祝曰汝報喜而高飛若報凶再鳴一面鴉果三鳴聲日而劉之凶聞至氏自與黛劉經營喪事事盡禮雪不改適撫姪女采嘉爲女贅李壻以養老氏詩書通義禮貞白操持纖塵不染

黃氏荔浦武生黃甲鼎之妹適雷萬春萬春死子

幼氏年僅十九守志不二後病其子割股療治母
節子孝建近敬慕之
徐氏荔浦人文鳳奇妻早年喪夫僅生一子撫之
誓不再適廿餘守寡歷年五十有九事姑孝謹如
一日
莫氏荔浦巢生何龍光母年二十五夫死遺二子
二女悉幼稚守死人徐業佃子讀書操持刻苦子
龍光應歲爲有司旌之
陸氏昭平閉家婦

國朝康熙三年甲辰氏已百三十歲矣里人舉報獲
見省郡諸當事俱加優給米帛匾額曰清朝人
瑞一時省郡男婦競觀圍有以銀簪綿穀易其剪
釵練布珍藏以爲奇兆者越三年百三十三歲卒
鄭氏全州人唐武成妻武成死於飢氏年二十二
帶娠奔逃育子三艱辛撫養足不踰閾者歷三十
餘年州守表其門曰榮節裕榮
胡氏全州人庠生國瓚妻惠州司馬從道女孫
也明末兵變國瓚攜避山韭未一載病卒遺三女
及子一湛皆幼值大饑加之干戈擾攘氏偕子
女深入萬山中不舉火者七日卒獲保全後兵擄
其子去百計贖歸先人一豚鄉里服其能家貧
課子讀書弗少懈又拮据婚嫁欵款若出榮者四十
餘年一湛登
國朝康熙丁卯鄉舉孫亦補弟子員三女皆適郡名
士氏年八十猶嚴督家教人方之柳仲郢母云
梁氏鬱林州貴平鄉人幼聰慧知書年十八于歸
文秉世事舅姑克盡婦道
國朝順治十一年逆賊李定國剽掠州境氏與大偕
逃失散州南賊見氏姿色挾而逼之乘馬氏哭倒
於地賊聲焉賊賊欲挾氏上馬氏奮爪破賊面遂
遭殺越二日東世覓得氏屍兩目猶怒突不合
爲之收殮始瞑雍正九年邀

旨旌表
女氏名兆祥蘆陽庠生王卿女年十八未字順治
十一年李定國亂省城恣掠兆祥與其嫂陸氏庠生
文樞妻同避火星山箐中見掠山勢偪各手刃自
剄時稱雙烈
唐氏全州人蔣持世妻年二十七夫故遺孤鵬矢
志撫養後入泮甲寅之變鵬及長孫同日爲賊所
害氏復撫次孫成立卒年七十有三
唐氏全州人生員蔣瑞瑚妻瑞瑚死氏年十九遺
腹開照撫育成人壽亦故止遺幼孫三氏復訓以
義方不少懈年八十有七州守表其門曰操貞福
裕

何氏昭平孟坤女年甫十六順治十一年大兵進剿逆寇女避兵至思旺冲有犯之者追之幾及遂赴水死

經氏全州人蔣之颺妻之颺故氏年十九矢志守節訓子元超入贅庠州守表其門曰貞節

黎氏茗梧人廩生李良幹妻良幹病無藥氏割股療之而愈後數年良幹死氏年二十有七梧舟自矢撫孤長成壽八十有七巡按田昇龍表額曰婦道干城總制于時躍表額曰節義維風

李氏蒼梧人張經倫妻年二十經倫死遺子始週歲氏守節不渝紡績自給教子成人七十七歲而終

文氏鬱林人父孝廉文宗軾自幼訓以女史曉大義適關子衮年二十三歲子衮殁哀痛幾絕遺孤在襁褓氏守節不再適持家訓子以成姑志

辛勤訓子

國朝康熙甲子科子梁朝領鄉書氏年六十一康熙二十六年題准建坊旌奬

王氏三烈博白農家女也父母俱歿未嫁與甲夏依其親族避寇於宴石巖六月寇攻之急守窖者皆哭三烈度不能免出訣所親相繼投崖而死知縣程鑑立三烈祠於巖下爲之記氏一名亥娘一名竹姑一名西娘

鍾氏鬱林人年二十二歸孝廉牟春華之孫起隆伉儷僅數月而夫死遺腹生子窓夫撫孤誓守冰操無玷壽八十有一窓夫已五十八歲領歲薦白頭子母聚順一堂

胡氏荔浦人武生姚爵舜妻生員袁之母也年二十三歲舜亡袁之甫周歲氏矢志守節煢煢孑立十三齡舜亡袁依孤襁褓氏啜菽飲蘗饘餬課袁業儒遊泮

向氏荔浦人蔣燦璧母二十三歲守節燒蠟死其妻曹氏年二十六誓不再適持家訓子以成姑志人稱爲一門兩節

邱氏荔浦人武生藍惠元妻年二十五惠元卒撫孤守節事姑盡禮鄉人以孝節稱

徐氏荔浦人朱錦非妻年二十四錦非死守遺腹子玉潔冰清咸稱賢婦

羅氏荔浦監婦年二十二夫死誓不易志獞之俗少閨範尚聲歌人或以歌誘之必正色不爲動事姑盡孝撫子成立歷五十餘年能以女節著於獞俗尤不易得

朱氏臨桂人衆人將上達妻年及笄歸士達時舅姑已殁家計蕭然嘗脫簪珥佐薪火崇正庚午士達領鄉薦後卒三子俱在襁褓氏年二十四觸棺欲以死相從鄰婦勸之乃止矢志守節值兵燹歲

歙氏備歷艱險撫三子成立長璨食廩縣庠次璵
次璋皆有聞譽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氏年六十九猶強健士民公舉
題請表揚

朱氏臨桂人庠生蕭騰雲妻蕭卒氏年二十六三
子俱幼家計如洗姑亡舅垂髦人有勸氏改適者
氏嚼磁器吞之以示不二紡績食生訓子成立雖
經兵燹流離其節不改年五十餘卒

陽氏靈川人年二十適唐之泐子國慶纔五月之
炊或終日不食人曰何自苦乃爾氏曰苟延殘喘
何忍他日服年七十餘始終如一

覃氏慶遠人年二十歸鄧人高狮爲次室從人游
遠二孤長甫十二次六歲氏時年二十八甘貧守
節燃薪紡績伴子讀書每至夜分長子熊徵典子
副薦氏年六十三卒

李氏昭平人黃九英妻康熙十七年二月遭吳逆
兵變氏走避至淮滩石磧突有逆兵欲逼而污之
氏觸負幼女紿之曰願貴官女因解衣負乘間
躍投石磧身首碎裂而死

朱氏臨桂人庠生劉翊妻年二十四翊卒家貧子
幼矢志不二教子成立補弟子員康熙二十四年
氏壽七十士民公舉詳請建坊

謹夫病思食肉湯氏割股炙湯以進鄉鄰以其事
聞於官康熙七年巡撫金光祖旌之曰克敦婦道

陳氏與業人譚汝試鄉宦年氏年六十九猶強健士民公舉
孤母勿其他適氏泣曰姑十八守節子寧二十喪
志耶坐臥一室六十餘年聲不逢戶步不踰閾稱
姑嫂雙節焉

高氏宜山人庠生陳子陞妻性貞順閨範嫁肅女
紅尤工年二十無子嫡長以針線初口或佯曰一
炊或終日不食人曰何自苦乃爾氏曰苟延殘喘
何忍他日服年七十餘始終如一

覃氏慶遠人年二十歸鄧人高狮爲次室從人游
宦後僑萬峯溪嫡吳氏與夫相繼卒家人盡亡散
遠二孤長甫十二次六歲氏時年二十八甘貧守
節燃薪紡績伴子讀書每至夜分長子熊徵典子
副薦氏年六十三卒

李氏昭平人黃九英妻康熙十七年二月遭吳逆
兵變氏走避至淮滩石磧突有逆兵欲逼而污之
氏觸負幼女紿之曰願貴官女因解衣負乘間
躍投石磧身首碎裂而死

朱氏臨桂人庠生劉翊妻年二十四翊卒家貧子
幼矢志不二教子成立補弟子員康熙二十四年
氏壽七十士民公舉詳請建坊

王氏臨桂人扳貢朱旦如妻旦如卒氏年二十六
遺四子俱幼且家計貧乏氏勵志守節治家勤儉
教子甚嚴躬自紡績以資膏火後四子成立仲叔
補弟子員食餼兩庠伯季皆業儒康熙二十四年
詳請建坊

盛氏賀縣人康熙初適夫黃某染惡疾醫不能愈
姑與母勸之別居誠任他適皆不從服事終身誓
同生死

黎氏陽朔人庠生蘇淑順妻淑順故氏年二十二
念姑老缺侍奉以紡織養姑痛夫未有子乞撫姪
繼承嗣後人學生孫嫦年三十餘歲以完節終

奉舅姑盡孝長子雲鳳食餼邑庠次子雲鴻登武
科

畢氏陽朔人管子善妻年二十子善死公姑在堂
氏任養生送死之重撫育一子守志四十餘年

莫氏永安人龍騰雲妻年二十六夫亡子起淵方
九歲時值亂離攜孤避難山中寇平而歸廬舍灰
燼備嘗荼苦買書教子得列衣冠知州丁亮工旌
之曰百粵無雙

莫氏永安人監生姚承業妻有子而夫氏勤夫娶
妾陸氏逾年氏生元高陸生元凱俱幼夫亡氏年

二十九陸年二十五同室堅守耕織撫孤二子俱
列宮牆知州丁亮工匾曰雙節

甘氏蒼梧人生員蘇雅瀕妻二十五歲夫栢舟
自矢孝事舅姑撫教孤子艱苦備嘗者三十九年
康熙二十一年具題建坊

徐氏昭平人董承煜妻夫早喪遺子二長大聰四
齡次大聘二齡氏年二十一矢志苦守躬親耒耜
撫養二孤皆成立氏年逾七十

宋氏昭平宋襄明次女王大楷妻年二十五產一
子仕瑋并一女大楷卒氏撫天蔽嫠深子讀書爲
女擇壻姑柔數十年而卒

元炳諸生次元燮舉人康熙二十五年具題建坊
黃氏昭平人諸生王仕烓妻年二十仕烓卒遺孤
初長止週歲氏誓不再適撫孤成人娶媳產一女
孫而初長又卒氏死而復蘇者再家貧且值亂離
身經百難節操逾固以壽終

楊氏鬱林人適廩生秦昌祺舉一子年二十二昌
祺以秋闈卒於桂林訃聞氏水漿不入口戚屬咸
以姑與祖姑在勸之始復食明年姑亡毀瘠哀營
葬事祖姑年八十餘病牀褥氏侍湯藥死之日亦

如姑喪撫子璉成立年五十有八卒

謝氏全州人字昇鄉石岡蔣氏夫死守節翁姑疾病氏舁禱輒愈奉院旌表貞孝格天

蔣氏蓮姑全州蔣起虬次女父母早喪弟甫四歲氏以弱孤苦誓不字人撫弟成立擇配胡氏弟卒於甲寅無子氏復續繼以接宗嗣飲冰茹檗數十年以壽終

丁氏恢遠人曾應魁妻應魁死氏年十六堅志守貞撫其子維嵩遊泮爲明經孝事翁姑治家勤儉子孫蕃盛人以爲節義之報云

劉氏橫州人莫汝良長子之妻汝良病篤醫藥無效或言人肉可愈氏割左臂肉烹而薦之翁病遂愈時稱孝格天心

覃氏永淳人生員顏于彝妻年二十六夫故撫遺腹子色煒食廩餼奉公姑孝謹喪葬有禮壽六十嫗居三十餘年子卒晚節愈苦邑人哀之旌撫五十七年詳請建坊旌表

雷氏全州人蔣彥家妻明季兵亂舅姑挈家避山谷氏於奔竄流離中曲盡婦道後遭疫癘舅姑與夫相繼歿氏捐裝葬祭欲自殉因遺孤幼稚強留一息辛苦督課賴以有成

王氏全州監生王開運女幼字舉人鄧三英之子

植夢三英秉鐸潯州植夢省親中途溺水死氏年十九聞訃奔喪歸鄧守志孝事舅姑動合禮節撫猶子承祧後亦早歿復鞠幼孫以延宗祀康熙五十五年題請建坊旌表

龍氏北流人李朝瓚妻年二十四夫病且篤謂婦曰我旦暮死矣汝年少而貧不可以我累汝雖然如二老何氏泣曰君如不幸我分必死僅畢我志耳今聞命矣無以爲念於是矢志奉舅姑生事死葬無不盡禮撫育二子極愛且勞長文標康熙己酉發賢書次文煜亦食餼長子之妻汝良病篤醫藥無效或言人肉可愈氏割左臂肉烹而薦之翁病遂愈時稱孝格天心

蘇氏灌陽生員蘇以需之女史可傳妻也灌俗里戶輸運兵糧值可傳糧多折耗乃借營兵銀補之閱月計子母銀七十餘兩貧無以償時氏年二十八織紝度日每以逋負爲憂一日可傳外出突有營兵至誘氏曰爾夫負我銀會以爾抵算氏婉辭曰吾實不知願少待隨脫耳環沽酒款之有間投環自縊兵方縱飲不見氏出入其室氏已死矣兵衆舍卒去聞者傷之

謝氏全州人庠生鄧喬琦妻年二十九夫亡遺孤斯纘纔四歲勵志嫡守值兵燹時能保其令名訓子補郡學生年七十卒孫佳楠康熙乙丑進士

張氏湖廣邵陽人生員熊伯虎妻順治間隨夫僑
寓博白氏美而賢通詩書時陸川盜蘇大史聞而
豔之伺伯虎往北流使其黨殺於路欲奪氏爲妻
氏嚙指遞血將訴於官以孑身遠寄恐終爲盜所
挾乃付其二子於夫之友周令易途自經梁折復
甦二子牽衣哀號卒不顧易梁而殞其侍女亦赴
火死觀者數百人無不泣下

歐陽氏荼城人吳逆亂避跡山林夫陳詩與翁良
策叔吉相繼亡氏身自負姑倉皇竄迫中甘言不
缺亂定撫二川遺孤窓祖及幼叔皆背成立窓祖
早入泮書死有幼子三悉民所撫長窓烈補諸生

氏守節四十三載壽八十內外無間言康熙五十
九年具題旌表建坊

陶氏鄧林生員陶坤女適儒童楊作屏生子名凝
翁姑相繼亡作屏亦殁連遭三喪家貧甚依父母
以梧食苦撫孤嬰長亦感母恩勤學補弟子員康
熙五十九年詳請核題建坊

羅氏賀縣人陳聖敬妻年二十六夫亡家素貧奉
翁姑盡孝姑病告天乞以身代及殁喪葬有禮撫
子孔良成立孫祖軾舉康熙丁酉鄉薦餘俱有文
名守節四十五載殁康熙五十九年詳請旌表

朱氏臨桂人父寇洪許字舉人陳昇子坦德坦
德未婚遽殁氏決意往夫家守節衆不能阻越十
日托言盥浴閉戶自縊康熙六十年公舉請旌

潘氏天河人居右黎里新村年二十適夫某二十
五歲夫故生子數月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如一日

楊氏天河人庠生李良正妻生二子二十四歲夫
亡家甚貧紡績育子不容廢倦業嘗痛哭流涕望
子成才昏火之資悉出十指長子元煜得入泮
頹氏天河人年十七歸邑庠生舉衍易二十五歲
夫亡遺腹生一子守節自勵撫孤成立

潘氏天河人年十八適邑庠生舉聖勤歷十年聖
勤殁誥旨旌孤子繼孟入泮

二長三歲次甫數月翁姑相繼殁連喪二十八夫亡生子
必敬教子讀書督課甚嚴俱有文名雍正三年公
舉請旌四年奉

旨旌表建坊

張氏臨桂庠生張居增女適本縣庠生蕭良梓年
二十二夫亡子俱幼氏矢志守節以不及事翁姑
爲恨每逢祭祀必哀毀撫二子成立族黨儀爽周
恤恩後雍正三年公舉請旌建坊

盧氏永安人唐美烜妻于歸後事姑疽疾割股作
羹孝傳閭里洎隨夫避亂以乳養姑後姑亡時夫

遠山不知所之氏拮据殯殮撫養夫弟姪美燦元
儒爲婚娶一如已子雍正三年以孝婦請旌表
陳氏橫州人生員葉煜妻年十六于歸二十四夫
亡翁姑皆高年奉養維謹殁則變衣飾備棺殮訓
子讀書扶植幼叔俱成立雍正三年題請旌表
李氏陸川人守備李安國女自幼流離困苦年十
九適嘉魚令龐顯爲側室顯病時於天願身代及
歿後撫孤兒襲力學早食飯闔範嚴肅殁年五十
有三雍正三年具題四年奉
旨建坊旌奬

張氏北流人劉昌吉妻生二子昌吉季子傳忠
遺腹未生氏年二十五誓不再醮食貧訓子後傳
忠入泮氏年七十餘神明不衰紡績以供衣食
朱氏臨桂朱德風女許字阮家子未嫁而阮子溺
死凶聞至女慟哭數日不食經歲餘父母議改適
力拒之欲自經父母懼乃止一日阮母來女願同
歸阮母不許女不勝號泣自是快快絶笑語閱數
年其母卒殯葬畢遂投井死處士王佐爲撰貞烈
傳
鄧十妹臨桂鄧蒼長女年十六許配同舉陳勝仲
子未嫁而夫卒哀慟幾絶截髮誓不再適父母
嘉之俾行其志未幾父母兄弟相繼殁塋墜厥操

撫其兄弟之子女長養婚嫁俱有條理守貞幾五
十年乃卒
衛氏臨桂人王永聯妻年二十五永聯卒家酷貧
姑老子幼氏躬操稼穡孝養維謹殁則變衣飾備棺殮訓
劉氏臨桂人呂象高妻年二十二象高死無嗣氏
守志不再適撫其孤姪順壽如已子處貧困無怨
悔意
劉氏臨桂人朱嘉會妻年十九嘉會死氏守志事
舅姑孝姑病氏祈於神祈以身代鄉里稱之
呂氏全州呂閻吉女四歲同里羅氏撫之爲其子
帶弟妻未幾翁死姑嫁帶弟甫十四未成婚爲爲

遵所據氏轉徙無依氷操自勵後乃歸依其母紡
績自給終無二志年六十卒
李氏臨桂人廖文英妻年十九文英卒無嗣舅姑
憐其少勸改適氏斷髮明志曰夫死無後吾苟延
歲月者以二老在也忍言嫁乎家貧紉以爲食有
戚屬王應繼欽英篤孝偕舅姑到玉其家俾終養
舅姑殁氏哀痛盡禮居喪有禮年未四十卒
張氏臨桂人十九歸賀永貴孝事其姑夫殁氏年
二十五拮据殯殮氷霜自矢撫子女婚嫁守節三
十七載雍正四年奉
旨旌奬建坊

周氏臨桂人歐昇琦妻夫死遺子五歲毀容守節
姑媳勸改嫁氏以死自誓雍正三年公舉題請建
坊
趙氏臨桂人曹世貴妻年十九夫歿以養姑撫子
自勵姑亡送死事情文脏舉子維瀚弱冠膺選拔
氏年六十六歲猶躬親織紝雍正四年奉
旨旌奬建坊

曹氏全州人謝元桂妻夫死無後氏甫年守節撫
從子爲嗣
黃氏臨桂人盧楙妻懋瑛客死氏年二十竭心
力經營夫喪乃獲歸葬事訖姑嘗教子力學年

九十乃卒
陽氏臨桂人楊榮貴妻年二十五榮貴卒子茂芝
俱幼氏守節不嫁雍正二年鄰居失火左右皆灰
燼惟氏所居獨存人以爲貞節之報
曹氏臨桂人熊世仁妻年二十一世仁卒氏奉養
舅姑撫育幼子終身不二
龍氏臨桂人蔣允惇妻夫死氏年十九事太姑及
姑盡孝徹皆得歡心一子幼聲擇貧家女聘爲
婦蔣嗣因藐以不絕
熊氏臨桂舉人潘弘游女年十八適舉人黃之梅
康熙二十八年之梅齋

詔往思恩府卒於途氏年二十八以赤貧扶櫬營葬未
幾姑亡殯祭悉如禮三子繼書香長正煥康熙乙
酉舉人次正燦雍正丙午舉人三正焯康熙庚子
舉人雍正三年奉
旨旌表建坊

李氏臨桂進士李棠女生員呂一鶚妻年二十一
夫亡事姻姑孝侍疾無倦姑殁令其子一鶚家禮
弟死遺母方氏迎歸奉養二十四年人稱孝雍
正三年具題請旌建坊表揚

李氏福州人年十六歸楊錄越二年夫亡遺腹一
子茂浦兵病氏多方調治卒成立先是姑亡時遺
幼叔三人年皆數歲氏撫之如子以女工資其膏
火得列黌序雍正三年題請旌表建坊
楊氏橫州人夫鍾士壻死氏年二十九方白縊姑
救之奉養翁姑存歿悉盡禮恒自食粗糲荒年誠
發以活親鄰長子家駒癸酉舉人次子貢生雍正
三年題請旌表建坊
江氏全州生員鄧成綺母年二十五夫死守節無
玷始終如一
蔣氏全州人譚上廉妻二十九歲夫亡守志不嫁
劉氏全州人鄧愈堯妻年二十六夫死無子撫姪
繼嗣清操不易

張氏臨桂人武舉朱昌祚妻年二十八夫死子幼守志撫孤

劉氏全州人謝用卿妻夫早卒子幼守節不嫁

陳氏北流人蒙用麟妻年二十五夫卒子王琯甫三歲氏守志不二事姑盡孝

石氏靈川人鎮邑民湯成用年二十八夫亡家貧撫其子讀書有端人風次孫應求中真子科舉人

氏年九十雍正三年公舉建坊

仇氏北流人年十六適廩生羅文滔越七年夫亡婚居紡績孝養其姑喪葬如禮閭鄰鄉黨之為人所難撫五歲子王錦中武科守節三十五年

題請旌表

盧氏北流人年十八適何士逢佐儷五年上逢疫生子數月翁姑相繼亡拮据殯葬守志四十餘年子文中廩生甲午中武科雍正三年公舉建坊

鄒氏北流生員鄒謨女年十七適生員李天偃二十五歲夫亡孝事婦姑疫則哀慟中禮自奉祖嬪親黨有饑寒者必周恤之守節三十七年撫二子

題請旌表

周氏富川人馬平教諭何鈴妻未嫁時吳逆作亂父耄母病族人皆逃難氏侍父母守死勿去逆黨感其孝相戒勿驚干歸後翁姑已逝過忌辰輒焚香悲泣撫妾子若己出．室雍和鄰婦化之年七十有六益強健雍正三年詳請給匾旌奘

張氏愷遠人吳起龍妻夏遭流寇維謹家徒貧當忍餓姑老且病不離牀褥氏服事維謹以供養鄰人失火延及氏室氏棄其幼子衝煙負

科雍正三年題請建坊旌表

陳氏陸川人年十八歸廩生呂釋如二十六歲夫歿以節自勵敬祭祀慎出入遇無衣食者必恤之守節五十九年壽八十有八長子若稷領鄉薦雍正三年題請旌表建坊

李氏陸川人鄧節婦陳氏次媳也年十七適監生呂若契二十五若契歿事姑盡孝教子正濟勤學列宮牆氏疾篤時以姑老歸其子及歿已四日而目猶有淚流姑扶杖出面拭之淚乃止雍正三年與姑同請旌表

陳氏北流人年十七適生員謝朝鳳二十一歲夫亡事姑克盡孝道撫三歲子廷獻列宮牆以紡績所入周人之急年七十一猶操作不倦雍正三年題請旌表

周氏富川人馬平教諭何鈴妻未嫁時吳逆作亂父耄母病族人皆逃難氏侍父母守死勿去逆黨感其孝相戒勿驚干歸後翁姑已逝過忌辰輒焚香悲泣撫妾子若己出．室雍和鄰婦化之年七十有六益強健雍正三年詳請給匾旌奘

張氏愷遠人吳起龍妻夏遭流寇維謹家徒貧當忍餓姑老且病不離牀褥氏服事維謹以供養鄰人失火延及氏室氏棄其幼子衝煙負

姑出須臾子亦至共慶更生姑年九十有八氏亦近七十及姑死貧無以葬氏哭之哀鄰鄰賻之乃克葬雍正三年合邑士民以孝請旌建坊

韋氏天河人一品兄兩女兄弟氏居次長幼俱適人父母與兄食菌中毒同日死氏幼許字顏姓以死自誓侍終身供祀父母顏姓亦不強撫一子繼韋

氏後始終如一

朱氏臨桂人廖挺傑妻年十六于歸越十三年夫逝孝事舅姑撫教孤兒婿娉五十一載食貧作苦鄉評重之

楊氏臨桂人年十七嫁宋文彩越十年夫歿氏屢

欲身殉以姑在乃止紡紝自給守節五十年撫諸子成立次子昌祚領康熙壬午鄉舉季子亨祚已庠生雍正五年奉

旨旌表建坊

謝氏桂平人生員黃毓英妻十九于歸甫二載夫亡無子敬事翁姑清操自勵以孝敬聞年七十七而終公請旌表

鄧氏灌陽人生員唇之靖妻二十四歲夫亡氏號泣不欲生時有遺腹踰二十日乃生四歲而殀氏痛夫絕嗣以夫姪咸仁育之甘貧姑苦課之成立

康熙甲午咸仁領鄉薦氏年六十二而卒呈請旌

表祀桂林節婦祠

鄧氏全州人灌陽蔣經任妻年二十八經任死家貧姑老遺子甫四歲氏躬操井臼紡績以供養姑及喪葬盡禮課子成立孫廷樞廷機皆入泮育孫

林立氏年九十有七而終公請旌表祀桂林節婦祠

鄧氏全州人唐之澄妻歸三載而之澄卒逾月遺腹生一女氏即以守自誓姑憐其年少不許更四歲其志愈堅乃取姪爲嗣茹素操女工數十年如一日

陸氏灌陽人何慈妻二十一歲適慈未九月慈以

疾殞氏矢志靡他孝事翁姑婦道闔箴終身無玷年五十六而卒

鄧氏全州人灌陽生員文應昌妻年十九歸應昌四載應昌故無出撫姪弘謙爲嗣紡績養舅姑至老不怠

唐氏臨桂人王尊德妾也尊德之妻悍而妒不能同居處乃挈舍於平樂之昭潭驛時尊德年八十矣病已劇鄰舍火氏負之再終不能動火且至尊德曰吾老矣死不足惜汝急避之氏曰君死妾豈敢獨存遂以身翼蔽之立焚死尊德復呻吟一晝夜乃死惟云我負此人道路聞之莫不悲涕

曹氏全州岸生曹國瓚之女丁卯舉人一湜之姊
也性至孝幼失恃事繼母如所生父病思食肉值
兵荒不能致氏焚香告天割股以進父病頓愈年
及笄歸金谿令謝希濂格遵婦道知書適禮緯有
大家風子元棟孫之光之杲相繼登賢書

龐氏博白人陳仁道妻康熙十九年夫逝餘氣稍
憐之令他適氏堅志不從朝夕哭泣哀毀而歿

陳氏陸川人盧起宜妻年二十起宜死生二子長
一歲次方娠矢志守節家貧甚日耕夜績事翁姑
以孝聞嫡裔三十餘年人無間言

梁氏陸川人生員龐順妻二十四夫死止一女五
歲無依合於父家守節三十八年壽六十有二

經力救乃活自是毀容縞素孝事姑姑歿值歲饑
盡鬻奩具營葬事撫一歲孤子騶并夫幼弟頤頤
俱成立頤與子騶皆入泮雍正三年題請表揚

歐氏陸川人溫統英妻年二十七夫喪撫孤子嫡
居五十餘年歷盡艱苦

阮氏臨桂人朱灼妻未嫁而灼亡氏聞訃哀服奔
喪矢志不二事舅姑極孝年未四十卒

趙氏全州人舉人劉士彝妻青年夫喪子懿第甫
五歲氏撫孤成立苦節四十餘年而歿

將氏全州人鄧生松妻年二十八夫死無子撫姪

欽珮爲子娶媳伍氏歲巳未僞進攝亂欽珮爲亂
兵所擄遁孫三歲恩勤課讀登康熙巳卯鄉書氏
壽八十有一
伍氏全州人卽蔣氏媳鄧欽珮妻也生子三歲欽
珮爲亂兵擄去氏上奉婦姑下撫弱息清操苦節
年七十而殁
余氏永寧人貢生文嘉諏母年二十四夫亡嘉諏
甫五月氏矢志守節服闋後有勸以他適者正言
叱之奉姑克盡孝道紡績課子得見成立年七十
有六
王氏全州人鄧章妻也生子二十五夫亡相

舟善守娶媳劉氏五載而愈凱又亡遺腹一孫氏
與劉孤苦相倚冰雪同操鄉黨起敬氏年五十七
而卒
程氏全州人諸生易彪妻彪事親孝及彪殁氏承
夫志委曲侍養撫幼孤周輔長登賢書娶媳廖氏
未幾周輔又卒嫠姑寡媳冰操棄然
鄧氏全州人孝廉謝鼎貞妻年二十四夫卒生二
子長三歲幼僅半歲且值兵荒艱苦備至撫孤成
立俱列庠序孫領己卯鄉薦守節五十年
蔣氏全州人生員陳大忠妻夫死撫育三子暨幼
姪教訓嚴肅長子應龍季子紹堯同登己卯賢書

諸孫林立壽至九十餘
曹氏全州人唐鎮雖妻于歸五載而夫亡無子撫
姪爲子方一歲恩勤顧復督課完婚以承夫祀苦
守四十年而殁
胡氏全州人謝鳴玉妻二十九歲夫亡生於農家
而曉大義撫三子食苦守節年七十三而殁
胡氏全州人唐希章妻夫殁年二十九撫三幼子
家極貧窘採薇蕨以充食冰操不改躬自紡績課
子力農
吳氏北流人陳所進妻年二十四而寡撫孤守節
艱苦幾五十年年七十有一

蔣氏全州人唐鎮織妻子任藩甫三歲康熙巳未
逆寇方亂氏夫婦避兵山中爲賊所執過夫殺嚴
氏度不能脫乘間謂夫曰妾義不受污願與君續
來世緣耳言訖卽奮身投巖下賊執其夫至黃沙
河鎮織亦投水死賊去久氏復甦坐巖下三日夜
其弟過聞泣聲似救之歸氏痛夫之亡又念姑老
子幼艱苦自守供養其姑訓子成學仕藩舉康熙
戊子鄉試氏年七十五卒
唐氏全州人蔣振魁妻年二十九夫死無後守節
不嫁撫從子繼嗣年四十五卒
劉氏臨桂人舉人黃裳度妻年二十二裳度卒氏

守志奉養舅姑盡孝敬撫諸姪皆有恩義弟如晏任職寧令或勸之同往氏曰吾豈貪人生活者哉終其身艱苦備嘗暑無怨悔

萬氏臨桂人儒生張盛鏐妻年二十六盛鏐卒遺腹生子寬漆氏守志撫育貧窶終身不易其志雍正九年邃

旨旌表建坊

周氏臨桂人吳國酩妻年二十二國酩卒子世賢方二歲氏守志不二年五十五卒

將氏全州人謝上標妻上標卒二子幼氏年二十五奉事舅姑撫孤子若翰三十年五十五歲卒

督氏全州人鄧汝揚妻年二十九夫死無後氏奉養舅姑盡孝撫從子繼嗣年七十九卒

陳氏全州人伍士楷妻年二十七士楷卒氏守志教子啓能成學應雍正二年歲貢

蔣氏全州人唐在治妻年二十六子僅三月而在治疫氏矢志撫孤年七十有七

王氏全州人丁啓宗妻夫亡時氏年二十七守節不二

諸氏平樂人陳廷禮妻年二十八廷禮卒氏守節撫長子齊孟聘林氏未婚而齊孟卒林年二十聞訃哀絰奔喪與其母訣誓不復還既葬其母及姑再四勸慰終以死自誓屏絕鉛華布衣蔬食養姑極盡孝敬一日迎其母至家欲使

一日

張氏全州人監生方晛甫妻年二十四夫死子幼守志不二事姑盡孝教子成學卒年五十有一

陳氏臨桂人丁文煥妻年二十七夫死無子誓不再適撫其甥正美爲後年八十二無病而卒孫膺策金廉府庠

王氏臨桂人儒士盛如陵妻夫亡時氏年二十七守節一女方幼姑鄧氏年踰六旬氏矢志守節供養老姑歷十五年孝敬如一日年六十八卒

林槐妹永福生員林光岫聘女性和順勤謹年十八未字與光岫從子婿梁氏同往大冲洲拾菜梁

去稍遠光嗥僕進福適至欲犯之不從裂其衣槐妹怒罵進福擊以拽撻罵益厲進福恚又懼訴其主也取腰鐮砍死梁聞聲趨至進福併殺梁其家以二人日暮不歸求之見二屍而梁破劍未死負歸復活述其事進福逸竄埔得送縣署縣事某倅揮關寢具獄進福杖殺之封樹槐妹墓題其碣其烈女休槐妹之墓罷市入簡孝祠

梁氏臨杜人劉肇嘩妻年二十六夫卒長子阜棫甫三歲幼阜亦病十三年氏侍奉湯藥寒暑疲養綴始陳氏始臥病十二年氏侍奉湯藥寒暑疲育之長爲婚娶不啻所生子阜棫食餼柳州府庠

唐氏全州人王作楫妻年二十三夫死子生僅六月守志撫孤終身不二

謝氏全州人胥培麾妻年二十七夫故子幼守志不易撫孤子繼嗣

蔣氏全州人唐啓甲妻年二十四啓甲死無嗣氏守志不二立從子爲後

曹氏全州人鄧章纘繼室年二十九章纘卒氏守節不易教其子成學

雷氏臨桂人湯成章妻生二女無子成章卒氏年二十一舅姑以其年少欲改嫁之氏不從曰吾猶有二女視無出者不亦愈乎紡績織紝供養舅姑舅姑歿奉其姑歷三十餘年孝養不衰

趙氏全州趙有美女年十九適同里庠內支朱期月而內支卒氏守志不再適奉養舅姑盡孝撫從子爲後

經氏全州人鼎之瑜妻年二十七夫亡矢志守節不二紡績紝供孝事翁姑勤儉自持義方課子傑一份貢中武舉一傳食餼府庠

唐氏全州人蔣則坤妻年二十四則坤卒子尚虬幼氏守志不二孝養舅姑敬子成學尚虬以歲貢任武宣學博

蔣氏全州人庠生曹增粲妻年二十七夫故子幼氏守節不二教三子俱成名

劉氏臨桂人曹塤妻年二十八夫死無嗣氏守志不二撫從子綸爲夫後事姑盡孝教子成學食餼縣庠

謝氏全州人庠生曹樹屏妻年二十八樹屏卒生子甫兩月守志不二事舅姑盡孝

滕氏全州人唐番禺王妻于歸半月而夫卒氏年二十守志不二撫姪爲後

高氏粲娘岑溪副榜高熊徵女適同里李蕃春年二十一蕃春卒無子生一女氏守志不二惡衣粗食至老無怨悔

范氏柳州人龍應貴妻年二十八夫卒守志不二

鄧氏崇善人知州祥龍姊適邑民程澤澤死氏年二十有五子方邦甫三歲氏苦守清操四十餘年

教子成立督學旌表

吕氏象州者氏吕鉞女適州民唐遊卒氏年二十有三子世賢尚在襁褓亦卒氏哀慟不止因以喪明嫗居數十年寡言笑甘貧苦守族黨成重之知州表其門曰貞節

何氏崇善人廂民鄧楠妻楠死氏年二十有八無子爲夫立後嫡居四十餘年人無間言

劉氏崇善庠生劉焜女郡廩生鄧汝明妻年二十八夫亡一子懋林幾數歲氏以紡績營活子長百計完娶值兵變懋林爲賊所擄氏哭幾絕康熙壬戌歲大荒餓莩遍野當事發米作粥以給饑民時氏年七十一杓頭五日鄰人邀氏歡粥氏三出門而三退曰吾生平未嘗外出今若此何面目見吾夫吾死於地下耶因投於河漁人救之乃潛身水邊俟漁人去復投河死聞者泣

程氏馬平人提標右營隊長程起蛟女嫻禮敎年二十適生員青承恩十年承恩而寡提携兩孤復相繼天殺筑室子立矢志栢舟奉事舅姑以婦代子已而遭舅經營殯葬皆合禮制老姑盲支離牀褥氏以紡紝供甘旨者二十餘年

節孝兼盡

歐氏思恩人莊廼夏二十一歲夫死三年服闋舅姑私議欲令改適氏誓閨之介哭於夫柩食飲不入者三晝夜姑赴墓慰解哀不奪其志泣携之歸已而姑病貧不能治氏商於紳解於紳解所帶命圄爲藥

餌資士俗男女生週歲皆帶銀圈於項至老不解

解報有殃名曰命圄鄉右諷止之氏曰姑死而我獨生生何爲姑竟以此獲愈氏亦無恙自夫死後足不踰閫親族化之婦女無復有至墟市者

陸氏武緣人韋俊廉妻子鍾七年俊廉死氏年二十四姑已七十哀痛幾絕氏跪曰婦所以不死者冀遺腹得子延韋姓宗祀姑或過哀傷體婦亦難存矣姑哀乃節逾四月果生子順治十四年土寇張常作亂橫擾鄉邑氏先載姑潛匿已復出携幼子爲賊所遇氏擲身廁中乃得免遭亂後家無宿糧以紡績供姑且分其餘給蘇氏蘇氏者俊

廉之從兄嫂也嫠居數十年貧不能自存氏常周之以堅其志尤爲人所難苦節六十五年壽至八十有九

劉氏永福人年十九適林之楫越七年之楫死上事老姑下撫弱子不敢以身殉有臣賊劉冲睿欲奪嫂之氏閉戶特刀引絕閉戶欲自絕家人趣救之潛寄男氏乃得免抚子早喪而一孫復盲三世一身共節尤苦

張氏桂林進士張汝賢女全州監生鄧方單妻也結髮五年夫死翁姑交氏告劬之遂啣哀守志冬溫夏凊盡孝於姑嘉狄九熊善教其子邑人爲之語曰事姑如張孝子不亡張能教子嚴父不死初方華殺長子楠學甫五歲次子楠發甫三歲後皆孱孱庠序間

胡氏藤縣人儒士蘇嗣隆妻夫亡氏年二十四律身嚴潔內外肅然親織紝以養舅姑典裙數而延師傅事親教子有禮有法撫妊孤如己出雁行庠序間鄉黨嘆羨氏苦節三十五年

莫氏思恩人陳雄妻年二十一夫死矢志靡他舅姑慮其不終謂之曰吾家故甚貧汝欲守志如衣食何氏泣曰婦死且不顧遑恤饑寒飲冰茹檗固所甘也每俟夫靈側且食且泣以養方姑其

子邑庠生天賜綽有文名年八十四殁

蘇氏妹赤岑溪人年二十適庠生羅二酉二酉故寒士勵志於學氏以紡紝佐膏火越四年二酉卒無子氏茹荼集蓼孝事舅姑生死無間家貧衣食於十指自夫歿後雖粢糞蔬食每旦必携至墓祭而哭哭而歸鄉人感之咸敦伉儷晚年依其姪孫甘澍殁時六十有八

李氏宜化人黃甫月之媳秉性踈重言動不苟雍正二年春歸自母家途遇颶甚李正覩見其獨行欲過而污之氏叱拒頑懦漸近且劈之以梃氏怒罵益甚途以梃擊墮水死隔嶺樵者睨見述於所親出而瘞之白於官官宵其冤

鍾氏原籍廣東適江西人何士兆流寓馬平而氏之父母亦遷於馬平遂爲馬平人士兆死氏年二十九依於父母父母將改嫁之氏以死誓不得奪紝織補綴自爲衣食已而父母相繼死氏竭蹶殯葬敬子極嚴子有貴已成人稍越禮輒懲其父像奉有貴跪於下泣訴之曰我所以不從而父於地下者以汝故也今汝不省我罔不如死死亦無以見而父有貴號慟自責悔乃止苦節四十餘年以壘遭大喪哭泣過哀雙目皆瞽

莫氏馬平人虞弘溫妻年十七結褵二十六歲而

寡家素貧又遭水患蕩析殆盡氏一身支持喪祭
冠婚無缺長子熹弱冠入泮次子燧學亦有成皆
母教也
胡氏全州人年二十嫁蔣天錫卽貞女蓮姑弟也
于歸甫三年夫殁氏與蓮姑冰玉相倚門內事悉
請於蓮姑而後行勞苦力作則必躬必親歷五
十餘年未嘗一日暇逸撫其子若孫恩勤倍至咸
有文學孫人杰已登賢書氏每謂之曰汝家無蓮
姑漂搖風雨毁敗久矣今稍能成立寧我之力歟
其善襄又如此
顧氏富川人崔克猷妻年卜五而嫁十七而寡夫
亡有遺腹及彌月乃得女哀毁不欲生舅姑慰解
之而又憐其少也苦諭其改適氏以死誓越一年
舅亦死姑更慮其無所依復申前諭氏泣謝曰曩
與翁言若何寧死而背之婦與姑同存亡耳因撫
姪爲嗣以養以教如其所生四十年備嘗艱苦會
無怨咨
梁氏鬱林人陳世瓚妻二十三夫死投環自絶家
人急解之哀呼不應抱兩兒繞哭之亦不應迨老
姑號慟而至乃甦於是寂處一室蓬首垢面惟周
旋老姑之側竭盡孝養課其二子聖濟聖廉相繼
入泮

泰氏臨桂人王家彥妻年二十八夫死家徒壁立
上奉七十老姑下育數月孤子孝慈兼盡有寡姒
貧不能存舍四歲孤女而去氏收養之不殊己出
長而擇配俾得所歸氏秉性剛方不妄言笑所居
僅一壓聊蔽風雨懼夜露之浦臥榻常懸一利刃
三十年未嘗解去
梁氏富川人年十四適蘇挺健三年而夫死姑力
勸之曰以婦代子以扶家計汝其孰審之氏乃斷其髮曰婦年方少倘有不諒之言視此髮
矣乃堅守冰霜養姑訓子四十年勿怠子學禮遊
庠有端方之譽
龔氏臨桂人衛枝蘭妻專妻專殁父母皆老病弟妹
俱幼冲氏上事舅姑中撫孤叔下育子女備極勞
瘁康熙辛卯子鳴任發賢書時化時儀與其叔夷
叔度叔先後入泮皆氏善教之力也守節四十年
恒濟貧乏鄉里尤德之
廖氏臨桂人衛枝蘭死截髮以誓淡泊自
甘禮法自守見宗黨戚屬不妄言笑三十年如一
日
王氏臨桂人生員張寬澄妻寬澄義姑之後也年
二十五死棺衾之費皆出稱貸族人有以氏年少
無嗣且貧疑其不能守者氏曰婦苟有他志不且

槐義姑乎撫姪存祀禮也苦節三十七年十指所
入半以奉舅姑半以償稱貸曰吾不忍吾夫以身後累人也
親之寘水於地下而猶不欲吾夫以身後累人也
吳氏賓州人陳所夠妻年十八而寡以遺腹未生
千鈞一綫且舅姑在不敢死踰六月生子紹元恩
勤顧復以養以教未弱冠即入思恩學爲後起之
秀舅姑皆享長年供養無缺三十年來孝慈兼盡
李氏臨桂人陳維燮年二十五夫死號慟幾絕
已而曰老姑將誰委且腹遺一脉我劬陳氏之鬼
倭矣乃強進飢粥勤女紅以供晨昏及彌月果生
子鼒爲燮之而訓誨極擬名鼒二十餘年冰檗凜

熊過者起敬
徐氏臨桂人儒士朱亨歎妻幼通詩書嫻習禮法
桂郡咸奉爲女宗年三十夫死氏荼蓼自甘親課
二子若奐若顒及長次第授室復相繼殞殁氏撫
其兩孤暨孤孫辛勤倍至孫復成立年八十五神
明不衰
陶氏臨桂人朱若奐妻即徐氏之家姑也年二十
九喪夫守志不二上事嬌姑盡孺道次事舅氏生
孤子霆而以寡婦開氏撫育備極艱辛霆年二十一見附
之古所謂兒無常母於今見之者節二十六年卒
一日

關氏臨桂人即徐氏次子朱若顒妻也年二十三
夫亡不忍以老姑獨委於寡姒乃共守節凡問安
視膳以及澣濯操作之事必與陶氏爭先之彼此
相依三十餘年無間撫愛孤姪更逾於其母一門
之內婦姑三節而孝慈和睦尤爲巾幗所難
玲氏臨桂人秦振宗妻振宗死苦節自守遺孤國
鼎僅四歲教養成人門庭肅然惟閫機紡績鄰婦
有入其室者相對晏坐不敢交有言說或有反辱
相則者輒戒口愼勿令泰家婦知之
韋氏思恩人曾省三妻年二十三夫死家惟一屋
省恢於在室不令舉日我所以不死者爲腹中有
一綫耳倘生非男子期少待我閱數月竟得子曰
今而後吾責重矣初省三與弟分爨迨其死弟憐
嫂寡將獨膳其母氏蔬然曰聞古人有乳姑者我
獨非人乎仍分任之竭力供甘旨焉
韋氏平樂吳家婿也夫習儒勤學佐以女紅夫亡
以攻苦死氏茹荼鞠蓼竭蹶甘旨姑不以喪子悲
失養課五齡之孤夜分誦讀不輟克遵母訓
謝氏北流人梁照妻本農家女能知厲志二
十三喪夫守節尊嫜背年七十餘供養無所生
唯二女以女訓訓之紡績自食者四十七年年七
十無疾端坐而逝

甘氏平樂庠生蕭式穀之母聯珪之妻也善事其
夫時有孟光之目年二十四夫死奉姑教子曲盡
孝慈動靜語默皆合禮法垂四十年如一日
唐氏富川人熊夢弼妻年二十七夫喪家極貧窶
奩具以殮葬畢投環自縊母奔救之得不死告
姑三十餘年孤子琦受母教有文名
陶氏永寧人蔣國成妻嫁十年舅姑與夫相繼殁
殯葬之後室如懸磬女紅不足兼以灌園自給孀
居三十餘年撫育三幼孤皆成立克興其家
張氏武宣人庠生黎伯燿妻沉綿伏枕三年而伯燿
亡姑僻其年少無子苦勸之嫁氏以死誓食貧攻
劉氏馬平人提標中營把總楊剛母本江西吉安
人隨父母來粵贅壻名標亦南昌人充伍於提標
康熙四十一年名標隨征入排師還死於路携櫬
歸氏號慟幾絕時年二十八冰雪自矢翁姑早歿
而父母衰老無所依以佐殺水子賢剛皆有
才且有孝友之稱皆母教也
尋氏全州人提標營兵鄭雲母年十八歸鄭學翁
姑以孝聞未幾夫病經年臥牀褥氏以針黹供藥
餌卒不起四壁蕭然附身無辦乃抱尸而哭聲淚
并絕聞者憐之助其棺殮鄭故寒族無葬功之親

三年後有勉之改適者氏苦守霜節歷久彌堅雖
詩禮家無愧焉
全氏明經歷全皇謨女性柔順知書適庠生梁夢
鰲生三子年二十六夫亡艱苦守節教子讀書維
際凶荒寇亂督課不輟子汝建食饉領歲爲汝選
作判秦州氏年八十有六
王氏臨桂人指揮王可大女農民廖應正妻年十
九歸應正事姑以孝相夫以敬二十九歲夫亡姑
在堂子女俱幼氏即出資佽助之得以成立克興其家
徐年氷玉堅操爲鄉里婦儀最雍正四年題請建
坊子劍奴媳陽氏十七歲歸於慶年二十六鉅亡
黃氏臨桂貢生黃凝道女許配靈川廩生李兆榮
年十九兆榮卒氏即絕食願以身殉父母苦勸之
語父母口兒終無所賴父母只當兒病死可耳還
延數月換素服閉戶自經鄰人悲感憐泣時雍正
八年三月二日也鄉紳爲黃咸昌等合詞請表
李氏臨桂人熊文宣妻持身端嚴言笑不苟年十
六歸文宣事姑極盡孝道二十六歲夫亡子襁褓
姑憐其寡且愛其貧家道赤貧以紡績爭甘旨姑
年八十餘卒氏營葬盡禮盡哀教子讀書辛勤拮
据守節二十六年常如一日雍正九年遵

旨建坊表節

朱氏臨桂指揮朱中和女生員鄧一洪妻年十七歸一洪孝事翁姑不以妯娌而冀分任家貧無擔儲常脫簪珥給甘旨自咽聚薹年二十八夫亡悲痛不欲生以二子故抑情守節廬夫墓旁有數賊抄掠其室氏且泣且訴賊感噗而去撫二孤親爲課誦中夜篝燈命二子曰余續爾讀余幾纔爾弟兄幾行課不中程不得息長子其位早入縣庠氏茹荼食檗歷辛艱數辛凡二十五年雍正九年公舉旌

表

李氏臨桂候補縣丞李之棟女副榜貢生周熾妻性穎慧通曉內則女歲年十八歸熾事公姑飲食起居罔不備具後事繼姑亦曲加孝敬婦儀壺範冠乎鄉里年二十八夫殁長子三歲次子甫五月家徒壁立氏紡績以供食歲癸巳遭荒米價騰踴并日一食臥牀不得起而志彌堅二子恪遵母教長子瑞登雍正壬子賢書鄉黨交推母氏之賢苦節冰霜歷今二十餘載雍正九年公舉請表建坊

朱氏臨桂人農民周朝選妻言笑不苟年十六歸朝選敬事舅姑鄉黨推重二十四歲夫亡氏上念舅姑中惟幼叔下顧二齡弱子誼不得死乃飾哀盡禮辛苦持家舅姑咸得上壽以終子世英幾盲於目氏哀禱竟復明以世英多疾病恩養一子引孫爲之及時婚娶不異所生母家故貧母殁伊弟無力營葬氏減奩發變服飾助終其事同鄉駱孝廉慕氏懿範以女妻世英世英雖務農耕種服輒

陳氏臨桂人舉人朱俊雯妻年十七適朱孝事舅姑克盡婦道飲食供奉必親執以獻有疾則晝夜侍立湯藥親嘗甫十稔俊雯卒三子皆幼稚氏撫育教誨寬嚴適中咸得成立矢志二十四載謹守閫訓雖至親罕識其面雍正九年遵

旨建坊表節

陳氏臨桂人蔣鉉繼室年二十四歸鉉甫八月鉉卒前妻張氏二子皆幼姑病牀氏侍湯藥晝夜弗懈姑臨危囑氏改適氏曰張氏有子即氏子也氏若嫁如二子何姑效踴心力營喪葬儉約交遊毫

無怨意撫二子得成立各爲婚配苦節二十九年松筠勁節人人敬仰雍正九年奉

旨建坊

周氏臨桂人農民周朝選妻年十六歸朝選敬事舅姑鄉黨推重二十四歲夫亡氏上念舅姑中惟幼叔下顧二齡弱子誼不得死乃飾哀盡禮辛苦持家舅姑咸得上壽以終子世英幾盲於目氏哀禱竟復明以世英多疾病恩養一子引孫爲之及時婚娶不異所生母家故貧母殁伊弟無力營葬氏減奩發變服飾助終其事同鄉駱孝廉慕氏懿範以女妻世英世英雖務農耕種服輒

事書史皆氏善教之力氏年六十餘鄉黨公舉請

題建坊

王氏雙節婦俱臨桂人一爲儒士譚順當妻年十八歸富二十五歲夫亡無子一爲儒士譚順貴妻年十六歸貴二十六歲夫亡生子三以次子爾泰爲伯氏後二氏異族同源姻婭和順宛若同胞共爨者三十餘年無忤色孝事舅姑盡誠做舅殁殯葬如禮姑壽至九十餘二氏能以婦道而兼子職其課子紡績勿怠以給育火俱有聲士林雍正十年援例請旌雙節

周氏臨桂人農氏唐世輔娶性端正年甫十五歸世輔歲未五週世輔卒子一僅數月涕泣幾絕痛念堂上翁姑無人孝養茹茶飲糜願代子職以終身其母屢謀改適氏矢志不二艱歷三十餘載雍正十一年公舉表節

陳氏臨桂人粟如昇妻年十六歸如昇奉事嫡姑以孝聞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家赤貧氏以針指度日盡禮鞠姑撫字幼子全節全孝閭里共推守節四十八年年踰七旬而卒雍正十一年公舉請表建坊

秦氏臨桂人陽光照妻年二十二歸光照親操井臼潔甘旨奉侍翁姑猶子秉燈失所悔氏保抱携持愛養一如己子年二十九夫亡生子三勉從堂上諭以養親立孤爲已任翁姑殁衣衾棺槨皆指支持不以煩諸伯氏兄弟相繼遷變遺孤姪保存甫穉稚竭心力撫存家業及長歸之絲毫不染於鄉里之貨而無告者憐恤倍摯子秉煊遊庠雍正十一年公舉表揚

雜傳

列傳之作所以紀宦績表鄉型闡潛德而發幽光通志例也顧並舉其名忽若有菁焉於心者蹈瑕匿瑜始終異故得失之林非夫往不可諫者歟用跡其行事與粵乘有合者別爲雜傳系之編末直道之行誰毀誰譽善以長惡惡以短傑覽者深自曉焉亦考鏡資哉

陳

杜僧明字弘昭廣陵臨澤人梁大同中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廣州刺史蕭勃所啓配從征伐累平俚獠有功安興死復副其子子雄於新州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棄遁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而歸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子罽子烈並襲侯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今見杜死而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開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捉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罽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罽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及文育等釋之引爲主帥武帝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陳節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爲郡豪族以言行著聞於嶺表梁左衛將軍蘭欽少故與頠善頠常隨欽征討南珍夷獠徵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頠預功還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而卒頠除臨

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侯景構逆臺城隔嶺南互相吞併頠不從亂陳武帝入援將至始與頠乃深自結託還始與內史從武帝討平李遷仕等梁元帝承制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慮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別據一城閉門高壘不戰亦不往謁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貨財馬仗尋還之復與結盟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擒之送於武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武帝以頠有聲南土乃授安南將軍未至嶺頠子紘已尅始興及頠至嶺南

皆懾伏仍盡有越地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頗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封陽山郡公時頗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遜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子紘字奉聖襲父官爵九州十餘年威恩著於百姓光大中上流蕃鎮並多懷武宣帝以紘久在南服頗疑之大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紘懼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部儀同章昭達討擒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本傳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父文成仕梁爲將帥量少有幹畧便弓馬起家湘東王國常侍侯景之亂元帝遣五軍入援京邑量其一也侯景平封謝沐縣侯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州諸軍事桂州刺史荆州陷量保桂州王琳擁劉湘郢梁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間道歸陳武帝及受禪進量都督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卒唐書官傳

裴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中遷安南經畧使部將杜英策及范廷芝皆僭豪也故時經畧假借率暴恣自肆行立覈其罪貸使自効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過期行立與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爾復然且死廷芝復踰期行立笞殺之更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自貞元來黃峒蠻數叛行立與客管經畧使陽旻以

本傳

賊單弱可乘意在求功遽請用兵第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黃賊久未平二管煽傚爲時所患議及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參通鑑）

康承訓字敬辭靈州人宜宗時以功累擢義武節度會南蠻破安南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畧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蠻衆深入寇邕州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軍後至得免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合圍留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不許說言曰希尋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都不若先機希崇取其首然後圍湖南可兼有也天平裨將陰募勇士三百夜縋出燒營斬首五

百餘級蠻大驚聞一日解圍去承訓遣奏稱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加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多得冒功賞而士不及怨聲盈路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自概分司東都（通鑑）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家世禁衛歷神策軍累從秦州防禦使咸通五年帝將復安南以駢爲都護客管經畧使張茵軍不進乃并以茵所領兵授駢次峰州大破南詔收所獲驍軍進圍交阯克之殺段酋遷及蠻爲南詔鄉導者斬首三萬餘級蠻衆遁去自李涿侵擾安南十年始平置靜海軍以駢爲節度使始築安南城又自交至邕廣江路多潛石梗險駢募工劗治由是舟楫得通安南饋運相繼駢之戰其從孫溥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溥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參通鑑）

宋

李觀象桂州人涉經史有文辭後周廣順元年爲權武平留後劉言掌書記馬希崇幽希萼於衡山縣自爲留後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簒奪之罪希崇懼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觀象說言曰希萼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都不若先機希崇取其首然後圍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牙內指揮使魏師進等十餘人首齎送朗州後言被襲殺周行逢爲武清節度使復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忍多誅殺觀象懼及禍清苦自勵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然忌才恃寵士人病之行逢沒子保權嗣位張文表舉兵作亂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荊渚以爲脣齒今高氏已降朗州勢不獨全莫若順時歸命保權不能用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宋史參通鑑）

楊守珍字仲寶祥符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

方畧善射爲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尋遷邕桂等
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築二柵以
扼其要天禧中累遷至端州刺史（宋史宦者傳）

明

顧興祖江都人鎮遠侯顧成子嗣爵討廣西蠻先
後破藍山賊潘恩生恩恩河池賊覃公旺公新宜
山賊韋穩崇善賊趙邋等皆平之宜德中坐変陞
事下獄正統十四年降都督同知（舊志）

藍忠馬平人成化中以都知監太監鎮守河南忠
性儉朴政尚簡靜蒞沚甚久無費財勞民之事沚
民思之（舊志）

柳景溥孫嗣安遠侯爵成化末佩印鎮兩廣討蠻
林叛蠻破其巢三十八俘斬甚衆弘治中爲巡撫
秦紘所劾坐貪暴下獄景亦訐紘勘無左證法司
論景死景恃與援訐紘不已乃并逮紘廷鞫卒無
罪詔宥景死奪爵閑住（舊志卷明史藁）

覃昌宇景隆宜山人與弟旺皆京師選入大內憲
宗在東宮命爲伴讀登極後擢奉御歷司禮監右
少監掌本監印昌爲人忠誠慈厚默贊政務多慎
密周詳朝廷大事如選妃上徽號皇子冠及封贈
凡十捧册歷賜御食廄馬蟒衣玉帶莊田祿米又

補衮宣化弘治乙卯始命歸私第卒上悼惜命本
監經紀喪事禮部諭祭工部給棺槨墳賜祠額曰
保德（舊志）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襲職爲濟寧左衛指揮成化
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琰拜征蠻將軍與韓雍討兩
廣蠻克大藤峽凱還甫抵國門而蠻入潯州言官
交劾帝不聽封武靖伯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流
賊毒方扶而輔妄言賊盡且封爵不罪輔無以示
戒輔乃自陳職閫委其罪於守將歐信帝皆弗問
（舊志卷明史藁）

汪直大藤峽猺人猺賊平幼入禁中爲昭德宮內
使陞御馬太監成化中帝欲訪事令直易服密去
伺察人莫之知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明年設西
廠命直選錦衣官校偵之直用百戶韋瑛刺事陷
指揮黃璞又陷右通政方賓諸人先後繫獄王府
左右亦輒私有擒械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
等疏直罪惡上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御史戴縉又
言直緝奸捕貪足以警衆御史王億附之復西廠
刺事如故直銜項忠劾已屬官校發江西都司事
論忠違法詞連其子千戶綬上命廷鞫忠坐贓罷
直復用千戶吳綬內外相比陳鉞以諂附陞遼東
巡撫爲直謀襲建州立邊功直從之用撫寧侯朱

永總兵直監其軍師還直加祿米三千石陳鉞等
月陞者數百人獨王越不得與乃密與直謀借往
大同暗地出兵虛張聲勢妄報大功人稱王越陳
鉞爲兩鉞後帝厭小中官阿丑之諛又因東廠尚
錦盡發直與越交通事乃疏直旋命偕越往宜府
禦敵徙鎮大同久不得還龍日衰仍罷西廠再調
南京御馬監降部切責科道爭請誅之乃降直奉
御逐工越戴綬吳綬等陳鉞已致仕韋瑛亦坐事

誅侑名山藏
覃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爲典璽局郎
服則開說請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
宦竪專權蠹政之繇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願
讀書識大體輔導懋規於正口授太子學庸論語
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太子莊田吉請太子曰
天下河山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
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進
茶局丞不以爲宜吉曰尊師重傅理當然也太子
嘗隨他宦念高王經吉至駭曰老伴讀來即取孝
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太子曰否方讀孝
經其見畏如此

唐
楊貴妃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女小字玉環父亡母

葉氏懷孕十三月開元初生妃生時異香滿室胞
胎如蓮花三日目不開母夢神人以手拭之乃開
眸如點漆抱日下不瞬肌如玉貌絕倫軍都督部
署楊康見之以財帛求爲女妃家素貧不獲已從
之康有二女教之誦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讀
誦漸長通慧孟康夫婦愛之時有長史楊元琰攝
行帥聞之令左右與母偕來一見大喜曰我女遠
不能及倍金帛與康求爲女康夫婦泣而從其請
妃性敏曉音律明經史琰後徙高州長安遣人召妃至
宮時方一十四歲明皇召入內殿曰太真大使能
遇天寶間册爲貴妃先是妃祖宅時遇術士云墳

土司人物上

土司建置附見秩官大都中原氏族以從征立功食土於茲頡子孫傳世久遠或轉變於夷壤之侏儸荒鄙者習尚一變者實瑛爲之倡也瑛沒民人感芝黃瑒韋國相諸人東身効忠守禮導俗仰葬士無能先之謂非降衷恒性天良有不終墜滅者乎

今者協和風動帝光天之下罔不率俾凡茲土姓亦庶幾焉爾雅化而不扶自而彖刻而志之揚彼先蹶垂厥後昆俾無忘象賢保世也亦曰體善善欲長以廣爲風爲

雲爾

宋

岑翔先世浙江餘姚人曾祖仲淑從狄青征儂智高晉知永寧軍遂家焉崇寧間歸化州蠻亂翔募義兵平之以州內附授知州繼陞沿邊溪峒安撫使夷俗陋惡歲時殺人祭鬼婚姻多野合兄弟死輒娶其妻小有忿爭仇殺相尋甚且掘人祖墓藏其骸骨翔悉爲禁革變俗一變

明

岑瑛思恩世職始祖仲淑隨狄武襄征儂有功封進州爲府秩加都指揮使瑛撫有思土愛民輯士更復好學興建黌宮請設官師思恩有學民知讀書蠻夷習尚一變者實瑛爲之倡也瑛沒民人感頌所在皆有廟祀歷今稔猶稱藏其德

黃琮思明府土官廣威子也思明州缺守當道知琮賢檄署州事會交阯侵西平琮往禦之賊退即勅兵歸或問之琮曰吾以孤邱遠留邊境設不能守爲益奪印去損威失職矣衆服其持重景泰二年府亂復檄琮署府事琮夙夜圖維克定其亂成化初授承事郎琮弟璇當府亂時民心搖杭或謂璇曰盍行矣璇曰是吾父母邦吾安往哉出任其事上書督府請兵致討都御史李棠執首亂誅之民賴以安

黃鈜思明土官黃璸次子嘉讀書有勸之仕者鈜曰吾讀書爲賢人使吾父爲賢者父其榮大矣一官何足爲親榮宗族咸稱之凡事有疑難質之鈜一兩言決弟鏞幼負奇氣性甚孝璸及於難鏞即憤心奮志欲手刃父仇人解之曰君欲爲父報仇而先自輕其身則失報仇具矣反貽仇家笑乃止而陰誓諸江曰所不爲父報仇者有如江後竟復其仇交夷聞鏞名皆懾伏

陸祥思明土府人任俠有謀畧善應對女配黃珮
子鈞景泰間鈞襲職珮嫡子銊怨問計於玆玆遣
子震徵兵思明夜襲職珮鈞殺之鈞子道甫在襁褓
祥負之避患控訴各上官都御史李棠誘執玆銊
銊死於獄鄙人爲立道祥力居多（節太平府志）
黃逗鈞庶長子少英敏好學塵視軒冕有談及勢
利者輒鄙其人不爲禮甯採古豪傑行事書之於
壁若節屬行恂恂若寒素子演沉貲端謹舉動守
尺度嘗曰古聖賢立法甚嚴幾希之間一失足即
流於狂爲聖賢罪人繪天下名山水於座右想像
龍虎氣脉所由始終晚一年意得神悟遂精堪輿
之理（節太平府志）

岑芝田州土知州自弘治以來變亂四十餘年
流離載道蓬蒿滿目芝加意拊循招集散亡漸有
寧宇修建義學擇上民子弟教誨之事祖母極孝
飲食必侍側有疾必親奉湯藥不解衣而寢嘉靖
二十年南海黎賊作亂芝奉調從征抵瓊州督戰
殺賊數十人以外援不至而死其土兵同時死者
亦數百人（舊志）
黃暘思恩那馬土司人以府儒學廩膳生承襲司
職嘉靖三十五年調征南韻有功陞行都司僉事
加同知服俸致仕撫民有功民感其澤立像祀之
（舊志）
黃受山那馬司官族賦性淳朴家無中產而樂善
好施每歲囚必盡力賑濟閭里賴之有子十二人
各授一業年八十舉鄉飲耆老（舊志）
岑懋仁田州土知州萬曆三十五年交阯作叛攻
破鬱順下雷等土司懋仁奉調征勦擊敗交賊多
建功績授參將尋加總兵服（思恩府志）
黃大邏那馬司人歲貢中正之子幼承父訓能
文章崇正時補弟子員未幾丁父母艱哀痛嘔血
成痼疾遂以耕種爲業不營外事養母有餘輒貽
以周濟偏族鄰險行賑恤受者不識其面歷數十
年樂善不倦（舊志）
許桂芳上映土州知州崇正十一年交夷內侵首
犯近州村寨殺擄人畜桂芳奮統目兵陷陣追斬
六十餘人賊遂退散復調征五都山寇生擒賊首
法保神會扶斷等斬級百餘總兵馳功敘奏給賞
（思恩舊志）
黃世勳思恩舊城司土巡檢崇正十五年隨本府
朱國玳征勦武緣妖賊馬日仙奮勇行陣賊平以
功題加知州銜（思恩府志）
廬花那馬司邑造村民性醇厚人久與之居終不
見有疾言遽色鄉里因之感化好施濟或以緩急

諸蠻 安南附

南丹廣源撫水環州種落夥矣其性外駿而內黠唐宋之
瑯斑其俗尚貪利輕生其
世羈縻而已有明如斷藤峽如府江八寨古田用
兵無虛日威克有之矣能以德化乎
國家仁育義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往者化外諸蠻
咸力稽輸賦與齊民埒近且有入膠庠與秀民伍
者同風之盛不已卓越千古哉安南終有明之世
黎莫相攻叛服無常我
朝來享來王罔敢或愆粵西爲其貢道所經故不以

屬國而置之昭大同也且使任封疆者知所控馭
焉志諸蠻

蠻習各種

嶺表接壤荆楚溪峒聚落悉爲南蠻其種非一曰
獠曰獞曰獠曰狼曰狑曰狯曰狪曰獽曰狪曰獞皆性習獷野罔知禮教顧史載榮氏事
以謂是諸蠻之祖此何以稱焉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患帝嚳
曰檀夷 其將吳將軍頭金千鎰吾狗名曰槃瓠遂銜吳將軍頭造闕下帝不得已以女妻之入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衣裳斑
爛言語侏離女皆以紈木蔽前長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夫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怪誕之語豈儒者所宜出哉至於種族

有飛頭（炎徼紀聞謂能以其頭飛去採食）鼻飲（與之酒能以鼻飲輒盡）蜑人（入水能視以繩繫之）服使沒海求珠（匿海中漁者以置網得之）其說尤荒幻不經而州里（舉）巢窟均莫得而詳識云周禮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雕題刺繡花紋以（安南交趾地界中國之南與之交錯故曰南交交阯亦此意或謂男女同浴又謂交人足（交阯相交皆未協大指以分地名多（無意義必求其解以實之則鑿矣）其人斑衣椎跣（衣斑爛布裙采竹木（爲屋繩樞蓆實穫以黃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險阨負戴者悉（背上繩繫於額僂而趨履險若飛兒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故能履棘茨根椏而不傷兒始（生稍之以鐵如其申漬之每水兒長則殺其銅製（刀試刀必斬牛仰刃牛項下以冇負刀負卽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弘背上傳矢往往（命中鎗名槦鎗長二丈戰則二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刃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維採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之踏猺樂有鐃鼓胡盧笙竹笛之屬衆音競（闐擊竹筒爲節山田無幾天少雨種種不收無所（得食則踐踏篁竹間潛出剽掠事已卽遁入巢山（多蹊箐官軍屯防不易生猺在窮谷中不與華通（熟猺與州民犬牙或通婚姻自猺大類熟猺黑猺（大獞生猺又大良猺有戶口版籍較民淳朴租賦

跡所未經而違稽帝學系以槃瓠於義何所取於（事何所徵耶

猺人八蠻之種也椎髻跣足衣斑爛布裙采竹木（爲屋繩樞蓆實穫以黃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額僂而趨履險若飛兒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故能履棘茨根椏而不傷兒始（生稍之以鐵如其申漬之每水兒長則殺其銅製（刀試刀必斬牛仰刃牛項下以冇負刀負卽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弘背上傳矢往往（命中鎗名槦鎗長二丈戰則二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刃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維採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之踏猺樂有鐃鼓胡盧笙竹笛之屬衆音競（闐擊竹筒爲節山田無幾天少雨種種不收無所（得食則踐踏篁竹間潛出剽掠事已卽遁入巢山（多蹊箐官軍屯防不易生猺在窮谷中不與華通（熟猺與州民犬牙或通婚姻自猺大類熟猺黑猺（大獞生猺又大良猺有戶口版籍較民淳朴租賦

尤易辦其俗敦厚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醪任大嚼劇飲無各意後被獞殺占逃散去之城廂村落傭耕樵採爲食

獞

獞與徭雜處元至元間來自湖北或曰非也荆楚故無徭獞也粵右土苓先時就撫籍其戶口以克徭役曰猺獞撞也粵之頑民性喜攻擊撞突曰獞故猺人易馴獞人難治獞俗與猺器同而性特剽悍體結員耳富者男女皆以銀作大圈加頸男衣短窄裂布束腰出入常佩刀女衣不掩膝長裙細褶綴五色緻於襟袂裙幅間善涉水手撫

裙幅視水淺深以次收展男女齒等以衣帶相贈遺謂之結同年既嫁則不復相聞葬作屋而不塗衡板爲樓上以栖止下頭牛畜謂之蘇欄廂地而炊搏飯掬水盛叟露處冬則圍爐達旦無床衾宴客以肉盛木具或竹篾均人數而分置之罷則各携所餘去分肉或不均衝之終身莫解有所要約必以酒肉或殺一狗得肉少許酒半酣雖行刼鬬狠無不願往也刼物不論多寡倣衣金覩之屬罄捲而逃官司覺治莫知其亡處先出重金購之名曰買線戚屬利得金輒以所匿告往而成擒又好掠縛人大山谷中刻大木中鑿爲竅納一足械之索貲贖伏葺射人攻剽村落爲患於民自昔爲甚然獞亦有生獞熟獞與生熟猺大抵相類云

獠

獠無姓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驀阿段婦人皆稱阿等阿孥依樹積木而居好相殺害嘗伏道中伺行旅客無徒搆過輒出擊殺而懸其屍庭中召隣里歌飲酒稍就割食之其俗畏鬼神所殺之人美氈歸者刻其面肩龍之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禱以求福利又山獠今在左江溪峒之外以射生爲活蟲豸動者皆可食無版籍部勒或曰獠獠也好夜獵集炬以照故每鄙推有勇力者

曰郎火餘俱稱火耆猶獠之義也

狼

狼男女俱挽髻前鋭後廣覆以白布繡蔴爲衣無刺繡經年垢積不一滌除善伏弩獵山而食兒能騎犬引弓射雉兎搏鼠少長習甲騎應募爲狼兵善雞卜其法取生雞雄者折一翼東嚮去翼膚肉視骨骨有紋路明則吉暗則凶以定嚮往性饕餮血食腥穢狼藉居室中卧惟席草是名狼也亦有熟狼居瓦屋種稻田嘗出市山貨與民無異

狯

狯者另也諸蠻之外別爲一種大藤羅運山中其

幽崖奧谷是生矜人不室而處饑拾橡蕖射狐掘
鼠蠭蠆蛾蜂甘生如薺井友島言重譯乃通又矜
外曰狙其風罔聞

狖

狖人俗亦類猺而頗黠桀性能耐寒故曰狖濱河
傍溪巖冬裸而獵魚其見官長不知跪拜以跏趺
爲禮

狖

狖亦狖類傍河沙岸作逢而栖猟魚蝦生啖之所
謂不火食者也高探地氣以知水源水將暴漲則
預徙去之緣江邊無有定在水涸石螺蚯蚓皆

可食

犵

犵來自黔中蓬頭跣足以布幅敝腰步無襞積曰
桶裙花布者曰花犵紅布者曰紅犵各有族屬不
通婚姻殮有棺而不瘞置生穴間高者絕地千尺
又打牙犵慄悍尤甚父好死則子婦各折二齒投
棺中以爲訣又剪頭犵男女髮時時剪之留寸許
人死則積薪而焚擊鼓跳躍謂化去不死或曰犵
吃也口語拘澁不可辯或曰挺而走險犵然壯也
故以犵名

狫

狫人黔南之界地接生苗往往有之鬬不勝則
以首觸撞若羊生理一切陷阱剪徑不塗草戶不
扃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賦則漁獵爲業
婚聘以犬相遺父母死焚其服御謂之送葬

狪

狪人所居黏峒又謂之峒人椎髻首插雉尾卉衣
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笙長歌閉目頓首搖足爲
混沌舞衆歌以倚之性不喜殺蠻之有狪猶猫之
有大良云其俗貴少賤老斑白悉拔其鬚春時常
以巨木埋地作樓高數丈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
謂之羅漢樓羅漢者惡少也

獞

獞自稱曰獞而不好田作販薪糴穀家無宿春男
子年三十以往乃婚或野合終身不配爲人傭保

狆

狆女黑齒點面繡額爲花草蝸蜓蛾蝗之狀記所

謂雕題漆齒者也嫁則白荷傘戚徒聚族數十人送之在深谷者爲生丁黑丁雄民處者爲熟丁白

狸

狸本出廣州而蒼梧鬱林諸郡間亦有之蓋粵東黎人之種訛而爲狸也俗愚悍不愛骨肉貪財貨牛犢得牛不靳耕作常居食之求人貸牛以妻爲質或易其子隣里負其家財不時還乃謀於父兄食毒草投所負之家死焉父兄宗族往而讓曰汝負我錢更殺我子今悉汝家悔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遂白收死者罷去不恨又一種性俗頗

如至戚有所稱貸不容歲望其一來而不來則數數念之或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雞數十年後過商人之同郡者至共擒之以爲質俟前負者來償乃釋負者或遠或死無辜破緊累歲月至死乃已

蠻

蠻人瀕海而居世世以角爲宅貧者架竹爲簰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供食或編蓬水游其種有三取魚者曰魚蠻取蠔者曰蠔蠻取材者曰木蠻又能辯水色以知龍居故蠻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藉稱龍戶莫登庸其種也

浪

浪本隣省亡命者來自粵東曰陽山人自湖南曰麻山人自交夷曰隆人均謂之浪受撫則爲浪民否則逃入大澤爲羣盜謂之浪賊狀類猺而獷猙甚於獞柳慶太諸郡間有之

宋史蠻俗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

頻爭以金銀爲大釵即鼓去則以釵遺主人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

虞衡志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按薛俗最尚銅鼓相傳即伏波所遺時有掘得者其製如坐墩空中極薄而堅花紋細緻甚精古四圖有小蟾蜍昂首環向受擊處平如鏡面稍厚即之槩如不作銅聲蒼南方易雨而銅鼓經霖潦濕露其響尤清越云諸蠻戰陣祭享合樂皆用之

猺人槩有銳鼓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鏡下侈亦以皮蔽植於地坐而擊之斜正偏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祠上帝槩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雲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龜降用夷禮廷臣莫敢致詰其術豈有可觀歟

張師正倦游雜錄云蠻婦生子輒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頒者必致忿爭

溪蠻叢笑云獠婦生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河逐具橛以倘塒擁衾抱雛坐於窾榻謂之產翁其婦亦無所苦炊爨撫藉自若

胎髮不薙長大無梳篦不裹巾蓬垢鬢髮自古已然曰椎結

崎南瑣記云粵蠻交易初無文券多用木刻長短大小不等穴而藏之其文各以事異漢人莫識也又其有仇欲復或行刼掠約日集事先期插木於山最高處謂之插牌偵知者亦得預爲之備

赤雅云獞人善雞卜其法不一以雄雞雞執其兩足雞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稱祝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窾以小竹筵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祠上帝槩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雲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龜降用夷禮廷臣莫敢致詰其術豈有可觀歟

張師正倦游雜錄云蠻婦生子輒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頒者必致忿爭

溪蠻叢笑云獠婦生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河逐具橛以倘塒擁衾抱雛坐於窾榻謂之產翁其婦亦無所苦炊爨撫藉自若

胎髮不薙長大無梳篦不裹巾蓬垢鬢髮自古已然曰椎結

不乃羙以牛羊腸臟畧擺滌作羙以饗客臭不可
近客食之旣則大喜不乃者反切擺也
猺獠寢不置床冬不覆破以三丈木支荆棘而泥
之燃火炙背上焦則易故膚多黎黑展轉數易謂
之骨浪
山猺穴居野處編茅以庇風雨轉徙無定去則火
之炙地使熄甚石爲記一二年乃復來謂之打窠
甲與乙有隙兩相鬬敵背牌護身達以標鎗鎗盡
挺刃而前謂之對刀
獠人好殺一語不相能輒挺刃而鬬或傷其一
出此世世爲讎然傷男了償只二姓若傷其婦而

婦之父母伯叔兄弟皆德家矣借人助殺謂之洗
面人與其婦通以牛酒謝罷謂之洗粧
嶺表錄異云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
有勾芒布紅蕉布緝其花者有橘花布瓊枝布婆
羅布又古貝木其花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與
苧不異曰吉貝俗呼古爲吉也多紫白二種亦有
諸色相間者蠻女喜織之文最煩縟閒出舊城市
值最貴自衣則謂之斑衣種女劉禹錫蠻女鉤輈
青蠻衣斑斕布然今之僮錦賀綿爲之而雜以五
色蠶絨非盡草木也
青箱雜記云獞俗相呼每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
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竇州奏案有獞
人韋超者其男名首郎呼超曰父首又韋邀之男
名滿郎呼邀曰父滿韋全之女名擒娘郎呼全作
父揜韋庶女名睡娘郎呼庶作父睡妻作嬸睡
獞人失牛追蹤牛跡所至遇村落郎責村之甲老
曰牛至爾村請爲代緝甲老更躡牛跡又至一村
責亦如之迭更數村而牛跡漫滅不可尋則曰匿
此所矣返報失牛之家糾衆往而大譟必令最後

所至之村倍償乃已此習至今猶然
解牛多俚婦亦口解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
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涉水不即行令何以免死
乃殺之
漢書板楯蠻傳秦昭襄王時有白虎爲患王乃募
國中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巴郡閬中蠻人
善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王嘉之而以其
蠻人不欲加封爲刻石與盟曰頃田不租十妻不
役殺人得以倣錢贖死他日秦犯蠻輸黃龍一雙
蠻犯秦輸清酒一鍾今猺獞交易及兩造息詞亦
云如有翻悔罰與龍角一對蓋本諸此
桂林守錢元昌粵西諸蠻圖記曰記云雕題鑿齒
有不火食者則南方曰蠻也滇黔巴蜀楚粵之間
區落綿亘接於西戎而粵西山谷奧險阻絕厥類

尤繁派別支分則曰猺曰獞曰狫曰狑曰犵曰狫
曰狪曰徭曰狑曰狫曰狑曰狫曰狑曰狫

後長坐地則兜之名曰平地猺髻掛銀絲直垂至項名狗鈴猺鐵梳於頂狀如扇面名曰梳猺頂以木板板刻碧珠纍若綴旒名頂板猺簪竹箭二根長二尺許覆以錦穿林入莽頻側其首翩翩若蝶名曰箭桿猺以豪猪鬃爲鐸加以竹片雙分髮後盖諸鬚者一名恫猺之名各異且有生熟黑白之分黑曰仰熟熟之性純於生也蠻多負山而居或阻竹爲村或依樹爲屋結茅築土架板成棲分左右不喜登樓耕種之暇男或採樵或攫獸或市馬或售鍋易布或彈絮助紡或執篙撐舟爲營師其淳家江濱而止以捕魚爲業者惟煮人也女或紡織或栽縫或染布或汲水或挑菜或剪菜或貝薪巧者或織綵成錦或擘絲繡巾或艷狵結伴跨馬踏春立春日男背丈鼓女唱田季太平歌往來慶賀迎春則有男扮春官女隨歌唱齊至公門鞭牛而去者春秋社祭神於廟提筐挈罍陳設酒醴延巫師紅袍執笏若隆神然社前聚幼徧拜尊長謂之探社禽箱既慶則爭先納賦賦畢一家歡喜傾甕交勸酣飲竟日有相訟者集於社推老人上坐兩造各剪草爲籌每講一事舉一籌籌多者勝蓋理曲則籌存也是謂賽老亦曰論理論畢刻木記之終身不敢負男女婚嫁亦憑媒妁各取庚帖置甕醯酒酒酒美則吉結爲夫婦焉至若倚歌擇配之俗雖遐邇來遵禁而猺岡之隩尚間有之當春日載陽男女互歌謂之浪花又謂之跳月男吹蘆笙女拋繡毬之逐而約聘嫁之日前導舞歌意相洽即投之名恫猺之名各異且有生熟黑白之分黑曰仰熟熟之性純於生也蠻多負山而居或阻竹爲村或依樹爲屋結茅築土架板成棲分左右不喜登樓耕種之暇男或採樵或攫獸或舞歌意相洽即投之遂而約聘嫁之日前導猺杜新姊銃彩旒傘步行親戚按鼓吹以送之

此皆蠻俗之異於華者四體勤而百用儉樸實之風既有足取而愚拙中亦生智巧固未得以要荒之陋鄙之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若夫好利輕生微嫌必報有犯即匿因舊習之汚乃今沐浴聖化歌咏太平有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若黃劉古諸族彬彬爾雅爲學宮弟子員之聲流於山谷漸皆恥其俗之陋而化其性之頑更閱數年恐分其居處服飾飲食男女之間皆與華俗無異欲識其種而不可得矣是用繪圖以證傳聞至於鉤舟格磔各有土音分而譯之不能備載記云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名文物之地且然而況南蠻缺舌哉

諸蠻

蠻猺分隸

桂林府爲粵西省會控制百蠻東北起於全州帶瀟陽與湖南零陵蠻夷錯壤南則陽朔西則永福永寧崇山峻嶺號稱蠻窟而附郭之臨桂西北之靈川興安義寧大抵皆民夷雜處

國朝休養涵濡井衣缺石之俗漸化爲衣冠文物其醇厖之風有足觀者然舊志所載亦當存之以見今之井井云

臨桂縣十指熟猺居之鄉男女挽髻青衣緣繡嫁娶喪葬頗近土民有平地大良高山過山之別平地猺散處村落佃田傭耕大良猺習漢文字與民雜作或通婚姻高山猺架竹木葺茅而栖種粟半壁嘗有蜂窠黃蜆香菌山笋貨以易食過山猺數年此山數年又別崗無定居也獞俗丈夫尺帛繚頭婦人髽綰木梳短衣長裙俱貫耳跣足西南二鄉界連陽永多有之性好剽竊出沒南邑閭然近省地畏法故無大患云

靈川縣六都多猺七都多獞居服與臨桂略同猺自謂盤古之裔有先有猺後有朝之諺所在耕山擇土宜而遷徙人莫敢阻然未嘗爲盜以六月六

日爲小年蓋所種有粘禾早熟六月六日則穫也
祭田祖召同類相慶賀劇飲窮日夜而散獞俗亦
如之性較猺人頗獷悍
與安縣猺居五排七地六峒及融江穿江黃柏江
與民雜處男女俱青衣短袴女無裙加布幅蔽下
體坐則兜之耕山爲活獞人居富江俗亦與瞭桂
同而不事剽竊蠻俗之醇在九屬爲最
陽朔縣東北日崇富聖窠崖絕巇人跡罕到之處
猺人居焉偃樹爲杠攀藤結巢種稙粟桑子摘果
猱獸而食男子四時裹髮以敝日雨日笠頭猺
婦人作竹鉾貫髻長二尺許似簪日簪桿猺老婦

髮上覆木版膠以黃蠟終歲乃一梳櫛梳則以髮
偎火蠟融而版卸第一日之力曰戴版猺然實止
一種彼此易名相呼以相矜勝非別有語言衣服
也又有大源猺以所居山寨爲號云諸猺性樸署
耕山作苦有終身不鹽食老死不至城市者婚娶
以偕老宜子者爲媒妁鰥而婺及再配無出不與
焉尚齒貴德有所爭不決則推其鄉高年衆所嚴
事者往直之謂之叫老老人以爲不直則罰酒食
分餕謝罷故猺人之訟鮮至官府無契書各出衣
帶一條均長短而割之半付所約半自執謂之立
脈蓋猶結繩之遺風獞人有二種來自零陵者曰

南獞來自永福者曰北獞各里所在皆有之南獞
頗知畏法北獞最爲頑梗初逐佔民田已而就撫
遂給之號獞田輸稅獨輕歲久田盡鬻歸里民仍
獞佃種曰賣田不賣耕貿者惡其逋租則更議給
值曰鍬口錢鍬口者賴耕物口募他人耕而以錢
易之也歲凶輒出爲盜或掠人畜入山聽贖今縣
治西南有金寶堡莊頭兎子擂鼓巖塘陽朔峒蕩
巢悉北獞盤踞明時數歲征剿乃平更名其里曰

永寧里
永寧州僻在山谷有狼獞二種州故爲古田縣明
嘉靖間沒於獞賊隆慶初募那地丹州狼人助討
克復遂給田使耕俗與獞同獞人之俗皆編茅作
屋或窖地而居婚訂先書男女年庚置甕中釀酒
酒好乃娶女家聚族吹蘆笛送之歌飲達旦輒挾
女而返踰數年女長更爲治粧如初嫁礲葬不擇
兆以錢卿地簽之簽吉則瘞性頑悍而頗聽約束
自古田定亂獞人誓不再犯故改縣置永寧州古田

永福縣白獞散居毛峒理定二里深倚山谷俗頗
近獞而不與獞往來衣縞素以錫飾笠頂望之皆
白故曰白獞當出貨其山間麋鹿皮及木菌陵香
又大良猺耕織納賦與臨桂同獞亦有南獞北獞

自明正統間由黎平慶遠入居毛峒與猺角立其
俗婦人椎髻差圍絡珠爲飾裙拖十幅刺花紋供
養父母視良猺爲近之後爲北獞古逐令存者數
村而已北獞者湖北獞也來自靖州父子異居哀
老始收養之有病不事醫藥信巫提鬼有不平則
椎牛糾衆仇殺數年不解刻木通信事迫用火灼
之以示急種類蕃息記稱永福民三獞七實錄也
義寧縣編戶有獞里本柳州猺人元至正間募入
墾田善勁弩藥鏃分遣守隘但納賦復其差故別
置猺里亦共俗類獞云縣治西北邊分上中下三

歲所收寄而貯之計口授食客至其家既飯客則
已自忍饑慮妨明日食也然能蓄臧凶年不出爲
患極北則七十二圖向爲茜蠻巢窟今設頭目以
約束之屬諸桑江巡司雖皆懾服然接湖南之城
步蠻山險巢深亦不可忘戒心焉
全州有西延洞蠻今置西延司皆猺人聚處以布
線頭紅布者曰隘猺青布者曰令勾猺綠木皮爲
鎧曰狗猺而令勾猺最獷悍又建恩二鄉亦雜猺
人風俗與民無異男着冠履女工機杼有遵子就
學列博士弟子者
灌陽縣舊隸全州民七猺三散處歸化上下二里

性樸易馴土民豢使佃作嘗役屬之謂之佃丁
平樂府府江兩岸故猺獞淵數也恭城而北昭平
以南介處桂梧爲粵西重鎮比年羣夷嚮化窮隩
奧谷靡不蒸蒸顧前明三峒諸巢之亂富賀煽搖
而修務永安承其敝豈非以山多谿峒地雜頑苗
惡依險阻風號難治者耶
平樂縣諸猺內連衆山外通府江深冲復嶺不易
窮詰其種皆散處林麓貼置巖寶男女服飾與桂
林獞同夜宿短衾露兄不欲褥寢恐人之謀已也
好鬬狠戾課殺人者以牛爲償至數十頭曰人
頭錢又性能耐饑啖鹽數顆節本皆可食

恭城縣附縣八村民獞雜處民村十猺村三十五
獞村五皆違鄉也各設頭目鎮之
富川縣有三猺曰七都猺上九都猺一六都猺本
來自黔中五溪散處三十六源田占沃饒每田四
畝僅輸民稅一畝賦而不役多種綿花豆麥芋麻
及燒灰炭以市利縣之屋宇薪爨待鬻焉猺人聚處以布
殺男女答歌相配犯姦者罰銀謂之甘紅
賀縣猺與平樂同或謂來自五溪言語略欲與民
異山坳水埔間爲巢居冬寒少用布絮採枯柴燃
以薰炙故多黧黑每年迎春出城市婦女操猺音
男擊土鼓以和之官府犒以鹽魚鹽以鯖獞初亦豁峒

野斑就編戶者謂之熟性稍馴達者謂之生慄悍難制

荔浦縣猺所居皆山谷疾病惟事巫覡吹牛角喪葬用長鼓以手擊之截竹筒而炊猺山歌以續食僅則來自柳慶古田散居於成亭通津四甲其狀貌衣服俗尙頗與猺同但僮婦裙長有七八幅而猺婦之裙短只二幅按縣治三百村猺僮得十之九焉然畏法重信約無甚狡猾猺爲可制云

修仁縣正東自蛟村而南俱猺所居不通舟楫又有秀里金峒等猺悉高山叢箐不與土民往來正西老縣村子寨猺爲石猺汎去汎五里曰頭排至五排十排峯巒險僻自石猺西而南曰九排七排八排六排則皆僮人性頗悍愚類北僮修於府爲下邑故蠻俗猶不盡變焉

昭平縣東北有古皂猺嶺阻猺立龍猺而西南有南峒猺西北有古皂猺嶺阻猺立爲業地多險隘各置猺丁守之諸猺則民僮雜處思來里北陀四十里一峯陡立左九冲右鹽山至峽口而會於江四圍如列劍戟原爲僮數其簿曰寧食粥稀不見官可亦可想其淳樸也

永安州民居三猺僮居七猺居深峒中不供稅役婦人椎跣斑衣手爲禮不識拜跪僮則與民雜處男女唱歌婚聘用檳榔則屠牛賽鬼

梧州府史稱吳起相楚南併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諸蠻之內扃未有先於梧者也今其地爲二廣交會襟山帶河梯航所通無不賓服然而懷柔藩容之間蓋巖盤澗故兎獠之所宅處遁厥風尙又多可譜

蒼梧縣猺居大山中遷徙無常伐木爲業謂之刀耕性醇樸猺則白爲一種俗輕悍獷戾椎髻炙跣刻木爲契不事詩書男女俗衫多以絨繡裙外飾者與民雜居深山十二嶼老君峒六寨諸猺設大藩以鎮之又石硯九山十三嶼猺接縣治連接西寧封開岑賀等地其長行須綠邨諸猺設七山大營以

叛服不常近皆斂戢向化不復爲患

藤縣瀕河者曰漁獞操舟獵魚爲業在山者曰猺獞耕作採樵性悍嗜利猺在永順卿之二十一二都及永化卿二十五二十八都地至於大黎里楊峒里大任里皆獞人也明成化十三年就撫輸絹

戶

容縣猺獞椎髻短衣穿耳炙踠婦人跣足入市與男子貿遷性好流徙家無蓋藏人死則焚其骸牧爐冤中隨地瘞之謂之火葬大約猺與獞雜處

風俗亦同所居曰六便六壻曰龍墳山雞籠山東葉山東瓜山石羊山橫山各有酋目隸屬而石羊山獨蕃盛山巢崎險明時有駱廷鳳曾廷旺劉德厚等倚山剽掠萬曆六年始招服

岑溪縣連城鄉上里爲平河等二十村中里爲大峒等四村下里爲佛千等五村皆猺人所居椎髻文身言語拘僻晴冷食山棲露宿不畏嵐瘴惟畏痘疹中者輒徙家避去有事則折箭所錢以爲約誓豪民募使耕山謂之招主官府勾攝不聽命招主論之則徙又六十二山幽僻阻險皆猺蟠據時爲民害萬曆九年設連城北科等營鎮之

懷集縣犬牙東粵而北接連州之八排背苍流刼實蕃數也銅鐘古城金鵝松梧爲賊之門戶三山石田爲諸山適中各巢穴出沒之所萬曆十二年僮目嚴秀珠煽亂討平之田盡入官設兵耕守

潯州府治襟帶兩江向爲諸蠻窟藪峽之役於今爲烈蓋百粵中一天塹也東跨平南無峻嶺絕嶼故其俗馴西控貴陽則五山盤折自背負固故其俗悍拒險而治是在得其要領

桂平縣猺獞雜處多狡悍語言缺舌衣短衣尙青蓋千里與夷獠錯壤者三十六峒達於海外羅殿諸蠻今所部十有二屬而土州峒寨得半焉然咸受冠帶輸職貢茜於中州蓋其地昔稱邕管夷裔

子皆姓藥關山種植裨取食獸而食嘗其土淡則遷去之

平南縣一川三里俱民猺雜處烏路里民猺獞雜處歸政里民獞雜處力耕節用不憂凍餒又大同里多猺獞朋化里皆猺人所居椎髻其性尤馴但接連象州永安藤縣寄籍深林遁逃亡命者常依之設兵彈壓又有猺目爲之巡管皆修務農守分云

貴縣五山九懷獞獠雜居性淳頗不一男子椎髻箕踞出人佩利刃女不皆不服短衣繞裙婚姻多索肉爲聘送迎以答歌爲歡猺人則名山子居深山不賦不役砍山而食善射獵伏絰捕虎得虎則

輸之官

武宣縣東鄉之峽江花靈花周花樊等村皆猺人西鄉之平番新田潭金雞等村皆狆人南鄉之分嶺桐嶺等村接貴縣界北鄉之盤古牛欄等村接來賓界皆獞人也獞頗輕悍猺次之狆最樸謹斑衣爲言導淆尙鬼則柴相似

南寧府爲嶺南一都會俗雜多賈司馬遷所謂珠璣瑇瑁果布之湊非裸國也顧史稱嶺度而西橫亟千里與夷獠錯壤者三十六峒達於海外羅殿諸蠻今所部十有二屬而土州峒寨得半焉然咸受冠帶輸職貢茜於中州蓋其地昔稱邕管夷裔

縉化與桂郡貿相伯仲
宣化縣猺一名蓋客有四姓槃藍雷鍾男女皆椎髻跣足結茆爲居刀耕火種猺俗男子兒髮留大髻以筮空其中覆頂史記所謂剔鬄結者也男女衣皆尙青盛服則錦兜花裙級以古銅錢丁當自喜少者倚歌擇配歌意洽乃歸告父母倩媒以往送之既至則其夫擊女背者三女乃出桶杖擔水供炊旋回母家閱數歲始歸爲夫婦舁人有五姓麥濮吳蘇何以舟爲居無上者唯捕魚裝載以供食

橫州民一猺三猺俗佃田與民雜處山子則散居
靈龍六磨諸山無版籍定居惟斫山種畬鑽木器
射獸而食之男女皆徒跣婦人大髻重可數斤
上思州那懷墟及那標上下洞三村猺猺雜處好
剽竊往往多事今亦漸革焉

新寧州舊爲諸苗地語言休儕少詰漢語男括髮
以布女椎髻垂額俱跣足不履飲食則盤膝就地
啜冷咽生婚姻多同姓疾病禳鬼歌舞屠狗磬食
而散所祀鬼或曰郎婆婆樂神也

隆安縣猺謂之峒人猶他縣之稱山子也無版籍
事巫覡佃耕郡中豪者田謂之田丁征調則爲土
穴處巖竇耕樵獵歌而食性愿謹風俗與民無大

異先時避寇者常依之
永淳縣猺人居皆葺屋短簷中架竹木上居男女
下飼牛羊飲食不擇毛腥風俗遍云百粵之民以蛙爲上味是也

歸德土州有隴版猺耕山種畬男女喜歌唱無音樂各出巾帕蹁躚而舞又明正德間梟猺人殺賊以賊田給之世世爲業設猺目總焉惟應調遣不供雜役

果化土州土猺架木爲屋曰欄房裹頭跣足短衣長裙男耕女樵言語拘僻不可辯

忠州土州峒嶺深黯郡佐等村多猺男女趁

左州土狼椎髻鑿齒多處山峒誅茅爲屋掘鼠爲
餚繩樵爨汲率皆婦女訟牒少聞稅無逋負
蒞利州土狼架屋兩層上居下牧支石作竈操剪
以割截竹爲筒以汲水春叟採薇蕨野菜作食男
子尺帛束頭穿革履婚姻擇曠野宴會喪用鼓樂
病鮮求醫

永康州狼俗與左養二州頗同城東郭有墟市婦
女披粟布貿遷男子襁負而隨接太平比年應貢
士永康爲最狼人間有習漢文書者
寧明州新設流官民皆土徭男子初婚別棚另爨
俗多樸鄙

太平土州分三街七甲皆土狼也客通府城人知
畏法

安平土州西接交阯舊爲莫夷蠶食今存者四十
四村皆狼人習弩善擊刺頗能自衛
思城土州治有二廂亦狼人在內廂者俗淳在外
廂者俗鄙男耕女樵尚鬼畏巫

萬承土州地僻七曉狼人僇力田作
茗盈土州與全茗土州相距二里許皆狼人風俗
狹陋性情愨謹
龍英土州所部有二峒四季二飯及陸地等村皆
狼人設狼目統爲人多悍頑喜鬬

結安土州亦狼人壞地孤小種山而食瘠苦多貧
佶倫土州與結安接界風俗亦同
都結土州猺狼雜處樸野江州土州界府之南民猺雜處男則力耕女反逐
末蠻俗相沿未能化也
思州土州有猺狼猺三種婚以踏青爲媒葬亦歌
舞而送

上下凍土州古地名凍江壞接交夷人多思獵
下石西土州與上石西州相距不數里戶皆狼人
地接交夷風俗荒陋
憑祥土州所統皆狼兵也人習弓弩戶多益藏

羅陽土縣地多狼人火種刀耕眼則獵較
羅白土縣境壤促狹元明俱隸屬江州土風沿染
荒陋多頑相知耕作
鎮安軍民府本轄於思恩斗絕孤城僻有屬邑而
隸以世襲土州者五東日奉議西曰歸順南曰上
映利武都康廣袤亦數百里枕雲南俯交阯去
省會益險遠矣由疆重地無踰於此守臣改置流
官其深有得於鎮鑰西陲之義乎
歸順州無鹽常瀝灰取水以代男巾布裸足必潔
飾其裙而後敢見長上女衣短裙以青草染菌令
紅以示麗父母死闔室子女以杵舂臼鬧擊成聲

名爲化者春行糧秫過節慶用菜裹米爲粽椎鼓
餽其粽之大有裹米數斛中藏猪雞鴨肉者
奉議州諸苗皆稱土人僻處林谷種旱稻及靛多
以染爲菜好蓄蠱毎歲終作窘於山隅攻水浒貯
禾以備藏收
都康土州猓人苗人男子以布纚頭若猪被毡大
領短裙女則出臧笋杉短裲腰裙長委地不喜
淡喜婚葬輒殺牛爲宴祭
向武土州猺人稻田無幾種水斗山窄以佔食男
婦皆服竹笠短衣長俗尤重紅揚酒肉至親隣家
瀘歌十日乃已冬月焚山晝夜不息謂之火耕

上映土州多猺人種山獵獸食生飲血取牛腸渣
滓以爲美汁然性頗馴不事竊掠服役輸賦謂之
熟猺
下雷土州男子裹頭婦人戴笠言語土音衣服樸
質結茅而居酸糟作味不慣食鹽喜種作春夏男
婦偶而耕秋則斗酒隻雞親戚相勞若稱淳侶焉
柳州府居粤右之中諸蠻要害故建提鎮駐節於
此爲能控制而汇以舒南顧厥制善矣今考融羅
象州以東交錯桂平固多猺獞而羅城懷遠以北
界接黔中亦雜苗猺馬平則附郭而柳城鹿寨柳州
故治也唐柳宗元曰嶺南夷落於柳若棄壤謫者

先之夫風俗與化移易爲知今大異於古所云而
惜子厚之不及見也
馬平縣去城十里則有獞然耕田
輸賦皆熟猺熟獞也又二種狩獵風俗隨簡種山
捕野獸時至墟市貨賣
雒容縣獞人與狩狼雜居性剽悍距永寧常安鎮
僅隔一水明時數與賊通俗好刼掠屢征乃平今
頗知向化
羅城縣東一西一西七西九東五平東上里咸狩
種平西布政高懸思成獞種種僻那等四堡咸狼種
獞俗較狩狼爲頑悍又通道鎮有苗猺男子衣服
與漢無異婦人衣左衽至腹裙有殺至膝用五色
彩絨繡邊繫古銅錢步行有聲伐山火食名爲
白在
柳城縣上油峒諸巢皆獞窟也其種有獲猺狩
言語各不相通而其俗尚鬼導淫大概相似
融縣猺獞甚夥有獞村猺村或分地而居或彼此
相錯猺有紅黑白三種乃諸葛武侯征孟獲流入
背江居者其山中多虎豹猿猴有啞泉在水冷峒
融之竹木俱產此焉
懷遠縣夷有猺獞峒狩狙苗六種耕田納賦謂之
住猺種山而食去來無常謂之流猺獞人則男女

皆斑衣長僅至膝裙不過膝好樓居饒變俱在樓上如北衆等村是也苗人則男女俱穿耳男頭插白雉尾以銀箍圍額銀圈飾頸手戴銀鐲裙用六幅青布不縫攝於下體其長過足即用爲脚纏不識文字或賈田地以木刻記之飯無碗箸手按作團和以魚酢則爲上食客殺牲用剪不用刀砧如大營峒梅葉等村是也狪狫亦如之如永吉三峒等村是也狪人居山谷種植山禾每日薄暮始春衆無隔宿之炊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利於走較諸種最爲愚弱近日開通都江河道梅寨等村銅鼓跳躍爲樂仲春男女成列入山谷中相悅者負之而去遂婚嫁焉狪則另爲一種性習居處服

不絕苗民率皆恭順村落之間時有塾舍書聲則豈猶雉尾捕頭青裙過足之舊習哉

象州東界修仁荔浦南界武宣桂平西界來賓馬平北界雒容諸邑各有狫獞故州之各鄉多其種類男女椎髻徒跣截竹筒而炊待雨而耕每歲十月屠牛置酒召同類以降神醉則舞刀劍爲戲睚眦結怨報復不已其天性也今亦漸化其舊俗矣

來賓縣近城皆居民出郭十數里外則皆獞人矣男子纏頭跣足婦人短衣長裙性好佻殺官司勘報無虛歲捕逮至中途則集衆刼拿而去相坐伏法不悔也往往此獄未能奏當而他獄又起稱嚴

邑焉

慶遠府處粵西偏自昔用武之地附郭宜山而外北爲天河地盡狫西則思恩河池亦號蠻藪而西北之荔波極西之東蘭尤諸夷奧區其他谿峒長官附庸州縣者相望也舊志稱其石壁巉巖關隘險阻於嶺南爲最雖營汛星列而虎狼環在四郊未雨而深綢繆之慮有以哉

宜山縣獞人男衣短狹色尚青老者衣細褶婦女則小袂長裙繡刺花紋其長曳地歲首祭先祖擊銅鼓跳躍爲樂仲春男女成列入山谷中相悅者負之而去遂婚嫁焉狪則另爲一種性習居處服

食及婚葬畧與獞同編入版籍供賦役亦如熟獞

但語言差異耳

河池州狫獞十居八九婚姻以牛爲禮視貧富自一頭至三四頭不等嫁時不置衣被其女過宿即回母家七月十四日謂日連節倫物祀先老幼皆閉門不出路無行人名曰躲鬼嘗以山中老樹高陰處所爲天神廟土人井潔齋不敢入交易刻木爲齒作券謂之打木格買田不立戶名但買某戶田畝即充某戶丁輸賦其力作及走墟市大半皆山婦人謂之坐男使女

天河縣多夷種而散處四境者又各不同東則爲

狩獠名曰姆姥南則狪種性稍淳朴北則猺與華同呼爲百姓婦人服飾無老少色尙紅裙作細摺厚累五層重數觔婚禮媒妁議允男家先擔酒肉置路傍女族少長經過截嚼而飲食之以所餘者携歸卜日女族亦荷酒肉置前路所答復名曰會親娶則以牛爲聘猺性喬諸多艱陋力耕作獨喜浮屠蔬食三年謂之血盆齋言爲母報恩云先時逢首跣足成化間知縣袁璐禁之始巾幘草履

思恩縣五十二峒及儀鳳荔遮上中下暗哲猺種居之俗亦與宜山同狩人則謂之苦賁狩山田磽确時時若饑每採藥貨新圩粟而食

東蘭州轄四塘十三峒多苗猺改流以來敬官畏法習俗漸馴

荔波縣有狆狩狪猺種六種椎跣烙臉貫甲佩刀粵中悍黠無有右之者順治初知縣胡啓虐赴任離縣治僅十五里諸苗不容信宿鳴鼓糾黨並起其僕隸盡屠殺之後官畏不敢入皆僑寓府城遙領縣事而已康熙八年典史余子位竟抵其任苗皆詫異云蒙夜結勤刀蒙刀過客麻利料利料譯其意蓋言汝從何處來汝來作何事好笑好笑也子位善撫諸苗在職三年卒無梗者自是遂知嚮化

那地土州亦狪人微調則爲狪兵前明沈希儀頼以破賊

南丹土州土狪設狪目總之性頗輕悍忻城土縣猺狪雜處地初爲上州繼陞土府復改思恩軍民府古雕題地貧俗陋罷流官隸以武緣一縣而土司之屬有九移駐府倅於古岑俾彈壓焉郡治凡數遷而後定志所謂職方絶徼瘴雨蠻煙思猺頑前在在皆是者也

武緣縣雜民夾其俗尙鬼焚戮重財輕殺諺云樂昌喜訟永寧尙干戈蓋夷俗云

賓州柳屬也柳之爲郡猺七民三而賓州以南厥類實夥尤稱獷悍郡守達在數百里外兼顧爲難故割來遷上林等邑隸賓州而陞賓州爲直隸焉曰猺僚狆好殺喜鬬馬今改隸思恩案賓之蠻曰猺僚狆好殺喜鬬俗皆相似春秋二社男女畢集未婚嫁者和歌擇配兩意既洽各以所執扇帕相博爲戲謂之博扇歸而父母卽與成禮

遷江縣編戶上下二里悉係狪猺狪獞三種雜處下里屬東南山坡平坦民亦頗淳上里屬西北層巒疊嶂三種每依山爲勢頑梗不馴

上林縣東北鄉順業里猺獞雜處又東西撫上下一二三等岡有秀馬清水汀博猪婆各隘崇岡疊

嶂猺獠悉依昔嘗跳梁今亦嚮化

田州土州唐時爲橫山郡延接鎮安東蘭相距支阯古夷壤也迤西北日百色市開設右江鎮實介滇黔孔道襲時瘴煙蠻瘧商賈行轍所不至土性陸梁毒關握刀出入家無蓄積以多牛爲富錙銖睚眦讐殺不休

上林上縣元時附屬田州路壤狹土瘠架木作欄房人畜並處其下凡遇歲時彼此以紅飯粉糍作餽繼風鄉僅止知耕作不事詩書

白山土司鑿山而種歲止一收婦女衫短袖大繡裙陽土司延綿接白山舊城與隆界前明凡十八剌領緣徒跣無般擔細褶長僅手攴數歲即爲婚配咪嗜酸醋素少鹽食

興隆土司猺苗雜居鋤畬種粟每歲正月男女聚墟市聯歌歡洽各以檳榔致贈疾病巫禱罄產勿惜每食爛飯辣椒作鹽

那馬土司元旦以春臼覆地用木杵敲之交擊成聲以爲樂除夕以葉裹米爲粽以祀家神婚娶最早有子甫離襁褓輒爲畢姻者覘他猺爲粗知法紀

定羅土司猺雜處上元節以杵舂槽交擊成聲爲樂

舊城土司男無頂帽綰布纏頭女以竹絲爲笠吉凶

足下旺土司男以青白布纏頭女以竹絲爲笠吉凶不易服色飲食常帶血腥家無積糧晨興杵聲喧里巷止足一日之需瞑則聚歌爲樂

安定土司女衣短不掩膝下曳長裙每不相續中露肌膚一圍似鬼帶烏毛宴會無杯箸盤几惟以大木葉鋪地散半熟牛肉於上富者以蕉葉盛椒鹽作調和老幼席地席食飲酣則唱歌飲散多鬬殿外夷江六甲則多頭痘

都陽土司延綿接白山舊城與隆界前明凡十八峒猺爲殿險民猺共處鑿山伐水居止無定

古零土司多猺苗謂之土人性悍善鬬出入佩刀泗城軍民府唐宋以來皆羈縻豁嶼也明置土府世撫其衆近以岑氏貪虐易以流官諸夷懾服割西隆西林屏障其間蔚爲南徼巨鎮焉郡之蠻曰猺曰獞所居深谷耕山獵獸有酋長每歲首以篠荷鏖鹿獐狐雉兎之類率所部百數十人投獻官府曰拜年酋長緯綴冬帽如時制而服則圓領大袖補刺海馬自謂先祖所遺又着草屨甚弗稱也見郡守俯伏不敢仰覩其拜袖長委地拱而左再拜拱而右如是拱伏八拜乃已以不扑舞漢人莫不笑之猺以觴酒及餈餅跪飲盡酣袖所餘餚餅

而去明歲乃再來

西隆州去府治四百餘里民有四種曰儂曰狹曰
猓儸曰狆家風俗大抵相類村舍俱在山巔名之
曰寨男女無冬夏俱尺帛裹頭狹衣短裙暑則婦
女亦裸體跣足宴會必歌唱聲音紀那不曉其詞
好鬼尚鬼病惟祈禳死則火葬

西林縣土猺散處林谷所種山稻糜子野芋待雨
而耕旱則移就泉源疏溝架槽引以灌溉終年一
收

直隸鬱林州爲梧之右臂割北與陸博四邑使自
領之亦脅之使拒也然今鬱林即古桂林郡大郡

云梧多猺獞而鬱之蠻曰土狼俗頗近猺而不出
爲患在州東北四十里抵大容山按州治平原廣
澤民居八九狼處一焉明正德間苦流寇募克戍
兵共後授田輸編戶謂之熟狼

博白縣猺自明成化間平藤峽後來縣治謂之山
子無戶籍散居各堡設猺總以總之狼人善用鋼
礮健守石梯界牌諸隘設狼目總之皆佃田輸租
與民無異斑人有二種其一青衣長裙一則斑衣
短裙白質而黑章採樵易粟女子出嫁給琢刀一
兩副以索帶爲粧具

北流縣猺獞俱在縣治南曰雞兒坡南疇茆田那

面等凡十二村男女跣足或着木屐婚聘用檳榔
喪葬尚浮屠病事艾灸無醫藥性頗馴視良猺爲
近之

陸川縣狼人明初來自賓州使充戍卒以通民遺
田給使耕守別置狼籍設狼目統之猺人則謂之
山子居深山中伐木燒地種稻粟豆瓜茹芋爲食
遷徙不常男子溜袖大領婦人髮蒙花布衣皆其
自織性敦樸前朝避亂者多依之寄物善藏雖久
不失也

興業縣土狼在興德鄉二三圖耕山採樵夜不燃
膏以松薪作燭呼父曰帖母曰乜兄曰盆弟曰老
子曰儂女曰妮

諸蠻

歷朝馭蠻

按司馬遷五帝紀唐堯南撫交阯三苗來賓帝舜在位蠻夷率服禹貢要服之外曰荒服三百里蠻有天竺咳首僬僥跋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是謂八蠻也（天竺倒冠屠咳首男女雜聚以笑咳爲恭跋踵行立不正穿胸前儋耳作大環貫耳垂肩三人長三尺趙曄吳越春秋被髮衣皮以射禽獸狗軹旁春皆西南夷）二百里流謂有罪者流之荒服去而不返也商伊尹正四方西南曰甌越桂國（今地）損子雕題漆齒（生子則解齒食之刺繡花紋以飾其齒皆黑曰漆齒）商道衰而周太王亶父有薰

鬻之難豳人事之以皮幣犬馬不得免乃杖策而去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山之下遂翦商之志泰伯逃之斷髮文身以開拘蠻周公相成王南方有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故重譯而朝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使者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靈以薦於宗廟周德復衰於是稍絕宣王中興南伐蠻方其後三百四十餘年而楚子稱霸南併蠻越自是遂隸於楚秦始皇帝使屠雎統五軍征蠻戮其渠帥蠻人

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鄉秦者已而任囂署定蠻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徙謫徙亡命萬五千人戍之天下叛秦尉佗自立爲南越王雎結箕踞以從蠻俗諸蠻地廣數千里有閩越甌越駱越甌駱佗所謂裸國者也漢高帝初定天下厭兵釋佗弗誅因王之武帝元鼎中誅併南越乃置蒼梧鬱林等七郡爲縣五十有六然粵地東北半隸楚與武陵蠻接壤更置零陵郡縣官索歲賦蠻不堪命輒相率反伏波樓船之師歲或再下其後百三十餘年而王莽篡荊州平林兵起諸蠻景附光武既除莽亂

梁陳之間南北割據勁兵中原交州而外蠻獠荒僻輒棄而不有隋氏混一廓清嶺表置桂州總管以刺史侯莫陳頴儀同劉方先後領之蠻酋李光仕李佛子莫崇等望風詣降大業五年西南夷入貢盡納邊地囊括人方於斯爲盛煬帝志求珍異航浮日南兵屠林邑諸蠻乃復叛拒而中國亦敝矣唐興鑒隋之禍分置五管經畧使綏靜百蠻然諸蠻或自爲酋長擅誅死不通朝請天子簡重臣鎮之諸所設牧令委寄山島中若懸疣控御失宜則依險阻倂黨援機毒矢以衛將吏炎嶠瘴鴟蜂屯蟻附不可勝梳故當時所部咸置之羈縻州峒

朝廷會獸畜之不深治也太宗貞觀初嶺南蠻馮益等迭相攻擊上用魏徵言遣李公淹持節諭降高宗儀鳳間始安蠻歐陽倩擁衆數萬入寇桂管招討使裴懷古自苗其壁示以誠信蠻大悅遂納款德宗貞元中西原蠻黃少卿攻陷邕管經畧使楊旻裴行立請擊捕積二歲竟無功妄奏斬獲二萬以罔天子穆宗長慶初蠻叛如故詔以嚴公素爲嶺南經畧使公素疏請討賊祭酒韓愈上言臣謫嶺外熟知蠻情其酋無城郭宮室自謂峒主之性易動難安或尋私仇或貪小利獸聚鳥散終亦不能成事行立等遂功俾賞用兵以來殺傷疾疫十人而九既不可盡誅徒縻饋餉臣實悼之前所奏斬俘不下二萬人賊豈復有子遺今轉滋盛足明欺誣伏聞更以嚴公素經畧蠻事竊觀公素亦非撫御之才器無勝算復請窮剿如此而嶺南終無寧息之時也乃請三事一併邕容兩管爲一道北卑進止得靡聲援痍痏蠲瘥人無闕志若就近衆充費不增而土指便習一察賊情形亦甚脈苦不如因改元赦其前過當必敢降因而撫之可安遠境上皆不納自是

之後右江諸郡歲歲苦兵陵遲至於五代劉隱僭國獨據嶺表深結諸蠻僞署官號宋既受命乃克蕩平於是稽唐之制分斷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峒又有同發遣分發遣之屬謂之首領餘曰提陀猶古百姓也其田計口授耕世世隸屬謂之田丁田不可盡給則逐畜牧而轉徙無定居自渠長以下椎髻跣足貴者衣班布環牛革以財力課殿最苟利所在不顧禮義父子分異父貧則質身於子出入賜弓矢伏草射人得卮酒則捐軀報仇睚眦弗讓其法殺人者不死出金錢牛畜抵罪無以抵者任

剽掠有所擄獲因而予之否則没爲奴婢發徵期會刻木爲符綏則烏合急則瓦解俗尚悍梗不可盡以中國之法治之猶羈縻勿絕而已太祖開寶中蠻酋莫弘醬遣使奉表內附求給印綬許之太宗至熙四年宜州蠻莫淮閭倡亂詔書招撫明年乃奉職貢真宗咸平中復入寇宜州守將逐捕得數十蠻械送京師上延見而釋之已而復叛乃命供奉楊守珍安撫使會獻可等分路擊捕蠻依深篁中將戰時加獻可等募山獠爲鄉導設伏掩擊數破之皆詣軍門納降守珍爲稍詔吉赦勿殺但歸所掠貲畜與之要盟然諸蠻乃愈益驕橫逆節萌起窺伺中國仁宗慶曆中思恩蠻區希範廣源蠻儂智高相繼舉族反殺守臣稱帝制屠戮州邑千里爲墟此其最酷者也於是乃詔安撫使杜杞宜撫使狄青發荆湖廣移賦以給之濬河通道千有餘里飛芻航粟湖湘之民罷鬻乾道而後諸蠻時戢時肆寧宗嘉定間頗增築城堡然朝廷方苦女直歲議戰和未暇經制蠻事也而咸淳中天子播越乃復叛拒元移宋祚咸振嶺南世祖至元十四年遣阿里海牙下靜江諸蠻部落凡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來附詔以廣西隸湖廣行省二十九年宣慰使烏古孫澤以蠻數爲寇奏列營堡置屯田成宗大德間兩江蠻酋岑雄黃勝許嘯聚刼掠詔湖廣行省進討邱中謝護諭諸蠻之性但可懷柔不宜力競覽法羈縻勿致跳梁可也若舍中國

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土雖盡斬仔將焉利之
因榜論招撫泰定中諸猺復叛文宗至順初蠭數
寇邊順帝元統間蠻酋黃氏岑氏復搆亂俱詔湖
廣行省募狼兵協討既平因使戍之自是五溪諸
蠻遂入於學乃設管軍民長官司以土人渠長世
典其職至正末土官黃英行樂中原之亂逢據太
平路岑伯顏據田州路諸溪峒悉從誘脅明太祖
定鼎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移兵討之英和伯顏
等懼乃率諸蠻黃茆降詔貰其罪改路爲府設流官
監治時璟還上游廣西左右江逸務璟因撫徠性
習猺情以文治當臨以兵上日斜習雖殊好生

惡死則同吾聞忠信行於蠻貊何必兵也其善撫
之或謂諸蠻不知禮化宜遷其人內地可絕邊警
上曰彼不知禮教而遷之是重拂叛也誠勿輕動
二年蠻酋莫天護納款五年諸蠻復叛乃以衛國
公鄧愈佩征南將軍印拜韓觀爲都指揮副使帥
精騎萬人鐵其衆明年盡平諸蠻得上州峒寨一
百一十七籍猺獞田得五萬一千三百十六頃輕
其租入以其田十當民之一增置流官參賦而不
役洪武之季崇善土官趙退龍州土官趙宗壽奉
議上官黃世鐵南丹土官莫金等俱叛詔拜楊文
爲總兵官與韓觀協剿擒斬黃世鐵莫金等復業

者千六百餘家增置守禦所成祖永樂中宜州蠻
韋萬皇作亂命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宣宗宣德初
以總兵山雲副興祖討其餘黨覃公旺等蠭稍懾
服顧南土荒惡諸蠻不靖者累世英宗正統間則
有柳州蠻韋朝振代宗景泰間則有藤峽蠻侯通
三侯大狗鄧昂孝宗弘治間則有古田蠻韋萬賢
武宗正德間則有柳慶蠻韋朝宜穆宗隆慶間則
永安蠻李都堂潘勝喜神宗萬曆間則碎江蠻廖
金溫府江蠻黎峒蛊周旺婆岑浰蠻潘積高懷集
猺獞秀珠相繼叛及此皆名爲渠魁所過殘暴而
徒與衆多恃相煽擾流劫四起又不可勝數也當

世乃以力征譬之驕子始未嘗不置之懷抱而其卒也非撻之流血其啼不止事勢之變漸積使然易足怪乎傳曰禮禁於未然之前而法施於已然之後溯厥源流撫馭之權大畧可睹矣（節吉志參諸史）

徵側徵貳

漢史世祖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與其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有技勇嫁爲朱鳶人詩索妻詩索故饒財交阯太守蘇定索暨不得因以法誅之側忿盡散其貲里中遂反殺祿定句日得數千人西畧地九眞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下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麊泠南海諸刺史合兵擊不克數遣使告急詔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二萬人討之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並將其衆援分兵偵壁守儲糧穀十七年上以中郎將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段志爲樓船將軍以劉隆副伏波軍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二萬人討有功拜援爲伏波將軍以段志爲樓船將軍以劉

隆副伏波軍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二萬人討之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並將其衆援分兵偵蠻溪谿道路悉得其要領於是盡南塘過九眞刊山木爲戰艦千五百艘與貳師軍水陸并進數與蠻截戰皆破之明年春隆將前部援將後部分屯晉浦會天寒霧雨隘險淤塞一騎不得進運報援援曰此天贊也誠士卒各囊沙石鼓行而前羣蠻衆至禹人皆徙跣挾楗荅大澡逐漢兵棄囊走

蠻以漢盡棄輜重皆空巢來爭取而援乃獨將精兵萬餘人間道夜發舟行七百餘里師次浪泊晨擊徵側軍徵側出不意南通而貳師軍乃自南皆會遮擊大破之斬俘凡一萬有奇徵側等僅以身免援留交阯購徵側懸千金莫能得十九年正月或告徵側徵貳亡匿金溪穴中乃大索九眞駱鬲無功諸蠻說徵側曰漢購大王急今不出亦死無功雖小聚衆數千人足以待漢且漢師老食盡無以爲也側然之乃與所部九眞賊勝陽等潛出據居風援以奇兵追擊遂擒斬徵側徵貳傳級詣洛陽餘黨皆降徙其豪二百餘人於零陵搜獲器甲七千四百四十事燬銅鼓銅馬鑄爲銅柱二立林邑南七十里銘曰銅柱折交阯滅交人震懾援爲開示威信如舊約更置望海太康等縣嶠南悉平

區憐

順帝永和二年象林蠻區憐率衆數千人攻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州郡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并力討之不利圍歲餘糧乏帝以爲憂召百官問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踞武陵南郡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

發如復擾動更生他變其不可一也又苑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癘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炎疆士卒罷勞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騶馬之食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其制心腹以備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不可七也前申邱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尚不堪何兒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

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屬奔人情未固夷獽鳥合易爲摧殄正當共決死力取之無故停留坐生費敗計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嶺人屈僚峒中戊辰三月兵圍屈獠峒禽其渠帥許以封侯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散降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區憐咸泣率所部來降凡數萬人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李賁

梁史李賁交阯人武帝大同辛酉交州刺史蕭諮以殘暴失衆心時賁監德州因連結諸州豪傑俱反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觸瘴熱死者十七遺而歸詔遣梁州刺史楊瞟討之瞟以陳霸先爲前鋒至交州賁悉衆來拒數敗北奔嘉寧城丙寅九月賁復帥衆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人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屬奔人情未固夷獽鳥合易爲摧殄正當共決死力取之無故停留坐生費敗計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嶺人屈僚峒中戊辰三月兵圍屈獠峒禽貪斬之餘黨盡降

李光仕

隋史李光仕桂州俚帥也開皇丁巳二月光仕舉兵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及前桂州總管周發尚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峒法尚襲獲賊黨家口其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

歐陽倩
歐陽倩始安獠也武后長安癸卯攏衆數萬攻陷
州郡詔以裴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討使懷古
纔及嶺上飛檄示以禍福賊頗解散懷古至則單
車赴賊巢倩聞懷古至愕不知所爲乃擐甲出逆
且遣其黨往偵之果無伏騎乃釋甲羅拜曰某等
充山獠爲吏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因索酒與
倩酣飲開誠曉譬具道朝廷威愛極歡而去翌日
倩悉獻所掠漢貨物相從降者數萬人

黃乾曜梁崇牽

唐書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州之西有黃氏者黃

澄峒其地西接南詔至德初首領黃乾曜與陸川
武陽朱闍峒蠻皆叛推武承嵓韋敬簡爲帥僭號
中越王廖殿莫淳莫崇鬱等各僭稱王聚衆二十
萬縣地數千里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焚廬舍掠
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諭諸首領
赦罪約降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羅承嵓等前出
兵討承嵓斐等自効一歲中歷戰斬乾曜崇鬱殿淳
等七人承嵓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悉縱釋之
大曆中夷獠梁崇哲復與其種落張侯夏永等
連兵攻陷城邑崇牽自號平南都統經畧使元結
等皆僑治藤梧容州刺史王翃以私財募兵斬賊
帥歐陽珪復詣廣州請節度使李勉移牒諸州揚
言出兵援助翃與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
曉庭結盟進討麾戰破賊擒斬崇牽悉復容州故
地捷聞詔更置順州其黨覃問通去翃遣將李寔
等分討鬱林諸州會哥舒晃反悉師援廣州問因
合衆乘間來襲翃設伏擊擒之

黃少卿黃少度

黃少卿者亦黃峒首領貞元十年攻邕管經畧使
孫公器請發兵窮討不許命中使招諭之不從俄
陷橫海貢第四州少卿子昌沔趙勇前後陷十三
州邕管招討經畧使閻陽旻與戰破之元和初邕州

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
史未幾復叛又有黃少度與別部黃昌璀寇陷賓
容二州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畧使韋悅破
走之足歲復屠巖州斐行立爲桂管觀察使輕其
軍弱請發兵盡誅叛者彌更二歲間有斬獲不克
自是邕容幽道殺傷疫疾死者十八當時莫不咎
之長慶初經畧使嚴公素復請討黃氏兵部侍郎
韓愈建言請因改元赦罪宣諭不納後黃賊更攻
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昌璀遣其黨陳少奇等二
十人歸款請降敬宗許之

莫淮聞

宋史太宗雍熙四年南丹州蠻莫淮闖作亂詔服之淮闖有牛逐水草至河池爲牙校周承鑒所得淮闖遣人取之數四弗還淮闖怒領鄉兵掩承鑒家財盡驅縣民牛畜以歸遂誘掌蠻爲寇時知宜州兵進討汀坐免官兵未至賊悉遁去招諭宜融柳州百姓及蠻界人戶曰敢託兆庶之上照臨所暨撫養是均知於遐方尤所軫慮昨以知宜州事伏汀失於綏御忿吏伐叛殺掠滋蔓寇騷動閭里廢劉士庶及與師討伐罪戚氓逃朕以起戎伍發哦由於汀爰舉同事制其官秩乃前非安土厚生保境延世爾等宜體予含垢棄瑕自是不復爲寇

或尚恣於陸梁當盡剿其族類自是不復爲寇

區希範

環州蠻區希範者恩人也粲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黃宗景德中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亡其妄編管金州正辭亦嘗白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遁歸與正辭率蠻獠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絕且道險難進救克明等設方畧擒其酋長但索所掠牛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言蠻人去冬缺天河今又鈔融州諸砦割刼官舍累以詔旨宣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乃與守珍等分路進擊兵次黃泥嶺承

希範皆北嚮再拜請受天命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曆四年正月十三日率衆五百破環州刼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城軍又破帶溪砦下鎮寧州及曹義砦有衆一千五百宜州捉賊使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却之前後斬獲甚衆俘偏將二希範懼入保荔波峒間出拒官軍朝廷下詔購之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使撫官區煒進士潘子華宜州校吳香誘趕等出降殺馬牛具牲給與之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沉醉推仆後麾下比眾始覺爲之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擒之後數日又得希範等凡獲二百餘人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乃臨希範賜諸酋紲其五藏爲囮傳於世餘冀悉平

蒙承貴

撫水州蠻蒙承貴真宗祥符中數寇宜融州界詔以曹克明爲安撫使命獻可爲轉運使王文慶馬玉楊守珍等爲都監發潭州兵五千人討之上以蠻獠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絕且道險難進救克明等設方畧擒其酋長但索所掠牛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言蠻人去冬缺天河今又鈔融州諸砦割刼官舍累以詔旨宣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乃與守珍等分路進擊兵次黃泥嶺承

貴守要害悉衆拒官軍克明召山獠綱導賈勇而
進自辰至午大潰其黨固追襲至中房前村殺傷
甚衆縱火焚其室廬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乃
緣龍江南岸而東會日暮過石峽隘險士不并行
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沙與鬬至即走砦
又設伏砦外是夜蠻衆大集追伏發內外合擊斬
俘無算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享士卒於是晚諭恩
信許以改過承貢而納款降克明數貢之且猶以
牛酒官俯伏謝罪及開恩赦令勿殺吏不法下
北望稱萬歲乃敢猶自古如山推倒龍江
西流不敢復叛光納器甲五千數願遷處洪地者

七百餘口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從之

儂智高

儂智高者廣源州蠻也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
雖隸邕管而服役於交阯初儂全福幼僭猶州儂
當道知武勒州已而全福殺當道并其地當道有
女弟曰阿儂全福納之交阯怒舉兵執全福及其
子智聰以歸阿儂亡去嫁商人生智高年十三殺
其父商人乃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母出
奔雷火峒其母又嫁儂少卿久之智高復與母出
據儻猶州交阯攻拔儻猶州執智高智高故狡猾
能屬文嘗舉進士不第既就執曰奈何斬謀士因
釋之使知廣源州領雷火峒婆諸峒又使兼知思
浪州事居四年內怨交阯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
國改元景瑞仁宗皇祐元年冠邕州明年交阯發
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陳珦遣使招智高所獲釋其縛問贊曰唐棄安南
往使交阯爲智高所獲釋其縛問贊曰唐棄安南
宋罷戍卒并智不及願不奢也而荊南兵力弱也
贊曰王者不臣異俗知其實頑莫革不足以重勞
百姓故日休之荊南沿郡於朝廷驅宇特遏鄙之
末耳然而帶甲百萬衆支十年天子仁聖武德
兆歸心相擾棘荊皆撫衛也何以云弱智高引賢
坐賜之厄酒因問贊曰丈人何乃鬱鬱久爲人役

祚通使亦與國也朝廷其許我乎贊曰足下以彈
丸之地崛强逆命天兵所加譬猶籠上捕鼷且夫
順天者存昧時者斃何如卷甲束身納土請命不
失封侯之賞孰與夫首領不保妻子爲戮乎智高
笑曰吾固念之事在公矣乃遣贊還奉表以驅象
金銀來獻請歲貢方物上以其叛交阯來歸是開
邊釁拒弗納智高復齎金函書因幷贊請於邕州
刺史陳珙爲具疏以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
交阯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

易穀食皆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師宓黃瑋及其黨儂建侯等日夜謀入寇夕焚其巢紹衆曰平生積粟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援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共死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智高聞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求一官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惶恐呼爲蔽求自効不聽乃升其屋及都監張立斬之立大罵不爲屈於是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曆放境內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知所爲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貫龔澇藤梧封康端九州殺官吏甚衆所過焚府庫進圍廣州初智高將至守將仲簡不許民入保城中民不得入各皆附智高智高勢益張先是魏瓘築城鑿池蓄水作大弩爲守備至是智高爲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城堅非攻不竭

舒發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會知英州蘇緘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上丁及海上壯士二千餘人與智高衆格鬬焚其戰艦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益修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解去緘請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遇張忠戰於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不克夜殺賊偕於太平場九月庚申破昭州殺王正倫等於館門驛州之山有數穴大可容數百十人民聞兵至走匿其中智高知之縱火皆焚死十月丁丑破賓州甲申復破邕州日夜伐木治舟楫揚言復趨廣州十二月壬申又欺陳曙於金城驛初智高以反聞朝廷命曙就擊之既而楊畋曹修張忠將偕相繼出又以余靖孫沔爲安撫使畋修聞智高至退軍避之忠偕勇而無謀皆死智高益自恣南土驍然仁宗以爲憂命狄青爲宣撫使落將皆受青節制賊恐青至

有功亟挑戰故敗五年正月青及沔靖會兵賓州官軍士丁合三萬一千餘人按軍法誅賜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一人於坐一軍大振於是進兵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書夜絕崑嶺關歸仁舖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出其不意悉衆來拒執大盾標槍衣絳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之青起麾蔣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者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獲僞印九黃飾

宏而下僞官五十七人梟其首城上收馬牛金帛以鉅萬計智高自起兵幾一年暴殘一方如行無人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爲下赦令優除復慰招而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安撫使余靖督諸部發閒兵入特磨掩襲之富火峒蠻貢少季執阿儂以獻初阿儂舅男子年十五以上備衛衛少季亦在選中常得幸儂夏卿欲殺少季少季懼乃說阿儂夏卿欲殺少季少季懼乃說阿

儂與其子智光及智高子繼宗繼封皆繫組笞軍門降因檻至京師甫至不殺日給食飲欲以誘出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其後西川復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詔預爲備御史中丞孫抃又請赦益州先事經制以安蜀人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

莫公晟

莫公晟者莫淮閭之族而淮迪之孫也淮迪自稱南丹州刺史壽卒有子曰世忍請歲輸貢賦授如其官世忍死子公佺襲徽宗大觀中都巡檢劉惟忠奏公佺阻遏諸蠻不願納土因矯詔殺之公佺之弟曰公晟憤怒結鬱峒圖報復數寇閩惟忠中傷死詔以岑利疆代惟忠發兵討公晟公晟遁去乃改南丹爲觀州置知州一人曹官一人兵職二人以土丁千人隸之又改懷遠軍爲平州設官軍如觀州制高宗紹興四年宣諭使明棨上言平視二州處廣右西偏舊常無慮崇寧大觀間邊臣恣貪黷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官軍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謂觀州控制南丹十道諸蠻半州爲西南重鎮兼制三江以故二州獨不廢然州無租稅仰給隣境飛輓涉險或遇蠻寇設伏

傷死詔以岑利疆代惟忠發兵討公晟公晟遁去乃改南丹爲觀州置知州一人曹官一人兵職二人以土丁千人隸之又改懷遠軍爲平州設官軍如觀州制高宗紹興四年宣諭使明棨上言平視二州處廣右西偏舊常無慮崇寧大觀間邊臣恣貪黷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官軍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謂觀州控制南丹十道諸蠻半州爲西南重鎮兼制三江以故二州獨不廢然州無租稅仰給隣境飛輓涉險或遇蠻寇設伏

巡檢使

莫才都

孝宗乾道六年宜州蠻莫才都作亂聚衆數千人廣西經略劉焯討之不克乃遣其牙將蒙明質賊巢論降才都已而明密書與焯具言賊可破狀才都覺之杀蒙明潛州合兵誘殺才都械送經略伏誅盡破其黨焯乞推恩明後以旌死事詔官其一子蒙澤廕將進武副尉

蒙光漸

淳熙十年冬安化蠻突入內地焚掠棚殺居民爲亂宜州駐劄將官田昭明與蠻力戰敗死之十一年蠻酋蒙光漸復率衆抄掠先是敕賜谿峒鹽錢知宜州馬寧祖甫給一月而止不能遍及蠻部思立砦將領楊良臣更鎮撫乖方致激變詔罷寧祖等命廣西帥幹轄沙世堅討之世堅言官軍與猺人兵器利鈍不同宜敕沿邊軍更多置强弩毒矢以懼猺人從之世堅進擊破光漸降其黨千餘人

黃勝許岑雄

元史世祖二十九年上思州叛蠻黃勝許攏衆二萬結交阯爲援寇陷忠江二州及華陽諸縣詔遣程鵬飛劉國傑等發諸路兵討之勝許敗走入交阯擒其妻子殺之成宗元貞二年勝許復攻剽

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獲其黨黃法安等大德元年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四年以兩江蠻酋岑雄黃勝許等侵擾屢相讐殺爲邊患詔行省捕治郎中謝讓謂不宜殫中國力遠征因榜諭戒飭以携其黨賊稍戢

諸蠻

黃英衍

明史太祖洪武元年五月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西左江太平路土官黃英衍及右江田州路土官岑伯顏皆賫印降十一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爾詔諭廣西兩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戢亂文德以來遠頃者平定八閩聽茲兩江地逆民樸岑黃夙稱著姓率先歸順良足嘉與川免兵賦宜昭恩錫英衍伯顏等其奉職如故尚恒乃心克永休命官布朕意輯我居民由是兩江溪服明年改路爲府以英衍等知府事許世襲

黃英傑

初黃英衍之來附也諸蠻酋皆納欵獨其族曰黃英傑弗順洪武二年聚衆萬餘寇鬱林州命總兵邱廣討之廣未至同知王彬等集民丁拒守賊圍半月不下會潯州經歷徐承祖亦以民丁千人來援賊夜遁追擊破之廣至則擒斬英傑廣西行省言慶遠南交阯所治駱峒苗蠻性多畔言廣右地接雲南今兵革甫定宜設衛置兵以鎮又言英傑寇鬱林皆借民丁破賊是土兵未始不可用也乞令邊境籍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之有司有事捕賊無事務農俱報可乃議置南寧柳州二衛增兵防守

莫天護

慶遠蠻酋莫天護洪武初納欵廣西行省言慶遠地接八番路宋元皆以莫氏爲安撫使宜如舊制錄用則蠻情易服制曰可已而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置南丹那地等州縣於是更置田州泗城二衛亦以土酋岑氏領之而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隸兵部武選凡設土官知府四人土知州三十二人土知縣六人土巡檢十三人皆隸吏部驗封

梁公竦

梁公竦柳州馬平獞也柳州西北界於楚黔諸蠻而與桂平等郡連岡扼險互相盤結永樂間公竦等作亂都督韓觀剿擒凡斬首萬餘級縣民逃亡十室而九存者數十戶耳沃壤荒蕪往往募獞人耕種獞日繁而剽掠滋甚宣宗宣德四年公竦餘黨復搆洛容諸蠻出刼指揮王綸縱兵剿之良民多被屠戮山雲以聞上命建治已而山雲上征柳州蠻賊首功上謂尚書張本曰蠻寇害民譬之蠹賊苦稼不可不去然殺戮已甚朕實憫焉其令雲善撫之且瘴癘之鄉損師勞費致變之由緣邊臣

綏馭乖方煩茲血刃奈何復以爲功弘正以後寇起多不上聞馬平三都五都結洛容猺嘯聚如故柳州守劉璉率兵堵截賊敗走追至百里接兵不至賊還戰剖璉腹實草焚其尸督臣匿之而諸蠻益肆民田皆沒於猺縣官擁空籍而已

侯大狗

侯大狗大藤峽蠻也峽在潯州荔山中山有水名府江發源柳慶至海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峯巒壁立大藤峽最險惡地尤高崖勢如徙杠蠻聚嘯聚大藤峽最險惡地尤高陟顛則數百里外郡旅聚散往來歷歷在目諸蠻百耳後奏報剿掠殺越城市無虛日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等與戰頗報斬獲及軍迴而賊復集

於是御史王朝遠編修邱濬俱條上兩廣用兵機宜詔有能捕侯大狗千千金爵一級卒無應者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致釀大患非大創不止也浙江參政韓雍有文武才都督同知趙輔勇畧可任上乃拜雍爲都御史輔爲征蠻將軍以會事和勇爲遊擊太監盧廉監軍事而一以便宜屬之雍憲宗成化元年雍集諸將議討賊方畧曰藤峽盤據要害而修仁荔浦爲賊羽翼當先翦之乃兼程趨桂林以漢土兵十六萬人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斬伜凡八千五百有奇師次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藤峽

天險一夫守隘千人莫當莫若屯守以待其敝雍曰峽山遼濶六百里安可圍也夫師老則氣惰賊且睥睨衝突稍難悉防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勢我聲歸即如舊以爲神是役也輔知雍才軍事一聽軍既破府江賊已喪魄乘勝而取何堅不克乃署其部爲左右軍右軍以六萬八千人分五哨攻其北左軍以九萬二千人分八道攻其南而自與趙輔和勇開府於高撫嶺以督諸軍十二月朔諸道并發賊大懼悉婦女積聚於杜州橫石寺塘據險堅壁守而悉力出拒維督戰益急官軍用團牌扒山虎等器仗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歷破山南石門大信斷藤賊自韓雍平後武宗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以南尤甚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啫肴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舟入峽載魚鹽諸蠻就水游受去如稅權然江道稍疏金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从之蔡征商無厭稍不愜輒掠殺之必賂乃免諱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楚江中誰其作肴噫陳公世宗嘉靖五年總制王守仁平思田上州亂還至湞江峽賊皆道乃容罷部伍四面夾攻賊走險負固不出官兵攀木緣崖遍搜山峒擒斬一千餘名峽南復平已而守仁還峽以北賊時復出猖獗十五年春蠻酋侯勝海幹老而中空截其兩端蒙以牛皮作大鼓置軍門蓬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移於兵備行臺扣之無聲歸即如舊以爲神是役也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節制而身自督戰故所向有功捷聞上降敕褒嘉命雍輔等議善後策雍言請猺之性憚見官吏驟攝流官終致畔離請復上隆土州岑鐸職更多置土巡檢移駐要害以所部土人李昇等領之設千戶所以李慶等領之而疏虧從征將士孫震等宜加擢用上俱允納自是湞州之民始獲寧宇云

侯公丁

者峽以南尤甚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啫肴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舟入峽載魚鹽諸蠻就水游受去如稅權然江道稍疏金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从之蔡征商無厭稍不愜輒掠殺之必賂乃免諱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楚江中誰其作肴噫陳公世宗嘉靖五年總制王守仁平思田上州亂還至湞江峽賊皆道乃容罷部伍四面夾攻賊走險負固不出官兵攀木緣崖遍搜山峒擒斬一千餘名峽南復平已而守仁還峽以北賊時復出猖獗十五年春蠻酋侯勝海者侯大狗之族也會武靖州上目黃貴韋香與勝

海爭田恕之指揮潘翰臣誘殺勝海勝海弟曰公
丁糾黨噪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閣黎議孫
繼祖馳報都御史潘旦請討黎將沈希儀以爲宜
需春江漲順流下乃可破賊不聽遂以千人往擊
賊遁斬一病狯還漫言賊退鋪置壘壁成即以黃
貴韋香帥三百人戍之於是諸猺大恚公丁鳩衆
得二千人夜寇堡戍卒死者二百人貴香走免事
聞詔罷閣與繼祖而以仟郎蔡經代旦十六年經
與安達侯柳尚副使翁萬達決策發兵萬達廉得
百戶許雄素通賊狀詰之雄懼詰劾力白賊萬達
佯庇公丁捕繫訟公丁者數人公丁果遣人自列

萬達許諾更令雄假稱貨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
萬達巡他郡乃以事客屬黎議田汝成汝成召雄
紿公丁自詣白事且令誠之曰寇由諸猺無與汝
事幸勿以兵自隨則不汝疑也公丁至汝成陽爲
勞遣而陰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殿公丁譁於市遂
逮殿者及公丁并繫獄遣雄論其黨曰廂民言寇
堡由公丁而公丁坐罪若等如公丁言將窮剿若
屬不則獨坐首禍者毋以一公丁苦諸猺爲也諸
猺皆爭言公丁倡亂誅其種甚繁其最強者曰韋
曰閉曰白而皆并於韋景泰間韋朝威據右田縣
官舍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
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鉞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
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
豹與其從父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右田分其地

左軍翁萬達監之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梁廷振
監之十二年二月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攻紫
荊石門梅嶺諸巢右軍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
羅涂上中下尚諸巢南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走
林岡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
斬千二百級時生擒黠獍者數人鞫之對曰往年
據險結砦官兵圍剿無子遺者今不復立砦性漫
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曠日持久費餽饟則
當自退耳萬達等乃益分兵沿江統出賊背盡發
諸賊隘所設獲黎蕪及礮石滾木等物追斬數
百級於是藤峽賊始盡敗遣汝成獻議軍府凡七

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
以控上游清猺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
軟兵以慎邊防榷商稅以資公費督撫多採納行
之

韋銀豹

韋銀豹桂林右田獞也獞種甚繁其最強者曰韋
曰閉曰白而皆并於韋景泰間韋朝威據右田縣
官舍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
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鉞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
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
豹與其從父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右田分其地

為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嘉靖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獞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請降桂芳乃奏言古田自弘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為縣且本省總兵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為撫夷道所持今諸獞雖納款大冢之性難保其終莫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幹城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檄卓猷俾正法古田以風連水二寨襲殺淳平知縣魏文瑞更自永福各縣兵群起捕賊始得賊寬扶嫩土婁顯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二年入桂林剳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著朝議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使正茂以僉都御史張岳撤總兵陳圭調漢土兵七萬討之事寧政黎民衷繼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乃之臨桂永福各縣兵群起捕賊始得賊寬扶嫩土婁顯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二年朝議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使正茂以僉都御史張岳撤總兵陳圭調漢土兵七萬討之都往正茂至奏請剿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入寨助逆衆議先剿敕書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瑕者堅兒首從自分不見上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都司董龍管國賢遊擊丁山等各領一哨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為之監視乃令各哨所屬復分土兵為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猛梟於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口撫其不為冤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首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綱認之以為是相與証明捉賜既而稍稍得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膠致戲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檄卓猷俾正法古田悉平因并八寨與記哈喃咳為十寨立長官司并設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為之而敕萇紳陸雲騰充土舍名目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為永寧州

韋金田

嘉靖二十四年馬平獞韋金田作亂占據水陸二路都御史張岳檄總兵陳圭調漢土兵七萬討之攻拔雷巖平田同艮落滿等寨進圍魚窩巢魚窩石壁削立拔地數千丈四周傾仄不可置足山頂繩懸礮石兵一臨寨飛石交擊我軍進而輒却諸將以為難岳曰魚窩不破即他寨破無為也督攻愈力賊悉衆固守晝夜不徹岳佯令解圍寨中賊

稍遁去於是移鎮柳城召諸將授方畧皆曰不如
罷兵徐圖岳慶諸將不足與計事乃召副總兵程
鑒令選精銳備親軍鑒還三千餘人請所用岳曰
吾欲得死士任吾指揮死且優卹其家於是願從
者七十人屬鑒刼寨鑒有難色岳顧左右酌酒灑
地誓必滅賊出袖中二紙示之曰此吾疏草也寨
破廣爾首功不破則國養寇爲前畢惟若所擇耳
鑒泣曰願爲公死時賊巢背之水每日漲水計口
而分一日五賊守險逕爭飲舀瓢瓢覆背大喧欲
散去比夜堅卧不巡營而鑒將七十人至寨下未
敢發也先令五死士採木而上五賊鼾睡弗覺因

斬之代爲巡警而召六十五人者冒險夜登聲喧
寨中賊大驚併力出戰山下兵復乘之砲刃交發
遂破魚窩韋金田及其衆皆自焚死俘斬凡四千
餘級穢戢其餘黨而還

楊公滿

楊公滿平樂府江酋長也府江有兩岸三峒諸猺
上接灕水下達蒼梧綿亘千有餘里巖險灘湍諸
荔抵永安而三峒上下中大小凡七十三巢互爲
羽翼其最强者通藤峽縱橫郡邑間穆宗隆慶初
公滿與其黨公奉等攻荔浦城破莫大家等

堡及平樂峰門源諸村復圍永安州執知州楊惟
執掠其印邀厚賕始得出兵民屠戮無算當是時
道途梗塞城門晝閉永安修荔幾至陸沉庚午古
田師興議者曰府江兩粵咽喉患與古田等宜借
兵威并及之都御史殷正茂是其議遣師旋則春
深水漲兵不可舉而虓灘龍頭磯諸賊益肆殺掠
揮胡潮千戶李可从周濂土舍岑文諸傷人寇貨
狀不可枚舉事聞兵脩副使陳其學坐貶官是秋
正茂遷總督郭應聘代巡撫事正茂遵府江嘆曰
蠢爾蠻類所謂仁弗能懷威弗能畏者也乃與應
聘決計計之曾疏上言惟粵西蠻猺所在充斥頃

古田既復國威大伸諸夷稍知斂戢惟是府江兩
岸三峒賊之淵藪不盡根株且爲後患用宜乘勝
剿除部議報可乃徵漢土官兵六萬以六年十月
水陸分爲四哨擒斬賊首楊公滿及其屬五千一
百有奇俘獲四千餘名牛馬器仗稱是神宗萬曆
元年春師還文武軍吏士陞賞各有差役凡三閱
月費餉僅二萬計事平議者應聘疏善後策凡六事俱
如議行（善後論策并見藝文）

廖金滋

廖金滋者陽朔永寧里猺也朔山多崇岡複嶺而
永寧里爲最有韭頭鬼仔石巖擂鼓碎江諸巢西

連永福之理定邊山海灣黃源五斗諸隘而荔浦
接其南古田倚其北爲府江要會古田之亂金溢
乘隙剽掠人縣城殺知縣張士毅執百戶曹恩刼
帑金以去時都御史應檟謀於兵備茅坤設計剿
平之金遁亡命走荔浦居南源隆慶五年古田賊
平未幾餘黨韋狠要復嘯聚金溢糾衆起南源應
之攻土舍莫棟營襲古西巖口進據山灣而金馬
沙田三峒賊酋周公楼王公來楊元倡楊立昌等
皆附焉萬曆元年冬都御史郭應聘檄副使莊崗
貞衆將王承恩王瑞指揮徐明千戶張世勳等調
向武都康田州兵萬人擊捕承恩山山灣永安障
敝也今爲賊據是未與人鬬而先斷吾右臂永一
失漫延賀昭則府江危矣急引兵分道并進遂破
山灣誘擒韋狠要奪復峯門下南源又破榕同諸
賊酋公楼楊立昌等皆詣降而金遁夜遁入大水
田堡收殘衆得千人更爲保聚結永福邊山埋定
及洛斗托定賊襲殺浴容尉會愷遣諸猺叛勢尤
張應聘召總兵李錫參將王世科等集議將督師
大征而分兵萬人戍陽永府江參政吳一介曰陽
永密邇省地輕西師以事此固不可然綴之亦非
計今賊聞主帥西行必不吾備誠假一介精銳數
千便宜剿之一鼓可滅也應聘許諾竟予兵萬人

聽一介調發乃先事陽朔一介盡撤諸戍兵簡較
閱月爲持久狀因而得死士二千五百人次者亦
二千五百人又次二千人再次者二千二百人羸
弱者乃八百人先以弱卒治軍裝齎糧由常安抵
板橋驛望懷遠進發而密以死士分五哨間道銜
枚束甲趨雞籠雷公白馬江口龍口等巢皆披蘿
陟磴而升搗其穴以其次分三道由紅蓮鳳凰遇
龍等堡扼其險以其又次分四隊由刁山芒隘白
面貼源諸村聲其援吏以其再次抵馬蹄涼停楓
木德勝各隘防其逸部署既定以三年八月朔日
起事方是時賊方冠洛容伺
於道而意陽永棄弗問也韋銀花謂金遁曰夫官
軍戍府江號萬人今聞盡撤而西而行者皆老稚
不足千人其他安往乎陽朔碎江諸巢吾之腹心
而金寶咽喉也萬一失守奈何金遁貪而少謀曰
吾得融洛則北可以援懷遠而東足以翼古田何
慮朔也已而洛容諸村寨老併力拒賊閘十餘日
不下金遁乃稍稍復走大水田堡甫及界牌各道
兵火銃皆發三面遮擊賊驚疾馳奔金寶堡而四
隊兵齊會戲下匝遠數重金遁大駭謂銀花曰官
軍得吾寨乎悔不用若言及乃爲所賣因與其屬八
千餘人衝突而前殊死戰揮鏢奮擊我軍爲却者

三而五哨兵則已乘虛盡破碎江右盜巖塘涼境
廟門猺山諸巢火其廬俘獲老少婦女一千二百
五十有奇衰號振山谷金澄亦泣送與其屬慶金
盡金線草猺化銀花等皆就擒乃悉梟以徇三軍
餘黨俘獲殆盡

潘積善

神宗萬曆三年潘積善自稱平天王積善岑溪縣
西也岑之西北上下七山有平田黎閭百板等
三十七巢東南六十三山有孔亮陀山桑園古
蹟等百餘巢與粵東羅旁仙墺絡賊據嶮高可
摩天望我軍如燭照數計山徑周遭僅容側足賊
心焉賊日詰爲若復歸乃先以數人僞作材官

上下若走先或伏藥弩中人立斃我軍望之輒攻
且而却弘治嘉靖間數征不克賊謂官有萬兵我
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二百年來未有撝其
虛者時粵東羅旁賊方熾積善實爲羽翼橫江截
人益鴟張督臣凌雲翼發兩粵勁卒凡十餘萬晝
平羅旁地且移師臨六十二山六山諸猺而
先以機曉譬積善懼且喜願歸田輸賦得比
編戶納器甲數百事雲翼令岑溪知縣葉詩馳積
善所積善繫組單騎爲嚮導遍歷險阻毀其田皆
實然後詰軍門降於是諸猺斂戢因立五大營日
大冏連城北科平河六雲等鎮以其酋目韋月領

耕兵三百名教之耕守而統以參將指揮千百戶
焉時募兵三千人皆廣東勁卒頗驕恣諸營偏裨
與縣官爭道返攻縣治事聞戮其首惡九人乃議
罷客兵用土著土著皆田家子也岑人故脆弱不
習擊刺所守營汛距其家數百武而近往往潛回
不肯直宿壘則墾列兵則鳥散存空籍而已而參
將吳顯忠時朘削諸偏裨偏裨索之部伍部伍多
謝退或亡去二十三年冬大破粵東浪賊數百潛
入七山閒岑無備參誘諸猺刦掠是時積善死諸
猺有所與讎者日於乾廂村猺人營中奪猺人欲甘
心焉賊日詰爲若復歸乃先以數人僞作材官

持官文書往投參府者會薄暮入乾廂而假宿焉
猺人弗疑且飲食之夜半諸浪賊四起內外交攻
盡殺猺人屠其村而去於是乘勢遂反剽掠旁村
邑殺猺目韋月煅大冏參將府民一日四五驚縣
官告急督臣陳大科檄調兩粵漢土兵凡萬八千
人以總兵童元鎮侯國鄉參將吳廣李嘉守備黃
鏜等分路進則賊伐大木塞道環布簽簇我軍佯
督諸役開道而陰從間道發孔亮山賊據高悉力
以拒矢迅發我軍將前而却參將吳廣斬一卒
以狥諸兵大奮火銃齊發賊扶傷走諸將分道追
之所至披靡初賊謂六十三山王師所不加不虞

今日之涉其地也遂大潰窮追至車灘溺死者無算遂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一百三級俘獲四百有奇撫其餘黨八百餘人乃班師還因從兵備張文燿議刊山開道募戍卒置汛守諸善後策次第舉矣

華朝義

華朝義者華狫要徐黨也狫要破執朝義貿上油岡尋入洛容與洛斗托定諸猺覃金鉢覃明威陶狼金羅顯陽等深相結納謀出剿掠而未敢發為屏初知縣邵廷臣議築洛容城於白花嶺未果以憂去縣尉謝漳行縣事適土商販瓠人猺村猺爭者叱之朝義欺其人寡約諸猺日此可會也跡之至城城僅六丈許居民數十戶乃從隙垣緣入得前所繫二猺釋之血趨漳所遂殺漳掠其印而出於是糾黨嘯聚報聞都御史郭應聘集諸司議皆曰急發兵詣洛容副使沈子木曰洛容之變上油猺為狗久之城工及半諸猺牛酒弗與因以令且約以金日擊牛酒為食吉肯快快已而諸猺易米至城下弟役夫曰以若等先時攻破城乃勞我築即城成必盡殺若等諸猺疑之希武曰城成非大壯漢官儀無以彈

取之日久未償值商以恕漳漳執二猺杖而繫之諸猺大恚會上元夜漳單騎出遊遇朝義勿避從者叱之朝義欺其人寡約諸猺日此可會也跡之至城城僅六丈許居民數十戶乃從隙垣緣入得前所繫二猺釋之血趨漳所遂殺漳掠其印而出於是糾黨嘯聚報聞都御史郭應聘集諸司議皆曰急發兵詣洛容副使沈子木曰洛容之變上油猺為狗久之城工及半諸猺牛酒弗與因以令且約以金日擊牛酒為食吉肯快快已而諸猺易米至城下弟役夫曰以若等先時攻破城乃勞我築即城成必盡殺若等諸猺疑之希武曰城成非大壯漢官儀無以彈

今日之涉其地也遂大潰窮追至車灘溺死者無算遂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一百三級俘獲四百有奇撫其餘黨八百餘人乃班師還因從兵備張文燿議刊山開道募戍卒置汛守諸善後策次第舉矣

華朝義

華朝義者華狫要徐黨也狫要破執朝義貿上油岡尋入洛容與洛斗托定諸猺覃金鉢覃明威陶狼金羅顯陽等深相結納謀出剿掠而未敢發為屏初知縣邵廷臣議築洛容城於白花嶺未果以憂去縣尉謝漳行縣事適土商販瓠人猺村猺爭者叱之朝義欺其人寡約諸猺日此可會也跡之至城城僅六丈許居民數十戶乃從隙垣緣入得前所繫二猺釋之血趨漳所遂殺漳掠其印而出於是糾黨嘯聚報聞都御史郭應聘集諸司議皆曰急發兵詣洛容副使沈子木曰洛容之變上油猺為狗久之城工及半諸猺牛酒弗與因以令且約以金日擊牛酒為食吉肯快快已而諸猺易米至城下弟役夫曰以若等先時攻破城乃勞我築即城成必盡殺若等諸猺疑之希武曰城成非大壯漢官儀無以彈

六百四十有奇而朝義果遁上油照既至麾各路兵夾擊連破板橋姚岡壽鳥黃泥常安滿巖諸巢賊潰走盡匿里廂下良山洞中里廂下良共一山長數里為上油之障中有大潭我兵緣石磴攢羅而上復乘竹筏渡潭則窘在其巖非持炬不能出賊不意於黑處乘夜架梯緣巖而上炬皆掷山巔以受矢石矢石且盡而炬照燁如書賊驚走倉皇投潭中溺死無算遂掩擊大破之俘將文俊獲狗凡斬俘二千八百三十有奇書籍五冊縣印一顆捷上白殷正茂以下詔賜各有差

隆扶羊

隆扶羊懷遠蠻酋也懷君石江上游界連黔楚故為夷落隆慶中古田大捷知縣馬希武乘間請城縣報可乃召猺老加仲才論之且約以金日擊牛酒為物久之城工及半諸猺牛酒弗與因以令為食吉肯快快已而諸猺易米至城下弟役夫曰以若等先時攻破城乃勞我築即城成必盡殺若等諸猺疑之希武曰城成非大壯漢官儀無以彈

壓乃徵戍兵數十騎爲衛士出入僭鼓吹飾旌諸猺益駭愕稍稍謀叛於是隆扶羊集諸猺計曰父老苦令興築久矣今前已欺我今更厲兵秣馬其意叵測且築城則募官兵戍守異時鞭箠使我奪吾田索我餉不者誘而屠吾屬矣吾聞先發制人後發爲人所制莫如殺令求賢有恩者共輔毋徒爲所魚肉也諸猺猶豫不決會希武巡城怒猺人執而笞之斃杖下猺咸能堪乃大譟而起共推扶羊爲渠主糾衆得千餘人露布聲曰環攻希武希武與經歷余兌縣尉陸錦等出禦敵皆破殺督臣殷正茂期遣總兵李錫參將王世科統官兵

會常安鎮扶羊乃治舟艤百餘艘入石基傘頭諸村村人與戰於平琴洲扶羊敗奔列柵堅壁以拒錫等兵次板江會大雨雪我兵水行則逆流陸行則猿徑崎嶇險不可陟屯月餘不進扶羊聲言阿猺但守家漢當奈我何忽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願爲嚮導且曰諸猺獨畏禾順鈞刀手三千鳥銃耳正茂乃羽書移楚黔及浙徵鈞刀手三千鳥銃手五千猺兵十萬而撫臣郭應聘先已遣使招白衆黃土大梅青旗諸猺皆歸降錫等會各道兵鼓行而進連拔丹陽焦花等二十餘巢斬其黨賊吳金田樂才富等賊棄旅遁追至大稿天稿二嶺更

破七團四寨生擒扶羊及其酋王伯牛爺等械單門伏法奪獲風紀輯覽諸書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前後捕斬凡三千餘俘獲男婦及牛馬無算捷聞議設兵立萬石宜良丹陽三土巡司防守

韋王朋

韋王朋者馬平猺也先是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共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歐大産諸猺貿易堡中王朋愛狡黠善事人周浩使下總往撫竟殺千總舍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又爲叵撓甚至白晝劃村落官軍相視不敢

聘統兵攻剿大斬獲盡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猺常請鄉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閒閒而鄉大夫亦親入寨閭交錢財課租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部尚書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猺獞通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産沒官詔可之

嚴秀珠

嚴秀珠懷集猺也少時任俠使酒殺人報讎里中諸健兒高雇高庫等嘗與把總羅定朝博博不勝索貲急以告秀珠爲醫田宅盡給之賀縣羊

橋賊楊乳與李用生益牛用生亡匿懷集百戶朱
裳所爲傭保而乳被逮鞫之得實乳引捕者跡至
裳家裳出用生就縶秀珠曰人以窮蹙來歸奈何
出之且乳非用生友也追而格殺乳及捕者縱用
生逸去還乃並殺裳父之秀珠更失牛爲打川寧
岡賊所竊知爲秀珠牛謝過請還秀珠義而釋之
既去復爲開建縶村賊所奪秀珠乃擊鮮造釀聚
黨數百人走縶村掠其耕牛二十五頭殺九人擄
七人還是時懷集有金鵝松桓龍塘埔七諸酋皆
慕秀珠義推爲渠長北據十五寨周匝二百餘里
公行劫刼居民苦之萬曆初懷集令林茶蔴開建
知縣范調元蒼梧知縣李曰質守巡管大勲來經
濟等會牒報聞都御史吳善檄總兵戚繼光呼良
朋徵漢土兵二萬五千人分爲五道一出伏虎營
一出蘭岡山一出仇岡營一出會珠
營期以二月二日並舉連破金鵝松桓古城深埔
水細大灣等共六十餘巢擒斬秀珠其黨韋胡通
黃遂梁韋亞養謝生歐福正歐世奇等凡二百四
人皆自殺懷集平於是銅鐘牛欄丁口約數百人
俱踵懷集縣庭中叩頭言諸倫中傷死及殺戮無
算我等故良家子願充戍伍比編戶事開詔餘黨
悉貸誅論功賞諸將士而安輯各寨復業者二千

八百餘家初逸賊李用生父匿羊橋岡不出至是
峒老識之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有逸者

黃朝田

黃朝田北陀撫獞也萬曆二十六年副使林廷墅
出巡適把總曾唯與朝田有隙中以蜚語遂下朝
田于獄其部落數千人聿中懷不安遂鼓譟圍城
越月而桐亮猺盤花要乘機冤龍塘營搗指揮朱
元慶家口又越月而橫溪石狗等猺唐則要冤平
西下陂敎生員莫汝賢等十餘人揹掠人畜無算
指揮張懋功死之亡何勁肅賊首韋扶仲復糾大
小兩江賊攻陷下岡仁司城于是中邑之巖頭猺

恭城之站面猺各乘釁倡亂流刼郡邑推官江中
梅署府事擁孤城竭力防禦七月巡撫戴耀移鎮
平樂調漢土官兵六萬人以都督僉事童元鎮爲
總統孟宗文侯國弼李應陽爲副率衆將楊元都
司甘霖遊擊郭西科統兵六萬分道並進復檄衆
政陸長庚發簏朱東光監軍督餉首克北陀九冲
府江一帶次破站面猺仍巢頭諸賊恃站面爲天
險據以抗拒命諸將以所製火器攻之賊衆潰
散時韋扶仲猶嵎拒燿用長庚議佯緩師以示懈
而密令元鎮夜率兵攻白馬冲獲扶仲拏酋旋伏
兵誘扶仲出刼弁就擒先後共斬首二千餘級諸

賊悉平乃議北陀設撫夷同知又募東兵千餘分戍本城及田冲修荔要地疏上從之

八排

八排延袤二十餘里而軍寨油嶺界於其中勢若二長蛇首尾相應內五排隸連山縣離城僅五六里可望而見一曰大掌嶺一曰火燒坪一曰里八岡一曰馬箭一曰軍寨獨軍寨強悍兼商紫流冠嶺入千人為其豺贅連山縣內七冡鄉民宜善可外七冡猺民皆五排盤食之地西抵賀縣珠帘富川南抵懷集北抵湖廣之乳山縣細田所皆五排流

律由足土司寬弱不振諸蠻益恣攻逐黃暘子如金古其地刻鳥長弊棲行四出七年怿提劉克尚撫臣張任請征之調士漢兵十萬分道並進直搗諸巢賊俱披靡又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移師破之共擒斬九千一百三級俘獲無算捷聞陞賞有差克竟與任上善後事宜一曰設三鎮以重彈壓二曰屯三里以樹聲援三曰分佔地以重責成四曰遷衛所以振武威五曰議屯田以示優恤六曰開道路以通險阻七曰議錢糧以裕經費制曰可會張任卒復起朝廷應聘於家應聘至乃議分八寨為三鎮仍使土官族曰韋應鰲韋顯能黃鴻各授巡檢部兵千人戍之而以思恩參將統焉建參將署於三里龍哈峒咳各募兵立堡又遷南丹衛

十寨

十寨舊稱八寨曰思吉周安古卯古遂古鉢都者羅墨剝丁後益以龍哈峒咳為十其地東接柳州西連東蘭南界思恩北抵慶遠周環五百里故遍江八所屯及上林三里民地賊寨各千餘人四山環合共據一險鷲悍難制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討思田以降賊盧蘇王受願白劾遂潛師分道進搗八寨諸巢破石門賊始驚覺大奔潰乘勢追殲俘斬二千餘級因議移衛置寨未果而守仁卒賊猖獗如初隆慶四年都御史殷正茂征古田賈人燕紳久販十寨中知地利正茂聽之令賫文往諭諸蠻願輸賦為編民遂議置長官司巡檢以黃暘韋觀貴昌領兵分守諸巢猺賊為曆二年龍哈猺焚尚復糾黨為亂撫臣邵應聘密令黃暘等襲尚斬之已而黃昌貪沉失衆心應聘暴昌罪按如律由足土司寬弱不振諸蠻益恣攻逐黃暘子如金古其地刻鳥長弊棲行四出七年怿提劉克尚

撫臣張任請征之調士漢兵十萬分道並進直搗諸巢賊俱披靡又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移師破之共擒斬九千一百三級俘獲無算捷聞陞賞有差克竟與任上善後事宜一曰設三鎮以重彈壓二曰屯三里以樹聲援三曰分佔地以重責成四曰遷衛所以振武威五曰議屯田以示優恤六曰開道路以通險阻七曰議錢糧以裕經費制曰可會張任卒復起朝廷應聘於家應聘至乃議分八寨為三鎮仍使土官族曰韋應鰲韋顯能黃鴻各授巡檢部兵千人戍之而以思恩參將統焉建參將署於三里龍哈峒咳各募兵立堡又遷南丹衛

以實邊地遠近基誼隱然一長城矣八寨善後論 策評藝文

本朝馭蠻

洪惟我

朝膺圖受曆以來海宇澄清蠻疆服化生齒安恬太平休養之風超越前古矣頤留性獷悍間有小梗草雞禽獨毋使曼延孳畜以滋害種者可畧叙次以彰馭蠻善術焉粤西自順治初年

王師下桂梧迎出柳人安堵既平李定國諸猺僮土酋咸望風懾服康熙二年恭城縣伸家猺賊口黃天貴姪黃公輔踞叢木寨聚衆刼掠村民重徵其害知縣張泰階之仁察賊勢流毒狀具詳總督周

盡美移咨湖廣廣東分三路進剿親率本省兵由勢江源入掃蕩賊巢天貴公輔就擒十二年孫延齡叛從吳逆梧州都司王邦相潛通款於延齡據

海州招結土賊陳士龍周君道李梅友等聚衆抄畧五山猺目韋國棟陷岑溪掠戎墟藤縣賊林萬勝據義昌鄉殺解餉官其時諸州邑雖騷然而義師迭倡上藉

國威奮揚旋皆鋤滅吳逆平僞將王明遁匿古州八萬蠻地伢斬其黨邵化龍等二十三年容縣蠻林賊崔玉枝賴晚作亂總督吳興祚檄梧州副將朱起龍剿平之三十八年王明復造僞劄煽惑夷衆

散布潯黔楚粵柳慶協弁潛入古州擒明送長沙棄市事遂解四十一年八排猺殺廣東三江口副將

朝命東軍進討而地界懷集富賀間廣西提督張旺以兵進扼宜善可蓮花汎各險猺懼伏罪五十三年都結土州韋日農几咸與萬承搆變糾集猺衆韋佩李良等於多禮諸村佔奪人畜迎近州城新太黎將王起寶馳赴剿拆猺黨十數人餘賊退屯山谷間起寶復率兵援剿凡破等巢其兵出萬承合衆援擊起寶與土目許鴻綱等俱破寇巳而知誤傷百兵衆驚潰被殺及自淹死者二百餘獲首

亂者窮之法遂定

皇上雍正元年維容縣東塘獞爲盜竊巡撫孔毓珣署提督過維容遣將討之開路設驛以成田道三年修仁縣十排猺糾衆焚掠總督孔毓珣巡撫李紱檄剿擒賊魁窮治法酋從而逃匿者招復業并酌於三排木料各要隘設塘汛守哨相望天河縣福祿里上中下三疃獞蠻所居山岡險隘賊酋覃貴翁與莫東旺等窩藏煽誘宵小聞聲依附抄掠殆無虛日督撫提咨商檄剿慶遠知府徐嘉賀設謀遣諜調發土兵擒獲莫東旺父子及兇黨十數人餘皆開予自新獞賊斂跡六年西隆八達寨崇山

峻嶺獷俗錯居土司倚恃爲奸顏光色顏光東等勾合匪類煽文斌攻刼流熾至是復統衆千餘借送寓目岑頴岑狂歸寨爲名連破弄忙之者莫者岡徠東弄匪普馱之西宜各寨督提會咨征剿總兵臣崇岳屯師八陽下抗賊恐險抗敵閱數月未下巡撫金鉷復咨商督提檄平樂副將胡瀕平樂知府胡醇仁帶領弁兵協助提督田畯安能總兵蔡成貴先奉督檄分兵會剿於是俱赴軍前益兵三路督攻土民抱金等罪創戈所光色光東首級出獻其餘顏底黨羽負固藏匿大兵連戰克捷夜復縱火焚廬賊巢八達八陽二寨間設營拖守七年上林縣同駐於八達八陽二寨餘孽前明王守仁平思田後之東西二撫即八寨盤其人於順業里之湾師討破六寨而撫其二寨盤其人於順業里之東西岸故謂之東西二撫民多頑獷其六便村岡蠻焚匡料焚李王者尤爲西撫積惡肆行刼掠附近莊民莫罹其害巡撫金鉷提督張溥商檄官弁剿捕攻破賊巢鎗死匡料於溪村山崖村民舉分其肉古零土司與上林壤錯焚賊素相勾引及勢迫逐展轉兎逸於弄六窮蠻各巢險窟州知州王瑛於龍覇地方計獲焚李王焚國珣等解獻兩撫盤深濠密竹田埂狀如魚春可倒足單行蠻賊狡猾勾附雷逢安馬那練江諸村寨出沒不時橫行

錢糧舊於遷江徵納即遇仇刼命盜刁匪往往兩地買匿逗延抗玩柳州知府錢元昌廉悉其情具請巡撫金鉷檄星目羣光臬黃振等諭宥前罪自出首服報吐款聽糧數剿辦宜山縣之南北西三巢及龍門等處最爲險隘猶獞錯出剿掠知府徐嘉賀芬捐魁惡盤明寬藍朝若等殲之又請調南丹那地東蘭二土州上兵三百名分守於德勝鎮添設巡檢弓兵兼移慶遠同知駐龍門革去土舍亦增設巡檢分相犄防維城驛通道鎮塘頭諸村延袤北界黔省河山古州夾山烏道間民戕險不出剿甸爲逋逃淵藪時議設營汎提督張溥遣參將劉成往視見山巖險阻遽還請非發兵不可知府錢元昌力言兵一發即多擾且土蠻莫測官意將調勦除勢必鋌而走險速之亂矣乃籌度情形密申恕撫金鉷開誠檄諭曉以禍福村獞黃光血黃發顯等初甚疑懼繼皆捧檄感泣願自到官稱蠻等生處巖間今幸爲聖世良民恩實再生率各酋頭人伐木斬竹起築營舍甫半月告竣復以山徑陡窄凡近村應納秋米令移輸通道兵防賴之寧明州屬之鄧橫寨路徑紆盤深濠密竹田埂狀如魚春可倒足單行蠻賊狡猾勾附雷逢安馬那練江諸村寨出沒不時橫行

刦擄每隨招隨梗百餘年莫可誰何總督鄂爾泰先後檄恩副將尚清左江總兵齊元輔檄漢土官兵三千餘名進勦遷延不克復委替右江總兵蔡成貴總統一切軍務九年四月督兵攻破九甲又遣土練暗入四甲沿寨舉火餘衆潰散竄入六甲併力死拒官兵奮勇合攻六甲隨破擒斬叛惡俘獲男婦無遺逆寨廸平非大掉尾之魚遊於沸釜悠不知死而自取屠滅者乎總之獷獞猶狐狢亢暴接跡非由性殊亦緣習錮撫馭者識因勢利導之宜悉風並仿一發即治一治必清勿以姑息養奸勿使株連流毒殺以止殺其生實多若夫被仁風於蠻錯不鄙夷其民而教先平日澤以詩書馴其桀驁將不惟蠻弓戢矢千百年之邊徼安寧而宮牆絃誦孝秀成風人人皆化爲善良其在善長民者共勗

聖化也哉

舊志論曰蠻俗雖殊而大都尚鬼古稱要服惟要約之耳漢武開西南諸蠻嘯呼山海而若捂象時零陵長沙九真日南郡亦羅荼毒然稍更易郡守馭以恩威終無梗者唐天寶中邊臣鮮于仲通等挑邊釁而西南諸蠻騷然發動矣貞元中黃峒首領黃少卿者攻陷邕管經畧使陽旻請兵捕擊徼幸有功沒傷疾疫死者八九乾符中邕管節度使辛讜遣使持牛酒饗美貨啖二峒酋領與之通嚮并遺其母衣服丹麝者也讓其子始罷兵宋時有儂智高之亂命狄青爲宣撫使督諸軍討之逾年乃平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結諸猺猺諸猺納狀云某等充山職當鈐束家丁男扑林女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帶不得對好翻井倫寒送疫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陸隨城不用此款者並依山倒山倒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一年猶無叛者明洪武中命韓觀都指揮僉州等處叛賊方二百六十四戶而命韓觀討其不率者觀用師嚴明諸蠻震慴觀沒後繼之者爲顧興祖時宜山諸賊攻刦州縣殺御史諸璞奪其印二年之間叛者四起興祖分兵敗之終不能制也自永樂初溥桂柳蠻寇爲亂特遣郎中徐子良齎勅撫安復業者二百六十四戶而命韓觀討其不率者觀用師嚴明諸蠻震慴觀沒後繼之者爲顧興祖時宜山諸賊攻刦州縣殺御史諸璞奪其印二年之間叛者四起興祖分兵敗之終不能制也自永樂間征安南歲徵發廣西從征健卒歿行間者相續有告急輒請徵召踐更卒不耐其水土又多物故於是營伍益弱宣德初富川峝忻城諸猺不靖旋討旋叛因勅都督山雲代興祖雲至申明號令大小十餘戰皆以身先上卒其馭諸將尤嚴故每戰輒克諸蠻

震慴自雲而後諸將官養安而已正統成化間兩江桂平諸處無日不破兵而藤峽尤劇梧潯郡邑被其蹂躪民幾爲墟後因從廷臣議設總督開府梧州都御史韓雍特受推設卒殲巨魁厥功爍焉然粤東西各有內官鎮守內臣與督臣勳臣更相持衡若鼎足然意見參商賢者無所施其才而愚者益與之爲市報各未必功功者未必報而諸郡益以多事矣嘉靖初田州頻亂起折建伯王守仁於家命總兩粤軍事守仁故尚奇略敷田州罪不問而繫其力以破藤峽八寨諸巢穴遂令郡縣少戢守仁去後賊益嘯聚據峽以拒官軍事聞詔下兩廣會勦一歲再熟女工機杼垂髮

奪之金文武大吏爲其所戕後乃從廷臣議罷鎮守諸臣再罷勳臣而制府之權始重隆慶初以粤西多警增設巡撫自是督撫二臣各一乃心文臣協策武臣宣力古田府江以及十寨諸數悉以次蕩平

本朝定鼎數十年間臥鼓弓間有小醜旋即撲滅

籌西疆者當知輕重之所在矣

諸蠻

安南附紀

安南國即古交阯書云宅南交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漢初爲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獻帝建安中改交州晉宋齊梁隋並因之唐改安南都護府（安南之名始此）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老撾宜慰司南抵占城北抵廣西思明憑祥凡置十有二州由則佛跡勾漏江則龍門海潮而富良最大炎獠鄰處性嶮悍以富爲雄役屬貧弱其產多魚鹽珠璣玳瑁

文身好席坐盤足見尊貴膝行三拜爲禮唐以後頗襲中國冠帶尚文學設選舉其錄科以六藝分校醫卜方伎伶人之屬皆與職焉唐亡莫能統一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紹欵於末帝得授節度使時南漢擅命嶺表伐承美執之併其地後爲愛州刺史楊廷藝所據牙將吳昌岌復奪之傳其弟昌文昌文死諸將爭立十二州大亂驩州刺史丁部領率兵靖亂交人德之立爲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宋太祖開寶初璉聞南漢平遣使奉表內附命充安南都護八年入貢方物詔封交阯郡王而交南遂棄爲徼外矣璉死弟璿嗣尚

幼以大校黎桓輔政桓刼遷璠于別第尋廢之（下
（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初詔討安南桓上表言臣本蠻
酋寄命節旄璠有童心將墜堂構吏民屬臣用安
夷落拒而不受恐滋亂階今已權總軍府事請便
晉秩得備外藩上寤其奏不報王師既下分水陸
兩軍並進桓詐降誘戰前軍偃仁貴戰敗死之轉
運使許仲宣上其事遂班師已而桓畏復討乃貢
方物謝罪上以道遠難征因而撫焉淳化中詔加
桓檢校太保宋使至桓郊迎勞馬側身問皇帝無
恙受詔不拜張筵衣赭衣珠冠自歌行酒奠琖其
辭酒酣跳足持竿標魚每中一魚石輒叫噪躍

舞以示箕踞不臣也嘗令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使
館又羈二虎以獻宋使皆却不受還報天子具言
航海人交夷動經歲月目涉風濤多染瘴疫且其
地炎蒸雖當嚴冬猶揮汗如雨注云至道元年交
人殺人擧其族屬數十人亡命投如昔鎮鎮將納
之桓怒縱海賊寇欽州上遣李若拙賫詔以玉帶
賜桓桓詞驁慢若拙稍以禮詘之乃稱討順約勒
所部毋擾邊眞宗景德七年桓卒子龍鉞嗣爲弟
龍廷所弒其從兄明瓌率衆千人奔廉州乞討上
曰幸亂而伐喪不可令即給資糧慰遣之四年龍
廷人貢遂得襲封龍廷年二十六殘暴國人不附

大校李公蘊廢龍廷自立（黎桓傳世凡二十年）遣使奉貢上
以蠻獠不足責遂用桓故事封公蘊交阯王公蘊
卒子德政嗣德政卒子日尊嗣仁宗嘉祐四年日
尊冠欽州五年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討之日尊
上表待罪熙寧二年日尊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
當親帥兵往討無何虜其王遂僭稱大越皇帝追
尊公蘊爲太祖高皇帝改元貞象又改神武日尊
卒子乾德嗣熙寧八年入寇陷欽廉二州詔招討
使郭逵討之官兵八萬疫死者什六僅得四州一
縣而還乾德乞修貢職上帝號還所掠州縣朝廷
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較也乾德死子陽煥嗣陽煥

死子天祚嗣孝宗淳熙元年進封天祚爲安南國
王自是安南始以名國天祚卒子龍幹嗣龍幹卒
子昊昌嗣昊昌卒無子其女昭聖主國事辛遵位
於夫陳日照（李氏傳八世其二十二年）理宗淳祐二年詔封
日照爲安南國王日照表請世襲傳位其子光昺
詔以日照爲太王而光昺紹封元世祖平雲南遣
兀良合台取交阯先以二使者往論不返既而兵
抵安南日照竄海島得前所遣使者于獄中囚屠
其城兵留九日疫作乃班師日照奉表請如宋故
事賜封儀又乞三年一貢皆許之至元中帝方征
占城乃諭以六事一親朝覲二遣子入侍二編籍

役四助軍旅五輸糧饟六置達魯花赤以統之光
昺言小國服順天朝十戈戟而不用士卒歸爲民
丁示無他圖未敢徹發至於地勢濒海五穀鮮少
常貢之外未由輸輓又微臣稟氣衰老常攖疾病
貌爾孤不耐水土必使遠赴天庭道路艱難徒
暴白骨且天朝既已愛護袞衮龍之王爵而又使
達魯花赤監臨之豈不貽笑於四國乎伏惟收回
成命革厥舊典豈徒臣之幸抑一國生靈之幸也
於是六事俱不奉詔光旹卒子日烜不請命自立
世祖召之俾疾不朝遣其叔遣愛代覲世祖怒封
遣愛爲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不納遣愛懼
亡去二十一年冬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
征之日烜拒敵潰走僭號大越皇帝傳位其子日
燇自稱太上皇脫懽等兵入安南日烜空其國航
海而遁盛夏霖潦暴漲仍議班師二十三年日烜
弟益稷率其妻子官屬來降又封益稷爲安南王
命脫懽等率兵平定其國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
追襲不知所之久之糧盡乃挾益稷還而日烜分
兵三十餘萬出女兒關以過歸師脫懽等偵知間
道歸國日烜遣使謝罪奉卒子日燇奉表入貢詔
諭入朝宥其前罪日燇不聽朝議大舉會世祖崩
成宗卽位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並獻方物乃罷

征至大泰定間其世子日耋日爝遣使奉表來朝
終元世率歲貢獻不絕明太祖定鼎日煙奉表
貢未及冊封而卒詔封其子日燇爲安南國王居
頃之其伯叔明逼死日燇自立遣使奉表貢禮部
主客仆嚕曰前王乃日燇今曰叔明何也詰使者
得其實上罔却其貢不受七年叔明奉表謝罪請
以日燇弟日煇嗣立而已居攝日煇卒弟日煒嗣
二十一年叔明卒大校黎季犛簒其主日煒旋弑
之而立叔明子日焜明年弑日焜而立其子日顒未
幾弑顒而立其幼子炎立七日又弑之乃大殺陳
氏宗室（陳氏傳世十七主二百年季犛更姓名曰胡一元子
蔡更名查自謂舜裔胡公後改國號曰虞改元元
聖成祖永樂二年詐爲日焜表上言無子陳氏嗣
絕甥胡查爲衆所推乞嘗國事許之俄而老撓宜
慰司奏陳天平避國亂來奔召見具言季犛篡弑
狀上憐之賜姑第日給食飲會安南使至上出天
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拜伏泣下上乃遣使
賚敕責查諭迎天平復國不則舉兵加誅查佯聽
請迎遲乃命左右副都督黃中呂毅帥師送天平
歸國將至芹站道險伏發刼天平格殺之報聞上
大怒四年七月命成國公朱能爲征蠻將軍新成
侯張輔西平侯沐晟都督柳升等爲副尚書黃福

爲衆贊將兵分道並進朱能病卒以輔佩其印師至雞陵關會戰大破之又自江口造舟以進敗賊於嘉林江連克東都西都賊焚宮室倉庫而遁輔兵所過秋毫無犯傳檄輯撫於是三江宜洮等州縣皆望風降師次富良江賊以海舟橫截江中立柵抗拒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前軍柳升以舟師遮擊賊大敗乘勝長驅得船數百艘復引兵出海口生擒黎季犛父子及僞杜國胡杜等黎氏支屬俘獲無餘安南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時令求立陳氏後至是官吏耆老數千人詣軍門言陳氏子孫黎賊殺戮已盡願復古郡縣輔具疏聞上從其請乃置交阯三司以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黃福兼布政按察司事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統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又於交廣分界立溫衛及陰陽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阯以相制馭六年春班師上以泰漢以來之土宇陷於外夷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版圖布告天下羣臣奉表稱賀輔等班師各進級賞賚有差是年安南幾寧簡定糾衆作亂僞稱日南王朝命沐晟從雲南征之戰於生厥河敗績廷議謂非輔不可七年仲

輔會兵徂剿時簡定僭稱上皇更立陳季擴爲陳氏之後輔躬督戰艦進兵慈廉等州大破之生擒賊首簡定而陳季擴率衆乞降明年輔班師未幾季擴復嘯聚詔授輔前印徂討賊聞輔至墜石塞海口集鉅木立柴以抗輔督兵起石逼舟攻拔賊壘搜山得伏賊盡斬之賊遁匿海島輔率舟師衝洋徑抵其穴賊大駭曰天兵飛來也悉潰走更驅巨象數十爲前敵我軍望之皆却輔乃上馬以鞭麾將士有後者折引弓射落一象奴再發中象皇諸將賈勇而前殲魁如雨象四顧退奔衆勝遂北賊自相踐死者不可勝數於是季擴及其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十三年命輔以征蠻大將軍鎮交阯十五年徵還以豐城侯李彬代輔中官馬騏監之騏貪黷誅求吏民不勝其毒反者四起十六年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巡檢黎利叛自稱平定大王彬帥師討之不克蔡政馮貴侯保分路剿捕皆沒於賊仁宗即位命榮昌伯陳智代彬而遣中官山壽往諭黎利赦其罪以爲清化知府不從都司方政與利戰敗指揮伍雲死焉智等進兵至茶籠復敗績知府舉彭死之宣宗宣德元年智免官更以成山侯王通討交阯尚書陳洽爲參謀通不聽洽處置師至寧橋伏發戰敗洽亦死通奏

黎利猖獗是時張輔以病子告乃遣沐晟柳升復往討賊保定伯梁銘右都督崔聚副之以尚書李慶卽中史安陳鏞黎贊贊軍務晟將水軍升將陸軍分路並進詔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二年黎利攻陷昌江城知府劉子輔守將李任中官馮智等俱死之賊圍王師且至列柵拒守升督兵連破數砦直抵鎮夷圍頗輕敵有驕色李慶曰夫諸蠻之性輕合而易散合則可攻散則難於跡捕吾大兵屢境而賊柵市集同仇立援獨石落山紆巒阻險吾虞其有伏也升曰不然夫猫之捕鼠也不窮其伏而乘其出吾從大將軍輔征蠻披川棘栖沐風雨者數矣覩賊情勢百變而莫知端倪及其既潰窮追更無遺類此擊鼠之謂也今賊巢新破未有所依乘勝摧壞間不容髮何懼為乃自將前軍獨與百餘騎先馳令軍中曰詰旦來會慶退舖安舖等曰吾見其往而不反也越宿慶發病死是夕升至倒馬坡迷失道渡橋橋折皆墮泥淖中賊兵四起升身中數十創遂死黎明後隊進援不知升處皆亂已而聞升已殺副軍崔聚急引兵西抵昌江賊驅大象而前直奔聚軍軍潰聚被擒不屈亦死安舖皆自殺是時沐晟師次水尾造舟分哨而進江流漲阻不得渡梁銘亦病卒於是陸軍二萬四千人盡沒西平祿欽等州及四峒皆陷於安南先是黎利遣書與王通請和詐言求立陳氏後罷兵通以其書達升升不啓封遣使馳奏行在鴻臚寺進黎利書上發視之稱故安南國王嫡孫臣陳暠昧死上言陳氏安南黜賊受命封藩自宋以來修貢不懈十有餘世矣遭被亂賊夷爲俘虜天朝伐罪弔民憐其無主代之置吏伏自臣竄身老撾益二十年卽幕所依時繫心腑故國耆老戀臣殷切乞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滅而復續以謐邊境先臣之靈中國要荒質岡頼之上以示羣臣少保張輔曰太宗經畧數年得此上一旦棄之

無名徒以示弱且此表出黎利之謀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宰相楊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今賊巢新破未有所依乘勝摧壞間不容髮何懼為乃自將前軍獨與百餘騎先馳令軍中曰詰旦來會慶退舖安舖等曰吾見其往而不反也越宿慶發病死是夕升至倒馬坡迷失道渡橋橋折皆墮泥淖中賊兵四起升身中數十創遂死黎明後隊進援不知升處皆亂已而聞升已殺副軍崔聚急引兵西抵昌江賊驅大象而前直奔聚軍軍潰聚被擒不屈亦死安舖皆自殺是時沐晟師次水尾造舟分哨而進江流漲阻不得渡梁銘亦病卒於是陸軍二萬四千人盡沒西平祿欽等州及四峒皆陷於安南先是黎利遣書與王通請和詐言求立陳氏後罷兵通以其書達升升不啓封遣使馳奏行在鴻臚寺進黎利書上發視之稱故安南國王嫡孫臣陳暠昧死上言陳氏安南黜賊受命封藩自宋以來修貢不懈十有餘世矣遭被亂賊夷爲俘虜天朝伐罪弔民憐其無主代之置吏伏自臣竄身老撾益二十年卽幕所依時繫心腑故國耆老戀臣殷切乞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滅而復續以謐邊境先臣之靈中國要荒質岡頼之上以示羣臣少保張輔曰太宗經畧數年得此上一旦棄之

英宗正統元年遣使入賀詔封麟安南國王七年麟死子濬嗣天順三年濬爲庶兄琮所弒國人誅之而立濬弟灝灝死子暉嗣暉死子敬嗣敬死弟誼嗣誼爲母戚阮种所弒國人復誅之而立灝庶子晄自立晄有臣曰莫登庸者少隨父入龍宮服炙晄以脅力徵爲禁林衛士晄之死也登庸恥之乃降降而與大臣阮弘裕等攻弒高政走更立黎氏庶孽黎德德甫十歲政柄一歸登庸久之登庸僞加九錫稱鎮國公節制諸所策皆如岳言伯温善之十九年秋方翁萬達諸所策皆如岳言伯温善之十九年秋方瀛死登庸乃立其孫朝海遣使白刻伯温等乃馳

檄諭登庸父子宜束身來投待以不死若復執迷終爲大戮且文皇之烈在其慎處之更論其國人有能擒斬登庸父子白上公以下賞格有差九月仇鸞伯温帥師抵南寧將入關登庸大懼請以十一月詣鎮南關降萬達等乃於關內築昭德臺置黃幄開幕府登庸率其從子文明及臣耆士庶侯關外乃開關登庸褫衣跣足繫組持降書北嚮跪岳爲解組受其書乃頓首謝姑令戴罪還恭聽處置而遣指揮王良輔送文明赴京奏曰安南自漢晉雖稱內附然夷俗癰鄉終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創

貶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明驗也黎酋前世利害臭若列而不內如以登庸負罪未宜受爵其孫福海似可原宥別與以都統總管如漢唐故事所謂以夷治夷者也至黎寧雖稱黎氏裔或又以爲阮望子或以爲鄭氏詐俱難憑信念修貢已久若遣裔尚存查勘得實仍令於滇馬江居住量給土田不致失所惟聖明裁察登庸亦上表謝罪從之乃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改所置十三路俱爲宜慰司仿守臣南國都統使改所置十三路俱爲宜慰司仿守臣勘訪黎氏後乃授黎寧以海華府使承宗祀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如敕命二十年班師各陞賞有差二十五年福海卒子宏濮嗣穆宗隆慶中

宏濮卒子茂洽嗣初黎寧之授海華也難居一隅而黨類實繁寧死其臣鄭檢立其子黎龍龍死無子更立其宗人黎維邦維邦死子維潭襲神宗萬曆二十年維潭與其臣鄭松謀攻殺莫茂洽復徙居安南（莫氏傳圖五世共六十四年）茂洽之子曰敬恭出奔高平遣使告急督臣陳大科上言蠻夷紛姓如奕棋然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而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黎維禔將恢復是圖而莫茂洽者固職

盛朝興滅繼絕乞仍錫前封願効貢職於是廣西巡撫于時躍以敬耀幸先向化且欲爲黎氏勸請封敬耀爲安南都統使疏聞報可敬耀死子元清襲已而黎維禔死子維祺聞高平莫氏已內附亦遣使納款康熙二年復貢方物

朝廷頒賞有差維禔死康熙三年欽差國史院編修吳光禮部司務朱志遠弔祭維禔其子維祺援例請封五年春遣侍讀程芳朝郎中張易賫賫敕印冊封黎維禔爲安南國王是年奏請六年兩貢許之承襲爲例六年秋維禔既封王

會發兵攻高平元清敗績率其妻子族屬數百人
奔阪朝阪朝滇界也七年正月始聞於
朝兩廣督撫提鎮諸臣皆以黎氏擅兵宜加誅討
上不許遣侍讀李仙根主事楊兆傑往諭維禧令以高
平地歸元清而諭元清將高平府地界及散亡家
屬數目列冊報聞既而二使臣抵安南維禧不肯
奉詔使臣反覆開諭相持四十餘日乃遵
旨徙高平之上琅石林廣淵四州退遲明年維
禧復發兵戍高平元清赴廣西告變時將軍綠國
安副都統王永年提督馬雄議調兵討維禧懼
乃撤戍十年維禧死弟維祺嗣十二年遣陪臣來

告哀會吳三桂反維祺復與其臣鄭檊攻高平元
清不支與子敬光敬晫等挈家奔泗城於是黎氏
盡有高平之地十四年維祺死弟維正嗣十九年
大兵會勦雲南時莫元清已死其子敬光等與泗
城土官岑繼祿爲嚮導二十年雲南平
上命將莫敬光及所從家屬送歸其國安插毋致殘害
二十一年巡撫郝浴遣通判王國正張士貢守備
李芝蘭等送莫氏歸國敬光懼不敢歸未至關自
殺敬晫亦脫身亡走其家屬凡三百餘人至安南
維正悉殺之二十二年六月
欽差侍讀鄔黑邱中周燦明祭維祺又遣侍讀明圖
等冊封維正爲安南國王
上以維正不從吳逆
御書忠孝守邦四字賜之二十四年維正遣陪臣入謝
明年納貢二十八年禮部遵
旨移咨廣西勘問安南以莫敬晫事維正具表乞廣西
巡撫王啓元代奏言莫敬晫等妄稱二王三王通
結吳三桂殘黨侵掠國內諸州等語大抵事多誣
罔曲爲諉罪三十年維正遣陪臣奉貢復賫奏本
申辨莫敬晫敬晟事白是而後六年兩貢如期不
懈五十五年維正卒子維禧嗣來告哀請遣陪臣赴

京陳奏可也五十八年三月
入京陳奏奉
欽差內閣中書鄧廷詰編修成文申祭維正並冊封
維禧爲安南國王
舊志論曰昔漢武帝西征大宛入胖桐夜郎南平
甌閩暨粵東西以其餘力定交阯九眞日南三郡
如反掌然何其烈哉元混一區宇以字內之全力
不能下一安南何也漢以文告而元以兵威也余
觀漢武時樓船下瀨之師未嘗渡富良也龍編諒
山之域不以頻戍卒也禮所謂修其政不易其俗
者殆庶幾乎光武能閉西域之關而不能忘徼側

之叛雖銅柱標名千古爛然而海徼之役實始作俑蓋即建武之功已不可方於元鼎而元無論矣
明初兩勦南交擒其罪人而郡縣置之豈不稱烈然旋平旋叛則非勝之難也乃守之難也迨宜宗時覆軍殺將徒潤野草帑倘不繼海內爲虛欲不息兵紓不可得而議者以三楙棄安南爲失策豈知老成預畫固未易爲少年喜功者道歟正嘉中黎莫搆隙爭欲得中國之典爲重而中國亦察其情隨宜處置要之羈縻勿絕固亦無損國體傳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西京之時寬其父網而因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時導以禮法而恐以兵威故其民疑至漢之季而吏病民民亦病吏幾於不可收拾唐宋而後又有詰爲蠻吏利其山澤之貨以安南爲奇貨赭山而冶竭澤而漁虎狼之性急則反噬而邊臣樂以功名自樹今日募兵明日轉餉藏首未聞而捉矜肘見其效亦可睹矣夫漢置交州爲刺史者一爲郡守者二邑令不過數人明則列爲三司分爲十七郡州縣且以百計而又鎮以中官豈非委片樹於郊衢呼羣徵而助之鬬者耶聞之掌故若桑政馮貴已有蠻聲而中官馬騏尤甚初政若斯後將安極宜乎交人之屢叛也昔合浦郡多璧吏珠移之交孟嘗

爲郡去珠復還安能盡得若人布之南交令夷人不敢輕中夏哉
李仙根曰交趾即安南即交州即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交趾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即古哀牢南連在富良江西後三峯山漢時皆郡縣也黎氏王國在富良江左右纏抱左鞍子山右傘圓山插入大海中通占城秦前入大海亦南荒一都會也所屬有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吳氏惟高平一府四州在北圻之東俱無城郭其人破髮以吞蠻梳之故不散跣足無塵洋以地皆淳沙也男女衣皆

大領無分別無裙廬女有無褶圍帛其王與官或時冠帶韓韓然非其好也稱其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也其牛羊豬燒去毛即割而食之只有燒酒時刻喫檳榔惟睡夢方停嚼耳每用藥物塗其齒黑而有光見人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丸官民不敢用丸以草苫橙棟以竹房檐高四尺許門高不過三尺俛首折腰乃得出入即王殿檐高不過丈許其屋外多種刺竹甘蕉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無定其氣候常煖有布最纖輕有黐桑綿綢曰交兒素絹如壽絹濶二尺多榕樹甘橘有波羅蜜果如南瓜味微甜中

有子如刀豆子皆可食其象牙香藥綿花胡椒茴
香薑醋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棹椅特爲使臣造二
公座甚高大其寢棹圖彩金漆高可尺許絃似花
蕝其文字與中土同另作數十字多加土傍與使
臣往復文書不用也臨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去
國二十里許以竹爲橋每天使至一次則加竹一
重其風俗淫蕩無恥洗浴便溺男女裸體往來坐
立不相迴避雖貴家亦然其家家稍有床榻平民
則無貴者以網爲覓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
上轎盤脚坐或用人人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
傘扇轎大仝儀俱盛止用一股青布繞腰從尻下

好淫閒多係殺人援救者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
件天暑卽裸並無甲冑其器械倘銃藤牌鎗刀諸
物頗精於飾以之大用殆不足也頗識書知文字
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貫通倘巫鬼不泰二氏之
教以能强言者爲功故根有四字評之曰愚曰疑
曰詐曰傲愚則不認理疑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
不可信傲則自謂無罪此四字如銅牆鐵壁牢不
可破也

朝貢方物 康熙十四年例

每貢金香爐花瓶四副重二百零九兩銀盤一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九百六十兩速香二
千三百六十八兩降眞香三十株重二千四百觔
白木香五十件重一千觔中黑線香八千株白色
土絹二百疋長四十尺犀角二十座每座一觔六
兩共二十七觔八兩象牙二十枝每枝十九觔共
三百八十觔

朝貢官從

陪臣三員通事一員行人四員從人十三名

朝貢事宜

欽貢之年分巡道預詳督撫題奉該國王取入關
限期國王乃遣使齎奏并通事領賫夾板公文投遞本

道届期使臣將貢物運至坡壘驛龍憑關守備探
實具報本道卽移駐太平府料理委驗貢官帶銀
匠馳往將貢物細驗秤明造冊呈道發示啓關而
新太黎將先領官兵至關上擺列及把守各隘口
本道於啓關三日前由太平府率南太兩府官同
至思明土府駐劄次日至受降城又次日至幕府
營由幕府營至關十里是夜四更後發號鼓三通
各土司兵馬齊集先行護衛

龍亭前至昭德臺本道與府廳大小官隨行至關分
班拜謁

龍亭行三跪九叩首禮畢本道委思明土府同知祭

關門土神事畢龍憑關守備領鎖鑰擂鼓放炮
唱開關即發
皇令旗二面出關喚通事引夷使將恭進表文及貢
物捧進入關即謁
龍亭其關外夷從人並皆羅拜事畢本道與各官隨
送
龍亭旋即將德臺堂上公座各文武官謁畢次各土
官領目兵即見次喚夷官即謁乃開檻驗明貢物
封記面諭夷使倘有漢土棍徒指稱傀送索騙情
弊即即指實報名查究各夷使目共捌文武漢土
官員人役毫無指索商旅卓木成落落潤本道隨

即命南太二府取花幣並龍憑二州備牛酒先將
花幣犒賞入京進貢夷官次賞護貢物回國夷從
又將牛酒犒勞夷官夷從與漢土官兵盤進貢夷
官夷從共二十一員名正使陪臣一員賞鍍金銀
花一對重二兩大紅雲緞一端副使陪臣二員每
員各賞鍍金銀花一對重一兩六錢各大紅雲緞
一端通事官一員賞銀花一對重一兩二錢大紅
雲緞半端行人四名每名賞銀牌一面重八錢各
紅布一疋從人一十三名每名各賞銀牌一面重
五錢各紅布半疋以上所需花幣銀兩二年初貢
時議以思明府憑祥州上下凍州各捐助
以勦大典當時上下凍州思明州二土官各助紛
銀二十兩應折紋銀十兩共實銀二十兩而知府
又捐俸銀二十兩九錢（今各捐項俱免）至犒賞夷官夷
從及各衙門人役漢土官兵人等牛隻酒米例龍
憑二州出辦龍州出二憑祥出一共牛四十隻酒
一百埕米三十石裁酌多寡賞賚明白其護貢之
夷官夷從受賞出關歡頌而去仍擂鼓放炮唱開
關諭龍憑關守備督令把關門及各處隘口兵丁
慎加防守三日之後方撤隨將貢物表文夷官夷
從名數登記姓名轉報督撫委押貢文武職官
各一員思明州河下登舟由水路往其應用裝載

貢船六隻乃思明土府思明州出辦送至崇善縣
逐程交替由廣西過楚乃抵京師若貢使歸國則
禮部題議差司賓序班伴送至廣西巡撫照例委
官伴送又委太平知府親詣啓關驗放夷使回國
仍照前接貢之例設立
龍亭及致祭昭德臺關門土神事畢龍憑關守備領
鎖鑰唱開關逐名點驗出關取具文淵州夷官印
結收領繳府就即封關具文通報督撫司道查考
附按典彙云永樂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
廣東欽州天津驛經貓兒港至浦淪佛淘從萬寧
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即

温故路近七驛甚便於往來從之嶠南瑣記云粤西入安南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即温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又紀要云思明抵南關百餘里南關抵交州五百里惟諒山至鬼門此百里山菁深險頗多淡澗稍勁跋涉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人文者豈槩曉蕞蠢之爲交州

廣西通志卷九十七 藝文

謂哉志藝文

本朝

詔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托之重

聖祖仁太皇太后慈訓之殷亟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息海寓又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爲變亂險結奸黨回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粤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驕痛毒

三桂僭稱僞號逆焰彌滋負罪尤甚朕統御寰區敉平內亂命六師剿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獲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顯戮世璠倘復鴟張距我六韶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惡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勵將士屢趣師期於是克旅協心進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克梟首帥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如捷書既至上慰

之靈下詔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寧行賈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徵輸朕軫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間施權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殿之內厘棲閭閻之依中夜屢興旰食不暇慭焉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醜削平疆圍底定悉蕩歷年之蠹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曠之風

上諭

康熙十七年

上諭吏戶兵三部朕統御寰區孜孜圖治期於朝野安恬民生樂業共享昇平乃副朕宵旰勵精之願不意逆賊吳三桂背恩煽亂各處用兵禁旅征勦供應浩繁念及百姓困苦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節次條奏如裁減驛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項錢糧改折酒白二糧顏料各物增添鹽課鹽丁屯田稅契平行裁稅宦戶田地錢糧奏銷淨冒隱漏田畝俱行定例處分用過軍需未經報部不准銷算以上新定各例不無過優但爲節省軍需早滅逆賊以安百姓之故事平之日自有裁酌各省督撫提鎮大小文武各官俱宜上體朕意下念民生潔己奉公愛惜物力務期早奏蕩平與民休息以補朕又安海宇至意爾三部即

通行傳諭遵行

康熙二十四年

上諭戶部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潔己奉公愛惜物力兩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已從寬免追取以昭朕優恤商裕課後經簡任鎮撫粵西勤慎奉公恪恭職守地方事務悉心料理百姓感戴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十三年

上諭戶部朕撫馭寰宇早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廣登康阜爲念廣西四省俱屬邊疆土瘠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惠廣西省民深

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
二十二年秋冬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
川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
省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
念育民之道無如寬賦劜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
恩則閭閻無由克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
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
人民實沛以稗胶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
司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參劾從重治
罪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四十二年本

古湖南紅苗自明朝以來負固不服今仍刼掠我人民
牲畜生事多端其附近彼處人民亦擄奪人畜及事
發之後諉罪於紅苗者有之紅苗人等不可令在三
省接壤之地以爲民害著照招撫廣東八排徭人之
例遣在京大臣前往帶荆州駐防滿洲兵一千並酌
帶廣西貴州湖南三省兵乘此冬月直逼苗穴勒令
歸誠設立州縣庶幾民生不致若此之擾害矣

康熙四十九年

上諭先因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補授官員一時不
能到任懸缺甚多頃先發人備用近見此等官員但
知希圖即陞無一居官好者地方關係甚緊要此
例不准分銓選將得缺之人嚴勒限期即速發往任所庶員
缺不致久懸地方亦有裨益

康熙四十九年

上諭戶部朕荅曆

天谷感承

烈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厪懷至治宵旰摩寧寔際
海宇同風邊隅稡化遐邇中外帖然祖席之安者皆
仰荷

天地

祖宗福祐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
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
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
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
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
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
稱通共會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頇惜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
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
無師旅饋餉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
損之儲蓄爲頻歲漘鮮之恩普胶之蠲免屢行而無

國計不足之處亦特此經畫之有漸也北來省方時
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
而生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
地不加增產不加益日用不給理有必然於祠廟此
隱時深軫念爰不惜數仁用廷民力明年為康熙五
十年恩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徵將天下錢糧一概
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黠用兵偷接解之際兵
民驛遞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日明年始
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切停運近內當德澤直隸奉天
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巡撫及所在
所屬除油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

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
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
其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
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普
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
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貧富甚矣即責令
督撫以下官員賠補仍從重治罪大抵方大吏以及
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切休戚者必識克儉克勤之學
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牟胺削則閭閻成得衰
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為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誼非昇
平樂利之盛事歟百部穆文各尊撫諭有到日即刊
刻頒布俾小窮簷合咸知悉

文

廣西巡撫加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馬雄
鎮傳　康熙　十一年丁丑二十六日

朕惟臣子之節大節為重然平居無事之時人人皆談
忠義一旦臨事而為國捐軀確乎不奪者蓋寡則所
謂臨危致命見義之士國家得之官何如爰崇焉爾馬雄
鎮治歷禁近簡授簡死格其之際有閫綏靖之功斯
皆忠悫敦迪命若惡卉兵急變起牆堵之中孤城
介柱嶺之外矢盱援絕彤緯勞危爾則以死自持抗
詞罵賊逢觸兇怒極致幽囚然猶忠切輸忠力圖滅

寇間關遣子萬里來歸棟概上書一心罔二丹誠既
通於王室閶門咸殉於嚴窾節挺氷霜歷四年而益
厲操堅金石經百折而不撓可云烈矣嗚呼惟見危
乃知授命之不易疾風勁草緊爾一身實荷綱常之
鉅朝廷養士數十年有臣如此庶無負焉胺用既懋
且嘉特考褒憲賜謚文毅蔭以崇階爰勒貞珉昭示
來世凡屬臣僚聞風興起咸思自勵爾之為功世道
豈淺歟

上諭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廣西巡撫孔毓珣摺奏請將捐助軍需銀兩解送西安奉

上諭凡地方官捐助軍需應先行奏聞否則或致分派屬員科斂民間亦未可定孔毓珣捐助銀兩既經解送則已該部可行文孔毓珣知之

雍正二年五月初九日

諭禮部兵部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稱安南國王黎維禴遣陪臣范謙益等賫登人資良獻方物並三年歲貢於閏四月初二日從廣西桂林府起身由水路進京等語朕因向來驛遞供應若遣多有騷擾付降論旨令驗驛前來倘當按其官員品級酌量給與驛馬仍

定例供給之外不許溢額應付今安南國王慶賀大禮遣使遠來長途勞瘁應加恩恤其經過地方一切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增加令其充足以示朕嘉惠遠人之至意

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

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吳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爲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爲之指使或緣事犯法逋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主文辦事教之爲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爲

奴隸以副朕子惠元元至意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兵部各省副將以下官員輪流來京引見者朕念伊等遠來故皆賞給銀兩其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六省路途甚遠尤與別省不同俱著令驗驛前來倘當按其官員品級酌量給與驛馬仍只須照常計程行走不必因令馳驛過於急速如有欲自備夫馬不願馳驛者各隨其便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聞得廣西猺獞雜處匪類不時竊發踰山越嶺難以擒拏汎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汎凡係附近地方毋分彼此互相接應庶匪類無可潛藏矣設兵原以衛民地方若有匪類自當彼此協力擒拏著廣東廣西督撫提鎮公同酌議嚴飭各營汎一體遵行並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凡地方有此等事當同心協力互相照應不可托言限於疆界而分彼此也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諭兩廣總督孔毓珣廣西蕉木山場常有礦徒驅攝雖屢經驅禁而巢窟尚在廣東終難安靖蕉木山路共有四汛在廣西者三在廣東者一兩省汛兵各宜盡心防緝不得坐視推諉嗣後將該管文武分地查核以專責任或礦徒從某地來不能稽察或已至某地不能擒逐或逃入某地不能堵截各就本地官弁頻移議處庶兩省同心協力務期益息民安以副朕意

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

諭各省督撫周知稱惟正建國惟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爲至重從來兩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爲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其非息事寧民之意朕深知此弊今特降諭旨與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勿存私見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朕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即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其舉行此事宜於農隙之時所派官員不得私受請囑取餽遺及科派百姓騷擾經過地方如有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諸督撫各慎爲之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爲儲蓄之節蓋官民經晝久遠不爲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爲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頻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

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爲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致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爲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爾餘地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

但苟且因循不復長慮則重負朘剝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諭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爲故套事行不實稽查不嚴又行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爲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若行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

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匿者作何分別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倘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賠徇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疎防文武各有處分雖有有成倒但中間事情倘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衆多人土獞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踪跡散處者則捕役力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蹤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應情法得平中無枉抑著九卿一併確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諭向來邊省要缺題請調補乃督撫提鎮援用私員之捷徑其中多有委用非人且有題補後並不身履其地而因邊俸遂得速陞者此天下之所共知所以

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曾下特旨以督撫提鎮題補太多此習相沿日久大有關係著九卿議奏經九卿以停止題補議准通行在案胶思邊省地方益因烟瘴難居或苗蠻頑桀官斯土者與內地不同是以邊俸較腹俸之陞

遷爲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漸消風俗漸淳之處其地居極遠瘴癘未除者在任官員若照內地陞遷誠爲偏抑至瘴癘已消俗漸轉移者仍照舊例題補陞轉亦覺太濫著九卿將各邊俸之缺或係瘴癘未除官令督撫等題補或係風氣已轉可照內地選用一分晰議奏至文武原屬一例武職官員亦應照文職官員令督撫提鎮等題補其遷轉之處亦論

邊俸較俸爲宜著一併議奏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

上諭直省地方官辦理欽部案件皆有定限其不係限完結者例有處分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

之案地方官因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
人受其拖累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倘詮
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
案曾經高其倬李紱各委員會勘任其遲延閱至今
尚未完結地方各官所司何事此案著鄂爾泰會同
貴州廣西巡撫另委賢能大員速行審結嗣後遇有
民苗爭訟事件該督撫飭屬各官作速查審完
結如地界兩省或有關提之人或有會勘之處兩省
大吏務須和衷辦理不得互相推諉其有不肖有司
託故稽遲巧為推卸者亦當指名題參不可徇庇本
省屬員任其遲延如經胶訪聞將撫提自取愧耳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諭上年廣西省補行大計撫臣會將所屬土司鷹舉
卓異彼時部議以土司邊遠如有卓異之處應行停止胶
允從部議今聞廣西所屬安平田州二土司愛養土
民輕徭薄賦實他處土司所不能及胶甚嘉之其應
作何加恩賞賚之處著該部議奏其各省所屬土司
果有奉法稱職碑孚衆地方者該督撫不必拘三年大
計之例隨時薦舉胶當酌加恩獎以昭鼓勵

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

兩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仲苗素稱兇悍加
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以致燒殺刼掠毒

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
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
胶聞滇黔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獞雜處不時統衆
越境擄殺擅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
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
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
倘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
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聆已降旨督撫責此
即其明証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獞則
環峙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
追捕往返就延兇徒已遠逋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
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獞販棍往
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
察倘有越境擄殺刼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滿網其
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
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拏
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敘兵丁量加
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參從重治
罪胶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派
撥弁兵經理妥協之處著四省督撫提鎮悉心商酌
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諭閻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是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饒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忘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省若開則肰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肰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栽潽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爲緊要轉恐無益無善策是在凡爲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爲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諭前鄂爾泰曾密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爲民害請勅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自然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議不可非都察院啓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旦控告羅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爲封疆大臣逡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爲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利弊民生之休戚毫不關心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怠忽不能整頓昨令廷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

即此一節則李綏之在廣西不能質心辦事專務虛名養奸貽患而兇惡之土司皆不能整理約束可知矣李綏甘汝來相繼爲廣西巡撫彼地情形素所熟悉著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縱之兇徒羅文剛等著即交與李綏甘汝來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兎脫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時若李綏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印務李綏一到同韓良輔即起身赴演韓良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來署理俟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親回籍著侯公事定議後伊的量起身李綏甘汝來員於擺用深恩今加覓有容其効力贖罪務

將廣西境內不法之苗夷與地方不法之奸民悉心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倘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目前疎縱之羅文剛等仍有兇苗妄行之事虛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來仍有兇苗妄行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綏甘汝來在廣西地方正法程且著交與邕撫或於擒拏羅文剛案內有可差遣識認之處在田畯酌量韓良輔奏稱廣西要缺需人著吏部揀選引見又如碭賊盤踞於兩廣之間而兩省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綏甘汝來會同阿克敦將兩省疆界一一清查如何分別防範管理酌定規制使汎地各有專責匪類無

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爲果木之場廢粢飧之恒產以作罔蘿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見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國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寧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悉心勸導切勉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舉情蹈罪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

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邪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稱節愛惜者實由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奠

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

上朕既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眷等神祇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

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資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休勤植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

上諭上年八月內貴州安籠總兵官蔡成貴摺奏廣西
西隆州古障地方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
方之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磉等
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及臣抵任時嚴
飭各目不許妄動隨經咨飭查覆雲貴總督高其倬
照准粵撫咨移行臣將阿九等設法擒勦臣思歪染
等寨未經審勘屬粵屬黔不便遽然用兵請轉咨粵
省撫提各委賢員於交界之地嚴審踏勘並查歪染
各寨錢糧現納何處定案清理果係何目強梁再行
擒治雖督臣高其倬行委首安知州與廣西撫臣李緩
行委西隆知州會勘無如托故遲延至今未結

推原其故因土苗自相仇殺俱係外結例無考成是
以頻年朦視伏懇勅下黔粵撫臣另委廉能大員秉
公審斷以杜爭端副後審理兩省交界土苗案件請
勅部議定限期完結於邊方似有裨益等語臣查前
蔡成貴奏摺發與鄂爾泰令其定議妥開今據鄂爾
泰招奏查得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
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
染烏舍壩犁魯磉等案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
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並貴州巡撫提鎮
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卽何世瑛到任
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多烟瘴該牧寄寓省城一

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傯
遂致任催罰應則忽期之咎多在粵省令准部咨奉
旨令臣與何世瑛委大員會勘隨委貴西道吳應龍
前往苗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
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鄰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
爲常劫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
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
責不致互相推諉庶幾不絕之處繕摺具題本首勅
部議覆在案毛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爲界祖宗大
分相劃以致彼此相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爲之
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爲力

應幾百官之紛爭永絕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等語
鄂爾泰既稱黔粵二省當以大江分界使各加防守
稽查則爭端可以永息今韓良輔李緩前往雲南與
鄂爾泰面商苗地事宜著將黔粵分界事情一併會
商妥議具奏其土苗爭訟案件例由外結者應如何
定限之處亦著鄂爾泰韓良輔李緩議奏並將此交
與九卿詳問李緩甘汝來如何推諉遲延令伊等明
白回奏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道路甚遠命
往試用舉人俱係揀選引見之員嗣後各員經該督

撫題補者不必令其來京著具題補授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上諭戶部滇城前係土府是以有三年土貢之例今既改土歸流自有應納賦稅韓良輔何得復以三年土貢品物歸於正項爲請殊屬不合嗣後悉照例徵輸錢糧不許借土貢名色重累小民著將土貢等物豁免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諭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

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共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煙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動煩兵力而願爲內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苗民即我內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目即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濶文武官弁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附已脫從前之暴虐即畧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即參劾重治其罪即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果能據實糾參朕必有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

雍正六年十月初十日

上諭廣西八達寨兒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剿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愼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兒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敵受創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西自韓良輔李緩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爲搪玩既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弛勉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兒苗公然

肆惡逆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獞即行授首黨衆悉皆投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爲用命年來剿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剿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恩優恤仍照例給與卹賞其凡屬征剿發夫不但官兵損傷者殷心深爲軫惻即苗民被害亦深可憫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畯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屆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妥各官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爲巡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每年尙有贏餘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將此交與巡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大小地方繁簡均勻賞給以爲養廉具摺奏聞每年將收用數目造册報部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畧即有採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論物論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部以便細加核實詳愼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愼重採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爲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即如李綏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概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爲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採摭精當既無闕畧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敘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

草率濫畧或至有如李綏之徇情率意者亦即從重
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拼纂其本朝
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
婦一應事實即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
增輯成書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上諭金鉷請將太平府通判等缺俸滿推陞之員再閒
二年照陞衡陞用該撫身在地方必有所見部議水
上惡劣不便久酌難拘據情理而言但推陞之員既已
熟悉風土非初到者可比或本人情願再留原任以
冏上進亦未可定惟是再閒二年之後果能撫戢或
格外加恩或令該督撫於本省要缺保題優陞以示
獎勵著該部另議具奏

雍正七年五月十六日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
涼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
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
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優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
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
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爲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
委署近地展轉酋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
缺轉成閉曠之所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

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
等員則間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
年俸滿方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
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
委不得使屬員巧爲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
時倘仍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
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紱奏稱粵西民情大抵貪利而
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安作一切姦淫偷盜忿
爭刼殺千名犯分之事紳士始粵處處邊陲民愚而隨井蛙夏
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
閻老秀才倘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
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姦淫偷盜忿
爭刼殺千名犯分之事紳士一爲之無怪其漸染
成風漫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
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
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
整齊而約束之祗恐小臣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
業衆會奏伏思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瘴江烟島悉土
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之勤宣德教力返

涼風於地方宜有裨益等語朕思謹厚爲風俗之本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爲庶民坊表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行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爲民者見紳士之身通仕籍名列膠庠而所行倘然如此則相率效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壞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自愧服顏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雍正七年六月十二日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剿撫苗蠻等事共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强紳劣衿包攬侵蝕者聽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俸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爲養廉之資此撰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并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爲不便於己心懷懈怏即此意也著於庚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涼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爲例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省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即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漸洗積習未能驟

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楠者狂悖囂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弘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之模楷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觀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桑梓盼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

之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概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即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

倘有應行調補之犬不顧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上諭廣西道通交阯閭該地方常有無知愚民希圖意外之利拋棄家業潛往交阯地方開礦其所去之人有資本用盡乞食而回者有佞佛被利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雖禁諭稽查伊等總以出外貿易爲辭亦難究其所往何處更有奸匪之徒行兒犯罪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踪懲奏莫結似此違禁

往來隘口及僻路可通之處酌量撥兵添汛飭令該管官弁加謹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令押解原籍照例治罪如弁兵偷安猶查不力或有受賄賣放等弊日後發覺一併按律治罪將該管官嚴加議處庶愚民不致輕去其鄉流離異地而奸匪之徒亦不致遠颺漏網

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

上諭收買場竈餘鹽以清私販之源金鉷所奏甚是但私既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收數之多寡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寬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何如謂立法以除弊恐弊即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廣西

運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兼場餘鹽作何收買動何
款項並如何撥運如何變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闕
碍引課之處著鄂彌達楊永斌會同金鉷一併虛衷
熟籌妥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
試路程遥遠非近省可比恐急欲於落卷中採其文
尚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候旨錄用以昭朕
格外加恩之意著傳諭主考官於六省試卷遵旨取
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數目秉公選出俟發榜
後朕另派大臣會同主考官驗看人材再加遴選奏

聞請旨再六省落第舉子內除願於下科會試者不
必報名外若有情願小就以圖即行錄用者在禮
部報名一並交與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揀選奏聞請
旨該部頒行出示曉諭六省舉子知之
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上諭據廣西巡撫金鉷奏稱鬱林州地方現在開墾之
時而富民鄉藤蘆坡忽湧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
三千餘畝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今蒙
上天福佑邊氓顯賜甘泉廣潤之大澤朕心不勝感慶著
該撫選擇善地建立祠宇奉祀泉源之
神以答靈貺該部知道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向以浙江吏治營伍俱須整理而浙閩總督駐劄
閩省未免隔越是以特授李衛爲浙江總督兼管巡
撫事務此係因時制宜隨材任使一時變通之政事
竣永著爲例也今浙江事務經李衛辦理以來已
漸整飭而程元章又切以伊之才力難兼總督巡撫
鹽政二事恐致曠悞爲辭埧郝玉麟來京陛見朕
看其才具精神足以貫注兩省著仍照舊制命郝玉
麟爲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
兩浙鹽政事務又從前降旨將廣西一省暫歸貴
總督管轄者因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苗疆應辦事

務若非該督總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不靈今苗
疆用兵事竣諸凡就緒而年來內外臣工有多人奏
稱廣西距雲南路遠距廣東路近不若仍舊爲妥便
等語滇黔兩粵情形本是如此朕之初念亦不過
暫令雲貴總督管轄俟苗疆事竣仍可照舊非謂尹
繼善不能兼管三省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
東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藝文

歷朝

詔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厥高皇帝側室之子秉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樓煩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殖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厥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太守吏卒和吏民以待國命九重日南郡閒與交通仰願亦齊心智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閒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譚等

與王分棄前惡終令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論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賜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

賜呂興督交州諸軍事部咸熙元年 魏 陳留王

吳賊政刑暴虐黜敖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敎交阯太守鎮定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已當仰納合宜棄僣誅除句等驅還太守吏卒和吏民以待國命九重日南郡閒與交通仰願亦齊心智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閒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譚等

詣馬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剏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冠入連諸郡權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奬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辭旨昔僖父朝魯春秋所美寶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慺忠感悅達人聞之必且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制

唐懿宗潭桂兩道賜錢制

咸通四年五月丁酉制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不構六載於茲矣罔攸遊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夙夜惕惕以憂以勤庶幾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慴衋獨亦用撫寧勞我士卒興我甲兵騷動黎元役力飛輓死一軫念悶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俾及物之仁矜閉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綢運無不經過頻遷供承動多差配烟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亦以克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經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開劇准此例興置本錢色州以西黎蠻界內咋因讓寇互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葬瘞量設祭酹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唐 白居易

敕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糾吏理益今觀察使職也東控海嶺右扼蠻氓自階迄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議大夫前守祕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謨嘗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論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戎戛襍居之人故也跡其往效式是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寶寺書扇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可使持節都督桂林諸軍事守桂州刺史桂管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常袞

敕理天下者先務於寬安本人情者必合其上達或刑罰不中德信未孚則生怨咨是有申飭庶以服叛之長方鵬之大南盡百越專制萬里授將置守常亦難之至於臨遣輯懷有明誡伸施惠政以恤疲人而長吏議法不平作威以逞因其猜阻陷我忠良焉季康何如瑛等南方右族累代純臣協其義烈之心積有艱危之効惑於所譖虐用其刑無狀致辟遂生邊患脫自託人上每勞日景法天地之生成弘父母之慈愛聞此溢罔惕然疚懷毒亦辯明特令昭雪如聞溪峒尚有紛擾哀我庶士勞於甲兵豈不求安良有以也所以更謀良師先用化永清麾節仍命尚書比部員外郎莫藏用往嶺南宣慰問以疾苦書其死喪其季康等遇害之家

躬自存撫切加贍恤務令得所以慰遺孤其軍州所有結聚明申中旨懸示大信但能歸附即是平人豈惟復業發居亦當隨才命職兼至桂州宜慰應水旱所損或須蠲免宜與觀察使商量處置勉懷

賜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

宋　劉敞

中國之所以臨撫我蠻常以威位結服其心豈其奪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成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剽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設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荒差奪官秩用慈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賜廣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宋　歐陽修

敕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史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並進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可懼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賜廣西轉運使制

宋　曾鞏

自既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

言論於格堂選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可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

宋　劉敞

宮添差監當制

中國之所以臨撫我蠻常以威位結服其心豈其奪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成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剽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設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荒差奪官秩用慈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賜廣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宋　歐陽修

敕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史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並進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可懼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賜廣西轉運使制

宋　曾鞏

自既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

重爾嘗試而可用是用任屬夫桑遵則能通其務
宣布上恩輯寧異土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李墀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
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制

敕某官某服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
者嘉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
汝以才能治狀逮於厥德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
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敕某官某等牧伯之職親民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廼
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舅舅
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
靖以防汝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明太祖衛中所世襲副千戶高義制

制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
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倣古制設武職以衛

蘇軾

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
牧伯誠益爾倚夷惟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
智誠知宜州制

蘇轍

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黃裳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制　蘇轍

敕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希而審遷夷落以
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廼
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舅舅
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
靖以防汝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明太祖衛中所世襲副千戶高義制

制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
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倣古制設武職以衛

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
防奸禦侮裁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
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

明太祖昭信校尉管軍百戶朱正制

國家以武定天下命將出師所向無敵顯我勳舊
大臣奉天明威以克有功亦繇汝衆士同心齊力
而成也以爾朱正勇有謀驍雄善戰從予將帥
屢效戎行擢於偏裨之中授以百夫之長夫百夫
逸善訓練則衆心不合而從嚴紀律而思威則堅
城不戰而克今之長刻削而佐庶府者多汝衆士
之有功者也汝能建非常之勳予則有不次之賞

唐玄龍命尚有懋哉

誥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詔　明王禕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
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
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
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
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
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益
亦有年終能知幾遠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
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

名外省食其祿秩級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
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敕
唐懿宗分嶺南東西道敕
敕嶺南分爲五管誠已多年居常之時同資榮捍
有事之時要別改張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峒控
兩江之獠俗居數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
不振境連內地不啻海南宜分嶺南爲東西道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嶺
南西道別擇良吏付以節鉞其所管八州俾無拼
桑地脈邊遠近罹寇掠尤甚凋殘將盛籌折宜添

州縣可割桂州管內賓州象州容州管內藤州巖
州並隸嶺南西道牧管
敕防交阯
敕交阯管內黎峒軍民官吏等惟安南世受王
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
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
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克天章閣待制趙
高克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
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宜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侍省
都押班李憲克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
州刺史燕達克副都總管順時與師水陸兼進天

示助順已兆布新之詳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
然王師所至勿逞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
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
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
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
戒使人具宣忠告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
永爲樂土
宋徽宗封柳州羅文恭侯敕
崇寧三年月日敕文章在明功德在民昔有其人
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

顯柳州羅文廟庶刺史柳公住於唐室卓有才名
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愛出敎條動以
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喜悅自
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祀
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
情尙其知歆永庇南土
宋高宗加封文惠昭靈侯敕
敕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
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庶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
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
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蔡蕭之

際胷壐必通屬者春秋之交兩賜忽侯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邦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愛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欽哉如

牒

宋孝宗封靜江府海陽山靈澤廟敕

淳熙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敕靜江府靈川縣海陽山靈澤廟神朕承熙洽之基作神明之主齊通肹

響靡遑勿孚顯錫褒崇維兪斯答爾俟於正直聽以錫明佑我遐甿降之甘露歲茲無歉功孰與偕其進侯封之華式增廟食之重尚歆於渥永底於休可特封惠濟侯

宋寧宗封昭州龍平縣靈濟廟五侯敕

開禧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敕昭州龍平縣靈濟廟神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有水旱則時以無年民斯苦病桂嶺之南繇昭朔之屬縣叢祠共神有五顧自紹興季年嘗錫扁稱凡旱乾禱祈暨民有癘疫率蒙休答一方攸賴部使者以聞爰嘉侯封珠連厥次號殊而應均以示休寵尚嘉惠乎有氓斯爲克稱可依前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第一位神可特封金毅嘉應侯第二位神可特封銀毅顯應仁濟侯第三位神可特封侮毅昭應侯第四位神可特封銀毅惠應侯第五位神可特封柴毅通應侯欽哉

侯欽哉

宋理宗加封昭州靈濟廟五侯敕

端平元年三月一日敕昭州龍平縣靈濟廟嘉應侯等朕惟有位咸秩百神非有功於民不居祀典爾乾彼靈祠冀於侯位山川之能致雨皆汝之功舟楫以濟不通皆汝之祐是用嘉乃丕敬申命徽侯於戲神苟能益懋乃功則封崇之典寘未艾也可依前件奉敕如右到奉行敕告嘉應侯等茲特封金毅嘉應仁濟侯銀毅顯應仁祐侯梅毅昭應仁順侯柴毅通應仁茂侯欽哉

宋理宗封融縣梁熹吳輔爲神敕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敕曰玉融爲郡僻處嶠南昔在天藏猶蠻爲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釐擊以斃魂强魄毅爲鬼之旌大庇其民如生之日自有五顧自紹興季年嘗錫扁稱凡旱乾禱祈暨民疏侯俾三破寢耨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遑啓鄰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爲託也祗服休命益介祉祥可特封梁爲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爲助順靈濟顯祐侯欽哉故諭

明世宗論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穎敕

敕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穎得總鎮兩廣太監鄭潤提督軍務都御史姚鏌鎮守總兵官撫寧侯朱

麒與爾各奏逆賊岑猛父子搆難一方糾合叛目
殺官奪印仍煽誘斷藤等峽賊徒共相爲亂地方
殘害姦謀莫測爾等乃能申嚴號令飭厲官軍分
哨統兵併力夾攻破其巢寨擒斬首惡其功可嘉
且岑猛逞梟雄之志背恩拒命已十餘年爾等奉
命征討接戰之間遂能殲厥渠魁餘黨潰散若非
謀斷素定紀律嚴明安能有此今特降敕獎勵以
旌其勞但伊子岑邦彥及叛目韋奸等未獲爾等
尤宜雖心銷慮獎勵各哨官兵多方設法乘勝攻
剿務期盡絕以安地方俟奏捷平日分別等第重
加陞賞決不爾吝勿以勝自驕忘以致遺孽
滋蔓有臨前功亦不得貪功妄殺濫及無辜斯稱
朕委任之重其欽承之故敕

南粵王謝上表

漢 趙 佗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
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其
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
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
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
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

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
誅論吏相與議曰今中國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
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
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
蠻夷中西有西陵其民半巂南面稱王東有閩粵
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
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
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
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
九年於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
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
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
璧一雙翠鳥千罽角十株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
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

讓容州表

唐 元 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敕授臣使持節都
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
捉使四月十六日敕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
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任憂懼臣結中
謝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

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
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
劇前在道州屢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顯請
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久頼城古
未遑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
餘年在臣一身為國捍劾死當不避憚煩危但
以老母念臣狀瘠方大暑南逾火山衆家
漂溺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
母悲泣問者恢惟臣心可知臣欲扶持歿與南之
合浦則老母氣力竭於送行臣欲奉不俱家則母
子之情兩有所痛有臣欲久留老母則又虧於名教

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
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遑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
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鳥姓慈育生
類在臣情志實其悃誠今慈臣年讀前史見吳起遺官
曝骨不歸溫嶠本使絕裾而去當恨不逢斯人使
之殊死臣所以日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
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慶覩天威不勝惶恐
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元結

再讓容州表

草土臣結言伏奉四月十三日勅以臣前在容州
殊有理政使司乞留以遂人望起復臣守金吾衛
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中丞使持節都督容
州諸軍事兼容州刺史充本管經畧守捉使賜紫
金魚袋忽奉恩詔心魂驚悸哀慕悲感不任憂懼
臣某中謝臣聞尚傷禮法妄蒙寄任古人所畏臣
敢不懼國家近年切惡薄俗文官憂免討終喪制
臣亲非戰士曾忝臺省墨縗戎旅實傷禮法且容
府陷沒十二三年管內諸州多在賊境臣前行營
日月裵淺宣布聖澤遠人未知有何政能得在人
口使司道聽誤有薦聞遂令朝廷參法禁至使
愚弱被衣禮敬臣實不敢踐古人可畏之跡歸聖
朝委任之命敢以死請乞追恩詔前者陛下授臣

容州臣正任道州刺史臣身病母老不敢辭謝實
為道州地安數年祿養容州破陷不宜辭避臣以
為安食其祿蹈危不免此乃人臣之節其時臣便
奉表陳乞以母老迫請解職任陛下察臣懇至
追臣入朝臣以為不貽憂欻榮及膝下人子之分
不圖恩勅未到臣丁酷罰哀號冤怨無所忘及今
陛下又奪臣情禮授容州臣遂行則亡母旅櫬歸
葬無日几筵漂寄莫祀無主捧讀詔書不勝悲懼
臣舊患風疾近轉增劇荒忽迷忘不自知覺餘生
殘喘朝夕殞滅豈堪金革能伏叛人特乞聖慈允
臣所請收臣新授官誥令臣終喪制免生死羞愧

是臣懇願臣今寄住永州請敕刺史王庭瑜爲臣
進表陳乞以聞中謝上表　于　鄧
爲柳州鄭鄜中謝上表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即以今月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即以今月
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萬
里成功雖無壯志九夷不陋庶纂前蹤二紀蠻陬
三提郡印惟貞苦節以奉休辰牙管一雙未嘗闕
慮（集作竹）書象兩何敢經懷潤水之陰敝廬斯託
每還初服常像上農今者又即殊方復臨雜俗固
蒙聲教終遠文明謹當宣衆詔書撫安縣道媒官
學令畢納於人倫爲勸帶牛盡役於地利至於因
返弄法挾邃生情縱漏嚴科必貽陰責山象象縣

江帶龍城撫已蹋天敢忘元造舉頭望日何處皇
居憑宵夢以銜誠託歸飛而結戀無任瞻天戀闕
之至
柳州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臣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
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以六月二十七日到州任
上訖臣宗元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早以文律忝於
士林德宗皇帝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
位徵臣官在禮司百僚稱賀臣草奏臣以不檢
交友旋及禍詞（集作）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

赦獲奉詔追邃離十年一見官闕親受朝命牧人
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撫
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揚竭盡慙懷皇風不異於遐
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恩以塞餘罪
代容州刺史謝上表（時在朗州相因以見託）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授臣容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充本路經略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差某官
某本裹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
某日到本任上訖謝訖人臣某中謝
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辜首邱闕累沐聖
慈縣於清貴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慚無善狀以塞

公責伏惟庶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
海恕臣本性樸愚賜以恩輝被（一作於）廢棄遠辭
偏郡重鎮方隅捧印綬而爲榮望闕庭而增戀雖
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專下之誠務先克已凡施
政教皆稟詔條奉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
弊必除使（集作）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
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照鑒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本違禁被祸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懼
曠宜風之寄乘轡載揚於永路輕舟利濟於大川
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系承儒訓

生屬昌期初掛弁髦即親筐篚嘉樹無忘於封殖
青衿不落於寇倫再擢詞科一登冊府徂邀藏律
浮泛軍裝忽彫華纓俄列通籍極望郎於南省備
給事於左曹中間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值掌禁
拒詔集作召狂寇乱華副中憲以急宜佐威城而還
護忤晉氏邊延之後絕戎人偵還之好敢伐善以
揆為固盡誠於養棟伏惟陛下武推時夏文
教欽明力將虔本紫泥參升青瑣竟意遠分專席
明賜再麾首南服以稱滿捧西原而過短褰幬廉
部猶恐墜於斯文模範介宜實致愛於不武雖期
踰力終懼敗官況依都中灾地兼縣道交身椎髻
疎則魚漏繩急則磐驚欽經緯以合宜顧韋弦而
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拾翠採珠不
勤異物驅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時
便獲稱君之美臣亦當求規水蓮取戒脂齊冀少
息於群集作黎庶免拘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嶓山
阻集作對遥浮江遇楚澤之卑望國隔番禺之桂遐思
白鳥鎮颺音於周囹之中遠羨仙冀永固本於堯
增之上

代宜州黨皇城遺表

宋　黃庭堅

惟孝惟忠生則靡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聖

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
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義漸識
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日逐禪佐稍逢聖
問大臣薦論聞其了得邊事收聚城論許以臨敵
制宜彈庸作勇矢石如雨群蠻交入戈矟成林至
於萬死一生不敢辭苦顧後遂西將領委以羈縻
威棱自輕功微誅重念臣出生河曲老在嶺南
頗曉髮之用名四土風之弊忠謀家據脩終蔵蹇
呼老母終寧黑莫得在少孫刻命新火未寒臣之
冀效走丞須臾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皇帝陛
下千年尊無世之明百祿安宜民之慶永錫養生

賀交阯平表

賀平交阯表

聖人得位冀宇同春弘敷濟衆之德尚抵枯骨之仁
之禹業華夷一統海岳均安恭惟皇帝陛下德合
重華功高神禹萬里救民於水火六師致討於渠
魁誕清嶺徼之餘風光復唐堯之舊境實有同於
兩天關地之功啟運肇基之盛也臣某職守南邦
躬逢盛事仰權精於億兆祝聖壽於萬年

賀交阯平定表

賀　福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
覩洞仁干戈纔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

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遵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頒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爲叛服遂乎黎酋仍踵獎風負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鬬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季擾之狡童再循覆轍遑狐鼠之威而踩踐羈絏恣蛇豕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潮浸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孰甯嚮鴟梟之不閟盡傷蒼生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俯軫戒論嬰撫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爲不道爰興詹筭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珍遺孽悉除其惟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提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爲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爲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興圖舊物於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光復山川精彩於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真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尊前代之遑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聖明乖慮愚蒙

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相慶覆載際風雲之士鬼蜮增輝咸欲覩照臨之清光於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遥深祝切御瞻而下拜敬效華封之三祝恭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執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即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仲間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黜守舊聞則以虛言仰愛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並爲異家之所蔑日大至者不

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孌微辭以年數小差援爲巨謬道脫繼絕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與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轨咨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有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誠使從衆並於萬世後進無復孤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管傳陋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即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諫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訐爲直至廻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客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

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開其榮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止減州郡兵疏　晉　陶璜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水道艱遠風波無常百姓居船以當車馬陸行則擔負徒步又無牛馬之用轉運委輸僱直過重加以兵興之後士民凋弊自頃供費轉多官有常調不可減闕其本七千餘人出戰兵千餘人餘悉老弱婦女又有瘴癘之氣自相傳染十喪六七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捲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議義者寡厭亂樂安好爲禍亂又廣州南野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壤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險在於逆順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

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

經制安化蠻事宜疏　蘇紳

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

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其險絶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驗動朝廷興師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等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長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珍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邊居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剿叉將來而震疊荒裔彼亦恐至洋溪再起衝突孰恥當有以制禦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敗然謀謀寫見上降州士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

藤峽善後疏

明　韓雍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驕悍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遁千數頃難草面終包野心梟然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洋溪再起謹譯寫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

藤峽善後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驕悍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遁千數頃難草面終包野心梟然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洋溪再起謹譯寫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

藤峽善後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驕悍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遁千數頃難草面終包野心梟然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洋溪再起謹譯寫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遁千數頃難草面終包野心梟然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洋溪再起謹譯寫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

藤峽善後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驕悍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遁千數頃難草面終包野心梟然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洋溪再起謹譯寫見上降州土知州岑驛先因祖母長其盜妙設兒本貧推劃在禁不敢動縱臣親覩蠻情所忻者地形險阻其人習於戰鬥又所習兵器利於山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珍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驍勇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數十年無復掀搆之虞矣

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兒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責縣龍山藤峽之右皆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鎮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過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凶徭防守在於藤縣左也藤峽之右瑤也實生猺人與猺異宗洪武初猺首單殺賊仝仝本官督率其屬編隸桂州福既物故而部黎朝孫震原係柳州指揮熟知彼處地利夷情況單福親承其寵八百人顯克戎佐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州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繁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選千戶李慶招之諸猺莫不抃刃應授臣以爲南蠻之俗惟見流官尤懷舊穴襲右寇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也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長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象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至若將官之任尤宜得人右江僉事泰將孫震原柳州衛指揮地利夷情素所諳熟湖廣都指揮僉事夏鑑謀勇過人修仁藤峽等處厥功燭然指揮使林聰指揮同知張

聘劉政張翀梁太指揮僉事馬義俱歷練老成有謀有勇或以從容奏捷或以保障垂勳孫震夏鑑堪任泰將宜以孫震守右江夏鑑守左江林聰劉政等俱堪守備宜以劉政守備梧州張壽守備平樂馬寶守備與安林聰守備鬱林梁太守備修仁張翀守備賓州等事如此則防禦稍固峽賊必敗矣

疏

議處廣西地方事宜疏　韓雍

一廣西分守柳慶等處左泰將孫麒年老不能領軍殺賊仝仝本官督率職其分守左江浔州等處右泰將孫震原係柳州指揮熟知彼處地利夷情況地方遏近斷藤峽一帶賊巢及與廣東地境相接比之柳慶尤爲重地廣東高雷廉三府土賊民賊數多又常有流賊往來行劫最爲難守地方俱須得人分守湖廣都指揮僉事夏鑑年力精壯謀勇過人見今征進荔浦修仁并斷藤峽等處獲功最多衆所推服合將夏鑑陞廣西右泰將分守左江浔州等處地方仍請勅廣東副總兵范信專一在於高州石城駐劄時常往來高雷廉三府地方督屬操軍殺賊泰將張道照舊分守肇慶等處如果

廣東別府州縣猝有緊急賊情仍要各官會同分兵追勦庶使地方責任各得其宜守戰不致悞事實爲便益

一查得先年湖廣原有官軍一萬員名常在廣西守備以後分爲兩班貴州原有官軍五千員名輪班在於廣西守備以後盡數掣回今廣西所屬二十八衛所實存官軍二萬餘員名湖廣輪班官軍五千員名除分布哨守各處城堡外廣西中軍止有官軍三千餘名左右參將各有一千餘員名委實地方廣濶兵力寡少遇有溢賊出沒不能分布勦除又有得湖廣衛分輪班官軍彼處都司衛所多將軟弱老幼不堪者補湊前來徒有虛數不得實用合將湖廣官軍一萬員名仍舊常川在於廣西守備或於彼都司別撥一萬員名兩班輪守俱請勅湖廣巡按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將前項該班官軍五千員名照舊輪班分哨并把總指揮等官逐一揀選務將軟弱不堪者揀退守城就於本城見操并備禦數內照數撥補并另推選都指揮二員總領前來仍要將貴州原掣回官軍五千員名照舊輪班分哨并上隆州則例輸納報效糧米若本府原管土兵照數撥補有逃故不及原數就將本州所管土兵照數撥補庶使兵威强盛賊人不敢復聚地方可圖久安

一有得柳州府武宣縣東鄉係斷藤峽後門每年柳慶等處賊徒入峽糾合出境打劫俱從本處經過原不曾設有巡檢司衙門守把潯州府貴縣地名馱山又名北山係斷藤峽右臂本山三里猺賊

與峽賊聲勢相倚近幾由官向化亦不曾設有巡
司衙門管束及斷藤峽上水江口地名周冲巡檢
司除有流官巡檢見在其衙基址卻在峽西與江
口隔遠下水江口獻俘灘原有靖寧鄉巡檢司因
被賊劫將衙門移在柴羌卟甘村亦與江口隔遠
斷藤峽山南原有大宜鄉大黃江口二巡檢司與
靖寧鄉巡檢司先年俱有土官副巡檢今缺員年
久不曾補除斷藤峽內中路原有羣灘驛及思隆
鄉巡檢司俱有驛丞并流官巡檢見在緣彼處積
年爲賊所據道路不通不能建立衙門俱係缺典
臣等訪得土人李并陞善正廖政胡扶清任貞二

臣等議得前項獞人雖已向化出力把截道路若
非設立土官衙門管束終非經久之計行據該堡
稱覃福親孫覃仲瑛素爲獞人信服堪任土官又
看得正千戶李慶頗有才識熟知夷情合照遷江
屯田千戶所事例於今處地名古賧開設五屯屯
田千戶所衙門就令正千戶李慶管事各官將該管
瑛爲本所世襲土官協同李慶掌印管事覃仲
本處與斷藤相連白石寨十二磯蒙江口地方有
警聽調各處殺賊仍將獞人所種田土稅糧優免

五年庶使夷心悅服地方有備

一查得景泰年間海寧伯薛與征勦廣東反賊黃

蕭養事平之後曾奏留在京達官在於廣城安插

居住遇警調用今看得調來隨征京達官都指揮

你里哈答等四百餘員名見在廣東地方截殺流

賊各將都指揮使廉忠并所領達官你里哈答等

四百餘名俱存留在廣東城安插居住內廉忠仍

於原帶俸衙門帶俸陞官都指揮於廣東都司帶

俸指揮等官於廣州前衛帶俸賠勘空閑地土起

蓋房屋撥與居住內有家小各乞勅南京守備官

差官撥船起送前來無家小者設法措辦代為聘

娶俱定與則例按月厚其廩餼供給下程柴草冬

夏給與絹布衣服靴帽并加意撫治不許剝削科

害但遇兩廣地方賊情警急聽調殺賊有功照例

陞賞誠為便利有益

爭大禮疏

蔣冕

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

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溺職甚

矣悞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

生立廟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賈宏反復論辨至數

千言未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

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

則將無所受命令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為武宗之

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

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

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

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

承祧既所當皆指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

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

有為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

後止立所生父母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乎

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

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陛與前代適

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

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

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難

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通考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

變陰霾至暴風雨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

計哉

題明仗天威以除元惡疏

劉穎

臣偶以庸才叨奉明命着隨軍紀驗功次糾察奸

弊不得因循養亂及輕率冀謀以貽地方之患就

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前赴寶州駐劄就該鎮守

兩廣總兵官撫寧侯朱麒會同將調集見在官兵
打手責令副總兵王偉等分哨取道各於六月初
二日夾兵進討數路並發共謀誠賊緣照彼時賊
猺亦合思恩叛目王烝等及遣其頭目岑關等或
據險以自守或分兵以相拒各亦不下四五千而
用其精銳二萬以陣於工鼻於是官兵奮勇而前
所在取捷賊衆所據關隘如定羅如播量如鵝鴨
泉如安定歸仁等巢皆背為我軍所破幸有捕斬
不旬日間賊衆盡失其險六月初六日官兵進臨
工鼻賊猺用其子邦彥及僞總州陸綬韋率衆拒
敵官軍搏戰良久自卯至未凡歷三時是日斬陸

綬俘賊徒獲器械無算箭中邦彥幾亦為官軍所
擒遂易馬遁去猺時在田州乃自將內甲數千復
陣於地名平馬思欲復逞官軍復殪之勇氣百倍
賊不能支衆遂崩潰皆倒戈空城以遁猺父子號
哭東西奔竄猺急欲竄入交阯為儂智高入大理
之圖臣等已於五月間行都指揮沈希儀選差千
戶趙楫齎令旗令牌督責歸順州官舅岑璋過
其奔衝及諭令璋必得此賊以獻益璋猺之姊翁
亦嘗助惡於猺者所以諄諄戒之令其圖猺自效
及猺之竄也實官軍四面殪之又從其後而尾之
猺勢益窮以殪竟遁歸順將以假道交阯璋先來
密計乃不敢匿遂割私愛斬猺首併搜獲猺身帶
該府印信於七月十四日一併解送軍門臣竊伏
念逋猺海嶺巨寇旬日擒誅是皆仰仗朝廷之威
福而永順保靖二宣慰司之兵各亦督發及時適
遭爭會而其爭先赴闕之心踴躍喜戰之氣亦足
以震慴賊兵而可藉以收成功者也但猺雖已得
猺之子邦彥與諸奸目韋好王紳韋輪馮爵趙璋
羅玉岑關盧蘇王富岑約岑理羅何王琳戴得鍾
烏廖明陸豹林盛陳嫉周俊楊召王受梁諦李賢
尚多據險負敵如係商等皆皆以兵自固中亦有
懸堆百尺石壁數仞要非旦夕可破者尚束西相

望也若不乘此兵威之盛亟圖翦滅之功臣恐他
日有如思恩之劉召王烝韋復相起而為亂是又
重貽朝廷之憂蔓延地方之難合候官兵通為搶
蕩其有私助兵於猺者亦就乘時圖滅若夫貪功
濫殺都御史姚鏌實禁之臣又從而抑之不敢濫
錄所以重人命釋無罪仰體陛下好生之德也竊
照賊猺搆難一方稔惡有日朝廷擬策久矣今者
惡使天威得之旬日難黨羽未盡臣未遽敢以提
問然元惡之除天人共悅臣敢不亟馳以奏用紓
陛下南顧之憂乎至於諸叅將都指揮副使等官
中有密切獻策效謀以制伏猺於前及今進兵有

率先士卒以共殲猛於後或亦恐有懷奸退縮頓
兵誤事不能協力成功而或分黨相搆者俱候命
下之日旋師上捷之時當通爲稽查功過一一具
實錄奏以俟朝廷賞罰

題報捷音疏　劉　穎

臣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親到賓州與總兵官撫
寧侯朱麒會同將調到三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
打手殺手人等共十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分
爲左右中前後五大哨左哨右參將李璋公同右
參政胡克元右哨鎮守鳳西副總兵王偉公同鎮
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中哨都指揮同知沈希
儀公同僉事張邦信前哨左參將張經公同僉事
申蕙後哨指揮同知施震公同知府葉蕃各監統
官軍土兵打手取路前進駐定本年六月初二日
卯時各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勦及委廣西布政司
左參政今調湖廣左參政胡忠左參議江必東督
理廣西糧餉右參政黃芳總理編賞廣東布政司
左參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仍兼管編賞廣西
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次廣東都司都指揮
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及委僉事李傑防守梧
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六月初二日臨該前哨監
視僉事申蕙左參將張經稟報五月二十九日視

兵進至定羅堡猛賊惡目岑關帶領人馬兼思恩
反目王烝等共擁兵數千屯聚險要阻截官軍及
計謀攻打思恩府城令其幼子邦輔管理府事人
情憂疑我兵直前而進賊子果出五更隘口裝伏
賊等當督領明官員并保領官舍彭虎臣等官兵
奮勇與賊對敵當場斬獲首惡韋趙珊賊人敗走
介入定羅堡城負固據守隨就分投包圍申嚴號
令鼓舞軍兵設法攻打當時克破本堡擒斬首從
賊徒首級不一餘賊巢城敗潰定羅遂復爲我有
等因初七日又該右哨監統副總兵王偉副使王
顯高開報初一日統率官軍及永順舍目彭明倫
向禾壽等兵直抵地名覲更險遇賊衆數千逞兇
迎敵職等督率官兵奮勇攻戰追抵宣冕以寧大
峒連日斬獲賊級不一等因初十等日又該中哨
監統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稟報猛賊頑遁
賊子邦彥惡目陸綬等統領人馬十二營屯劄工
堯分據隘要阻山帶河列陣以待及先發號悍三
千餘徒伏於地名鷓鴣泉伺隙衝突軍兵繼至果
出迎鋒當督永順官舍彭宗漢等兵各奮勇追擊
就陣斬獲數多乘勝進圍工堯賊亦舉衆迎敵交
鋒大敗自卯至未聲振山谷當場斬獲惡目陸綬
及賊徒三百餘級射傷賊子邦彥猛賊親帶精兵

數千到於地名平馬屯劄策應私欲復逞官軍復
廢之勇氣百倍賊不能支衆遂潰散猛賊父子各
東西奔竄等因十一日又該左哨監統右參將李
璋右參政胡堯元稟報統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
官兵進克播量隘各賊分支迎截各不下數千我
兵奮不顧身捨命敵殺斬關而前沿江進擊以援
中哨之兵形勢聯絡軍威益以大振斬獲首級不
一等因十五日又據後哨監統知府葉蕃指揮同
知施震稟報督率官兵克破歸仁寨擒斬賊衆各
於初十等日在指田州府城猛早已棄城奔走該
左哨已先尼之各哨官兵又相與共壞之猛賊遂

由歸順欲逃交趾隨該歸順州官男岑璋已奉領
密計於六月二十二日伏兵截殺斬獻首級併獲
原帶印信解報等因前來臣已將攻殺猛賊情由
會本具題外看得各哨監統等官督兵奮勇首擒
元惡勳勞可嘉量備綵緞花紅獎勵用責後效爲
照賊子岑邦彥自工堯敗後與有名惡目韋好岑
關戴得卓輪羅何等或保據險峻砦峒或竄伏深
密林莽朝東暮西蹤跡靡定尤恐老師費財難收
全功當行文切責各哨監統官員督率軍兵跟勦
勦捕隨該各官開稱訪得惡目韋好帶同妻小賊
衆走藏地名李定山巢各哨官兵攻至隘口賊人

預立排柵包占水道據險自固放射藥弩滾木礮
石不能前進各兵尋襲偏僻小逕攀緣而進前後
應援累次與賊對敵捨命砍開排柵二層賊人拚
死出敵殺死百戶王敢任官兵奮激橫刀而前當
斬從賊百餘韋好窘迫奔逋隨被官兵斬首及捕
獲本惡正妻羅氏次妻得顏等一併解報而岑邦
彥岑關等尚爾未獲總兵官與臣又於八月初十
日起程親臨田州府剴劃申嚴號令打刀行仰各
哨監統官員欽照各官欽奉敕諭內事理敢有退
縮悞失機誤事者以軍法從事仍懸示重賞激
勵人心嚴飭監統官員深入山巢窮搜極勦多方

挨訪有名未獲賊子岑邦彥黨惡岑關等蹤跡下
落臨該本官報稱卽今地名隴戎有賊結巢據險
不服招撫率兵進攻各賊據險阻敵射弩礮石官
兵奮不顧身併力攻打自八月十九日攻至二十
六日方將本巢克破斬獲惡目截得從賊首級不
一等因又該各哨監統官開具揭報據招民報稱
伏波巖峒藏有首惡依險負固不服撫招拒敵官
兵各賊親抵巖口自九月初九日攻至二十五日
未下乃設策爲毒煙烈火熏之巖石崩墜賊始驚
懼自願投降當時搜出猛賊及各惡目鍾烏等男
婦四十餘人併坊村大小男婦五百八十五名口

隨將行兇總把張佴羅潘羅六擒解斬首示衆訖
鍾烏等男婦送官監繫其餘坊村男婦各從便安
插賊險盡平等因續該左哨監督右參政胡堯元
患病不能監督又經行委總理犒賞左參議王俊
民帶管該哨軍務督兵勦賊間續該各哨監視官
及署田州府事委官知州王兆熊等各將王琳父
子生擒送官峯關羅何峯理應續擒斬併獲峯猛
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及彥賊正妻黃氏長子嬌

盡并各惡甘妻妾子女各封官又該各哨呈報賊
子邦彥僞官兵追擊官迫僞痾氣死齊村惡黨峯
約氣死選村馮爵氣死富州并據原委巡哨江道
廣西都指揮僉事孫震各亦督兵斬獲賊級通行
解報前來其脅從發與夫漫散夷民等仰體皇上
如天之仁一面給發旗榜信帖行令各哨招撫安
插復業住種外查得各哨過共攻破巢峯九十五
處除有名賊子峯邦彥爲官兵所迫氣死齊村惡
黨峯約氣死選村馮爵氣死富州已該本州斬首
趙璋先被峯猛殺死王紳先已病死外擒斬過元
惡峯猛并惡目韋好陸綬車輪峯關羅何戴得廖
明陸豹周俊王烝韋趙珣李賢峯理王琳及首從
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八名顆搜獲田州府
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螺盞一頂銷金黃龍

帳一牀其餘金銀預埋山谷者卒難追取見盤獲
金九百零七兩六錢五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
七錢九分銅鼓金事件環刀小鮮手抹金銀豕頭
刀鋏銀象牙柄刀夾金箱銀環刀銀豕頭刀鋏銀
鏢槍紅琴間金錢銀馬鞍橋錢銀馬鞍鐙紵絲圖
幌等物共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馬隻一
百三十四匹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其首級先
委僉事吳天挺職同全州同知張華灌陽縣知縣
周應祥閱視俱經臣躬親審驗內有混殺婦首及
腐爛不堪辨驗等項者剏除外獲功官軍目兵人
等俱該軍前量行給賞陣亡傷故者給與銀兩以

都御史姚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
寧侯朱麒議照叛賊岑猛父子與惡目韋好陸綏
等初出敗亡本已無州幸蒙國恩扶之再立畧無
德創之念一不感荷於心徒以地廣兵強自矜百
戰黨羽甚衆叱咤可集敢爲梟獍之姦虺虎狼
之毒挑官奪印非但一州獨羅其殃劫衆虜民蓋
已十數餘年於此其諸品服日用如帳用金龍盛
揩翠鳳盡干非分之嫌凡所經用謀爲若私用火
矛僞立總州輒犯不軌之誅專制一方生殺已不
知有朝廷之刑威自爲諸酋盟長亦豈識有軍門
之號令在皇上弘唐宗之益旬垂撫諭之勤顧此

酋非馮益其人竟孤負來歸之望時或外爲好語實
則內藏禍心走盟叛目既已據定羅而遍思恩明
告有衆直欲犯南寧以震兩廣抑且授甲諸夷約
與同日爲亂兒煽日騰造謀大著豈惟與智高鑒
起之變甚欲爲尉佗虎踞之雄使賊計遂行此無
所備萬一破邕州以自蔓將軍貽國家之憂又或
合交趾而興難則尤非邊境之利所賴我軍早集
湖兵適至先事而發有鬼神不測之機五咱俱前
兵官撫寧侯朱麒寅恭協志忠盡同心又照鎮守
廣西太監傅倫靖鎮一方恭勤在念副總兵王偉
副使王顯高右參將李璋右參政胡堯元都指揮
同知沈希儀僉事張邦信左參將張經僉事申蕙
弓矢一不及用不踰時而元惡已擒僅四月而遊
徒漸盡威騰十萬之雄功近五千之數積年危難
一旦消除兼以擒貳者傾心投誠奉軍而聽命流離
者復業盡極貢以來歸在泗城已有復興之勢於
思恩當無再叛之民平一郡而并安二州清兩江
以兼靖五嶺兵振百蠻罔不股栗而戰懼歡騰數
省率多撫掌以歌呼臣再帷往年麓山之寇有甲
兵而無城郭近日宸濠之叛有城郭而無甲兵今
猛以城郭則完且固矣是兼有麓山之所無以甲
兵則富且強矣是兼有宸濠之所缺而其飛揚跋
扈之心狙詐黠猾之智狡又甚焉非區區蠻夷

與琳當寇盜者倫也致有今日之兒提似爲嶺南
之絕禦撰脈所自夫豈無由而然哉實仰仗我皇
上德全聖哲運撫中興布神武以震八荒垂明見
以照萬里廟堂之上素有神算將士用命各思效
勞故於大盜之除有此駿功之易慶在一人福延
四海顧臣微陋事因人成功無寸補但照提督都
御史姚鎮職司總慤倚毘戎機總鎮大監鄭澗總
兵官撫寧侯朱麒寅恭協志忠盡同心又照鎮守
廣西太監傅倫靖鎮一方恭勤在念副總兵王偉
副使王顯高右參將李璋右參政胡堯元都指揮
同知沈希儀僉事張邦信左參將張經僉事申蕙

指揮同知施震知府葉蘊分哨督兵衝月寒暑備嘗勞苦馳驅行陣互有擒斬其功俱不爲小并查猛賊未發之際實切旦夕之憂先該數內右參將李璋建議扶泗城以牽其勢繼該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建議屬歸順以防其逸及先任廣西按察司僉事進首控南寧寨大灘以阻其鋒今去任副使楊必進等用之皆以取效其功尤所爲左計以綏其謀臣等優錄以示後勸及又查得左參政胡忠右參政黃光左參議汪必東工俊民僉事吳天挺錢糧慎於出納紀錄公於問驗都指揮僉事鄧綬怀理中軍克勤供事內王俊民按管左哨有功歸順州官男岑璋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舍彭宗欽宣慰彭九霄與防蠻善後之謀保境安民及夫獲功陣亡傷故被傷等項官之策會議具本及夫獲功陣亡傷故被傷等項官軍曰兵人等哨道衙門職役姓名所獲功次數目臣再加清查覆實照例制錄明白造冊進繳俱另行奏請定奪外再照元惡岑猛等首級例該解京梟懸示衆乃見獲岑猛幼子岑邦輔岑邦相岑邦彥子嬌童并各逆妻妾子女律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與淨身男子合無通解赴京奏請施行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裁

請處置田州事宜疏　劉穎

田州猛賊已誅干戈已定流官之設事在不疑但土夷陋習漸染既深而野性難馴其間興革事宜

相應斟酌議處期不失改土爲流之宜亦牧寓用
夏變夷之漸用制禍胎以弭兵端庶幾懷柔有方
治安可久所有處置兵後事宜謹題請旨
一專設守備查得先年剿平思恩府地方該前鎮
巡等官題奉欽依設有署都指揮一員領敎守備
該府地方今照田州府勒平與思恩府治平之日
事體相同而其地衍人衆民易爲姦難治倍之其
守備官員尤當勢分隆重遴選得人若但如先年
守備思恩都指揮甘霖等貪利酗酒與土官土目
卿處酣呼甘言卑制樽俎媚取財物貪詭自喪養寇殃
民釀成兵禍勞師費財積數十年而未已於朝廷
何賴焉今之守將必得諳練戎務顧惜廉恥通曉
文義議建時宜實授都指揮一員仍乞請敕一道
重其事權專一駐劄田州提調各州土兵及官軍
操備防守仍協同該道分守兵備等官用心撫理
輯和人民一有遺賊竊發隨即相機撲滅守備既
久積有功勞撫按具奏旌奬或不次陞擢其有貪
殘不法扯剝夷民計取土人財物致惑地方者雖
事故陞遷仍行劾奏追論其過以律例治罪庶守
將知所激勸而地方安矣

一存立城頭切照田州府官雖改流政宜從俗查
得本所舊有城頭土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共六

州除附郭人民編爲二甲每甲八城頭共十六城
頭在外六州一曰兼州二爲上隆州三爲恩城州
四爲武隆州五爲安德州六爲舊田州每州編爲
八甲每甲共四城頭每甲編二大頭目二副頭目
每人食二甲六城頭或三甲八城頭或食一甲半
四城頭食租五百石或三百石不等小頭目止食一城頭或七八十石或五六十石不等
共食租約一萬石以漢法齊之大畧歲可增稅五
千石但臣竊思蠻夷之俗從已相承必欲更之亦
有未易率革者昔唐陸贄欲削藩鎮之兵宜寬其
繩勒簡飭疏目東漢武陵太守鄧彪欲平服可增

重者稍爲減節使大小相承臂指相隨遇有調遣
及防守城池等項畧如里甲輪更之意此外科征
一切停免庶節澗目仍用其土俗治之以效古昔
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之意則兵民各有定守而無
尾大之患矣
一興復學校切惟風俗移於人才人才養於學校
田州府先年已立有生徒亦嘗應貢舉矣後因猺
賊漸生遂謀恐爲清議所梗遂敎官驅遣生徒
衣冠盡毀學舍亦燬民俗習成獷悍故猺賊遂得
以相率而爲亂茲欲變革火風漸爲善俗合無將
原設學校重加修理仍乞敕吏部照依遷除敎授
一員訓導量除一員以任敎職其選充生員先儘
本府民間俊秀子弟亦聽一體選充生徒相與
儒學生員內考驗頗有學行者改發二十餘名撥
赴該學肄業仍不拘常例但係廣東廣西江西占
籍田州商民俊秀子弟亦聽一體選充生徒相與
涵濡薰染以長文風亦仍照例科舉歲貢及酌量
地方開設社學敎請師儒授以大誥敎民榜孝經
小學等書訓誨各鄉村民間子弟庶衣冠揖讓之
容民日改觀詩書絃誦之聲民日易聽爽俗之陋
可望其變而爲華一二十年之後亦必有人才出
於其地矣

一議處奉議查得奉議州原係土官黃文顯其地
與田州密邇舉賊之欲吞併已久矣先於天順年
間謀殺知州黃能其嗣遂絕久無相應繼立之人
朝廷止設該州判官一員亦捺制羈縻之意自猺
賊弁兵撤亂奉議日兵孱弱從者大半今日大兵征
討搜跡原情多從寬貸是則本議之保全實由田
州之平定今田州府既改流官而奉議亦當更變
其土官久廢流官久立而其百姓亦久安於流官
之名但其七佰亦不能遽爾變革相應改設流官
比照上思州事例選除知州一員將原選州判裁
革照依舊俗管治仍將該州印信一顆本府行移
反正而永絕禍亂之階用夏變夷而漸覩新美之
化矣

赴任謝恩疏陳廣兒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召卿識微才高忠誠體國令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攻仕了卿宜星夜前去仰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逛疑推諉以負厥望還

差官齎馬裹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糜躯亦無能報又況遼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溽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猺及諸流賊而

設朝廷付之兵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上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常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驕驁令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怨況於此輩爽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慎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焉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怒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愈期既而調遣不至上欲下慎且深用猜防之以勢

而威益褰籠之以詐而衅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各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途不顧萬你之命竭兩省之

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
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
未能雪也徒調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艱民
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勞
搖動窮廹必死之賊亦可以無憾若可曲全則且姑務
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
之爲患其事已兆而猶不此之慮而汲
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
役其怵心焦思亦可謂勤且苦矣特發於憤激而
但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據險
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

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曰爲百姓之
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襄糧荷
戈以征不爲民患蒸蒸鬱怨之處此人心之所以
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狡逆土漢官兵亦
不下數萬與黃餘黃長罪逋誅之處相持已三月有
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後太早而四面防
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
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
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
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
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難衆而勢日以懈賊雖窘而

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
意固欲其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所
謂強弱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臣愚以爲且宜稽此
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
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若可曲全則且姑務
息兵罷餉以休疲之民以絕覬覦之端以弭
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
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
至興甲之煩戚戚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
紀綱廢於不振中篤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

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蠻爽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微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庶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生計之更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存已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云思恩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或出土

王守仁

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為群出沒於兩省之間其來尚矣非一日之漸也必須仍存三司則可稍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改土官為流則遂都之思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少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思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竟與勘官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陛行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留意採擇幸行不致徒復奏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踴忠願効之至

罷兵行撫疏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就行克之亦有千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顧但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罹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

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如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石米不滿一萬石安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稍遇救之不能集之不可用驅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三也瘴癘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如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四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儈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鶩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憚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峯猛其患五也兩廣賊

盜猶猛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時招募增補勢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亦窺我空虛出掠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愈益糾合爲患愈甚今若復進兵彼知事未易息愈益糾合爲患愈甚救之不能集之不可用驅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三也瘴癘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如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四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渴甲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血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地里疲困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患五也兩省

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慽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僞價而來兵間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數萬今茲復調路頗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讐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詠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戾慝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

抑亦務蓄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勢費益已秦時防廣之亂實與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利取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聖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咸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無窮之福此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佈綸讓除以備他處百姓無椎膚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成之兵行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亡逋逸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

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士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反側之心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蘇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釋兎死狐悲之慽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洒

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鄉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路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擾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咸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一舉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賈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忽見則二幸始謀請

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頭南寧賓州解甲休
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
始知朝廷亦無必殺害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
懸懸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
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
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
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
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虜枉故特遣
即撤守備其衣糧盡卒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
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
皆四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
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馳待罪命
報劾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

所聞所見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
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朝
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
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勿復
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
方為爾之故驅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
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湛軍民之
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
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

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忤罪仔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久永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址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具悃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但要誠心向化改革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爾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則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

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慴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殺之斯來勦之斯和者也臣以窺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伏覩盛明豈勝慶幸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風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兩廣地方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兵事於茲土酋該欽奉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唯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酋該欽奉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途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

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日前之毀譽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

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無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特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壞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譏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唯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壍之限猶牙爪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而終無遏爲之限猶牙爪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遏爲則縱於其間是皆麋鹿於莽固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壍禁其觸觝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不祿決蹯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死囚之人也議既僉同陛辭以爲上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

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列具本請奇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
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
知可無反側之虞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衆其力日
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
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
中土之經界而納其貢賦辦其稅糧之入使之知有所
畏劾雖不治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遣之
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純以中土之禮教而制
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畏雖不嚴以中
土之法禁而申其究掘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

訴冤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恭謁之來而宣其間
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遠寓警
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
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舍洪坦易以順其
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
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
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仍其
舊名以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
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
誅各支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懷思願得復立其
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
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

爲嬰曰有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在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永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浦皆嘗征討之績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驟擬郭顗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勞勚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本衙貢獻又遣人赴京投送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逆逃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顯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方寧靖矣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可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誅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鳴實猶城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還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爲患者爲岑邦佐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備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寃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變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之要策也臣等又有得舉猛之子有者二人其長

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以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有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畏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有其控馭節制之道施其紋懷撫恤之仁亦無由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俏屬八甲劃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一巡

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衙門定土巡檢一員以上日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有所施其紋懷撫恤之仁亦無由而宣而土俗之治復遂人之情順一舉而兩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寧忌自除人夜平其石且仰復傾如是者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皂隸不敢縱肆於法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要策也至於思恩事勢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剏其日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上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遂人之情順一舉而兩得矣

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皆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

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莅
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絃謂其既掌府事即繫屬官
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逢竟遷原籍至今亦不復
泰泰照嚴絃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
敢便視教吉蔑廢部務罔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
狄使氣徒欲申一已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
莽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
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
訪如此但未委慮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
以絞秉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稽
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

任南康通判剪緝安義諸賊甚得條理且其才識
通敏幹辦勁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
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
行文委令經理其事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
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迫其累有成績遂
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
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
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
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爲抑急其譏防反足
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
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
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
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
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鑒督餉賓州思恩之
人聞其行事頗知信悅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
經理其所謀獻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
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尚未能灼知超
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鑒者
器而使之姑且修飭補錄休勞忌用以與久疲之
民和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敕吏部再加

裁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
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
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
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
或生弊端臣等遵照敕諭便宜事理已會行牌仰
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
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
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
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瘴癘逃竄之

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與制之所宜備者皆聽各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

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難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盡陞總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壅隳而功可責成矣

王守仁

征勦稔惡猺賊疏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貿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萬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省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怵然不顧愈加兇橫

出劫益頻茲緣此賊有泉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阯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擾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荷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各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銀星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問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靖兵征勦積年窮

兇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
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
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崗各賊累年攻劫都縣
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
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皆已變爲盜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
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小息
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

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刖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
虛旬蝟毛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特舉幸未舉
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納歸降遠
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
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尚
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
恃險如故截路刼村罪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
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錄會案呈詳到臣
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
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
外國遠夷皆知震慴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猺賊獨
敢擁衆干百四出刼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
罪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昌熾梁鰲平時挫又
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

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
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
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
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爲
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
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
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但滿神怒人怨難復遁
誅但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猶恐聲迹昭
彰反致衝突奔竄則謹調土兵高之衆以二年
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欽奉敕諭但
遇賊勉生發卽便相機調度或撫或勦不拘撫當抽則捕欽此

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
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
近幸地方悉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節途
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
士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發賊
報効俱合遵奉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
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
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
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閻撫思田布政及右
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
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

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
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
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
此具本題知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
惡千百里內被其悔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
乘此聿成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
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面此極及
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
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

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
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
有十萬之師圍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敕論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
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
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
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
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
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
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
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

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
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
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
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
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
之患此皆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
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
威任人不疑之斷宸慮遠遊感動上下且廟廊諸
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唯國是謀與人爲善
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仁其力之所能
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勉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
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
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
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
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
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狠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
可必其官男彭盡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
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
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暑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
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
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辦軍餉

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唯恐功效不立無以自
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
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
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
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
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
廣西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
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銓及各督哨督押
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琥張繩彭飛張恩
周徹宗趙璇林侑劉璋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皆勦
縣丞林應聰主簿李本并防戍捷捕潤虔給俯等
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鑾史立誠舒
相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
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能功績
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
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
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劾捍患勤事之績均
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上明昭軍旅之政
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任事
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奬官男彭宗
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
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

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
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知過授以軍旅重任
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温旨使之不必顧
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
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
但根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
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
願望

處置八寨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
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
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
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
生民千百里內筌戞已極臣既目覩其害遂建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威德幸已翦滅蕩
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苦不
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
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衙所開
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
則數年之間漸復蕃息不過十年又爲地方
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

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賜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論便宜事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二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十數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旺八仙等處賊峒亦以十數西連東蘭等州及夾江上者等處賊峒以十數俱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寨之衆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若一投入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

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從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達村寨俾遇賦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衆沮地

方益敝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發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以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猶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

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
悉將各官遵照敕論事理綳赴軍門議欲斬首示
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
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
就與該衛官軍分功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
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特角而守亦
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令八所土兵雖
已比舊甚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斟其微弱者
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遣之山而調其強盛者四
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
然足爲榔慶之閫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

脉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
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
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箸無弗得者此真
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之本而衆幹自枯
不過十年榔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勘得思恩舊治原在寨
城山內上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瑛始移
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巉山
絶壁府治亦在碑磧之上芒刺硌研之石衝射牴
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舉濬被誅繼是二十餘
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
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
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
昏寒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
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
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
至喬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
齊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洲蓄
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
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形勝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畫定方

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懽喜爭先趨事
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鑒督令各役擇日興工
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
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貿買往反旬月十不
致一常爰匱絶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
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
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
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
屬思恩者其始爰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
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
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

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
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
已之事
一改風化縣治於三里勘得思恩舊有風化一縣
然無城郭縣治靡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
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
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
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荷歲月故風化之在思恩猶
寄處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有得上林縣
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

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
上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
水夾流上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
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
水從此出是爲外險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
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
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
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
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
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
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風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
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
不過三四月而遷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
業供其糧差翕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
通南丹新衙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風化當
石門之外內外犄角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而至思
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治途村寨荒寒日久因
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
大鳴山於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風化爲
之屏蔽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風化而綠
羊綠篠等村寨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

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
官知府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風化一縣亦
皆徙寄空名實未嘗有令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
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
之地改設風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
自風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隔上
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
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
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
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
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

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久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府宣化縣至於田寧道流官縣治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下圖等

處相去尚有五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攬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逋脇徃徃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地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利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旆馬均三旗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接近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途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轄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田寧府也況川寧又繫新

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荅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阯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岳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仍乞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漢土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慫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慫惡之餘即宜急爲勦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向化村寨懇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爲之選立拿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殘惡也今附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遁一二終將悉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被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落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煽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脇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積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

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機會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衙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是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疲弊於附近七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問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適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專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數之以威

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矣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頭楄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逢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承常哨守然以次潛集

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舉每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敢城完而寇自鮮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廣西通志卷一百一

藝文

歷朝

疏

論新建伯撫勦地方功次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兩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剋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審籍切齒讎額而欵曰兩廣良民何不幸生鄰悉境又嘗竊計曰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

染患未深者亦得革心向化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剋撫勦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卽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

餘萬兩麦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
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
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
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
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
敷文德也若八寨斷藤峽又非田州思恩比也天
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
險其水迅其山之高者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
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
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
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作得討平

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
路時出刼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
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
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以故
一百六十年間曾未議及賊亦恃險肆惡時時出
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
逃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是八寨者實四
追勦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
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
八寨諸寇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
安枕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

之百數十年豹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
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
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
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
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矣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
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
因思田劾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則
不及遯所謀者皆積年渠惡非往年溢殺報功者
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

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
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
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
而鄰處東而羅旁線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
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乎復
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漸次撫勦雨廣良民可漸
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
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
久圖歷五十年之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今守
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
險後時固不能爲患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
矣誅惡綏良得爲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
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

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遂天德者也雖無詔令先發後聞可也而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畫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與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逍逃

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進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陲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遣邊急速興事一月工成賊覺而爭之已無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是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貶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旋滇諜反江西兩司俱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効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默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默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効功之臣焉有定國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可侯也敗則虜也雖勿崇焉可也惟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

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誘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効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自無以勸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自又無以勸勞勩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

王守仁大臣也當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上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城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部覆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可勝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而不得已也

黃佐

兩廣鹽利疏

照得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客商而不取之於商盈虛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額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數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以來至都御史葉盛韓雍吳琛朱英宋旻屠滽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夏潘蕃熊繡併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勘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遂年用兵勦賊買

糧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韓雍見得收解冤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置郡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西地方併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仍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勘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盖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

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
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
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
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
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
靈山領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
官鹽仍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鹽斛盡罰入官不
准自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已
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
粵之地民猺襍處施設縱橫歲用兵征勦錢糧支
用不貲加以連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

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項供費無
窮其兩省布政司處雖有銀兩各有頭項擅難把
別項動支遇年征勦因地方險遠所調
濶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
之數方敢行事況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
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磺制造軍兵
器械收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
賴於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
兩收有前項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
多關係之大遇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
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意旨之甚易殊不知

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
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比·舉動輒告缺
乏況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今自首則私
鹽盛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客人以罔厚利
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
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之微則出自商人
與鹽盜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
也況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
官惟以此數而貴令出辦法爲甚輕而畧納亦甚
易似欣然樂從累無難意今益商人而縱私販虧
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敢知
也但用兵惟此糧實非糧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
功書曰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
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
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諸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
謀其行據議處者或亦似無違大之見此豈經久
可行之法否乎即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
規則軍餉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
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給內帑縱
蒙俯允而往返稽延悞事非細況前項事情行之
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
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而守掌有人

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使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執得而那移借貸伏望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敕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令後遇有裝載鹽觔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近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糧糈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爲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爲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論征安南疏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內外臣民莫不罄歡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赦陛下寬仁惻怛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惟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賜爲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弒國人立黎譓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清華府登庸立譓幼弟黎寧相之既又弒寧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具問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負負封豕之勢據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蠻夷慢

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區區南交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交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則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猶亶屯

紱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遊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頓兩蟲莫堅鬬志南交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乘虛而起安南事來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俟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鴞梟約宇宙之亦當有所部以死効命乃其職分頓不度分量幢戈躬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効也遇此大征義當擾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効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反爲所誤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終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

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甚易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達思皇祖不殺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救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命乃其職分頓不度分量幢戈躬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効也遇此大征義當擾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効

事倫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昧爲陛下陳之伏冀曲垂裁察

報柳州提音疏

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題按廣西監察御史陳宗夔題前事命會同總兵官陳圭督同副總兵程鏊井於三司中選委才力超卓二三人責令專任以事完爲期并合用兵擾議處停當具由奏聞一面約期進兵凡軍中一應機宜俱聽相機行事仍咨都察院轉行新代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馮彬隨將有功有罪人員分別具奏等因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該守巡兵備會同參將官督同守備府衛并

地方人員備查爲惡村分首從賊徒分別哨道合用漢達土兵各若干細開畫圖貼說并一應軍需等項條具報奪隨據分守右江道右參政鄭綱整飭防禦會同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程鑒廣西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李脊按察司署印僉事魏一恭都司掌印都指揮周乾議得右江所轄柳慶等府近年以來盜賊充斥人民逃散柳州一府所屬十二州縣彼告尤甚中間馬平來賓等縣里隆北五等處更爲險烈其巢穴深山高險阻北通古田永福南通潯里八寨東接藤峽諸江西連湖貴二境最近而融縣洛容柳城朝發夕至稍遲向龍哈折城莫旺此逐彼移其餘旁溪曲徑高嶺深居蓋不啻狐兎之三窟而已而里隆一處魚窩等巢險峻尤極控引長江有同大墅逼臨絕壁如守雄關乃柳慶二府之奧區西南一方之劇盜盤據山川豺虎之心益橫因循歲月地方之禍彌深屢經建議未見施行若非大調兵馬廣集糧餉多分哨道遠布防禦申嚴號令明信賞罰其何以收滅西道右參政張鉉總領隨同臣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到柳州駐劄督催功次陸續獲功解報臣等又看得各處巢賊將次削平惟有魚窩馬鞍龍船

用官軍兵款糧餉船隻等項逐一會同詳議畫圖貼說備開條件呈報到臣臣等遵照節奉欽依事理會差官舍分投齎執令旗令牌督調南丹州土官男吳惟武東蘭州土官男韋起雲那地州土官男羅廷鳳各日兵并左右兩江各衛所府州縣馬步官軍打手壯款人等齊集將各官繳到畫圖貼說應分哨道書册分爲中左右三大哨俱差官齎執令旗令牌督押赴定点站立日寅時一齊放槍四枝勒其餘爲惡村分應該勦殺儘兵力所及相機行事隨城中左二哨監督右參政鄭紹在參議趙崇信星解五都諸峯賊徒調別處土兵一二萬前來分布三哨以收全功臣等看得前賊堅結魚爲等寨特險拒敵未易攻克隨將勦平廣東對川地方班師目兵於內摘取鎮安府土官男岑貞寶揭兵三千名田州土官男岑芝精兵五千名向武州土官男黃仲金精兵三千名東蘭縣銃手五十名及漢流官軍打手人等行委廣東都司新任都指揮劉海廣東布政司分守嶺西道右參政張鉉總領隨同臣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到柳州駐劄督催功次陸續獲功解報臣等又看得各處巢賊將次削平惟有魚爲馬鞍龍船

等寨勢極高險夾地數十丈弓箭火銃俱不能達上有窩門各賊藏有積聚以防官軍據高臨下礮石如雨從古攻打未曾克破必須申飭各哨為久困之計設法攻打恐日久人情懈弛又行委官往鎮守廣西副總兵程鑒前去總理統督三哨并據原委左哨監督左參議趙崇信呈報丁憂去訖臨改委中哨監督右參政鄭紹兼管左哨監督臣等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移鎮柳城縣視自臨督仍將各領哨官以軍法處治鎮守副總兵程鑒監統等官右參政鄭紹等稟攻打據副總兵程鑒等呈稱本月初八二十等日隨募敢死目兵黑夜藏火

毬用繩索鉤搭絕壁偷上魚窩馬鞍二寨奪其閘門投火毬燒其茅房賊衆驚亂各兵魚貫而登斬獲數多其破火燒死及墜落懸崖不計其數并俘獲賊屬人口奪獲器械等項解報前來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照廣西柳州府馬平柳城融縣等縣五都里隆上油石龍鶯頸等巢賊首韋金田韋金秀韋明濂覃朝解韋扶威韋扶壩韋張容韋朝龍等各據險巢朋黨為患聲勢相通其中五都以北及乎古田之境其魁渠皆自投軍門願編立里甲輸納稅糧同於百姓原被賊殺占額徵糧米

舉斬獲首級雖多然而魚窩等巢攻圍數月克本盤克遠且招撫是以兵散之後餘黨復布山谷頃年以來根蔓延引占據處遠水陸二路敵殺官軍攻打縣治殺戮鄉村每殺一村則一村田土盡被包占積歲蠶食各縣僅存附郭數里其餘大抵漫為盜區又恃其險阻狙於招安調官軍不能持久從來征勦終歸於招故敢據險拒敵以老我師狡猾兇狠人神共怒臣等即遣兵部題奉欽依調集官兵親臨調度攻勦以九月初進兵收其禾稼兵有餘食決意持久以絕後患其間結土寨者曾兵圍困遁投別巢者黏蹤窮追誓以必破此賊乃肯班師是以人無遠心進皆死戰賊勢日蹙險遠巢寨並皆摧滅已將各哨報到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其四千零八十四名顆轉發紀功官驗實通行造報其首惡韋金秀覃朝解韋明濂藍扶威等明正典刑餘威所震羣黨落而馬平縣三都四都來賓縣北五賓州龍哈八寨并象州五宜洛容等處以北及乎古田之境其魁渠皆自投軍門願編立里甲輸納稅糧同於百姓原被賊殺占額徵糧米今清出一千三百二十六石有奇經報在官聽撫造册給帖者已有二萬零六百六十三名送出原日行兇盜甲鎗刀弩箭等項共二千八百一十七

件馬三百五十五匹其班師之後陸續聽招者尚未開報各被賊遍逐良民皆行令有司安挿復業田土或仍舊或招人耕種蠻禍消除地方寧息是皆仰仗我皇上之聖德同天春生秋肅並行以成歲功臣等奉揚天威遵奉廟謨致此克捷非犬馬之力所能及也及照賞以示勸罰以示威軍旅之中所繫尤切臣等所以能鼓舞羣心奮勇趨事者亦惟宜國家賞罰之典示以信必之令使之有所畏而知勸爾除將剿征兩廣漢達官軍土官目兵打手人等分爲二大哨一哨賀縣委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官沈希儀統督廣西按察司僉事俞則仝監督指揮李琮孫文繡陳棟鄒繼芳

布政司左參議朱憲章監督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統督指揮莫如舟黑孟陽李湜王照共兵二萬零七百九十員名進勦黃南梅水大曲等巢首從賊徒及行湖廣巡撫衙門督行郴桂衛永上湖南等道兵備分守分巡守備等官各調集官兵鄉夫委謀勇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把截尅定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寅時一齊抵巢按圖撲勦應與湖廣官兵夾攻者約會夾攻仍委廣西布政司左參議朱道澜總理賀縣哨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張岳

等巢積年賊首李金石等各結黨嘯聚相煽爲亂流劫鄉村殺擄人財奪占田土民不寧居貽患三十餘年節據連賀二縣被害排年軍民黃昂黎得潛等連詞具告請兵征勦已該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議得前賊猖獗已盛流毒甚慘屢撫屢叛勢在必征將調到廣西鎮安思明田州南丹東蘭那地向武都康洒城蹈順上林等府州司縣上官目兵并兩廣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分爲二大哨一哨賀縣委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官沈希儀統督廣西按察司僉事俞則仝監督指揮李琮孫文繡陳棟鄒繼芳

卞國等共兵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七員名進勦马山礌石黃岡等巢首從賊徒一哨連山縣委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朱道澜總理賀縣哨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張岳共兵二萬零七百九十員名進勦黃南梅水大曲等巢首從賊徒及行湖廣巡撫衙門督行郴桂衛永上湖南等道兵備分守分巡守備等官各調集官兵鄉夫委謀勇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把截尅定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寅時一齊抵巢按圖撲勦應與湖廣官兵夾攻者約會夾攻仍委廣西布政司左參議朱道澜總理賀縣哨廣東布政

司監督左參議朱憲章兼管總理連山縣哨各軍
前獵倆會本具題外續於本月二十一日據賀縣
哨監統副總兵沈希儀飭事前則全呈報并據連
山哨監統左參議朱憲章都指揮梁希孔呈報及
據潮廣按察司整飭郴桂衙永兵備僉分巡上湖
南道副使潘子正呈稱各前來臣等查得連山賀
縣二哨官兵通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三千零一
十九名顆俘獲賊屬二百八十六名口奪回被擄
男婦四名口孳畜牛馬二百七十九頭匹器械一
千零五十八件俱經巡按御史葛世廷楊以誠原
委紀功廣西按察司副使沈宏廣東按察司副使
黃光昇閱驗審勘明白覆功官軍日兵各照實格
給賞陣亡被傷者給與銀兩以爲營葬及湯藥之
資生擒內有詞者監候另議情真無冤者遵照兵
部奏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器
械貯庫被擄人口給親完聚俘賊屬與牛馬俱變
賣價銀入官其湖廣官兵所獲首從賊人賊級賊
屬等項備行該道俱徑呈彼處按撫衙門定奪委
官紀驗施行外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
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照廣西
賀縣接連廣東連山縣地方密邇湖廣江華等縣
崖崗深險林箐叢密各賊盤據負固肆兇東攻則
西遁西攻則東遁急之走入險阻緩之復糾聚出
沒正德年間雖曾共奏征勦賀縣特以一面進兵
不曾會合三省致使殘黨旋復嘯聚如賊首倪仲
亮鄧良朝梁榮李金石住等合衆數千僭稱名號
焚掠村寨占據田土逼近關廂禍延三省劫掠得
志黨附益多各處無賴姦民投入夥中導之違劫
至於德慶開建等州縣亦被其害若不急爲勦滅
誠恐後來愈熾深爲未便臣等動調官軍土兵行
委副總兵三司等官統領進勦率致克捷仰仐地
方之患已除神人之憤稍伸仍令民復業安枕而卧
是皆仰仗皇上聖武弘敷大威遠振故能兵不留

行賊無堅寨豈臣等犬馬微力所能強致伏惟皇
上軫念邊方用武之地勑下該部查議將前項有
功官員議擬上請量予陞賞庶人心激厲而將來
任事益加奮勉其餘有功獲功并陣亡傷故被傷
官軍日兵人等照例聽各該巡按御史通查覈實
造册奉繳

三大政論嚴嵩疏

張翀

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
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
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
大政言之國家所特爲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

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遵即被超遷托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廕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戶部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餉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餽其子不見其子先餽家人私裁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托弱矣邊防既墮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是也嵩覆敗名器私黨賣窠世蕃以狙儈資倚父勢招權罔利獻媚烏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廓然成風有如狂瘖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已者加諸膝異已者墜之淵箱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捐腕憤激悵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譴以決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矣

酌議事宜以安民庶以固地方疏　吳文華

一制屬縣以全府治據右江兵巡道議稱思恩府原屬土州正統間土官岑瑛有功陞爲府尋改爲

軍民府添設流官佐貳弘治末年瑛孫濬叛討滅之改流官知府設屬化縣隸焉嘉靖初年土酋王受作亂新建伯王守仁撫平之始遷府治於荒田割南寧府武緣止戈一二圖爲之編戶製思思舊治爲九土司以分散其黨乃教十年來猖狂頻甘捍蔽視流官亡論軍符不以時赴即梁鶯未易宰制譬之畜養驕抗孽奴綏急未易得力且漸成尾大不掉之憂所以然者該府無衛所少編民一旅一卒皆出自九司其操縱之勢原未有特也管考新建伯王守仁奏議屬化縣移於三里及割柳州府屬上林縣以隸思思若三里爲八寨咽喉上林爲八寨門戶欲壯思思就近彈壓故耳旋以反側未定議寢不果職謂此議實思思萬世之利在今日猶所當行者上林距柳州五百餘里距思恩五六十里而近割屬思恩府豈惟思恩有所資輔即上林縣之民亦大稱便及查武緣縣止戈四五圖地方與原割止戈二圖交攙錯落距思恩亦止二三十里若去南寧其地既遠民又思頑往往不聽勾攝連年逋負無怪其然然則割此二圖編戶思恩而又以上林縣屬焉惟民之順即思思之權日重九司之勢自輕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兵部左侍郎凌雲翼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陸萬鍾看得思

恩府自改土爲流分立九司并割武緣止戈一二
圖附屬迄今幾六十年較之當時頗爲寧帖惟是
郡城孤懸別無一州一縣以資保障而環城以居
盡是武緣之民其去南寧在三百里之外內永寧
二里廂墟舊墟諸處民系慓悍甚有勾引八寨流
劫者徒使該府束手莫敢誰何夫以環城之衆近
在几廂頓屬之他人緩急不得其用而頑梗之徒
外煽內訌又以非其統轄置而不敢問此所謂棄
爲也且該府守服後背取給九司而九司近日頭
目日悍土成尤大則二里之民已不足恃該府將
何以善其後哉今議欲上林縣并武緣止戈四

五圖割屬恩恩應成府治但上林係賓州屬邑先
年已經停罷不必議割查得南寧府屬有三州三
縣土司不與焉若以武緣一縣割屬恩恩止戈二
圖仍併於武緣則南寧於近年增一新寧州去二
縣屬於郡治固無所損而恩恩全得此縣則環城
之衆有臂指聯屬之情九司之悍免恃强跋忍之
憂八寨之雄有畏威懾服之勢南柳兩郡有滄離
唇齒之固而該府經制既備體勢日尊屹然爲右
江一巨鎮矣一轉移間而爲百年可久之計非有
更張拂民之舉動也兵部覆議查得恩恩府自弘
治年間岑濬叛後改土爲流正德初又設歸化一

縣隸之然無縣治徒寄空官至嘉靖七年該新建
伯王守仁因土酋王受作亂撫平之始議改築府
治於荒田既係武緣止戈一二圖之地就割其民
爲之編戶以恩恩舊治剖裂爲九七巡檢司而統於
府又議改設歸化縣治於三里而併割上林以屬
恩恩總該都御史林富覆議改築恩恩眞保治安
民勢不容已之事若歸化縣徒寄虛名無益事體
應即裁革三里之地本屬上林上林本屬賓州各
仍其舊本部依擬題奉奇逾行迄數十年來事勢
相安但九司之衆多係徐岑漸向驕點而該府編
民其少級急難情況環府而居者大半武緣之民
不服驅使而南寧往歲又增一新寧州是以諸臣
目擊其地思爲可久之計欲以武緣一縣割而屬
之蓋使府縣相依得彈壓之體而土司之黨益斂
僞其心在南寧似無所損而思恩則有所益也既
經督撫等官會議僉同相應依擬恭候命下本部
移咨兩廣總督兵部左侍郎凌雲翼巡撫廣西右
副都御史吳文華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
察御史陸萬鍾即行該司道府等官將思恩止戈
一二圖仍歸併武緣縣通將武緣縣一縣改屬思
恩府該縣人民錢糧等項悉聽府官統轄其九土
巡檢司照舊并屬該府管轄一應差事相兼處辦

從宜區畫施行

諫封倭疏

題爲倭情已變封事宜停懇乞宸斷亟殛賊臣止

册使以存國體以安宗社事遁者封事已壞發言

盈廷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逸陽偵報不虛册使

揭帖踵至矣頃者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者令

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皇上已洞

見封事之非而次之衆論也又奉聖旨選風力科

臣一員與楊方亨册封是皇上又疑惑於楊方亨

之揭謂封事可成也節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

相附和詞不足恕且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

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生

報視爲流言令册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

死未卜乃請添册使禁沿流言即三尺童子亦知

其詐非本兵矯誣以欺陛下必狡倭設計以陷中

朝望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

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誣罔

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

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爲封雖不顯言大都有

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

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

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

不已必求捨席朝鮮渡鴨綠而割遼危矣倭情吐

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

時況惟敬使倭之日已與插盟即不盡許七事業

已經諸一二顧養諫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

一扎情形破敗不在於惟敬就縛之日已發覺於

朱龍光未死之先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

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於七事

不辯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爲倭制皇皇天使竟

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卑露則愈箝制此忠

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與籌封事決戰守斷奸

臣首以謝天下乃快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拘

甘心媚倭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

力主和議終殘宋祚前車已覆可爲寒心封事之

非舉朝以爲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科臣攻擊

即以科臣往封是亦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於

已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甘鼎鑊不敢奉詔

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

避何敢避難爲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

事萬一不濟甚重執以爲質封外要求即科臣仗

蘇武之節效奠卿之義必不爲宗城抱頭鼠竄以

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臭萬年臣竊悲之

爲今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

成則齎册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
等册使爲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
歸不成責亦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
成耶敗耶言官持議驗耶否耶陛下以平章軍國
托元輔以參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
何偏執星狠狠自用皐稼稼依阿星曰關白可封
皐亦曰關白可封星曰再遣科臣皐亦曰再遣科
臣今日封倭之使即昔日排已之人彦博之薦唐
介當不若是昔魏徵亦以任事奇功未見陛下
嚴誅學舍而寧及卒奏蕩平今東事濱製元輔樞
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册使行止社稷安危
係此一舉願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歷朝
狀

代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唐柳宗元

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韓叔向等與黃家賊
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臣當時
差本道同十將試光祿卿甯遷至邕管界首賓州
以來刺探事宜審爲擒捉雖得雷遷十四日狀并
嚴訓狀報回到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穴荒
伏以鼠竊狗偷并是爲患陛下威德遠被神化旁

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
盡滅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上軫天心猶煩廟
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不敢不奏

代　　韓　愈

西原蠻黃賊未平狀

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
然見往來過客并語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
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尚
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孝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
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
威又不能臨制侵欺廣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
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

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
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
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
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
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
儻皆非虛賊已零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
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
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

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
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
規模依前遣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
有寧息之時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
然邕州與賊遍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
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
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
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奸心伏請移經
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比者所
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
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
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計三
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

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
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況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
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
盡殺其人豈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客貸羈
縻亦未能招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
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
誰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領嶺南事者爲
經畧使處坤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奏杜管常平義倉狀

李渤

臣伏睹救文本救荒賦忽有危切貫及其時宿州

去京往來萬里奏回方給豈及饑人臣諸所管忽
遇災荒量事賑貸訖續分析聞奏庶使達人速沾
聖澤遲流臣之所管僻在嶺外題以山賊人尤難
理若令數改必困蠢食常平義倉本救災害向爲
歉診擢臣處之方鎮臣宜竭力上答皇明伏乞聖
恩允臣所奏庶使皇靈遠被獷俗知恩

論清舜廟狀

李渤

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嶷之山舜廟在太陽之
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
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
祭奠酬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

況我祖廟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錫免近廟三五家令蔵時拂邏示爲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元澤被於無窮謹錄奏聞

爲昭州刺史張慈狀　令狐楚

右臣伏準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勅旨自今已後諸州刺史縣令已肆考如理術尤異實効可稱考滿日委觀察使錄事跡以聞特加奬擢者前件官守文惟謹持法甚精清廉有餘自固無比臣伏見嶺南風俗悍嬾苟避征徭易成逋竄張慈愛人若已理郡如家勉課農桑置立保社後風爲敦厚之境微賦無愆急之名閒旋六年共道一致臣忝司兼察黎守方隅以所見聞恐須甄錄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宋　李　綱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適劄子節次勦曹成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見屯兩路要害去處本路兵馬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尚丁刀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搶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戰除已逐急發兵控守關隘然賀州勢在上流南人連英東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急危急准樞密院劄子

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除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郊乞撥高舉人兵星夜前來應援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入賀州富川縣殺人放火刼虜人民賊勢浩瀚乞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至斧衝又據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曹成賊馬四月初三日乘牌船過水東入賀州放火燒本州敵樓戰棚及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據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申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捲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力不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急乞催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援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適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除臣荆湖廣南路安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兵馬八千餘人聽臣節制續准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爲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人

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三百餘人委是單少臣
以見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蒙恩差入內內
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前來降賜敦遣就道臣仰
祖天威已祇受告命擇日開司朝夕敬行今據廣
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
係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林邁稱親自率
兵前去封壘州防抵切慮未足倚仗其廣州繁富
號為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
同守實為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里遼遠又所得
任仕安兵纔千餘人難以分撥應援雖已遣伝近

降指揮許伝江東路安撫大使precise一差兵二萬人
旋行踏逐方具奏請聽候指揮無由目下便得齊
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曾成賊馬為二廣之患滋
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城池皆須
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輒有愚慮仰瀆
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荆湖宜撫副使韓世忠行
軍整肅忠勇有謀曹成劇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
從婦女外能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
未必能有濟欲制此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
世忠統兵已到虔吉筠袁間深恐拘礙路分止在
荆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為二廣之患其勢未

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
忠不拘路分量留人馬照應荆湖外盡將所部取
便道前去應援廣東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
以目前使喚二則道里已近可以指期而至臣愚
竊謂朝廷今日應援廣東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
素號瘴薄應付大軍錢糧必致闕乏世忠既行福
建江西荆湖宜撫司將刻刷到錢糧可以通融應
付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
置用金字牌入遞付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禀聖
旨許依江東安撫大使precise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
朝廷應付亦乞用金字牌降下敕劄庶幾早得齊
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帖子

奏勘福建江西荆湖宜撫司與荆湖廣南宜撫司
兩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
去廣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
共措置庶幾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伏候敕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李綱

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
使李回奏撥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
牒三月二十二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

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
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
受招安起發起行在卽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
忠訖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
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榔衙
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
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佼犯廣西
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共曹成中軍見
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見不住放人四向虜
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
佼犯二廣竹道令准前項公牒奉聖旨指揮緣一

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緣續於四月初三日
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
道州前去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今已進
發住郴州桂陽監已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
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
界不審令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已具錄奏聞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貴憑遵依施行
右劄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
雖有五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
十六日已奉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
不肯赴行在已佼入廣南地分卽統率諸頭項軍

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
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廣南東西
路帥臣佽已降指揮起發逐路閤丁刀弩手將兵
土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
會合併力夾攻幷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
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
申探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
懷集縣廣州事勢危急乞發應援臣已具奏聞竊
見韓世忠治軍嚴整忠另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
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應援措置招捕曹成
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密院劄子備
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侵入廣
南地分卽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
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庾韓世忠及
臣疾速措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
及劄下岳飛恭佽聖旨指揮施行竊契勘曹成一
項賊馬最爲桀黠外假聽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
窺覦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犯二廣其衆號
稱十萬餘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猶有
三萬餘人既爲大兵所遏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
計廣西猶有閭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

東兵力實爲單弱難以支吾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爲害不細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刻刷到諸路錢糧通融應付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係荆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過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計日今作過不係荆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爲壑恐非朝廷銷弭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杜府順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付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進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小帖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爲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路州縣爲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猺人豁峒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阯相隣亦恐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於此伏乞聖察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於江西路隣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付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益緣本路連年爲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嬰經拌須物力既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月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竭皆如所料雖多方掌畫應付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

足用之術嗥嗥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付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觔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觔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實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於二千一百萬觔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觔本司自備舟船腳力搬運前來本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食蠲餘

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付如朝廷以爲有佞權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體例於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議

慎選交州刺史檢攝長吏議　吳　薛綜

昔舜帝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據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以鄉人處之劉彥之徒分作長吏彊賊於民皆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親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日南太守南海黃蓋九真太守儋明壽虞汎曹伋等或外託禁物內通商賈廣開財路以事聞上或不承順抵突刺史或偷合苟從不能糾舉又交阯土地實多金銀銅錫明珠文貝翡翠玳瑁異香奇木海物鱗集作者資之以富用之無窮而吏不奉公貨入公門以營其私財流海外以資敵國又數與軍旅征伐諸將厭患去離皆願還都在津小檢攝城武不足爲所陵侮遂乎殺後後得客賊賴恭先能仁謹不曉時事又遣長沙吳巨爲合浦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逐起番禺攻恭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史廖錢博之徒尚多隱以次銀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皆詣洛陽氏之變越車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史竟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伍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數若苟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慕惡日滋久遊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惟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鹽法議

宋　李　茆

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與販也曰官自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足諸州亦無缺乏之患爰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盡折米招羅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爲計甚溥自當確守此法必爲永久之利宜詔令戶部將廣西官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復官般官賣法杜絕科抑議　趙伯遇

曩者諫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敷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爲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臣嘗徧訪吏民向者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敷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滕邕容橫貴潯賓近粟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州隨宜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就買不待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粟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戶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敷不當變近

明　王守仁

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弊仍舊答守道酌兵防守議

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謀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發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可開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兵思藉兵力以威劫把守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讀不滿意求索營將無底極二也做居民間騷擾稱不滿意求索營將無底極二也做居民間騷擾提溝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陰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隣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殘惡不悛若爾等善良守分以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同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

選衆所信服立爲蠻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
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
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
官府亦就實心招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
理亦就爲之選立蠻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
清查佼古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
民毋使衆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
去稂莠深耕易耨芸打灌溉導心一事勤誠無惰
必有秋穫大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袁惡者
益知所慾則向善者益衆此撫安之道而非事有
特於甲兵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曉諭誠亦
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臭
肯實心推求舉行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
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
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闕險之設而守
禦固胥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
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
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繁簡相去遠
矣

覆議

八寨賊巢實爲柳慶思恩各賊淵藪今幸征勦之
餘黨類衰息正宜乘據要害搓扼吭背誠有如王

林富

守仁所陳者但動衆設險要合人情尤先地利謹
按八寨地方頑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疫疾
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
居緩急無援四也是皆蠻賊之所居非漢人所堪
也而況賓州爲兩江障蔽若撤去南丹衛則兵力
單弱萬一不逞之徒分兵抵阻牽制八寨而大衆
衝突以臨賓州則聲援阻絕力將不支兩江其能
晏然乎故遷南丹衛於八寨非計之得也然八寨
蕩平機不容失南丹蠲租遷勢不可以遂止何者
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遏制八寨遷后八寨
又不利以近護賓州必求彼此相宜緩急可恃以
爲地方久長之慮者惟在遷南丹衛於三里耳三
里之地即王守仁所議改設鳳化縣者也地屬賓
州之上林縣平曠博衍多良田茂林南連八寨西
達思恩形勢險要可耕可守守仁已備言之矣但
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此而失彼也
遷衛則守賓州之險以制八寨以援思恩是一舉
而兩得也又況南丹衛雖遷不出賓州界內上人
熟其地理貧軍利其田產踴躍要行而思恩上林
八寨賓州遷江等地去皆不過一二日程聲
息相聞則氣勢自重犬牙相制則覬覦自消故臣
以爲遷南丹衛於三里於事體最爲得也至若周

安堡委在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宜就粲
新城建立衙門選委指揮一員駐劄經理將南丹
衛官軍分爲兩班番休遞成其八寨原係遷江八
所土官所轄地方合如王守仁所議量遷四所精
銳官兵以居使之協力防守仍召募石江附近土
官衙門舍人土目但有謀勇出衆隨帶五百人以
上足以制服羣賊者就令統率與遷江官兵俱分
撥賊占田產使之耕種則軍威自振可爲一方之
保障矣
滕峽善後議
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怙險若
非別里分甲劃其故宇終爲負固宜令江北一帶
西自碧灘東連林峒背南度黎水墾作便田江南
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
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惲於羣絡野鹿駭
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驁之性仍在約束太繫
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牓曾有准入狠家或附
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狠則土蠻益食編民
則廂里漁侵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法度十家
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稍有
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仍先計口科糧大約十取
其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廩之

翁萬達 用汝城鄉本

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近郊之地各立
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
無貪擾
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滕峽上抵柳慶下委潯梧
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地利厚其徒黨
裹兒糊頑令羣兒已夤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
更始但諸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
穴恐有客賊乘之而寘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
一之警兩處灘磯宜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留錦分
符嚴律明紀使部伍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日
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

而食則客賊難藏
三曰設忻備以控上游滕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
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游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
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窓援爲難潯州
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
武宣駐劄專管峽江調官軍目兵相兼戍捕約以
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
船下水則武宣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
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
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
盜賊充斥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岑鐸死

部兵漸散以莽猛次子邦佐繼之旋因爻猛作亂
削職徙閩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欲安反
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益肆兇殘
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又占管狼家以爲
部落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且貪圖江南吉大
里長村可以獵利爲奸遠離汛地頃以亟耽之怒
嗾諸猺攻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竊惟先年設
州之意實資其兵以爲民衛今岑氏部落盡已逃
亡則兵不足資乃徒擁我地豈之食抗已爲不可
況古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合併其有汎資逐虎
兵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

焉可宥也今宜以武靖州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
推選賢能軍職掌管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於土
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實地方之利
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成化間左江盜起田土爲
墟其後民漸復業欲借兵自衛議招歸德思恩等
處狼甲徙潯護守以絕戶田給之納糧免差年代
漸久生黨日繁有司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
置亦混狼田姦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
見戶田稅詭寄狼名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宜
選廉幹官員履畝丈量爲之疆界備書一册册內
狼兵易世而姓名不更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

非册內開載者附本甲爲奇零狼戶與民一體糧
差
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濱南二府民款凡二
千三百六十八名每名該四十丁石朋當有司官
員罷閒者不能清查負債者又鞫賣閒竊惟款兵
親寄雇當皆爲未便獨徵銀雇募驍勇乃濟實用
宜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雇直所募之人
不論土著等居民狼猺必求精銳者充之除量
留有司守護城廂外令各自思五人爲伍五伍爲
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
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
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或有違
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
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
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
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
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
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
堡即發符取之應分數素定軍政修舉
田汝成又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
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

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戰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過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殪釁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荔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蒙密若禾麥蟲客蹲伏上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來提若鬼魅有警急聞猱竄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荔城平樂慨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利害道探其險易授其耕耘入瓌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盆以外兵諸道並

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刋木於山伐石於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慝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剥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萬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匿而左橫剥四出民不寧居萬曆二十三年叅將白斯清潛議雕勦而機事不密幾釀大禍督撫二臣機副使楊寅秋等以計破之餘黨相率請降窮山負谷舉爲編戶矣撫臣會督臣採衆議條其善後事宜以聞

一移置將領以重彈壓五山介在溪柳之間素稱盜區而謝村適當五山之中尤爲要地先年曾經

設堡於謝村馬鞍金廂然兵力弱而統領無人故
威勢不振飯服廢常應於謝村要地修建土城一
座創置叅將衙門就令涛梧叅將有事駐在彼住
鎮無事則逐季巡歷又選用督備指揮一員專駐
謝村常川防守庶害據而威鎮張將佐集而事
權重反側者有所畏而不敢爲向化者有所恃以
而城外又有同武千戶所名四先年征交南調移
該勝見有官軍二千名通前金廂大
廂是二堡乃各軍踐更之熟路也今謝村新堡若
若無官軍四十三名切名輪戍謝村金

民猺少應移全所置於謝村官署軍營與叅將督
備衙門同建就令官軍撥家住守蓋該縣有此似
若贅疣而謝村得之則稍壯威聲不惟諸軍免更
番之勞而五山亦有守禦之固矣

一基布營兵以聯聲援據布政司會議謝村重堡
合用募兵七十名併調梧鎮戍兵一百名及移向
武所官軍駐中督備領之自謝村迤西北十五里
爲馬鞍堡通武宣古豪來賓南四百牛則五山後
門也應照原堡募兵四十名稍折十里而西爲元
村管東廖源鵝悮山口通來賓遷江捷路則謝村
後門也應添小堡守以募兵二十名又折而西爲
寨思堡來賓南四六象山口遷江崑山口謝村之
要害也應照原堡添守募兵二十名又迤而南爲
定藏嶺控制馬羅疊址交通五山之門戶應添小
堡守以募兵二十名通前馬鞍元村寨思定藏四
堡領以官一員又自謝村迤東北四十里爲金廂
堡則南四古豪武賴交通龍山之門戶也向有土
舍覃柳狠兵一百四十名合令仍舊耕守稍迤而
南爲大路嶺龍山五山之迤衝也以控山東山
北應狄等賊村以保固郭西北郭東民村應添
一堡守以募兵四十名狠兵二十名通前金廂大
器二處領以堡官一員又自謝村以南十里爲黃

梁橋上應謝村下接北覇應增小堡守以募兵二
十名三十里爲北覇墟則羣賊窺視城廂要路應
添大營守以募兵五十名梧鎮戍兵一百名稍移
而西爲降笠堡荒僻深阻爲各賊窟藏密邇思簡
惡村向以西北狠兵六十名越境違守無稗防禦
應照原堡守以募兵四十名又折西北之佛子山
即著落山北狠兵六十名守之通前黃梁北覇隆
笠佛子山共四處領以堡官一員蓋五山地方周
圍四百里山深林密姦宄易生非四路置堡則聲
勢不相聯絡非逐堡置戍則倉卒不便策應今以
謝村建鎮城叅備居中彈壓而謝村西北爲五山

後門東北通龍山門戍南達貴縣大路均爲要害之區設立營堡添設兵壯把守無事則時令巡緝可以杜其亂萌有警則互相應援易以遏其出沒誠於守禦有裨矣

賦役議

國初之制百十戶爲里丁稀多者爲長每里十甲首戶一甲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國分十甲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公旬皆里正董之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共而其民常逸歷年漸久徵輸之制名色繁多曰額辦者以物料爲貢有定額者民猶得按額而輸之無定額者吏巧爲名色今日日奉計部明日日奉繕部今日日奉司文明日日奉部文今日正編明日日加編頭緒紛棼里正莊然莫知其措則不得不多方以應之至於差役其繁滋甚見役里甲賦錢于官曰銅銀曰辦銀有司復攝之令亩日供具無名之征紛然四出即百緡不以抵數窮鄉小民白首不識官府催人代直月費數十金里甲大苦及編均徭又復取盈其最重者莫如庫子夫甲廩保諸役上司往部使客下車下程夫役之費急如星火而郡邑長吏諸餽務牣嗟立辦大都廩編一兩費可百餘金

應予編一兩費可數百餘金至兵役繁興衙蠹蝟集編派彌多民不勝弊破貲鬻產逃亡者相踵矣自一條編之法行之兩浙諸藩多倣而行之其法合一邑錢糧分爲四差一日里甲則課程公費之類也一曰均徭則柴薪皂役之類也一曰兵款則弓兵民壯之類也水陸夫馬之類也一曰均徭則柴薪皂役之類也通括四差之數每歲幾何每米一石酌銀幾何一切催役官給之悉而民不與焉然後編爲成書刊爲田帖上無以佈德司之覩下無以掩閭閻之目貪窩通判出入有度雖聖哲復生莫之易也至若補偏救弊之權則當以之行

鹽法議

漢元狩四年幹山海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爲市歲得錢百餘萬緡而軍餉官祿皆仰給焉官之鬻鹽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轉運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莫而洞瘁食鹽無幾商不樂趨故官爲般運粵西之行官鹽自宋然矣元平章也兒古尼爲禦紅巾賊議發石城守禦遂捐俸貿海鹽獲倍稱之息版築功成民不告勞粵至今賴焉明尚書鼎鐸以長沙寶慶負鹽甚難廣東積鹽有餘可撥

運到廣西以入湖廣各郡上從其議於是東鹽始達於湖廣矣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後議增營伍而全藏神詘因請于朝效元也兒吉尼故事而綜理加焉官鹽商鹽各若其半其利息歲可二萬全藏自是稍減矣然行官鹽後重繩私販商人詐爲浮言以撼當道總督都御史刻竟諭衡人也淫極言官商之非撫臣郭應聘按臣胡宥亦以情聞上下大司農議曰廣四運鹽之議原爲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西省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俱乏地方牟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

助商人之私便而忘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干係爲重這鹽運只着遵照不許再議紛更由是官鹽始通而衆喙少息疏請官鹽百包以優水手使得盡力於狂波巨浪之中酬勞於嚴霜烈日之下耳議者謂私鹽之帶非理郭中丞極力辨之紛議始服大都首事之人長慮却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蠹爲功故其法常嚴而冀必其後夫豈獨鹽筴然哉

行均平以蘇民困議　李　盤

看得里甲供應之苦嶺南郡縣皆然而懷集僅五里各領十冬地薪民貲梧郡彈丸邑也舊設供用銅銀俱已奉文裁解事無巨細費無大小惟里冬是視又孤懸僻遠自縣達府四百餘里必取道東粵之開建封川原無驛遞夫馬凡送迎官府皆應承差無非辦於里冬比年築隘防猺軍興勞午苦有不可殫述者里役苦於官府誅求花戶苦於里役吞剝何言乎里役苦於詠求懷邑山多田少一里中所領鄉村或百里或數十里足力不可旦夕而徧伺候縣門奔走道路一有急需逮之祲刻追呼及之鞭撻隨之如某如火惡能待其生泝各戶走諭各鄉乎一項未了別項又來狎至

瑣生支持無計雖犬馬之勤勞罪因之憂辱無加於此矣里役之所以可念也何言乎花戶苦於吞剝儼邑地阻埆里長輪年上役先已幫帖使用人戶挨次當日又復照米科財假公濟私頭會箕斂窮鄉下里雖搶地呼天不能自達於官長而官長無長目飛耳何從盡見盡聞里役之皮骨僅存官長尚相看而動念花戶之脂膏罄竭里役惟欲得而甘心花戶之所以尤可悲也且譚村之民一值當日有事則鬻田於別里科斂供應四里若干故譚村之米半於別里科斂供應四里若干故譚村之民一值當日有事則鬻田於別里冬田地日少逃亡相繼勢必驅良民爲罷民滅五里爲四里矣卑職目擊

心傷每思釐正斯弊偶閱連州志載綦院條約民出均平銀兩貯庫凡有公費官爲應辦甲首盡放歸農無容里甲特強私下差派卑職竊謂斯例可循因將五里助餉防猺一百名之餉計銀七百四十八兩兵已散歸於農餉額貯庫凡百公務庫吏將此項應辦皮鉛紙劄與里役無與焉里役可免急遣詠求之若花戶亦免陸續存劄之若矣伏候轉詳永爲定例

廣西通志卷一百三　藝文

藝文

歷朝

記

唐　柳宗元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記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遁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裘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賦若衆衛冠帶悉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喏中州之士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有碑刻在廡門

重建濯陽儒學大成殿記　宋　熊　詢

灌陽爲全之支邑在州西南踰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突然而大峭卓如簪水澤乎其清縈紆似帶木拔凝撓天石怪類蹲虎清淑之氣多萃于此故士人衆多而賢俊輩業於學者蓋十數而未止也然其俗以耕捕爲業不汲汲於營利鄙亂之童皆善誦書雖負販者莫不能舉筆其宇故民閑而性淳事簡而盜少盜賊希有囹圄常空爲令尉者將賦役之外無他適日至學評論古今較器人物且聽其議善否以爲已師也往時學在縣東榮寧間以

舍法養士謂其地道隘遂遷於西邑置丞乃以舊學易爲屏宇厥後舍法及丞職相繼而罷進士范昂乃請教廡仍復爲學書齋講堂升處自適獨未有殿以居夫子像庭廡虛曠若非學校者余建炎改元之明年冬以漕檄姑置湘潭簿書權攝茲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以資講習余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觀其飾繪之文如鋪錦爛綺愛玩無斁每至忘歸因謂范侯曰羽衣緇裳之流爲觀與寺必雄建殿堂嚴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爲觀美也且使人知欽畏而懲懼罪福爲今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闕然求有所視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爲釋老羞范侯躍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麤糲而相從非資於官也舊學有殿請以餘貲徒於此可乎余唯而諾之請助於後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一新丹碧相照鏗動人之觀聽又命匠人重飭聖像繪羣弟子於壁間繡裳元衣秉圭端冕乃左乃右若趨若揖燦然可觀侑成適當仲春上丁恭循舊制釋奠而奉安之遵豆籩簋陳列於前視者如堵後至無地跂踵而望以不獲覩爲歉祀事云畢升堂而坐范侯領其徒進而請曰禮殿既成聖像是設願得文以記其緒余應之曰論吾夫子之道如

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高鑽堅瞻前在後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爲然學非殿則學之制不顯殿非像則殿之名莫立像設而道寓於其中學者觀像目注心存殆將達其所以言與其所以行期底於道豈特嚮慢罪福而已哉范侯三十七緣以大海其山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峰皆扶輿嶄秀有仙者窟宅水則昭潭武溪湘灘眞湟淪漣清瀉可鑒毛髮至於光靈紆餘發爲草木之祥如水沉都梁素

洪　邁

磬之砮鄒氣郁烈象犀玳瑁珠琲之奏窮天下之
產不足以掩之都會蓋如此獨人物劾奇間然弗
章由唐至今五六百年之間卓然於時者曲江張
文獻公余襄公日南姜公而已爾是豈山川炳靈
精采盪於異物使魁奇偉麗之氣不淑諸人耶何
其畧無而僅有也余嘗遊南方私爲其人太息蓋
閩蜀與粤是三者均所謂斗絶不毛之區而蜀移
於文翁閩變於常袞今言多士者指二部爲甲乙
惟粤獨不幸無良二千石心乎教化者尸盟之至
瑣地萬里而漠然自外於上國若梧自漢爲郡入
本朝有陳公恭梁莊肅爲之守其風聲氣格直出
他郡顧學校編陋不常厥居於山之巔於水井於
鱷魚池其後遍於縣舍科詔取士又不於其鄉而
於溽於客最後葺於僧房白袍紛紛徙之不暇
奚暇誦詩讀書以倡其心今任侯爲州獨齊魯其
民頴瞻校宮以爲當遷爲諸生相攸宜而得神霄
宮之舊址高明有亢龍食其墨禮殿齋廬閎嚴靜
深廟廡門庖秩秩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三歲角
材之地并之爲八十一楹經始於舊年之仲冬斷
手於今茲之仲春木出於山貲人不知發出於公
而樂助者四十一鄉民不知工出於鄰邦州兵不
知規模奕然粤中無足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余

謂士者自修於窮閭之間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
奚黍飯糗顧於寂寞之濱固有窮乏其身而安
之者此其志豈一朝一夕之爲哉有屋以居有粟
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暇以求夫存心養性之道
聖賢閫奧亟階而升爾一第常也何足以恩我爲
哉諸士子其勉之必有不期然者侯名詔眉山人
嘗令濛章之進賢余行其塗得詩謠於田里間又
嘗過侯清江之岸而爲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
之成所不得辭也

重修桂林府學記

國朝學校編天下泰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
有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巎經始於郊而熙寧中
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
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始安故址請
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栻
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何所爲而然哉天生斯
民則有常性人立於天地間則有常事在身有一
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皆性
之所有也夫弗勝其事則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
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天也
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所當爲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以至

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人惟喪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嘗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學窮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我所爲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招來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慄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皆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不有之奇才之出何問遠近邊方內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輔出於日南皆衰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槩爲書之

重修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人之方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

張栻

朱熹

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而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頓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上者求道於老氏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舉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厲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漠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敏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巎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庳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

始安故都之墟益其地自都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偏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廡祭遂堂宇廣深師生之舍環列蘇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命教者甚宜且稱矣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天道非鬼崇本教以後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前人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道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

本末如此

重建灌陽縣儒學記

灌陽令趙君永始至之日躬謁先聖觀其學廡陋汰隘愀然言曰是非爲政者所當先耶武城絃歌風馨億齡吾雖不逮古人敢不盡心乎茲邑也介楚粵之間山拔而奇水清而駛魁奇秀異之民豈無生其間者獨未聞顯然見於世何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今講肄無所雖有美玉不礱不錯非爲政者之罪
耶治之西厥土爽塏襟抱環密廼廣袤廼基廼
築聞者相與觀焉有耆儒曰此崇寧門之故址也
後雖更徙不常而莫宜其地抑天將昌吾邑而留
之以俟今乎趙君之有成而美工不召而集期月告成先聖之
成之財不賦而庶士爽趨有堂棲士有舍門序
宮從祭之士貌像顯崇講道有堂棲士有舍門序
庖廩無不畢備時淳熙九年十二月也夫庠序廢
而不興爲政者之責也趙君之爲是舉也知爲政之先務矣士之
學豈惟習陳腐以應有司程尺爲利祿梯媒而已
哉夫人之生與太極同體天地之心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萬物之靈也故曰盡之梏亡而良心苗裔
未嘗不發見去聖賢於千載之遠而方册所存有
默契而自得者焉在人未嘗泯也故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求則良心存矣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必思有以盡其分視聽言
動酒掃應對進退必思有以循其則持敬以居之
致知以精之二者不可偏廢也後之學者務外而
不由內計利而不明義文華之趨而操履之不顧
記問之矜而大原之不究隨流而埋半塗而止非
力不足也志不立也昔有問孟子以士何尚孟子

告以尚志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
爲鄉人也孟子之志蓋如是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源泉混混放於四海君子察於此可有志於學矣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達於我何加損
哉元一既樂趙君之有成而望學者之有立於是
乎言

重修全州學記

元 揭傒斯

皇元治法周孔荒微絕壞必謹學校以爲教基泰
定元年春郭侯殿以長史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
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偪竄郡西湘山又稱無量
諸佛入滅之所世尊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

守天子使都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格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附獠而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得遂養生送死使父子知親君臣知義夫婦知別長幼知序朋友知信君子登於俊選小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敎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豈敢不敬學在鳳山之陽宋紹興

十三年遷也東南諸山秀麓奇絶湘灘二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

平樂府學記 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槃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府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甲於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居考槃澗之西國初焚於兵火前至元巳卯郡監劉棲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裘得再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蓋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祿公總制軍旅開署省事其明年以昭郡重地控制梧賀選本省理問官拓跋元善攝郡監兼義兵萬戶勸農防禦事以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莅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帥下早晚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施寬猛得宜自郡城達於四境吏民爲之改觀朔望覩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圮喟然嘆曰興崇學校成之通考厥學租之沒於某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某氏儒士之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名捐巳俸共得數千緡選匠具徒購木於昭賀之境至正二十四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

筵則擴而充之應門兩廡講堂齋館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敎朝夕絃誦之聲使民沐浴乎膏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太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仗節忠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匹婦與析圭儋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非强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

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
以富强爲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郡率民子弟教
以經術蜀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郡不棄年
而政化大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
育俊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既落成來謂曰願
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
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
重建博白儒學記　明　鄒　鳳

博白古爲白州宋開寶中易稱縣南去縣一里許
而學建焉迄紹興間再徙於縣治東深得其地東
有衛公嶺之發立南有蟠龍山之鬱結文星橋之
橫乎西登高嶺之振乎北挹抱據夫古今之勝精
神凝聚產乎賢俊擢高科登顯仕而翥英傑出者
非一二計若龐孝泰之忠節李時亮之異政徐諶
之忠勇秦懷忠之文學豐功偉績照耀千載皆由
是學而顯第以學之設立年代久遠日炙雨淋棟
摧梁朽莫有舉志克而新之正統紀元春嘉禾張
公本忠來簿是邑未幾吾章貢朱公勗亦以貳縣
至觀夫講堂圮毀師席莫安其所齋舍傾頹弟子
莫安其業文廟廡弗壯觀瞻欣然同捐已俸交
相規畫鳩木命工以鼎修爲已任既而新與李公
銘拜命宰白同寅協恭早作夜思率力以完始於

正統丙辰十月吉日逮二年丁巳十二月一日明
倫堂舍先成高深丈方廣如度黝堊丹漆如法師得
以講學而安位分子得以聽受而安業鐘鼓東西
各有其序圖書左右咸獲其列師生右舍庖廩有
次煥然壯觀誠不勞力咄嗟而集事遂命邑士張
源深氏東書走幣禮余記期勒石以圖不朽嗟夫
爲政之道貴知所先蓋先莫先於親賢養賢莫先
於學校禮樂詩書之府仁義道德之場敎化之所
由施綱常之所由明亘古今聖賢之所由相承養
賢輔治莫不以爲有務有司爲政克知以是爲先
者鮮矣今觀博邑自宰而丞而簿來有先後心無

町畦庇材捐俸鳩木命工同寅協恭慨然以鼎新
儒學爲已任誠可謂知所先矣雖然學校興則敎
化美師道立則善人多將見英才樂育彬彬輩出
闡揚聖道明如日月之麗霄漢發爲文章沛若江
河之湧波濤擢科折桂登金門步玉階盡忠君澤
民之道致國家太平之盛當復超乎龐李徐秦羣
傑之輩以著聲光之隆則是碑之立也不惟有以
昭今日諸君子爲政之美績抑亦以歷傳悠遠爲
千萬世爲政者勸是爲記

重修臨桂縣學記　周　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
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
聖聖相承尊信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
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
等莅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巡歷廣右拜謁
孔子於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猶之始
末蓋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舊縣治之
旁逮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
洪武乙亥重加修葺距今餘五十載梁棟牆壁日
就毀壞予慨欲新之然未敢妄作勞民尋有詔修
飭祀典尚宇於是布政使盱江揭公稽當州孫公

日旻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參政上虞謝公澤雲中
武公遠憲副會稽胡公智參議新昌甄公完天台
侯公臣僉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
公受潮陽蕭公鑾毘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
郡守姑蘇吳公惠僉謀合志各捐已俸爲之倡于
時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觀而喜曰吾輩讀
聖賢書敢忘所自哉廼相與襄其成縣令陳蕙又
勸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
經始於乙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既
堅且美巍然煥然不浮于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
廣四丈有奇袤五丈有半視舊蓋增焉再逾月而

標星戟門之外者以立欹者以正廡者以更規模
宏遠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
定議朔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懽悅咸
以爲當敎諭三山劉和訓導番禺吳貞仙城陳遵
請曰是廟更修式稱瞻仰矣宜有記以示於後予
惟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爲始先天地
而沒知天地之所以爲終默運於冥冥之中而有
以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詣其道非天地之道可
乎諸生游泳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宛然
聖人之在心日宜其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庶
幾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重事

之勤斯廟之修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爲賢有
司者皆知所先務云

陳文

慶遠府學記

學校者王政之先務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故自
唐虞三代之盛下至漢唐宋元其間顧治之君莫
不以是爲急蓋國之賢才由此而作養造就以底
於成用之以致君澤民弘其化理於天下而成雍
熙太和之治者良以此也我朝學校之設內而兩
京國子監外而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敎養之法甚
詳且備超越於前而化理之效亦過於漢唐宋元
遠矣然所在有學以育生徒必有廟以祀先師孔

子朔望春秋釋菜釋奠之禮所由行生徒之育於斯者皆知明君親之大倫以修其身以究其理以致其用以達其道者未有不由於學校也然所在奉行德意或有勤怠而學校之廢興攸係廣西慶遠府古粵地秦漢以後淪於荒服唐及五代爲粵州宋成淳始爲慶遠府元改府爲路爲安撫司迨今洪武初定爲府領三州六縣其江山險峻人風獷戾宋始建郡學張栻記之自宋至今人物科甲之載於郡志者亦有也皆非所謂由教而入者歟天順壬午季春天台周君一清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即釋菜先師孔子遍視學宮慨其傾圮曰何以興教時鄰郡冤撫弗靖君綏輯其民皆安生樂業乃重建大成殿及旁爲兩廡前爲櫺星戟門復修明倫堂并會堂後饌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以至庖庫牆垣亦莫不完葺而廟學煥然維新其南復浚地仍爲洋池表以二坊又以宋馮京皇祐初隨父寓武昌登解省廷試皆居第一立祠肖像以祀之厥宇湫隘庾廩皆備閎麗靜舍儲粟石以濟民蓋守是郡能遍治其事而獲乎上而安乎民使聚有養而習有學周君之績亦盛矣哉於是郡學訓導閻中陳筦與國鍾淵暨諸士子日覩其盛敬述其槩因刑部主事馮俊屬予爲記因記其鼎創與夫爲治之槩俾勒諸石以爲方來者勸云

重建梧州府學碑記

梧郡界兩廣間實惟嶺南要地上以邊徼弗靖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御馬監太監陳公都督僉事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廣地未幾前總兵江公以召去而平江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於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於衆曰武雖可以遏亂然非聖人之所尚也宋人心而融其強梗之氣莫若修文教修文教莫若興學校總鎮太監陳公是之爰主其意而前後兩總戎公

皆議允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拓其基撤其舊材足而工良都憲視事之暇躬爲督視心齊力殫未踰時而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庭重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偏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集休宿之所以至庖湢庾廩皆備閎麗靜深爲兩粵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特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嚮也室家之不保何有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嚮也奔走之不暇何有誦讀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荆之所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

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求予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于羽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南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邈然文德之敷必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之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興道於此同風於此造人材出征於此受成撫綏於此獻馘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

比耦歲時率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奸謀於萌芽之始斂强悍之氣以固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斯乎

太平府學記　　邱濬

國家受天休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際天所覆之地凡具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西左右兩江在嶺嶠以南之極處唐宋以來同巳州縣之然至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官學校尚未遑立惟太平一府其守特出朝命常調且立學設官俾以教焉兩江州郡前此所未有也成化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然以教化爲意凡可以爲一郡之人變化其習奠安其居者無乎不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中土等夷任未期年政行化施民猶胥疎乃與其佐同知韓廷咸通判蔡顒推官陳宣等謀曰左右兩江皆無學而吾太平獨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準之所示者廣風化之所及者衆井內地他學校比也經歌俎豆之地師生之所游止民人之所瞻仰爲政首務莫此爲

急乃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規制宏壯藻飾華麗視舊蓋有加焉既成適生員陳鼎趙馳應貢春官教授羅順具事跡以記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下覆乎地地所至之處極乎海而止凡在寰海之內莫非天王之地惟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人之歸化者有遲速苟有介然蹊徑可通聖人在上推其教化而馴及之則無有不可化之理原夫二帝三王之聖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觀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皋落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也淮南爲舒徐西戎河北眞定中山

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遠中國所有者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焉耳自昔版後疆界日拓而遠向之荆楚吳越閩蜀遂皆爲內地其聲名文物之盛頡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鄭衛之舊者蓋天旋地轉氣運隨之而遷移則夫左右前江之間其轉移通變之機安知其不本於今日茲學之設乎何侯雖於一郡立學然所關係甚大而遠後之繼侯芳躅以治以教於茲者尚當體侯之心汲汲然皆以敎化爲心而士之生於茲地受侯之敎養者皆從事於學敎敎不已與凡支屬之邑接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慕好學周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吳越閩蜀之區出而與北方之士相後先其將自此始耶何侯與此學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專爲一郡也其不負聖天子所委任而克相之於是乎見焉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錢　溥

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南歸覲嘗頌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南歸覲天子而乃言矣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敎也又頌魯頌泮水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敎化而乃言淮夷攸服在泮獻馘獻功者有文事必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而人材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舉一而廢百者比我朝列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學以育俊秀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材出爲世用者多文武兼資隆國勢而服海宇求振斯道於上亦惟待其人而後興焉海有儒學本宋州學元爲路學洪武初改升府學在郡城小南門外桓病斷藤峽寇爲害正統間守土者徙入城西隅南向成化丙戌秋峽寇竊入燬及學舍而殿廡僅存然歲久亂餘閒是役者殆難其人總督兼巡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林孫侯暐由博白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卹儀府招撫流亡不暇而未暇斯舉既而韓公與鎮守太監陳公宣總兵平江伯陳公銳請建總府於梧州控禦兩廣命參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寇患稍戢民漸休復侯乃嘆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況學校敎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生交老周覽其郡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爲最盍順其勢而向之何如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興役拓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而立復肖聖像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諸士子瞻仰知歸游歌得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

昔帝王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自融於禮樂法度之中無有自外其化者周之衰治教衰微孔子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知立教於既庶既富之後民知死信於去兵去食之餘宅天中而立人極亘萬古而莫易矧湏臾當痛痍甫定民心皇皇侯首舉學校使知尊君親長之道效死而弗去又何教化不興人材不成寇不畏威遠遁乎此魯僖公所以克也嶺南列郡聞其風者皆興起於學明教以復性所謂洽文德于四國則韓公之功又豈無吉甫作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辰秋而落成於乙未春越三載侯日坐學難一木一石必經其目而後用不傷財病民勸率有道而底厥功贊其事其始終董其役其而余乃以紀其成

重遷貴縣學記

張燦

貴之有學自宋慶曆間始其地在縣東城外其後一遷於城西再遷於下郭又再遷於中郭歷元入我朝兵燹湮至士以出入爲難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桂陽朱公英以斧鉞征木鳩諸猺寶會于茲停驂入學顧見廟宇不飭堂舍傾圮嘆曰此非風化之地也盍遷之遷之城內既以戒於吏則發官帑七百金以爲之資取材于山鑿石于崖工庸匠

隸百須之務各以次舉軍暇親往指授經畫凡三月始班師而規模大具未就緒也越明年都憲被召還朝吏以茲懈弘治改元按察副使龐陵周孟中奉命來督學政釋菜之餘愀然不樂遂趣吏僦工賚以程限於是丹漆侈棟黝堊附牆殿廡堂齋庖廩庫舍之置罔不法式踰年而落成蓋郎與賢坊以爲永基自宋迄今凡四遷而始在城內也既而慈副謂茲事不可無傳乃遣庠生張瓚走幣千里而屬記於予嗚呼古之善教者四郊多壘而絃誦不廢此豈虛文强恐而已哉蓋知五常之根於人心五典之係於世道者不可一日而懈也故漢高常欲屠魯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釋不誅由此觀之學校何負於人顧士之無成者乃有負於學校以勵士風可謂戎馬劻勷之際而獨能注意學校耳方都憲於知所重矣老成人之謀國固如是哉然則爾貴庠士當銘爨鼎以無忘都臺之舊德尚敦行懋學以無負憲副之盛心使他日攷事覈實有所稱指曰自茲學之遷而士之立於本朝與宦於四方者往往有風操政事可觀如此則茲學之遷可謂有遭而二公之於遷學可謂有功也已不爾則爲徒遷斯文之病也嗚呼可不勉哉可不懼哉

重修北流縣學記　周孟中

北流縣儒學先後遷者數矣按志學唐貞觀三年肇建於登龍橋西元大德二年遷於寶圭驛東延祐四年遷於寶圭驛西附縣治國朝因之天順間燬于兵成化七年遷於縣治之東北歲久汚壞且地勢逼隘弗稱育材衆議亟欲遷改會知縣事羅賀州令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於歲久至輯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亦因於師書議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茲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頓瞻仰首太息罔厲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

綱弘治五年臘月朔日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首建講堂文廟次東西齋兩廡以及戟門大約爲屋三十餘間櫺星門三座俱用石以圖久達聖賢肖像師生庖廩與夫鐘鼓器用靡不煥然一新落成之日謁廟瞻拜升堂講誦邑人父兄嘖嘖稱嘆作興者之有道然則爲諸生者可不知所自勵耶勵之當何如亦曰居敬以持已窮理以修身本之四書以求其端參之羣經以會其全博之子史以盡其變入則孝親出則忠君時平則建功立業時危則伏節仗義隨其所遭求無媿而已諸生知此而勉焉斯上不負聖天子養育之恩下不負都臺

作興之意若屑屑以地勢之美惡爲辭而不反求其本則亦末矣非予所以命於諸生也是爲記

懷集縣學記　張詡

懷集縣廟學既葺新邑令區君走使幣出縣博李公瀚手狀自予請記按狀懷集古屬南海郡元屬賀州今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於歲久至輯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亦因於師書議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茲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頓瞻仰首太息罔厲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

稱乃肆力於廟學甲寅秋七月公屬成乙卯秋七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於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飭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瞻而起敬爲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磬折譚道於廣廈細氈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建此偉功哉固宜寫碑大刻以昭示將來而文字之托敢以累執事予閱狀既嘆曰嗟夫學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然自費隱之後承其正緒僅僅孟

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寥寥數千載僅僅周程朱張三四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況奪之以詞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違師者知所以敬爲弟子者知所以學而首風化者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鄰魯乎矣富庶之足云重脩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重修梧州府學碑記　李東陽

廣西梧州府附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在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埏成化初石都御史韓公雍開置帥閫特新學制徙埏他所并廟爲一次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湫爲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服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忽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乃簡於郡屬命知府張吉同知謝瑚凡諸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其材物卜日興事輦土爲堤周百二十步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爲橋星門三造甕爲垣爲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其故皆因而新之廟樂始

於韓公祭器始於元教授吳熙修於前知府陳棫歲久皆敝於是延師募工補葺肄習舉無遺缺而學之事始備經始於弘治之丁巳十月至戊午五月而成教授鍾琪輩具書請紀成績以示來世予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爲之制蓋所以綏服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偏廢而輕重之敘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統於司馬而受成獻馘皆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爲政者亦宜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簿書爲急置教化於不足爲其或有疆場之事斥堠之警虔劉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內非但不容於不暑蓋必有廢而不舉者梧爲郡當二廣之衝營陣所集戎馬所聚宜無急乎鈐束卷冊之間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士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況其大者或與於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叅天地贊化育者由此焉出然則其學校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厲之風不於此始亦奚以施哉夫秉彝之性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風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

屑乎所謂敎而姑誨日緩文而急武詳外而畧內
則斯土之不歸於極不用於世也亦豈特爲士者
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
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已任折衝禦侮之
畧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爲士者之幸而亦斯地
之遭逢也副是以後安知嶺海之微無勃然而興
以副公之意者哉廟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
歲月於碑張翀皆進士有善政于鄧公云

重修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兩廣之區幾千里東窮五羊西通八桂蒼梧介其
間背右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
州開設三府病學宮不稱函選於府城之東南里
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
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
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益背
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
而儕起鳳神厨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幷立於
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煥然一新盛矣哉夫
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
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有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
之之謂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日日修
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國家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

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
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師道之難立後
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方然則風俗何由而
正賢才何由而得耶因時而立敎卽物以顯義意
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在於斯乎嗟夫有
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
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卽況於
廣大兮駿蹄凝澤駱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
山嶽而並時顯著乎烟雲之所積與大化而
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鄧公所望於
蒼梧人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承督府命董茲役至

重修荔浦儒學記

吳梁棟

縣治舊在今城之南地勢淺薄僻連猺獞景泰丙
子歲移城于茲學亦隨以遷迄于今六十有餘年
而殿堂齋廡倒塌殆甚生員蘇澄等始具呈請諸
當道咸曰學校爲政首務允宜新之會應山楊侯
以題任去周侯適繼知縣事下車初卽引爲已任
凡其徒庶之計財用之須皆侯之操心也維時備
司裴公綱雅重斯文力致贊襄巡司林君夙夜敦
匠期於必濟今皆結砌堅茨赭堊一新棟宇甲第

深宏規模豁開視昔大有輝煌矣計用在官銀二百五十九兩二錢外有油烟冊及磚瓦等項佔計不敷者共銀六十四兩侯皆捐俸充之若夫神像之裝修泮池之斧砌置卧碑著殿扁共銀四十兩造牛員王輔莫磷等貲簿勸題又所以畢未竟之功也肇工於正德庚午歲仲冬之吉落成於正德壬申春之二月會謝于宜有記故不揣固陋謹按經營規畫所由知者譜悉備書以垂諸石其樂出已資助成厥功者姓氏咸次于碑陰焉

蔣冕

全州修學記

今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粵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淑學則肇遷於宋中更於元入我朝百四十餘年修葺不常勢漸圮敝正德癸酉姑蘇顧侯自開封守滿知州事既至首謁夫子廟周覽徘徊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輦常備以學圮宜修事日遍詣于撫巡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奠以告於廟庀材鳩工屬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堂齋以及尊經閣立教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或易以梁棟榱桷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修飾無弗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有全寧樓故址新樓三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宮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郡之勝樓又據學宮之勝有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也始事于

是歲十二月訖工于甲戌七月侯以予舊學於此屬予記予喜侯之爲政知所先也語之因以告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帝舜南巡漸被聲教及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絶學以開程朱之源吾全於濂溪尤爲密邇不異曲阜之覩滕嶧爾諸士生長斯地爲郡秀民而來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堂徒逸居坐食誦說於其間哉風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庸非爾諸士之志乎吾州自柳仲塗來刺郡以古文教學者士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固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茲維其時矣居則修齊以化導鄉閭出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盡其所當爲則庠校之新豈徒爲四方觀美已耶昔歐陽文忠公記其鄉郡吉州新學謂幸予他日歸榮故鄉因得以謁學宮問民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予於文忠無能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報以致予惓惓之意侯名璘字華玉以風節聞於世今守台州時望甚屬之斯學之修也始終其事者楊輦邵濂同知朱富訓導范軾會輪亦皆能體侯

之心倒得並書

新建灌陽縣廟學記

蔣冕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隸全州爲屬縣自石晉天福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曆後始創於縣治之東崇寧中遷縣治西惠明寺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熙十年縣令趙永始即崇寧故地建置廟學教授余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守蕭一致楊若先後修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士學制既備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歷元至皇明學皆建於城外地既荒僻規制卑陋無以仰稱累朝興學養賢之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合二鄉舊自昭之恭城割而隸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往來肆剽刼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輒恣意踐躪殿堂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使焚圮荆榛彌望及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祗謁先聖周覽慨歎倡議遷復謀於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淵議皆克協爰檄知縣周應祿任其事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湢百爾咸備明年四月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事告適予得謝歸教諭黎獻太學生張監等詣予請記諸之予閩淮夷病杞及鄫而魯爲之懼與學崇化其患始息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泮且致其懽好音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取焉今嶺外諸蠻其獰獷狡悍未必過於淮夷而乃恣恃險阻類年弗靖擾我疆場戕我黎庶聖天子既先後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殄殲而禽獮之今日之歌頌聖明視魯人之於僖公蓋不啻遜庭矣與學崇化以息邊患今豈異於古哉灌自維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也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修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窮其理二者交盡一出而效用於時俾國計民生有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言慎行有所不爲使宗族鄉里稱爲一鄉善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義之正士風由是而盛民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三君子所爲惓惓焉求以祇承朝廷興學養賢之意寧外此乎予故丁寧以爲爾灌之士告其相與勉之

重修富川縣文廟記

汪若水

富川爲古昭郡屬其山川風物枕八桂而裹蒼梧士生其間恂恂幅無一切浮靡之觀追我皇明

熙洽百年文教釀蔚蒸蒸稱盛窩庠舊在西南郭
正德初徙營茲地拥抱形勢一時有司相與宜力
寢廟森嚴足妥
傾輿辰夏郡丞莆陽鄧公以缺署臨部周視學宮
建議修葺未幾以遷郡行巖湖周侯適令于邑輒
舉而新之惟時工浩役繁議費不給復請益當道
又逾年始克鳩工經始于辛巳十一月訖成于壬
午春二月朽腐將墜顏非泐陰夾墁殿廡門廡煥然改
觀視昔誠倍之矣夫二公一時人望慨然加意於
斯文以故後先相繼不謀而合式成厥功學博蕭
君自柳郡之上林擢守邑庠敎事樂觀成典爰命

庠彥諸君問記於余余不佞乃敢言曰歷萬世而
不毀者吾夫子之宮墻也何修乎修之云者崇先
聖以詔後學意至殷也竊嘗論之國家廣庠學宮
恢弘澤沛爲髦俊聽俟顧責專於職敎者是有國
之尊王公之貴欲進諸生以聖賢之學不能不假
手於人而後濟也若士之修所學也亦由人乎哉
致知爲入門踐履爲實地兼耻爲防畛經術爲戶
牖仁廣居也禮正位也義大道也其要至簡取諸
已而自足其用至博措諸用而罔不該三代之學
學此也其士貴貴此也嘗考其人處則闡性命道
德之微言出則建儁偉光明之大業勳成名立節

著爲天下莫能及非誣也彼誠學得其道而用不
窮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吾志趨何如學術何
如耳矧茲有作興敎育於其間者耶多士際聖道
大明之時值文敎維新之會有不慷慨奮勵以古
人自期待求無愧於聖賢之門者非夫也尚相與
闢乃門拓乃地極乃防檢新乃戶墉毋曠爾居毋
出爾位毋茅塞爾道俾異日者出爲國家用綱常
繫以不墜世道賴以維持樹奇殫赤種種不謬於
古人則學術事功具舉之矣即使避謝聲華其人
亦足以淑人而範俗庶聖代興學育材之典少裨
萬一哉脫或因循苟悠棄師說徒以徵利達則

毛

數仞宮墻自若也殆顓孫氏所謂焉能爲有無者
與噫有司不負士士負有司也無乃非諸賢自待
意乎無乃非賢侯屬望意乎若水無似因紀學績
而輒舉所愧以告人尤冀與同志君子共勗之也
願幸毋忽侯講篤棐號完初潮陽世家學博偉伯
鋐號仁山義寧世家若縣尉陳君茂萱吏目王君
言則董役甚勤而其功尤著宜書之云

張 翀

建恩恩軍民府儒學碑記

思恩有學自岑瑛始瑛土官也故習各酋長皆以
征戰爲務不知尚學坐是土俗鄙陋人性獷悍違
羽毛類不遠矣瑛獨恥之而瑛之後曰濬者乃背

違瑛之志途以驕縱滅姻曰學乎弘治十八年誅
濬改流復設學校然皆事出草創因陋就簡爲學
校諸生者不過聊具巾服以稱省流屬而已至於
講明禮義之教誦法孔子之道或未必然也萬曆
元年侯君國治來守是邦急以敎化爲務每課耕
暇卽進諸生與之講授經義尊聖人之道邦人士
貯得四十餘金皆侯君嘆也牒聞於撫按藩臬請
公諸公曰可爰卽城內舊基改造之舊甚有陽明

書院建自濬黨平治後似不可廢然以文廟視書
院則有緩急矣遂卽其院而大之爲殿爲廡爲門
爲祠爲堂舍公牌較他郡更新焉侯君可不謂留
意化民者歟嘗讀漢史至文翁傳未嘗不嘆世人
無不可化而俗無不可變也夫蜀在西漢前於恩
恩亦無異文翁懵懵陋變夷風乃修起學宮於成
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卒之經明行修蜀
地大化比齊魯焉變夷之風云乎哉文翁行之於
前侯君效之於後安知恩恩不蜀郡若也工既成
恩恩諸生造張子請記張子進諸生與之諄皆能
稱說仁義有中州風是其驗矣柳宗元書孔子廟

碑謂秦漢之勇不能威唐虞之仁不能彙由今言
之又奚必威秦漢之威而彙唐虞之彙哉遂爲記
是舉也本府同知鄭一濂經歷趙復亨教授藍田
學蔣國貞武緣縣知縣陳一厚皆贊襄文教有裨
是邦者倶得附書

義利州學記

謝杰

敎化之於風俗猶隄防之於水然水性善動不有
以潴而畜之則四潰決嚙不可收拾足獨水罪哉
亦不善隄防者之過也民生之初顓蒙鄙樸有如
標枝野鹿而耳目之嗜好者又從而啟之隨化而
染矣古先哲王深鑑其然足以維之以處敎而閑

之以學宮有詩書六藝以定其業有講習辯說以
明其誼有端冕衿纓紳韠鴻磬宮羽以束其形有
邊豆簠簋鐘鼓琴瑟竽盤盂几杖以習其度有黼黻
絃縵管簫柷敔以和其聲有珩璜琚瑀采薺肆夏
和鸞勺象以諧其節有夏楚扑作稽左稽右稽郊
與遠方以收其威以故秀民之肄於斯者朝游夕
息日去不善而趨於善貞若氷之必寒火之必熱
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焉漸摩旣久人自爲敎
家自爲學馴致閭閻之下絃誦相聞駸駸乎有比
屋可封之俗何其盛也嗟乎達於此者可與之語
葉大夫之政矣大夫玉融之儁儒以茂才異等入

太學出俸江州尋擢養利守大夫可謂用違其材
顧大夫安之日惟化理以圖稱塞養利粵西之僻
壤去神京不啻萬里而遥夷畔之與居獲猊之與
隣官斯土者率世其土近雖易土而流然亦以土
耶之因陋就簡蓋非一日州學舍遠州治二里許
博士棄之不居鞠爲茂草蠻人百儲胥日之去則
牧監倣牛扣角其間有司弗能詰也大夫至始議
更之易達而近易故而新易湫隘而爽塏拓城以
爲衛引水以爲辟雍以丈計者三百四十有奇版
築取諸力役不鳩其材辟雍爲池從百二十尺衡

袤從什之三深殺衡八之七角畔詰魁大夫導水
之源注諸池池溢令力役者得疏其餘潤以溉田
民咸欣欣然色喜忘其爲泮宮役也不踰時而功
告竣門堂殿廡齋祠舍宇暨於亭庖庾庫靡不種
種具備毋論蠻無從入即牧豎亦罔窺其門得優
游於斯者非耳學之鷹紳則就學之章縫爾言言
翼翼濟濟蹌蹌宛若與成均並都者大夫既落成
乃走介萬里告其友人謝杰且屬之記謝杰曰大
夫可謂古循吏矣嘗讀史至文翁治蜀每丞其
知所重者大夫修起學宮業已無媿於成都矧數
捐薪俸以助工役又適與減省少府用度者相類
自今諸生有成就者亦嘗除更繇論補孝弟力田
乎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乎選學官僮子使
在便坐受事乎余知大夫必有合也他年諸生出
行縣吏民見而榮之豈無如司馬長卿張寬王褒
者出於其間藉令之賦子虛大夫頌金馬碧雞吾
道亦愉快也且上方隆洽文治薄海內外罔不率
俾粵西雖遐孰非聲教所及漸濡淪浹以竊於古
哲王之化夫何難者大夫治養利善狀甚具余簡
不勝詩姑述其所敘化者若是亦班史傳文翁意
爾

重建懷集縣啓聖祠記　明　顧　佶

國家建學校以崇祀夫子者至矣肆聖上龍興又
允輔臣之請詔天下立啓聖祠以追隆所生又曰
顏曾以次之諸父亦各祟其配是皆敘本弘原報
德報功之無盡者懷集啓聖有祠坐文廟東卑而
淺漱面隘牆址瓦栁動以傾圮以至神龕木主溷
而爲一呼可慨哉嘉靖辛酉郡侯海宏李公者

廣之黯善人也由國子博士出列於梧適來署懷
事先是按院高公委公視思恩府篆巡道夏公以
爲思恩簡僻無以展公材特檄公署懷集蓋謂懷
爲劇云冬十月公至懷集遂謁文廟步出廟東瞻
祠慨然興嘆週週視之躊躇頓步而不忍去然公
初至百廢未舉與權於動衆今春三月十有四日始
簡所千戶高翔吏目徐尚質者董其役爲之崇土
闢地構木鳩磚揆度俱興卑者高淺者深泐者質
隘者弘夸槻池泓矩方繩正奎於神座木主皆煥
然一新當是時造版籍撫猺獞諸務冗集而公不
忘督責雖暮夜或叩學扃視之其用心如此乃工

匠則倩之他郡春貢則借之軍餘供億之需咸公
所自備而信適來教諭茲邑偕司訓陳雲龍者矢
協力贊成之仲夏二日竣工公載瞻祠宇宏敞軒
翔棲素渾堅足以妥聖靈修祀事矣於是卜吉辰
遷栗主入祠公躬潔祖豆備牲帛修奠侑之儀走
履趨蹌肅然以敬儼乎若聖靈之臨其上而對越
不少懈焉里中諸父老環而觀之且駭且愕咸以
爲數百年來所創見者也於是興史朱坐諸生何
元仗何元仿袁球羅鏊等相與偕來問記於信信
惟公之學一本於聖人之學久矣不大明於
天下及公至懷波引諸人士淩說稍一之倣闢發
克復之與皆攄所自得不襲言詮雖盛暑隆冬猶

必正襟彌日亹亹而忘其倦諸士人始聞聖學之
原而發然敬慕矣公非徒言之也公初至懷值
諸猺擾攘之秋民罔寧止公經理區畫訓練戎兵
戒嚴阨塞復巡司者三撫輯猺夷通商貿易立塘
場者十訓誨猺獞誦詩習禮建社學者八季冬召
諸猺獞至止邑中推心置腹啓導諄諄至給廩受
餘之聲歌禮節情意懇至不啻若慈母之愛其子
也由是四山悅服懷德畏威或願請爲編戶民用
安枕公尤喜以禮樂淑人徵樂師於梧郡市樂器
於穗城集閭閻子弟而居之館署吹竹彈絲敲金

擊石洋洋颯颯至日暮不休遠而鄉村童孺亦皆
聞風來學計輒數十人時或進於公庭或偕之學
舍命之正容肅儀式歌且舞猶猶夷獠以聽以觀
咸油油悅也有古武城之風焉問者唯唯而退遂
記之

桂林府學鄉賢名宦祠記　周孟中

天地之正氣無乎不在人生其間惟君子得是氣
之正由是隨所寓而發光明正大稱誠不貳其生
也人仰之其沒也人思之祠而烝嘗之烝嘗愛
愴如或見之豈非禮義之同然耶自世而相感者
乎侍御史御武朱公欽按二廣政暇考廣右圖志

於人物宋得朱道誠李琪石安民宋士堯馬京林
勳梁詔祀於文廟之右名宦唐得蒲逢良張九齡
劉蕡元結宋得余靖李師中胡舜陟李浩詹體仁
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之蘇緘吳得陸
續流寓宋得范祖禹張庭堅胡邊黃庭堅鄒浩
胡銓李光劉子羽漢得士燮祀於文廟之左諸君
子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流寓於斯或以忠誠著
或以孝友稱或以政事武功煌煌炳炳斯真當大
任而不疚抗大義而不回臨大節而不變雖時異
勢殊而根於正氣之發者蓋無有不同也是故氣
之光明如日星氣之正大如山岳其精誠可以貫

金石而通神明去今千百載凜凜猶有生氣朱公
祠而祀之以風後進可謂知所務矣孟中奉命督
學斯土恐其久而泯沒也廼謂桂林知府羅珣同
知馬冕琢石刻諸賢名氏並履歷之大概庶後之
君子仰其名而論其世論其世而師其人使吾之
正大光明精誠不貳與爲匹休焉顧不偉也歟謹
記以俟

全州名宦鄉賢祠記　蔣冕

弘治甲寅令天下郡邑建名宦鄉賢祠以爲世
勸吾全僻在一隅若不知奉行者垂二十年遂正
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莅全愴愴
然嘆曰世教之興廢繫乎人心之感發繫乎景物
景物莫勝於山水山水之勝莫過於全全之山水
甲於嶺南爽塏軒豁檄知州章

祉承德意相地於學西稍南東瞰漓江面勢平曠
諍市材儥匠左右各建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
室其外總爲一門以便守奉左祀名宦自宋刺史
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祀鄉賢自宋孝子朱公
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尊鄉賢以齒每歲春
秋丁祭後三日州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
成劉君以書界判官鄧能秀如京師請予記其事
且曰某爲此舉於扶世道植人心竊有志焉特恐
去取或苟上下相蒙祀非所宜祀則非惟不能勸
祗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承德意哉令夫宦於其
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泉其稱

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耶凡有道德教於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耶宦業如是而祀之則凡仕而居鄉者亦無不勑禮行於一堂而風動乎一郡扶世植民所關非淺鮮也而可以不愼哉予復書曰君言是也予當罷免挽筆以著君志書纔達而君以陞任去二嗣建祀事久猶未克舉予尋亦得謝歸哲學僉事修飾乃制神主上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說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愼也能愼於推擇之初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山黃君佐來督學政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兢兢致愼而不苟公是公非不少假貸視劉君庶幾較嚴矣嗟夫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導揚上德歲與月新豈必家至而戶喻哉本之敎化樹之風聲待其覩之於目而慨之於心必有暢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夫固無事乎繁詞複說而後人知所勸

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三君子維持世敎之盛心

李喬木

建博白縣名宦鄉賢祠記

博白縣舊未有名宦鄉賢祠有之自繆尹始繆尹宰縣之復年一日喟然曰昭賢否別鑒戒治之始也白雖荒逖民社之寄均名宦鄉賢前此豈無其人乎抑有之而未表章考乎於是考圖稽籍文獻足徵鬼輯故質修成縣志而得名宦六鄉賢四萃爲一祠所以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也祠居縣治西堂三間爲行禮之所廡廡門廊廡附焉大門儀門悉倣官府之制繚以周垣通以大道創建於癸卯

冬落成於甲辰秋規制可觀昔無今有而求記於予予攷顧孝泰之忠義自許趙奎之愛民如子洗積中之仁惠爲政楚儀之勤民耕織徐靈之力戰死節秦懷忠之平反冤獄趙惟清之以禮爲教李時亮劉勝吳原正亦皆遺德在人不可泯者時有先後賢無古今立祠設位春秋血食蓋有合乎祀典之義也後之宦於斯生於斯懷見賢思齊之心而勃然興起則其應祀之數又豈止於此哉是爲記

建梧州府經閣碑記

毛伯溫

聖賢之心學傳於六籍故盛世育材以學宮取士

以經術我祖宗右儒勤治養士之制鑒漢唐之疎
兼殷周之善故選則專科習則專經治效之收寖
遠邁古夫郡守稽六謀之敎於諸令矣復設郡庠
者亦所以廣賢途而責成專也梧之學自宋元迄
建炎移邊靡完類非形勝紹興間刺史任詔以老
氏廢宮改建焉國朝置梧州府學暨梧縣學於東
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川壇而學峙其左右成
化初都御史韓公雍撤而新之徙壇他所中建文
廟翼以二廡於茲七十餘祀築者已支者挠然初
未有閘也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榮公益學之暇
周視三嘆與總兵安遠侯柳公珝謀曰興師受成
振旅獻馘皆虔於學顧若此又安展禮而示武哉
遂朱守鴻漸曰今聖天子紹道學之正統敬一有
徵播諸贊宇非藏以傑閣與五經並尊誠缺典也
乃檄朱守擇屬董工掄材備力費弗出民民弗知
役乃度廟後之地剪棘實坎豐址堅甃中建尊經
閣左右分翼講堂以紫兩庠諸生閟崇若干尺請
堂各崇廣若干尺殿堂門廡饌舍宿齋規制鼎煥
庖廊周垣靡不斬斬公又曰士固可以居業而達
才之效或悠悠也乃復敦聘專經名家之士勤翼
師訓政暇則視課之詰疑啓祕授說弗倦環橋之
衆率多竦悟嘉靖庚子偕公奉命平安南之僭

制開閫於梧蓋嘗觀公之文而知其武觀守之敎
而知其政觀士之讓而知其習於戲地無遠邇聖
敎王澤漸被則化肆達今南粤之才與吳閩關洛
齊美並盛矧蒼梧又其上郡也哉夫明經所以自
佐講論所以自修匪于於時而世莫我違者此良
士也良士之功無倍其師說不敢非先王之道而
已矣是故士之所以優游於學者有所務而無所
勞上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甚難者也公名
經閫產也予嘗記公平峽之烈茲復著公崇文之
典夫學有徵用政有張弛道有文武所訓挾修志
而則聚衆者非文以附衆武以威遠無是觀矣萬
士庶幾卒業於道哉推官唐世喬與贊規畫教授
李仁敎論林迺霄訓導劉鐸戴恩咸有樂成之蹟
得附於石

鍾繼英

太平府脩經閣記

今天下府州縣學多建脩經閣凡以明聖道而二
士趨也粤西太平歲久未建臨海蔡君迎恩守太
平既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始鳩材而創制
焉至於上已告成矣乃與節推麥君璨徵記於不
佞英且以播告諸士英嘗聞之古云聖人永生道
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
是六經也者固聖人之道之寓也今夫善爲國者

必遵先王之典章善爲家者必遵先人之訓令不
遵典章則不足以守其國不遵訓令則不足以保
其家彼聖人者蓋吾儒萬代之宗祖也其所詔六
經奚啻國之典章家之訓令也哉爲士者不有以
遵之則家非其家國非其國而一脈相傳之統緒
絶矣其何以光昭前人之令聞哉我祖宗以來聖
聖相承咸以堯舜文武之道治天下兩畿而外莫
不有學學不有師其教則五品其術則六經諸不
在是科者有禁一時奇衺之士變異反同而都鄙
鄉閭之間家詩書而戶禮樂駸然與三代同風太
平古駱越地郡縣具七僅踰百年王化所漸被無

論城市即長林窪谷之夫莫不誦說詩書稱述孔
孟而薰陶乎禮法之場其遊庠序而服章縫者類
多博古通經而不悖繆往夫聖人之經非徒文也
道也士之於經非徒尊其文也貴尊其道也諸士
誠能莊誦其言仰維其義專精致志使聖經之理
無不融會於吾之一心而珍之如琰琬信之如蓍
龜由此而窮則以是道繼往聖由此而走則以是
道開太平由此而常則以是道植人紀由此而變
則以是道振大綱統之有國有家者遵其先世典
章訓令兢兢守之罔敢失墜豈不爲聖門之克肖
哉如芻狗其詞糟粕其理竊取夫一二近似者以

桂富貴而弋勳名其視訓詁詞章之徒抑又下矣

正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何以號爲名世大
儒哉予於諸士有一日之長故盡言相告庶登斯
閣而知所尊以求速肖於聖人而無負於蔡君建
立之意其興造歲月始終經費工料數目別載碑
陰茲不具論論其大致如此

宋 張自明

桑寧甲申夏五月之初太史豫章先生黃公適來

宜初憩於黎氏居之三時具安樂之然後有南
後之厄頃余得侍屨屣帖謖之意宜之人必以雪
堂視其處及來訪之莽然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

已轉之謝之秦謝得其一秦分其二廼屬宜士唐
總龜韋安雅韋文虎從求之三家皆士人聞言欣
然願獻其地嘉定乙亥二月壬申廼鳩廼工作初
其中後建崇堂上敞高閣旁翼十室前立重門又
從垣之宜山少府張可久督其役堂成又裒公在
宜之翰墨盡刻之石以寘於堂使宜之秀士游於
斯修於斯景行於斯焉祠前支離兩古樹公所封
植名之曰萬紅門前頗黎一方池中有立石形如
半圭其色正黑名之曰墨池宜人尚多能道之始
公既謫於南樓黎氏不恐以其居屬他姓遂易之
爲亭請名於公公以環亭多美石舊名寶華乃題

之曰寶華亭黎氏又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規作亭以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函之閣刻之石以傳無窮于是總名之曰龍谿書堂將編記於名世之家故先述其所以作祠之意又作迎享送神詞六章章四句使宜之人歌以享焉而併刻之初度地有細民宅其旁未去公使黃衣之刪未聞也癸卯汝州有麗澤書院專祀南軒而宣成亦祀焉不去且有害黎明途去之及重祀無有也景定三年始以南軒東萊同升建祠加錫其爵聘南山朱公經畧兩廣以南軒持節東來乎瓜實在茲士翹學有三先生祠而宣成之祀

不及乃請於朝建二先生精舍教賜宣成書院扁額此宣成書院之所自始也是年南山朱公又即南軒先生所創郡學之西新城之東築壹立祠藏奎有閣講書有堂建業有齋設山長職事弟子員帥潘兩司撥田租錢鹽數各有差月有課歲有養輸與之美者十有五年適值天兵來臨凡天下地土之圖與夫人民之數悉以內附獨桂林不下由是吾夫子之宮牆二先生之精舍俱成燬燼平章史公任本道宣慰使日僅能爲郡學漸復舊規而書院未暇經理遂使宣成石刻沒於蓁莽宣成棟宇化爲瓦礫于茲又十九年矣余猥以晚學謬分

院專李渤五老峰下曰白鹿宋周式湘西藏室曰嶽麓河南登封縣之嵩陽建康路之廣舍曰嵩陽建康路之廣舍曰睢陽並賜敕五十楹聚書凡餘卷爲曹誠舊居曰睢陽並賜敕額曰是衡州則有石鼓書院道州則有濂溪書院贛州則有河南書院湖州則有安定書院徽州則有紫陽考亭書院建安則有建安書院紫芝書院其後又有宗溪書院延平鷺洲明道書院而宣成之祀

泉寄拜謁宣聖之始即謁宣成故祠僉曰書院舊有田租自丙子後入郡學矣以故力不及書院余聞之驚歎曰郡學書院各有田租書院之租當爲書院用食其租而廢其利有司漫不加省可乎哉乃相與謀所以經理興復之起自至元甲子悉以書院之租歸宣成同志之士議以爲然於是山長等共任其責不十月而棟宇新天相斯文不十日而聖賢至道學府崇上類欣躍茲益千載一遇也有言於列者曰道之廢興皆關乎數始而創中而廢終而興數之不可逃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余曰不然有成有敗興廢者數不可逃也無成敗興

廢者道之不可泯也天地間事事物物有形之形者必有敝無形之形者必不可朽道在事物有形之形者也道在人心無形之形者也道在天地如水之在地中無在無不在也學者能因有在者而求其無不在者因其有形者而求其無形者斯得之矣然則求之之法當何如曰人有此心則有此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無物不備無時不存不以智而豈不以愚而啻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損少特在學者能求與不能求之分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今夫子燕居堂之西偏宣成有祠前門旁廡次第而舉諸君出於斯入於斯藏修游息於斯晨香夕燈月霞歲祭其知象宣成之像矣面左簡右編讀誦夜思會是學宣成之學也乎學不及也與志同道合心領意會會是心宣成之心也乎心不遽也與若猶未也則二先生格言日與須臾不足學志篤遵自足學聖人必學顏子學須以聖人爲準的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曰戒曰參勉自新先朴後浮思進學之既有六爲學之要有五篇若當於此求之可也又曰學知勉而後有進卫夫無窮底可借爲學自飲食起居視聽思言動皆知力行超實務本始諸君又當於此求之可也

日則有一日之功求之一月則有一月之功求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功求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先賢有云學道譬如登山登之尋丈固已勝乎平地矣諸君試其昔緯其旨波波而爲之孳孳而勉其如宣成者去其不如宣成者則沿張呂遵濂伊接洙泗亦二先生之所喜都使聖道之明千萬世如一日亦使者之所望也若夫講堂未建齋廡未立庖廩未具諸君勉旃毋使九仞之山虧于一簣又吾道之幸云

清湘書院記

柳宗監

東郊先生大名人柳開仲塗守全州日作爲書堂

於北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岳始即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章布之彦日月肄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程榆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畧備歲久寖以摧毀至順辛未亓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視遺構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像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鳩材募工仍故址廢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作外門翬石材因將基柱砌堂關兩堦應門

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堂瀦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潴之作齋池上爲屋五十有二楹經始於八月甲申朔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爲重廊以陞燕居祠爰爲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或不誠此山若夫地勢風濕實宮徽迭奏靜觀元氣發斂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方來無厲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山增重若茲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焉班馬之流日以繁肆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韶濩絕響駢麗徘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爲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先生始推尊韓子以力挽狂瀾啟之風而歸諸大雅穆尹繼作而後文風不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橫渠作西銘上遡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啓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邦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或不誠此山若夫地勢擁抱層岡叠嶂異態橫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濕實宮徽迭奏靜觀元氣發斂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方來無厲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山增重若茲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

方隆寸日望之

重修宣成書院立田記 明 陳伯獻

書院之制肪於唐盛於宋前代學政未備或假浮屠氏之宮士之病於進修無所往往擇勝地搆精舍爲羣居之講授其著名海內若白鹿嶽麓嵩陽睢陽是已自是濂洛河南安定紫陽清湘各有書院以祠先賢又皆出於有司之褒表我朝學校編天下師有定員祀有隆典教有成法而生徒有常廩若無待於書院者然考古圖舊景有先哲之休風以羽翼庠序之教其置於翦滅之餘耶桂林舊有宋經界使朱禩孫創建以祠張南軒呂東萊二先生也入元以來屢經兵燹建而燬者再正統五年御史劉公雋復創於縣學之西舊址也弘治十七年提學僉事姚公鏌移介兩學之間立祠於前豎池於後講課有堂肄業有齋退食有寢庖庾有次大規事構視昔有加伯獻以晚學承乏於此睠茲勝地惟斯院落成未久而湫漫隨之歲月易邁懼益摧毀士之有志就學者貧無資給廼謀左方伯何公公曰是風化之幾也成捐俸以助於是右方伯翁公茂南憲使宗公堦黎政黃公表憲副傅公習張公祐憲僉俞公綱悉各捐俸以從事巡按御史謝公天錫聞之又欲推之悠久乃籍救荒穀贏餘置田一百一十畝以歲之入而給其需遂修射圃置穿亭壞於上者撤而葺之剏於下者平而甃之營而繚垣塗壁而堊之列郡生徒就學悉有廩餼貧不能存者亦膳資焉先是院有祭田三十畝歲久弁於豪強御史楊公璋復之至是祀事咸備學政增崇人心飛躍而書院煥然改觀矣慨自孟子沒斯道晦蝕千數百載泰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以及吾夫子之傳授者始闡明於時予朱子纘同程之緒集大成明經訓以覺斯人獨於二先生推重焉觀其同心協志以開先聖之道毫分縷析身體力行中更學禁自信益堅其所以扶綱常立人極關係乎天下萬世之重殊非習浮誦陷之所能爲焉南軒持節於此每以興學立教爲已任東萊毓秀於此亦嘗寓意於鄉邦子弟今去諸賢幾三百餘載而其書家傳人誦如日中天奈何學者徒剽竊其文以爲科第利祿之媒其於窮理修身之要泛然莫踐其實豈建立書院之初意諸公屬之盛心哉今之爲教與學果能離經辨志崇本趨實把宣成之像而學周旋俎豆之間以舒其容循鼓舞絃誦之風以陶其氣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俾上不負朝廷樂育之恩下不孤鄉邦興型之望異時名世輩出則雖地稱荒遠亦將超越於中州豈特度長絜短而已而況涵濡宣成遺澤爲書院增重不於諸公爲有光

乎嗚呼予日望之修復數文書院記　陳紀

萬曆癸未秋余叨奉上命持憲粵西備左江兵事弭節邕管以視事之三日循故事視學閱武又一日閱城邑城之奇觀勝槩爽塏陋廢偕得游眺中有一宇龍蹲崔嵬環以古木蔵翳葱蔚矯矯焉有凌厲塵寰之象余從從官問之從官曰此新建伯王文成公平田州所創書院也自嘉靖戊子迄今乘六十年亡恙矣邇爲執政所格罷天下諸路書院因改爲別業然中有公像有司不忍毀猶以屏隱約而藏之余承命有司撤其屏肅祠齊瞻拜祠下見其院第荒蕪廟貌不朽憮然嘆曰奈何以先正經畧之地顧廢置盡墮之若此邪卽上其事於三院而爲檄檄有司修復之時總制兩廣右都御史吳公文華監察御史郭公應聘巡撫廣西都御史吳公鍾俞報曰可乃擇日鳩工有司僉同捐餘鏹以佑俾宣化簿蕭忠董其役前爲大門顏曰敷文書院公舊所題名也乎澤猶有存焉爾中爲儀門又中爲大堂顏曰耀德堂公所敷文陞蠶處也兩廊各翼以精舍十八楹後爲後堂窿然特起前道衆事歐陽公瑜題其上曰道德功勛奉公像以居面爲對越亭旁各翼以精舍如前廊式後爲公遺像又最後就平衍地築臺高數尺置屋數楹其上顏曰洗心臺志公道德功勛之所自出也而各翼以餘椽樹以勁木於是門廷階井蘿蔔塽雞然煥然而公之精英靈爽優乎若有襲於其上邑人士相與咨嗟纘慕蒙聚其中攷德問業雖雖如也而屬記於余余惟公於我朝抱命世之才倡絶學于蔵瑯揭良知之旨於天下其發之而爲事業煩之而爲氣節又皆聚聚在國史天下能播之後世能傳之余復奚庸綴言獨以公平田州之功經畧荔土者乃其精神學脈之所在有不得而泯者耳方盧蘇王受之挾邪相反也撓捨蹴踱兩江發

撼粵西蓋已糜躪於戈戟公一起而安反側之衆若弄丸掌股間雖聖主威靈變化所及其神武不殺之妙機先隱秘殆有神授不可得而測其端抑良知之學發越直捷日月霜露之照隊靡不感通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若此耶吾蓋求之而莫得其所以然矣故曰思田之功公精神學脈之所在也屬工竣余既集邑人士肆業其中大會羣寮鄉大夫諸士尸祝公而告厥成天子允若宮靖公從祀廟庭之典適下諸士諸大夫則又相與咨嗟嘆賞以爲奇遘事蓋至是而公之學主上深知之海內學士大夫深信之邊方之吏民又適戮力尊

崇而揚厲之是天下後世之所取裁者也此所謂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
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得非公精神學脉
之所融液孚洽會逢其成有不可得而遏抑者歟
余故備而識之以告後之君子

金九陛

建瑞泉書院記

今天子修明儒術廣厲學宮頒孝經小學於天下
令師儒董習督學使者往試士用定優劣焉益將
化民成俗儲養其公卿大夫之才以有用也崇正
十三年春余以南戶部尚書郎奉命備兵桑梧將
至鬱林諸生郊迎道左彬彬如也茗無何諸生以
文來謁或骨氣嶙峋或幽波曲折是殆得山水之
秀發爲文章者歟伏而思之鬱林古稱西甌地北
枕寒山東臨信石鳳凰嶺以遠其西龍頭石以鎮
其南儼然四塞之域也盍往觀乎甫出城不數武
即爲南流江南流之濱有巨石石間二竇有泉出
焉涓涓不竭煮茗則清冽酒則冽州人曰此紫泉
也宋淳熙故名灌纓泉嘉定間忽湧紫水澈者以
爲文明之兆因更名然則紫泉故瑞泉也泉之左

紫溪蘇公兩先生所建而今亡矣盍議於瑞泉之
側卜地鳩工庀材謀所以營度書院者無何而劉
守以改授去事以不果余俯仰久之撫然曰劉守
雖去所以爲國家儲養此公卿大夫之才以有用
者未必不肇端於此乃捐金倡厲之因進新太守
潘君起鵬爲竣斯役太守曰唯唯公餘輒往省之
線以周垣門檻戶牖黝然畢舉中三楹軒敞弘麗
爲諸生講道課藝之所題之曰活潑潑地益得之
心而寫之境也左三楹立聊翁朱夫子廟右三楹
募僧人居司啓閉焉其工始於十三年庚辰之夏
越次年辛巳落成題曰瑞泉書院潘君請予紀其
事義不可辭余爲之詳其次第追其始末如此誠
不欲沒兩君之善亦自附於覺齋紫溪兩先生之
後也

重修太平府義正社學記

章謨

社學所以養蒙也養蒙不端則士習鮮振而況作
聖之功胥於是焉基乎此社學之修亦守土者之
不可以已也恭惟我朝藝祖高皇帝登極之初首
於上斯風俗厚於下矣尤慮有司之不加意於此
先學校命天下郡縣皆建夫子宮牆所謂人倫明
特出璽書分遣憲臣提督其事而勅諭所載古者
鄉閭莫不有學云云大哉王言其所以爲生民立

皇極爲萬世開太平一何盛歟故雖荒服之區一
自改流之後即爲張官置吏設學立師磬髮斯土
而厲民沾被文物之化月異而歲不同矣予奉命
典都三年於茲凡所設施皆不足以化民成俗然
一日居乎其官則有終身不能恝于懷者雖以述
職行邁亦終不以此而自息敎養之心也厢民程
九垓質敏而志篤才贍而學充老於巖穴無慕乎
外一日携詩文數首來謁予喜其生長遐徼而文
采之不類編民也問其衣食所資則日耕稼牧
之暇惟以訓詁子姓沈酣書史而已予乃特出意
見激奬其居署曰幽坦而別其牖曰逸史云乃者

以社學傾倒乞修整予諾之而未遑也則日本府
社學僅二其一在上郭名曰仁育其一在下郭名
曰義正皆建自周公允而義正已閱一紀學務未
興垣屋頹毀敢告執事願卒圖之因命鳩工庀材
百堵版築有門可以時啓閉有庖可以蔽風雨閱
月竣事吉日惟戊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
與咕畢鉛槧其中蓋彬彬乎絃誦之可觀也乃出
諸幼稚而命之曰果行育德太守之責也發包固
擊師資之權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爾小子
之所當研幾也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二三子藏修游息曰以記誦章句

爲功變化氣質爲尚如入孝出恭之訓瀕揣應對
之節已具載小學題辭優而泳之有餘師考之通
志太平風俗士有禮義之習民無受田之家宁方
喜汝父兄樂敎子弟而又憫汝童稚分爨之尚早
也既益學宮以振遐庠復浚溝洫以成稼牆而崇
德廣業可不於山下之險而寓養正之功乎又嘗
披於易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
曰義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龍汇之御漢嗣爰陞自
唐宋至元皆士秩惟我朝太祖統然改流雖民夷
雜處而沐浴皇仁日久材賢渐出由是觀之則仁
義可不勉諸詩亦有言弗替引之小子有造則亦
不能不深望於後之君子一注意焉別駕王君劍
溪閎予言而作曰是誠端本之務切要之舉也汝
奇不敏敢不協力從事乎途書之以爲記

藝文

歷朝

記

平西原蠻碑記　唐　韓雲卿

惟大曆十二年桂林象郡之外有西原賊帥潘長安稱安南王誘脇夷蠻連跨州邑鼠伏蟻聚賊害平人南距雕題交阯西控昆明夜郎北洎黔巫衝湘彊亘萬里人不解甲天子命我隴西縣男昌曒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持節招討斬首二百餘級擒獲元惡并其下將八十四人生獻闕下其餘

逼逐俘虜二十餘萬并給耕牛令還舊居紱外一十八牧守羈縻反覆歷代不賓皆頫首請罪願爲臣妾嘉其自新俾守厥舊商農漁樵俱各復其業悼耋飯窮各安其宅變氛沴爲陽照化險阻爲坦途五嶺之人若出元泉而觀白日如蹈烈火而蒙清泉書上開優詔嘉焉公卿百辟將校耆艾咸願歌頌勳烈以鎔於石辭曰皇帝卽位十有五載淳風橫流聲教無外蠢茲蠻夷肆其蜂蠆恃衆怙險爲人蟊賊爰命隴西持節討綏訓我師徒如虎如貔卷旗釋甲先喻德澤稔惡弗懲舍罭弗息矯矯隴西碣碣尹鋌鼓奮重泉兵揚九天出其不意億萬踣顛來者面縛亡者染鍔搜洞索厓覆其巢穴若鼓洪鑪燎彼毛毳若振飄風摧乎朽脆海宇朦朦再開天光俾祲祲作和化戎爲農三軍卧鼓四鄙罷柝原野蕭條萬里澄廓明主是嘉罷人是康錫之嶺門用垂無疆

平蠻碑記　宋　余靖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位三十一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輸裘卉服罔不率俾越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城郭賊虐衣冠驅擄稚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系無壁壘猝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

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偕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而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益熾逼連賀毀昭賓再穴於邕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爲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患熾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韙之遂改宣徽南院兼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九月拜命旣受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及荆湖鋭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

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兵八千潰於嶺崙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以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矣兵將服懷感思用命是月已未引師至邕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令宰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揚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於道路僞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於蠻中先是命湖廣江西路安撫使

樞密直學士孫沔人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畧使余靖同經制東西路盜賊故命公都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節制賊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達遐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懽然以方召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煩類矣賊之巢曰廣源州交阯之附庸也父爲交阯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佇儆以俾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以下署之其主謀黃師宓儂建侯儂智忠等戰沒於陣未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剗其心腹而能全者也故宵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

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直頃刻間乃知名將攻取其自有體哉二月甲戌乃改乘轅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置節度復以樞密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崖石以書其勳辭曰有宋之大天覆地載四海正朔百蠻冠帶蠢茲狂寇起乎微外交戮於交逃死猺界招納亡命浸淫邊害邊臣罔上失職以懈猝臨邕郁乘流東遁志圖全越并其蜂蠆廣城言言梯衝附焉攻之五旬掠民而旋賊鋒一至千里無烟還保於邕五嶺騷然天生秋公輔聖惟忠情存義烈志疾頑兇前繼即路仗節臨戎英材實集猛將風從賊之敗闔實惟天

偽署叢然投首羽翼既剪心腹既刳雖欲再舉人誰與圖焚廬而去回巢以遁六親不保曰獻其俘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嵕襟齒險固一失兵糧無峙庶民蚩蚩鳥驚獸駭我公之來電掃雲開叛纛斗破綱領重恢師成廟算民得春臺天聲遠振槩公之才

京觀記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賊犯邕州陷之江流瀠洑東陷九城薄廣州廣人怯戰登城自固賊攻五旬雲梯土山椎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

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邕凡害將佐三十餘人
楚越騷然矣朝廷憂之樞密副使狄青抗章請行
願授成算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畧使余靖經制賊
盜命青以宣徽使總節制明年正月已未青帥三
將兵至邕州歸仁鋪城出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
十五里計級狄青泉二千二百餘人僞畧侍中黃師
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於戰賊首儂智高夜
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所
斂賊屍而殲之塚於歸仁鋪之側又造桴縣尉歐
有鄰聚泉傷遶城而死幷活擒而戮及奔而疑踐

燔灼者三千三百二十有八瘞之城北三月詔築
其地爲京觀乃命立石以志銘曰庸臣司邊率職
不虞盜起其間蠭猬異類藏亡納叛以輔狡頑窺
茲無備乘虛襲怠遂肆兇虐流而東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師徒桓桓失勤稽完天下惻然帝命樞
臣擇節屬鞬拯墜綏殘師行以律賞罰貴必其謀
寇悉平諸帥未奏功而公獨先期以奏定丙寅正
月十一日至融乘勝克敵十六日抵長安黃石周
乃專兵家之勢動靜有制所擊無堅吁嗟羣醜狃
於常勝敢當其前驅彼犬羊敵此熊羆血腐於原
棄甲如山遺骸草野百里腥臊武功外揚仁心內
憫念及幽泉扃體之葬京觀之封銅柱齊天大聲
遠振皇澤重宣永鎮羣蠻

融州平猺記

元　盧　讓

泰定乙丑秋僕假守融州倉皇下車痍瘼是懼慮
融在萬山間民受猺害顧甲子冬寇貴州乙丑春
汚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畧使余靖經制賊
寇柳城夏踰潭寇平南寇藤之赤水堉之寇鬱林
盜開府庫剽掠元寶罪在不赦天顏震怒廷臣僉
俞特命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乞住
公佩印分省平蠻統御各司褒寵有秩凡馬步軍
二萬人屬之公以爲西廣路府州治一十有六而
靜江柳慶實融猺寇爲甚合謀定計審勢分征命
元帥萬奴正奉往靜江之西山親王幹兒朶罕董
之元帥曳剌正奉往慶遠兵部尚書李大成萬戶

鄭昂霄董之副帥張昭毅往賓中書舍人買驢董
之若柳重險之要衝而融羣猺之淵藪公獨先之
柳而期諸將皆後會於融將爲百道並攻之勢以
伸三軍奏凱之威長驅而前席捲遺孽直抵大塘
楓木林絞峒等團奏俘馘焚蕩殆盡不踰月柳
寇悉平諸帥未奏功而公獨先期以奏定丙寅正
月十一日至融乘勝克敵十六日抵長安黃石周
村督戰甚急敗獲者墨江等凡六團欽承溫詔嘉
與維新公曰噫嘻好生之德洽於海隅余敢不對
揚聖天子之休命乃撫山川之形勢按義兵之丁
欵命萬戶哈剌不花抵鵝頸嶺武陽扶竹團宣上

德意當雷霆霹靂之餘而沐雨露沾濡之澤莫不
欵甲兵降帳下萬死無懷異志乃示威福遣以安
居王師凱旋撫循之道責在司牧明張公榜論以
休息喜融之寇悛心革面凡大掾等來降者二十
八團有與民交易之樂融免征役皆公力也僕衰
老之蹤力疲供役聊輸給餉幸免於罪而斯民者
盍屢請石以記公功僕慨爾歎曰惟公金貂元勳
碩德長輔忠顯於國孝型於家府君八十餘以山
東宜慰致政公則抗章乞歸欲供子職浮雲軒冕
孝道盡矣加以愛君憂國所至有聲沐雨櫛風身
先士卒故能歲克報旋於江西今則奄乎猱於嶺

右忠職至矣哀歸徵省爵秩是崇賢未足以報公
之忠孝八荒一霖豈獨玉融之幸哉僕昔侍公而
知公之德敢因民思而勒之石焉若夫承流宣化
老守之責勉焉趨事用不敢辭維時分省椽吏趙
忠索正贊畫居多知印荅失海牙宣使鳥兒李肅
顏必孛羅馳驅王事咸有功焉融州達魯花赤山
童州判馬瑛隨軍帳下同知張按攄不花供給軍
需宣力以抵於平故爲之頌頌曰於戲皇元君明
臣賢混一無前禮度有文法制有型萬邦來臣維
茲嶺南地險俗頑生百蠻瞻天之高勢若可逃
雨嘯風號疾呼其徒如雠如讎以速天誅王人遠

臨相臣專征帥將協心長披餘鋒笑剪渠兇後及
玉融赫然雷霆熙然陽春仰聆德音嚴爾遺黎再
造於茲萬死無爲凡此武功左相式隆克孝克忠
融山之巔民頌石焉期萬斯年

明 王臣

平蠻碑記

今天子即祚之明年守臣言粤管柳慶猺寇四出
剽掠益橫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將臺愈臺愈
難圖也惟聖天子天造神斷克清大慝以武定南
服詔三府元僚率兵徂征時元戎伏羌伯毛公適
有總漕之命不果行總鎮御馬監太監潘公忠總
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公金並奉節鉞共往視師
戈船艦蔽江旌麾過野以鎮守司設監太監蔡君
昭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康君泰兩廣左右參將署
都督同知馬君澄都指揮僉事金君堂宮君經分
前後左右哨以兩廣左右參議林君瑨錢君灝羅
君榮僉事王君秩蔡君鍊登余監諸軍事以副使
陳君宗德及桂林知府汪金恩理餉事仍悉統於
中軍由是兩廣之官軍及兩江之目兵雲合蝟集
亡慮十萬之衆而巡按御史盧君翊實專閫功糾
弊之任上下同心彼此戮力罰既不貸賞亦無吝
是以所向無前以戰必克自冬徂春用兵十有一

旬搗巢掃穴斬首幾千級其爲蠻所脅從及願聽招徠者並釋之仍屬分守右參政楊君茂元董處分鳴呼偉哉余聞古者天子之牧四邊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我國家聖神相繼威武彰大湛恩汪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顧茲蠻獠乃敢跳梁山澤殺人掠貨結巢據寨重爲疆場之擾何耶蓋蠻獠與類者也其暴虎其貪狼而其要領之者有其術斯則疥癬之患有不足爲吾憂矣蓋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夫統十萬熊羆之士驅虎之力制之一如其道則若奔馬之機不爲吾用矣況使之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趨勞如趨逸非仁不能以懷非威不能以戢非斷不能以行非智不能以謀非信不能以服又必如珠之走盤如環之無端不膠於一定不狃於一偏則兵未戰而先勝矣惟吾總督公具文武全材行事適機宜而風采足畏凡軍中事無大小諸軍必諮而後行文移山積日復旁午公則批荅如流尤長於用兵所謂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者公實有之出奇制勝決策料敵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總鎮公鎮靜有容不立町畦事之出於總督公者若自已出未始嫌於逼已所謂事成於同者非耶噫斯舉也鑿鍔

炳耀盛人耳目吾不知南仲山甫之在當時亦若是乎烈耶其事固無可紀耶於是柳州知府劉璉進而述父老之詞謂馬平在國初本十有八里永樂三年獞寇起有韓總兵者督兵捕之而撫其田乃爲廣遠宜山河池之獞所奪遂併十八里而爲七宣德三年有山總兵者調兵勦之而反爲寇所襲罷棄羅歸安堡以守樂之景泰初元羣寇蠭起聚至萬餘圍柳州城幾陷賊勢益熾遂併七里而僅存一里之半嗣是以還瞰冰敬紀益熾兒猶寇不敢復有兵能壓其境者矣今茲乃若摧枯拉朽之易而又奮餘功出異謀開峽道以通襟喉罷哨

堡以示保障七八十年兒悖之氣一旦銷沮殆盡戶口賦役復歸版圖見百年之所俾見爲前人之所未爲有功於生人大矣非托諸文字之雅烏足以昭近而傳遠余誠儒生烏若不適於用謬承臺檄躬在戎行雖獲寸尺之功亦猶豐山之鐘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能鳴也鑄於下風竊自增氣故不辭而書之亦欲效蒼蠅之附驥用垂斯名於不朽故特強顏爲之

王守仁

平思田蠻記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

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
德綏勿以兵虔乃與師振旅信義大宣諸繼成慕
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
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不期月而諸蠻
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
告思田毋忘永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
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嘉靖戊子年春臣
守仁拜手稽首謹書

平定安南碑記 羅欽順

安南黎氏受命天朝以有其土六傳而至於懿椎
移身竄不復能國其臣莫登庸者因而據之踵襲
故常妄自尊大兩廣豎雲南撫臣兼得其實具以
狀聞皇上赫然震怒謂黔首敢爾悖逆法所當討
遂允廷臣之議將興問罪之師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經方提督兩廣軍務首被
命調集兵糧相機撫剿公博謀精慮規畫皆以時
定遂檄諭登庸仗子使知大義所在迷復必凶復
榜諭其國中士民俾各倡義輸忠以轉禍為福賊
黨聞而惴恐猶時出詭計既卒不得遂乃具降
表悉以其土地人民之數來獻伏聽天朝處分公
於是為通其表於朝僉謂現情叵測且臣禮未純
不可許上以為然乃申命咸寧侯仇公鸞總督征

討諸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公伯溫
參贊機務題請敦遣授以便宜之權二公乘傳至
梧聞賊計尚懱猶諏毛公曰是制之在我乃更檄
問登庸乞降之誠何以表見慶其來即應遂指示
諸將佐分領精兵十餘萬列屯界上將赴期進取
賊益恐承以書來願束身聽命削僭號奉正朔歸
侵疆土地人民悉聽處分者一如前章而哀懇加
切二公乃以便宜許受其降直關城之北為壇至
日晾爽設龍亭於上覆以黃幄旗纛儀衛以次畢
陳文武官僚分班拱侍門既闢登庸縶頸以組令
其妾文明奉表前導躬率諸小目及耆老人士跣

而趨至壇下俯伏以俟執事者宣布朝廷威德莫
不竦聽乃受其降表登諸案而釋其縛登庸仰瞻
黃幄拜稽益恭其國人遶列關外者亦皆北向稽
首無慮數萬少頃登庸遂趨詣軍門俯首再拜跽
聽訓辭總戎為言自非皇仁如天汝安得復有今
日其鮎俟命於國中復再拜而出喜浮顏面嘉靖
十九年十有一月三日也於是閉關徹衛申固封
守公私上下皆相與事事如平時懽呼之聲不踰
旬而徧於四境流聞海內莫不熙熙如也降表聞
皇上察其誠至特矜而宥之復念其士民表請之
勤投登庸安南都統使仍許世襲論功酬勞毛公

加太子太保蔡公鎮右都御史仍舊鎮蠻仇公均受上賞其餘陞賞有差於是廣中諸士夫相與言曰自古制御蠻夷匪非一策然或傾天下之力而後濟其亦德矣今茲之役師集而未行糧具而未裹而登庸悔罪乞降皇皇焉如弗及是豈偶然也哉良由我皇上神武聖文啓光楊迹於無外故綏之回來二三大臣一以尊主庇民爲心而不爲身謀故誠無不動信可謂無前之偉績已然非託諸文詞施之金石將何以垂示萬世乃具書幣遣梧序劉尊刻鐫來徵余文欽順卧病山廬慨愚且老然事端初發未嘗不與衆同憂及茲倒聽憧聲又不能不與衆同樂雖文辭萎弱竊以爲晚年之幸

張岳

宛無以加此諸君有請其又奚辭顧茲役之頒有勞者武列自總兵副參下至千百夫之長文列自撫按藩臬下至庫筦巡邏之微不能盡載官爵名氏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參政翁君萬達則勤勞最著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其事既備遂聲之以詩詩曰處有頑苗迷帝之則師弗人小亦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爲三道右參政鄭紹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鬚同銀北岸左參議趙崇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冊洛滿南圍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征皇威有赫將則元侯上卿贊畫撫臨重鎮亦既得人萬全之舉屬此三臣調度既周詢謀亦廣文告之辭明如指掌白旄旆施虎旅桓桓先聲所震洶甚驚滿企仰軍門輸誠恐後函表囊書戴星而驟重關夙啓黃幄高張素衣委地長組縻肮土地人民天朝所有腰領獲全死甘速朽羣公上靖天子曰咨洞鑒窮獍忍弗生之悔悟方新惟新是用俾爲都統以輯其衆交人驚喜有隕自天百拜稽首天子萬年思昔舞干文德何盛媲美重華惟皇明聖除兇有命大義丕彰包荒有裕祖訓彌光亦有忠良弭亂弁力動必應機謀無容隕陽開陰闔默契皇衷何頑不格何塞不通南徼既寧萬邦胥慶

慶正德厚生式符嘉靖洪纖咸遂飛走攸同勒辭

貞石以詔無窮

平蠻碑記

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珪征剿馬平縣五都諸蠻蠻據危險爲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亦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爲三道右參政鄭紹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鬚同銀北岸左參議趙崇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冊洛滿南圍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征皇威有赫將則元侯上卿贊畫撫臨重鎮亦既

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桅龍船
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卅洛
滿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
月幕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參政張烜從留參謀畫
又檄副總兵程鑒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拔
並設無遮巧賊亦隨方為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
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而旋復乘之各募
敢死士縁石壁夜登奪其險隘據之諸軍以梯相
擁翼繼登戰於陴中又戰於安頂山登遂至絶頂
火砲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焉
敬破丙午魚為俊魚為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

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因撫輯餘
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自秋
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效命謀猷
壯武異論莫能譁久益奮勵有成功以仰副
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千蔑周
觀營壘閱諸將功最敘刻於墟石山可平石可礪
惟聖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斯年永永無已

嶺西前後功記　　王世貞

吳中承平嶺西無不被
前是吳公以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諸巢
寇者當是時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
轉怯令勇因形為勢寇已歷歷瞠殷掌間而會謀
得昭平三屯最強而聲最甚即厲將士捲甲而趨
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遂進圍魚窩馬鞍諸巢冬十一
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
一等錫金幣優奬已北三河池昨咳諸寇復叢起
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剿其
腑擒斬裘俞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
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詔錄一子入胄徙於前捷上加祿
監錫金幣差次之而公已入為石司徒矣未得代
丁內艱去當公之破賊也傑專精其力終南畝盡賦給
人其良者而儲胥之使專力南畝有規安宮市城邑民

之凡十餘戰蹂其穴百十餘處擒斬渠會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栢深埔等寇復繼起公即後師合嶺東之勁爲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擒斬渠會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蓋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面亞廹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境夐巖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賊方之闔益闢而與猺獞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蜘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嘯發嘯定且無論閩

家之於猺獞取羈縻而已聞不勝其擾一搜捕之然亦僅僅取戀艾難以韓囊殺之果王文成翁襄敏之算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策除剿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鎮鉞之憎而賊之授首於鋒鏑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賊勝乃能鼓其所不足而擒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爲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擒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肘金橫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爲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甚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爲之敘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爲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願以班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吳姓名文華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二千石吏治時爲天下最拜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平古田大功記

隆慶四年皇帝念廣西地方近爲諸司鐃所蟠據縣日以倒乃下廷議大臣議曰廣西酋制交阯也誠不可委之不治然非專敕撫臣特有才望者以開府其間殆不能有成功乃備石汀殷公某以都御史授節鉞而來維時兵部左侍郎蟠峰李公某爲總督素與公志同道合凡所宜先適今都御史華溪郭公某爲左轄力贊公先平古田蓋古田自弘治以後官兵敗績縣治湮沒荒至越會城報命吏罪莫有加焉者公意遂決七月徵各司兵凡十萬人總兵官俞君大猷總其事以參政柴君凍參議龔君大器副使鄭君一龍應君存卓卻君維中僉事金君桂等各爲監軍督

餉以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遊擊丁
山都司錢鳳翔董龍魯國賢等各爲督哨分七道
進凡三閱月破巢六十有二斬首級七千四百有
奇俘獲賊屬牛馬器械以數萬計我兵無一摧折
者生擒首惡韋銀豹等械送闕下皇帝稱賞焉各
晉秩有差公又疏復縣治改爲永寧州仰其下六
里最頑梗者立爲三鎮以分其勢而扼其背焉可
謂經畧之全能矣仰仝花林以西民猺樂業豈非
廣有用兵以來二百年之偉績歟廣之父老子弟
及卿士大夫莫不感公之德思以銘之百世某里
人也胡能贊一辭哉因不揣僭爲之言曰同一古

田也在先朝之初則以三省之力而不能救諸將
之倒戈在當今之時則以八十年之險而不能保
數旬之破竹豈其時有難易抑亦事有優劣歟嘗
推其故有三三者何天子保治留心四夷而碩輔
元老銳意安攘之烈故公得以無內顧而展其才
此成功之始也公又以豪傑之才光明之度壯猷
多算不奪於羣議而一時文武諸賢同心戮力此
成功之中也收兵之後不事虛文必分勢立鎮以
堅其無反側之心此成功之終也非始不足以乘
事機非中不足以決大策非終不足以保長治然
則是功之成也不亦有然哉雖然某猶有說焉漢

趙充國經畧先零之時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
斬萬餘人詔罷兵矣充國獨留屯田明年五月又
降斬三萬有奇乃請罷兵屯古人經畧長久之計
不可見乎是故廣西之寇亦多矣如古田者不暇
悉數古稱唐虞之仁不能來蒸漢之勇不能威信
米易吉也所深幸者有石汀殷公爲之於前而又
得華溪郭公繼之於後二公皆當代豪傑其所樹
立皆非尋常可同日語者則吾父老子弟享太平
之澤寧有窮歟寧有窮歟某不敏敢以是刻石告
之將來

平府江大功記

維廣右崇山大谷透迤數千里蠻生其間負險易
亂自秦以來教化所不能行恩信所不能結唯在
乎威之而已威之爲道小之則剿大之則征豈不
存乎其人哉諸蠻自蕩平古田之後稍事斂戢唯
府江猺獞當全省襟喉之會由正德已卯以迄於
今幾六十年矣其間負固阻塞刼掠占據使一州
五縣之內行旅官民田糧府庫受害有不可勝言
者雖仁人慈士猶且奮臂況以豪傑之才總文武
之寄者哉維時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莆陽郭公某
適膺其任公蓋憂民之深策事之熟者會提督兩
廣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古欽殷公某當古田戡

定之餘有蕩平全粵之志乃各疏其狀於朝朝議
以爲稔惡不討無以固招徠者之心不如征之便
而以先後巡按御史李公某唐公某紀察之二公
極留意地方者命下之日公遂調計兵食發左右
兩江之卒凡六萬人以兵備副使鄭君某分巡副
使金君某僉事夏君某爲監督官以右江參將王
世科都司錢鳳翔王承恩原任都指揮使董龍爲
統督官總理糧儲則以參政胡君某紀驗功次則
以副使劉君某至於總統一切軍事又皆屬之總
兵官李君某於是分布既定謀猷孔諧君罔不
矢心戮力驅馳乎師旅之間兵進於降慶六年之

冬止於萬曆元年之春正月賊來迎戰者隨支而
倒各退保堅巢即分兵攻之戰愈力賊各墮崖而
下無不克者凡斬首五千級俘獲數萬頭招降者
不計其數何其偉哉報玉天子嘉之恩賚各有優
差公又以大征甫畢善後宜圖爰酌六事上之六
事者復土司設專將通水陸處兵戍定縣治分田
糧而以兵備副使徐君某參將王承恩終其事至
今三尚兩岸之間誰然稱順治之境矣噬乎一府
江也未征之前商旅日阻州縣日危田糧日損兵
費日繁既征之後阻者通矣危者安矣損者增矣
繁者減矣何旬日之間而先後頓異如此耶譬之

居室然千金之家久而不治日爲風雨侵愈支愈
敗矣善居室者不以一勞爲憚即其敝而新之有
不煥然改觀者乎是故因循遷就者養亂之原也
任事憂民者地方之利也故曰存乎其人而已某
里人也抱桑梓之憂昔嘗鳴之闕下久矣乃客歲
閒古田平今又府江平寧不大有慶快乎睹淮蔡
之豐功之昌黎之健筆爰效厥義用附里銘銘曰

險彼府江蟄負爲限幾六十年咽喉之患帝命方
叔爰整其旅聒言南徼施此靖由維此方叔王命
是膺謀猷泉燄隨若雷霆乃承天戈深入其穴電
掃烟清霜飛塵絕我猶我民我鬲我鬻何以善之
家父老曰嘻觀此洪造願言根除百年是保

平北三大功記

張翀

廣西之寇在桂林蒼梧則有古田府江爲最在柳
慶之閒則有懷遠八寨北三爲最古田府江懷遠
諸賊先是都御史巡撫殷公暨華溪郭公次第平
之矣唯北三八寨至今未平瘡痍未起加以蠻性
變詐巢穴險阻當事者慎重之也萬曆五年小江
吳公適開府廣右訏謀勝算武綽文經乃檄地方
諸執事者曰惟廣右僻在南疆猶蠻爲害梗化久
矣其議所宜先加兵者執事議曰今之寇莫憂於

八寨北三其八寨業已招撫徐觀其後而北三者則跳梁已極且立赤幟於諸蠻之間使北三不懲則諸蠻不懾諸蠻不懾則八寨之撫不堅宜先加兵無愈於此者吳公曰善會柳慶守巡各以遷職去公遂檄永寧兵寨吳君善來經畧其事焉吳君行公戒之曰兵貴潛機使敵莫測近而示之遠者法也君其先潛拊啣咳河池乎吳君曰敬聞命矣公遂徵兵於各土州司會守巡該道陳君俊尹君校各次第抵任二君素況幾諳練加以受成於公而又合謀於吳君其猷益壯矣乃以石江參將倪君中化統柳慶諸兵而邊來三哨則屬之永寧參將將玉君瑞焉兵果先從便道故爲聲影於河池啣咳之間賊不以疑也不數日則兵趨北三諸賊以爲從天而墜已不及掩耳矣兵進凡三十日克破巢寨一百有奇擒斬四千八百名顆而俘獲賊屬視擒斬倍之牛馬器械視俘獲又倍之自廣右用兵以來神速稱快未之有也公又疆理土田分兵屯種益爲善後計凡八寨以南河池以西靡不聯絡待命恐恐焉不保旦暮豈有縱橫出沒如昔日態耶續上上嘉之晉公大司徒郡中鄉大夫及父老子弟各置酒爲地方慶且請守巡使君請記使君轉以屬僕嗟乎猾胡能爲公記耶昔石汀殷公

平古田僕書於桂林華溪郭公平府江僕書於蒼梧今桂林蒼梧之間頌二公之功者尚浮於僕之文是其文不足而其功常有餘也況公之北三又事倍於古田府江而他日頌公之功者豈不益浮於桂林蒼梧耶舟服椎髻鳥語狠心不示其威則不懾也平禍定亂昭德垂信不假諸勒則不傳也南山之石玉屏仙巖風雨不來千載一日此非公之碑如有待耶於是父老子弟爭趨而磨崖而薦諸閟猶猶莫不相率來視以手加額曰南蠻何敢反乎何敢反乎弘猷聞之乃從前數廣西之寇幾已殆盡遂援筆爲記

平樂集閒蠻碑記

管大勳

兩廣故百粵地國家並建兩省剖土分疆若犬牙然懷集介封開陽賀閒錯居而金鵝松柏古城水細黃沙等閒皆賊巨屬聯絡深埔湮閒諸巢每一出沒兩省騷動遂事亡論已隆慶初劇賊陳龍洲夥衆流刼百戶朱裳死之萬曆以來肆刼獨過越玥西水攻陷桂林華溪郭里殺新民羅廷朝阻截知縣江道罪亡赦豪甲申冬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高萬徐廷穩鄭明端歐福正吳朝海等糾黨三百餘剽寧閒抵下坪衝寨門掠開建蔡村封川文德鄉戮居民黎世通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官兵不

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是時我西粤方大舉府江
賊乘虛至梧肇兩郡震駭總督連江吳公赫然曰
懷賀封開吾重鎮肘腋豈堪此鴟鴞薄張越獸咆
哮邪夫主上授節總制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
便調發撲滅爾廼會巡撫龍溪吳公巡按姑蘇黃
公馳奏闕下檄參梧兵巡僉事來經濟暨嶺西兵
巡副使王汴府江兵備參政葉朝陽決策議剿密
行歲東巡海副使陞萬鍾羅定兵備僉事鄭人逵
挑總兵標下東西兩山精銳三千名發潯梧參將
部兵併歸順都康二土州戍兵三千五百名分五
哨選將帳門戚會梧蓋若聲援西討者賊不爲備
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卯啣枚齊發參將戴應麟
領伏虎哨克松柏埔七金驚三崗斬厳秀珠原任
參將王如澄領蘭崗哨克古城上下二崗斬鄭明
端原任參將魏宗瀚領石牛哨攻深埔佛婆龐埔
諸巢克之斬剉高萬原任遊擊沈茂領會珠哨攻
水細白蓮黃沙龍塘諸巢克之生擒徐廷穩原任
守備楊壽甫領仇崗哨攻大灣磨刀企埔諸巢又
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崇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
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搗青水尾丙午奔鐵帽山
戊申破飯甑埔庚午掃大灣山賊披靡俘斬有差
懷集縣知縣林春茂督兵把截燕嶺三妹等山生

擒吳朝海殘黨窺匿巖谷中甲寅下令按捕悉殲
之撫銅鐘牛棚艮猺四百餘墾田立營留兵屯守
已巳班師是役也擒斬四百餘首從賊總八百有奇俘獲
城屬男婦二百餘馬牛器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
衆不滿七千兵無加餉神謀妙算悉稟於督府而
批捁之奇拔定之速蓋有吳洲其幾微者猗歟休
矣上聞併敕府江功賜璽書出金帛督府吳公
子一人晉巡撫吳公疏一級餘將吏次第敘賚於
是梧郡太守林喬栁同知鄒通通判李先春劉學
栁推官莊敦義請紀其事勒之懷山俾百蠻凜凜
永向化云

平妖懋績碑記

思郡自文成遷化以來士民安堵才斗無聞迄今
被其休者士頌於庠民歌於野嬉嬉然共享康泰
無事之福烏覩所謂潢池弄兵山林嘯聚睥睨神
器敍焉造反也乎何隆安縣賊馬日仙者身挾妖
魔惑衆厥自擬齊天揑以天爺自號謂能駕天
襲遣神兵迎上帝所至愚民奉若神明途建號太
平元年頒建已曆日立將相設官僚納叛招亡聚
徒滿山張牙布爪犯我疆域閱兵於膺舊之墟旗
鼓若雷聲震天地四野流離萬民惶懼勢亦急矣
斯時也急剿則根蒂易拔觀望則滋蔓難圖是非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焉能掃蕩妖氛保全庶類也乎朱公諱國玘浙之嚴陵人起家文學更諳韜鈐平時而政若春温有事則令嚴秋肅盡計如神見機獨奮遣官兵以扼其咽喉調土兵以破其胸腹加之縣兵扼絶於前道兵羅列於後四面交攻羣兇喪魄餘黨散亡渠魁分析遂爾揚威摧陳探穴擒虎其令司官徐士煥哨總楊玉保蒙思竟擒陸士宗林才等於定羅之壕者公以奇兵用也其令經歷胡浸父子不避九死躬冒矢石擒馬日仙於楊墟之界者公以正兵用也其令富賀已侯親督卿兵擒陸應宇於龍逕之巖者公以完策勝也公

夙夜籌謀卒致元兇獻馘魁渠潛形殲圍清寧中外禔福其所保護者弘其所奏績者大僅僅一石詎能擒揚其美也哉乃爲紳黃玉鉉孝廉蒙凌雲明經張鵬翮等棬棬問言於予以勒其私予言不文因質敘其勳伐以銘於石俾萬世而下咸知公之盛績謹爲書石永記

歸化圖記

田汝成

太平歸化圖者龍州僚宜馱窄宜陽諸十八村也故爲左州屬左州土官黃仁之謀立也使人私於龍州趙奎曰仁不恐宗祧之故而有鬩牆之爭四十六年楷復弒寶而朝議有交兩之師太平當交顧寡援仁又素貧願以君之靈定之使仁得奉其祭祀椎是先人之土田不敢愛其以腴沃若僚宜乎朱公諱國玘浙之嚴陵人起家文學更諳韜鈐平時而政若春温有事則令嚴秋肅盡計如神見機獨奮遣官兵以扼其咽喉調土兵以破其胸腹加之縣兵扼絶於前道兵羅列於後四面交攻羣兇喪魄餘黨散亡渠魁分析遂爾揚威摧陳探穴擒虎其令司官徐士煥哨總楊玉保蒙思竟擒陸士宗林才等於定羅之壕者公以奇兵用也其令經歷胡浸父子不避九死躬冒矢石擒馬日仙於楊墟之界者公以正兵用也其令富賀已侯親督卿兵擒陸應宇於龍逕之巖者公以完策勝也公

寶而令寶厚貲酬楷豢雞之稅十八村與焉楷素狙詐多黨與兇弒兩主亂龍州者垂三十年得田愈恣州人畏之於是雖左州不敢頰十八村矣然左州太平府屬龍州則否而十八村環太平府郭又太平故無附縣故十八村爲左州則太平不以爲通爲龍州則太平孤立土酋重大懾不能自存正德間知府胡世寧詳督府請追奪龍州十八村環太平置附縣視他府時不主其議寶賂楷時亦有言於督府者督府方幸楷還寶官不暇省嘉靖十六年楷復弒寶而朝議有交兩之師太平當交人首壞於是府人訴單弱愈急且曰郎有警是無

太平也督府憂之屬兵備副使翁萬達爲計翁曰
太平以十室居土會中何異肉處虎口承平無以
自存矧此軍興夫楷三狱主而自立一旦慮誅合
謀交虜襲太平以提我搖動非小請先誅楷楷誅
則村復村復則縣立縣立則府實乃可有爭設計
搤楷傅翁搤楷論以立其子不絶趙宗因曰汝子
三尺之嬰必立之者以趙氏世有龍州所謂定分
也荒州亂垂三十年一旦待襁褓而定者以篡奪
必討罔可逃刑所謂天意也汝不死不足以明意

十八村不出不足以嚴分楷涕泗請死曰即是所
以生楷也手條列十八村籍上之翁題從崇善縣
附太平府而以十八村爲崇善縣歸化圖編戶十
里檄知縣徐鎬指揮王良輔經理其詳鎬良輔來
言曰新民多偶語疑有變於是翁曰督府下令以
十三事撫新民內二事定賦稅二事均役力一事
言立社學教弟子事畢而楷妻黃氏亦時時向州
目農賢輩流涕曰今天官定我家十八村故左州
屬若輩無覩望搖煽禍趙宗也新民大定遂徙崇
善諭曰魯頌有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亦曰
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夫有苗弗格文德是
勤鬼方三年違役未憚何者區域有殊舍生則一
則聖人內夏外夷仁至義備法天資始體地含弘

內寧之徐外禦不廢以故人文日闢聲教遠被四
尚十八村者穴蟻輒鱗何所輕重歷年旣富遂啓
戎心娶情金玉徘徊雞肋彼狂何知日尋禍亂是
故忠州之會宜撫而四岡之富不可繼也龍州之
孤宜恤而十八村之約不可寒也於赫翁公執我
天慈救亂以正刑扱何以信憤繼絶以廣仁徵盟
以崇信膺懲協謀變易合道不其偉歟說者謂龍
惡之變爲始條理事南太此舉爲終條理事豈不
以龍惡之事折衝樽俎屠剪鯨鯢微裴中功崇
止戈決策爲難運籌居上此特開誠布公驅逆效
順較之於彼似爲雍容爾乎於戲輪轅阨佈或摧
於碕楫柁備施或洄於波收彼粗悍如捕犇翔置
我藩籬飲啄無擾而且反側悉心覩覩絶計孰謂
終條理者爲易易耶智者知之可爲道也

歷朝記

宋　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數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大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守吏故特推恩褒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

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覽焉石之材以校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捄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益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憂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

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宜州鐵城記

嶺右自淳祐以來數傳雲南有寇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師戍之今大帥寶文胡公時以郎官轉對上前獨謂邊戍非經久之策當如李德裕籌邊故事按山川道里擇險築城以扼其阻上雖下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聞復棘上思公言乃復經畧一道公至閱履封以宜當西南夷間道必能干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拱守之侯詣帥

黃應德

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劉宋元嘉時佛貍未入寇盱眙守沈璞獨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皆謂過計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將城質特藉璞城以完往事明驗可見已今震於其隣獨不當爲徹桑計乎侯奉命惟謹至宜願城胆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環繞皆峭壁懸崖內可容萬竈飛泉石井取汲不竭侯熟視嘆曰防險無踰此矣及問於公公以聞廟堂得旨以幣百萬下之郡鳩工計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勢聯絡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餘丈爲牆爲門悉與山相繆山之前下臨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屹

然天成鈞衡肉薄無所施也凡州縣治寨舍糗糧器械峙積之所咸備而侯未以民遷始徙附邑宜山治隸焉然宜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適有居用永地于茲新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訖於仲冬之朔指授規畫必躬必親其董而相之者郡從事鍾磐文學椽林均清達節度推官顏得遇也城成以其砌疊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寶文公命應德記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不能自爲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豈我厚誣今宜得侯爲保障重門設險於以禦侮備患也何有是

元 吳 瑗

重修藤縣城記

廣右之地西接苗蠻南連交阯惟藤最爲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逾其城之東二水環流接於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有五百丈自宋末歸附至今圮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尚冠自右江乘舟出沒行劫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栅隄防而已矣天曆乙巳寇猺獞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兵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爲煨燼至順

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歡喜趨役旬日之間城塹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堞縱橫漢連雲爲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於四境亦設猺目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二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門侯乃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爲等三名射傷頗衆

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築禦謹密寇各退散向梧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皆潛踪而過不能爲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寇千餘徒乘船百餘艘是夜艤於城之西岸見城防守嚴備不敢向而下梧遂流攻劫封肇請邑殺戮軍民橫擾蔽江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侯之力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携幼而來托者如歸焉侯乃西都世家顯仕於朝自負器望出守於藤適際緝寧禍外二廣海北三道多權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爲完修發寇避不敢犯鼠狗剽狂潮於既倒化佩杜於中流焉信其難可也茲以藤人交老備修城之蹟徵言書之於石子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爲之記

靜江新城碑陰記

楊子春

廣西古南越地當楚越之交秦漢爲南郡史祿開靈渠漕運乃通歷代更革不一隋廢始安郡爲桂州總管府置大使唐因其舊尋改大都督府後又陞爲節鎮宋置經畧安撫司國家混一寰宇建元詔司以礼劾一道稽之分野則庶僧一帥府立兼訪司以湘南爲鶉尾之次桂林當行宋蘇文忠公請說以湘南爲鶉尾之次桂林當參十一度其論通有所據我朝承平百年蠻夷率

觀覽團敵之中又其大者建雄邊樓城門樓閣其高廣又倍之守城吏士爲周廬五十三所以庇風雨城上壁脾外向皆有箭眼內亦設女牆以防墜佚城之顛面皆砌以磚石其平如砥外築闌馬牆以護城輪奐一新雄堞相望流水縈帶羣山聳立長虹天矯烟雲相連誠一道之偉觀也肇基於至正丙申之冬竣事庚子歲之八月凡一歲耕穫之時休暇以恤民力以貲計之四年而克成厥事其勤可謂至矣城以丈計三千七百有奇城高二丈有奇以丈計當用之石一千餘萬八千有奇工石之工以日數之六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軍民夫役之在官者以日數之一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有奇城臺之樓以間數之一百七十五楹有奇竹木之數計百餘萬灰與米和而爲膏計米四千八百五十石有奇灰以石計三十餘萬有奇鐵鑿之數三千萬有奇金鐵之用以斤計之一十萬三千八百有奇財用之廣鹽以引計九千九百有奇折緡錢三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軍民之役於官者備工糜稍爲米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石有奇犒賞之用不在數焉其費可謂大矣是役也官吏督工役者一百七十八人工石之工一千二十七人竹木之工一百

一十八人取石於山監臨官吏二十七人吏卒四十人惟百執事之駿奔兵若民之劾力其勤勞之至四年於茲城築大事也不可以不書爰備述其事勒之碑陰云

原建永安州碑記

永安古蒙州地也蒙州舊治去立山縣西其地有蒙山蒙江州之得名以此年代久遠興廢莫詳考之地志唐武德間始有立山縣隸樂州樂州卽今平樂府則蒙州在唐時已廢或併爲立山縣未可知至洪武己丑邑民陷於草寇戶損過半知州李昂奏準縣治爲古眉巡司隸平樂縣立山之廢久

彭 泉

經百年各處猺獞竊反居民流移他境守土之臣間提兵深入殺戮未幾而兇獷愈熾卒未有思所以建置安輯之者成化十三年丙申巡撫甘肅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下車之初邊務方殷而平樂府江之警尤急乃悉發桂林官軍順流而下會合總府諸軍授以方畧分閫赴期進攻荔浦破賊險隘賊畏懼斂跡尋欲回師因謀諸總鎮從事者曰自古爲治貴威愛兼行撫懲並舉猺獞亦人耳貪生惡死當與人同況聖天子明德慎罰璽書屢下未嘗不以撫綏爲言吾儕受此重寄會不是議而惟終歲窮兵以事征討無乃非

朝廷意乎衆皆曰然於是推誠備榜諭以兩廣先
此致寇之由與今所以弭盜之方慎簡司府賢而
有爲人所信服者遍行招徠期在同心同德感格
兇頑復爲良善未旬月間梧州府等處撫安編籍
各有成效立山猺老李恭玉聞風知感首遣子扶
賚等率衆苗軍門納款願爲編氓乞復州縣永爲
保障都憲具招撫之由以聞蒙上深加嘆賞顧謂
侍臣曰都御史言是四方萬里之民皆屬朕之赤
子與其捕剿以爲功孰若懷柔以爲德即日降敕
奬諭許便宜從事都憲惟立山之民首先歸順即
其地深廣四阻大山實廣右之腹心猶獶之穴窟
弗事干戈一旦入於版圖轉殊音變異服奔走承
順與齊民等於此知聖明之恩大矣偉矣昔有虞
之時徂征有苗三旬而猶逆命益拜首而言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屆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振旅而
還厥後苗民率來格於帝舜文德誕敷之日我皇
上繼天保民專務德政而於統御遠蠻率先撫後
捕是即帝舜遺意也都憲仰體聖心首建大策弘
兵威而布誠信安反側而變邊陲將見遠邇向風
爭先歸順兩廣軍民自此可以安枕矣若都憲者
庶幾無負付托之重者哉而其建州設學編戶定
籍等事綜理之勞閑陳諸賢任之是皆可書者勸云

蔣冕

瀉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桂水
荔水及他諸小水趨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
則廣西三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
江者其江之流洞伏灘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
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爲猺人所居據險倚隙以
事剽劫官船商舶往來爲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
最爲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瀉曰昭平上下皆百
餘里自昔立爲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千餘人然
守無城垣居無屋宇披草樹竹木以爲營名雖

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臥無所一遇炎風寒雨軍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鬱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銳之氣銷耗且盡旦夕惴惴焉恐寇盜掩擊之不暇其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古議城三堡白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始事於廣運催完外城而張君攝憲使去未幾莆田鄭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為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續而成之正德二年丁卯今商京戶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來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尋有柳慶之師公出梧至昭潯府江而上歷於前所云要害處以為守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茲三堡因陋就簡於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為一方永久之利未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顧邦慮知人善任不為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算安能展布四體無所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鄞君字汝華擢憲使以去予同年友平樂知府安仁宦侯景累書來速記且亟稱二公保障之功不可以無述遂敘次其始末以告後之人

修羅城縣城堡記　周寶興

嘉靖甲寅冬憲副洛南陳公以嚴明賢於當道部院思庵鮑公因重委董師北行順江而下過金陵

駐蘇湖以遏海寇明年秋始還粵西坐鎮柳慶至
則於屬治州最邑無擇窮荒僻地舉巡歷以徧其地
方之治亂民生之利病山川之險夷道路之通塞
凡可以禦寇利民者日焉於賢守令是詢及延訪
故老鄉士大夫參酌衆論以得其詳夜則明燭獨
坐靜言思之孰爲善孰爲未善孰可行孰不可行
因革損益之宜潞然有得則喜乃識之漸次見諸
行事其厭精於政理者如此羅城隸屬柳州設邑
治於深山之中環邑而居者僅百餘室而四顧岑
寂瀟梁分司舊無所備惟得一公宇歲月經久撑
東而傾西居其下者每至於崖目不安公按歷至

羅邑不但信宿於此目擊其荒凉狀因詢其故以
城舉而可踰越城來寇者不知其幾自是而民不
敢居居於是者則遷黎及商販而已又窮夫宿寇
之所自至以西去六十里許異境劇寇盤踞險而
來集謀肆暴循麓而下僅二十里日中崗環圍皆
山民物鮮少終日無人跡爲寇所必經之路羅民
並受其殃覩此以爲坑塹公深知其然因築堡於
崗之坡以百餘兵守之寇來也遏其鋒而折之其
或越堡以過則尾其後而殲之及其擄掠言還乃
邀其歸路不使有隻牛疋馬之利則羣盜於茲絕
跡自縣治延數十里皆帖席而卧而羅邑之保障

斯固先是公不欲勞民以傷財乃出公帑以募鄉
夫弟民樂觀厥成不召自來誠如子趨父事時委
余以課工余因以堡事分委巡檢李修自行督理
城池計三百餘丈增崇四尺周垣百餘丈高九尺
許首事於四月十有五日告成則五月二十有二
日也蓋民樂於效用而公務因以徘辦工甫訖父
老揚揚而來喜色相告明日余勞以酒肉乃喧呼
出門而去笑聲應山谷又明日復來告云生我者
父母也保障茲土以安我者公也庶民小子其忍
負公而弗感乎雖然感於吾心無以自見猶弗感
也幸爲識之識勿堅且久者感之未深也幸爲鐫

石以記樹於衆所屬目之處使觀於目而感於心
不但感於一時之暫而已蓋庶幾氓之蚩蚩荷公
之愛無已也余因概夫公道之在人心不以庸愚
而泯不以窮荒而汨民既有以感乎公余烏得不
爲羅民識之哉因爲之歌曰始公之來羅城兮覩
峯寂而悲嗥虞黎元而求厥治兮計亦云其皇皇
亟垣堡而崇墉兮庶起敝而還康幸羅民之安堵
兮頌公德於不忘紀厥績於弗磨兮樹貞珉於學
宮之傍庶千秋百歲兮允矣萬夫之望

重修博白縣城記

陳良珍

博白縣唐南州故地也武德四年始置南州建城

焉其後屢遭兵燹初毀於淳熙六年再毀於洪武五年復襲陷於天順之六年成化問都御史韓公雍營築之建門二正德初知縣張璧光堙其南門名東門曰平政門其形如簪卑且隘僅容庶脩巨室富民鮮居其中萬曆二年夏僉憲道南適按部至登而覽曰邑依於民民依於城城而非民其誰與守況接嶺海之間密邇猺獞荷戍負劍者不時竊發不擴而大之非所以著廣衆而杜窺伺也於是上其議於撫按請發餘銀三百金修之願尹是邑者咸承遞代去址基雖規度范無成功迨三年延平林君琦至殫力畢功趣竣事色之博士吳君

希孟王君文焯請余記其事勒諸貞珉以示來奕余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斯舉也得無重傷民力乎二博士曰適營度而衆工畢集令不煩而趨事爭先築者築度者度負擔而陶甓者環而刻畚鍤而興石者奕而至累土而荷鍤者絡繹而不絕民咸樂之奚其勞余曰民其可以義動不可以私役乎令之以道則民翕然從令之不以其道則民蹙然拂故虔祁築而胥石言長城築而土崩兆非民之情異也顧上所以令之者何如耳茲舉將以庇民也非以疲民也令之以道者也宜斯民之悅而忘勞乎夫秦有巨

賈室泱且隘珠璣犀象文具縣璨錯落戶外客曰君有千金之積而無千金之室如慢藏何於是高其垣墉大其閎閎崇臺廣廈食客被紈綺曳朱履者三千雖有鬼蜮狐鼠之奸望其垣墉遷延而不敢進矣博邑之饒甲西粤奚啻一貫也往者居民之廬井衣冠之望族森列稠聚於郭外其內之所恃以爲環衛者兵壯徭夫以守樓櫓鳴擊柝耳能保其無寇之者乎今百雉宏開皐門並建富室縉紳環堵其中菁莪棫樸之化汪濊淪洽登堡卒旅之士日簡練操閱文教武備與版築並興椎埋不逞者行將屏跡檻葬伏戎者漸已潛踪寧復有望

其垣墉如昔日者乎是役也城增一百八十丈有奇創南門曰廣化敵樓三串樓二百間經始於萬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成於萬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課功者則典史黃珮本州倉大使陳崇重修南寧府江城記 蕭雲舉

晉興郡治濱河河水齧岸者數十年浸淫之久時有崩剝自鎮江樓毀後河流滿迅逕逕衝腰射脅頻年物力彫敝衿帶冠紳之屬不啻晨星青鳥氏輒云水之害匪直士庶病也城郭亦病蓋水爲發生導祥之源靜則利激則害順則善下逆則橫流城郭於江宜遠不宜偪宜堅不宜瑕爲水也計者

導其勢爲城也計者厚其基裁成功力固兩相需
也邕江之岸高於城身者尋尺循岸而上層累若
升梯然岸距城不數武春夏之交桃花白蘞雨河
並會洪流巨浸每歲輒二三至以爲恒俯瞰而瞰
之百雉頗危勢凜凜欲墜故郡邑之有河患猶三
墜之患邊海之患倭也故防海之憂與兵禍等
與鄉大夫父老謀而屬余記石余聞夫子之繫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也而又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良取諸豫常其卞卦尚象曷嘗有暴客
虞而方盡徹夜方雨戒寒其重門擊柝之指所爲
建威銷萌計周而策遠如此楚師伐莒以渠邱城
惡泉潰仲尼特其陋而不譏城是故決辰而三

都之境楚乃得志有士者奈何示人以瑕異時周
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往城朔方又
命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
被之管絃聲若金石迄茲爛焉馬夫以莒之蕞寇而
僞如彼周之飭備而興如此城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天子冲齡在宥詔師武臣力劻勤出塞畜而東
征又睠焉南顧時飭邊圉吏慎固城守乃梟使者
乘軺行部宣政問俗即荒隙解障趾必躬之邕據
江左上游鐘漢錯處聲教攸在肘腋間而衣褊
之戒首營茲役至晨宵督厲冀有永圖且募健卒
繕營房行且集材鳩工議復江樓以防水患是梟

大夫暨郡守能宜布上意而與南仲山甫比烈也
詩所稱出則賦政入而式辟儐云天保治內乘薇
治外者非耶雖然城固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
首當事者又呴濡而嘔咻之業已不樓櫓而壯不
管鍵而嚴等險如是古者鄣衛城郎竣事而榮之
惟時有鶉升觚之上主者以爲祥徵余不佞以
叨言代觚而僭焉敢謝不敏惟是上下神祇實式
靈之其荷寵於邦君大夫也宜與邑之山川土田
並永永已代有興者畏民巖而增修其闕無俾城
壞是在愛養拊循哉是在愛養拊循哉梟大夫胡

名廷策閩之浦城人郁守林名婁琦閩之晉江人
郡丞張名纘皐滇之俞元人袁倅名晃楚之潛江
人司理李名自榮梁之固始人陳令名奇器東粵
之順德人督役者萬夫長蔡名若芝郡人治獄事
吳應選楚之黃岡人法得倒書

會莘

拓建岑溪新城記

岑溪控轄連永而東有要峨崩塘之崤峭西有石
瀧野狐之巖辟南有馬嶺鳳山之嶙峋北有白石
烏峽之巉巇蚖業稱四塞地矣乃柄事者猶然煩拓
城之請何則岑非無險之患患在有險以爲寇資
亦非無城之患患在有城而卑隘不足恃以無恐
也鄉官梁尊監生梁以梧貢生鄧鰲生員甘克敬

李紀等計先見此具呈當道請宏拓城池以堅保
障以奠社稷以安生靈事當道鑒其訏謨遠慮真
足以護國而安民遂允其計而請命既得所請以
不佞未卽入岑舉其事屬撫夷別駕歐公爰撫其
公規拓城堵幅員幾三百六十丈壁立儘一丈有
八尺酌議經用凡七千九百八十餘金居無何撫

夷公以遷秩行不佞始奉檄視事不佞牧民守土
吏也私念用兵之後民間瘡痍未盡起公帑未盡
饒倘不殫厥心而下窮民力上濫公帑如皇上憫
炎徼之意何用是凜凜悉心經理未幾城基開拓之始適王尉君親事
回任之日相與持籌而計隨事而酌版築欲速成
又慮重妨稼穡錢穀欲時出又慮濫恣及冒破幅
員壁立悉稟成畫復又採之輿情益以臆見城之
麓有隍以瀦水有三陸門以通道有二水門以洩
霖潦城之上有四樓櫓四敵臺一長生樓七百四
十一雉堞以資戍守佐地靈鳩合將作時則有若
攻石之工攻木之工攻鐵之工墁塘之工設色之
工分視員役時則有若董伐石者董陶甓與堊者
董甃築者董採運木料者他若樊陶有奠肇基有
紀架梁有祝以至廩給犒賞工食優恤之類備具
載籍中者又不一而足統計經用共費帑金實四

千九百八十二兩有奇經始昨歲仲秋至今秋孟
月告成蓋閱歲餘而舉城非復曩時之景象矣余
湯在翠磐石記　龍文光
重修太平府城碑記
古者有城非第城民以封疆之界蓋亦取諸盛民
之義故仲甫之於齊召伯之於申於韓是天子命
大臣往城初封之諸侯盛民也齊桓之於衛楚邱
杞緣陵是方伯約與國城避患之諸侯亦盛民也
其功皆播諸詩事皆紀諸春秋乃今之郡何嘗
古百里之大國今之縣何啻古七十里之伯五十

里之子男而城之畢薄不稱甚非古重城意也粵
西有太平郡古南粵地漢屬交阯郡曰麗江唐爲
羈縻州宋平嶺南立爲寨國初改爲府逼近交夷
爲全粵第一重門限是太城固而全粵藉之以安
太城脆而全粵緣之以危哲乎與者揭竿四起我
粵賴聖天子神威遐暢當事綢繆慮周以五羊三
楚之大藩焉不免齊魯梁秦晉之內地焉不免而
粵以西獨免之飲水思源我粵安享昇平豈偶然
哉乃昆明陳公守太平政通民和百廢具興而衆
城之功爲尤著太平築城側派各土司上人不免
秦境視我城身高低厚薄莫軌於度未幾輒圮重

二百六十餘年有權勞恤費而適任其圮者有遠
慮其官汲汲若不朝夕者而城圮益甚大夫嬰其
做不避囂讋以從事時都御史許公駐桂陽馳檄
郡邑修城大夫以狀白報曰可是舉也材中度鬼
中陶工中程費用如壬申之夏七越月修築城
垣周遭六百一十四丈月城一城樓一樓臺一輿
夫爲鋪八新砌月城使門增過鐵門二包裹北門
文昌門二鐵補東南西城門三蓋始事時大夫實
與榮善縣潭公工分仁義處智信委任諸屬奬勤
振惰以故諸屬協恭庶民和介而成以不日也城

成之明年癸酉諸紳士民謀紀石而徵記於余余
惟築城有功勳著當時澤流後世者周公有雒邑
之營此取天下道里中也武侯之築諸葛城此爲
當年據險計也惟是張仁恩之城三受降遮虜人
延歲省費億萬李德裕之城威遠最爲西川保障
則實邊城外固內地始安則太平爲全粵門戶而
交夷必窺之路我大夫有盛民之功如是不眞大
有造於粵也哉昔司馬子長謂非常之功必樹之
非常之人余於大夫亦云況我粵土地赤甕財賦
不足當中州一郡自黔遼倘加人無固志余力爲
維桑蒲命而黔倘遼倘減非日市恩亦以爲民

也誠以余兩任繁邑深有見於民窮盜起盜起肘腋雖有完城將焉用之大夫凜凜務捐循不加派繕城而得衆心以成之尤其得無形之金城也夫春秋書二十有五非義非時者書雖義與時必書重民力也大夫舉合義時於春秋法當書余故書而鐫之後之君子其毋阻於難而隳成績其毋忘大夫之功大夫諱爰謀而孟與化籍昆明人諱公論聖蹟湖廣醴泉人他執事有勞者具載碑陰焉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險以守此其爲慮豫且淵乎背者儻冠甫平余襄公遂城柱州君子與之與其豫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爲賀而亟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蓋先人之發而憂之非漫然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遶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漢廣亦可謂天塹矣獨直北一面通塗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阻我固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爲何機會之難遘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浄峰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既克乃以其暇登

郡城周覽晉顧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迴合喟然嘆曰美哉將爭洋洋乎其斯以爲固敵然無崇岡巨阜爲之殿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者易逞徒儘雖平容詎無他慮乎時郡邑諸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彷外敵者深然之念底厥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崑山王君子接以南京刑部郎來守茲郡首謁於余梧卽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夔吾夔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畀之俾底行焉君行省之役於公曰是守職也敢不奉命惟乃術德兆謀披草萊躬畚鍤卽乃術德以基險以守此其爲慮豫降既景乃岡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爲計簿以請於大用何惜遂褒答俾底行焉命下君侯卽召工師裒材伐石諏日肇絡距北扉闊五百步許爲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冲因勢立基前却委蛇鼈以陶鼈實屏奠泥故不必隱以金錘而豐坊衆址鞏固如磐石焉卽郭之中爲譙門凡三正北曰拱辰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留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冒賓曦留照以平屋冒各三間千盾備焉洽郭曲折爲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焉爲軍營三營有廬

楚成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粵臺其高凡二十有四尺廣坤之數縱廣凡一百八十尺當二九之數象兩儀也覆臺爲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翼乎樓旅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偏日粵西雄鎮古德成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五間東西爲序各如其數直前爲儀門樹坊於中又前爲外門凡三間門之逼側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也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爲碑亭二即東偏爲上地祠一自堂紹門崩將迪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閒閑規模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所之軍餘外則取諸三哨之上卒而居民會不知有號召之煩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坊者倍之梓匠視坊者爲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楛爲上下總其費皆於軍餉取給而吾民會不知有徵科之擾工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未朞而臺成踰年而郭就樓觀門堂靈飛鳥華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爲靡不嘉我君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竟竟於夷夏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已之憂

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丞視教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爲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曠世猶能相感炯生同一時官同一方其任之弗貳勢之弗情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殘壞墮之慶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既啓人文以宣外侮潛消內寧益固夫人合處交相爲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公之謂歟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則公侯之謂矣二公惠爭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崇其忠利達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問是祠予說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勳於永世其誰曰弗宜令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爲憂君侯之事爲事則必敷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無一質之覆臺也爲益崇郭也爲益厚若夫距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携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耶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蕭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僉亟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輔長洲徐公貞桑議莆田朱公道灝惠安康公朗桑將慶達感公振成有功於提調而

魏公職司兵備尤注意焉府同知東莞林君時泰
通判鄞縣徐君栻推官寧州鄒君邦欽知事臨川
周清咸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有制出納無爽
續九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都指揮張奎
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者也
至於日省月試課工程備悉智嬋力佐我君侯則
雖陶子之能厥工告成郡道博士鄧炳黃處中屬
予爲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宋 趙嘏慶

治聲於天朝馳邊逸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
四達所居然也至若附庸之邑不能十五鄰於巒
獠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夷其民
亦恃陋阻其教也然則幾何而不背爲夷哉全爲
州窮湘源而職嶺右於湘部爲陋灌陽又其支邑
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猺蠻前後令長計資
者翫惕以俟去苟祿者倖欲以自脫傷紀頹綱顛
仆相望連帥盱江鄧公坰念棠菱之舊思所以惠
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令令張公從龍而刻辟朝
廷從之張字子雲老儒也博聞強識篤善行而不
息歷仕以廉敏稱命下不得辭則單車至縣實淳

祐辛亥八月八日也始至禹舜祠於華山之陽拜
禹廟於灕江之滸退而喟曰是知所尊良心古意
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
公廨棟梁欲離礎嘅作聲更雨立於頹廊四露坐
於聽閭則又作而言曰是聽政修令之地今墐圮
至此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於從政乎何有因命撤
之有悚而告曰郡急索租且無所出奚暇及此則
應之曰於我觀成汝無若曰是捐已所有得六十
萬鎰士衆叫呼亦如之揀材於野覓匠於陶僦工
於市公役而私觴之民用懽趨往往根不及與也
甫再閱月門庭堂故皆具辛亥十月僦功壬子九月
以間計者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僦功壬子九月
告成爽塏高明閒閎樓翼咸中矩度民奔走受令
於簾櫳之側吏重足一跡於軒庶之下巖巖凜凜
視昔何如而眼前突兀乃遽見此張君豈以是炫
能名於通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綏租賦於觀察剌
史乎遠民望之森然魄動曰吾慈君哲父之所宅
也則佑之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乎於民顧
豈貿貿而來憤憤而居遂遂而去比乎噫是眞能
且賢矣予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都太守等衆楊
公大雷亦交薦之張乃具顛末要予記其事顧譾
議積未暇也而請益力乃爲援毫抽思直記其實

而慨嘆士大夫分量之天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膏腴之地要害之郡而姦利浚財怙冒賊虐大刻於民者類以不可爲藉口淮陽最爾邑外足貢輸內給營繕官不知費民不知役化行俗易庭戶肅然郡邑有不可爲者乎青衫菜枯恩愛洽洎俚俗鼓腹野人挽鬢令尹鳴琴不下堂而莅蠻之宏涘於四境宜陽曲逆之大因未必能然而耀能名鈞聲利殆智之鑒耳張君所蓋道也新令尹至盍告之曰子善綏之國無小

建總府記

兩廣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鈐決叛亂征伐不

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有太祖高皇帝驅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府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理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琮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兩太監陳

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予以地廣不克獨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予以憂制歸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予固辭弗獲始就仟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挽征猺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關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

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幵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決於總府皆旅斷也惟梧州界乎兩廣之中水陸路相通道理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流嶺南形勝無比據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盤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閎曠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與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義爲治今天子繼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

賓服大顯神謨命官開府於茲合天心光祖德超
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
茲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
鎮於中四顧蠻夷殘孽向背而撫治之彼將日益
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
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違弗歸唐虞三代
雍熙太和之治不於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寵異臣
下而付托至重其責望固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
稱當何如耶故敢書曰能事亦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
翼共武之服孔予曰飾用愛人予靡皆宿勉焉府

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同心
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
六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
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
堅韜畧家傳卓有將才皆重一時而予得預其間
抑何幸歟謹記

藝文

歷朝

記

全州守題名記

漢帝有言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知出
守之命親民而任重由來尚矣全州按圖記即漢
零陵郡士風化於中區郡境亘於南粵畿疆且達
人民實繁善政相望朝賢繼軌淑聲茂質可得而
聞天順三年時前太守鄧公嘗採撫慈德自皇朝
以來典足郡者刋石題名凡二十人紀朝命誌前

宋 沈 峴

烈也哉紀絲久書篆訛缺矧後來闕如不書垂三
十年今知郡崇儀郭侯偃息作藩中和樂職追往
蹟之寖遠慮遺風之將泯以爲丁熙盛之辰膺司
牧之任專車建隼抗節剖符而名氏未題何以示
後乃復詳錄前修稽合舊記總而次之總三十二
人領詔之歲時命官之曾秩鼎新刻石龕於廳壁
庶乎昭示來葉也慶曆八年十月初六日誌

題名記

明 會 榮

方故其爲任甚重而其職則有按察使以掌其政
其次有副使其次有僉事又其次則幕職皆選通

材鉅能者以授之而其居此必使百司衆職有所
忌而弗敢肆元奸宿蠹有所憚而弗敢作以至閭
閻田野之民皆有所恃而得以各安其生然後爲
稱若徒銜其名位而綱紀不振志弗得行惠弗得
施則亦何以副朝廷選賢命官之意哉吾郡吉水
熊槩元節以永樂辛卯進士歷監察御史選除廣
西按察使暨就職明於政體達於時務由是翕然
得名嘗於公暇慨然嘆曰自國初以來至於今五
十六年其間官按察於此者無慮百數十人而題
名之刻未舉非缺典與乃命工鐫石歷考其人備
書姓名時世先後將樹之公署俾後之人得有所

考因以事至北京謁予求文爲記予惟題名之刻
其來尚矣蓋凡宦於是者歷著其姓名以劃諸石
雖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皆不載而其宦澤及於
民功烈垂於後者後之人覽之必將指而議曰斯
人也嘗福吾民者也吾其可以遂忘耶又將曰斯
人也嘗禍吾民者也吾豈能以無懼乎若是則凡
列姓名於茲石者可不褰然思所以稱其職哉嗟
夫往者不可復作今之官於此者登其堂讀其文
必又將惕然有所感發而興起以求爲後世之賢
名則是舉也抑烏可少哉元節之用心亦謂仁且
厚矣因其請遂僭爲之記焉

廣西承宣布政司題名記 陳 輝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交秦漢以來更莽不
一國初統一寰宇陋元弊政置各行省以鈐轄諸
路於是除而去之列爲方嶽十二名以承宣布政
使司爲秩下六卿一等郡治州縣土地人民貢賦
爲焉而廣西其一也司設布政使參政參議序左
右而第品秩名位穹高地望隆重專制一方爲屏
翰柱宜矣其地前隸湖廣行省今在版圖提封
數千里郡十一州十四縣舊州又增焉且各有統
屬大小相維自其設置以來德稱其位名副其職
多不可考追至正統改元尤尚文雅凡居方面睦

鄰訏謨定命以宣上德意爲已任閑暇
出者孜孜然胥相戒飭以宣上德意爲已任閑暇
相謂曰國家法古爲治以聖繼聖仁漸義洽今七
十餘年列官於前者非一人而皆未之有記失今
不記益久無徵詢之故老前後得五十一人是用
官爵名氏鄉貫歲月勒之於石庶予等與來者得
有所考且示儆焉幸爲文記之輝仰惟天朝撫有
九有日之出沒悉歸疆土而聲教所暨凡有血氣
者孰不欲涵濡頼仰於覆幬之內矧吾儕躬沐教

育之仁哉今日幸際重熙累洽仰賴神化維持同
乎天地之大而體國安民在予輩當知所重以無
負聖天子付托委任之隆可也輝也忝列憲員願
相與勵之是爲記

太平府題名記　鄧洪震

太平據西粵邊徼之衝水繞山環地勢嚴固聯一
方黔尚曾長以控制交夷爲郡亦云重矣職斯郡
者得其人則境上乂安江左賴以無虞不然則外
侮易生而險不足恃其職之修否匪祇關乎一郡
之利害已也前朝號稱羈縻未聞漢官之設迪我
聖祖肇基區宇廓清化行南服更路爲府始命諸

葛姓天澤名者領其事嗣後遷代不常二百年來
庶務漸興民物幾與中州埒諸公後先表樹之烈
不可泯也然而宦蹟難多文獻未備即題名之不
可無者猶缺而弗遑豈若有所待耶浙東永康徐
公師皐以治行久著江南擢守是郡適殘燬委頹
之餘公至奮然作新振頹起敝往昔因循之政靡
不修舉郤土舊拜見之儀并一切無名之費革坐
堂常例除參缺公規歲省千有餘金身先約束爲
僚屬倡不閱月賢聲四達遠近來悅乃完葺廨宇
煥然改觀立石於郡治儀門之東考前職斯郡者
凡若干人或姓存而名亡或姓名俱存而其籍貫

履歷年月不無缺誤稍加補正列而鑱之垂諸永
久仍虛其左以俟後而屬記於余蓋將以勵同事
者鑒視也寄聞太平都職之賢者莫如正德間端
敏胡公其地里與徐公同且徐公緝甲兵修城池置田
其意趣亦與徐公同且徐公
養士即與胡公之築壺關興學校相胎合厥後歷
三公讜議忠言多所建白勲名顯於當世鄉人立
祠祀之其他余不能詳然有符於端敏者可式者
也其異乎端敏者可做者也後之莅官者因人爲
鑑當思民之好惡在茲將求諸端緻之方蹈閎以
同垂名氏於不磨遊儒庶其治乎曷西向亦有賴

重修武陵縣壁記　唐昇

武陵山發海噶頓伏騰走數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
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陽朔經四百里孤崖絶巘
森聳駢植類三峯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
樓通天如闕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馬
而噛如陣將合如戰將散難乎其狀也而又灘江

荔水灌織其下蛇龜猿鶴卓燿萬怪縣界山間其
土壤方百里其勢險其形斐千人守之十萬不能
攻東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巖巖象之隘一日
有益則吾捨其吭而制其變著縣善命理者常遷
於地縣治西七步有石乘其骏卜仞仞之下有洞
洞有水水深百尺上有亭可以宴樂遊處肆在亭
西廡在肆西鄉吏士胥黎人商賈夾川而宅棊置
山足山多大木可以室可以室其花四時紅紫望
之森然狗珊瑚琰玖于又不知大崑崙崐崘其名
安取而勝茲籍戶五千其稅緡錢千萬於桂爲大
俗雜人狡尤難於正寶曆元年正大夫有事罷勑

海李渾以能賢補其闕決時而俗咸變斯又以見
吾宰之官人也明年春予使番禺渾因謁於亭予
觀其吏肅然視其亭脩然無喧譁之異惟城無隍
予勉之鑿曰諾惟門無鑿予勉之修曰諾惟屏宇
之傾圮予勉之葺曰諾其應如轉圜是其材不資
爲是縣邑矣思薦天下士以補其大小之任可爲
滕薛舍是何稱遂書其垣曰陽朔撤令麗壁記以
旌渾勤縣在吳爲始安在隋而易之更二百年以
前名氏予不得聞彼奇偉倜儻之難有若人也如
此故記後之從政者可不倣哉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
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
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
於成功愚莫大於悖且誣桂之中橫而邑者曰全
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壘北
門壘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
言是不利於令故寨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儲峙者欲迫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悖且誣歟
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摯
吏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誰舞
里閭若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

明 管大勳

夫粵有府江在灕江下合蒙荔水折而南蓋全省
咽喉也其流入金峽趨巴江出叢林兩崖蔽業疊
嶂連雲茂林蓊箐怪石危壑人迹罕通諸蠻每每
從冲口或棠陰中出邀商旅戕吏民蔵蔵爲患難
經誅勦屯兵列壘迄未有剪荆伐翳鑿山通道爲
千年計者萬曆十三年春正月王師平府江諸將
吏僉謂自征蠻猶難草然蔓則刈伏則撫撫他術
也請白令籍盜田修軍實據險守之維時督府連

江吳公撫軍龍溪吳公相與協慮而籌曰勦叛匪
親而永清之爲親府江幾用兵矣而旋蠢動患在
巇嶮弗剗鬱壘不通而疆理之未備乎乃合謀於
直指黃公上書闕下謂府江阻天險萬巇凌空
千嶂蔽日循崖徑則窮虔壑踐則蹇棄爲盜區迄
今猶定風氣屯蒙道塗阨阻善後之策曷若開路
便上報曰可於是檄兵備愈劍歸安韓公總董其
事當是時戎馬甫休息行閭諸務旁午先爲議耕
屯防禦之署內調節其軍需而外撫安其殘黨已
遂召平樂縣尹黎來王經紀之且命單騎往視險
易於里道孰山宜刊孰江宜疏孰石宜鑿孰崖宜
盤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爲總之設公館二亭鋪
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五是役也治地資
兵伐棠資商架構資材番鋪資石實費資羨而借
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績用成蔑乎余於是仰
規三院之計謨弘遠而兵窓公之苦心矣與其屢
勤屢叛勤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巇嶮而爲康
莊驅轡墟而成孔道陰殄陽開氣通物阜裡埋棄
伏勞而永靖之爲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
下三歲間凡八度府江矣今年春移官東梟順流
過之見烟嶂廓清新堤迂衍輪蹄絡繹負擔載途
舳艫敝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喟然而嘆惟
皇神武惟公經畧俾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庶幾
乎與草昧開拓並稱休烈也哉

南關記

徐師皐

盆冲舖二百餘里西岸兩地田冲營出沿江冲口
佛橋豬巷大銅江營一至江口一自龍塘抵清潭
腦小銅亮營一至小銅江一至田冲界一至塘崗
仙廻一至象磯堡丹竹冲界一至大小銅亮銅江
一至水浪南崗一至大水冲一自異村後出佛槽
歸化等處平崗堡一接三妹巢一至榕崗及潘村
東岸賀縣至東安界各若干里而松林鼓鑼二硤
尤稱險絕則命李芳劉拭率江滸接地胍併力疏
鑿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爲總之設公館二亭舖
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五是役也治地資
兵伐棠資商架構資材番鋪資石實費資羨而借
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績用成蔑乎余於是仰
規三院之計謨弘遠而兵窓公之苦心矣與其屢
勤屢叛勤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巇嶮而爲康
莊驅轡墟而成孔道陰殄陽開氣通物阜裡埋棄
伏勞而永靖之爲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
下三歲間凡八度府江矣今年春移官東梟順流
過之見烟嶂廓清新堤迂衍輪蹄絡繹負擔載途
舳艫敝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喟然而嘆惟
皇神武惟公經畧俾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庶幾
乎與草昧開拓並稱休烈也哉

南關記

徐師皐

廣西古百粵地源於廣源經蹙江爲左江源於裴
利出大藤峽爲右江太平凌號蹙江郡晉以來夷
獠居之唐平嶺南於兩江立五羈一曰太平遠我
皇明改爲府設治於茲內以防察土官外以控制
交夷實江嶺要衝邊鄙藩屏也北城重固壺臨東
西附上下郁惟南面江一水之隔遂爲吳越尸覽
形勝似非用武之地迺鳩工聚材繚垣建臺而樹
塞門蹕然一魯岌光也外題百粵要津內稱兩江
重鎮是亦足爲干城帶礪矣若夫保障澄清外戶
不閉而建太平之業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永福縣新建兵燹記 張守約

粵右古荒服地距城郭數十里外皆蠻夷窟穴其
蠻類蕃非他邑比難制一習獷悍一張跳輒操刀
相嚮甚者馮險肆掠少無顧忌難制二地廣負深
阻走險坂危石上下如梯欲難制三粵號瘠土賦
減歲稅成卒之稍半資西楚東廣以給即傳尺籍
鮮上著亦雜隸兩省健兒充之大都謫所募集土
夷爲多其勞逸饑飽聚散堅瑕勢相伯也當事者
每艱於謀始而易於慮卒討軍實則靡所應辦疑
戎氛則靡所控制蓋二者之難久矣然無如吾粵
右尤甚以故古田沒於夷盈八十載罔有底定穆
皇帝銳志外攘立業吾鄉二三大老會疏請征大

師討平之令天子嗣位初懷遠徠客二縣相繼上
變又討平之永福環四面皆夷與古田懷徠二縣
相密通即諸縣平其夷種聯絡常跨數都諸亡命
逋竄庚午秋復嘯聚爲患而永福幷水陸二程邊
蔽江流剽延鄉落歲靡寧息中丞華溪郭公既以
平巨寇順師旋邊山龍溪飛崗諸里首惡威震而
忍萊之亡論永福即封內諸夷屏跡輦面願上牒
輸租賦築要束與編氓伍吾永邑間行不挾刃君
不煩草萊漸疏逃移漸復井邑時矣公以狼跋
豕蹈何代蔑有徂征兼海伐木營陣兵其在粵右尤
郤峻險叢道在先事備之通檄所部固善厥後於

是集羣策而規畫之因地之要害以置兵因兵之
屯聚以置堡犬牙相錯犄角相資爰有龍門堡募
兵六十防守以禦大夷古滿之徑西南有海澄堡
募兵二百防守以塞硃砂坪古底之徑南有古鉢
堡募兵三百防守以塞思尉古鎮巢之徑東南有
陂角堡亦募兵三百防守以塞修仁荔浦龍貢巢
金碑之徑北有鳳山堡撤哨江勁兵五十以同縣
治之屏蔽而又於新安堡增兵四十江尾堡增兵
三十蒲蘇堡增兵六十理定堡繕築城垣以原募
鎮戍兵仕守其餉有給司牧之藏者有給殘絕遺
逸及荒廢田土者有兼給魚鹽者其戍有軍兵防

守者有專募土兵者有漢土兵衆募者歲給田若
千畝幷金若干兩堡若干所兵若干名百里內外
隱若金湯之固矣夫吾粵民夷雜處非有藩垣之
隔出入之防地利兵情大半共之而徵召不能卒
集儲時不能辛供來則馴突去則鳥散跳梁爲孽
噬嗑成習其一發一忿未必遽帖然伏榛莽已也
我朝有事吾粵如許襄毅王文成兩公者豈不炳
然耶竊伐卒未能有加於今日此何以故哉郭公
忠誠憫欵經佾弗讓韓王兩公古所謂社稷
臣也而長慮却顧爲吾粵建不拔之業蓋自爲晉
與牧以下今茲十九年矣鑒已事之炎忱樹永世

之駿猷非獨爲吾永計吾永爲會省藩籬右江門
戶輯則諸郡俱輯騷則諸地俱騷其所關於兵事
最鉅而兵憲南州吳公實紀綱之庳地叢田吾令
長鄭公佐蒞守備韓公文啓者首持是議與有勞
焉若鳳山堡之建取峒江剩兵以守今中丞小江
吳公允兵憲公之請重內地嚴外扞皆大有造於
吾邑者也諸父老縉紳謀勒石以詔將來無使運
汉屬余操牘載其事守約於郭公爲門下士不敢
爲庇語亦不敢委諸公之睨爲之志其槩如此稽
之頌洄洛之思世世不絕則諸鉅公之勳吾邑
罔極可也

桂州重修靈渠記　唐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灕水焉舊說秦命
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
之所以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粗豆以
化猱飲演墳典以移駮吞蕃禹貢盪堯化也則所
紫貢大矣年代淺遠隄防盡壞江流且潰渠道遂
湮涔潦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同畚鍤雖
篙工機師駭管來立睫眙而已何能爲焉雖仰索
挽肩排以冒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
數戶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耨
廢閭閻夜哭遒羅山鮮不額天胥怨目險過去矣

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
者莫不痛之洎乎寶曆初紿事中李公渤廉車至
此備知宿弊重爲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行舟遂鐸
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泝沿不復
稽澀李公奚謂親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
協公心尚或雜東篠爲壅閒散木爲門不歷多年
又闕湮圮於今亦三紀餘焉桂人復辜已恨終無
可奈何矣況近歲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或宣諭
勞午聊暇不輟或屯戍交還星火爲期役夫奉制
之勢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公前時轉使桂
人席草藁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怨殆十

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纔棹嶺首
備觀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疏鑿版築而使
艱阻如是耶則末枚劉君素前日違事固不可指
明近事又非不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奈遞來厥
以迎送輸軒供億師頓召募補卒猶賚征夫幷藏
且殫閭井亦盡故無以興疏鑿版築也余固爲父
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爲家貧不求醫救子乎
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幣
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頃一作須是豹公費積刀布召
丁壯導窒塞以乎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
君素唯之遂領其事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錢五

百三十餘萬固不敢侵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
役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羨財標示善價以
傭願者自九年興工至十年告畢其鐸隄悉用巨
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悉
用堅木排整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材也潛決磧
礫控引汪洋防陂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
夫可涉鑠是科徵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
者噫卓木無情也榮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
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物之靈擅百歲之壽
安可不利於人哉況余無大勳業而竊據寵祿宜
孜孜力補尸素豈令草木反鄙於余哉於是閱宕

必削見益必樹蓋爲此耳時上聞其興役遣降詔
嘗猥賜嘉奬然人臣受國恩爲惡則罪一作罹耳爲
善乃常事亦猶子孝親詎可誇乎況余審其所爲
未立愧疑矣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
修非爲名也且要敍民之艱苦實猶斯渠冀後之
君若不闕其修行者不毀其修長利民而已矣

宋劉受祖

海棠橋記

横州西北有溪曰香稻跨溪有橋南北舊多海棠
紹聖間秦淮海先生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
謫柳移横是時常醉於橋畔嘗生靦氏家明日題
一詞有斑雨過海棠開之句州人因以海棠名橋

歲月寖久興廢不齊更名去思又更名清秋淳祐
六年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捐貨帛三萬
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始於是年之十月終落
成於次年之四月橋長一十五丈高二丈二尺雖
春濤秋潦民無病涉之蔭郡之士夫率咨於受祖
曰寧海僻且陋淮海先生辱居今之言寧浦者必
曰海棠橋言海棠必曰秦淮海是州以海棠橋重
橋以秦淮海重橋名海棠未可更也受祖荅曰橋
名海棠以淮海故也士不忘淮海將何取焉爲其
花間一醉吟耶爲其放浪形骸之外耶是知其然
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元豐初淮海如京師應聚以

詩謁東坡於徐東坡和之曰縱橫所往無不可知
君不可以新書蓋當是時學有新義政有新法當
同附和例置通顯淮海窮困無聊中東坡已知其
介然獨立之操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矣夫志氣
之帥也士當未遇時志苟不立則阿意而苟合妾
婦以取容有小遇焉未有不誘於勢利怵於憂患
者淮海在元豐又嘗爲王安石所知安石得其詩
而不釋手於淮海稍自貶損高官厚祿可坐而
致也淮海不炙手於安石之門而北面於東坡之

宅文章行誼並駕山谷諸公間元祐初坡谷繼進
淮海以次錄用而紹聖之事作矣淮海之在紹聖
猶元祐也當其醉眠花下又安知身在寧鄉耶昌
黎嘗謂孟郊卒不弛有以昌其詩東坡曰不如昌
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氏不吾欺淮海
蓋有得於此矣或曰古之君子猷猷不忘其君淮
海脫屣軒冕肆情放志於宇宙間高則高矣非古
人不忘君之意也予應之曰子獨不觀寧浦書事
之詩乎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長求
聞達日長聊以消憂淮海何憂乎詩云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紹聖以來羣賢迸斥
奸夫竊柄剌牀而膚可虞城圮而隍可復淮海之
憂蓋在是耳在天下者不忘其憂在吾心者不改

明 楊芳

其樂淮海之志惟志於憂國憂民故淮海之氣不
誚於流離遷謫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此淮海之所
以超逸絕俗者歟因橋之名以求其實因淮海之
迹以永其心受祖所望於橫之士君子也衆皆曰
然請記之

重修橫橋記

郡西亦有微一大都會乎會城內外環繞皆山也
山多石維石巖巖多泉火火於卦爲離離在南方
爲正位亦文明之曜顧形家者言五星歸垣者也
次則水火宜乎濟會城磽石剡嶧火氣勝矣唯東
西二水泥溪逶邨而橫橋舸縮殺其口此謂離得坎

濟其不及人力而奪乎神功者也奈歲月侵尋水
潦交嚙橋日就圮矣諸長老謁余請曰吾儕生長
於斯聚廬託處於斯亦唯是食力之圖毋自窳棄
儻橋圮而水益遒迅山益岸嶮生息謂何於余心
有戚戚焉乃謀之藩臬諸大夫屬郡邑鳩工庀材
就舊址增築之遏東流之水不得南奔引西流之
水使之東滙湯湯乎趨象鼻山之下會關雞山之
南而漯迴焉乘墀俯瞰隱如長虹蓋象鼻巋然足
導生生之氣而兩江襟城其流益壯是在地戶爲
拂振而又加之臬矣事告竣諸長老欣欣色喜願
碑成事於橋之上余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補天

造以維地軸以興人文以阜民財欽張坎離之門
戶以濟未濟爲萬世永賴斯子大夫之力亦子大
夫之慶也不佞何有焉蓋聞之人不天不因天不
人不成余撫綏此土苟有利地方則爲之直亦因
天因地因人而就其功者也其何伐之與有若記
以耀成事俾示後於永則不敢辭

開府江險灘碑記 翁汝進

蓋嘗謂易大傳而喫治理之鄰竟也乾坤始交屯
蒙需訟而師之比而畜之至履而泰矣乃猶有
否存焉然則君子之裁成輔相以左右昔民者又
安有已時耶昭州梅西南夾不祿焉貢從右里人
所爲開開洪蒙驅除民害物土之宜倫常之敎漸
被未及自秦始通中國歷漢唐宋羈縻屬之治其
固已疎矣國朝德敎洋溢經畫周詳遐邇一體二
百餘禩以來文明宣朗嘉霧開霽此亦泰運亨嘉
之會已然豈遂無否塞其間大爲民害而待今日
之驅除者乎粤西三大江府江居其一會瀕樂恭
荔諸水建瓴而下萬山夾峙而驚濤怒波之中嘘
崪怪石村立鼻翔且噬且見積爲航艫之仇攖之
無不糜潰上下相視以爲天梗不可卒夷蓋自昔
爲然矣夫天寧終梗吾民也今大中丞龍溪蔡公
浙江來撫茲土親覩從舟之糜潰於所謂馬鞍石

者喟然而歎思繼禹功以屬平樂陳郡守郡守慨
然任之而異議紛起曰關鍵遊波包靈孕秀地脉
不可制也曰是有神據焉昔嬰鑿之而流血且爲
祟不可犯也曰石作木勢水匠石形孰入深淵施
五丁力也曰工大費鉅成功不可必安所辭咎也
陳守笑不應募得土舍黃仲拙足智有材幹數放
急公之義所製三角船千觔飛撞五爪龍蜈蚣鏈
諸巧匠心獨創口盡刋拔狀甚悉中丞公善之前
後制壑戴公張公侍御吕公議協許取費醵羨於
是肇衆開江之役屬朱二守董焉顧必泛寒水落
方可爲工龍石維舟架木懸筵百夫鴈立瀾瀑中
前牽後掣呼聲動天橫空下擊角舟所恃無湍不
分飛撞所攖無堅不破龍爪所擊無根不拔蜈蚣
所削無峭不平二守既暴露江滸解衣投醪而黃
仲描率其五子及偕來舉岡諸兵盡忘其寒栗顛
頓與激瀾砥柱爭數十年之命而竟勝之戊巳之
際藤灘雷霹檢峯龍門龍口平巳庚之際永灘浪灘長灘廖
仰下仰福登穴口平庚辛之際永灘浪灘長灘廖
淫小背金雞猪牙鷰洲六木關灘平凡歷冬春者
三而工告竣雞林立鳧翔且噬見積爲航艫之仇攖之
經無一舉之梗矣雖陽朔蒼梧之境難以越俎而
險在平樂者盡夷矣自今以往沿遊邪許出沒齊

泊蹈水之道靡復抵觸而剖判以來生民魚腹之禍當今世而銷弭者伊誰之力太行王屋之山方七百里高萬仞舉而移之朔東雍南若挈壺醪醬

蹏匹夫精誠而能動上帝而驅操蛇之神況一時諸臺痼瘵民瘼率作庶僚天人助順且奏百粵而措之衽席何有於一江哉曩時諸蠻蜂屯烏起攻剽無忌於是有大征之役鯨鯢既封餘魂假息於是有屯戍之役夾岸唇齒戰戰翳莽叢棘鬱爲封豕長蛇窟穴於是有刊木跡道之役深潭峭壁斷崖頹岸四無蹊徑不可躡足於是有開峽梁津之役嗚呼爰有府江民害非一朝先後當事鉅公次第蒐猶捍災禔福並載郡志顧害在蠻寇在榛莽在阻深雖斐夷梁於今猶虞其後不無芽蘖圮壞孰與此九淵魁礨碎而投諸渤海之尾永貽萬世安哉是役也費帑金五百八十餘郡守首捐百金二守以下捐助有差者皆不與焉不佞汝進及前任廉訪使漳浦郭公始終襄事予惟客冬泝虔之十八灘而來舟觸石幾潰而他舟之潰於石者不一而足竊嘆以爲中而不復峭者石死而不復生者民假令神禹嘗涉方焉舉酋遺於今日哉既入府江而灘工正舉不覺躍然是以樂爲勸云工竣伐石紀而銘之銘曰與民同患時惟聖人天地參贊草昧經綸昭介炎徼山川阻深聲教弗暨誰

爲亨屯於皇昭代不鄙其民變荒平險視古爲動天洗瘴癘運啓文明衣冠城郭阜阜殷殷崇岡於宵滌焉如焚大江中流舳艫駢臻蒐益既爽探先不閉維彼積石礧砢嶙峋離立駢峙蛇伏蜿蹏素流多梗雲濤雷滃餘皇觸之倏忽隱淪一前百郤咫尺千尋自勃相持篙師駭魂中丞桓桓秉鉞南巡焉馬載之岨意急推冰三臺合策禹功是繩爰命刊鑿恩我黎蒸誰其尸之惟守與丞尤工率屬授簡革程巖辰庸月水協石嬴操作而前以與險爭雷林流響山谷震鷩虎牙榮立譙然豆分章木三

長厥功告成寒波綠委晴川穿平岨矣有行元圭錫令振方畏途覽費永寧誰謂粵嶮一葦可行洊遡檥檝婆娑謳吟萬世允賴四公之仁妥作俚詞以勒貞珉

陳鑑

梧州義田記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施里若政治之經則有常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莅梧之冬水西坊火爲賑其隻屋者率棻色鶉結蔓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衷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嫠獨倍异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婾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

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
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爲冬計
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饘粥置
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爲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暵
災眚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
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
頤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詎車塵
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
之中有粤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
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宇曰蘇萬有弁異
類於同體引一夫爲已舉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

爲無告也不可量數矣超十萬戶云乎余姑及其
可暨云爾或又曰常平頭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
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穀
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倉義也若社倉易散
難收其弊滋多惟常平倉則魏李悝平糴法漠耿
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
主糴糴本常存惠以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綜
理非其人更增問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
子

義倉記

荒政之重於爲治也益細也哉昔長孫平領度支

林春茂

見天下多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
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簡較以備凶年名曰
義倉朱子在崇安請立社倉一所借官米六百石
爲本而取息二分歙鐲其半大饑悉鐲之行之數
年子升其母更不收息雖遇凶年民不缺食王政
先救荒而其要在儲蓄二公之計慮深遠矣我國
初鈁已有倉而又設倉於四境用官鈔買穀儲貯
僉然大戶看守其初益甚善矣其後斂散不時文
法繁瑣吏避事者視民之歼不以請發至化爲泮
埃聚壞而不可食有守者何貲賠補由之廢弛今
并其基址而俱有者此與懲噎廢食何異哉獨頒

備倉貯於州邑其藏有限且所惠不過市井游惰
務著實舉行謀之父老有云懷邑多穀凶荒少往
歲旱傷穀價反賤蓋狃日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
計也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況懷集半梯田而四
山多猺獞無桑麻襄粟之饒閭閻少蓋藏一水過
東粤其穀可出而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
盜寇滋起矣於是捐貲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
十石令民出粟每畝二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

長朱鎧出穀十六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既甚百姓徬徨方行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鍰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俟平糴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薦臻公私俱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若隨處積穀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坊郭部村西水獨遇者四惟務本里頗愚戇之而不願豈其斂散之數一藏於保總保長而老人衆之立簿三扇以保總保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升散以仲夏斂以仲冬俱登於籍其以濕惡逞者有罰故負者悛其籍總之不外二公舊法而酌以時宜也既斂之後本縣稽察出外之數具報於府不登循環其侵匿那移貴之賠償而痛懲有罪嗚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冀後之君子雅同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爲豪猾之侵耗者幾希於是乎記

廣西通志卷一百八

藝文

歷朝

記

二妃廟記

唐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幾卜筮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職僉郡吏泊衆工發閟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羣烈均節委積成牲牓廟至於廟下猶度既備僦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始移殖最下逸事遂廟貌顯嚴粲然而

既平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閑左右率從神樂來
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集作王
以對嘉祉南風滔滔湘水如舞將子無讙神聽鐘
鼓嚴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柳宗元

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
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傷死事曰神不置我已
矣因不食斃而死以故戶易耗山易荒而奇字不
孳重之盧則頑柬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
可因而人鳥行以化教化柳州始以邦禽混四寺

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
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
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
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
其旁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遠達橫術北屬之江告
於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
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鏡
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
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願之庶乎教夷之宜
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
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閘百畦田若干畝治事

僧曰退思曰令寡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省
復就

柳州羅池廟碑記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
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
等亦天坻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
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
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
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

韓愈

事它有新屋步有新組作池圊潔修豬牛鴨雞
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
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巽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巽
等見而拜之其夕夢巽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國諱丙故曰景廟成大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
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巽使謝寧

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予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
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舡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波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貌侯侯
兮不顧以笑驚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遊兮暮來歸春與猴吟兮秋鶴與飛北
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遺福我
兮壽我蝮蜫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枯
猺兒美兮蛇蚊蛟螭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於世世

桂州新修堯舜祠祭器碑記　趙觀文

皇帝御宇大順壬子季冬十二月故府司空潁川
陳公自桂州觀察使膺制命建靜江軍號仍降龍
節明年春二月准敕有事於堯舜二祠禮畢顧謂
府長史朱韞曰吾軍旅之事則嘗聞之俎豆之事
未之學也子嘗知書好古試詳此禮得合於經乎
韞惕然而對曰韞塵走下僚安敢輒議祀典公前
之曰古有綿蕞定大禮者皆草莽之士爾今爲上
佐佐於郡政何謙而不言韞辭不獲已而對曰嘗
見開元禮有祠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者共爲
刪定矧帝舜南巡標乎古典惟茲法物豈可不周

緜是命有司撰三獻官冠衣劍佩三十有九贊引
禮生衣幘一十有六簠豆籩篚洗尊罍幡鼓七十
有七儀品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襲翔綸言不
載如此今僕射彭同平兩使可繼巨屏守簡子至言
者九伺關西不惑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觀
文明廷擢第故里遠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
國士之遇有魯肅指囷之意有平仲脫驂之識投
書詰旦猥屬斯文覩文諗以二雅得名實未造軵
雄之旨免讓末果是故直書無幾匠敎傳乎不朽

作頌曰大哉堯舜與風不弭以半稱聖不子其子
梁登賢扃投內禦難化卬迺人遠來近悅大功漸

朱　黃庭堅

著南迺脫屣九疑雨沉蒼梧雲起偉歟元蹤遺於
桂水蒼生思之牢醴千祀俎豆禮缺元侯克備發
揮古典駢羅雅器三獻得儀雍容劍履教人爲臣
可達深旨翠嶼稽天紅輪出地得君舉陶千載意
氣中興有帝無令伊恥

全州磐石廟記

磐石廟在州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諱世
行字昶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材而威
惠著於湘湄者也治平初天子立考課法進退州
郡文武吏於是全以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
運使杜杞提點刑獄楊寧奏言潞汾都監文思副

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邑管時其歸
師將犯桂州而北擄以獠衆壓全境吏民皆欲空
壁出走某調民守城提兵扼灌陽會官軍破賊民
至今以爲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
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歡呼迎道侯順民之欲除
其所惡而州以大治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
對曰前時供厨以十數卒爲白望漁奪於市又以
十數卒爲河巡攷行商榷賣三渡貨民或終日
不得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舖戶
盡以私牙吏歲調民之財貢迎賀取魚苗蓄之官
池又採斑竹簡發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

治軍旅無赦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
第民持酒相慶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因作廟
於磐石寺隅臨官道歲時祀之全之士民欲刻石
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會獻可擢西作坊使知
盧州乃遣吏走監中道全民意噫循吏之無稱久
矣故樂道王侯之政又爲詩遺全民其詞曰清湘
淵法兮上磐石作侯寢廟兮官室丹碧事侯如生
兮不以金帛卽塹舍山兮侯安此宅山之下兮松
桷蒼蒼至於雲來兮日違月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蒸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柑綠橘兮薦清酒
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爲舟
兮雲爲馬嬉於川兮獵於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
土爲來者師兮我民受賜

三元前記

郭見義

儒道之隆污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
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儆文之事率爲疎闊
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以斟酌
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爲
premier 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

童悉皆誦習問三歲下詔被褐懷玉舉於府若
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
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審焉第其
可進以名上於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爲
之郎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其皆無害然後
臚傳於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
於數百人之列已爲難矣而況自府若州以至禮
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其難易爲何如自非
懷奇瑰絶異之才淹貫乎學問而充備乎文辭者
其孰能此始平馮公名京字當世世爲宜之龍江
人從其父商遊遊四方生而英爽俊邁氣蓋一時
翰墨墨徑絶人遽甚幼寓試武昌而發解慶曆之

間始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元龜廷試賦蓋軫象天地是時朝廷篤尚聲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適合遂魁多士四方之傳誦其文模擬繡取乞靈假寵以長雄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被遇三朝徧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雖當全盛之時身名俱榮能如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丰采馳不與景行之意而此爲父母之國墳墓存焉喬木森然傾獨無一楹之宇以爲邦人貪酬之地其爲缺典甚矣今郡守李守來爲政二年募務畢舉初議興葺祠宇肖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僚郭見義曰吾欲爲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爵建鄭公之祠取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目皆爲美談何爲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焚蒿蔔翳羣土瓦礫築爲墻垣直如引繩爲堂三楹以宅其中不崇不卑雅有制度樸新塗堅必堅之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而世沒世窮年偃偃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爲有鬼神陰相之者何其盛哉益自今以往苟有崇而無替來者必謁過者必式歲時必薦與事必禱庶幾無罪悔如是則李侯之嘉惠此土可謂備至矣若公之行事具國史茲不復載

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即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紛像敞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百告成退則迺而愈之曰師道不可不立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師道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何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偃偃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而世之學者鮮知信慕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名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難在天下而學者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

繼自今瞻三先生之祠者味其言考其行心存而
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
與瀧江相無窮矣濂溪先生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
特邦之士云哉

二壇記

張栻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
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草物是故爲之
壇墠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
乎隱顯之際誠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
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而川

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
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强爲之雖百拜而
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淳熙二
年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其山川所謂堯山者
盤據於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
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昌其巔山之麓故有唐
帝廟而瀧江透迤清潔可鑑其源發於興安與湘
江同水而異派故謂之瀧而凡境內之水皆滙焉
以是知堯山瀧江爲吾土之望其餘莫班也歲七
月朔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
望奠於城觀之上未及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

三獻成禮神人洽和民吏駿奔詠歎興起合辭懇
請願著名章俾來乞辭以昭無極熹竊惟帝之所

邦人懽呼犒以大稔念山川爲吾土之望而壇壝
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因卜地得城北壘綠巖
之後隱然下臨瀧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值面
勢四環表裏呈露對象二壇以奉祀事爲屋三楹
於壇之下以蔽風雨其外則遶以崇垣踰時而告
成過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
事畢徘徊悄然歎息退迺爲壇之意以告邦人與
來爲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也

靜江府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獨山之下
皇祐之渻益莫詰其始所自立而有虞氏巍像在
焉祠記

爲有宋淳熙二年春今直秘閣張栻始行府事奉
貢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蓮以淫厲
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知無有遠
邇況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
圖弗葺栻則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
國典毀諸所祀不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
茲役作始踰時訖事以告門觀顯嚴雜遝遠屏外
朝內寢帝及二妃之神莅已南面儼然臨之秋七
月癸未侯率其屬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享皇靈
三獻成禮神人洽和民吏駿奔詠歎興起合辭懇
請願著名章俾來乞辭以昭無極熹竊惟帝之所

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
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
考證則皆罔敢知惟是天命人倫之際帝之所以
垂敎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
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纂而題之俾刻焉其詩曰虞
山之土灕水之滸旌修虞祀九歌韶舞有美張侯
惟來祀惟帝之則覩貝矩方即物而明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飛潛動植恭已當天宰行雨施惠於衆
聲敎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於孝臣力其忠侯

世億萬斯年窮天博地崎嶽流川矧是南方舊惟
海陽山靈澤廟碑記 陳邑

湘灕二水之源其山曰海陽海陽之巖嶮絕幽邃
泉出深竇注於溪遇鐸嘴折焉右曰湘左曰灕湘
北至靈渠洞庭入於江灕南至廣信達番禺入於
海各行數千里過郡五六利澤所被悠遠廣大而
實海陽之自出則是山也殆與淮之桐栢江之岷
河之崑崙同類其發有本其流無窮變化功用罔
非他山所敢班而氣之所感能通造化司雨暘以

福一方於理則宜祀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初不俟俙異說以神之也山故有
祠漢屬零陵今隸桂林之靈川郡邑吏民若遂若
遏旱潦屬疾必薦以禱精誠潛孚如響斯應乾道
間大帥范公以其狀聞於朝有詔賜廟額曰靈澤
淳熙十年漕使胡公庭直復以請有詔錫侯爵曰
惠濟褒遲焉加神之威靈益顯肹蠁不違如親受
職父老修是賜也廟貌歲以永其傳余湘人也而
官乎灕之濱故特推明是山之所以爲神者表而
出之俾民敬事益無怠若夫旌感應之實贊正直

之德則有天子之休命在
重修二妃廟 林昌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記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益二妃未之從也二女見於書二妃傳於皇甫
謐當以書爲正天有四星妃象也堯以二女妻舜
而授之位茲其爲妃匹也然舜攝位行政巡四嶽
矣命禹之後高烝穆清又巡蒼梧之野何邪舜之
葬蒼梧與百二妃之從舜與否皆不可知而舜嘗
巡南方宜祀舜今在在有舜廟二妃廟祀楚曰湘
君秦曰湘山晉曰虞帝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
湘源亦因之韓昌黎柳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
今全州也廟貌堂基屹然湘岸之北出城南百步

許維舟三十六可抵祠下春秋祈賽豆邊笙鼓告
至告去日雨日暘唯是修廡崇扃有俟斧斤丹艧
者畚爲州明年召匠揄材次第興繕辦方啓閟閤
地東西墉其高明復其寬潔非人實能惟神永鴻
田穀屢豐舟航四達犧牲椒醑不勞致禱非神實
私惟神罔斁廟既修矣諗於士民曰若知二妃所
嘗祀乎夫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
焉二妃以來事父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
夫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孌孌普曖亦允若二妃
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姑頻行婦道可謂孝矣
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而祀不亦宜乎江流滔

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屬游而尚德
也招冲漠鄰泰初揭古道厲來俗余與汝邦人共
何敢怠衆曰然紀於石

忠佑廟記 毛鏞

嘗謂一氣流行萬物化生惟人得其秀而靈正而
直而聖神則最秀最靈而最正者也吾郡有神曰
陳侯忠佑廟者貫本郡人肇跡於隋唐卓犖倜儻
不詭隨於俗當時爲郡庠生隱若求志樂道不仕
及其沒也爲神靈顯廓然若存蓋鯤光獄之氣萬
物之最靈者也吾郡介於楚粵之交民夷雜處維
時盜賊蜂起煽殃閭閻神之名固不起敬起畏

落魄喪膽不攻自破吾民得免於兵戈者非神之
力歟且吾郡僻居萬山盤結之中嵐瘴疫癘每作
亢旱緡雨失時凡有所祈禱其應如響是蓋世歷
千紀功在斯黎神之威德真可爲萬世不磨矣先
朝嘉泰封顯應侯今上前嘉熙二年加顯應孚佑廣
佐至是有司又以事聞復蒙恩旨加顯應孚佑廣
惠侯隆名嶽號照耀百今聖德神庥播聞遐邇故
被其澤者思其聲與堪共相爲循環與人心相爲
悠久而惠之所流者廣矣神其不昧益加庇蔭上

不負朝廷報賜之意下以慰斯世斯民之幸予愚也何敢黙庇躬逆其盛故因
人心喜談而樂道之僉以爲可命石工鐫於勅命
之下以永其傳云

靈濟廟記 元黃棠

興安靈渠自史祿始作以通漕既而漢伏波將軍
馬援繼疏之唐觀察使李渤始爲鐸堤以回渠作
陡門以蓄水而防禦使魚孟威復增修之更四賢
之勤歷秦漢暨唐而後其制大備以迄於今公私
蒙其利蓋千五百有餘歲其致之者漸也望元至
正十三年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堤者圮陡者隳
渠以大洞壅漕絕溉而向者四賢之勤千五百餘
歲之大利蕩然矣有或興役而塞踰二年輟復壞

於是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唐兀公惇功之
不成憫民之重困悉發近歲給祿秩錢五千緡付
有司其木竹金石土穀募工傭力而命靜江路判
官王君惟讓涖其役憲使張君文顯專督之擇材
委積庶民子來時維秋冬之間積雨漲溢舂鉏雞
施二君承命督涖體勿迫神周詢有衆利四賢舊
洞於西山地側相與陰籌階而高焉爲墉以固封守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
終而宅日開則役者築者鬻者礱者鑿者子足便
利無有所苦僉力不作於是鉼院之制加於初清
既之利咸復其舊矣比竣事二君因所以答靈貺
名頓廡觀窟陴不侈不陋不約不煩神樓既歸復命具以故告公

曰神貴勤來利茲復相予克續舊績休嘉駢應宜
有隆報惟增飾祠像肇置土田爲幾神民永久有
賴惟二人其卒圖事二君請卽經營撤敝爲新易
卑以崇庶陛有嚴門堂有秩像設如在精靈炳然
民更具瞻罔不祇肅命之曰靈濟之廟乃計財用
得錢二百七十五緡買民田十有八坵歲收米若
干石舉祝史掌之以奉晨夕齊粢之費
若干石舉祝史掌之以奉晨夕齊粢之費
府僚合議辱微裳文將刻石廟門以著不朽竊惟
嶺南之民如祥瑞後祠宇其俗固矣惟茲四賢其
生也於靈渠之興能合智以創物其沒也於靈渠
之壞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當祀者豈與他

祀比哉廟作於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成於六月
甲子公之爵里名氏已見修渠記其供億受事之
人與夫食貨財力田畝之數則記於碑之陰云
太平府城隍廟碑記　明　黎　淳
爲國者築城濬隍固封守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禮云城郭溝池以爲固用此道也然天地間鬼
神體物不可遺冥之中城隍實有主焉蓋有是
實理則有是實氣理乘氣行微而顯費而隱乃誠
之不可揜如此惟太平古南粵地豁尚曠深俗殊
中夏雖州府於漠北咸罔克制寨間於宋元惠莫
旹聊寧於皇明始一統綱常倫理靡忤國憲矣

如前五日乃止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百穀生遂秋成有期賦稅豐完盜賊銷靖太守以帡邊境以安益太守爲時名臣初拜卿史立朝敢言以剛直忤當道左遷縣佐助天兵平兩廣有功累陞今職其英烈之氣自足以勦天地矣而二守暨諸公皆更化善治簡任賢哲一心一德爲國仁民人心之靈固有攸在也府之勝槩如將軍金檀皇架青連諸山左右屹立而大江逸前滙瀠漾秀斯夕爲靈山川於人亦良有助大以人心之靈而感山川之靈又以山川之靈而協人心之崇城陞之神司之險爲佑助於其間仰所謂即乘氣行體物而不可遺者則謹罰之凡在無

以待暴客弗當爲秦之象城復於隍弗用師斯永貧厥位矣維時郡臣敬聽罔息遂書以刻於貞石銘曰用夏變夷國有守臣輔德降祥責在鬼神郡甘雨既蕃民食赫赫厥靈勿羞神職陰陽表裏

一敬奉天皇圖萬世廟祀萬年

諸葛祠記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廳事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蟠龍之狀遂即山之顛建諸葛武侯祠歲久廢壞成化十七年太監劉公來鎮始至往謁周視祠宇頹傾像設暴露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今祠之如此何足以棲厥靈也乃欲鼎新之時值荔

浦蠻尚竊發跳梁平樂恭城方整衆軍旅往討其
罪弗果越三年冠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副
總兵王公御史荆公合謀於衆伐木命工撤而新
之不雨月祠堂成磐始於成化甲辰九月二日訖
工於冬十月有八日也堂之中重飾武侯像又爲
之龕以藏塵坌繡幕壓密制及弘偉三公又率二
司文武僚屬與杜林土民皆忻然稱喫口三公爲
是文武僚屬與杜林土民皆忻然稱喫口三公爲
此其可謂尚賢者哉劉公名茂皆以聲著宜其所立有過
金屬予記予聞先王之道以綱常爲本刑爲末刑
之施恩於衆惡極矣漢興學校乃復得聞先王
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獻靈
姦盜既起曹氏最爲雄盛乃逞其詐力竊據大柄
而天下豪傑之士莫不屈節而從之其所圖爲者
皆借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時獨武
侯抱道南陽三顧而起毅然以詠曹興漢爲已任
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
人曉然知曹氏之爲賊綱常之道振而不泯後之
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
特禦大災捍大患而已耶天下祀之實宜往時守
臣多以崇修佛老以徼福利而先賢之祠雖頹廢
弗顧今三公獨能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

聚王公名受荆公名茂皆以聲著宜其所立有過
人者於是乎書焉遂命工俾刻諸石使後之來者
有所考云

劉賢良祠記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
后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自有不容
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身當天下之任言固不
可已也而亦已焉況可已乎此天下之所以日趨
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非世教之大
閑哉自之季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
上權臣側目於下鋤珍崩墻患生蕭牆當時在廷

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貴昌平人由賢良
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
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達刀鋸刑餘之賤以
復揣除之役正中外南北之宮以示盡之法其
言皆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嘆服而不敢取宰
相裴度韋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
朝竟貶柳州司戶間行田畝閒墜馬而亡家人具
棺斂以載鴉鵲鄉枝螻蟻運上已覆其半人見其
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鷲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劉
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焉嘗聞漢楊
震沒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

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之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於戲自古天下之害莫有大於宦官其禍至使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君不得得正其始宰相諫官一無所言天下何人復敢言耶公起自草萊披瀝肝胆為天子極言之其志在稷社稷之危生人之困而不欲竊一命之寵故忠義之氣感激而發自有不容已者矣彼宰相如裴度之賢德其於言也在可已乎不可已乎乃棄巢宋建陀初鳳復來巢因改華蓋山為鳳巢山頂百鳥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穎異常倫出人意表氣蓋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貢首魁天下太宗時幸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後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宗有事交阯擢右正言使往視其國公至彼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蘇易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在位久自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黃裳輩伏闕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太宗大怒遂罷公館職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望與呂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意公竟以是弗克

記以風後學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王公祠記　包裕

海岳鍾山川毓秀豪傑之士挺生於其間以文章忠義顯著於時者是蓋天地之正氣鬱蒸於川岳所鍾不偶然也故詩咏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史載桓山鬱秀三蘇出焉吁孰謂人傑之生不本於地靈也哉若宋狀元王公世則桂之永福人也世居邑之華蓋山下阡大業門有雙鳳巢山頂百鳥羣集宋建陀初鳳復來巢因改華蓋山為鳳巢山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穎異常倫出人意表氣蓋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貢首魁天下太宗時幸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後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宗有事交阯擢右正言使往視其國公至彼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蘇易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在位久自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黃裳輩伏闕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太宗大怒遂罷公館職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望與呂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意公竟以是弗克

大用於時也惜哉正統丁卯郡守姑蘇吳侯惠始爲公建狀元坊以旌顯之後坊毀於兵燹扁置囿中殆今六十餘年矣正德庚午泰和劉侯敬來宰是邑清濂崇祀先賢遂慨然以興復爲已任乃卜學宮之右鳳巢山之下即公之故居鳩工庀材築基建祠制度雅素規模渾堅深有慰於鄉人之景仰也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明年辛未四月是役也材市於商工出於泉分毫不擾於民劃又得守備魯君宗貴也博爲榮募僦脫驎相與贊襄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嗚呼鳳鳥世不常有之物也自隋大業至宋建隆幾五百年而宅其邑而生公自建隆迄今又五百餘年矣天運循環剏聖繼作治教休明九苞五采之瑞將不至於斯乎其間必有文章忠義名世如公者出焉此予之記不惟表斯祠之創建以顯山川人物之盛抑亦有望於斯鳳之再至而鍾吾郡邑無窮之瑞者生員張灝朱會輩致狀請予記將勒諸貞珉期與張曲江唐質肅馮三元之祠同俊美於永久焉敬書此以復

伏波廟碑記

蔣山卿

古之豪傑任大事而立奇功足以利國家垂永久者其大致有三日幾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間當炎漢中興赤符再啓光武提一旅之師掃除莽賊旻刻羣雄恢復舊物如取之掌於時徵側以孱然一女子盜弄甲兵於荒服之外漢方棄置不顧將軍知時不可失毅然請往帝不可抑衆不可撓此則乘時應會而先奪其心者也夫是之謂幾交阯隔絕嶺海深入百粵漢之士馬往往冒炎蒸觸瘴癘物故過半人鮮慭入將軍獨犯難不顧督樓船之軍跨海而進破賊於浪泊之上此則蹇蹇匪躬志死國事者也是之謂忠及詠徵側餘寇悉平驅逐交趾遷之故地界銅柱以限南北此則識度超邁處置得宜發算計畧已瞭然爲末世之規矣是之謂智嗚呼方將軍請行也帝已老及據鞍上馬之時已毅然有分茅之志樓船南下指揮所及風行草偃迄今所向如故千百年來交人顧視銅柱信如著龜終不敢踰跬步以爭尺寸之地自非有神明以寓乎其間烏能然哉跡其平生學問膂力過人奮拔以樹功名於世兄論之曰女大器當晚成員工不示人以璞既遨遊隴蜀知不足與共大事一見光武而識帝王之真從容數語臣主契合遂領心北向攀鱗附翼以有爵土而漢家事業終亦賴之無負於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說是豈區區淺淺爲小丈夫者之所能及哉

將軍有廟在橫州島蠻灘之北涯所謂以死勤事
以勞定國於法所當祀者茲土之人歲時伏臘必
禱焉雨旱札瘥必禱焉諸往來者亦血薦惟謹歲
丁亥十二月總制尚書都御史新建伯王公來治
思田事過謁祠下慨嘆卑陋不稱顯祐爰命州府
增飭徐宇作而新之初事庀材有大木二湍流湧
抱臼出灘下皆以爲神明年戊子三月廟成郡守
蔣山卿敎諏其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實
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

三賢祠記　祝　鑾

明稽右宋以言謫昭州者吾得三賢焉華陽范公

祖禹常州鄒忠公浩潛庵胡公銓載諸史乘可考
也今廣西之平樂即古之昭州也而三公之名迄
今炳炳與桂嶺榮山爭高足以摧奸鋒而定國是
豈泛泛逐時低昂者伍哉廣西右參政鄒君輗即
忠公十五世孫也嘉靖丙戌夏六月行部至昭乃
覽舊帙搜往蹟愀然挹公於羹墻間雖舊有祠在
龍興觀之東鞠爲茂草久矣爰即鳳凰山之陬捐
已俸爲祠以祀鄒公范公居中胡公右焉益三公
之學術既同其氣節又同流風餘韻百世無斁廟
食茲土於法爲宜亦所以揚前詰之休立人臣之
軌與仰止之心而振習俗之敝匄宣之職顧不當

爾耶瞻拜之餘聿符厥志於是都守龍子大有請
紀其事遂書其畧爲來者驗焉

三功祠記　鍾　芳

記曰君子開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
軍之司命國之所繫以爲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
秦政失馭隔爲殊域漢興武帥奮庸前有路伏波
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有狄武襄公青皆赫
然以勳烈顯百世之下狄武襄公之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實
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粵軍柏梯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
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
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
得級走之仁援弗先武亦命討微側時二萬人涉

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申明
約束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者二十年可謂得經
畧之宜青機敏沉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
壘而能以蕃落騎絕險破之救身戍行名動華夏
可謂得折衝之勇夫三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
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弘
深毅之各有攸當焉僊賊暴強已甚戰不力則大
事僨矣故貴剛克兵驟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
敵博德敗粵人因乘其斃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
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濁畧後事毋啓他釁
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是兼二子之

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

平或曰書以後事付孫炳不欲專其美博德級定

事史畧其文二子蓋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

東背有尉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

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桂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

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爲功匪酷烈多殺之爲貴也

翁公嗣宗　江一桂

太平故漢交阯尉地也歷代置乘姓規名亦互稱

口同日剖日鎮日路上衙世折厥柄則均延及我

阜明統城有年始改府隸流衙位如制轄州者縣

十九續改流者四漢官威儀其復覩於茲乎治據

青連山之陽麗水旋折走其下交匝步武形若壺

然因號爲壺城後諸山聯絡隱約絕類鑿巖繹曰

土人憑窪伏莽者爲村二十有四綿亘百餘里是

蓋左州之幅幀太平脊背之重障也先是左人內

奠割質於龍龍人利而執之不復吐退土人憤險

窓毒含沙射人三廂之域殊苦之孤城孑立三年

疊役向無附郭以翊郡茲固太平肯綮之尤而有

志所懼念者前尚書靜菴胡公曾守是邦首築壺

關以捍之方議復地更化尋以憂去閒有嗣志未

就要之不得碩才偉望如稚圭希文者經畧於上

則無以撻龍人之黠役而翕龍人之是故機局之齟齬而難責究竟也已嘉靖戊戌

我東涯翁夫子以跌宕之材汪濊之學斲跑之識

航髓之持風聲所楯罔不爭相淬浣以共於治時

鄭守上其故夫子慨然喚曰不復地附郭而欲太

平其治難矣況捄外勤遠以赫厥聲乎於是力任

其事上之督府牛洲蔡翁是之乃閤於朝下其議

夫子貢成太平通判蘇廷獻馴象指揮王良輔隆

安縣知縣徐琦相與勘核其事時龍方如螗靡靡

罔敢喙息益深憚夫子之嚴明大子亦負其罪弁

碣村民於三年用昭王化之平蕩也所復之地以

崇善小江爲界曰頓岡曰駝曰那勳曰弄化曰那勳曰弄坤曰駄皮曰那陽曰盤

曰粗曰弄化曰那勳曰弄坤曰駄皮曰那陽曰盤

馬曰那庵曰駄窖曰駄逐曰宜陽曰峭堀曰崩石

約十有八村不貴夫全者舉其大而示之廣也如

龜放而還玉璽而完自勝國皇慶以來幾二百年

陷溺一朝挈回衽席之上謂非大平之大幸歟新

隸爲歸化里合三廂之永興崇善之新寧共里六

十均轄崇善以爲附郭越明年庚子三月五日廷

邊縣於郡太平之士民懽忻鼓舞瀹渝乃歌曰地

復於龍翳誰之功維翁夫子目其無窮又歌曰縣

遷於崇翳誰之宗維翁夫子怙其有終歌既相戒

伐木蘗石爰搆書院於屏岡額曰肇化言化自夫子始也肖像瞻依以無忘昔怙之盛德小子一桂適荷任劇職視贊猷庶紹通判蘇子知縣陳景大教授馮賜訓導中士奇通舉生員李像等咸以記請余謂必名筆乃垂不朽豈敢濫竽但惟猷茂緒不能不擴揚以俟信史之採爰得附名碑陰之為幸也乃若夫子行道高迴動準賢哲問學淵滴鋪張至道其煦菜之者如立四尚詩斷藤峽流涸樹光均灼煖可紀最慈仁奇勛勣安向受降太府自漢兀朔迄今未有如駿功者一杜時明役垂下身親見之晉秋昭寇鴟兵戚則尚有太史氏可為茲特惠及太平一郡之功而實繫太平之民心於悠遠焉爾是不敢以不記

胡公祠堂記　王宗沐

明興享有土宇蟠際天地乃畫畺守守基分珠貝用寧又民以承衛天子而太平郡去京師為里幾萬凡官守茲土以其地遠若屏罷之不自奮飾因夷鄙其民失國家所以懷來遠徼之意正德改元三年穀皇帝以南京刑部郎中胡公世寧來守是郡公仁和人舉進士官歷內外廉方明惠焯有聲稱用是試之而公亦不惟不以遠自嫌棄方以盤錯展其平生乃按封圻謀野酌便照休振刷吐布

誠惠與為更始郡屬多土官故相習為戾驁不庭譙太守而守亦防猜不脫弛情意益隔公至即以撤約如期至傳令其下皆甲而入共詣堂皇公凡所指諭中其機牙固已綿汗嚴憚終不敢以貨產稱貸賦比襲日公出臨其營觀其曾騎射與款語良久乃遣其子男應襲官文移上下漏隙干吏議必為修撫妥協土官皆以錢為太守愛已由是招麾惟公命恩明貢文書靡稱架為一呼皆伏聽階下獨太平州李珽抽事久乃與得襲不獲即稱兵拒命公審機罷黃州趙元瑞討之焚其州瑽奔保山寨瑽就囹之公以緣一端道瑽罪其上曰討罔

在瑽其下無罪而勞苦克之日不得妄戮一人語開其下皆散去卒生得瑽所活幾萬人郡勢面陂阻江而背獨無限公庀才具量畚揚城壹閱城中婦子乃始帖席臥其為政大都急在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簡練兵實而猶不聰者乃以威斷收攝之用是數條十事上督府陳公今多見施行明年二月公以母喪去位民相與挽留不能得後四十有六年嘉靖癸丑臨海王宗沐來視學事郡生泣而請曰迺微陋違不得望見天子紫陽遹游凡今諸生與父老能安於業與學繫所以補植庶覆之由我胡公而祀無特祠非所以稱郡人心惟先生

圖之仰惟國家置吏急在黎庶方擇應選貤不
移時而名譽亦沉泯獨公任既遐阻且在官纔非
而民思至今非有洽浹肌髓其何以然守官如公
贊應祭義乃以論於邇撫兵部侍郎應公檄巡按
監察御史朱公有孚立祠爲位春秋以羊一豕一
黍稷粢盛祀公公既去太平更歷薄臬挽叛薄宸
濠戕死後更主兵部尚書諡曰端敏公操介苦絶
倣衣糲飯獨秉持大綱抑豪右弱峻發堅屬至摘
摭衆忌氣雄萬夫其所舉逋劾春秋世稱名臣公
邑人許公應元來爲開徒期與宗沐道公尤詳以
非都事不載祠成新太守何君派行請文宗沐爲
歲事亦稔乃議修建以復舊觀復爲堂東西爲廡

重修三公祠碑記　方瑜

城北之望仙坡舊有祠焉嘉靖壬戌九月隸人弗戒堂
前孫公沔之三公也嘉靖壬戌九月隸人弗戒堂
宇俱燬余始至郡諸務未遑越明年則用稍紓而
歲事亦稔乃議修建以復舊觀復爲堂東西爲廡

前爲亭又前爲門南爲櫺楔與夫墻壁堵城窓櫺
戶牖或飾乎故或肇乎新經始於季秋之朔迨甲
子三月之五日祇用特牲奉三公之主而告成事
嗚呼朱之不競於兵也从矣天下之勢莫重於西
北雲燕一十六州淪沒於敵當削平羣雄之餘舉
天下之全力委而不取猶可言也若趙元昊僭竊
靈夏一豪渠耳屯兵六十萬不能西向發一矢以
問其罪而徒托於招納之說果何爲哉方儂智高
之起廣源也乘我無備猝破邕州連陷沿江九郡
還據邕城以求邕桂節鉞自非三公一戰而破之
將見諸將之軍既不能支旋陞之兵復不可用遷

延顧却吾恐嶺海之間又出一元昊也東南之亂
何時而已乎然三公之所以成是功者孰不曰算
制立而賞罰明也若狄公起自卒伍自為大將余
孫二公則以文學法從同事經畧一旦合兵共行
天討乃同心協力畧無一毫猜忌之意功是用成
兵法所謂師克在和於此亦可見矣夫自大寇既
靖新城載築屹然磐石之安迄今數百年百姓生
聚享有室家之樂謂非三公之功不可也使後是
於西北將見雲燕可復西夏可收而他日靖康之
禍亦可免矣以是視之則三公之有功於宋有德

於斯土也豈不赫赫可稱也哉刱既成載稽祀典
但祀三公而不復他及者欲其專不敢瀆也從祀
以楊文廣孫節賈逵和斌者同時有功之人也祠
仍作於望仙坡者其戰勝之日也亭名之曰奎
光者奎於天宿為武庫上兵宋人又以為文明之
兆故也坊題曰文武威靈者其義同也既述其重
修之故復繫以樂神之章并刻之麗牲之石詞曰
望仙坡兮城之陰屹新廟兮栢森森赫赫武帳之高
騫兮萬卒列而雲屯憶三公之來斯兮矗矗天磐
由崑崙而歸仁兮迅如雷霆前鋒交而少却兮伏
卒起而先登彼鏢牌而短接兮我鐵騎而中衝若
泰山之壓卵兮何堅陣之不奔金衣兮委地京觀

臨氣結山河兮護我邑城畫驅豺虎兮夜戮鯨鯢
風雨時兮肅氣清民安樂兮南土寧百世報享兮

安成靈

郭公祠碑記

杜思

蒲陽華溪郭公以嘉靖三十七年守南寧越五年
擢蜀臬又七年長粤憲晉左右方伯尋陟開府先
後經畧粤西者凡二十年汪仁濊澤雖巖陬僻壤
靡不沾濡而尊民所淪於心骨者豁深邃也寧
故稱沃壤然田役繁重益賊標掠民多亡入他郡

田野漸非其舊公下車得諸所疢苦狀如貧戶口
流離墾荒無謹斥堠凡便民者必使各得其所暇
日與諸生談學問壘壘不倦門下士脫穎登膺仕
最多至於冰檗自持節用惠下兒童走卒皆能言
之矣方公之擢蜀臬也士民若失乳哺擁道攀留
不得因謀所以祀公公聞而辭之乃舉首額天曰
願公異日庇我全粤寧民受福猶之今日也公手
書積德力業惇倫息訟四事以示訓爭相梓之未
幾出入藩臬秉節鉞握重鎮開全粤萬世太平何
天有意於寧民耶寧地界延袤與蠻繡錯如水江
武黎華陽與從之四都者距忠州羅陽二土司桀

曾不法每蠹食之道路爲梗公念遵黎塗炭救
方畧先擒忠州黃賢相繼擒羅陽黃金彪悉正之
法即四都置新寧州以宣化如禾三里附焉舟車
輻輳翼然麗區寧民出作入息晏晏嘻嘻無戒心
矣踰慶五年寧大水田疇廬舍淹沒殆半公疏減
田租之三蕩瘵疾痛者欣欣有更生之樂寧民
之被福於公也何其厚與公在粤西歷年多施澤
从百蠻之長所風承流惟古田府江懷遠諸猺不
可以仁義化薄奉命三討而三捷焉天子嘉嗟錫
之商金文綺階一子入冑監無何晉司徒亞卿掌
父老相率呼號曰此行何日再覩公耶鄉大夫鄰

繼科龍進父老曰公以天下爲已任非一寧一粤
所得而私者也奉詔入侍顧問將以吾民休戚利
害從容爲天子陳之吾父老子弟沐浴太平之澤
可歲月計耶父老復呼號曰昔欲祀公不果謂瞻
依於公有日也今可已乎遂卜祀於城西噫嘻此
豈尋常去思者比倫哉嘗考周文王之時南國化
行敬弗甘棠追頌召伯千載猶咏溯溯乎治世之
音公之功德視召伯奚讓焉是宜勒之金石以彰
永思銘曰惟茲南紀古稱荒服力困於兵財詘於
賦郭公爲政上下悟慰仁滂施厚覆幬無私二十
年來豐功偉烈望重華夷光輝簡冊天子曰都邦

之儀型汝作司徒敷典擾民民之懷公从而不諠
尸祝尸陳君子萬年顧予誦菲亦步亦趨有一不
逮惟自速辜公之幸矣依依敝龍光廟謨從容永奠
疆埸

重修太平府胡公祠堂記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浙之仁和
人儀儀瑋材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進士
正德間由兵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進江西
按察副使撫平東鄉洛溢時宸濠陰蓄異志公上
疏發其隱罷禮樂政令濊不出自朝廷江右大可
庶不在諸盜濠恐泄公離間親王莅繫京師榜掠

張瀚

陷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邊陽濠反伏誅值世廟
繼統召起行間拜按察使薦歷臺省刑卿左都御
史改兵部尚書加官太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勸
上親賢講學遠姻疾絕嬖幸慮遠憂深顧以切直
犯忌諱不盡用辭謝病乞骸骨章數上廼許馳驛
未幾復召起道以疾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
余時爲諸生每望見顏色聆論議所聞乎生經歷
皆卒卒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無負於民死而有
知猶依栖麗江百粵間也及余承之茲土亟訪太
郡果建有祠蒇時蒸嘗不失問政蹟則故老相傳
謂爲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殺梁土

夷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歎曰嗟乎士君子所至
策立勳業仁德濟世豈冀聲聞當時報酬身後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爲時勢不可已凡以
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澤在生民功施
社稷維繫人心自不可解則報祀之典所由義起
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公昔有言殆亦自歎
未竟焉豫無已豈意民心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
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乎
學無俟勉強若是耶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
謂不足人愈多之猶頌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
信若太平都治能無想見循良偉績人人深遺思
遠哉茲都之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
存遺惠以惇風教固憲臣奉揚明命之職亦一時
共事同心乃撤郡修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憶大
畧勒諸貞珉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
云

重建宋懷忠公祠余先大夫也公諱絨宋熙寧

蘇濬

邕州故有懷忠公祠余不靖蹋欽廉入邕近郊勢張甚
間爲邕守會交人不靖蹋欽廉入邕近郊勢張甚
公部置卒伍日以忠義招循之而警四五至治兵
日以忠義招循之而警四五至治兵
使者推空伍不相援公奮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
臣忠死子孝死等耳公復顧長子元曰若家督也
其守先人之祧復顧諸子子明子正曰若其與我
同死遂促子元歸無何賊傅陴而上公舉家三十
六人俱自焚死邕人感公義以死殉之無一從賊
者神宗聞之嘆悼追贈恩盭有加無幾交人復亂
忽兵四面集若冠屨支人爲曰蘇皇城兵至矣
遑立解去邕人立廟以祀賜額懷忠益特典也後
嗣就北內附狄襄忠四公之廟名五公祠云余入
粵西訪公遺魂奕奕淒淒盭盭幾一覩焉至觀公
舊廟塗高上下漫漶荒號未嘗不悵然自哭也諸
文學領爲余言按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以死勤事
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狄襄惠諸功臣也法
宜祖祀懷忠公以死勤事而且障一方俾無陷於
危患而有功者也法宜專祀余謀之二千石林公
僉曰可遂建公專祠如諸文學議祠成嘆曰甚矣
哉忠義之感人深也邕故鷙悍不習中國之文教
至宋始用衣冠法度自懷忠公忠誼所激士爭嚮
焉迄於今侍者嫺於章木者束於墨深善峻谷願
盛漢官威儀至道及忠魂義魄且爲撫膺而息覆
面而涕雖國家蒸蒸之範哉而忠誼激發其所摩
者漸矣今封內幸罕警西南諸醜靡有抗戎行者
多士即詩纓投筆亡所貫命顧忠不必裂肝誼不

必伏鑕要在渙乃躬一乃心不惕於威不疚於內
絶名去智而一歸之天則云耳語曰生不足以使
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
夫死生利害之間重之爲千石輕之爲一髮此其
差數然也今世之求利也甚於求生而怖害也甚
於怖死椓門利竇蝟集猿摹一失其意惴惴無人
色彼即老死牖下哉然生理已銷亡矣爾多士忠
誠之躬豈願其有此也倾余不類冥其身於鹿垢
徵繹之場狐狸以生麥麥以老余終無以見先人
地下人先人之祠悅汗交至如不欲生矣因爲以
詩酷而亟之以復啓日遊昆侖兮荅荅俯崵牟兮
湯湯神之來兮彷徨誰憑軾兮蝗螂破我斧兮缺
斯忿骨肉兮參商聽白雲兮故鄉目欲撫兮農桑
耳暫聽兮滄浪否泰交兮復其隍蹟爲衣兮荔爲
裳桂爲徵兮木爲漿聊容與兮翱翔念此生兮靡
短長何以報兮皇皇

萬承州重建城隍廟碑記

王健

萬承州重建城隍廟碑記　卷一百八　藝文　四

萬陽隸屬太郡詢諸故老風稱樂土粤自分疆以
來舊有城隍廟稍違市廛里民出入祈禱歲時報
賽者或稱未便兼之立廟塑像年久敝壞漸就傾
圮而揆之職守事神寧民固有司者之責也知州
事許君俯順輿情欲營而新之卜地於州署之左

藝文

歷朝

記

訾家洲亭記

唐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爲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誇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窪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畢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

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草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旋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遯於是厚貨居貶移於閒壤伐惡木剃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偕來乃經工庀材斬之中馳奔雲蠹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眥

夭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殊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

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緊廼塹廼塗作
我攸宁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
霞亟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
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
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
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
矣是亭也僻介蠻徼嶺嶠作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
鬱堙是貽林聞之媿故志之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偪
江西際垂楊俯瞰東日東館其內草木殷輿有崖

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圈虺得以爲竇數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剃鐲疏樹以竹嚴松楹桂檜栢杉易
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
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嶪嶪相屬作潤漫洄當邑居之劇
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
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
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
中以爲中室朝以爲朝居之中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避溫風爲陽室以避凄風爲
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
以告後之人庶無壞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若益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
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
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
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
予之遊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
委積既叉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
樂而如其言則崇其墄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
之潭有聲潔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
高氣之遒虓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

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
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
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
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覩
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
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穭多橘多貨箘之竹多簻
魚其鳥多種錦石魚之山仝石無大草木山小而
高其形如龍魚在多种歸西有穴類仙灾入其穴
來出其西北有巖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麗如也暢如也以洩仁佛之向因目爲南溪兼賦
詩以紀之

新開桂林隱山記 吳武陵

入則維化出則寧物物寧而後志適乃有西垌之
賞始一日命騎西出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
流顏曰石秀水清慤慤乎其韜怪物耶乃釋騎蹈
履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翼然若神物
持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室室內清
縹若繪積乳旁漏凝如壯士上負橫石奮怒若活
乘高西上有石窗櫺窓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
迴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
色墨綠其濶三丈載舟千石舟可坐數十人羅縈
竹歌舞飄然若乘仙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樂工

晴晚灘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異
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研豁延景宿
雲其洞室並乳瀝凝化譎勢奇狀爾而察之如傘
如蓋如棨戟支拄如連葉藻井左睨右睥似籐似
蟑似松偃竹藪似海鷗翼具玉池井扈迴還
交錯迷不可紀從久室樂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
衙二百步而遥余愛之若獲剔珍與虵珠焉亦疑
夫大窮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啟深磴危宅既
臭之以亭榭又沮之以松竹似黜方丈似昇瑤臺
麗如也暢如也以洩仁佛之向因目爲南溪兼賦
詩以紀之

十人其東若畝滄貫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牛穴
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芰
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百步可以走方
舟可以汎晝鷗渺然有江海趣魚龍漩澓鷗鷺如
豢白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
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巖
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淵三尺許淺沙若畫細
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白巖酌南
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
飲又梯九級得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無源
看甘自然可以飲十人不竭逕白石盆東北上又
陟飛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乘擊

之鏗然金玉聲堂間有石方如碁局即界之以奕
偷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丈南
入小峽得內洞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駢翠輦
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如
闕如人形如獸狀闇然不知造物之所變化也自
樓闕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爲梁曲
折繚繞三百步達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
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爲飛梯飛梯九盤
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闕峭甚級以欄檻適可容
息水遍魚船東出朝陽四隅黝黑方谷如鑿以石
下投波聲轟山寒氣薄人往往長恐自石闕還上
絕壁西去十步又得小洞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
鍾乳或垂或滴其極有石室正如禪菴多白蝙蝠
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又得外洞石色猶四洞東西
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開有四鐫琴薦厥狀
甚怪海人列坐肅若冰雹其東有便房桁檻棋枰
支撐環合猶鬼工之追琢也洞北七步臨西石門
石門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崖有
道可容一軌崖南有水水容若鏡纖鱗微甲悉可
數識東過小石門門東頻行三十步詰屈幽邃道
絕窮崖又覓明炬水閣崖下閣勝九人閣下水渦

三十尺伏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洞口南去一矢
得南洞洞西壁可讀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
微波蕩漾琴高遇之當不返矣北上山頂盤曲五
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笙竽者
塤篪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公
曰茲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能知者揭於人寧渝
夫翳奢又將與天地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朴耶
君子所以貴大心達也吾又舍去是竟不得知於
人矣乃伐棘導泉曰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蒙
溪潭曰金龜洞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曰夕陽曰
雲戶曰白蝙蝠嘉蓮生曰嘉蓮白雀來曰白雀石

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日發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瑞
幾卑於圖牒也於是節稍廩儲羨積度材育工爲
亭於山頂不采不蔟不飾不雘倏然而成憑軒四望目極千
里而爺翥鷖鶃翔鷰走忧然令人心欲飛又作亭
於北牖之北夾漢源之間軒然鵬飛矯若虹掾左
右翼爲廚爲廊爲歌臺爲舞榭環植竹樹臭脫蕃
滓邦人士女咸取諸室適或景晴氣和蕭然獨往聽
訶於其下聽乎我俗既詞茲亭茲山又
與人物共之則不知古之甘棠其類是耶他日會
新亭之下屬命紀事本爭遊翅於北牖日成紀公
字濟之不名直也內者爲卻外者爲方名疏山

發隱也決泉啓蒙也作亭子來也三者其異乎四
賢之志乎不異也故書

五瘳堂記

桂林爲郡千山環秀而井邑之內一山峙立狀如
冠冕凡州堂臺宇棟闢戶相倚清輝可掬玩之無
致游者忘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巖可容十許人
蕭爽虛涼坐却煩暑宋顏延年出守是邦來游巖
間讀書爲文以自娛名曰讀書巖益紀於圖志者
其畧如此唐大曆中李昌巎爲桂管觀察使因建
學其下建元間御史裒行鄭叔齊爲之記脫落顏
延年事而獨載昌巎之事景平建元相去視今爲

未久不應顧失其傳觀叔齊文字猥陋非愛奇博
古之流亦不能考尋前載也余元旆五年被命承
乏於此視事累月聞斯巖名嘉顏延年好尚不凡
訪求故迹而荒崖斷石榛莽無穢茆不可見乃命
寺僧芟刈管葺之創爲堂軒以面巖曲而唐人名
刻猶有存者因鐫其勞曰顏公讀書巖延年才高
性偏放蕩不羈前後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
無怨詈著五君詠旨味閑淡推重一時然亦以此
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堂五詠雖非延年
在桂所爲而乃平日自況也升刻之左右嗚呼士
之負才不羈而超世尤疎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
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
采江左以來蓋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
揚凌傲當世亦畧相似靈運竟以僇死而延年獲
免蓋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巖觀其詩足以想見其
平生大槩云

八桂堂記

湘水之南粵壤之西是爲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
分巡制海鎮旁控黔嶺宿兵投帥襟喉二十有六
州巍然爲會府蓋承聖宋之御圖也堯仁舜恩覆
被無外熙熙劭順師徒弗動而邊境自拓斯民樂
其業而安其生喜見太平官斯土者故桂邦之俗歲時

載檝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爲事然而郡山
蜿蟺環轂郭郭幽巖窪壑櫛密檻多栖於烟嵐
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輿情忠之龍
圖閣都陽程公自紹聖四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
矣公淵淪胸襟恬澹壇宇閎閒權謀不運聲氣而
威揚澤浹瘴癘消廓臥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
爲逍遥遊因欲以豁邦人鬱紆之情乃度州治東
北隅有隙野焉蘭皐燕原陂陀軒翥鴈鶩獻秀可
以圃而堂之剏乃雍荼翦棘掃除蓁穢麗牲所以
啅風嘯雨之區而爲窮壑曲榭峥嵘瑽瓏之觀獨
秀屹其孤伏波嶢其偉前臨以平湖爲旂滿菡萏
之境中闢以廣庭爲車騎樂舞之場石峙迎曦以
賓朝暾左開荷月以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
鋪遲日以承縈激光風而轉蕙而封植丹桂爲叢
蓍之林散蟾嵐之天馨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爲八
桂堂也輪吸清滑筒奔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
嘉賓而算醉醪是爲流桂泉也鑿芳沼而聳中洲
卽淺檻而數遊鱗倏然有濠上之趣不滅惠莊之
真是爲知魚閣也因岡爲臺憑高徙倚熙波影於
簷楹激灘聲於罳字而峻以青瓊澄空而嬉士女
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墮而簪遺是爲熙春臺也
公乘休暇則驅騶貔豸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
相與傲清晝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
乳投驩壺而敲芳枰西晷頹光鳴珂而歸夾道之
人仰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衍坐鎮數千
里於簒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倫之醉
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僚侶之英華
未足多謝彥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
以遊乎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
後同其樂者蓋數炊秤發足以享已而不足以享
人此小知之士所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卽
桂也明政事綏甲兵銷忠未萌而人無駭與之變
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開閫也敞鼐通途無爾塞之
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樂與
斯人共之足爲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於是衆口
嗟咨感公盛德謂山可泐川可涸斯堂之景豈有
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
拜明光審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
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之思僕曰公
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
翠幹而培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
詠芳馨期爲勿剪之干齡則是眞甘棠之思也顧
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
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
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爲侍從
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
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既已阽危而爲石矣尚冥冥
天者之疑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
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
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爲也浩

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升上祝皇帝萬千萬歲
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
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
寺監之職拱於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
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
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
形自京師而環衛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
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
內平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於下
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
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
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

北在是而已且旣以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
始自庸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
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
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
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

吳元美

商無私兮日監在茲

勾漏山十洞記 并序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
得三焉南都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
舍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峯千百皆矗立特起
周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之足
跡半天下所閱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
愛而不可失列爲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
想其內外所見者亳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
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

安可繪畫也

靈寶觀記

度西山巔涉落桑江豁然平川曠野中石山綿延
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右勾漏城也距
今邑凡十里擧峯屹然如中天觀闕旌旄棨戟武
庫五兵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間行者皆愕驚不敢
前領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峯千仞獨以一

杜擎天三朝宸奎閣藏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
南漢始更今名殿庭皐隘門徑荒蕪碑碣可考可
詢令人慨嘆不已然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雲
物輪囷真靈仙所宅香火酒掃雖無人而奎壁照
耀雲漢昭回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絶無
居者豈仙聖之意樂閒曠厭囂煩故不欲塵井畜
牧之混其所也觀東百餘步臨大道傍有龍湫洞
披荆棘而入俯伏跨跼測淬幽閟冷毅毛骨村畔
云神龍所蟄伏勿以瓦礫投也直觀後二小洞南
向者曰太陽右洋泉北曰太陰淡寒不通然
名最所稽第恐俚語以南北分陰陽耳故附之書
或有知其詳者

寶圭洞記

縣靈寶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如倚屏門闢象魏榜
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
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峯回環如衆
星之拱北辰其魁磊而秀偉者如冠弁圭璋之列
侍其挺特雄毅者若支干劍戟之森衛也石室中
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室之東爲寶圭洞雄
偉壯觀秉燭而入有丹竈臼几盤甕碾曰皆石乳
自然凝結而成奇怪萬狀神鼻鬼刻非人間所有
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拳竹夜以行歷甕門三四

重閘閣委蛇燭盡而回翌日棹小舟再往乃窮水
際益廣益佳波光澄明蒸霧溫煖嚴冬如三四月
時同遊者驚駭以爲神龍窟中不可久居乃歸中
流矯首見一點煙如長虹由天表蓋石罅之容光
也捨舟躡梯攀躋而上曲磴飛棧粒黔如瑶階雲
徑小石纍纍如瓊怀玉笋項梓如楊梅荔枝充實
其內不可名狀轉左側身而入直穿太陽洞後山
半而出益寶圭之東攸也其中至日蟠桃深三四
百步仰視高處仍不見頂然蟠桃之名圖經不載
可以盛寶圭之西掖也直觀後二小洞南向洞明外達連棚周遍可踞
他無所考探其西小穴洞明外達連棚周遍可踞

白沙洞記

予生平俗眼未嘗觀寶圭之勝以爲天下極美而
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
履崎嶇亂石間乘燭從竇入俯僵扶伏凡經六七
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
一頃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彩流光大者齊雉堞

小者雜毫芒奎璧交加星宿煜煌愈於寶圭不可
爲量數仰睇之如崩雲如飛幄如棟樑如樓橘俯
盼之如驚湍如怒濤如眭眄如卮阿如鼎俎如遷
豆祝敔笙竽之爲禮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
冑之爲兵戎具者如杵臼犁軸銅器甕盎爲農庶
家所費用者如塔像毫案幢幡鐘磬爲僧道居所
嚴設者如齊綺吳紵霜綾霧穀其文彩鋪張於檐
架如蚣蝀楚璜圓環方玦其雕琢堆壘於府藏其
朴如質梓土鼓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嶺萬壑不
可殫盡或考擊之則鏗然如洪鐘轟然如震雷風
然如長風吼衆籟冷然如飛泉瀉幽谷介人神思

飛揚形容不遠但索筆書口勾漏甲於天下而此
洞爲勾漏第一既而俯視之於下有洞井數十皆
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白益坎離之交白然
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
粉道人云春水滿谷而砂始凝採者宿於其傍候
凝白浸漾乃可取間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
事者以厚貲募少年乘索懸而入下方至地聞霹
靂一聲若數千牛吼然少年驚仆久之乃蘇以爲
遊觀者之戒自旦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饑
乃側身由小道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傍羅遍遍
怪怪奇奇間架窿延幃幄參差下闚齊房上聳觀
閣玉精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四顧則飛簷峻宇嵯
峨峻極若過清都閬閬之下前視峯巒拱對列侍
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入曰洞當從後門出益
古來謂此爲後門至是予大笑曰何倒置也凡居
其間有正堂在其中列舍揖其後今此門高數百
丈與五層樓相似麗譙翼然內外朗然自庭徂堂
高廣數丈如之何其後之也遂令置棧磨崖將求

出白沙洞門而西左有皆小峯相對山北平曠孤
煙落照茅茨竹間始有人居曰道村其東南諸
峯間見層出寒松古檜翁鬱香藹有洞掩映其間
曰韜真觀中有石碑記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
及今近二百年醮壇道院故址盡沒榛莽道無不
可行予至亟令火而焚之課僕從葺茅齋一間爲
禽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覺洞前山川
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林相對大冬
亦温凝下積硫磺氣而然其一狹而長捫壁度穴
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
重如層樓複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
亂石崖立絶如人家假山有靡麗如羅穀者有雕
鏤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玉有漣漪如淵波者其

各體異狀亦多怪也讀其碣云巖洞多嵌空或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陋之曰大為洞小為穴凡石以嵌空為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哉今俯觀者如綺疏藻井旁通者如甕牖圭竇凹者如圈如門凸者如磬如蓋陰陽閤闢呀天穴地豈不奇哉乃實而夷之使皆不覩見造化之全巧頓不惜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茲觀當夕陰之候名絡橋道備薪火尚有可為其當物節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詈雖雞犬不得寧個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遂止不復與語他日復來勞以酒食矣指視旁一峯

之劍如翼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象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虛業列羽如壇墳之俎簋尊登競巧效奇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不能琢削雖龍衍之辨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藉虛孕秀各有洞府但不能得其門入耳村甿陳訪者頗曉通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久乃曰官客來遊吏卒有追呼之擾名絡橋道備薪火尚有可為其當物節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詈雖雞犬不得寧個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遂止不復與語他日復來勞以酒食矣指視旁一峯

曰此念經窟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去跬步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由空穴數重至其腰有巖深廣二丈可坐臥外闢東野如觀畫圖循緣蹊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峯頂而出凭高遐矚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冷然御風之態既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衙洞也復隨之從穴而入其峯勢支分派別開拓旁午紆餘屈曲如列衆柱而成室屋南北東西路脈交通火光四燭洞煥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者皆瑩如玉燭如銀也有潭碧色或云每枯旱時

雲氣中蒸上徹霄漢如薰爐如炊甑雨必立至雨

止則四風颯然棄簪而入蓋龍之升降也予謂此
峯上摩天輪下控地軸其中洞然凝結如玉色而
名曰念經窟觀衡洞皆不雅馴更其名爲玉虛洞
云

巫山寨記

玉虛洞之坤維得馮道士石窠而望之天地設險
隱然鐵甕城也其臨然當前者排衙也洞然旁達
者聊睨也嘵然下墜者超越也翠然上聳者烽堠
也拂雲而鉅指者才藏也射日而森布者干櫓也
屹立而齊整者守宰也踞坐而掬劍者主帥也行
列羅拜跽而遵馮兵卒圍一大旛

蔣逮門則橫庀陬何風松鳴杵烟蘿張幕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
中規圜二頃絕壁千仞有二峯四廟一圜接郭
連郛前植樓觀後時香爐左拱而俟右倚而趨其
色紫翠間以尖峯懸崖卓犖連蔓曒屹怪奇可駭
可愕踵揷重泉頂摩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
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還曰
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仙宴座壺中日月長
處乎不然則妙嚴圓梵大士如來光明藏也遂規
地薙草列石環坐且仰而嘆曰彼馮道士何人乃
託名於此而易名之爲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記

玉田洞在韜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
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傴塞難行獨
由中而入路分三岐右則坎阻杳黑左則虛明爽
快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
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爽通明可以偃仰其背
乳則玉石流光悉具物象緣石棧行百步傾身而
入乃至玉田其田數畝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
平其膝畔皆勻縮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
皿所爲其俊有花斑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
皿日用銅銀爲飾造化巧妙頃刻遂至於此安可
以揣摸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

竭不減氣常溫和蓄萬乳所融洩耳越疆而東其
竅多鍾乳垂而四五寸者光采燁然時可採取舊
曰石田予謂石田何所用之此正仙人種玉處遂
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
十餘仞其拘中渚蓄湛然如梭藍澹黛鷹風不動
橫廣四五丈深莫測也篠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
守鬼護其北流爲一池中有小島嶼狀其南則潛
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入此似有
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盱陳訪所導疑訪尚有隱
秘處然遊觀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土人
好事者亦往來山間三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予

觀覽之勝其鑿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踵至晨
夜囂呼擾及田桑則作俑之罪將何逭之既而自
覺曰嗟呼簞食瓢飲芒鞋布襪曳短笻探餓虎之
穴與猿猱爲伍世間嗜好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
爲此來乎

普照巖記

普照巖距縣治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唐
時有草亭於上蕪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說遂
到其麓從者服高陟剪灌登刑榛蓁然因以免窘
見欺予曰弟焚吾先登既至巖下舌撟色變回首
却顧則四望皆來皐南北門胎盡在足下黃坡翠嶂

與石峯相間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洞數步上通
若中霤然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玉貌立於旁堂
之中簾幙高張筵几肆列仰視則如玉京山紫虛
府變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室內恍然森嚴詭怪絶
特令人毛髮颯然與月夜扁舟於千崖萬壑風烈
水寒無異其中仙壇臺塔低昂交錯藍旛寶幢霓
裳羽衣皆獵獵如龍天矯如鰲鼇鼈如龜趺甲如
鱗有趾以火燭之鱗甲耀目以物擊之聲響駭耳
旁睇壁間則蟲篆琪碎圭璧成文綠質白章駢花
鬬錦濃粗疎密各有態度不知雕琢之奇繪繡之
工果誰爲之當安僧迎於巖以實其名以傳不朽
可也

獨秀巖記

度普照巖之西長坡巨阪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稍
矣遠睇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
廬狀意頗險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韶
真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
千數人石乳垂上如蒲陀大士像此又韜真所
無者徐升其巔徘徊佇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
廂亦足觀者此益勿漏別峯也市馬往來距邑十
里宜山界若洲人鬱平松游竹塢燕水出沒此異
人君此處倘在中州望上列鍾鼓外來名士可時

刻已乎然遊遨賓主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
此奇勝何忍署耶豈以遷謫之故日懷惴惴憚於
來遠聊將駐旌倚馬傴僂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
有記之而斷碑漫版荒陋中無好事者爲之流傳
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爲偈曰遠
役鬼門關歷仙世界豈敢問丹砂庶欲銷墨竢
此乃寫興而不已者也

金龜山記

圖經俗名爲貢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
蒼蒼黃黃其背穹窿坡陀四垂首戴巨石高十餘
仞簽突出間色青黑且有日吻狀四圖遠近視

之如真靈龜也天下峯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
之像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遍與額不
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
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
上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何如也是山最與勾
漏爲鄰而龜鬧然於洞而故附於圖之末

楊萬里

萬象閣記

衡湘以僻在南荒逆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
故天下有山水而德潮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
水也然其間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澹巖
在邕曰虞山廉在湞曰猴山其尤著者矣當有百

望九疑北登猴麓是數者固奇矣而其他深林寒
谷窮崖怪壑蓋有名不著豆於九疑猴麓之班而
其美不減不加也然則前輩之蹤跡於衡湘間果
皆徧耶山水之不立於四通之衢者果皆無奇耶
如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而遇也其無聞
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參予之所見
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皆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
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閣樓之窶而觀
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楠之腐壞者與其窓戸之
陰狹者周以閘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
堂也則廢以舊牙而重飾之前有菑地去其積壤

而住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嘆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亟貲不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閒旋於其間闇暗變爲光明使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亂迸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終於廢壞而已耶因有予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樓且爲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

一路之郡邑亦廣且遠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悒與夫利之所壅而樊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爲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餘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也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爲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劍人名邁予則

張栻

廣漢張栻也

韶音洞記

由庵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之下有石門可窺入其中則虛明以長仰而視之石夫人僅尺許色清潤可愛瞰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皆是也行其中十餘步望北牖清江橫於前下臨深淵所謂皇澤灣也始祝既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爲之記俞工人度山之基磨而鑱之偶發石而得斯洞鑿其下石之齧足者窮其北林薄之翳目者而地之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洞蓋淳熙三年秋也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向廡之外少西有地隆然而高爲窓可以豹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小卬平廣爽塏江出於後凡村之山環而保出者

悉獻其狀作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之亭於是洞之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以從容而游息焉嗟乎有虞氏之德其盛矣以加之所以爲盛德亦盡吾心之所同然者爾是則帝之澤流洽於人心固將與天命並行而不可泯夫何有古今之間哉後人徘徊於斯地還想簫韶之音詠歌南風之詩鼓舞而忘歸也其亦庶幾有以興起乎遂書於石

甲亭記

張孝忠

湘與灕分百有二十里東合灌流而羅水又從西

北涯郡有峯巒極嶺屬其陽望之若無所容其足也城西行二里許稍迂數十步巖壑天開覽勝深靜遂得蘭若之勝由殿廡奄東上斗折再三側立陽崖有地方不二丈竚立而望則三江之吐吞萬山之嶙峋皆在其下烟雲杳靄飛鳥滅沒可觴可詠使人忘歸真清湘之絶境也爲作小亭以甲名之王黃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爲天下甲此亭皆具焉余甲寅夏初官是邦其明年冬始與賓客徂豆於此君無何被檄去郡而余心樂之自不忘夢寐斯亭也因記以名之更刻碑石以示不磨

玉髓泉記

磐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磐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逕磐石而磐石之下亦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平如帶湘山右據崢嶸超突十步一巖五步一竇層見疊出磐石之石也生於洞穴覆以欽嵌色青味甘響揭江潭者磐石之泉也余比政暇嘗遊斯境魯而徘徊淪流萍源循涯導津有涌而澗有溢而盂有澄而泓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址爲亭據衝要領晴暉坐挹江光石乳酉照徜徉左右拾騷吟於林壑訪釣隱於烟波超然忘歸益逸興之四集也客有踞泉上問余家閩會巨濤沃日之紅澄瀾際天之碧既倚巖而熟睨歷江淮抵燕趙太行之峻特黃流之奔猛抑又接於心目乃愛是焉何也余曰泉亦多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有井之泉有谷之泉有石之泉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也險止亭行山也洌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所謂太山之雷晉人所謂振鷺之瀑石之泉漢人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又當楚粵之通衢濫容井德毓山之趾出知所適三江會淼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余之所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

思賢堂記

淳祐十二年春作思賢堂夏日至堂成思賢者孰謂盍唐肅宗時有若元結次山代宗時有若王翃宏肱德宗時有若戴叔倫劝公順宗時有若韋丹文明而我宋建炎則有若王次翁慶曾此五賢者治官之實吾能舉其槩丹以訓耕織興學校濟貧民自鬻者歸之築州城十三里開屯田二十有四所事具見循吏傳結身論益方綏定八州翃殄賊寇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遠暢史臣大書不可磨也次翁纂元結爲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

科率二奏刻之石其言曰庶不墮元子之政志尚如此治績可想也吾乃以思其人求其心推爲政術積爲治行吾志也堂之東房有三曰內省資拙才劣不能寡其過故省躬而自檢也西軒二其一曰樂山因容曰延老見老者於此而問政也其一曰樂山以取義也山高五百丈延袤千里巍峻厚重正志與我同耶勿改可也其異耶改之無不可五月朔日書

之乃書

浮金亭記

元費宏忠

余觀古藤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經其下錞水湊而東春木既溢秋波未消自川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璃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遇目成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亭在今東山李衛公祠前宋紹聖間蘇東坡遷海南艤舟登眺舉酒賦詩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江寒日日新蓋言其江山形勝似天竺雲山江月如錢塘使人胸次灑落殊不知瘴鄉之爲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廢矣山水寂寞草木堙鬱亦已久矣泰定戊辰春龍江秋山孟公主簿鎮邑越明年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間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僕浮江而東及暮渡江而西秋水潦盡月影在山江風徐來江月相盪秋山頎曰此非其浮金之真體歟於是引棹於江之濱據湖牀而賦詩有淡光射潛蛟細細波浮金之句僕亦有月光波影自溶溶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之夕也得非與廢有時邂逅今夕秋山遂有意於此矣他日追索遺址以其路嶠曲不便騷人墨客之所登覽焉孰山性廉介好山水緣有古人之風併見一泉一石必徘徊愁戀而後去及至東山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準亭對倘君山

俯長流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比舊址尤嘉誠爲此州之勝遂相率居城上夫搆亭於其上亦區之曰浮金雲烟沙鳥風帆浪泊變化往來氣象萬千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罷辱憂畏之心果謂癯鄉而已哉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天竺同一勝槩云

遊聚仙巖記

明蕭雲舉

蕭子以宁寧歸休雅抱山水癖聞永淳有衆妙巖與時雲間董元漢氏錄比部郎忤相以嚴譴居邕曾爲斯巖撰記咨咨鑒賞吾輩紛斯榆斯直盈盈一襟帶水而絕無寓目恐巖阿見笑薛劣含羞矣

戊午春同門人劉晉生從弟允佐中表朱仲南習形家者熊子元祚襄櫂治具操輕舫陟秀峯過冷水渡灘瀧暮宿樟村渡龔旦抵伶俐江已刻繫纜滕村之東泝距淳邑乃二十里也自江至滕村健三里許自滕村望巖將近余賈勇先登舁而行諸子衆褰從之繼時山谷谷狀連離交錯馬首一峯蔓草荒藤若封蘚合意得無類武陵天台諸幻境予擁蘿而上穿竅中門如奩門顏聚仙長興也竅計二丈許深三丈約容可容百十人中一石距地首頗昂背突小峯刻級而上有磴道左橫一平臺如俞狀可豎觀音大士座洞門之左懸數級類丹如棠如柚如指尖倒筆潑白橫綠細鱗微紋俏幻不可纔指石傍一徑始而入殊隘行數武漸寬秉炬燒燭琅如雪山玉樓透迤中行一石柱撐天門其平而坦者名曰現臺峭而玲瓏者名曰玉龍有白鸛鵲懸啄如攀龍狀綠龕以過曰二天門中道寢寬一石仰顧絕似犀牛宛然具頭目蹄爪上懸一石圓白似鏡瞥鏡俗呼犀牛望月後石室有二孔竅通明似天窗室之左曰三天門更奇譎駭觀徑之左有窮深而長水聲潺潺似藏異物令人不

敢遍視三天門之外有石室三路轉平且廣橫起一臺如海中蓬萊方丈若蜃樓若蛟室若月宮若天都此中大石有心小石有竅一望晶光似雕鏤綺芝懸龍立象行人鼓吹其下直恐鴻寶光怪鷩動蚊蝘毛骨不寒而慄爰命酒人連進三觴微有暈色又進之折腰而過清冷洞水上下夾一長壁僅長丈許中間龍文烏跡細書若形如水環溪篆工極鋟畫若名龍氷銜聯之深入無旅好事者云若有五丁拔出可作荔枝池誠美之也然人世中舍木人日與之周旋行者問路此多水恐如不然則故道雖覓乃卻步穿一狹竇

瀉江雙獲銅鼓記　　樂明盛

天啓乙丑仲冬余本學正檄自庾遷海道韶石陸翁峯閱九疑記歷蒼梧而入瀉境余詢此爲何地長年曰前即銅鼓灘也余曰昔晉齡時園淚過史馬伏波征交阯舟經入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此非其地耶舟子曰然數年來已復矣未審今置何所以得此余細圄之身阻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倚埠上部似鼓下懷無底腰觀面稍縮而編懷多菜文紅女繡制所不逮余手

叩其磬錚錚鏘鏘抒擊其面瀜瀜鼕鼕竊念古有七敲三搥法惜無傳而硿絃莫諧韻時久加許花紋制角內無損蝕信神物耶又數日而登觀風樓眺望白石羅簇思靈之勝邑博袁君鳴謙復指一器示余曰此異物也余昔任茂名閱此地獲之蓋自伏波時沒而今現余曰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耶何形體同而茲厚稍窳也曰是也君知其同未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勤土得此其日銅鼓灘漁人以網絓莫舉因入水而摸知爲器矣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古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呵護宜歸之

聖神遂以質全文備出自灘中者盛文廟中而啓

觚差鑫出自白石者置觀風樓兩者寔完異而形同聲同汶水河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乎模心質直令人神遊三千載而上矣昔東坡蘇氏以秋底作九成臺自稱玉局散吏喜爲之記余謂其器洊名而亡其器也今兩具溪泯而明現兩失而同現人亡而器存好古之士樂觀其現詎不與商奭周鼎共珍爲宗廟器乎夫日月寒暑風雨晦明施於天地間而郭子棊謂其未聞地籟今人聽於漠天顯於今如寒暑晝夜遞伸是天籟叶地籟間於炎帝鞀鼓也管磬鞉絃也乎昔韶作而鳳儀獸舞韵調而馬仰魚聽今天使有形有聲者顯祥異於茲梧之西而聖天子履中蹈和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韻雅載作俾魚不淫鳥不獵獸不狘人情不失我明媲美虞周跨軼炎漢始九成中之重器也歟伏波有知乎爲加額予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作矣歲在丙寅履端上元日臨川樂明盛記於蔣州公署周君禮大庾人相與校鐫袁君鳴謙樂人喜觀厥成名得並書云

柳山飛來石記　　周宗正

予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

談甚悉云自羅浮飛來予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
即有神物挾之以飛亦未應若是其遠況羅浮之
石嶙峋南游之上不下千里區誰能歷其地而驗
其飛去之跡果與此石度長短大乃知其的自羅
浮也石而飛已可駭愕而聞飛自羅浮則愈怪誕
可疑矣無何西山陳王客盧峯陳黃門二先生招
飲衡紫堂酒半具言柳山書院壬寅四月七日午
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
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逮時日無幾殆非傳聞影
響者比予方疑湖山飛石而傾有此即日偕祭宗
之日以為五嶺荒服不同於他邦百蠻獷俗不可
使觀之見其形狀頗具高三尺長六尺

其石質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為排安亦不若是之
湊合而無牴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
暝雷電大作初未聞擊歷震聾聲而霽雲收忽見
池中有此石也愈亦奇矣

藝文

歷朝

序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御歸上都序

唐任華

桂林秦所置郡也南臨大池東枕滄溟西馳牂牁
北走洞庭地方三千里帶甲數萬卒實五府一都
會矣連帥之任朝廷難其人往年命御史中丞張
公公號為稱職去年又命我以佐之初張公受命
之日以為五嶺荒服不同於他邦百蠻獷俗不可

以獨理乃薦武功蘇渙自祕書省校書郎除金吾掾
攝監察御史以佐焉渙在幕中多所匡輔洎張公
家艱去職渙統其酒務凜其正色操持紀綱而十
州之地晏如也洎如衡疑衍我公至止觀其迹而美其
政將表請焉渙辭以久辭墳墓不見兄弟已六年
願得生入武關一到闕下足矣公從之或筵於西
堂或尊於東樓或饌於亭皐凡飲餞之盛未有若
此之綢繆者也且予有善公為揚之且予有功公
為敘之予有患公為排之予有屈公為伸之亦何
異脫驂驟於盟車擲秋鷹於天畔乃騰騁難料擊
搏在即亦足以快意矣且爾兄吾兄也爾身吾身

也雖萬里爲別何別之哉雖然不能不惓惓見二相國當爲深陳江嶺安危之體焉料子必見潘庶子因登高把酒而望千峰白雲離披橫在山畔與我睽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思北歸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湟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善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或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紉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到集作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　于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利澤及於裔土美化被乎遐畛是用遴廣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畧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畧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鄽谷鰥寡孤老洎於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視於後凡南經畧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宰始以文學居辟遷之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選器任之重歷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威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冠海孽比境雜處之虞內則有勁戍勞師流散輸死貨貢之閒至功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游惰鬬汗菜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察寇賊之爲繇因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徂癘以順禁人民之相擄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溫炎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枝幹而啟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

責人用富庶家有儲時敎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
而不汚未常有貨貸勤負而不忍未嘗有憐弛明
足以照通情隱慝而不爲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
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宰枝
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詵府君之曾孫弘農郡太
守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
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弘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
粲良高明而疎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
幾半京邑累執懇劇且登朝車備重臣賓介之職
居大府綱紀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司之貳復爲宮

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是州恩結於
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
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訓之春秋
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
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爲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
之曰帝念南方廻界蠻夷人新破荒歲或勞師屬
之於公俾養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
宇我惸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敎化被以威
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
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羣族執不蒙福播爲頌聲公
受百祿形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刊石垂休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酋後序 柳宗元

觀望者觀其隅隅之魏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
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
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
惣酋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
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
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於天子天子惟士之求
爲急杜若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漢陽吳
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
故於是乎序焉集無
焉字

送李才叔之柳州序 宋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
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已屈指計歸日又咸
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
頗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
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
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
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
敎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錄京師
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
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

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閑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人居之心矣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蒸蒸漸漸令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顯然遒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顯然遒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才叔而已才叔久與其兄公朔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才叔爲柳州公朔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遠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序　元　李存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至正三年秋八月上饒祝君由湖廣省掾史經歷廣西潯州路之總管府其門人曾某請夫能詩者皆賦之以重其行而命存序其卷之首曰嶺海之間其物產蕃侈其民愿而頗其風悍其土地沃肥其俗信鬼而尚以輕古今必擇才有德者以臨莅之畧小過而尚

大體因其俗而爲之理也苟以爲要荒之服而鄰夷之則非矣夫熊虎之猛也柙而調之可使與人搏而嬉也禽蟲至蠢也食而教之可使爲人役也況我朝禮樂教化之所漸被殆百年於此而其地之名人秀士亦往往輩出今祝君又以詩書之習任一邦案牘之長然頗閒案牘之間情文不相稱者有焉夫情文不相稱則誣誣則民玩民玩則易犯法易犯法則獄訟繁獄訟繁則聽斷或有所不詳聽斷或有所不詳則人不服是故春秋之義在於刑當得其當焉而俗理矣祝君蓋有學之士爲同門之先進教然願用力於當世者而朋友則又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明　方孝孺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

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
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
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
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敎之大而國家之
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
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功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
矣吾之職不敢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
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援擢任
內廷承遇者三年今蘇左遍政爲廣西布政司右
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
發者也於其往道其樂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予觀牧長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
不齊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於傲惰
敢於鬬爭而易於刼奪蟲蛇毒盤草木蔽翳寒暄
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
難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猺
獞苗獠號爲好亂生事拔服不常者無不皆然聞
有得中州人士敎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
道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
爲若猺獞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

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立之師以敎之順其俗而
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率而歸之於正寬其
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
制其豪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
州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
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
未得其道歟桂林爲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
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
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大學生出
爲縣於義寧義寧與陽朔接境也義寧之民至今
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
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
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
以中州之治治之也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何喬新

余與錢塘沈公克勤相知舊矣始余舉進士公已
爲夏官郎中賢聲奕奕聞於縉紳間當是時士大
夫所推以爲端重老成練達治體者公居其一焉
余意公昕夕且大用未幾公遷憂愈論滯者殆十
年今天子嗣位首選公舊職尋陞河南布政司參
政駸駸嚮用矣一時巧於進取而受知當道者或

未一考而遷甚者一歲中屢遷而公恬然居汝藩踰六載未嘗一毫妄意於義命之外惟夙夜祗慎以修其職業而已成化丁酉秋七月廣西缺布政使詔以公往踐其任公既拜命將行凡與公好者竊相語曰方今岳牧之才且良如公者蓋無幾登之臺閣可也使之宣撫一方可也顧乃任旬宣之寄於炎烟瘴雨荒遠之區豈公短於求知而宰相不足以知公耶余解之曰公之不妄求知則有之矣至於宰相以甄拔人物爲職豈誠不知公耶顧欲屈公以撫遐裔之疲氓耳廣在比年以來嗣蠻窮猿窃弄干戈戚戚橫於野草元鳥巢於林木禾黍之場鞠爲榛莽之區八桂之間蕭然者十有餘歲矣鳴騶擁蓋往莅其地者不知其幾奏大藤之捷上平蠻之頌莪然耳目之觀者蓋有之矣而蠻獠益橫吾民之病滋甚聖天子賢宰相惻然傷之思得老成人以綏靖之以屬公焉是蓋爲吾民計也孰謂秉鈞者不知公耶公行矣而不暇爲公計也登桂山之巔泛灕江之濱低徊瞻眺追想九齡之所以安嶺嶠南軒之所以撫荒殘而思媲美焉異時氛祲既豁烽燧不驚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畝椎髻幷裘者稽首以服皇化而昔之疲瘵者誰歌至治於素磬刺桐之間吾知廟堂之上益信老成練達者果可用也臺閣之選舍公而誰哉遂書以爲公贈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余讀韓昌黎享羅池文嘆民之易使不獨內地然也夫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者而柳民能之雖子厚政善所及而其民俗之美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作邦也寥寥數百年其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循官者多矣柳民固不負守而其爲守者獨不負柳民哉夫柳去京師幾萬里在西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爲吏部者夷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爲其守者夷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已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盡心於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求知也朝廷子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家宰屠公爲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以戶部郎中李君邦輔薦於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謹然邦輔方且延賓客會故舊日講畫治柳事不輟侍御黃君鳴玉邦輔鄉人也問遇予求言爲贈且

道層公用君之意在攽柳州之赤子不得孚於慈母也謂邦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益簡而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潘郡莫敝於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爲守於他郡者誠是也然此所謂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者不盡安其生而亦使如柳之昔時乎雖然屏公之所以賢邦輔者特以其舊占之亦以其名收之也因其衛以圖其新顧其名以謹其實使公爲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

郡之皆得賢也不無有望於爰行以爲之聲

送太平府江君序

唐順之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廷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郡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於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與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同與交人無以異其聚窟於阻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於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徵上之貳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

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發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簒人役也其左右之劫於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歷交人之曾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譬指潛形書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

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簒賊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行遊紀聞序

國家混稜四抗統一寰宇際天所覆悉主悉臣溪山嶺海之區凡回顱方趾編髮椎髻者以億萬計

莫不稽首奉琛歸命天府皇祖各仍其舊而君長之俾世厥土二百年來請傳襲守職貢供調發奔走從事幾日臣矣顧豺狼之性易怒而難馴豕突鴟張間歲竊發當事者恩威剸壹少失機宜即剽掠四出流毒千里以至下殄民生上墜宵旰憂國之士未嘗不攄膺興歎焉古杭田先生汝成者當世大儒也由進士出官廣右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贊畫凡兩閱歲而後定廼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者以次錄之命曰行邊紀聞君子曰是足以宜今而善後矣夫紀地利則負險者失其憑紀宗系則考世者得其據紀狡僞則羈勒之防宜慎紀禍亂則臣圉之守當嚴紀撫臣之建立則勸懲備紀纂工之贊議則聚策舉紀將士之戡定則示威遠紀幅員之寧謐則爲慮大觀者不待考圖按籍而制變防微之策固已了了於目中矣夫廣右之夷思田爲最大斷藤峽爲最險雲貴之夷安氏爲最驍騎持勦議者固已難之矣然奪其險隘離其黨與植其宗以爭之官其貳以疑之扼其要以疲之撓其耕以饑之多方以誤之選肆以撓之設官坫衆以臨之嚴兵蕭令以懾之先生之策具在也按而行之彼固無所用其大難有崇山峻箐吾將徑搗之何用駢戮昔太史公之

紀漢事南越東甌備列紀傳矣至西南夷之叛服尤致詳焉而皆爲論著矣趙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績益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成之長慮哉先生綜聖學具史才值隆歲之會受贊圖之責遺時遘變功成於指顧之間退而述太史之意以光令圖續充國之術以廣後變其爲國家長久之慮至深遠也顧當與稗官野史賸之前據爲私實將持喜經濟大畧得茲帙於十載之後此以贊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爲計矣廼出而梓之以公於天下俾籌邊之士永有鑒焉則雖

請綴繫組何必爲古人之盛事哉區區越俎之餘
忠世必有諒余之心者矣遂述其意而僭敘諸簡
廣右戰功序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楫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
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樽陳村寨
賊黨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
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會前
趨淖刼公一會鏢而左一會刀而右夾馬一會發
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衊刀鏢離
頸寸而過刃着於鐙鏘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　藝文　十六
瘡左拄弓而右掣刀斫刀會於鐙間斷其頓車折
齒瘡弩者恂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
既連斃三會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會讓後騎而
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靡而入會追兵戰於管中
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膂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
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皆伸頸而
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還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
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
伺使熟貓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
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獲者數人以丁嶺
之賊告遂率以導巢而熟貓亦以公斬閉隘告丁
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會會騎
而走厓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會會
泅而逃蝸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
相屬任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陡不可跳乃
尋路從公則賊近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
斬數十級而還旁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
告公弁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　藝文　十七
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
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跳梁可海也蛟龍灘澗
成列而濟梁攔圍矣吾欲奪其澗而殺之狹令製
旗軍中無尺佗伐岸竹拂竿而縛篾以爲縿頃刻
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麾卒數十人守之然柴
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
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聲於中洲以
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激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
有會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會人
騎皆踏洲上賊幹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
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
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
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

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蠻順岑璋猛婿也取猛柰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親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柰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阯曰猛走交阯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曰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人猛勁兵盡在工鼈諸將死護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鼈去工鼈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催打白齋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口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鼈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纔出工鼈背插旗爲號責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郤麾而進又郤公親斬郤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鼈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旗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驚曰天兵得工鼈矣潰而郤猛軍見後陣郤亦囂而郤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躁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鼈破窘急欲走交阯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隘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大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慫猛圖潛之而愚遣其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愈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

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
兩曾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
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曾坐受縛矣
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曾公
多與其謀因薦公爲泰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
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
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疏於賊知府鄧鉞間出城
督中其脅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
又疲不足使公爲泰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
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故傲所擄殺人畜最富巢中

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
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陰其入
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
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於是百戶潛
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
入巢爲援即至聲鏡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鬨鏡
聲亦山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
級賊不支然尚橫鶩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
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勝告公公
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
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調

日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泰將老沈
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
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
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雜間說
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
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
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
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
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譙始知柳州兵之能
戰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

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成柳州柳
之有成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
中黠吏民多爲賊謂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動色
情性賊在溪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鷹剿
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
備或伏巖藪伺官兵蹤之或先徙妻子爵聚於鄰
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
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
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兵虛
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不當而所噬
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

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賈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君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咸喏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絶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鏡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遺心腹人爲旗頭引諸

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蹙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巢以俟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買賣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人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而問詗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釵簪其頭又命請妾婢入銀釵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寒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點巢白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倒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成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波之以所得珍果美物詒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伏伏心竊嗾其夫使報賊巢已入府得珍果美物嬉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若等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來雨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答爲繩縶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窕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窕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

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擊賞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擊賞爲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嘗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獵檄之曰若柰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擒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矚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矚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劃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曰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劃目者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劃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劃目者劃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鈂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劃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功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邏逋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卒日多賊不能檄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斫血瘞以死或餒竊崖谷公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宵之夜擊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舉火鋭以簡貯火衣毯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舉鋭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儕而偪伏土山頂兒啼女叫往往寒凍死或餓墮巖石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鋭明日諸巢所使爲訶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則囚已更相怪咳已而訶之城中人則老沈囚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鋭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率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

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
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牌者也兇猾甚先是瞥七
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
逃獞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
已與三層賊往刼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謹
佯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佯賊妻子盡以與
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
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猙獰入室恐諸
婦女作欲搶狀公佯挑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
三欲以深德諸猺而潛使諸猺間之以繫其心
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忍汝但得

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令
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
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去矣已而怨相詈曰
咄扶諫非汝娘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
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
他巢阻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
迫吾且爲公綴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
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撓扶諫曰還我
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椎有
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跪相與計曰今官
府虜吾妻子而窮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

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攜失三印得
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
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間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
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
吾怯於兄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
猺論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
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公可遣三十人至
巖間白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遣健卒十五人賫
而進之曰得扶諫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
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

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蠆粉矣至巖間中果
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
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
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
扶諫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
易扶諫以歸剜扶諫曰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
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
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聲然不敢
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
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
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涸溪水沒者六人公

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
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
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
岑金之變初思府土官岑濬叛破詠而立流官
以其酋二人徐伍韋貴爲上巡檢令掌其兵各萬
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卓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
間比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
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
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
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
小主也諸酋咸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

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
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嚮應者
勢恂恂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酋者無所歸乃率
其黨千餘人請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
倚打手至是酋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
賓州酋入言於公曰酋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舉
金之危思恩未服慮酋之去裹脅相扇賓
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酋應之去裹脅相扇賓
州危矣賓州危則鬥陝哽四陝哽則廣右盡騷而
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嫚
色好語謂酋曰汝弟往我襲征田州調兵鎮安時

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酋聞是言固已
刺心公因叩酋曰聞鎮安執縶金甚堅何因出乎酋
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良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欲以深動酋而呼酋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
欲官必毋殺人刦城任汝自爲之
金能聽我言可以脫諸我及諸上司唯唯公遂
與酋銀十兩而以花豹方褥之納酋懷中爲我寄
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酋曰金
矣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酋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
焦僉安能辦此公笑曰吾故遣貢金耳欲得一
紿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酋出公又呼還

謂之曰我幾忘之葦費徐伍素仇汝亦仇金可善
備之無墮彼計也酋唯唯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直謂
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
門門者懼而報公詰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
何不內視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
與酋及其親信二十人皆喪甲見公公曰金來乎
酋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
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
汝得官且忘我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
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

乞金賜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黜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卖情未熟一語蹉跌收突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徵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猶之五牛酒五十舁又明日兵備猶之如公公復召諸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伍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諸可無慮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妹卖金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揮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詭兵備先往審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伍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上官裝衣青衣雜揉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伍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柰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

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忌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幾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始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衆行金所攜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取衣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很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鬬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鬬金也在思龍驛忽報輦徐將萬人在陽以迎之按而陰襲金金警而逃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輦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何而輦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曰岑金耶汝尚不

知死貴伍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黎將府則貴伍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遣貴伍衆而後圄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酋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酋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酋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

汝獨返勢弱倘貴伍伏人待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酋偕至柳而酋偕返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劍臥然向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黎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將諸大酋其五六人從金而酋所部打手百人圍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

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黎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伍逼意常不樂令無事矣何不痴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酋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酋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酋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酋取紅紵衽酋酋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酋大駭泣下曰酋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誅衆乎公意又欲以娩酋於其窩也酋懼不能言其窩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酋奏功矣因見酋於巡按巡按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酋曰所誅止金一人酋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於路中日夜蹋蹐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寤而撲殺之思思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欵酋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鬬而主受其斃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爲一夫而後

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箕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黎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訴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溥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讒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噪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來返時孫黎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寄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澗未嘗不來其來雖槃猖宿惡未嘗輒收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黎將千人乃不如沈黎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黎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

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貴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貴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樂賊不能前左江孫黎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爭剸股公先時訴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豹剌脊頸繫鐵鎖爲之代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一人無所施乃簡貝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益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瓊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獨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日剚剚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爲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惠哉

戡定古田序

呂調陽

御史中丞殷公平古田捷書至天子嘉悅晉公兵部右侍郎仍撫其地賜賚甚厚金幣甚遝詔陞古田爲永寧州吾粵父老子弟得免剚刃之害室家胥慶介書京師謀所以頌德予方檢校國史見成化初年大藤峽賊猖獗入梧州城執縛憲臣越窘而去朝廷震怒命襄毅韓公開府蒼梧討平之嘉靖初年思田餘孽糾八寨賊爲應囚其守吏雨江嶺動先皇帝詔起新建伯王公於家討平之二公勲

烈勒在芸閣光昭無極嶺南人口其行事尚津津
乎其言之也迨今古田之師稱得志嶺外者三衆
矣夫古田桂林屬邑去會城百五十里而近數十
年來獞獠據爲巢穴吞食旁近諸邑過也益二廣在
抗然持論爲討罪計者則憊噎之過也益大司農嘗
弘治正德時兵甲雄他鎮又帑積克溢大司農嘗其
請輸以佐北邊及貸他省供費者率鉅萬計當其
時挾兩省全力臨古田直探取巢中物乃一衆而
烈衆覆軍再舉而師老財費說者比之喉癭不敢
不治而必不可去者也陵遲至嘉靖末遂越會城
封藩帑戕殺方面大吏磨更酷於巢日鄉薦紳兩

中丞張公殷公侍御劉君先後建議奏請設重臣
爲必討計是時東粵並海諸郡倭寇內難蔡糾不
可卒解兩江土司兵疲於奔命益策騖難使軍儲
匱竭不足奉戰士至請內帑給之時論咸謂二廣
兵食視昔大詘顧欲爲昔所不能爲非計也予曰
兩粵輔車之勢必東事已而後西圖矣獨失古田
即羲寧永福且淪胥以沒誠得其人任之何憂兵
食罔謀之太宰楊公謂欲設重臣無如殷公者楊
公然余言乃以爲請天子遂命公專西事開府桂
林公至則請徵還川浙舊貸檄兩江土司整兵待
報狼兵故多虛籍濫餉且後期冀可窕詰至是懼

公威名率相誠如約兵既集公下令賊中曰諸獠
黨賊舊矣然未從攻劫藩帑者其悉貰勿誅即從
攻劫藩帑矣能計獻首惡爲贖者貰勿誅仍給賞
如額賊素怯狼兵及聞狼兵如期至益喪膽俄而
賊中有潛至帳下謀以渠首來貿貰者公厚遣之
不數日果有函黃渠首獻者又數日有僞以韋渠
首獻者公給賞不疑於是諸巢賊鬨二渠投首頗
寒險匿去無關志我軍偵其情氣益壯一鼓遂擣
其穴真韋渠隨亦檻檻闕下正典刑是舉也用兵
十有四萬銀米藏十萬計期凡三閱月先後斬馘
七千四百有奇俘賊屬及創病走匿死崖谷者勿
算全勝大捷費省功倍近代稀遘已故嘗謂藤峽
之役韓公處其難八寨之捷王公擅其奇然襄毅
當開府之初受便宜之命兵衆財給而事得專決
文成捲西省之甲挾兩宣慰之兵本討思田而掩
八寨之不備倒以今日蓋難之尤難奇之尤奇者
也予受簡鄉人久未以復誠欲竣厥者審評者定
奏上論功之典而以館局所紀錄者播聞於人令
天下考信焉故特敘其事者云

奇功牌錫序

萬曆六年春大慶禮成粵右馳奏捷音適以其朔

孫成名

抵關下懷桑震疊皇霆丞赫鑠哉盛矣中丞吳公握算授畫坐收全勝殊偉踔絶余奉命按粤柳慶之墟覩其生聚蕭然輒爲之頓巻慨息益北三諸巢獷悍恣睢爲右江積患已百有餘年於茲矣異時秉鉞者非不欲決策殲之顧盤嶂攢嶐懸崖峭壁元兇大憝蟠結株連必什圍伍攻始足以制其死命而粤自比歲東南舉右田旋戡懷洛不無事矣瘡痍未瘳輒勤徵發力疲費詘民胡以堪矧諸巢距邑治密邇胥正吏卒什九爲耳目少露其謀俾得先期爲備無論扼阻憑危急不擇死即力不能支挈妻孥模楯屏跡潛踪而以空巢委我將徒勞與費而竟無益於滅賊賈勇之夫矢謀之士所爲逡巡而卻盼也公初延衆諸老於其土者率以稱自衒者也奚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以誇詡沖懷雅慶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其人耶聖天子頒殊渥荅元勳錫典駢蕃寵光爲奕結知託契亦千載一時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王休以宣令閫於不已區區邊鄙何足久煩經畧敢余不佞敬歌遹歸之雅以俟

周孟中

廣西通志舊序

大明一統志所以紀天下之事也次而各藩省有志所以紀一方之事也又次而各郡邑有志所以紀郡若邑之事也所紀有廣狹所書有詳畧其勢爲先聲而出其不虞以取北三其未發也如鷙鳥之將擊而匿其形其方發也如迅雷之震而不及掩耳其發之必效也如卻批窾導而奏刀騞然莫不中者嗟嗟亦奇矣由昔西粤用兵宋邕州國朝斷藤峽其最著者邕州兵二十萬斷藤兵十六萬皆竭數道之力靡累歲之積誅鋤雖無算而所損遷自業於屬肆阡陌雖易勞逸相遥奚啻什百也公在鎮三載熙浮沉鑄鋪頁荆疲摩瘵嘉惠元元其靡念注思惟急於調護元氣培養命脈不得已而用兵規便擇利計出萬全非僥倖博勝斬以聲稱自衒者也奚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以誇詡沖懷雅慶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其人耶聖天子頒殊渥荅元勳錫典駢蕃寵光爲奕結知託契亦千載一時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王休以宣令閫於不已區區邊鄙何足久煩經畧敢余不佞敬歌遹歸之雅以俟

周孟中

廣西通志舊序

大明一統志所以紀天下之事也次而各藩省有志所以紀一方之事也又次而各郡邑有志所以紀郡若邑之事也所紀有廣狹所書有詳畧其勢

不得不然也竊觀一統志嘗經英宗皇帝御裁凡宇宙之大古今之迹靡不備載要皆祖述帝王而作誠萬世不刊之典臣民所當遵守而不倍焉者廣西舊無志督憲吳興閔公珪方欲修纂適侍御山陰祁公司員來按歷所至悉取郡邑志付孟中謹遵一統志纂焉不敏弗獲於是率桂林庠生朱鏞等據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未備者缺之首書布政司都司按察司以見三司治而統乎諸屬次列郡邑衛所以見百職聯屬而繫乎三司自餘山川藩府宮室關梁堰墟祠廟學校科目以至人物名宦列女悉依倣書之然其

書是志紀一方之事視一統志差詳視郡邑志差略有所倍也總郡邑爲四卷自漢唐以來凡賢人君子或觸景而發爲詩章或因事而見於文字分爲詩志一卷文志二卷其議論有關於施設政蹟可傳爲決則者別爲經畧志一卷非關於世教者弗敢錄也雖然所書之日固博皆所以示勸懲而已故人物名宦流寓惟書其可法者譬猶山川紀其望而即埒溝澮不暇書矣凡生於斯與游於斯者仰其望而思效焉是方將益丕變而與中州等矣志成桂林守梁鏞請鋟梓遂書此引其端云

贈左江鄔兵憲東歸序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尺寸詔鶩樓船拄材官蕩掃百粵肅清三江於是創邑管鬱林諸城選良吏授金章樹干旌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嘉其地而卉服垂髽烏啄鼠奔咿嗹詎詎不齒皇風之民乃一變越唐有高駢氏宋有余靖氏相繼來吏於茲土其間又抽江浙湖湘中土員材多智白能雄大族姓遷居左江各平衍沃饒之處使自食力以漸化茲民而民又一變入國朝費兩將軍之力勞數十萬之師下東甌路海南諸郡仰震皇威庋奉正

錢薇

朔獻寶輸馨莫敢後踵乃敕天部舉良有司來茲歲月講求變化之方而民熙熙陶陶樂恩澤歌咏帝力而民又一變及斷藤峽諸寇玩視天朝無外之仁負山谷弄戈矛殘賓旅干法度於是姑蘇韓公奉三十二萬之兵拉山塡壑如雷如霆羣凶授首蠻烟蠻霧頓然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皇統天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成乘時跳梁於是陽明王公以新建伯捧黃麻役文武諸力不數月咸棄去刀劍以就縛轅門乃改左江分巡憲司兼兵備糾察醜類剪鋤狐謀使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倚賴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於是民益大變水之

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瀧成之民以飽以哺
役之民以時以來至於庠序青衿各無盜警詩書
禮樂以爲民則三年舉於有司貢於朝以適日月
之光若此者誰之力哉問於民民不知問於士士
不知予乃進士民而詰之曰往時不有兵備有此
哉咸曰未之聞也今兵備爲誰曰鄒公士民乃曰
是則鄒公之力也今公以恩命歸其鄉瑞州行李
蕭然人或色難之公曰吾聞白沙氏云歸來乎青
山瑤我白雲滿座于茲其意與而書送之

古今事遂抱膝撫髀以談世務孰爲天下利之當興孰爲天下弊之當革激切咨嗟思得一職以自建明也及薦於鄉揚於廷爲民社司牧之寄顧嘆曰家之殊政國之異俗勢難齊一如是乎其爲孰興孰革茫然不能一言以及之間有所言也或阻於勢或奪於貨終無可言之日矣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其學也爲已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已余讀其說而有感焉益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已必能爲人也今夫以小民之困敝有司之濫費小民莫敢言而不以小民之怨我何也其來之久而習之熟恬然莫之怪也此程伯子所謂今人爲已之學也有志於學古用時者其於積習承久之弊必有惻澀祛除而名言不已敢貧初心而漫不加意哉今崇善尹何君孝茲土四載矣其積學於平居者深則見於官守者確有惠愛之政有强敎之仁利之就興害之就革審之定而言之中也固宜於是請裁於士大夫余於兵憲李公每以慘念邊圻加惠疲邑得君所諮咸樂共成豈惡久而更易謀惟用傳以垂永久或謂君曰君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君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賢吾亦安能爲不賢者地乎君爲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官苦約體悉民之隱瘼敷之欸識數千言誠得時弊之急務矣余以君之志有成始而其言有善終者可知已以君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已者又可知已謂非素養之豫豈其然耶余叨守茲郡而崇善尤近轄也嘗余莅任之初得君所職而深喜之蓋占欽於首不能辭也噫斯舉也余之志也君之才而先之故及爲士者始終人已之說雖爲君語實爲自勗云

桂林圖志序

國家大一統已盡有天地幅載之地而廣以西負
湘楚連滇黔際海遂而面屬交阯益一門戶也嘉
靖庚戌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
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瘿必不可去而
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載餘徧按
歷諸部時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
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
有源而救之之術當罔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
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
萍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狡非
有智謀斷畧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爵然

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
聲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
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顧嘗思之夫民
繁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相徠之術
寡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譎書又從而蝨
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其
則其勢至於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
其里居與盜爲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
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
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
可廢也然有司不及按稽緝窒縮不敢舉手彼其

不純於夷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頑
搶地其勢不敢控而惟爲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
而挾憤宜其入於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
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
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噬之盜強而
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
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於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
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則不
以爲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
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
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爲盜其山川虛實皆

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爲畏
日殷敲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
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
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
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成堡
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
方鎮桂林時余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余逆也侯
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
五年故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
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
睹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

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鑒鑒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益賦不廢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戮死也雖賞之使益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器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夫豈非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告廣右里戶婦子竝有寧宇且朝廷亦不靡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險要潛製攻圍若禽獨而草薙之則余所謂痏疣其能已其瘥乎有擇乎

歷朝

書

答徐都憲書　劉頒

承專使惠書見勞苦羈人之意甚厚感媿良多僕到梧州數日由賤軀孱弱不習水土舊疾復作不能即夫其技械智器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夫豈非仁人僕不能覓也餘事可姑待獨其中有不容斯須噤者因使還奉復難未見顏色而言其失爲瞥然亦安敢避是名而重貽他日之悔哉僕到梧州桂林

即聞軍前有招撫之議及到此所謂招撫者日益傳於耳相去尚三四驛誠與否俱未可知若誠有之則甚不可也夫猛賊之狡黠童子所知不獨吾儕自作難以來凡以招撫之說而餂我者屢矣亦曾有一言之效否僕知未的者不論如諸公招撫陳二之時此賊已同定約及陳二之黨散去乃公然相背寇掠如故自此又日加慘則賊之言果足信否今賊勢正強我兵正弱賊固不憚我而凌我也賊無憚我之心又且有凌我之氣而尚仍故態鼓浮言於我曰吾聽撫吾聽撫兵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賊之意安知非所謂謀者乎而執事乃

以爲實又日遣人與之議凡戰守之具俱置不講
而惟此是事賊蓋以此弄諸君於股上如嬰兒矣
而尚不悟竊恐墮其奸中其計西事從此愈壞有
不可收拾者況此賊與余鄢同起毒亂兩廣者四
年於茲殺官吏破城池姦虜婦女屠戮生靈不可
以數計其窮兇極惡爲四方盜賊之魁固王法必
誅而萬萬無可宥之理就令此賊實心從撫亦不
可聽而況其奸計有不可信者乎夫城下之盟春
秋恥之紹興主和爲世大辱均之敵國也和之不
可用尚如此今羣酋醜蠆蛆螫不如也顧可降尊
屈已日與之約誓使談者謂與賊和也哉朝廷堂

陛之嚴恐不宜爾執事其審慮之勿事敗而始悔
又聞此賊欲安插賓州治市執事亦將許之誠然
又不可之大者也僕雖未至其地詢之人言則士
著者皆良民也男女以萬計室居龐莽者百有餘
年今忽以之處賊則此曹栖栖纍纍將挈之安歸
池魚有失火之殃林木有亡猿之禍始謂是矣萬
一市民忿忿不受賊價不聽官論料丁壯結寨堡
挺刃北向爲決死抗敵之舉則何以待之吾恐一
癰未潰而又生一癰雖更招撫安救哉況此賊根
結枝連堅無散意而始終執求者惟欲得沿市處
之市民不從之慮又其次也假令市民肯退避遠

引而此賊聚處於其地將來能保其不變乎僕以
爲不獨將來即瞬目間恐亦未可保世未有羣蜂
一房蓋猶一牢而能帖然靜者也此理固明甚曾
謂老練多識之士獨不知之意者未之思耳今賊
騎我步賊久而日猾我久而日疲勢雖有不敵然
兵家不有因弱爲强因敗爲勝者乎亦在乎人耳
況惡仗天子之威靈以順討逆何憂不濟執事其
亟督將士申號令明賞罰奮然爲決戰計招撫安
插之說萬毋挂齒僕病稍愈即束裝前進躬介胄
以從惟執事留意幸甚

與總制姚都憲書

昨承諭以賊少兵疲欲散兵於各府州縣而請命
於朝固善但僕徐思之餘賊雖祇三萬餘人而喻
許二老人陳機匠王長子諸賊酋尚在兇橫狡黠
如鬼蜮豺虎然其餘支黨亦皆梟獍之徒不然斷不能出九死而至全州也此其志
豈能帖然不一動況跳梁馳驟乃頻年故態哉特
因剃殘屢敗之餘勢難遽振故逃入大山爲依阻
藏避計然其磨牙掉尾於暗聚之中未嘗一日不
伺隙而逞觀晨起謀者之報賊復於山谷中時時
肆暴劫殺情可見矣何定封憲等近雖頗有斬獲
然止利於山又不能不恃邊兵以劫其膽折其氣

何者賊所憚者邊兵之弓矢且柳州德陽之勝有以礮其魄也若邊軍一退遠隔州縣則何定等之鄉兵將無所倚特如失左右手賊聞亦復易視之萬一奮其欲逞之心乘我失恃之隙或倚或伏蹤躡而前則萬餘鄉兵難保不挫盖今日之何定岡昔日之何定也往者岑喻諸賊每戰止以數十丞尋驟馬掠陣吾步兵數萬皆披靡奔潰賊岡未嘗以千騎戰也豈獨無千騎雖百騎相持未之見也則崗兵多不足恃得賊少不爲衰亦可知矣由此論之賊已入山用邊兵而無崗兵未善也用崗兵而無邊兵亦未善也若曰此賊不多終不復振姑

少寬而置之則於善後久遠之圖恐必有未盡者盜賊之本性固好亂不得已而入深山之中又飲食不繼欲散其地則無田可力無粮可賞欲出而處郡邑間則又恐爲鄉甿所禁此其勢之難散者一也賊衆尚三萬餘人又有數千猺峯者爲之首且千挫百劫簸汰而僅存者必皆同時並起肝腦綢繆之徒則其勢固尚完而未甚裂也此欲散則彼制彼欲去則此留其日夜之謀亦惟幸邊兵之不利山而退則鄉兵舉措可紿嚇而易與耳桂林士人嘗爲僕言州有一匠人女舉賊舊虜爲妾臘時迎匠夫婦入其營飲宴歡甚營持一短帙指而

謂匠曰此識書也甚驗據此則廣西尚有數稔亂吾輩數亦甚偶耳其識之賊之言雖未盡信設果有是書則心必念之嘗欲圖僥倖於萬一此猛賊之心不欲散者二也賊飽飫鮮甘口吻已慣久而不遽槓心又生今廼之急不得已而伏巖跧壑雖草根木實亦採食以自活若少緩須臾則彼之衆顧垂涎者又不可制矣欲不可制非劫掠顧安所得之其間寧甘餓苦而厭爲盜者雖或什之一然寡固不可以勝衆此其口腹之邪魔有制之而不欲散者三也賊既有三不散而又適撤彼之所畏留彼之所輕倘中其奸計或一挫劒爲則餘賊必

相號於山畔曰吾輩勢已至此而復振此天也識書之言眞不虛矣山畔無知好亂而又見昔日之綠林則嘯呼號召之間數萬之衆不旬日又集矣此時而再調各苗民崗兵以從事撤諸省官兵以勦除則鑄錯寧有鐵噬臍寧有口乎今我之捉雖已多賊之勢雖已弱然亦爲山未成掘井必就時也若遂欲中止而爲撤兵凱旋之計其爲棄井與山不既多乎僕切以爲誤矣僕之過計兩廣貴州湖廣四省之軍決不可撤諸苗兵崗兵決不可去然亦不可盡使攀崖絕壑以疲之惟於賊營之四面相去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外擇險要爲駐而

又從賊奔衝之所分部按律張弓纍矢以伺之令
何定封憲等所領鄉兵及檄諸道與中使鄭潤寧
遠侯朱麒所領各省調兵在梧州間地者令彼此
連絡分索衆山索之急則賊必四出而奔各道兵
以逸待勞可坐而取之矣候戡囚既獻後餘氛小
醜皇仁宥之然後徐爲之處焉刑威德厚兩有
所暨西人不可復反可保萬年無事也一得之愚
未知可否敬差指揮徐洪布之麾下惟採納幸甚
再與姚總制書
陸叅將至荷手書動辱披誦之際恍若遊閬室而
坐春風感仰益切肉思岑邦彥賊首之鶩驁者也

施宄石叅政剛克元僉事張邦信申惠知府葉蕃
而寧遠侯朱麒總兵王偉左叅將張純指揮同知
皆有功勳可錄者其文臣如左叅政胡忠右叅政
黃芳左叅議汪必東王俊民僉事吳天挺監督軍
儲汪百彥賴養蒙副使葉華王三省等俱能一借
外箸贊神軍政願與節下一論次之異日論功大
都酌規乎此茲兵部發來賞物欲得指數以爲頒
賚之差不意讓而不居欲僕自定然諸將臣之勇
怯與功之高下裒益稱量最難停當若草草爲之
則何以服衆今雖粗辦必再酌處數日方可次第
頒之時雨亭之記付之於僕直所謂借聽於聾者
久未成章屢勞督促今已勉成上求郢政肅遣經
歷李承恩布聞惟台亮不宣

與費鵝湖相國書

僕以薄劣受遣西行六月初旬始抵田州荷擔方殆即嚴督諸將併力決勦諸領兵者始踈然有陸賈之權但賊鋒甚銳而我將校皆跛躄鈍無一堪鞭策者加以上縱下玩威令不行兵以退走爲良謀將以進敵爲失計靡然相效無復誰何僕渺然儒生威望無素而欲使積頑久弱之病一朝振而起之真韓退之所謂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者也然以抱天子托之之重賢輔望之之厚才雖腐庸亦何敢妄自盡來盡吾心力而已徐總制奏彈罷去近聞姚公授鉞前來甚善但分領無一騎將徒以數十員文職尸之如前所覩緩者恐亦難於必克僕已有疏上請更望亦賚決之庶勿言獲行而北還奉昭之期漸可計也僕初奉璽書時衆皆言岑賊將平暫行即返及到軍前見事端方始後患未涯積慮殷憂通宵不寐舊疾時時舉發食飲俱減古稱蜀地先亂而後平僕謂此中亦然也北望斗山不勝瞻慕茲因差請之便附此用代候私

再上費鵝湖相國書　劉顓

竊惟田州逆賊實厓主憂在廷羣臣議當誅宰執相公議當誅致勅重臣提天兵進討乃者仰賴廟廊成算宗社休靈未一年而元惡授首幾四月而餘黨悉平發民歡慶來蘇商賈列肆而市此皆帷幄台輔運籌之所致固非區區兵力所能及也總督諸公建議易置流官更革土俗用新中夏冀及久安此實永圖惟廟堂上幸主張之再惟此賊窮兇極惡巨猾老奸雄據嶺南威吞海表竊自謂麓川不足破寨濠不足平而擒此賊當爲嶺海第一功也廟堂上以爲何如捷書上因以箋

論

崇善縣論

崇善極邊小邑山紐延巉巖險竅叢益迴旋人物星稀姻火不接棘木茂密茅草蔓蕪惡獸怪鳥盤巢鑽穴與民爲伴走山徑爲康衢驊林蹊爲通道結架綯索爲室而居引耕牛而畜其下風雨淳淳氣息悶鷹蚊蟲交發鼠竊狗偷者乘其空而曳之樓山蓬平廣之土闢而耕治爲田犁鋤布種之夫妻蹲作以耕蓬頭跣足獸走禽奔上論詩書下談禮節則如夏蟲疑氷井蛙駭日乃堯舜未化之俗唐虞尚頑之民自漢武甄繫百粵伏波始事南交制嫵齒驍足之民驅變髦鬼蜮之衆歸我中國山川險阻人馬可通而夷性野習至今未醇我聖朝以太平文物之化蕩平撫治之則邊疆熙然丕

變矣其初以其出於土夷立其酋長以馭之而以
衮衣博帶縉紳臨焉夷性憍蹇驚悍率其頑梗鑿
山障海擾繹地方勦平裁定易置爲流邑於極邊
東隅時在郭三廂并歸化一十八村尚未隸籍崇
善所統治者惟舊縣兩里之民計家不滿數百口
田里附於邑下其殘苛貪冒者勿論矣畧知存心
爲國者撫育其人民而耕治其田里民之事邑主
如子之事父母飲食言笑疴癢疾痛緩急相關叶
呼相聞邑小事簡民無徭役供給奔走應答之勞
閉暇時以詩書禮義之文漸次鎔鑄可以坐臥而
治民無愁歎之聲矣嘉靖十八年始遷附郭邑於

郡後周匝帶山邑處其中東抵左州距省南連江
州越河西接龍州封境北當太平安平衆蠻疆界
去交阯二三百里極邊枕塞當衝要衝宜壯雄藩
謹鎖鑰焉三廂一十八村始隸縣治增編六里每
歲僉派差役道遠疲奔民稱繁重往年欲附奏遷
復而大勢難移更煩矣在城寄邏衣冠日改月
化耳濡目染庶幾漸入歌絃舊以其近邊僻地事
從俯就日積因循狎習爲慣越法跳梁家無田產
閭與鄉民與買付佃并與各州兌耕貨入而以其
租給托農人館貯歲時楊家寄食取償又薄券厚
息假與土民生活若遇差編則計口驗丁家無遺

算故鮮富厚之民土民無別轉遷買賣夫妻子女
藉食於農而息情愉安犁鉏布種不以其時亢旱
水潦不知爲備取其便易者而任意爲之冬熟鮮
收則嗟天時不利而坐受困窮矣往年經歷舊縣
腴田荒蕪不治草木盤錯成林俯詰其由則諉曰
天時荒旱連年乃選任事者督令鋤種疏其舊溝
修防堰閘引水灌田導其出入始得旱潦不患廢
弛並起民賴衣食然駑鈍劣狃卻日前近利無
發深慮遠之謀父子祖孫相承多甲乙不辨白黑
不分欲攻富盛豪雄者蜚矣竊以爲城廂之民多
係各省流寓其男女有別同姓不爲婚姻而夾谷

遨洞之衆與牛馬鹿豕同游管窺蠡測尚踵披髮
餘風非延師樹訓以涵養防範則百年無尊君親
上之俗倉卒無捍患向圄之心然民以飽食醉飲
爲便駭聞詩書訓子之說責以修飭學宮並延師
教則如孟子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其斁習深
痼難以省悟轉移如此今自三廂馱盧沖登并舊
縣客商輳集之地社學書院首營建修理漸及鄉
落亟令訓誨優游數年之後庶俾諳識文字飫聞
詩書旨趣乃可稍變其風俗知尊君親上之道而
固疆守圄之民漸可與中州同矣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非此無以爲用夏變夷之治而詩張爲

幻歸頑抵胄者撫之不知恩繩之則肆吻尚惟當
道賢哲洞悉剖治焉

考

洮水考

洮陽爲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
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有南
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一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
聞於時而以名縣水北曰陽洮陽郡洮北也前漢
書王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
燕爲洮陽侯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爲縣矣註漢諸
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挑徐

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至史炤著通鑑釋文亦
謂洮音挑在淮南益史炤字音引用蘇說而所謂
淮南者則英布王淮南遂墓取徐廣之說以爲洮
水在淮南皆以巳意度之非其實也惟胡三省灼
知其誤且云按漢通鑑布軍旣敗走江南高祖令別
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洮音
韜盖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
在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
洮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
地有洮水在清湘北胡氏此說考據最爲精審史
記黥布傳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使布僞
與亡誘走越益洮陽在零陵南爲楚極南之境洮
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
氏以洮水南北爲吾洮陽而用如淳之言一洗徐
廣酥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西臨洮府又有洮州
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西羌中北至
枹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經得名春秋魯僖
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盟於洮杜氏謂
洮皆地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東
晉時宋武帝繼母孝懿皇后父蕭卓爲洮陽令宋
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攻功封洮陽侯皆吾全之

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謂清湘上路
東出於濂西會於洮正指漢將破布軍處益洮水
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水未名縣之先
自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陽而以湘源名
縣歷唐逮宋又改湘源爲清湘云

黃光昇

洪武三年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三
事一曰廣西地接交阯雲南所治皆夥崗苗蠻性
很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
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

鎮之庶苗徭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護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將領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亂也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仇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

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實同知王彬以下有破賊功者

傳

侍御心洛曹公父子忠孝傳　明陳際泰

明御史曹公諱學程者全州人別駕公諱銘五世孫也銘以書經中正統丁卯經魁任湖州府判生

程公字希明號心洛少秉性剛介頴而好學輒有志於古人及壯以詩經中萬曆己卯鄉薦癸未登進士第甲申簉仕石首令清江洲隱沒地建開平徭民賴以甦丙戌丁外艱歸庚寅起復寧海令築海塘裁鋟顯立五社倉嚴捍禦政成而邑署產芝有斷續復生之異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擢廣東道御史公在神廟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宜行者知無不言祛緩甸害孔九十事念邊士久戍詳述幽風以奏且帥屯戍緊急畝計五千七百五十五頃有奇奏定規制務致有白鶴車前強項御史

之號靈武叛悖久逆顏行總督魏學曾罪至從軍公提然錄其功以上癸已上欲虛震位議並封諸王子垣臣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羅京王學曾涂傑等持不可俱罷免公疏引九廟神靈入告有入讒佞拒忠諫溺椎席忽宗祕等言並封之議雖寢實大拂上意尋以彗星變陳言曰朝政久輟郊廟稀臨玉趾疎寵門陛廷罕召對語多直切留中未報數建言攖聖怒詈公名於御屏中官報曰萬歲震怒公無疆諫爲也公不聽而諫益力會日本關白新破朝鮮欲大舉入寇帝以朝鮮爲我藩籬命將征討師老無功樞臣議定日本封事本兵石星

力主封議公與同官劉躍毅然以爲不可公上疏
曰倭情叵測若從其請又輕朝廷陛下獨不監南
宋故事乎遂與石星忤帝不懌竟遣亡賴子沈惟
敬賫冊往封丙申倭果敗盟惟敬就縛滑弁楊方
亨復奏倭情無變請添冊使上更命科臣往此時
垣臣葉經美部臣鄭圭樂元聲朱長春相繼論星失策
坐忤旨罷舉朝莫敢言公復義激於中抗疏列七
事之非內引秦檜史彌遠爲戒外引蘇武顏眞鄉
爲法固請罷封帝亦頗悔無完局下公於理欽定大辟更
以方亨充使惟敬爲副惟敬巧完封局爲倭韜道

大掠朝鮮喪師失地本兵石星逮獄廷臣請遣公
職責令監軍以圖後效不報戊戌帝命劉將軍綎
合麻陳二帥征之倭遁錦山磯焉海島悉平已亥
東事成獻俘於朝上論功賞賚有差獨不赦公公
錮獄十有一年百折不回惟以父西塘公不逮養
爲痛母太孺人垂白倚閭爲憂思孝之悃發爲聲
詩有戀闕心猶在思親淚未乾主恩深似海臣節
炳如丹之句後思母成疾每歲朝審刑官見其奄
奄氣息無不相顧流涕都人環視語曰此曹御史
也有泣數行下者有不徒相泣且相慰者曰聖天
子在上必鑒宥毋過自苦以是刑官數擬矜疑得

緩刑公數四臨刑之夕同里在廷薦紳置酒相訣
公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縛赴市
曹行刑風霾徹天木拔瓦飛刑官復奏免猶未赦
計十一年前後內閣翰林臺省各部寺官及勳臣
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兩宮調
護之不解歲戊戌公次子正儒仰天泣曰父囚羸
頻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見父之
刑與其偷生於世孰若相從地下乎乃徒步抵都
門入獄省視見父待斃狀嗌血數升昏仆就地幾
絕復甦當即揮淚刺血草疏揭登聞鼓伏闕下奏
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倚門臣父逮繫以來

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瘁骨立祖母當
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動悲激呼號無
從灑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就戮釋父生還俾
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親恩以
全父子之義不報越明年已亥秋決再上書曰臣
之於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死生惟命子之於父
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
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
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
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臣心苦情殫自願面縛
法塲甘心代死萬一不蒙矜允臣有先臣父而死

耳不報蒙不即加刑丙午復上書援洪武八年例
淮安山陽民有罪繫獄其子請以身代又援嘉靖
十四年例御史馮恩以建言忤旨其子行可請以
身代二祖皆憐而釋之爲請又不報是歲遇上慈
聖皇太后徽號肆赦刑部沈應文等一本始蒙恩
釋謫戍寧遠公乃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而
太孺人不祿又逾年而公捐館後神廟崩光廟相
繼升遐熹廟天啟二年念公孤忠追贈太僕寺少
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四年賜諭祭建祠於湘寺之
右每歲春秋有司祀焉公於本州入祀鄉賢於寧

海祀名宦有忠諫錄四卷藏於家公生正德正儀正德
正儀以父蔭撫州別駕正德生崇正五年奉旨
旌表孝子

文

祭舜廟文

唐 張九齡

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
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
屋之尊巡狩而來徂落於此倦勤之造永結於黎
庶惠懷之仁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遥威靈如在今
聖朝紹興至道懃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遺俗惟
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
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禍

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茁陳誠伏惟神道聽
明亮斯欽到願俯垂眞佑俾輝輪力明時尚饗

雷塘禱雨文

柳宗元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
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
廟饗神維智知我以神往格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
既中暌害茲作長畝用昭告期於胎蠶某自受朝
命臨茲奇壤蒞政方初庶無滔枉潔廉自持忠信
自仗茍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
使察盤夷於草奔騰波逝氣出地脊饗欽若神功
惟神是奘

準制祭伏波神文

李翺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
冊歸漢漠俞帝盻算無失畫而崇功伐可紀破斬徼側
實平交阯來征蠻溪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慧政南遷明珠蠙起乃收侯印竟不及子遺德
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敬集作畏敬集作其鬼久而若
新千歲不毀讒口嗤嗤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勳華
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
生冥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詆集作伍奢誅集作族夷
孟子傷讒婁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
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

當時苟窺心而不軌雖棄置兇集無害其奚悲赫赫
聖帝嘉賢命祠酒犆既列一本作設神乎降斯集作思
爲衆陽公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李商隱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
申桂州管內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
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鄭某謹遣直官攝功曹參軍文林郎
守陽朔縣令韋敬質謹以旨酒庶羞之奠祭於城
隍之神游洫崇墉所以固吾閭春祈秋報所以輔
農功白潦宿收蟲坏水涸念時賜雨而時雨將乃積
而乃倉敢以吉辰放式陳常典神其保茲正直歆彼
馨香聿念前修勿虧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
任延易九眞之風土豈獨人謀仰由冥助今猶古
也神實聽之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
惟神耀焯殊姿抑揚奇表泰魚既烟則聊帝南巡
漢鹿有歸則稱臣北闕覽英雄之載籍信王霸之
朋遊言念遺祠猶存鹿集作邑尚興甘雨以救公
田敢陳沼沚之毛用報京坻之積神其永司此土
長庇吾人福祐桑良驅除疾癘今來古往常敎威
靈興雲泄雨涼俟威靈惟聖能感至誠將成大稔
遂清冷之耕父不使揚光迴祖澤之蟠龍皆令灑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先在戶竈聚
人開邑首起城池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
嘉聲廣育黎民聊鷹粱梁集作粱作聊少申殺醞神其
節宣四氣扶祐三時勿使旱魃但稱於好雨無令
田祖獨擅於有神永歆薄藻之誠長挾金湯之勢
爲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李商隱
大中元年六月丁未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
陰秩祭於城隍之神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英
集作此字雄走集必假高深不惟倚仗風雲兼用翕張

神鬼某初蒙朝奬來佩藩符既禦冦於西原亦觀
風於南國始惟畫鷁將下伏熊屬楚雨破空湘雲
塞望膺我中軍之鼓濕于下瀨之師遂以誠祈果
蒙神應速如激矢勢等郝河及茲薦報之時敢怠
蠲香之禮神其下霄作峻習坎爲防合烽櫓之保
民道川途而流惠使言言堅壘集作壁侔地道以無
窮活活深溝如井德之不改勿違吉享以作神羞
賽靈川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壘深溝用資固
護興雲泄雨諒俟威靈惟聖能感至誠將成大稔
遂清冷之耕父不使揚光迴祖澤之蟠龍皆令灑

潤式陳微報願鑒惟饗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嗟我疲民每虞餐寒耕熱耨始望於秋成鎌石流金幾傷於歲事遮災靈顧式布層陰無煩管輅之占不待欒巴之嘆竊陳薄奠集作具用答豐年神其據有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比議集作義雨師無假怒於潛龍勿縱威於虐鬼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賽北源神文　李商隱

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流降神近鄰於驟客不資畝澮將致倉箱聊申信於澗毛庶通靈於水府神其揖揚蘭珮掉麾桂旗拍川后之肩攬波神之袂共來於此饗報留思

賽白石之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炟集作炤明靈克標懿號軒珠耀彩儻非瑤水之源荊漢流輝即是玉山之路一昨俯憂旱歲俾禱遐祠果能愛我大田既糸霈澤不俟于公之所雪集作獄無煩洛令之躡身敢命子男爰修蘋藻神其仰濟集作流天澤俯祐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饗之禮

賽堯山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天作高山既比敬於軒臺亦分功於農井是酋遺廟以慰斯民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霈實自元恩大騙蟠澤之龍盡發潛泉之介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灌溉呈功不愆於豎集作壯子敢茲昭報冀降明靈

賽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灊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省騶溪將遊廟一泓湘水萬里楚山比穎川袁氏之嘉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以若盞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悵望關西超駝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今乃坐談西北棄去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留鑄柱葦謦裘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灘湘之浒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樽有典集作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廻敢忘黍稷之馨用

報京城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舉葬文

宋范成大

維乾道九年八月乙酉集英殿修撰知靜江軍府事兼本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謹遣左廸功郎臨桂縣令陳舜韶左廸功郎司法參軍鄭郎奠祭於新塚諸君之靈嗚呼聖人有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凡死無宅兆者不得其安可知也形魄降於地骨肉復於土然後其魂氣無不之也故人死曰鬼鬼者歸也不得其安不得其歸魂焉而無託天

下之至悲也桂林之俗或不葬所親寓其骨於浮屠而顧莫洗也與夫遠遊客死遺骸委骼狼籍散亂而弗收者不知其幾也嗚呼若爾諸君生何罪於天而今乃至於此也太守之來惻然動乎其心若已手之棄也屬吾同僚出公帑營葺剛實覺華之原鍾官之墟鬱然低然以爲諸君之基隧也舉凡無歸之骨而籠之域於前列者有官君子也分封於兩旁者姓字不傳冥漠君之類也祭之雖非其親藏之雖非其里有以安而歸之何異於其親與里也日吉辰良肴芬而酒旨魂兮即安無南無北無東無西也牛羊弗踐樵薪避焉詔於終古勿毀勿夷也

重修宣成書院上梁文

明姚鏌

伏以吾道流行亘萬年而如一日眞儒倡和更千載而不數人粤惟涞泗以來在濂洛爲儒風之始振繼自崇寧而後至乾淳實理學之再興晦菴朱夫子固云集其大成張呂二先生豈曰獨爲小知益六經子史皆有言論以折衷而道德性情俱卽身心爲驗識道原於一鼎立爲三陋蕭曹於不居南軒本伊呂之佐超董賈而獨上東萊則顏閔之徒或擴其道之大而六合可亨或養其性之美而四時已備卓哉先覺啟惟我師禮學宮雖有通祀

之儀必書院乃爲獨宗之敬惟茲地稱八桂祠肇兩賢建節爲張素著桐鄉之愛垂弧者呂實占嵩岳之靈衣被尤切乎一方興起尚新於百世固宜使臣之有請致煩明主之親題扁特榜曰宣成祀已隆於景定間罹兵燹遂致湮蕪亦或舉之復墜於廢簏羊固在不勝禊亭之疎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用徵工而集木力圖撤故以從新卜地而遷舉官爲費叢祠再整像設俄嚴翼翼重門欲下路人之馬憑憑四壁盡依夫子之牆廣大厦之幾間屹高堂於數仞五車書積爭等學海詞林一鑑池開共覩天光雲影蒼松翠竹鬱乎蔽前後以

交輝異卉奇葩紛雜東西而並植近以著我朝之懿美遠將誇前宋之規模非惟崇德報功自此有竭虔妥靈之地而於聚徒養士寧獨無藏修游息之區致敬於鳥履何加爲益於章縫備矣敢申善頌以相讙謠

記事文

桂林爲廣右二十五州之都會風俗淳古分野寧固自秦漢以來無干戈之患和氣所薰山川秀發城北七里岡嶺盤紆即始安原脉熙寧初頻有祥烟紫氣鬱葱其上父老異之而莫識未幾果符今

皇帝建封茲地中興海寓駸今推昔信芒碭之雲不爲虛應也崇寧間尚書王公祖道來帥是邦念郡庠湫隘風教未敷乃闢而廣之誘進學者又採堪輿家之說洫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環城有木如帶蜿蜒之勢異哉物與人之相求兮每杆格而血脈之榮一身遂聞之朝故大觀二年准勅著令壅隔新血者以益決黃汴二河堤防法坐之距今應舉之士十倍前日鄉貢舊額八人而已秋闈校藝主文者每有遺才之歎紹興二十六年知昌化軍事黃公齊邦之先達也入覲宸扆首言靜江屬興王開府聖澤以淪士才日茂而取不及下郡之半乞稍優之上可其奏增解二名先是憲使路公彬上章言廣右土產瘠薄乞減靜江夏稅上供布

錢以寬民力然不及軍裝布至是黃公復乞之上亦依奏迫今二年定輸一緡二倭之請也昔子產爲政於鄭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此邦之民沐聖恩寬惠膏澤涵濡皆二三大夫推仁教養之意而獨無志謹書其事鐫於名山傳之於後於以昭示來世爾

賦

真仙巖亭賦

融州太守鮑公作亭於真仙巖之前長沙易被爲賦以賦其辭曰

芬芝巖之峯立兮歷億道之委蛇帆晨日之臨閣兮訪危亭於故基廻芰廻剔兮廻詢我龜寄錘鈞於心宰兮付匠石以成規匏匏以雲浮兮狢與古以爲期猗歟異哉物與人之相求兮每杆格而難逢苟徵度之弗宏兮後塵兮曾莫表其遺蹤條楚歌之嘹唳兮廻指顧於從容睚斯亭之傑特兮羌邱壑於心胸試登臨而俯步兮追昔人之勝遊仰余瞻於峭壁兮俯獨瞰於湍流旁一人之笏象兮儼冠服以清幽恍陳前之萬象兮森舞鳳與騰虯宜斯亭之對峙兮若將近而獻酬融州之民兮爾裳爾衣從公於亭兮公不我違公朝而往兮山川煇乎清暉公暮而返

兮烟雲譎其霏微樂其樂於吾民兮非公其誰與歸亂曰天地鬼神之所祕兮不以古今爲之存亡也紛宇宙之萬有兮於人實爲之低昂也槩達人之大觀兮固將泝崑崙而陘八荒也欽經綸於方寸兮聊杖履以倘佯也使後人登斯亭而懷感兮此吾融州太守之甘棠也

明　胡　榮

靈芝賦

都憲韓公總治兩廣開府蒼梧之蔗有芝七莖產於行臺東池之上遂作軒揭名志瑞應於方來謹稽載籍有曰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又曰王者慈仁則有芝草生矣榮忝職文學侍公左右目觀斯瑞因爲賦頌之其辭曰

天地函和秀氣肇敷挺生靈草嘉瑞珍符蘊日星之精采承雨露之滋濡炳五色兮煥爛濯六英兮郁如土質純而莖紫金藥錯而柯朱翳開府之臺榭絢翠草之庭除叢蘭發其芬馥菜竹增其清虛芭層綺而晨結輝奪霞而晚舒豈用培而用植抑不根而不株異良芳之開落諒有榮而無枯悶幽香於輿室美君子兮與居於是敬厥攸感由公總憲紀綱藩翰綏輯宇縣展才卓犖修政罔倦文學蘧醴泉甘露降於宮囿必有太史抽毫據事特書紀一世之靈瑞同茲軒而悠久

奉詔亦罔極之爲戀肆元穹兮降監錫無疆兮佑眷固物產以表祥俾治平之日見公乃名軒以志休徵用章詞林興頌歌聲洋洋匪云溢美爰嘏揄揚矧公志之謙抑歸感召於吾皇覽商顏之采茹殆隱逸之所藏彼元光之服食亦既涉乎渺茫若昔炎漢元封之始甘泉之宮秦芝房神爵紀元兩德之殿金芝煌煌茲故應若之忠孝大昭信史之耿光再稽列傳古有孝子曰韋曰楊天監其誠廬於墓傍亦有鄧宰化行新吕天亦監之芝草爲祥斯又善行之徵歷千載而流芳不惟今日主聖臣賢仁風義澤遐布旁宣群教所凭周於八埏兩

間和氣充洽麗全故有芝草維時產焉肅聞當宁惕然恐懼不慶祥瑞恒省災異方且放珍禽屏奇技隆孝養謹時祀恤窮民罷瘝吏期五穀之豐登書大有以表歲誠罔敢後世之虛文而懋式前王之祇畏公亦以表宸衷在位靖共容詢廢采詎采對靡斁弗遠靡德弗崇一夫不獲引咎責躬儻古人兮維則邈古人之淳風茲益元首股肱同寅協恭允克致中和贊化育平泰階調玉燭將覩麒麟鸞鳳萃於郊藪醴泉甘露降於宮囿必有太史抽毫據事特書紀一世之靈瑞同茲軒而悠久

箴

交州牧箴　漢　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遊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航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艱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銘

井銘　并序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容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隅上未晦果寒食剔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堅垽其利攸遠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畤背似於政

其來日新

說

五癘說　宋　梅摯

仕有五癘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癘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癘也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癘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癘也盛陳姬妾以娛耳目帷箔之癘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大戒雖日在巷穀下亦不可逭矧荒逆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癘之過止跡咎於士庶得不謬與

藝文　唐楊譚

歷朝

露布

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討亡命然則五材並用金革爲遊亂之資八卦相宣弧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爲侔將治衆以安人必除殘而禁暴歷覽今古誰能去兵未有拾禮樂而致升平偃干戈而弘大業者也伏惟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同異類澤洎無垠

蠢茲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攘西原羈縻舊染聲教不聞被其誘引同惡者多僭稱王侯僞署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威人將玉帛而濟衆方員數千里控帶十八州丁壯並執其干戈子女盡充其僕隸自謂強盛輒加兇頑追之則鳥散獸驚綴之則蟻結蜂聚老幼弃走耕稼失時萬井無烟兆人失業不賓王化于茲四稔臣前年衙命到州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許其自新渠尚憑陵弭行攻劫管內州縣日漸流離村落焚燒廬井空竭伏奉去年三月十日勑遣中使魏一作胡璨宣慰凡諸首領皆賜勑書再三曉

論許其官爵但以炎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平已來久絕朝命自蒙提奬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冑自出於私門擾儻不損於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動植德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清氛祲去年二月二日睦州武陽朱蘭金溪黃橙等一百餘同大賊帥僞號中越王廖殿僞號桂南王莫洋僞號拓南王相文僞號越南王莫淳僞號鎮南王羅誠僞號成王莫嶼僞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搆約二十萬衆誘壞連州志如梟獍風號雨嘯心等豺狼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違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

激勸將士宣傳聖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苦戰非無損傷不顧危亡志懷忠勇大首領鎮南副都護攝柳州刺史兩原遊奕使張維南勤率首領統兹軍政萬夫齊進一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刺史成叡領當管及衡州等戰手共一萬人卷其旌旗蹈挺爭先膺有梟魁當陣斬獲經畧副使朝議郎行賀州長史賈穆成構防禦副使朝議郎梧州長史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李泰匡朝四界遊奕使廣州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秦匡朝番禺府折衝譚崇慰及總管子將等五百餘人并西原環古等同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

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并部外義征及總
管內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擐甲仗兵縱其救援
或致果決勝扼其咽喉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將
及首領等義在竭誠以死無生以盡徼夜或攻或
圍當其彼竭之餘氣逢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
又屠餘黨喧騰自相踩踐勢如解鐘事等摧枯指
揮而夷猃喪氣叱咤而山川阻色賊等既因失律
不知所向或連袂堅谷自成積觀之尸或帶刃投
江有同漂杵之血橫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雷霆
莫敢抗敵臣乃陳師誓衆思各忘軀自春徂冬凡
經二百餘日前後苦戰各三十餘陣破賊二十萬

衆斬首五千餘級以頭首喪亡餘黨奔亂窮滅之
後然始求降臣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因陛下
好生之德合陛下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其
生路大賊帥武裴承皐敬簡等二人餘衆竄伏無
地周章失圖解甲轅門面縛請罪臣便脫其桎梏
仍加宴賞兼賚疋段散於營農各分疆界使其斥
堠遞相轄控永絕虞虞今臣管內亦且寧帖實賴
天威遠備 一作廟算遐臨靜彼兇殘廣茲億兆無
任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官桂州臨桂縣丞朱瑛謹
奉露布以聞其立功將士首領別簿奏上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漠
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
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徵惡
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
跧伏偷安恐擊狐之即跳踉見惟以為威狐不射
天網可逃使臣察犯王略容其毒虐速我誅
勦敵圖盡在於用中選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
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
乃繕兵備卒增壘閉途止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
之罪衆幹闕蟻勇劣怒蚌纖縞常強弩之初孤豚

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
辱於齊斧突梯鼠首盜欲寄於旋頭勦絕有時不
索何獲某拱稽致命恍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
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覩上罟總帥中權戰士義激
身心列校勢成臂指踴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扼距
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
戎行虔恭師律投驅不憚於羽檄跋足唯俟於牙
璋今月某日奏事官來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舞
兄踴心馳權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
入閫且及於寇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閾即以
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殲力敢告同心孔

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淨爲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爲已任勳
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奚器並
膺邦寄兌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
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覩盡
敵刑惟勿喜詠有可哀徵側之舅冠一方竟就伏
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區
徼自貽擒滅勉成良書速致殊勳雖兌徼之地固
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弆之竹
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夠舶巢牒者

劄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宋　文天祥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
五郡爲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
經司不問今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
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
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務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
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
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
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
爲兩路官民舒漫寃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

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
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
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
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
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質西
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襲遂渤海之事自處
上憑聖聽本路昌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閫總
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鄰閫反以本路爲張
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審
朝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
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爲不然

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
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
備申朝省仍乞約束與當撥商訂必須計一例斷
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閫之兵有
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
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
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椰力凋薄亦爲可念今
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恩意當不
若候朝省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征令乞且喚回
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果非敢違使閫約
束本司去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稱在賀
之真故敢傾瞶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文天祥

某猥以迂踈承乏湘梁適值髮昭賀兩路弗寧
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畧都承選將調兵各以
重僚爲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
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閫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機
密私牘近文貌求其脈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
環曆爲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滯日有半
去住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應幾昔人通二國
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於曆首爲序十月十
三日某游準牒報大閫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參
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
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帥方調一千人而
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不能爲功今南窻調
三千人以唐義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閫與
之犄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
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
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思其憂亦頗采取
衆議謂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
於前乞賜鈞照

一泰孟四者巢據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稱在賀
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
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畧司非不起兵臨之然
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遁之見吾弱
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束精明部分齊一問
寇則失之矣無可踪跡者而泰之黨或爲平民買
賣於軍市之間甚者泰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
之後我軍氣渙意衰關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千輩
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
此今兩閫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
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者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嶺連跨數
州林翳深窈蓄蔚延亙襲山猺木客聚族其間將四
面而裹之則山腳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燔
之則林木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
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猶獲自如且如近年嘗遣
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
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
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
去愈遠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
徑搗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岡兵力甚重非
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

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進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
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一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泰寇
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閭閭爲之調兵已而賊不
可追散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
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
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
類是土人畏賊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
擾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
少蒙利是以鄉井聞賊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

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
仇也今兩岡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
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
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
我軍之役統強而驅之無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
陰附賊此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獘各作
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
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
有數此行必須如秋武襲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
已若予作事謀始則等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

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營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營
有張大蠻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
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察所劾押
下邕管効用今以鈞闗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
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
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虜去處而去秦孟
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
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
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

和諸賊此邦宜以告諭爲先告諭之說以爲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尊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來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單人不免殺戮擾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收擒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閻所謂不過成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廣兩既失了秦賊有來皆宜故鈐束倍覺費力向若以秦賊寨便攻此等相挺督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如貝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橫招安之非策只一檄去却又欠斟酌上其事者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閫以爲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踪跡於是亦不免到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所仇於秦賊之意莫若閫孤兎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忿之大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周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尚形如葫蘆前尖後濶

所以秦小丸入而據之益以地形險巧故寄跡於
其間而前後則不援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
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竊其間但其地既
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
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
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
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上人
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策也伏乞鈞
照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踪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

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
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腳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
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
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
要地腳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
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
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土皆謂秦賊狡
猾詭祕之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皆
盡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目下工夫止
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
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

止宜在兩界上伺候合會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
山前且回兵駐洛湖南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
捕探問秦孟四所悶著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
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糧運在
路亦不無憂虞倘或為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
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
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雖報本路義丁生事大畏逃人則殺逃屋
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
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隊與禁戢今續得廣騄以
義丁為助今使閩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渾
摠自有條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隆時取中也伏乞
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頃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
罪秦賊朝廷指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
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
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贊封
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
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
任事已別作奠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至

則令成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
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微．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
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尊照
一全州鹽田岡爲秦小九所據其岡地形險絶未
易以兵力取非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
其易某殊未以爲然今得宇文帥黎公文果亦訝
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
岡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岡外秦小九
不過苟巢其間岡民元不隨從之爲寇儻可從予
人上作工夫某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
矣柯倅赴全州迁道來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
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宴九五也伏乞鈞照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冀積一則道州以撫道
爲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撫於扶靈源口殊覺
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岡於
秦賊不相干而陣亡傷損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
賊姦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
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云然恐
未流猶獗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爲病覺已窘束
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爲道州畧省人數之一
端一則王總統與桂路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
差見之宇文點對覺已有蹊跷與帥黎議以高
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
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永
禦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出兵批則未以所行爲照某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
所以禀承鈞命今得宇文帥黎申到則已提兵越
昭賀人靜江之南岡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
陳忠所報云南岡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
認捉出秦盾四則是秦盾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
既認捉出此仰鈞論所謂地腳者却有可望捕獲
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圍
四路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
相湊漸有著落此又一時也仰已飛報山前既是
唐督捕有明報秦賊有實跡一面乘機進取矣
一義丁昨者抽回爲在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
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靜江見
匝住南圍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
報山前盡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
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極意鈐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踪跡機桂路分赴司禀議面授方
略令高成暫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

不欲抽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泰賊踪
跡不妨乘機集事如未離軍不須稟議復住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未
便以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
得廣回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爲
此疑窘今纔得仰旨耳
一盤田閭之事旣已面與柯樞郡議以土豪誘之
或誘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樞郡
中來容更審酌之
答循環曆所批畫 江萬里

萬里承示循環曆議之綱目備其公而幾容之周
防私而文親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於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
之帥參討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論張虎者使臺旣聞其可用必詳審之夫但
其人爲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邑管自劾本司若只
求之桂閫恐桂閫亦必以申取朝旨爲辭且桂閫
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
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
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推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今就節下

決所糊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
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
聽使司處分
一商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
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有恨如前其計已共節畫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
司去由前定不若使司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
行出師皆難坐籌隨制向已申諭節畫及王環衛
在行者遇機應變先申使司聽行下若一一從
迹拘也副有當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
明自了了矣萬里冗不及親染
十一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於後
一秦賊踪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撓賊無出地
脚之說此李恕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
言之廣西督捕事體深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
不當專諉其責須是從實購募土人爲之嚮導問
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
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境
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

使其巢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
先問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募土人以圖
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
丁原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
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晉捕亦豈得全然不
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
賓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被賊徒又無
軍前申說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本
司兵在彼特借義丁驍擾之名併欲退我即耳益
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於此今義

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
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鹽田嗣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
易同官唐書記說鹽田雖號曰嗣而實非嗣其間
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
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令台諭士豪三說已得要領
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嗣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
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
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
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

己專布

賓州上許制臺

昨職所請鵯勦之說非敢孟浪蓋今日之勢理不
得不爾既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因糧於野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卽今年二月間突犯柳州城池幸而覺察卑職親率兵丁追剿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爲撲滅羅城縣亦被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爲撲滅然如大村五山馬鑼壁址涼傘野鴨感岸石碑山

埠等數十村落皆爲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
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左江所轄聽其自
爲區處若石碑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內孔道必
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倘大村爲
墻壁然根基尙淺相去亦遥一時救援不及蓋賊
近則不可不除而攻瑕則自易爲力此今日所當
吸岡者也釋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
必望風解散遲速之間難易大壤職故敢爲力言
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干之兵未能卒辦查得
梧州無事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兵數
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湊川備一

時緩急如併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
手待斃地方亦立見潰敗決裂造次具呈上請諸
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賓州上林撫臺 盛萬年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
憶面諭地方有事須報西陲安壤計尤切切也在
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遷江賓
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橫流毒至極有
數百爲羣有千餘爲羣有三千餘爲羣者白晝出
刼殆無虛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何大異
前聞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刼掠已盡今有一
村而被刼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刼其
二令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
兩一匹者今出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
衣甲出則張旗幟鳴金鼓大非昔時盜賊行徑意
在刼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
掠地又聞其密佈私人於東西兩廣各衙俱有月
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酬謝人皆樂爲之用且
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明言從來說
勦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我民亦哭訴於官
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加以畢鼈爲災秋成
無望門今米價騰貴民窮盜起大亂將作欲爲預

備之謀莫先兵食之計今二府州縣未暇論也即
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卒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
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闕之寇則五百尙不及爲
城守況欲調遣禦寇乎且據賓遷士民之訴賊徒
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
必無幸矣職以爲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
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給以衣
甲器藥時時操練習於攻擊壯其胆勇以備緩急
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稍弭未可
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
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餉銀一萬五千金以一

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爲事牛功倍及今不爲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援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職今不敢隱忍而以貽陳乞伏惟憲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急爲整飭庶地方得免塗毒職亦稍逭嘔瘝

近來盜賊情形紛紛申訴非關係重大者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危初聞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接應故欲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今請兵尙在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事機危逼非官兵殺賊則必賊陷城池勢不兩立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意故述黃梓請緩討賊之辭料其不敢以身嘗試且石碑中舉有賊無良更居臥榻之側狂鋒十倍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便宜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爲功倍事半聞此賊近與大村馬疊結爲婚姻勢成犄角各尙漸漸連合此後亦難圖矣伏望早賜裁酌

七月初三日有邑敵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對追捕而操戈相向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肇起殺人此地爲賊淵藪何可緩於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駝馬挾一鎗三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尙亦未甚聯合倘偵彼出刼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力畧茲具文上懇伏乞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添兵奉制擊剿論謂東粵可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今事在燃眉惟望教然獨斷以救西南生靈此實鄉紳奈之何卿知遠慮台念敢以徇併聞

檄

調發土兵

明 王守仁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蹋財抑且頓兵挫銳必需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練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十名躬親統領照依剋定前赴廣西省城聽調

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奏准襲該
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
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
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決不姑息
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慢違犯節制輕
則量行罰治重則擊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
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
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
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
但本官呈稱鶴勦缺兵饷一時權宜況稱原係
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
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
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
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即撤
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
久留失信其所呈鶴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
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
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
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詳文
申詳剿寇安民飛報克捷文　明金九陛
爲勦寇安民飛報克捷仰藉上聞以紓南顧殷憂

事竊照强賊流劫往來於北流信宜交界地方扶
來坡得羅卜那留等處屢屢侵害肆行突掠東省
官兵薄創獲級復返故巢先據北流縣申報已委
剋知州與張知縣督兵追擒及奉憲檄行令會勦
復發領本標官兵更督各屬府份及各汛官兵併
力夾攻偵探巢賊營踞凡凡山巢四樓聯絡榕山
通處各巢小醜交通聲該州縣及道標中軍帶
領官兵壯直趨凡凡山口先後擒獲賊黨滿朝
研等一百九十三名賊婦三十八名牛馬九十匹
獲各賊已行正法其餘殺傷無笂賊巢已破賊
膽已喪本應窮追落勦俾無噍類奈凡凡巢穴深
居萬山界連各屬山多兵少難更搜捕更附近居

民逃入各山避兵者不可數計恐有玉石俱焚之
患除嚴令鄉兵各就近境設法堵截容另具申計
共有功員役應行捐賞以此一番堵勦斬獲功多
賊黨亦已大創地方亦已漸安除一面踏勘仍
相機防禦搜剿餘氛外具錄畧詳仰懇馳奏聖明
無憂東南之醜而戎行益奮深入之功矣

備述全粵情實疏　康熙二十一年

皇上坐照萬方雖省有遠近大小總期各就情實以維萬方之安粵省窮荒天下所聞然臣非身到亦難如漢策指三郡使自治嗣後如唐法盡捨此跋扈懸知其詳今請爲

皇上一一備陳之湖南沃野而入粵忽成山瘠廣東資海以還國又單論廣西用人之事始則鞭策無籍之人以署事而足兵而粵西盡爲所隔其間則純石疊成事與堪輿相背毫天威已伸今惟慎補部選之人以實授而安民而粵西盡爲所隔其間則純石疊成事與堪輿相背毫產外無所資其山則斗鬧逆上仍用馬援舊法全無安瀾易運之便且接連交阯逼近安南苗獠猺獞回旋連絡如蜂窩鼠穴又有一種土類雜居民落或獞七民三或獞八民二是皆前代惡其無秀潤長養之宜其水則斗鬧逆上仍用馬援舊頑悍强立郡縣治以流官漢法實則喜人怒獸如唐臣韓愈所云不可以人理治之者也至於民皆冠殘田多久荒武皆勢苦兵間而難於輯伍文皆外委雜流而難於自立有司舉事則法廢而病民猺獞諸蠻繇臺斐引必須一一裁制兵又不可不防餉又不可不節至於會計通省錢糧之數尙跧官吏草率合而計之未免生氣尙待蘇息而殘疆急須緩定也臣察此情實容次第分佈條理將我

朝四十年來之章程及

皇上萬里懷柔之

聖心一一昭揭先使稍稍有一規模而後從事其全省兵馬錢糧或應裁省或應分撥俱察照此意詳行臣因是又總論滇黔閩數十年內之情形從前如漢策指三郡使自治嗣後如唐法盡捨此跋扈以還國又單論廣西用人之事始則鞭策無籍之人以署事而足兵天威已伸今惟慎補部選之人以實授而安民

皇仁再布是真我

大聖人手定太平之神機也臣既身到目擊應備述其

全局從實報

聞

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　康熙二十二年　郝浴

竊照粵西自用兵以來各路宿兵彈壓類有添設冗濫成算但粵西爲廣東湖南樞紐雲貴交南門戶很猺獞諸蠻繇臺斐引必須一一裁制兵又不可不防餉又不可不節至於會計通省錢糧之數尙不敷兵餉之數惟清汰馬政足廢無用以資有用

酌防要害雖似裁兵而實裕兵臣謹詢剤四策備
列情形爲我
皇上陳之
一虛糜之馬宜汰也察粤西鳥道猿蹊馬戰不及
步戰且瘴水雀毒養馬十斃八九綴使斃後即補
奚堪補後又斃保無馬去糧存之糜乎且窮兵病
馬雖藥料兼資難保腸黃立倒是有馬之名無馬
之實有馬之費無馬之用也宜分別清汰如撫標
提標原設馬二步八酌裁其半改爲馬一步九臣
與提臣時加省察參養分駐重地以資驅遣其各
城守營原設馬一步九馬不成羣亦難突陳今裁
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也

一要害之設防宜酌也竊見前代韓雍王守仁等
用兵於兩江藤田之間動調土漢兵一二十萬需
餉無算當時峽賊率皆獞類馴至巨魁其始都緣
要害無備未遏其萌所致今滇逆已平冗兵應汰
茅兩江之間地方遼濶固不能在在設防然其間
有要害之處如鎮安土府設有漢官通判知事二
員查該府在土司中井竈民風頗異不毛雖設有
鎮安營額兵二百九十名然汛廣兵單近則沈紹
基葦之煌襲城殺官見在用兵撲剿應改設遊擊
一員領兵五百名庶資彈壓又泗城土府是土司
中之巨擘界連滇黔土屬路通安南高平見今莫

照康熙十一年經制之外而今添設亦宜裁者如
桂林城守營原係十一年以前設立額兵五百而
今增添七百賀縣營原額兵三百九十六名而今
增添一百零四名此皆於經制外添設宜裁者也
查富賀兩縣接壤今富川營既裁應將賀縣營改
爲富賀營將額兵分防兩縣但各兵大半他省之
人當改散之時宜量給以兩個月餉銀資其歸農
路費以安其心庶不致流落嘯聚抑或容臣與提
臣選其精銳汰其老弱以漸消磨簡其精練據實
造冊報部只此裁汰冗兵可約省歲餉數萬亦足
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也

元清之弟莫敬光携帶民人家口奔處其地應設
副將一員帶兵一千名即調平樂營官兵酌量於
泗城西隆西林並歸順上下東等州佈置亦可以
爲鎮安之聲援又土田州因係安龍門戶近於各
處抽調官兵八百名防守今當撤兵仍應酌留守
備一員仍須調兵防禦如是則土司盡有鈐束至
於龍憑馬蠻二營係控禦安南鎮鑰每處俾設兵
一百九十三名殊爲單弱應酌量每處增置三百
名庶可資其捍衛其梧州一府若南寧之中扼三
江之要設有官兵一千名應留五百名守護策應
應調五百名直抵湖南一帶設立哨船汛防河道
此爲全省之襟喉各府之風絡最爲喫緊且猺獞
蜑賊往往沿河截劫調此五百名使河路清寧庶
幾疏商裕課以上應設應增約計官兵不過二千
餘名又即於見在經制內抽調並非額外加添而
土屬永得帖服邊關總有把握粤西全局隱然巨
鎮

一撫提之精銳宜簡也昔孫延齡叛時撫臣束手
皆因撫標兵裁空拳禦寇查撫標之裁當日因每
省設立總督令各省既無總督則撫標之設斷難
議減且粤西情形已經臣於備述情形疏內
奏明是撫提二標同爲百粤之樞機鄰省之控制不

惟居重馭輕兼可長慮却顧粤西通省除柳慶二
府屬有提臣就近酌量分防外省城根本重地其
撫標兵三千名除周圍接壤州縣四路佈塘以疏
通聲勢外其留守待遣之兵有限擬將援剿營應
裁之內精挑驍健並器甲堅完之兵一千名即以
副將温紹賢統領臣標以資驅策俟一二年允成
泰山四維之勢再議抽減以安熙恬今既以援剿
標兵一千名調隸臣標則於臣標量調數百名駐
防平樂仍聽臣驅策則是提標撫標均係通省之
重鎮外以控制蠻猺內以密藏天險萬難別議裁
減者惟官簡練士卒不使虛冒綢繆防護庶幾奠
可以紓司農之籌畫而經營頒備或偶助司馬之
輶鈐臣今奉
命撫粤仰賴
皇上天威廑算見諸路文武悉報湯平但兵形象水一
時解散實須調劑臣曉夜思維顧兵顧餉酌去酌
留以休息爲撻伐之本以防禦爲太平之基選吏
養民以資無窮之策應簡武搜兵以倍有用之精
神是從來君臣綢繆中外締造無疆之至願也其

未盡事宜容臣陸續務酌時宜曲處再

奏

再陳粵西省城情形疏 康熙二十二年 部 洛

竊照粵西外控四十餘處土司內制數十餘萬猺獞在在異類盤踞腹心前季煽亂殆無寧歲省城五十里外一望榛蕪跳足挺刃持鎗成羣蟻附而行者皆猺獞也今仰承

天威各省底定粵西大兵盡撤客兵盡歸守兵議裁一時省城獨有撫標兵三千其城守兵雖有一千二百之數近已議裁七百止五百名除佈防撫縣塘

隘外存省者十僅二三故於酌撫標之外尚請調援勦兵一千以副將溫紹賢統領以助聲勢皆再三斟酌萬難稍緩之情若再裁撫兵則數千里重鎮空城孤懸於百蠻之窟中盡之操戈夜柝刁斗恐非善後於全省而保泰於初平之計也臣亦知節餉為急凡可議裁已於恭陳調劑粵西戎務等事一疏內已裁兵共六千有奇汰馬共三千有奇至於撫兵一項因省城逼處諸蠻又借以彈壓一切節制羣情與他省不同萬難議裁臣目擊此情凡從前領兵滿漢文武及往來奉使諸臣皆所洞悉今都統臣包柱督捕理事官臣麻勒吉郎中臣舒書亦曾與臣籌畫事關封疆若必盡裁是空假

撫臣以節制全省之虛名而張空拳於萬刃之中強欲制其死命撐孤舟於萬灘之上漫無一把柁者也臣不敢不專疏

題請伏祈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

條陳墾荒陞科定限等事 康熙二十六年 王起元

臣伏讀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恩詔內開一直省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量更正等因欽此

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此誠堯舜猶病之盛心也臣叨荷

殊恩畀撫粵西敢不遇事直陳以備芻蕘之獻乎一則開墾之定限宜寬也粵西林密箐深田土甚少自遭逆亂拋荒連年勸墾之令日勤而卒未盡闢者蓋因開墾違年拋荒田畝需用工本過於耕種熟田數倍民力洞疲實甚於他省今現行定例俱限六年後起科通計六年之費尚不足以償民之工本而此六年之中所得微息間有豐歉不齊亦不足以養民開墾之餘力是以民窮力竭承墾者畏縮不前此陞科之年限迫促誠有不便於民也臣

伏查開墾一案康熙十二年原奉有再加寬限通
計十年方行起科之
上諭戶部刊載定例頒行已久是墾荒民力維艱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迨至康熙十八年始復定爲六年臣愚
以爲與其民力難勝置爲不耕之土何若仍遵
前諭寬其陞科之期除已經開墾報部外嗣後以康熙
二十六年爲始似應通計十年起科使小民獲有
餘息足以資生則自此願墾之民必將源源而至
職土悉成黃茂於民生
國課未必無少補矣一則降俸罰俸之扣除荒熟宜
均也粵西地處荒殘在各官惟賴俸薪倘口原以

朝廷原與之以常祿而各官每以考成註誤難免罰
俸降俸之處伏查
定例官員領俸悉照田之荒熟扣給及至降罰則不
復扣除荒熟務照俸額全完方准報銷所以各官
一經鐫罰遂有朝夕不給之憂此實下吏之苦情
也臣請嗣後將罰俸降俸之官照領俸官員一例
扣除荒熟則不特邊土下吏咸戴
皇仁亦且益思激勸以自新矣以上二事均有關於地
方民生職守今會同兩廣督臣吳興祚合詞具
題

薦黃志璋等疏 康熙四十年 彭鵬

題請
旨以廣
聖恩事竊惟天視自民天聽自民天聽體天不爽民之
所好民之所惡好惡同民無私臣未入境時即知
粵西有知州黃志璋知縣王志璋初任全州繼
調河池州王言初任馬平繼調崇善所在有清名
比臣入全州境見道傍碑上鐫有壽佛兩字詢及
父老曰此前任黃父母官所書父母調任河池十

載鬱鬱不得志棄官歸里民等爲之立碑乞手筆
兩字鐫諸頂即此臣經年來所見所聞無人不頌
有口皆碑不識何以拂衣去也查志璋於康熙三
十七年二月內告病屢不允三十八年未嘗告而
勤休誰實使之臣與志璋皆閩人同方各府未嘗
一識面爲
國愛賢不忍淹抑敢請
聖明破格召至京師引
見年齒如未衰奏對如稱
旨其才可用其品可風臣非爲一監州請也崇善令王
言因貧明。案降調不獨現在崇善之民匍匐乞
留即從前馬平之民亦莫不接踵而至情詞悲切

是時養利州邵鳳翼被民猺叅告疾呼轅門臣方
病痔抱痾傳至卧榻前責其告官刁訟衆皆泣稱
官廉貿甚隨詰以該州歷來甘無一好官僉稱往
歲署本州篆有王知縣潔已愛民不加派不橫征
至今頌德由此觀之官無貪於民民亦何負於官
臣所謂遺愛獨繫去思是也敢請
聖明破格俯察輿情准復原職以風示百官百官感奮
興起勉作廉吏臣又井獨為一邑宰請也太平府
屬思明土府儒學教授今陞保定府井陘縣知縣
高熊徵梧州府岑溪人庚子副榜貢生當吳逆之
變擬平演三策擬討逆檄正氣激發舌有風雷前
將軍撫臣傅弘烈知之信之熊徵慷慨自請緩身
家不恤岑溪紳士民所以有書生盡忠殺賊受官
檄苦乞恩轉詳

題報之呈 臣所謂節義尤堪表異是也前撫臣郝浴
批為風靡草偃孤松獨立學臣王如辰批為忠貞
自矢禦侮多方然終僅以給扁旌揚盡之矣臣見
其著述有裨名教文行兼優無泰師席欲於
大計特薦卓異歷敘忠貞以伸士氣以重儒林隨據
學臣高聯璧呈稱陞任教授高熊徵據知府徐越
詳稱師範久著文教日興允宜卓異但查前任劉
學道科考冊教職賢否將熊徵以年衰報部今欲
開年老恐與卓異之例不符欲開年中又與前任
報部之冊有異等因臣是以不果薦比見熊徵領
憑赴任曩鑒無衰態言論錚錚熊徵之不獲卓異
者前學臣劉體元悞之也然以一副榜貢生沉淪
首窘二十載幸得百里豈豈有他望獨臣同志之感
勃然而不能已敢請
聖明破格注其姓名俟李井陘得如臣宰三河時傳
旨召見如臣悉舉二年垣僞托疾陞卧飲水毀形以對
豈不千載有光哉臣身在封疆灼見真知直敘其
事上達

天聽獎旌與發忠事異而心無不同者也伏乞
皇上睿鑒特恩施行

題為粵西屬吏奮興臨行據實
題疏以勸吏治以廣
聖恩事臣秉心憲血處世迂疎人但知臣惡惡之嚴而
不知臣好善之切蓋惡惡欲短善善欲長春秋之
義也臣先於
大計特薦桂林府知府武延迈泗城土府同知現署
臨桂縣事陳張相治行軼羣詳在前疏風示有官
疏內附薦梧州府通判黃朱芾柳州府柳城縣知
縣于澧桂林府永寧州知州王景曾平樂府恭城

縣知縣田慕芳歷三年者備圖後勁甫數月者毋
改新硎以好善而願爲同善微臣寸心
聖明昭鑒令臣特奉
簡命調補廵撫粤東力疾行矣西顧尚棬棬臣於屬吏
中甄別人品較量官方察言觀色詢事考言如柳
州府知府傅以履八面通材一塵不染其人有猷
有爲有守試諸盤錯其器自見慶遠府知府焦映
漢甫調半載澄清表帥百度維新其大者謝絕土
司常例隔規開誠布公區畫處置必能畏威懷德
益二千石中之有體有用者也平樂府知府黃在
中氣骨嶷嶷心術醇正其剛也可使人敬其柔也

能令人愛書所謂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南寧府知
府孫調鼎撫民以慈御下以寬律身以慎奉母至
孝一切稟母訓施於有政思恩府知府白靜修將
謹和平梧州府知府李世仁貞質樸淵涵梧州府知
府陳如升明敏練達一時皆觀摩相尚
計典後冀其日新爲循良備選又有梧州府蒼梧縣
知縣潘名世自臣入境實滅火耗并無科飲黽勉
撫字又有桂林府義寧縣知縣陳芳夏其人其心
皆古處比署永福革除隨習切中時弊又有梧州
府鬱林州知州金佐堯柳州府遷江縣知縣彭宸
漵梧州府岑溪縣知縣呂猶龍砌雖初發豹見一
斑已上諸臣皆實能以臣心爲心臣不能表明其
心上達
天聽使之踴躍鼓舞愈向愈上是臣負諸臣也若諸臣
心不克厥終是諸臣負臣也然諸臣聞臣謂任聲
淚交下庶其心當不負查太平府知府徐越
計典時以酷劾去太平苦苛政久矣若以柳州府知
府傅以履調補是以嚴霜而繼以陽和萬物吐氣
養利州彈劣耳卻鳳翼誅求無藝
大計亦劾去矣擬以鬱林州金佐堯調補鬱林之視
養利懸絕寄壤去廿調哲爲州民井爲州牧也但
金牧立身立志似不從溫飽中求是臣爲民擇官

之微意武緣縣劉以貴濫派流毒民不堪命以藉
梧縣潘名世調補差可補救思恩爲慶遠屬邑猺
獞雜處未易爲理以遷江縣彭宸漵調補人地相
宜且可與知府焦映漢相助爲理呂猶龍赴岑溪
舉家十數人旬月之間十口病沒今存僅白髮之
母與其乘危之妻耳其狀乞歸養臣憐其才冀其
有成强留再三令其母移住梧州現委攝梧州府
博白縣事敢請
聖明破格改授爲博民父母人地又相宜必能稱職岑
溪縣乞另補大彰激勸臣思調補定例必熟悉風
土廉能素著之員三年卽陞每一缺出瘠思避肥

思趨思趨思避風斯下矣臣變爲製錢臨時停大
小官員當堂眼同代製以示大公然亦補偏救弊
遇缺乏人庶未暖而即調其於風土熟悉廉能素
著之例戛乎難言矣今於本月初八日錢筒發
回布政司銷毀示不復用蓋有不樊之人無不樊
之法大抵然也臣從地方起見列名請
旨倘以臣言無欺伏乞
皇上特恩施行
題爲
欽奉
恩旨頒發
聖諭廣訓事康熙四十四年 蕭永藻
致祭雙忠祠疏
題爲
國典褒榮獨厚忠臣廟貌同欽懇賜春秋專祀以慰
忠魂事該臣看得盡忠報國乃臣子之常經而褒
節旌功實

朝廷之鉅典查前任撫臣馬雄鎮將軍傅弘烈當逆
氛狂逞之時一則從容盡節一則據慨捐軀功烈
在人丹忱炳炳康熙二十一年經前撫臣郝浴疏
題明業蒙
勅建雙忠祠字迄今邊徼羣黎咸得瞻仰惟是春秋二
祭未經
題請不免俎豆缺然茲據紳衿士民陳若沂等援例
額請臣何敢壅於
上聞應否於粵西額設祭祀銀內均給致祭以垂永久
出自
聖主特恩非臣等所敢擅便謹合詞具
題
西林縣建學設官疏 雍正元年 孔毓珣
題爲
聖朝之文治極隆遐方之被化已久仰懇援例詳
題設定學額以廣
聖化以光祖宏事該臣看得思恩府屬之西隆州西林
縣俱於康熙四年改土歸流數十年來仰蒙
聖祖仁皇帝敎養深恩覓不慕羶向化士民咸知誦說其

西隆州已於康熙五十年前撫臣梁
題請設官建學定額取進文武童生各六名已經部
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惟西林縣未設學官亦無入學定額
止附於府學酌量援取各童往往襄足不前恭逢
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作人
特開恩科又增入學之額遞均荷
聖恩所以西林縣生監曾賢等有建學定額之請經臣
行據布政使劉廷琛會同提學道僉事徐樹屏議
覆前來自應允其所請仰懇
聖恩嗣後西林縣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四名科試取

進文童生四名即於思恩府教職內分撥訓導一員移駐西林專司督課則邊土士子莫不同被
聖朝文明之化矣謹
題
請
賜祭廣西從前殉難諸臣疏 雍正二年 李 紱
題爲欽奉
恩詔事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到
聖祖仁皇帝配
天恩詔內開一款文武官員爲國捐軀効力行間甚屬可
憫出征陣亡之拖沙喇哈番三等侍衛以上文官知

縣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官員俱賞祭一次欽此欽遵
在案臣到任後悉心體訪仰副我
皇上敎孝敎忠至意但查廣西一省自吳逆倡亂案卷
灰燼從前殉難諸臣無可稽查歷時既久亦無可
諮訪其在康熙十三年以後有案卷可稽者共得
五人一巡撫馬雄鎮者當滇逆煽禍逆帥孫延齡
殺都統佐領應賊雄鎮檄提臣會勦不應蠟疏遣
子入京乞師延齡知夜圍撫署執雄鎮送逆賊
三日勢危計急分兵出戰常守備由西門出奔降
於賊應勝率鄉勇由南門出與史胡萬俊亦率衆
降賊應勝勢孤不敵爲賊所殺同時家丁五人工
房何涵均被殺死後經司府縣詳請
題卹護撫臣崔維雅以詳報遲延日久不便具
題批飭存案又一爲平南知縣周岱生附見劉浩張
應勝案卷內兼載省志內開岱生癸丑七月閤門

聖祖皇帝天恩誅死譎戍蒼梧比三桂果叛廣西湖南相
繼淪陷弘烈募兵討賊二年之間克復全粵
聖祖簡任廣西巡撫佩撫蠻滅寇將軍印復陳請進兵討
平滇黔降將馬承蔭邀請計議單騎往赴遇害
敕贈太子太師益忠毅與馬雄鎮俱經原任撫臣邦浴
題請奉
敕建雙忠祠每年春秋祭祀在案一浔州知府劉浩康
熙十三年七月孫延齡以桂林叛附吳逆攻浔州
府浩撥城拒賊而僞總兵緱成德陷平南殺知縣
周岱生與史武佐鼎等遣兵助攻浔州副將蔣秉
鑑蔣浩執送賊營父子五人抗節不屈同時捐命

家口百餘悉被殺害亦經前撫臣邦浴
題請
賜卹又一爲北流知縣張應勝康熙十三年十月孫延
齡逆黨擁衆數千攻擊城池應勝調集鄉勇固守
三日勢危計急分兵出戰常守備由西門出奔降
於賊應勝率鄉勇由南門出與史胡萬俊亦率衆
降賊應勝勢孤不敵爲賊所殺同時家丁五人工
房何涵均被殺死後經司府縣詳請
題卹護撫臣崔維雅以詳報遲延日久不便具
題批飭存案又一爲平南知縣周岱生附見劉浩張
應勝案卷內兼載省志內開岱生癸丑七月閤門

盡節各等情臣查原任撫臣馬雄鎮原任將軍兼
撫臣傅弘烈原任潯州知府臣劉浩俱係捐軀殉
難已蒙
聖祖賜卹贈官今恭遇
恩詔應請
賞祭一次原任北流知縣張應勝原任平南知縣周岱
生亦俱捐軀殉難俱未經請卹令應否
賜卹抑或
賞祭一次之處伏候
聖裁又志書內所開殉難羅定協中軍都司吳錫綬戰
死於平樂府富川知縣劉欽鄰爲孫延齡統兵不

屈自縊俱康熙十三年殉難曾經
賜卹贈官但無卷案可稽未便列請相應一併
題明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議覆廣西兵米易穀疏 雍正二年 李紱
題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准戶部咨廣西清吏司
抄貴州清吏司案呈於雍正三年二月初九日本
部題覆貴州巡撫毛文銓題爲詳報虧空事一案
議令將黔省節年存倉米石有無紅腐及雍正三
年以後作何變通之處速一妥議具題等因本月
十七日奉

旨依議積貯倉糧特爲備荒賑濟之用但南省地方甚
屬潮濕米在倉一二年便致黴爛實難收貯改貯稻
穀似可長久應否改折稻穀收貯之處著九卿詳細
定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行文江南等省該督撫
各遵奉詳議具題等因臣伏查大江以南地方潮濕
倉米易致黴爛難於久貯誠如
聖諭令崇
皇上救令以米易穀實南方官民並受其福者也至於
廣西嵐烟瘴霧較他省尤甚所積米穀尤不可不
亟爲籌度令准部議廣西存倉米十萬餘石應令
分作二年改換又稱雲貴二省每年應給兵糧即
將存倉之米支給至秋收時各於額徵內徵收稻
穀補項倉厰亦可漸次增添地方官建造似覺稍
易俟改穀既完之後每年額徵應給兵糧仍收米
石餘米悉改徵稻穀各省均照此例等語此誠以
米易穀之善策也查廣西每年應給兵米六萬八
千五百餘石二年之內誠可盡數易穀但現在因
奏銷盤查各府廳州縣所貯兵米雖無徵爛而每倉
俱有氣頭約數十石其倉厰有鋪墊不全者近底

亦有變色米數十石通省合計約萬餘石此米不
便搭放兵糧若及今將氣頭及倉底變色米減價
平糶秋收之時尚可如數買補若再過五六月雨
水之時恐致徹爛該管官賠累維艱臣一面令其
平糶仍將價銀貯庫俟秋收時發買穀石補
項餘十萬零俱遵照部議施行抑臣更有請者廣
西每歲兵米除支給外約餘八千餘石易米收穀
應收穀一萬六千餘石每歲遞增有加無已倉厫
苦蓋新舊盤查貴愈多愈難杳兵米多餘原為水旱
不齊或有歉收之歲不敷支放今廣西兵米已餘
十萬有零倘有歉收是供補給又有捐穀一百一

十七萬八千餘石即再不敷俱可支用請自雍正
四年為始每歲兵米贏餘之八千餘石俱徵折色
庶米穀無陳陳相因之弊而地方官收管之累亦
可漸輕矣臣謹會
題可否伏乞
皇上敕部一併議覆施行
請展廣西案件限期疏 雍正二年 李紱

該臣看得粵西南太柳慶思五府屬各州縣居民
多獞荒山蠻峒獞狫十居七八又界連湖南
雲貴土苗遇有承查拘審事件不無負固抗匿是
以案件不能依限完結茲據布政使黃叔琬按察

使白洵會詳稱湖南所屬距省窵遠有苗州縣康
熙四十七年內具
題奉
旨准展限兩個月完結欽遵在案則粵西南柳等五府
所屬各州縣水陸程途遠至一二千里不等一切
文移往返動需時日且南太慶思四府兼有統轄
土司實與衡州等府所屬州縣乾州等衛距省窵
遠無異應照湖南成例
題明除新舊交代以及奏銷開豁其餘一切部行原例
大計各案仍照舊例依限完結其盜等案
四個月案件俱照六個月例限完結不准藉
結等情并造冊呈詳前來臣覆查無異相應據詳
題請仰懇
聖恩一視同仁比照湖南有苗州縣一例展限庶例限
酌乎至中下吏免受枉泰遲延之咎矣臣謹會同
兩廣督臣孔毓珣合詞具
題

請設直隸二州疏 雍正三年 李紱

題為酌分大府以清政務事竊惟郡縣建置歷朝治
革不同皆因時制宜務求有裨政治臣伏見近日
直隸山西山東江南等處府屬地方過於遼濶知

府勢難兼顧以致政事壅滯者各督臣撫臣請設
直隸州分轄數縣俱蒙
皇上允行欽遵各在案臣查廣西所屬柳州一府一州
十縣東西八百里南北九百里重山疊嶂獞七民
三其南尤遠自柳州至南寧五百餘里而賓州上
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悉歸賓州管轄其近府
具稱疎於遇仇殺搶奪之案檄催未幾例限已逾
深爲未便請將賓州一州改爲直隸州其附近之
上林來賓遷江武宣等州縣獞獠尤爲頑劣知府才
之象州一州并附府之馬平府北之柳城羅城雒
容融縣懷遠等六縣仍歸府轄俾得一意北顧料

理應無遲悞再查梧州府治設在東偏其西南至鬱林州已三百
而梧州府屬一州九縣界連廣東
餘里而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又在鬱林州西
南距府四五百里不等四縣俱在山僻不通水路
文移遞遞維艱又俱界連廣東高廉二府鹽梟出
沒故武職防守亦於鬱林另設參將專轄此一州
四縣不併隸於梧協誠以地勢有不便也請將鬱
林亦改爲直隸州專轄博北陸興四縣而附府之
藤縣岑溪容縣懷集等五縣仍歸
蒼梧與近府之藤縣岑溪容縣懷集等五縣仍歸
府轄應各可就近綜理至直隸對酌人地及一切
考成責任應聽部覆照原議直隸等處一例遵行

臣爲因地制宜起見謹具疏具
題可否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

土龍州改設土巡檢疏 雍正四年 孔毓珣

臣查廣西太平府屬龍州土知州趙殿炘貪婪成
性殘暴無忌縱容奸目土舅勃派攫民黍苹審擬
所管地方自應另議管轄惟其地環逸皆係上司
無附近州縣可以歸併者改設流官則俸年攤賦
做一百有零不足充 應經費之用請選擇趙姓
近支有品行者一人降爲土巡檢一員按村編大
小分別管轄使之約束土民徵納糧賦仍准世襲
因其題隨經部覆准撤行司屬遵照去後今據布
政使黃叔琬詳稱查有趙陞趙墉二人係趙殿炘
堂姪素爲目民悅服公舉承襲隨將龍州原額地
糧按照地圖分割閣執自沿江高上水甲至武德
鄰附近隴利村止連餘基分爲上段爲趙陞所管
又自羅回高上月甲至遵同附近廟村峯竜村止
分爲下段爲趙墉所管取具親供宗圖族目民人
都封及該道府印甘各結詳繳籍加具該司印結詳繳
查龍州地方既經趙陞趙墉管轄應請以趙
陞爲上龍司土巡檢趙墉爲下龍司土巡檢并請

鑄頒印信號紙各令任事約束土民徵糧納賦承
遠襲職再照龍州原設流官吏目一員令既改爲
兩巡檢分管吏目應請裁汰武官向係龍憑營守
備駐劄應仍照舊駐劄分防其龍州原領印信
聖諭俟繳到送部臣謹會同廣西撫臣汪潞提臣韓良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酌通邊缺調補陞轉疏 雍正四年 甘汝來

題爲酌通邊缺調補之例分別俸滿陞用之員以收

皇仁事該臣看得南太慶思四府悉係烟瘴之區所屬
道員以下教職以上缺出例於桂平等五府官員
內選擇熟悉風土之員調補歷俸三年報滿即行
陞用定例遵行已久雍正二年七月內部議條奏
所請嗣後粵西調補官員無論調補部選俱照五
年即陞之例
題報陞用教職等官停其調補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自
簡守太平以來在南太地方日久身履其地耳目所經
較康熙二十五年廣西按察使黃性震條奏定例
之處更有親知灼見爲從前奏議所未及者謹分
別爲我
皇上陳之查南太慶思四府同稱烟瘴然如南寧府屬
之宣化承淳橫州思恩府屬之武緣民居稠密烟
瘴全無與內地無異益武緣原係宣化割立之縣
故爲思恩府之首邑而不同城而承淳橫州又緊
與海州相接嗣後此一州三縣遇有正雜各官缺
出并南寧府之經歷司獄等缺均應停其調補繁
請歸部銓選至左江道駐劄南寧與南寧府知府
既非烟瘴之地似應聚停調補但該員均有管轄
土司之責係要缺必須熟悉風土之員應仍照
舊例遵行再查柳州府屬之馬平雒容宜徠賓州
所屬之上林此三縣雖非烟瘴之缺但猺獞獷悍
素稱難理非才具優長老成熟練之員未易勝任
副後遇有正雜缺出應請照調補烟瘴之例選擇
調補照例俸滿
題陞應於地方有益抑臣更有請者近遵奉調補官
員五年陞轉之例似亦經久可行但查州縣等官
雖處蠻烟瘴雨之鄉尚有俸銀火耗足以養廉不
至窮愁變結惟雜職微員俸銀無幾衣食不周臣
在太平左江道任內目擊此項微員鶉衣菜色不
勝愁苦近年據報病故者十之五六間有二三家
屬相隨者亦多相繼淪亡甚至無人扶櫬歸籍此

種情形實堪憫惻相應懇請
聖慈准其仍照三年即陞之例俾微員得慶生全且此
內儘有才能之員將來感戴
天恩自必益加竭力報效其州縣以上等官仍照五年
報滿
題陞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
點粵劃江分界疏 雍正五年 鄂爾泰
該臣等會看得廣西西隆州泗城土府與貴州普
安州南籠廳永寧定番二州地方俱犬牙相錯土
苗犂居以致爭占地土互相仇殺積案不清點粵

之交原有大江爲界事情一併會商妥議具奏欽
上諭著臣等將點粵分界事情一併會商妥議具奏欽
此欽遵臣等查紅水一江實天之所以限點粵也
粵西諸水遇灘則激無灘則紆廻遞勢多平衍
獨此江奔騰湍激狀若黃河況發源於滇流入粵
之西隆州境經東蘭那地等土司入右江由潯梧
經粵東之肇廣入海粵在江南點在江北南北蠻
然並無錯壤惟泗城西隆兩處苗獞地方多有跨
江而北與點省瞻域相連村寨相間錢性獷悍輕
生睚眦必報鎗珠必較點員既難兼轄粵員亦難
遥制遂致仇殺劫擄紛擾無休今臣等酌議點粵

兩省以紅江爲界江以南屬廣西江以北屬貴州
使疆界分明更無淆混即或有爭奪案件事緣一
省亦易於完結其南丹上州荔波等縣距貴州地
方甚遠且素無爭奪毋庸劃分應將西隆州所屬
江北之羅頻冊亨等甲共四甲半零二十二寨劃
隸貴州泗城府所屬江北之上江長壩桑郎羅斛
等甲共十六甲亦劃隸貴州此西隆泗城所劃江
北地方南北約三百里東西徑六七百里地阨遠
濶民俊兇悍若止歸併附近之點屬州縣管轄不
但鞭長莫及且恐向有仇隙各圖報復彼此不能
相安應請於泗城封江之長壩地方設立州治添
知州一員專理吏目一員佐之學正一員專司訓
廻東羅斛四甲與貴州定番永寧二州相連土苗
兇頑山谿尤險應設州判一員并將桑郎四甲令
其分理即駐劄羅斛甲地方西隆州所劃四甲半
有零除羅頻一甲劃歸下半甲與州治相近如冊
亨龍渣二甲巴結半甲劃歸上半甲俱距長壩窵
遠而冊亨尤爲難治應設州同一員即將龍渣巴
結等甲令其分理駐劄冊亨甲地方州治應有武
職防守新改流地方又層兩省交界尤藉兵威應
設城守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兵五百名以遊擊并千總一員兵二百五十名防

守州治以守備并把總一員兵一百五十名防守
州同所治以把總一員兵一百名防守州判所治
以上官兵歸於安籠鎮統轄所添之兵黜省各標
鎮協營在城汛廣兵單未便再行抽撥應請召募
充補泗城之北原有一肩山山勢高險爲黜粵分
界而黜粵之董家旗尾酒村襲趾二家皇李家聖
坡哈寨打村寨金井寨壩草寨朵萬寨羅怕寨羅
王村等十處迤東一線穿入泗城腹裏甚爲雜錯
今江北地方既改隸黜省應將此十寨一併歸於
新設知州管理更爲清楚再安順一府原轄三州
五縣南籠一處地方廣濶告已鞭長莫及今若再

轄新設一州又增數百里之地勢難兼顧除鎮舉
永寧二州普定安平清鎮三縣仍聽安順府管轄
外併請將南籠所屬地方改爲府治添設知府一
員經歷一員仍留南籠通判爲之佐理將附近之
普安一州安南普安二縣并新設之一州俱歸南
籠府管轄則盤查倉庫批審案件得免往返稽遲
便於督催起解庶兩府分治事可無誤又普安州
之捧鮓地方有養馬箐穿連三十餘里山勢嵯峨
樹林幽密路徑崎嶇蠻烟籠罩爲三江之咽喉夷
獞之要隘上江白雲堂峭崖壁立俯視各寨險峻
異常惟有一徑紆迴可以攀援而上法巖寨山高

十五里路險巖危歪染寨烟戶百餘家田多民富
以故夷猓踞險負嵎若於捧鮓地方設立一營白
雲堡之上撥弁員帶兵扼險法巖歪染二處設立
大汛防守餘則相度形勢設汛安兵使之星羅碁
布會哨遊巡不惟黜夷可以控制即粵獞亦不敢
起釁查黃草壩地界在捧鮓之內從無燒擄大案
應仰以駐防黃草壩之安籠鎮標左營遊擊一員
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兵三百名移駐捧鮓將原防
捧鮓汛之把總一員兵五十名移駐黃草壩輕重
緩急亟便得宜黃草壩民居稠密漢多夷少且距

州遠必須文員管理應於普安州添設州判一
員分駐其地專理細事并管三江稽查奸宄遇有
命盜重案仍報州審詳查黜省按察司衙門有經
歷照磨二員並無執掌事件合將經歷裁汰即改
設普安州判庶文事武備嚴密周詳而邊方漢夷
得以安貼矣

請移駐丞倅等官疏 雍正六年 金鉷

該臣看得廣西一省山接滇黜水連楚粵蠻獞雜
處野性難馴惟賴制防得宜始可保固邊境臣蒙
望上天恩
特擢廣西巡撫訪地形之衝僻量民居之多寡察疆域
之險易考職守之繁簡有商民聚集之區應移駐

稽查者有蠻獞出入之徑應設官控制者有山崗
嶮嶂諸蠻聚處及水路濶遠村堡遥隔應專員巡
捕者就於通省內酌量地僻事簡之員或移彼駐
此或裁汰改設一轉移間官不增置而巡防完密
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思恩府土田州之百色地方宜以本府同知移
駐也查田州之百色上接廣南路通滇省下連南
太直達粤東山徑而西者於此登陸由滇而東者
於此乘舟商賈輻湊人烟凑集其在粤貿爲水陸
要衝土知州岑應祺雖有治理之才但駐劄州城

又不便管理漢民若非設立專員彈壓無以稽查
奸宄巡察逃盜查思恩府設有同知一員向駐武
緣縣城該縣離府僅五十里又有知縣在城無容
同知防守請將該同知移駐土田州之百色地方
令其巡查彈壓凡有地方距類掏摸誆騙賭博鬥
毆等事俱聽其查拿審理其過往人等在形迹可
疑及奸宄逃盜等項悉令盤查明確詳解究處至
附近苗獞或有搶擄劫奪之事亦即督同各土官
緝捕如此則商民聚集之地有所稽查而防維不
致疎漏矣

一思恩古零土司之宜設通判駐劄也查古零土
司與直隸賓州之上林縣接壤上林縣之北三十
里爲三里營又北八十里爲思吉周安古篷三鎮
其地僻稱八寨四山環合巖岡險峻界連柳慶思
賓四府州周圍五百餘里諸蠻巢穴於此歷代因
而撫之故有撫民之號然蠻心未改時出抄掠今
三里營設有守備又有思吉移駐巡檢千總分給
兵田養贍土勇則八寨之蠻自不能越思吉三里
而至上林但古零土司與八寨連接而古零之才
柳香馬等隘與上林相通土蠻每勾引八寨及附

近奸蠻爲患地方土巡檢卓積成職分卑微不能
控制必得流官駐劄挑其要隘使古零土蠻不敢
以保固查海州府止轄三縣知府之外設有同知
足以兼理督捕之事通判一員儘可裁汰請即以
海州府通判改爲思恩府通判駐劄古零於通省
簡僻州縣內酌抽民壯一百名令其召募精壯誠
實土民訓練承充督同土官把守各隘口不時巡
防稽查如古零土蠻擅行劫掠及糾合八寨暨附
近流土地方蠻獞越境搶擄即時擒拿詳解究治
如此一轉移間則官役不增而蠻獞出入之要隘
得以控制矣

一桂林府永寧州喇岸地方宜設巡檢防守也查

永寧州喇岡在州西百里之外連接柳州府雒容縣之岡湖又與柳城馬平融縣接界山巒險峻僅有一徑可通蠻獞盤踞其間每特險負嵎佞奪隣近村庄近經陞任永寧州知州陳鎮招誘諭該村獞民莫扶星莫騎龍等皆悔罪輸誠自出投服業經逐案審明分別安插但地方險峻野性難馴應請設立巡檢一員弓兵十二名駐劄其內據其險要連絡永寧營屯秋陰汛地相為聲勢使無所倚恃且令與諸蠻朝夕相親不時教誡約束每逢

聖諭廣訓格其非心其有強悍不法者拿解該州究治則獞悍之積習可以漸除而蠻民俱沾

聖化臣查廣西各土司地廣人稠者固應設官駐劄其地狹民稀者原可無庸彈壓即現在各土州內不設流官者甚多今太平府全茗土州幅員僅二十餘里附近之茗盈土州亦止三十餘里俱屬僻小設有吏目實屬冗員自全茗州治至茗盈州治又僅及三里若以茗及茗盈吏目兼攝全茗吏目之事甚屬有餘請將全茗土州吏目裁汰改為桂林府永寧州喇岡司巡檢駐劄防範則閒員移置險要而向化之蠻得以管轄矣

一南寧府橫州之伏波大灘宜設巡檢查防也查橫州福員遮闊俯臨左江該州伏波大灘在州東七十餘里界連廣東欽州靈山等處水濶山荒宵小每乘間竊劫州屬僅有吏目一員駐防州城鞭長莫及應請設巡檢一員弓兵十二名駐劄其地將附近村庄河道俱交與巡防廳地方得以寧謐查南寧府屬之果化土州人民甚少吏目一員理應裁汰又與隆安縣那樓寨巡檢接壤該寨亦甚僻小應將果化土州吏目之事令那樓寨巡檢就近兼理其果化土州吏目請改為橫州大灘司巡檢則抽巡不致之員而要地得以防範矣

一南寧府宜化縣之三官堡宜專設巡檢管理也

查宜化縣地方延袤數百里與史之外復有巡檢五員分地管理其三官堡一處向係上舍劉正興所管不在五巡檢管轄之內嗣於雍正五年將土舍革除議於五巡檢內每年輪委一員兼轄但三官堡離縣一百餘里有大小村庄九十餘處又界連廣東廉州府與鹽場相通不無私梟越販及鼠竊攘奪等事若非專員久任未免狗縱廢弛查五巡檢之內有那南那龍二巡檢相去僅二十里所管村庄無多應將那龍巡檢地方歸併那南寨巡檢改為三官堡巡檢一切捕捕盜賊巡緝私鹽俱歸與該員專管則地方得

有責成而將官小可以絕跡矣

鎮安墜流府疏 雍正七年 鄂爾泰

爲請設知府州同以資控制事竊照廣西思恩一府居全省之西偏內控八寨外接交阯地方最爲遼濶現在綏輯歸順土州地廣民稠又現有歸州都康向武歸順上映五土州上林一土縣白山與隆那馬定羅古零舊城都陽下旺安定九土司并未給職銜之小鎮安共十八屬延長千一百餘里內歸順土州去府一千里鎮安土府去府九百里上映土州及小鎮安俱去府六七百里路程遥隔文書往返多致遲延又歸順土州現有歸公田價倒應由府轉解因駐劄太遠督催未便不得不稍爲變通查府屬之鎮安府在思恩之西南於康熙二年改土歸流現有通判一員知事一員駐劄其地附近鎮安之歸順土州上映土州都康土州向武土州小鎮安俱去思恩甚遠而與鎮安較近應請將鎮安墜爲流府改設知府一員管轄歸順上映都康向武小鎮安五土屬其奉議州界於思恩府添設知府歸順州同添設之直隸賓州同均照苗疆之例揀選調補分別駐劄上林縣三里營地方與思恩通判彼此會同查緝則防範嚴而奸匪無所託跡以上改設之鎮安府知府歸順州同添設之直隸賓州同均駐劄古零其賓州屬之三里營未有文員專駐應於直隸賓州添設州同一員專司捕盜即令接壤係發賊出沒之區業准部行於思恩府添設通判駐劄古零其賓州屬之三里營未有文員專駐劄上林縣三里營地方與思恩通判彼此會同查緝則防範嚴而奸匪無所託跡以上改設之鎮安府知府歸順州同添設之直隸賓州同均照苗疆之例揀選調補分別題咨五年俸滿一體陞用鎮安府除原設通判衙役外應添書辦四名民壯五十名奉議州向沿上制未設民壯應酌添民壯三十名歸順土州州同除

原設吏目衙役外現在管理錢糧應酌添民壯二
十名傘夫一名直隸寶州駐劄三里營州同應設
書辦二名門子一名皂隸六名民壯五十名馬傘
夫二名所需俸工役食俱於地丁錢糧內支給報
銷其鎮安府原有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應請添設
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駐劄歸順土州所需俸餉
照數裁回佑計造報至鎮安府原有鎮安府印信
無庸鑄給其歸順州州同直隸寶州州同俱請鑄
給關防以專責成臣請會同廣西巡撫臣金鉷廣
西提督臣張鴻介詞具

題

直隸西隆州改屬泗城疏雍正七年

題爲邊郡孤懸酌請等事該臣看得西隆州於雍正
五年經前任撫臣甘汝來題請改爲直隸益緣彼
時泗城尚屬土府故議歸屬爲直隸州茲泗城土府
既經改流直無屬邑似應請將西隆西林二州縣
改歸泗城府統轄一切案件俱由知府督催倉庫
錢糧亦令知府盤查至西隆現在州治烟瘴甚屬
難以存駐今已議以紅水江爲界江北屬黔江南
屬粵查該州所屬偏牙地方水土平和人烟稠密
形勢寬廣四境適均應請移駐偏牙以便居中撫
馭再西隆州八達地方本屬緊要現在採買穀石
建倉收貯必須專員以司出入查西林縣屬八陽
地方與八達相隔一河應將西隆州同移駐八
陽就近查明顏光色等寨田畝於安插土民內擇
其年力精壯者三十名令其屯種聽該州同管轄
役不給食田不取租舊額錢糧仍令照數輸納如
此一轉移間體制得宜於地方寔有裨益應建城
垣衙署所需工料銀兩數目委員勘估造冊報部
議

題

撥官兵移駐泗城疏雍正七年

該臣看得安營設汛原以彈壓地方必須控制得
宜方可以資捍衛廣西右江一鎮額設左右二營
左營遊擊守備同總兵駐劄歸順州右營遊擊駐劄
土田州百色地方右營守備駐劄泗城府治茲據
該鎮總兵官蔡成貴詳稱歸順州州同直隸寶州
四形如盆底並非扼要請將西隆西林二州縣
弁兵移駐百色其歸順州舊駐劄歸順州總兵遊守
駐守將右營遊擊移駐泗城原防泗城之右營守
備撤回百色等情經臣批行廣西布政使張元懷
會同按察使元展成議詳前來臣查歸順州形
勢低窪微有烟瘴兼非適中扼要之區在原設泗
城副將駐劄其地不過以備援剿兼防土酋今歸

改設一鎮所屬地方遼濶自當扼其總要以成犄
重馭輕之勢思恩府屬土田州百色地方相距皎
樂僅二十餘里人烟稠密商賈輻輳乃滇黔之門
戶又有平陽地面可以建築城垣駐屯兵馬況原
議皎樂營制尚未興工亦並無改造繁費且經撫
臣金鉷
題請思恩府同知移駐於此則文武同城誠爲妥便
應如該鎮所議將駐劄皎樂總兵遊守弁兵移駐
百色其皎樂舊營改爲一汛泗城府治地勢亦屬
險要原防守備弁兵實屬卑薄應將守備撤回百

色經管錢糧操練軍士以右營遊擊帶領千把總
各一員酌撥原防百色汛兵一百名合舊設兵二
百七十八名共兵三百七十八名移駐泗城府治
以資彈壓右營遊擊既議移駐泗城百色又有左
營遊擊右營守備隨總兵駐守則左營守備應帶
把總一員兵丁一百五十名留駐皎樂庶兩營汛
守得以聯絡實於營伍地方均有裨益至應建城
垣衙署營房所需工料銀兩數目俟布政司確估
造冊到日另咨報部外臣謹會同駐劄柳州府廣
西提督臣張溥合詞具
題

湖廣交界添設弁兵會哨疏 雍正八年 鄂爾泰

該臣看得廣西平樂府屬之富川賀縣地方僻處
邊隅與楚省之江華永明二縣接壤猺蠻盤踞素
稱頑梗應行添設官兵防守先准湖南撫臣王國
棟湖廣督臣邁柱咨會當經檄行廣西布按二司
查議并咨商撫提二臣去後茲臣巡歷粤西與撫
臣金鉷提臣張溥面加斟酌并據布政使張元懷
按察使元展成議稱前來臣查富川賀縣之八都
六大寨其寨名乃賀劍黃石神泉斗嶽石密秀山
其間尚有小寨四十餘處接連楚省之江華永明
二縣并與大源一山相通其山嶺洞百里凡八都
不法猺獞一犯盜刧仇殺潛躲大源山內山高路

險兵役不能追捕縣城遠隔凡八九十里鞭長莫及
富賀一營額設兵丁又不敷防禦以致宵小出沒
不時稽查匪易應請於六寨適中之麥嶺地方專
設同知一員民壯三十名職司督捕添設守備一
員千總一員兵丁一百五十名一同駐劄防範再
牛巖離江華白茆汛二十里小水峽離永明白象
汛三里應每汛添設把總一員兵丁五十名月與
白茆白象二汛會哨又長圳村離永明祖山岡十
五里龍窩村離江華青綠井新設塘汛僅五里應
各設一汛每汛安兵二十名月與祖山岡青綠井
新添塘汛會哨又賀縣桂嶺汛屬之開山崗與江

華嶺東汛交界亦屬要區應設立一汛以外委把總一員領兵二十名防守月與嶺東汛會哨如是則同知守備居中稽查以扼其要而各汛弁兵聯絡會哨以守其隘猺蠻畏威奸徒自無托足之地於地方實有裨益以上共應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三百一十名其添設同知即爲平樂府捕盜同知守備即爲麥嶺營守備歸於平樂協統轄如蒙

俞允并請

敕部各鑄給關防以昭信守所需衙署房動支正項錢糧建造工竣之日造冊

題銷至江華等縣應設官兵聽楚省督撫二臣會疏具

題合併聲明

題請將鎮安陞爲流府原設通判裁去改設知府一員管轄歸順等五土屬歸順土州裁去吏目改設州同在案臣查歸順上州地方遼濶夷民强悍土知州岑佐祚驕縱乖戾不守官箴業經臣參革審擬所有該土州世職應襲無人似應改土爲流請設立知州一員駐劄州城撫綏化導收解錢糧以專責成并請復設吏目一員與知州同城分司捕務以收臂指之助州同一員應請改駐於該州所屬之舊州地方使得就近撫綏專司緝捕實於地方均有裨益以上共應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三百一十名其添設同知即爲麥嶺營守備歸於平樂協統轄如蒙

聖恩俞允均照粵西擇員調補之例三年俸滿其一切書役弓兵等照例召募充俸工役食於該州地丁內動支報銷所有知州衙署旣應改駐舊城衙署旣應估計建造再查歸順原有屯隘額設土勾榮勞四隘弁隘口應設土兵四十名駐那係小隘應設七兵二十名常川把守盤詰奸宄查出入以資抚要又該州接壤交夷前經督臣鄂爾泰會疏准添設遊擊一員把總一員兵二百四十名駐劄現在佔建衙署營房俟查歸順地方上勾隘之隴那村離州八十里杭近交夷左接屯隘頻臨石環隆那榮勞爲緊要之區今州城旣設流官又有遊擊駐劄止須帶兵一百二十名足資防範應令把總駐劄上勾隘之隴那村帶兵五十名巡防更於頻臨屯隘榮勞二隘各設百隊一名帶兵二十名隆那設百隊一名帶兵二

十名兼同士兵防守庶首尾聯絡控制得宜茲據
布政使元展成署按察使事分守桂平梧鬱驛鹽
道耿鱗奇會議具詳臣謹會同雲貴廣西總督臣
鄂爾泰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題覆四府入籍考試疏 雍正九年 金 鉷
題為入籍考試其有無過犯無
陳請仰祈
聖鑒事該臣看得粵西天末邊隅土司雜處而習俗民
風洵異內省其間之太慮泗鎮四府凭所屬各州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三 藝文 四三
縣人極椎魯不事詩書兼之地僻山深見聞鄙陋
以故蠻苗愚悍之風驟難化導臣是以再四籌度
設法整頓特疏
題請於此四府所屬州縣令別省及本省之人入籍
考試俾得觀摩漸染以化其囂凌強暴之習前經
部議未遵
俞允又經再疏
題請在案嗣准部咨此中風氣情形雖以悉知其果
否一時變通之計可為日後久遠之圖應令會同
學政詳悉妥議具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經臣咨移學臣悉心詳議
酌妥去後茲准學臣衛昌緒酌議咨覆內開查得
太平慶遠二府現在應試生童約一千七百餘名
兩屬人才以之比中邦則不足以之比邊郡則有
餘此二府者但飭該教員嚴立課程勤加訓誨二
三十年之後人文諒可充盛毋庸再議入籍惟泗
鎮二府實無應試生童誠宜設法振興以鼓舞人
才但令外省之人前來入籍考試其有無過犯無
可稽查似宜令情願入籍之人具呈該府州縣一
面造入烟戶冊准其入籍一面申詳布政司咨查
本籍如無過犯准其考試仍呈明學政衙門註冊
學臣於兩考時按籍而稽不准冊內無名者不得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三 藝文 四四
混考兼可以杜臨場妄攻阻人上進之獘至入學
中舉之後仍照奉天定例不許搬回原籍如有搬
回原籍亦照奉天例議處其嫡親子男弟姪同時
入籍有名者俱准一體考試其冊籍無名親族不
得借名混考凡情願入籍之人咨查註冊後嚴飭
地方官留心稽查如有行踪詭秘煽惑愚頑不守
本分者立即詳逐回籍如該地方官失於覺察或
被旁人首告或被上司查出嚴加議處如此則智
巧之徒不能為地方害而明通之士轉足為多上
益矣再照此番入籍乃加意整頓設法變通之計
非徒收外省之遺珠實欲造瘴鄉之後學應請令

入籍居住之士即爲土著童子之師使其相偕相
友與居與稽易繫發蒙攻玉所以資他山之石禮
聞來學束修可以養遊子之家於義爲得查定例
童生應試須冊註保結廩生及互結業師字樣今
泗鎮兩府既無廩生自無保結嗣後文武童子應
請即以業師爲保結學臣按試時閱其保結童生
果有書理明白文字平通者則高列宮牆之選以
示褒嘉如有險僻怪誕支離不經者亦薄收妥楚
之威以懲倦惰如此則人籍之人與土著之士休
戚相關榮辱相繫諒不肯靳已之長棄人之短集
思廣益觀感漸摩必不至轉生怠棄之心而欣欣

然適於上進之路矣至所請本省桂平梧潯柳鬱
等府州亦准入籍考試之處查此間士子其才智
相若其學問相等其師承不甚相遠此六郡童生
毋庸令其入籍再此番入籍雖與從前飛來冒籍
掛名寄籍種種不同較如黑白但以同省之人入
異府之籍誠恐將來潛滋冒濫之弊惟查慶遠府
屬之荔波縣地處極邊東蘭州係新設流官太平
府屬之寧明州亦係新設流官其無應考童生與
泗城鎮安兩府相同合無亦准外省之人入籍併
請嗣後土屬內如有以土改流之州縣均照此例
准外省人入籍考試仍照原

題於十科後停止相應一併聲明統聽部議臣等悉
心酌議實屬一時變通之計可爲日後久遠之圖
於邊地文教大有裨益臣謹會同江南道監察御
史提督廣西學政臣衛昌績合詞具
題緣係議覆條陳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敕部議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
會題請

旨

敬陳鄧橫善後等事疏 雍正十年 高其倬

臣等看得廣西太平府屬鄧橫蠻寨蔽法逞兇經
前督臣鄂爾泰調遣官兵剿懲惟是地處巖疆界

連交阯且鄧橫與那練蕾蓬派蓮原共四寨相習
頑獷今已將鄧橫之最甚者剿平乘此應籌善後
之宜永靖邊隅行據該管文武議覆臣詳加籌酌
查鄧橫一寨應招徠相近朴實民戶無田土而有
家室者於平坡有水之處居住另立村名所遺田
地令其開墾承納錢糧鄧橫原額每年編銀十二
兩令飭行查丈約計頃數坵段按口授耕照額納
糧至五年安南進
貢啓關需用人夫仍照舊例供應其鄧橫與那練等
各寨每年共編銀七十二兩向爲思明府學祭祀
廩餼之用今應飭令查明歸入正項再鄧橫等寨

地險俗悍今乘剿定之後應將各寨編定十家一
甲設甲長一人令稽查居人出入又每甲選年力
精壯者三人爲土練又每五甲設練長一名選勤
慎者充之約束土練聽地方官稽查管轄以防禦
地方所有新招寨民及那練等二寨百姓每寨各
設鄉約正一名擇謹厚者爲之於四寨適中之地
聖諭廣訓及大義覺迷錄使知禮義以期民俗日馴又
建一約所該管官每月朔望令齊集聽講
鄧横等四寨六圖向設思明土州管轄經前任兩
廣督臣楊琳題准改土歸流隸太平府崇管因距
府窎遠正五年就近歸思明同知崇管復經領

給寧明州印信以專責成仍歸思明同知兼攝在
案今四寨六圖去寧明州較近應改歸寧明州管
轄請
旨設寧明州知州一員專治管理仍聽太平知府統
轄其附近之上下石西土州思祥思陵土州凡有
相驗承審案件俱歸該州辦理再思明土府黄觀
珠少不更事所轄地方民多藐玩現據該土府詳
稱才具凡庸不能約束情愿將安馬等五十村歸
流官管理自移駐伯江村崙管六唎八唎地方等
語所有安馬等村亦一併歸寧明州管轄一切案
件俱聽該州經辦至思明土府地方既小通省亦
無土府名色應請改爲思明土州將原設土府經
歷一員改爲州同與土官同駐管理其土府所遺
衙署即爲思明同知衙署其思明同知向來土民
視爲土府佐貳有事呼應不靈今土府改爲土州
既移駐伯江村該同知專駐土府城內管理捕務
應請領給太平府理土督捕同知駐劄思明字樣
關防凡遇扣奪與漢奸生事等項會同武員緝捕
新設土州所屬訟等項會同土官辦理附近之
寧明州思陵等五土州縣向係太平府通判督捕
今應就近一併歸該同知督捕至同知一缺向係
五年俸滿但該同知并寧明州均係極邊水土最
爲惡劣應均請照太平府通判等缺例三年俸滿
准其即陞俾奮勉辦理土蠻起釁多由漢奸唆誘
以致仇殺互相劫擄欲除漢奸須嚴保甲除四寨
及現議歸流之五十寨俱令編設保甲外其餘土
司村寨向係土目管理與流官地方不同難遽一
槩編設應因其故習即以保甲之大意設法責成
土目造冊稽查倘有容留漢奸即照窩匪例治罪
俾有司藉以稽查又新太一協改設副將原額設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三員兵丁五百五十八名地
屬邊疆實不足以資控制除該協守備已改都司
請於該協添設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

員將左江鎮標現貼防思明等三汛兵二百五十
名再於該鎮標內抽兵一百九十二名共四百四
十二名撥入新太協合足一千名之數即令新設
之右營守備帶領千把總三員兵丁四百名移駐
新改流之原思明土府地方與思明同知同駐彈
壓仍貼防寧明思陵二汛併於鄧橫寨萬包嶺等
處相度要隘設汛防守則兩地控制可資且免增
餉之煩更有請者梧州府屬之懷集一汛現係左

江鎮標輪撥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兵丁四百
二十名前往貼防但查南寧相距懷集往返動需
兩月離總兵甚遠既難管束其兵丁經年在外兼
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兵三百名駐防
懷集分防朋岡等汛歸梧州協副將兼轄將左江
鎮標貼防之官兵撥回又南寧府屬之橫州乃商
旅往來要路猺獞雜處水陸交衝上距南寧三百
里下至潯郡亦三百餘里且偪近廣東兩省交界
向時藏匿奸匪原防把總一員兵二百三十五名
實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將左江鎮前營遊擊帶經
制千總一員外委二員分撥撤回懷集之兵一百
六十五名連原防把總一員兵二百三十五名共
兵四百名駐劄防其中軍守備仍留駐南寧俾

題

直隸賓州改隸思恩府疏 雍正十二年 金 鉷

題爲酌請改隸州縣以重要郡規模以專漠上責成
事竊照思恩一郡向日原係軍民府僻處東南一
隅而所管地方極爲廣濶今已析爲三郡但自開
通雲南驛路水陸交衝又新設右江一鎮軍需糧
餉需員料理該府屬員甚少不敷委用查有賓州
及來賓遷江上林武宣五州縣從前俱屬柳州府
於雍正三年經前撫臣李緩題請以賓州爲直隸

州分轄來賓等四縣嗣以武宣改隸淳州府疆域道里已爲妥協惟查賓州遷江上林三州縣境內多係層山峻嶺奸宄易生即如六便等村尤爲獷悍犯罪拘拿往往竄匿深山而山後一帶即係思恩府所管九土司地方雖各有隘汛巡防而一時調遣撥用仍必由於該府賓州非其所轄必關移詳請始行調撥現在直隸賓州及所管三縣內來賓縣原近柳州與馬平首縣接壤應請仍歸柳州府屬以復舊制其賓州去柳州稍遠由武緣至思恩府僅一百八十里上林由古零土司至思恩府僅一百五十里遷江縣由上林縣至思恩府亦止二百八十里此皆大路程站尙有小路更爲近便請改去直隸州將賓州及遷江上林二縣俱隸思恩府管轄則思恩一府共有一州三縣環統邵治之東南北三面與所轄西北一帶各土司形勢相稱氣脈聯絡郡治居中有呼卽應各州縣之聽命於知府與受轄於直隸州者體統固已有間土司之聽調於知府與待隔屬之關移者遲速更有不同至於相驗審轉差委盤查各案件屬員既多可以隨宜調遣不借員於鄰屬而事無遲悞卽山箐漢土事權之歸一而易於緝捕不致藏奸之藪因漢土之患如此則形勢相稱責成益專於苗獞要郡更有裨益一切官員及武弁駐劄衙署無庸添改思恩府學仍照原額取進無庸另議其漢土作何分撥之處俟復准到日移咨學臣酌定

咨部謹

奏

藝文

國朝

議

條陳粵西事宜　于成龍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文
設舖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無如
有司與防兵或情面相徇或私獎索制綫敎塘兵
居住民村日供柴水米食如故民不聊生惟在嚴

察

一見年之苔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催
辦錢糧不許荅應有司衙門供給上司差役飯食
及過往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行無忌者夫
亦不少且無耻輩藉口某縣有供應恐嚇里民以
遂其欲不思洗滌惟在嚴察

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往例州縣有道府廳爲之伺
察三分其權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稍遠惟
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得其人則官方自清民生自遂
知府爲最近若府得其人則是非冤其喜怒賢否任
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冤其喜怒賢否任
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院司在下曲意
爲阿從在上曲意爲徇庇從此效尤成風而民命

邊事關係不淺惟在裁酌

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近
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適當耕耘之候九
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遍民赴納已非得已
又從而措延之夫復何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
姓納銀米而不即上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羣
集不能隨到隨收以至百姓隔宿守候則有司之
才不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

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不同
旣禾穿而秋稻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七八月收
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赴九月正收之候也
於此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爲通融
聽從民便自二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
願全完者獎之何必拘拘定以四月爲限也或孤
單貧弱或水火災喪一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覓
限秋收上納又何必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
拘也窮者不得與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
較是人情之緩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即
有艱難困苦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
爲開除矣可與煢煢赤子較輸量銖而算之無遺
力也又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
必將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

照以杜弊端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是必亟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爲那移種種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一見年之承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爲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苛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數十年培養之不能復其元氣夫既革其供應矣而用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戶而催之則自己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瞰其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上納如輪納不前令見年催冬頭冬頭催花戶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點卯歲時之謁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猶猶畏疑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

裁酌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唯宜發於民也夫雜派之禁奉上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終造由單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檢起解編銀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支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縱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要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幫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幫道之進表有派幫濤州之水腳有派如此類咸由上派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語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恩弄猶猶欺其無知藉口派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爲勸諭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

由不發由單之故猶猶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所查明雜派得由而人之矣然功令日嚴譴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所施其巧也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無所肆其貪也

一有司之廉耻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官之與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異腹裏有勢宦挾制噩衿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蠻獞猺獞則

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推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誆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以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所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爲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離職離任庶不致官民搆訟以傷體統若反覆爭辯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媿縱使辨明無辜復何面目視若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怨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有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儆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俛首歸家不敢若告官之名及官挂彈章百姓舉頌爲上之明而下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輿議而無隱匿參劾之權操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可幾乎淳良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一粵西之邊防宜加慈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中

國以爲聲援然弱則貽患聽命強則跳梁抗尊勢所不免彼日覩兵馬雲集敢不唯命是從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綏必相謀彼內豈無智者陽爲順從陰爲修備事未可知況數年以來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爲流之民亦未心服矣且猶獞暗殺爲性反覆無常即有司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本心也是可危也又在寇盜未前之綢繆焉

議 熊飛滑

講陳備禦情形等事議後兵策以固目前以保爲講陳備禦情形急等事處內備叅經兵獘百姓久知民生事竊照融邑僻處內備叅經兵獘百姓久知

厭亂堡險亦皆徵兵派夫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儆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俛首歸家不敢若告官之名及官挂彈章百姓舉頌爲上之明而下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輿議而無隱匿參劾之權操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可幾乎淳良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一粵西之邊防宜加慈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中國以爲聲援然弱則貽患聽命強則跳梁抗尊勢所不免彼日覩兵馬雲集敢不唯命是從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綏必相謀彼內豈無智者陽爲順從陰爲修備事未可知況數年以來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爲流之民亦未心服矣且猶獞暗殺爲性反覆無常即有司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本心也是可危也又在寇盜未前之綢繆焉

議 熊飛滑

講陳備禦情形等事議後兵策以固目前以保爲講陳備禦情形急等事處內備叅經兵獘百姓久知民生事竊照融邑僻處內備叅經兵獘百姓久知厭亂堡險亦皆徵兵派夫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儆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俛首歸家不敢若告官之名及官挂彈章百姓舉頌爲上之明而下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輿議而無隱匿參劾之權操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可幾乎淳良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約正信牌各一以領其事令其申明約束保固地

方又宣揚本提督擒獲土賊斬手之令與平南王
安輯漢土官民之示一時人心稍覺振悚舉縣復
行捐給錢米僱募民夫增立寫舖調集堡目朝夕
分城而守不意柳城告警賊勢猖狂人情震懼孤
城望救不至百姓奔竄愈深又加桂林偽檄徧傳
東泉駐師未退土宄奸竊轉相煽動皆言賊兵直
取融懷又以融縣官斬牛禁約爲詞東鄉思舊李
廓諸村老畏逼賊焰旦夕呼號各處塘夫警報不
絶舉縣與同城各官及紳士謀融城雖庫藏如洗
而倉貯米穀千有餘石何忍委之於賊晉守待救
仍多寫牌票傳諭地方速備糧草候迎兩廣救兵
并關移懷遠縣城同心死守就密論思舊東鄉各
圌長把守隘口偵探情形此一月中圌城內外巷
無居人夜無鳴鉦雖猛獸往來於城下舉縣窮食於
城頭傷心慘目惟有督率堡目家丁衙役與防守
兵將擊柝登陴所幸文武和衷賊徒屏息城池倉
庫可幸無虞皆賴威靈以致今日惟是融邑與永
寧州接壤永寧爲桂林右臂賊兵盤踞之區彼之
出沒靡常我之警棲不定夫形格勢禁則在添兵
用間出奇則在謀勝然非有以制省城之要害通
東省之咽喉則添兵而糧饟不敷設謀而機事立
誅坐困之道也融雖偏隅小邑而與大勢緊關呼

吸安危謹據所見條議惟憲臺采擇焉

熊飛渭

查議編審

遵查舊例編審之法五年一行蓋以人丁田糧隨
時消長計糧多寡爲差之輕重其爲民生遠慮可
謂意美而法良也粤西不知何年編審以至今日
丁糧混淆里冬缺陷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
甲戶不成戶糧差安得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
今欲急施補救之術惟有均井便民以補其殘缺
查核欺隱搜剔飛詭飭禁科派以杜其奸獘如憲
臺所云者之數者若但整其大綱去其太甚則集
甲戶於庭按籍而編審爰正之可也若欲徹底澄
矣從來清丈必度其地必度其時粤省之地行丈
較難於他省今日之粤行丈更難於他時夫丈量
則必正經界必擇人必嚴法先正縣界次正里界
戶界宜預檄佈置也不用戶房里書必得各里中
老成殷實一二人爲之長宜預令公舉也分發各
里印簿四鄉同日舉行里長按丈印官擊丈有奸
民抗胃大戶阻撓或丈後那移以多作少以熟作
荒者本人法處隣保連坐不赦宜預行申明也且
無論其地今何時哉大亂初平兵革未息瘡痍未

起田里未定流移未歸而欲驟行丈量保無紛然

滋擾雖曰查核欺隱而查核則有查核之擾雖曰
搜剔飛詭飭禁科派而搜剔飭禁則有搜剔飭禁
之擾天下安得實心任事視國如家之人而用之
故曰雖也爲今日計惟有按籍編審責令各州縣
官取其大不便於民者去之丁糧之偏累者均併
之務在秉公持正毋狥情面毋聽奸私懸自首免
罪之條絶詭寄花飛之弊大綱既挈而諸弊畧清
居者樂生逃者思返然後俊游展布漸次興除夫
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慎選其人而責之事以考其
成取其大而不苛其細天下何事不可爲而寧獨
編審一事哉卑職竊了止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

糧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而計里則有六十九
里里甲之殘缺尤甚卑職就其相近者參伍而比
附之併爲十一里稿久成而未敢遽上中間尚有
未盡事宜應俟編審核明酌定詳奪

田州陸運民夫事宜議　黃元驥

竊照行師之所重在糧糧運之所急在夫與船用
船有現成之法用夫多繁難之端所宜預爲詳籌
者也查南寧水運至田州現在各府分造木馬船
一百隻毋庸再議矣田州以上至剝隘需用獨木
小舟經左江道詳行分設四百隻現在催備另報
惟陸運民夫一事解到之後尚費經度本可叨承

重委日夜不寧展轉圖維預策數條冀實用庶
免臨事周章貽悞軍機也
一民夫十里安塘圓轉迎運之法善矣然大兵進
勦相度機宜取道不一或由岜朝富州或出泗城
西隆未有一定之塘可安而師行糧從又無一處
不需夫之用查南寧至田州一帶水路舟楫可通
猶得漕運而進田州以外陸運居多應俟師行至
田所有調到民夫令道員統領陸續前進到處安
塘輓運
一民夫長途行走露宿風餐倘值此隆冬樓身無地
寧堪寒凍之苦今議每民夫十名著加備小布棚

一架蚊鍋一口隨行重令道員沿途統領節制周
全保護庶得民力之用
一府州縣起解民夫雜管扁挑雨具及布棚蚊鍋
俱要驗明堅壯堪用以備前途長遠之需不得以
具數塞責其雜管一項每名須著備帶兩副恐前
途損壞一時無處尋買
一府州縣所解民夫務要壯健强力一人可當一
人之用不得以老弱充數照依現派名數齊解州
縣著佐貳官一員管押仍令各府各委能幹廳官
一員總押隨路趲務隨塘督運查奉行文內有中
分五汛設官催運之議今以府廳及州縣佐貳轄

本處之民夫督本汛之塘遲令易行而夫易稽巨
省更調他官之煩
一府州縣民夫擬於解到南寧之日點驗明白即
給以日米鹽菜銀查奉行文內每民夫一名日給
米一升鹽菜銀三分今議米一升照給鹽菜銀日
給二分似可足用積留一分以為各夫賞勸鼓其
勤勞之氣及管押佐貳官役亦就此所積一分中
月量給多寡以為行糧之資不許此外扣尅民夫
鹽菜銀毫釐如有此等聽統領道員查察重究

一民夫隨軍運糧計有六千餘名人衆非少長途
行走及安塘遞使無紀律定制易于喧嚷且難稽
查宜畧倣軍制從事每民夫十名就中擇一人為
長給與斜製小黃布旗一面上書十人姓名行則
比伍而進住則依旗而宿不許分散錯亂每五十
人共為一隊另選佐貳官下差役一名導率之給
以方製黃布旗一面上書伍長姓名導率衆夫行
住早晚查察名數勿致脫逃散亂其或進或止一
聽道員號令

一給各民夫米銀每月定限三次按數發支各府
廳官廳官按數分發州縣佐貳官佐貳官分給與衆夫不得減扣毫釐致干究處
十長十長分給與衆夫不得減扣毫釐致干究處
府廳官仍於每月初一十五兩次查點賞勸酒錢

均察勞逸有疾病者量加資恤之
一此六千六百民夫隨軍糧道路之遠近時日之
多少衆未可定查通判王國貞原議內有令值季
更替或半年一換此議殊未當各府調集民夫豈
易輕言道途遥遠一調再調其騷擾更甚也不如
永用舊夫但須愛惜保護使得久用耳或累疲癸
難堪不給所用該府廳官查實稟明該道撥行川
縣補換或民夫本家人自願前來更替不論一名
二名該州縣官給以照票前來佐貳官驗明頂替
庶公私兩得之
一各府民夫依奉照地方大小遠近編派但查柱

林平樂梧州三府懸隔千有餘里道路遥遠解送
似難兼左江水土不同凡到此間多染疾病恐出
田州外地民夫益不相宜難以適用擬令三府廳
官及州縣佐貳官親來左江一帶就近公同照原
派夫數僱備應用管押前去庶免遠涉疾病之虞
而輓運亦得實濟之用矣

黃元驥

再陳輓運之法議
案查通判王國貞議稱剏隘至富州計程二百餘
里需夫六千六百名設為連環轉運之法即如三
百里內量分為三十塘每塘止隔十里一塘設夫
二百二十名預定二百名為長行運米之夫所餘

二十名留居塘上以備本塘之中萬一夫有疾病疲憊難行以待頂替及炊爨之用名塘俱照此例安設如塘頭之夫二百名每名止令挑米五斗一升一次共挑米一百零二石行十里至二塘卽行交卸與二塘之夫接運至三塘其頭塘之夫卽將二塘空籮挑回頭塘又挑米一百零二石運至二塘而二塘之夫先接送頭塘之米轉交三塘亦將三塘空籮帶回更相周轉以應遞運每日且限挑米三回其負重之勞止有三十里而往返回空之路亦如之以此督運儘可以休息憩息有斷無勢憊衰喘之因矣合計每夫每日運米一石五斗三升

一定不少之數也弟頭塘以及末塘必須調委能幹道府二員坐督其事方可無悞夫頭塘乃糧料發源之所非材幹優長者不能綜理至於末塘乃收放之官苟非其人更難料理如此三十塘內若止設頭尾二塘之官其間相隔懸遠似難照管必於三十塘之內分爲五汛一汛設能幹雜職官一員使其督催趲運管顧五塘稍不稱職許頭尾道府徑行揭參以警怠玩云云是皆有裨軍公實濟之用但今未卜師行所向如果由剝隘至富州則前議三百里之塘如是分設五汛可矣如或由剝塞而右行泗城則前途所運之路或長或短不得復以三百里爲限五汛爲準矣要之塘運雖有長短之不同而布置之法亦可如原議圖轉遞運行之但用夫之多寡又須就塘安撥如有不足或調初復地方民夫貼補或用牛車代力本司已備言於前矣編計師行在前糧運在後此行兵一定之法茲以一道員隨營逆近以便分給而居塘之末收運至之米任支撥之司所不可少者也若夫中間之五汛固未可預定然本司前議調至民夫州縣以佐貳官管押各府又以廳官一員總押是所需雜職之員以爲督運管塘者已具備其中隨時布置隨官設委無所不可無待先事預定其汛某官致須更端調委者也至於前途所復地方或須採買糧料或須僱備獨木小舟及調土人水手或須調用人夫牛車凡各事務定須再委道官一員以任其勞責成料理統在籌畫之中無待本司贅請者也

查革九土司五害條議 簡上

勘曰九土司彈丸地耳連以各逆臣叛鏖常積獘日深守土者因仍踵事遂爲應得之故物而不知改也夫天下一統無外是漢是土均屬臣子本道

業悉其樊隨波下上不急爲請命是開門揖盜厥
罪彌甚今九土司詳請五害前來不敢隱避爲一
一陳之如思恩府城既有協鎭防兵何每日又撥
民夫百名以供使令文武書門等役日取柴草二
百餘擔少一挑者折銀二分更索登記錢復撥捧
轎挑擔每少夫一名日折銀一錢按日計之一歲
用夫三萬六千折銀不知凡幾矣革之宜急也甫
降祭旗纍歷來本衙門自備操演無科派地方之
例思恩文武大小衙門令九土司備酒不下三十
餘桮且有折席名號約去百餘金剝民膏而飽官
役之腹出自何典革之宜急也春秋祭丁取鹿一

隻有鹿以鹿祭如無何妨羊代別處皆然折銀二
三十兩宣聖享之乎假神祭肥已囊革之宜急也
思恩府差馬原非奉部文亦不奉憲示甚不接應
往來差何故每歲派用三十六匹私騸加以倒斃
既賠其銀復補其馬積年而算不知幾千萬匹賠
銀若干矣私派差馬革之協律至若塘夫或二名
或數名遞塘原有定額遇緊急軍務及有勘合者
方可使用豈得狐假虎威多用其夫過山錢胡爲
乎來哉革小票革使費革供應於塘大有裨補總
之九司土人耳僉以爲土人不慣官府面君門又
遠萬里忍氣吞聲任其嚼嚙而不知憚憲臺整飭

封疆采蓮能遵革此五害勒石永禁不獨九土司
安天下南蠻咸識立法無私而省安矣本道爲地
方起見悶惜忌諱統候酌裁

講讀

聖諭以弘教化事宜

粵西地僻人頑土司猓獞與民錯處衣冠禮義之
俗雖存而缺舌椎髻之風難變我

朝定鼎以來儒臣文吏承流布化聲教漸浹伏讀

欽頒十六諭

聖明諄諄開導洋溢普天遠人雖佩

絲綸猶未能如盤敦之下懃輔之間密邇觀聽聽悶親

切也本司竊見教民之方在乎優游漸漬而命耳
提俾見聞熟習稔知
激勵將
朝廷所以諄諄曉論官府所以惓惓告誡之指無非
欲民爲善去惡則父以此教子兄以此勉弟倘教
令具存而民耳不聞講解目不見勸懲何以感動

朝廷良法美意置之高閣矣本司向任浙江寧波知
府及江南下江臬司俱曾敷演十六諭著爲鐸書
每月講解令仍於簿書之暇涓擇省城公所傳集
士民將

聖諭十六條親行講勸更通飭各府州縣印官設立鄉

約所每歲於四孟月率同佐貳教官傳集紳衿士
庶講說
聖諭令鄉長鄰里報有孝親敬長行誼可風者即於講
所衆人扈目之地給賞花紅以奬善有兒暴犯上
不務本業行事不法者即於講所懲責枷示以儆
不善若有司曠闕不行或等之具文故事咎同縣
職各官果能實行不怠提撕警覺天性之良人人
固有善者益加勸勉日進而爲善即有不善亦必
漸服畏罪漸至不敢爲不善自然民情醇厚風俗
丕變人才日出奸宄潛消即苗蠻猺獞之習亦可
格以禮義安其反側觀於鄉而知王道易行洵不
誣矣

粵屬新荒無徵亟請豁除以甦民累以固邦本議

崔維雅

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粵西自康熙十三年逆
變之後被逆橫徵苛斂百計誅求指稱捉夫肆行
捨掠因此百姓畏避流離遠竄田地徧生荆棘村
野一望卽墟道路幾無人迹蕭條慘悽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查自康熙十六十七十八年間各府屬
地方經先後恢復勸諭招徠而時值大兵進勦征
調紛繁逃散之民未見有復業者所遺一二殘黎
鵠面鳩形救死不暇安能於本業之外又開墾荒

田而各屬虛應招墾之名照由單熟額報部徵收
嗟此未逃子遺奚堪代已逃者包賠重累況牛種
耕具無資但携妻兒男女終歲勤動耕鋤幾何徒
有勸墾之名終無報墾之實此新荒之所以未能
復額歷年空事追比錢糧寃竟難完終何益乎本
司莅任伊始察閱各屬錢糧冊案十九二十兩年
民欠未完銀米委係逃亡甲戶無主新荒坐賠受
累級日事追比呼天搶地之下削骨難賠前者逃
亡於逆亂今又將逃亡於賠累司牧者坐視流離
而不能挽救也查未完銀米於原參後奉有定例
於年限內帶徵雖各官畏懼考成然亦不能妬息
以無主新荒苦累現在寃民若寃民勉能包賠不
得已剜剩而取之亦不暇妬息奈百姓本分正糧
尚且拖欠徒若窮民寃無補於實濟則錢糧豁闕
限滿後俱照定例處分各官亦無奈甘受但何忍
國計民瘼亦係邦本當此兵荒之後猶望寬免賑
恤九死一生之殘喘又何忍以逃散無主之荒累
苦守未逃之民也懇祈題明照舊荒例除豁案查
江西變亂數年逋欠錢糧四百餘萬蒙允蠲豁粵
西邊遠在承平之日素屬荒殘而逆賊竊踞時日
又多兼處滇黔接壤久被蹂躪豈止百倍江西查
粵西新荒錢糧銀不過二萬一千餘兩米不過一

萬一千餘石不及江西百分之一倘蒙
皇上俯念窮黎困苦俞允蠲豁則土著窮民既無包賠
之苦留其餘力可以開墾新荒流移之人知錢糧
已蠲寬限起科則違近聞風而至互相勸墾各照
定例六年後起科不特新荒可墾即舊日積荒皆
可漸次墾種此名爲蠲糧而實爲
國家增糧也本可目覩漫微病瘵待罪詳請伏俟
睿裁以爲
疏會題施行

粵西三大政條陳

爲敬陳粵西三大政乞賜採擇以
題以俾新治事竊惟善政首在於養民而養民莫先
於擇利故利不百不可興也粵西自吳逆變亂民
陷塗炭賢者隱遯於林泉貧者饑餓於道路賴
本朝光復百姓復登衽席然草與之際羽檄交馳餉
糈力役民亦勞止各上憲雖殫心圖治要皆奉行
文書故爲治日勤而民艱日甚揆所由蓋有三
大政未之行焉請爲
憲臺陳之其一則荒蕪宜墾
蠲也粵西自甲寅遭逆賊竊踞梧州堅守經年蓁
梧岑懷一帶百姓膏賊刃者不可數計丁巳歸正
平樂之戰潯州之戰蘼林藤江之戰梧州又幾乎
不保一望蒼梧田疇荒蕪厥後南寧之戰武宣之
戰柳州再叛再復亂離如此小民何由耕種蒙前
撫傅軫念民窮准荒徵熟哀鴻漸集他如未受傷
郡邑田荒而復墾者有之然丁戶死徙逃亡眞荒
而不能墾者實多也乃者前撫盡節黔陽大兵長
驅雲貴當事遂謂粵西全復荒蕪不以入告十九
年竟按舊額全徵敲撲難堪民命已極垂斃之民
冀得少甦追比或亦抵死賠償然如滕縣賣縣之
將來追呼無已民不堪命鋌而走險在所不免舉
職以爲
朝廷賦稅固不可輕易望蠲然兵燹之餘實在荒蕪
屢奉部文行查豈可不據實入告稍養民力以收
開墾之益乎則通省報荒各冊所冀查取亟爲
題報量蠲者也其一各官之俸祿仍宜半支也夫官
以治民俸以養廉漢代屢增縣官之俸故於時循
吏爲最蓋人情不甚相遠在已無養廉之資而冀
其礪冰清之節不可得也即有猶介性生不因得
祿而始廉然日用必需疇能學蚓而辟穀況一官
之家寧無八口爲問此八口者能不飲而不食耶
其所飲食能鬼運而神輸天造而地設耶
朝廷既無養廉之俸則其取諸民間也必矣夫我既
用其身乃不明予之以俸而使暗朘之於民是猶
斬其粒而剜肉以飼也今閻省大小各官俱奉

旨准其委署三年然後准實授在
朝廷慎重名器不輕與人是矣然三年之間置官無
俸其不剝蝕百姓也者幾希愚以爲憲臺新政之
初亟宜具疏但才堪民牧能足勝任者即不與以
實授亦宜給之半俸以養其廉若其不堪則宜亟
屏以除民害庶俟三年此各官之半俸又所冀亟
爲
題請支給者也其一鑄錢之局宜停也夫錢者泉也
原欲其流通而不息然粤西土俗則有用錢之處
亦有不用錢之處且原無產銅地方故向不設鼓
鑄柱平一帶用湖南之錢鬱博一帶用高州之錢

可禁察故特請開局以收賊錢疏內原云賊錢一
盡即止不另設官只以捕盜攝也今賊錢已盡而
鼓鑄不休甚者發價於民採買銅觔百姓無處可
覓情願如價倍出交銀與官前往廣東採買猶不
可免厲民如此豈當日前院傅收完賊錢即止之
意乎故曰利不百不可興也此鑄錢一事尤所冀
亟爲
題請停止者也凡此三政在憲臺不過一疏請命而
小民即萬世歌恩此皆地方大有司之事豈與職
微末聞員所敢妄爲陳請以招越位之愆但聞古
之爲治者或採風謠或詢工賈芻蕘之言聖人擇
焉憲臺清聲亮節直名滿天下自閣邸報草野引
領望治者非一日矣臬職身生斯土明知其事何
敢拘避出位之嫌而不一陳地方之大害惟憲
臺宥其愚昧采擇而行之則吏治民安歌功頌德
書之史冊垂於不朽矣

廣西行鹽議

高熊徵

行鹽一事臬職親承憲諭無非裕課便民洞悉各
商厲民蠹病源昔日前之陋獎固經久之良規
無微不燭無慮不周矣然考古鹽法之善無過劉
晏其理鹽也不過於出鹽之鄉置鹽戶所煮之鹽

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廣間去鹽鄉遠者轉官
鹽於彼貯之故鹽得常平今各縣有各縣之引不
得任其所之也專行官引禁絕私鹽則非俟商絕
鹽貴然後減價鬻之也鹽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
財必委士類令商皆積貲惟利是罔即僉上商亦
豈盡得其人不得其人則徒滋紛擾法雖甚善利
害仍相等耳查粤西往例每引至桂該銀八兩三
錢零今俾引止銀六兩六錢三分零耳而昔日之
鹽賤引能多銷今日之鹽貴壅滯不行其故何也
蓋粤西自古行鹽之法不論官民商賈但有資本
者皆得在東買鹽惟於梧州立廠以權之每鹽一

包梧州納銀三錢平廠納銀一錢二分桂廠納銀一錢七分任其發賣官無考成之責是即劉晏但籠於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經久無弊康熙元年廣東撫憲以鹽引滯積具題前撫金始行文各處計口授鹽於是各府州縣俱有定額彼時吏有賢不肖民有巧拙其賢有司雖奉上法亦卽民艱開報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專事逢迎務爲苛索乳哺之子盡行開報民之巧者互相隱匿丁多而派鹽最少民之愚者無所覆藏丁少而派鹽反多其始之立法各處設埠按額行銷未嘗不善而其究也可行鹽之處得鹽反少

發賣既速別處之鹽不得攙賣民苦淡食其山高水峻不能行鹽之處得鹽雖未嘗多而壅滯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運腳費出其中鹽價日騰民不能買尤苦淡食縣官旣畏考成之獲罪又與商多有交於是任商開價按丁發鹽追呼遍及雞豚敲扑盡於閭里民不聊生甚於青苗之害矣厥後不能行鹽地方乃有寧願釀銀銷納乾引應從商人別處發賣者矣此當日傳將軍在梧日久見愛民諄切至意敢不備攄所見以對惟采擇行之

題總商通融銷引地方官無食商派食之累而商人盡握利權低昂任意民食貴鹽引額仍滯其弊又有如今日者要而論之有近鹽地方有不近鹽地方近鹽地方私鹽必賤窮苦小民趨賤避貴雖死刑日報欲求私鹽之絕不可得也不近鹽地方私鹽既無官鹽又少雖出示嚴禁欲商人之不高擡其價亦不可得也蓋粵西鹽法之弊總在按額行銷而按額行銷之弊總在能行鹽之處苦鹽少鹽價高掩不能行鹽之處苦鹽多欲不派之百姓鹽滯不行則病商且病官鹽而派之百姓則追呼不及病民亦病官何則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額引既

定

國課不容虧損古之良法豈能復行救時之政但如

寬論革去東商令總商實開拆引之費脚價之費其餘濫費與各陋規盡行查革總於梧厰合計其到鹽之多寡定其價值之高下任其通融各處發賣而不能行鹽之地派幫拆引之費庶幾國課無虧公私兩便然而總商盡握利權又實難其人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是在大宗師擇之而任之耳卑職生斯長斯稔知其中情事仰承明問具

藝文

國朝

記

重修北流縣學記　安九埏

學建於唐貞觀初歷宋元明數遷數毀不一其處其營置城內兹所也自崇正辛未迄今上嗣服辛丑越三十有一年中值鼎革罹兵燹子矜寥落而廟貌亦頹然就廢壬寅春九埏捧上官檄視篆勾漏秋與乎上丁之祭掃地爲墟質明行事風滅燭塵颸簋大典弗光懼無以崇聖教而示廣

勵也進諸弟子員謀修復之詢茲邑之黃髮虛荆楚等咸謂舊基湫隘兩廡洴池逼近櫺星階前地不數武袒割登降率有弗便去之相地於明倫堂之右一舍而近審勢高敞表圭正向背乎乾體剛健之德面乎巽大文明之象厥址稱善共爲狀上之州牧貳公郡伯黃公守憲陳公咸下令曰可乃庀厥材而鳩工焉經始於秋八月至十月以農務息役會部選保德胡公求亦慨然捐俸共成之越明年癸卯春督學使者閔公較士蓉梧復刻其狀下令如前指俾竭蹶以竣乃事爲聖殿兩廡櫺星戟門啓聖祠明倫堂尊經閣名宦鄉賢祠各區其事諸生分任之財取諸均輸工取諸樂趨不數月而告成矣是役也事雖鼎新義惟由舊締搆未加廣而規模稍濶廡春秋有事陳牲醴設俎豆考鐘伐鼓以上副乎

聖天子崇儒重道作人訓俗之意亦事之可傳者也因

備舉其故而勒之石

河池州文廟碑記　王玉麐

丕昌海隅萬物無不各遂其生曰天道參贊化育萬物無不被其澤曰聖人然王者有迹熄之時而

聖學無違遇之間夫子賢於堯舜事愈遠而功愈著終古豈不益信河池僻處荒服天南萬里僕奉

天子命承乏斯邦者四十有二越月見諸士醇而厚諸民質而樸益天地龍鴻之氣不若中土之多雕繪也諸士因而沐浴聖教者專諸民因而耳目諸士者近猶龍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風俗之美者以此少陵云小兒學問止於論語非爲諸民之童子誌喜乎益信夫子之德業無遠弗屆蓋如此大成殿昔止茅檐三近且隣於兵燹之墟予自下車來心切悉會揖諸士而詰其故一日諸士進曰學宮舊居淑陰何如鼎興岡陵且德水流清智山浮白屏風左擁臺瑕右旋筆峰南峙馬鞍北廻頗躅則人烟燈火櫛比相依遐矚而梅崗蘭江蘊葉蒼繞

一事而數美備焉僕曰若是乎其不可以已耶於焉鳩工興築建大成殿於山椒開泮池於麓下兩廡少移近上東西啓聖明倫以次就理若拮据羞澀不暇計也駱北阯舊有元帝宮僕意欲爲尊經閣而蹄帝於閣上益有志而未逮留俟後賢庶幾蓬伯玉恥獨爲君子之意云落成而記以詩曰於惟宣聖久而彌盛東周海邦閟分種秦達人翳池禮樂是篤成曰遷只卜南山崔經營相度二三子功奋築栽榦江邊之甎甃甋匠楚工不日成之甲第漸鴻創始仲春迄於秋孟潘堊丹青傀不克竟素質堅樸斲久而盛暨澡盈盈聿維初游

孔祀南海昌黎衰勤人去其陋柳州書文浥彼注茲險易攸分遐遐河池皇唐並勳

盧易

創建桂平縣學記

古者自國至於鄉皆有學竟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學非古也宋慶曆中廟古也後代廟事孔子而無學非古也宋慶曆中始詔天下徧立學奠孔子於其中而古制始復一以課督生徒絃誦成風相與論道藝而升其俊秀一以宮牆仰止俎豆趨蹌春秋朔望祭菜釋奠儀四民之觀聽者摩揉遷化而不自知是則廟事孔子者以崇報也學事孔子者以立教也以興化也

朝文德翌敷加意學校尊經重道屢申勅諭余叨衡西粵下車之日馳檄各郡即以葺建學宮爲首事私心以爲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道而使濕不暇計也駱北阯舊有元帝宮僕意欲爲尊經閣而蹄帝於閣上益有志而未逮留俟後賢庶幾人之宮而瞻拜起敬是將使聖人之道升堂而入室者待之何人也既而思之而深有感於蘇公之作陽穀學記也蘇公之言曰學宮之興廢是皆簿書之所不責而陽穀尹之亟亟於此者誠可謂有志之士也蘇公殆亦有感而爲是言也夫簿書之與敎化孰緩孰急而世俗以爲簿書之所不責非有志者其誰念及此今夏歷左江海抵其要桂平

者滸最邑也舊有廟以事夫子有學以集書生背城面江規模敞偉爲衣冠文物與數郡者文廟俱灾學宮悉燬吏茲土者咸蒿目傷神而因循至今每諉而姑俟諮無他以其簿書之不責故也甲辰

孫君奉

簡書來宰是邑不以傳舍視官不以處錙視事不惜日之費而國千秋之舉奮然以學宮爲志而亟求所以復之於是爰諮爰詢羣情權愉謀之郡伯請報允可遂捐俸資相土程材舍其舊址於郊之外而新其基於城之內支廟先作兩廡翼如以至啓聖祠鄉賢名宦明倫講舍櫺星門艘次第告成夫

非蘇公所謂有志者而能之乎陽毅尹之行蹟書
史不槩見而孫君之政治噴噴人耳士民愛而戴
之余之言槩不及蘇公而蘇公之樂爲陽毅記之
與余之樂爲桂平記之心則一也夫亦曰美斯
愛愛斯傳傳斯久且以告吏茲土者無以簿書爲
急而以教化爲緩則斯志也先聖先師之在天者
實式臨之而士君子之藉以立身藉以報
國藉以克紹聖人之道者皆此物此志也是則孫君
建學之心而亦余作記之心也付之貞珉以示來
茲

重建桂林府儒學記 李棠

廣右古百粵地去京師萬里而遥其山川險阻其
林箐深密其俗椎魯而少文自昔大吏善爲政者
大率疎節濶目使足以供貢賦給徭役保障疆陽
而已我
朝削平禍亂聲教四訖自近暨遠莫不蒸蒸向化桂
林爲西南都會尤宜興起文教以克昭
聖治而數十年來可憲大臣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務
未有加意於學宮者襄平馬公由學士以御史中
丞建節是邦興利除弊布德申威三年之間民用
大和一日謁孔廟而喟曰爲政莫大於移風移風
莫要於興學今廟鄰院治廡甃淋隘上不足以妥

先師下不足以育多士其何由聲觀聳而興斯民
於善乃命官屬桂林太守諸葛鼎更擇爽塏之地
爲日祭告庀材鳩工大成有殿啓聖有宮明倫有
堂尊經有閣配食有廡處士有齋以至戟門泮池
廩舍庖湢莫不備具各中法程線以垣墉飭以丹
堊煥乎炳如視昔加倍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
貲出於捐不支費於公帑經始於辛亥年十二月
訖事壬子年十二月釋菜禮成觀者如堵于是鄉
之人士走使京師具以曰棠曰宜有記以永其事
棠曰願有記棠惟王教之興則士之所志在道德
仁義而學校爲實功王教之衰則士之所志在聲
利榮名而學校爲文具故同是學校也而世之升
降係之矣今
天子日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讀又崇奉孔子之
祀比於郊社修闕里廟庭而加禮其宗子顏曾思
孟仲氏及程朱諸賢之裔皆官爲博士其隆儒重
道有如此者宜遐陬撫馭之臣有以體
上心率羣牧加意學宮而冀治化之大成也豈非一時
之盛哉雖然廟學既新而大之矣凡學於斯者其
可尚仍舊習而不從事於實功乎從事於實功奈
何曰亦惟明其經修其行而已求之易以立本趨
時求之書以執中迪哲求之詩以理性怡情求之

禮以養中導和求之春秋以正名定分此明經之實也嚴禮義之辨慎理欲之防化剛柔氣質之偏敦忠信廉讓之節秩親疎貴賤之倫此修身之實也若經不明行不修而徒綴輯程試之文昧昧主司之目以擢科名苟利祿而已則豈惟近負

朝廷之恩違負先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中丞新廟學以新上習之意哉夫春秋常事不書故僖公修泮宮載於魯頌如此赫奕而猶不見於聖人之筆今桂學之記無乃非典也然馬公篤意於廟學以

振興實功以助宣

王教亦事之非常者也不可以不特書案叨居是郡喜

聖化而頌中丞公於無窮也故爲筆而爲之記

永寧州學記

李棠

永寧故古田邑也舊有學在城之東南城勢漸陰堂舍未備明萬曆中州守尹公始移建於州之北遭明末兵燹城邑蕭條學宮僅存聖殿復椽折瓦裂每風雨則其下如窪自區宇肇造吏茲土者率因仍簡陋葦故鼎新多謙讓未遑也癸卯夏闔西白公由安邑令擢守是邦甫下車竊謁心甚怒爰進諸生而語曰學校爲風化之首今費序蔑廢若此守土之責也且朝廷有教化而後士庶有心術士庶有心術而後天下有風俗吾輩頌聖賢書幸得爲羣黎表率可聽其荒廢已乎維時士民觀者莫不以手加額恨公來之暮焉閱明年果上學宮狀院司捐俸三百金來二百石庀材鳩工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啓聖祠明倫堂各三楹名宦鄉賢祠各一楹且繚垣以牆樹門以屏經始於甲辰季秋落成於乙巳仲春凡六閱月而雅雅堪觀矣寧士欲勒石以誌公德言狀於予爲記予曰夫石以誌

德也公之德在學宮固已與斯宮俱垂不朽矣何必記寧士曰吾邑之士鄙民頑非得廉能愷悌如我公者風教其何賴乎今

天子仁聖文德誕敷天下邑郡之學皆媲美前休惟寧兵燹公大懼人材放失儒術鮮效不惜費而力爲營建公前令安邑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材爲先莅吾寧復悵悵以風化人文爲念視世之修繕龕營黃楊何啻雲泥從來建學固屬美談然或重苦吾民如湘宮功德皆百姓賣兒貼婦錢亦何足貴公於一石一木悉給價市買與非常之功而桑麻不擾創曠代之舉而市井無驚不與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者一轍耶寧賦不盈二千公單車就任玉潔冰操民咸以所得薪水不足供日用爲慮公悉以修隍興廢即疏食啜飲怡如也方之匹馬入蜀一

琴一鶴自隨者清節何多遜焉公之是舉興綱常
扶名教變嵐烟瘴雨之鄉而爲禮樂文物之俗裨
益於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公之政行將
聖書內召以化寧者大化天下五馬之榮不能以久煩
我公安得不勒之石以若南人之思召也予聞斯
言遂欣然書之爲記

重修平樂郡學記　麻勒吉

古帝王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尚已
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
煥史冊洎夫宋明諸道辟咸詔州縣立學長以學

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尚
禮讓風俗日進於古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
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弦誦無聞
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
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弦誦無聞
駝籌兵足餉所憂宪而愛度者殆無暇暑亦安能
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乎越弁年諸政漸有成
緒馬承蔭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滇黔民
稍奠安十九年春釋奠桂學先師廟予躬詣瞻拜
顧宮庠茂草心怦怦然動曩不遑爰檄所屬有
司凡學宮頹敝無穢亟爲修葺滌除桂林功用告
成平樂郡守婁君倣舜承予檄亟董治之鳩工庀
材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櫺星有門啓聖有宮明倫
有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亟
亟乘乘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捐而不費於公
力以備而不病於民師生具鼓鐘之慶百姓致閎
宮之歌商賈頌於市行旅往來之人嗛忌咨嗟咸

稱要郡守爲治之知所先也而郡守請記於予以
鐫諸石予嘗督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峰朝
聳如畫如屏正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志天繪有
亭簷邊有樓山川秀異爲嶺表標嚆如胡澹菴鄒
志完亦嘗流寓斯土若毛經之剖決周渭之節操
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宏辭
之舉求士必得軼漢唐宋元明諸君而上之將咸
五登三以躋於古帝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
煥巍其郡之庠序諸生居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
儒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之秀如蔣呂諸公
其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而繼聖也道

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講明而
實踐之達則尊主而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窮則
安貧而守道悔悟舊習亦不失爲聖人之徒倘徒
事咕嗶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徇世俗則豈惟非
予與要郡守修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
之志也已得因所請而并以規之

重修桂林府儒學碑記　王如辰

皇帝御極之二十載既已掃除羣逆底定南服自東隸
百粵滇黔之境復合車書武功既揚文教斯啓時
余奉

命督學粵西而大中丞中山郝公適巡撫是邦厥兵撫
民之暇首議興學以明倫厥教爲撥亂反正之第
一義適進藩臬郡縣吏博士於庭謀即郡學之故
而修之制增於舊而役不擾民蓋自是全粵之郡
縣學聞風而創者修者接踵告成功矣按桂林府
儒學在始安故郡之墟宋淳熙中知靜江府張宣
公栻始廓其制元嶺南帥史公格重修明初又遷
縣學於郡庠西隙地爲唐狀元趙觀文宅提學僉
事姚公鏌重建大成殿及堂齋

本朝康熙十一年巡撫都御史馬公雄鎮移建迺西
實兼縣學地基而一之會孫延齡叛以學宮爲牧
圉博士弟子逃死於山谷教用不彰民用不臧夫

亂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壞由學不明也學之
爲道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教禮樂詩
書易象春秋其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凡以
變習歸性消其柔懦頑鶩之氣而納於仁義中正
之途歷觀往古治教之統理亂之源大率由此桂
林去京師七千里而遥然自唐以來節帥司牧之
所過化名人傑士之所挺生蒸蒸文物之盛幾與
古中國侔矣適撫藩之役滇南一呼而延齡響應
甚者一郡之地五年之間反者數起而上發豪僮
阻兵攻刼者所在都有夫非教化之不明人心之
不正以致此與大中丞郝公之訓諸司曰吾欲使

九郡之秀民皆人於庠序如文翁之化蜀常袞之
變閩惟蕃臬諸道大吏是倡是式吾欲使孔孟之
道漸漬於椎髻卉裳之民復七先生之祠示莫敢
廢惟郡縣諸長吏是率是修吾欲嚴課督之法如
胡安定之在蘇湖范文正之在南京將以桂爲權
輿惟督學使者其帥博士師生是訓是勗我

清文德誕敷重臣祇命其昌敢不承時則布政使顏
公敏按察使黃公元驥右江參議道簡公上桂林
知府徐鳳鳴儒學教授高熊徵一心同力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缺者補圮者完漫漶者鮮頹撓者聳
以直人士之散者復聚書籍之購而藏者日增以

長然則有謂人之不樂於學而習之不可爲性也豈篤論哉功已訖謹勒其始末於石以觀德教之成以無忘大中丞之志

永安州修學記　王如辰

余嘗披覽輿圖歷考前誌永之爲州居深谷之中界潯梧之壤昔韓襄毅公平藤峽每於此經營蓋以其地既遠教化鮮及五屯修葺之間徭狼錯處地方小有烽警則往往煽之爲亂如明季士鎮竊踞永蓋後服即遁者吳逆搆變此州之揭竿者尤多武競方熾文教未敷學宮頹敝良非一日茲幸

懼儒效潤疎與其州學博人士勉力倡捐修廢舉墜木士之遺失者亟爲設立明倫堂之久圮者更爲創建正殿兩廡巍然煥然適署撫寇麻公有論清文廟之行而永安之學早已報竣於是朔望之期招集闔州紳士鄉老人民取憲頒鄉約全書上諭十六條講解其處環橋門而聽者蓋數千人余較士平樂而州守遣人丐記於余余思夫興學育才督學事也敢謝不敏爰作記以告其州人士曰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十室之邑忠信豈無棄而不教則鄒魯之民間有畸行勤而教之則吳越之俗實多俊民蓋君臣父子之倫畸忍自外惟是敎化不先容或鋌而走險令爾州守重新聖廟修復明倫堂朔望講約所以奉行常事者至矣爾諸子弟當知所以自勵讀聖賢之書必身聖賢之行毛經周渭豈異郡人學術旣端風俗自上興賢舉能國有令典余雖未能躬歷其地見其輪焉與焉者幾何極藏焉修焉者幾何士而喜其州之知有學也故稽其往事勗以今修而并以爲學之大意告之云

柳城縣學記　王如辰

嘗考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詳諸人物唯上林韋曼象州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號龍城在郡之

上游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況滇黔搆亂柳州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倘一蔑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

上十九年秋余膺簡命督學粵西二十年春始克莅任時恐秋棘伊邇由柳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未能遍歷備示所以立教之法爲學之道以曉其人士且於時滇南正在用師黃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孔亟龍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學宮修復爲已任丐序於余以告士民不數月

而貲具鳩工庀材又不數月而工竣殿廡庖湢巍巍煥煥當斯時則濱南業已蕩平黃明業已授首多士賓興綸渙疊至而駱君復遣使求記於余謂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茲學宮既新而庠士棻生嘉猷卽得雋誠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宮爲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茲但古人設學之意豈專在此夫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本二達德行五達道以馴致乎聖人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無非學也卽無非學宮之所爲敎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固學者之餘事耳余重嘉

駱君之能興學又喜葉子之得雋而邑人有所觀感也因述其顚原其廢興而舉國家立學之意與爲學之大端以告之俾諸士有以自勉將見輩輩謝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也是爲記

重修梧州府儒學記

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爲百粵總滙舟車之聚貨物充積異時聲敎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然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爲必爭之地乃者係延齡之叛兩閫梧州十六年欣逢光復異世琮復閫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爲瓦礫之地而況夫子廟

在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爲茂草竭朔望祠春秋有司皆聽拜荊棘中益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卽檄各屬有司修葺破者補廢者建梧郡守閻君佳蔭首以興復爲已任鳩工庀材親蒞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鄉賢名宦祠敬一亭閎不輪焉與焉翬飛鳥革而又綠以垣牆塗以丹雘益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改觀矣復得進士黃裳吉爲敎授欣然捐資共襄厥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雋者五人僉謂非閻守修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校士抵梧循

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幾爲遷改明成化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出一砥萬壑皆宗荷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而以敎化爲務俾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講明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沽惠公以亮節聞於明也如士彥威之保障吳廷弼之友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子之得雋而已今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又有博學宏辭之

選齒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
之福諸生苟念郡守修學之勤而盡心於爲已之
學勉爲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
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
生咸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爲記

王如辰

灌陽縣修學記

灌邑古零陵地灌水出焉自全隸於桂而灌陽人
士後先頡頏文風之盛殆與中國等矣乃邑邊於
楚地遠而巖經大鼎革兵馬繹騷以故學校廢弛
絃歌聲輟

國家定鼎三十餘年雖多士升庸不可指屈而時事
方艱夫子廟未遑修葺繼以吳逆搆變湖南爲戰
場者數年灌邑壤接干戈日尋邑之人士救死弗
贍奚暇治禮義康熙十八年春
本朝光復諸逆鎮電火飛奔民稍稍息訓導朱雲以
歸正功奉撫檄還原職目擊頹圮日甚身任其事
約諸紳士醵資重修鳩工庀材於康熙十九年三
月二十四日經始越今年八月正殿戟門厥工告
竣兩廡明倫堂相繼修舉完舊益新落成於某年
月日木石之費若干磚甓之費若干合計共若干
金巍然煥然無慳無後而遣人請記於余余稽夫
灌邑文廟原建於邑治之東其時規模尚褊淑隘
之增修而擴大之規模於焉始備然自庚申至壬
戌歷三年而後工竣迄於今六十有餘年矣苟非
繼起有人則何以光前啓後乎然而建學之意則
不可不舉以告也夫諸生亦知學何爲乎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爲健順五常之德無
有異也迨夫習染既殊風俗遂別至於賞罰刑威
而莫得若其恒性者聖王知其然故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使其民無不入
乎其中而受學焉俾其明之於心修之於身行之
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

人民事物之際莫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
而又興其賢能者列於庶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
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
人焉迨於後世學校徒存其名師儒置而不講當
誦法聖賢之時即以爲弋取功名之計況乎咕嗶
八股弁髦倫常忠孝滿紙全無實用功名雖或倖
成事業終於何有道學不明風俗日敝職是故也
今爾諸生於學宮既成之日當以聖賢自期必爲
君子之儒無志小人之事夫風俗與教化移易士
爲四民之首諸生勉乎哉若夫撥魏科登顯要分
內事也亦奚用余之置喙爲

新建天河縣文廟記　黃　滔

春秋之例常事不書故僖公修泮宮魯頌次第其事揚厲休美而聖人畧而不書曰常事也然則有事於學校而屑屑記之毋乃鄰於喜功好名之所爲而有悖於典歟不知已廢而復修者事之常也昔無而今有者非事之常也非常事而記之將考信於其後非以誇能而炫美也按天河隸慶遠次邑其地僻其江山險峻其民與狯獠錯處其俗椎魯者半獷悍者半威不能制恩亦不能結兼之兵燹類仍饑疫流亡爲長吏者單旅錢糧日仰屋之不給遑問學校有無哉

上二十一年秋潯衙

命牧茲土下車竊謁徘徊太息曰遺黍猶歌訟棠勿剪況先師蘧降之宮蕭然於棘茨塵蔓間曷以妥聖靈而宣布

興朝之德化也於是履階未煖日有枝柱於懷者而叢爾偏隅工作絕迹乃僅輯荼編竹創建大成啓聖明倫兩廡諸所雖足以蔽風雨不足以聳觀瞻經久之模未備非守土之責而誰責歟歲甲子

天子大興文教詔天下郡縣學宮皆崇建宏麗而遐陬僻壤從未設有學者檄令先建正殿三楹潯奉承惟謹亟謀之學博集諸紳士度地鳩工計磚甃木

石之需與匠役工食之費捐俸倡率卜吉興事貲不費帑役不擾民經始於是年之八月訖成於次年之二月棟宇舊阿翬飛鳥革規制弘敞不儗不後屹然大觀蓋昔無而今有也是役也或有咻之者曰侯之堂蔓難圖矣侯之宅膝雞容矣胡獨謀此不急之務且邑之中賦子衿者不過二十人而外籍者幾半焉用此汲汲爲余曰否否人情莫不樂就其所安吾之身安矣而目覩學宮之委於草莽奔淪於沮洳吾之心安乎況夫士氣之不振由育才無其地耳經營其地而光大之安知寥寥於今日者不復濟濟於他年也爰進博士弟子

而論之曰爾多士亦知學何爲而設耶夫學以闡聖教耳聖人之教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學者明之於心體之於身推而措諸家國天下其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不啻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也古昔盛時彝紀修明風俗醇厚其君子登於俊造其小人免於刑戮由斯道也迨至後世視義路禮門爲弋取功名之徑甚且厠足儒門背棄師說求利達於異教而悟不知愧嘻惑之甚矣爾多士幸際文明之代絃歌俎豆業有定所居息其中奮然致力於聖賢根本之地講明孝悌忠信禮義廉耻以善其俗而倡化於一方

俾上蠻豪獞有以潛消其頑悖而漸納於軌物將
見弁裳椎髻之風轉而爲衣冠絃誦之習他日致
君澤民道孰踰於此哉余故於文廟之成而樂爲
之記也維時僉謀合志左右贊襄者則有司訓王
嚴執事勤勞程督不忒者則有屬尉王錫祚而邑
諸生類皆鼓舞趨事克臻厥成法得並書以範後
之有事學校者

重修永康州文廟碑記　許延卿

今上御極之十有九載戡亂武成遂專閫於文治不次
進用儒臣奏崇聖教令天下郡縣皆務興修學校
而又恐重傷民力乃懇格以勑官師士庶捐輸樂

成罔弗欲脩斯世共賢於人文之雅化其用意良
深厚矣永康雖古屬冤脩士司然自明萬曆間改
併流州知州葉公時敏始建有學置博士弟子員
聲名漸暨迄今將百年所矣其可卽夷茲一方忽
焉而不舉乎延卿於康熙甲子三月來刺是州初
見州治荒殘官舍皆茅茨弗庇風景凄然獨幸文
廟一宇翬然猶存若孟學全燬於兵此爲前守宛
陵吳公尙庶所首創葺以罷去未究厥工及周視
堂廡門垣諸故址牛羊踯躅悉蕩爲町疃塲矣瞻
拜之餘心竊傷之輒慨然歎與曰諸廢皆不追此
舉胡可緩哉且予忝從儒術起家旣奉

命守茲土夫豈異人任顧處此窮壤行事有極難爾
石确磽瘠木不生求之窮巖絕壑間勞費什倍合
境編氓無一工匠陶者墁者斲且鋸者皆必從遠
方招致非特厚其直就肯子來語物力之艱無甚
於此然予旣矢志必舉寧可以形勢多阻而隳乃
功耶於是倡捐薄俸爲二三子矜勸勉以大義亦
不敢以終窶辭取材於他山募工於旁邑殫厥經
營而繼修正殿櫺楹几筵始得完好新建兩廡儀
門櫺星門游池築垣次第落成時以啓聖明倫二
祠堂尙闕雖心力已殫猶未敢告勞也全州謝省

元來秉鐸於茲遂相與戮力綢繆祠堂二區亦再
新輪奐矣經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覩成於
二十五年六月終以物力多艱故歷時最久雖不
足以侈壯麗然而規模亦云備矣爰進諸生於堂
階而告之曰天地生才不拘以方帝王造士不限
以域人苟有志何地不可自奮乎爾僑生於邊鄙
罔於土俗雖有異敏之姿往往多自菲薄而弗肆
力於學安陋保殘修名不立不亦重可惜耶今幸
逢右文盛世敷教不爾遐遺延卻亦不量薄力爲
爾脩葺勉規恢成此教育之地誠能實體此意而
立誠以修辭砥節而勵行俾大廷升舉而登孝秀
之選細民觀感而興禮讓之風化行俗美皆於吾

學中基之將來人文蔚起安知不可與華都上國
相頡頏耶諸生皆揖而退咸請勒石記之因復推
本設教之意而並書以爲勉焉其捐資名數例得
載於碑陰用光來者

重修桂林府學大成殿記

汪　份

廣西學使前輩龔于路先生以桂林府學大成殿
頹壞爲憂將事理新屬其役於郡丞黃侯之孝而
告之曰維我院長海寧陳公出鎮茲土首以勸學
崇化爲務旣建書院以教生徒手定其文之甲乙
又於城內外設義學十七各延師以督課之屬吏
庀然相率修廟學立書院以仰承公志矧余以視

學爲專司倘不即不圖以墜教基則其可辭黃侯
甫受命工未及興而天大雨不止牆壁棟楹傾圮
欲仆磚瓦墮地紛紛不絕黃侯則四面架木兩層
以支撐之又作鐵圈鐵鈎多方護持廟得不覆學
使先生於是捐貲以授黃侯黃侯謀於郡守別駕
共相籌畫日夜經理役始於七月度盡十一月可
訖功份奉
命來西考試瀕行而先生求文以記其事份竊讀柳子
厚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謂仲尼之道與王化遠
邇柳州至唐而夫子之教始行人去其陋而本於
儒於是刻在廟門盛稱唐之德大以遐而韓子處

州孔子廟碑則謂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
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
可見唐時學政如此因循弛廢而柳子所稱道不
免失之或夸又讀王荊公繁昌學記謂近世之法
廟事孔子而無學宋初因其法而未能改至慶曆
中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
百人者亦得爲之而會子固筠州學記謂慶曆之
初詔天下立學而筠州不能應詔其宜黃縣學記
則謂有司之議以學者人情之所不樂於是天下

之學復廢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典則常以廟
祀孔氏廟廢不復理誠通考亦謂宋初州縣之學有
政之玩益輸之唐時滋甚我
皇上誕敷文德聲教四訖雖荒遠阻絕之區亦皆學校
如林庠序盈門與畿輔近地不異蓋孔子之道至
今日而始益尊以明而我
聖朝至德之大以遐誠非唐宋之世所能庶幾其一二
也今我大中丞海寧公以翰苑師表撫輯廣南西
路日務將明
聖天子廣膺學宮至意學使先生以文章著名於時其
開邊房稿久傳誦人口及來視學此邦與海寧公
共修學政即西路郡縣有更遠於柳州者亦皆去

陋本儒如柳州所稱無名存實亡或作或輟怠玩
廢弛之患茲以是役屬之黃侯黃侯見事敏速凡
承檄有所造作不事緣飾以欺一時耳目故能保
護將傾之廟而使之完舊益新又以餘力治其講
誦之堂棲息之廡堅壯牢固率加於其故夫我
聖朝文德之大以遐既遠軼於前代而海寧公與學使
先生之盡心殫力共事興舉得才吏以委之修建
其嘉績又可追駕昔賢獨份之文筆於古人無能
爲役乃承命作記得書名簡舍茲份之幸也孰所
以爲槐也歟
乎建仝州文廟記

禮始立學者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後世文廟之
制實昉諸此廟歷久不能無傾頹其有起而更新
之且不徒新之而必務爲永世不拔之計令規模
繩尺動合典禮而經費所出不屑不潔者介乎其
間以之質至聖妥神明此非忠信強力異乎俗吏
者不能而後之莅斯土者所宜矜式焉知仝州直
張君學林甲辰四月始下車瞻謁文廟詔州耆舊
洎上流人文鼎盛而學宮傾圮若此其何以造士
爰首捐俸入爲州人倡以是年十月經始越明年
乙巳七月落成仲秋舍菜堂廡金飾跪跪駿奔秩
宮家大賈甚者佐以罰贖之緩贓私之籍是直跖
之所築告庳告潔懼勿稱其德也君舉是役發於

至誠資以廉祿成盡既定始申諸臺使比得請百
度咸集邦人士義激誠感爭樂輸勿倦而無以盜
泉之水汚我璧池者雖尋常修廢舉墜之事猶不
可無記而況巖師敬學之大乎全之明經謝之炯
賢而有幹畧君以營建事悉委之程工授材各適
其職昔魯侯旣作頖宮詩人頌之曰無小無大從
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
聖治亮釀舜熏文軌四訖全州爲百粤冠冕又得賢有
司張君與爲咸發與起固宜成之若是其速而制
之盡合於禮也予旣嘉君之治行能異於俗而又
嘆全之大夫士庶相與有成爲不媿粤之文獻邦

爰並誌名氏於碑陰用諗後來者

陸紹琦

土田州新建文廟記

至治之世人無異俗雖遐陬僻壤無自外於聲教
者固在上之風化殊哉亦以人性皆善明聖人之
道以風示之天下無不可移之俗也是故教莫重
於明倫禮莫隆於尊聖惟至聖孔子自京都至於
郡邑莫不有廟春秋時祭守土主之祀典通行由
來舊已

國朝肇造鴻圖統一中夏尊崇聖教典禮有加迨
聖祖仁皇帝御極
大書萬世師表匾額宣示天下六十年來涵濡教育至
於山陬海澨莫不戶習詩書家敦禮樂豈非尊聖
之明效歟
皇上繼承丕緒光顯前謨復頒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
宸翰天章後先輝映又追封五代王爵闕里則大舉重
新太學則
親詣行禮尊聖之典皇哉茂以侔尚矣粤西爲古邊徼地
自沐浴我
朝德化以來人文蔚起駸駸乎與中土比隆年來如

太平思恩二二隸籍之土州縣以次題請建學俱
已奉
旨允行余奉
命初莅粤西土田州知州事岑應祺特詳請建立文廟
余甚韙之亟會督撫允其請越二年而厥功告成
殿堂門廡悉如規制樽罍洗器物具備既告成
事復具詳請記於余余於此益信人性皆善被聖
人之教無不感發而興起者仰見我
皇上崇儒尊聖之誠深入人心無遠弗屆則茲廟祀之
設非獨肇邊鄙一時之盛典實足以揚
聖朝之文治於無窮也可無紀歟岑君之治州催科撫
字善政實多而講
聖諭設義塾尤汲汲以教化爲先可謂循吏故上計以

卓異特聞是役也貲皆已出工不勞民祀典聿新
人心胥悅亦其卓卓可紀者君固世守茲土從此
克勤厥職不辭益虔使教化行而人才日盛學校
之興可竢已余重其事而樂觀其成且欲久於其
道也爰拜手而爲之記俾勒諸石以示來茲

桂林府重修文廟記　錢元昌

桂林故始安郡今學宮卽故郡治基也考宋乾道
間劍自經略使張維張南軒爲之記厥後淳熙中
南軒繼守桂益擴大之朱紫陽爲記凡所以明夫
天命人心之正以永躬踐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倫而不失乎先王禮俗導民之意者至明
而不敝矣

國家尊崇聖道恢擴古今仁風翔洽學校之興被於
遐陬罔不率遵矧桂林都會家詩書戶絃誦文物
甲他郡而廟制未新修飾故敝卽不至貧風面雨
然弗宏且麗觀瞻弗壯爲
天子守土吏何以風膺學宮重宣
朝廷德教哉於是大中丞德山金公率藩臬大夫進
郡縣吏而屬之遵規率度嶠物聚材選時飭工經
始於辛亥之冬以迄落成凡百有二十日費不病
帑役不病民而門廡而庭而殿棟櫨桷丹雘
塗壁飛甍綠砌物用之良增高繼美煥如炳如壬

子春祭陳降瀼獻儀乎廷陞之靜深而肅然秩禮
之尊嚴也及秋桂林一郡與鄉薦者當遍省額計
之半人咸以是爲修學功雖然原大中丞之心所
以興建不遑者寧惟科目之迭出爲爾桂士期乎
將必仁義忠信植基勿壞而藏修游息以與幾乎
聖賢之堂奧爲理學爲經濟體用一原處不愧乎
儒林出不愧爲名臣式彰
聖朝作人之盛化於億萬斯年斯則可爲學校光矣元
昌不敏企前哲之耿光瞠焉後也適承乏而董其
事故樂爲記之惜修有勞者前臨桂知縣駱爲香
倒得附載於石

興安縣遷建文廟記　王勍

國家繼繼承承仁厚義洽聲教覃敷都會州邑之屬
迄於遐陬莫不昭然修明而識風厲學宮之愼重
也寧有陋簡其地鄙夷其民不爲作興鼓舞以成
其善者乎興安附屬桂林於唐曰臨源又曰全義
至宋復曰興安縣之學徙置不常按志宋嘉泰間
遷於縣北朝天門元至元間遷縣東城外明成化
間都御史韓襄毅公奉命督師由湘南入桂下旁
梧及平藤峽賊徹各屬修飾學事而縣學始復遷
城內顧地褊促歷年久遠雖遞有修葺然鳥鼠蟲
蟻之蠹蝕風日之炙淋坼剝裂而中欹柱絮而欲壓

行幾露處而立其何以嚴祿饗安聖靈夫與邑山
川鬱繆陽海之靈派湘而灘注爲陵河環流繞城
斯固清淑之區宜其秀靈孕誕倜儻奇瓌之士有
踔出者乃文物未盛鄉會薦歲無一二不逾下邑
余不敏來令於兹竊願以振興爲已任
謀修建學廟顧茲邑頹敝或者其地勢非良因選
形家者令相度擇吉地於縣署西聞諸司教而進
邑諸生論以意并出貲爲倡衆皆欣然謂令之爲
我謀也孰敢後於事爰擇學中之能幹甚者三十
人分職董理材木於廬陶埴於艮傭工於資力役
於偏大成之殿崇聖之宮而廡而門而祠而堂其
規度審陰陽面爽塏經始於八年九月迄明年十
月告成衆因請記以久其役余讀唐柳子厚作復
縣北門記謂夫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
豈敢僭於辭獨是學之遷建俾瞻仰而興起者以
敬以學亦庶無戾歟且余始其功邪人上之相與
有成即胥能殫心以佽助則其樂於赴善之實固
涵泳乎
聖澤之深且長矣由是藏修游息將孟子所謂居廣居
由正路行達道不難歷級而升以共殿我
聖天子人文化成之治焉仁義之味飫乎膏粱聞譽之
美光乎文繡致澤之歆溢乎金石斯則不愧爲學

事也因滿肇而記用以勉且勸

重修南寧府廟學記

張漢

我孔子之道衣被萬世非假歷代
後爲大也況我
國家久道化成重熙累奕文治與武備交修禮序與
樂和並慈愷州郎介邊徼雖以民獠亦既蒸蒸向
化而倍敦孝弟士澤詩書歲貢與戊漢承
命來守是邦釋菜後輒以新廟學爲首務蓋學也者所
以崇本根而滋化理也弗因厥初功難集弗弘厥
基役難久弗壯厥觀志難安爰是捐費經工相宜
考楹廡其墻垣峻其簷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
祀諸儒分列以次前屆正門森然画戟外列二門
上應櫺星是役也擇吉在九年戊戌告成在十年
已酉廟既新而祭器樂器殘缺無存其何以勸茲
大典因復捐貲令人赴粤東備具禮樂等器皆合
度擇生儒之曉音節者教習樂舞生徒於是內無
廢事外無遺敬自上而下由粗及精各有條理從
此其禮和樂秩然蔼然用以宁
聖天子文治之隆而忠信甲胄禮義干櫓出可鼓吹休
明處爲鄉黨矜式於邑人士不重有冀耶敬述所

志以告來者若夫聖道之光昌包含萬有而
聖朝之尊師重道寵典昭垂光於四海漠又何容置一

辭焉

梧州府學改建明倫堂記　徐德秩

粵自漢元鼎五年下南越建設七郡而蒼梧始著
稱厥後交阯部刺史移治蒼梧廣信設鼓吹以當
威鎮而文物蔚起凡刺史之所以治其民與民所
以服循於禮敎者其激昂始與長沙南郡等學宮
之建肇於有宋任侯迭盛於前明韓鄧諸君子枕
雲嶺面大江勢特聳傑顧明倫堂在廟西偏地獨
下夏水時至湫濕積道塞不得行和棄弗顧以故墻

潰於腹而柱絮其中岌岌覆壓是懼德秩承乏攝
都篆三江兩粵之會市交廛錯秀蠢雜處苟非有
庶而富而敎者曷以仰戴
聖朝嘉惠遠民德意克稱分猷宣化哉明倫與敎之堂
也學官諸弟子員相與申其敎而謹其率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率履不越人盡有倫人盡
有性也倫明則性盡而講肄之有地庶幾敎行之
有基乎敎授閻子士勳司鐸而能任其勤者於學
宮東南隅相隙地選材繩匠撤敝易新經始於十
一年春越季夏工竣居高明而席塏爽梧之人士
襄經篋研以來相觀而善者希賢希聖弗讓人也
夫豈惟率作興事者之幸乎距堂少西則爲名宦
祠梧學舊祗建祠鄉賢而於名宦闕如非典也乃
鳩材三楹與鄉賢東西並峙崇聖宮年久頹落謀
重建未果至是始去其鳥鼠之蝕棬楹之腐且朽
者附以堅完復塗壁而丹漆之於是釋奠先師修
虔修敬覺聖德之精微廣大佑啓者必隆其報而
百爾君子汲世而人俎豆不祧者以風有位亦良
盛焉此皆事之有關於敎與學故辭不厭詳而類
及之書曰惟天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人之秉
彝好是懿德

天子建中協和漸仁摩義風俗之成月異而歲不同蒼
梧遐服廢修墜興自此扶倫植常變致其懿德之
好而克順其衷將人文盛美孝秀咸登雖媲周雅
辟雍可也署守與百執事所爲納約以牖鼓舞記
載以落其成者斯物斯志夫

創建尊經閣記　丁亮工

六經之昭著於天下也如日月之亘於中天而諸
子百家殆如列宿即有瞭睇之人或不能辨別星
辰未有不見日月經之所以常尊也自昔聖賢立
敎汲汲於刪述表章以誘掖萬世而爲化民成俗
之本顧經也者常道也常恐厭玩則棄目爲童習
之言涉獵訓詁之用而經不尊矣承之永安五年

於茲適當逆寇踩躪灰燼之後每謁先師緬懷俎豆絃歌之遺風揖諸生進之討論然每及帖括詞章猶能娓娓問以漆書石經未免茫然莫知所對揣其故非子弟之率不謹良由明經之學未之講也辛酉分閫爲請於學使者王公可其事爰不惜鳩貲庀材卜於聖殿之後創尊經閣構五經藏其上其下則爲義學禮延端謹之儒尊爲塾師使成才者得明尊經之義而小子因之有造雖精粗上下義蘊攸分登堂入室寧有岐哉吾願永之士子朝於斯夕於斯慤修勁業日就月將於易得陰陽天地之情於書得扶天理絕人欲之權於戴禮得平之旨於春秋得抑亂賊弘治道之理於詩得溫厚和謹節文辨等威之數於樂律得歆天地洽神人之原融乎一心應乎萬變六經與義揭日月而應休明於以洗蠻鄉烟雨焉斯則不虛茲閣之建也夫

創建華堂書院碑記

王如辰

大中丞郝公撫粵之明年爲康熙壬戌四方既平罷兵休息業循舊典補行粵西鄉試貢士僅三十人公乃慨然曰九郡之中十年纔一試耳而英才鄉學域於郡縣有玉不琢有美不揚士奚由勸爰公平生盛德大業卓識鴻文史不勝書予幸得親炙公之丰采言論窺其用心以知其學而樂爲從

公又有桂林書院代更久湮學廢不講乃相地勢擇西雕前後池塘翼以巍樓形勝既佳大工斯舉公及藩司崔公維雅泉司黃公元驥參議簡公上皆捐資以倡命敎授高熊徵董其役鼕鼓初集羣心競趨材不庀而良工不鳩而聚門堂齋舍亭閣廚湢煥然備具又捐資多購經史及四子百家之文延有道宿儒爲之師諸生至者月有廩費以爲常科歲爾試所取皆才技其尤集於斯院於是馳檄九郡所屬州縣名儒來赴濟濟森森咸以後至爲辱焉嗚呼可謂盛矣予惟聖道之大覩王化通塞前此延齡嬗亂五嶺以南幾爲異域今蕩平

公又有桂林書院代更久湮學廢不講乃相地勢擇西雕前後池塘翼以巍樓形勝既佳大工斯舉公及藩司崔公維雅泉司黃公元驥參議簡公上皆捐資以倡命敎授高熊徵董其役鼕鼓初集羣心競趨材不庀而良工不鳩而聚門堂齋舍亭閣廚湢煥然備具又捐資多購經史及四子百家之文延有道宿儒爲之師諸生至者月有廩費以爲常科歲爾試所取皆才技其尤集於斯院於是馳檄九郡所屬州縣名儒來赴濟濟森森咸以後至爲辱焉嗚呼可謂盛矣予惟聖道之大覩王化通塞前此延齡嬗亂五嶺以南幾爲異域今蕩平安定蘇湖之敎法以立誠主敬爲要以正誼明道爲歸聖之作賢之述師之敎弟子之學舍斯奚從甫奏而率履周行性善可徵敎行則復況三江濯秀碩德相望能自得師何必在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一貫之旨忠恕匪他倣鹿洞嶽麓之成規採是則公之志也公既樂粵士之可與進於道而又慮無以經久乃議以全省學租爲多士佐讀之資而崔公維雅樂公是舉復置魚塘二區用贍諸生期永久而無廢顏曰華堂書院從公志示仰止也公平生盛德大業卓識鴻文史不勝書予幸得親炙公之丰采言論窺其用心以知其學而樂爲從

事斯院者告也因勒其事於石而爲之記

思明書院記解先生記　高熊徵

徵按省志先生諱緝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間爲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時上方用兵交阯先生力言交阯古翳縣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之出爲廣西參議尚書李正剛奏先生怨望改交阯嘉靖間袁公袠宇永之吳縣人以僉事督學粵西初視學首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緝乎衆對曰無有袁公愕然卬檄郡祀先生云徵嘗讀先生洪武間陳王道一疏曰陛下取天下於羣盜

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十餘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當云世不絕賢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懇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而惡日滋長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出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上溯唐虞夏商周紀之與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曰痛懲法外之刑永華京城之役婦女帷簿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刑倣古藍田呂氏令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又曰粲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訟獄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稱奇才云倣不禁哂然歎興曰先生眞奇才也歎哉其學似蕭江都其直似汲長孺其文似賈太傅其正似韓昌黎遭際開創之英君而不得一行乎使成祖以任三楊者任之其勳業治效當不止如斯而已也及倣改調思明遍詢古蹟遺文棄帙斷簡殘碑無不手錄考太子一泉舊爲土府書院永樂八年先生謫交阯參議嘗寓於此與其郡守黃君廣成尋芳咏詩結歡歲餘而先生始還今其長老尚能指其所過之處所題之景歷歷言之不置也而交沐先生之化漸染華風迄今其俗喜購書甚於中土春秋釋奠稱爲先師如朝覲之有箕子也非其德盛感深何以得此乎倣因之有感矣當時正剛一劾交阯再謫蓋逢迎上意以排擠先生也然使至剛不劾交阯不謫先生在吾粵不

過祀於名宦已耳安能使炙人奉爲先師懷其德
教媲休箕子至於今不替哉然則士惟患無其德
無其才斯所至皆窒苟有其才有其德則安往而
不利昔蘇子瞻竄嶺海間地僻連嶠高地使然也余以去
道人輕撞五更鐘章惇聞之笑曰蘇子尚爾快活
耶復貶海南子瞻主儋州儋官舍以居有可可
買地築室儋人運石舂土助之日與幼子過讀書
自娛又何嘗不快活耶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嗟
哉先生惟數奇故不能安身朝廷行其所學以大
庇天下蒸生然千百世之下觀其議論而想望丰
采嘗嘗豈非以儋在一隅詩書之澤少乎因思所以
振興而鼓舞之者庸獨學宮傾地頹壞方圖補葺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五 藝文 二九

肯必有能辨之者彼金剛之劫非所以擯先生乃
所以成先生耳始置弗深論第書院之設原以助
學校之不及如白鹿洞以朱子講學而名吾粵之
宣成以張宣公之建節宮成公之誕生而名其他
如嶽麓嵩陽以昔賢得名者類有崇奉今思明僻
隅名賢罕至文教之興始自先生春秋俎豆徵先
生其孰能當之爾諸生肄業於斯誠能尊崇而效
法焉將見學爲醇儒直能匡主文可名世正不阿
時出而仕也則足以致君而澤民伏而處也亦足
以淑身而善俗庶無負諭法聖賢之意洛生咸曰
有是哉敢不唯命是聽因途書之以爲記

承安州義學碑記

承安僻在平郡之南明成化間乃有是州人物自
先朝一二乙科及明經博士弟子員外遂不槩見
或謂自古廢置不常俗淳澆固地使然也余以去
年夏奉
命來牧由扵浦江上嶺陟壠坂忽得平衍曠然見左右
山開兩水清淺夾州城從旁竹木掩映雞犬桑麻
依然樂土也及受事之明日諸生童以次進見亦
復溫文有禮似盡可教資然後嘆風土如是人物
寥寥豈非以僻在一隅詩書之澤少乎因思所以
振興而鼓舞之者庸獨學宮傾地頹壞方圖補葺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五 藝文 三〇

擇署右舊址捐創義塾一區爲門爲講堂爲寢廟
各三楹廟祀朱子蓋孔子先聖祀於學而朱子上
接孔孟爲吾道之大宗也復爲左右廡舍各十楹
以四十七年十二月起工迄今年二月凡三閱月
而庠地偪隘又在城外無以容衆爰共諸紳士謀
而落成爰率諸生童而詔之曰爾亦知茲塾之所
以名乎義宜也人生天地大則綱常小則飲食
細故以至一行之率一辭之修莫不各有當然之
理學者必朝乾夕惕以無悖乎當然而後各得其
宜所謂行而宜之也義又利也學者率之爲行修
之爲辭無往不得其宜則推之身心家國無往不

陳大聾

盡其利由是本其所學作爲文章發爲事業所謂
利用賓於王家也諸生其勉乎哉勿謂地有所偏
俗有所域人性皆善毋論服疇食德卽山居谷處
之民或猶或獞苟知自向於學亦宜多方引導使
知爲善之樂焉自今以往毋怠志毋越思毋分區
別畛以相衡蒸蒸向上日新月盛傑聞風者僉謂
永陽片席雖區區義塾固宛然一嵩陽嶽麓遠時
眉江也於是諸生皆踴躍生喜謂余言爲當請勒
諸石因記其年月起止材料工作之費與有成勞
姓名俾踵事者益作而興之以無忘作始意云

創建義學育嬰堂獨院記　陳元龍

西粵遠在嶺表下之人狃於積習苟且玩畧而在
上者有宜興舉之政缺焉未備予以白髮偏臣奉
命撫此一方已歷四載伏念我
皇上大德深仁無遠弗屆邊方生黔日蕃耕鑿漸滿已
蒸蒸乎有旣庶且富之象矣而絃歌之聲未聞佚
居可慮爰設義學十有七延貧士爲之師集閭里
之童子而敎之秀者可造模者亦使知親遜禮義
也至育嬰堂奉
旨通行已久因擇東郊官地建堂兼施藥餌今日無棄
嬰異日增戶口矣又念鰥寡孤獨文士行政所首
先者迺於城北創屋一區以收養之庶無告得所

藝文

國朝

記

平古州八萬苗記　徐嘉賓

今上德盛化神版圖廣遠因滇黔西粵苗夷錯處疆界

未甚清徹

特命大學士伯少保鄂公總制三省仰漠唐宋元明之

從未內屬者喁仰少保公宣布

皇恩皆輸誠樂附惟黔省古州八萬苗性獷悍雖經南

次招撫而都江河道尚有逆苗梗塞按都江上抵

道未通與無古州等也雍正七年冬少保巡視粵

西會商撫軍金公具

奏勦撫調粵西漢土官兵四千三百餘名會黔兵同

進飛檄慶遠府知府徐嘉賓監紀糧餉贊襄軍務

受事之後仰遵少保弘謨勝算指示機宜黔粵文

武奮勇進勦凡攻破口寨月寨車寨龍早來牛皮

旦滾縱滾唐等數十餘處斬獲二千餘級招撫生

苗男婦合前七萬四千七百餘名口收盔甲器械

鎗砲俘獲無算方底定水陸交通建城畧設營汛樹

碑勒石畫分黔粵歷八九兩年事竣共支過粵兵

糧米二萬七百三十餘石銀七千七百三十餘兩

十年春嘉賓卓異引

見奉

旨署理廣西按察司補授蒼梧道同事則粵省總統由

懷遠進者慶遠協副將陞右江鎮總兵官潘紹周

由荔波進者桂林協副將陞臨元鎮總兵官董芳

也奉委多員不及徧載略書梗槩恭志我

聖朝萬世金甌一統無外云

遊閱安南邊隘記　黃岳牧

帝諭帝典一篇曰宅南交而知交阯之名見於經

傳久矣漢時命馬伏波南征迺退泊勳高而上將

下潦飛鳶跕跕故蕩平之後即立銅柱爲漢界明

初曾分郡縣未幾復叛亦遂棄之我

朝定鼎聲教四訖黑齒雕題之鄉莫不來享來王黎

氏子孫早已奉蕭南徼矣

上御極之九年念我民遠服貢舟流離異域又慮爲逋

逃淵數

特命駙西封疆大臣經理之明年春正月予方觀察右

江奉撫軍金公檄至省面授機宜二月十一日發

白柳州予竊計西南半壁環繞七司恐未議使者

意乃傅檄各守封域毋得驚擾又爲從者資其行

李俾無匱乏三合五甲而後啓行二月二十三日

抵田州去百色不百里憶康熙十九年先祖藤訪
粤西曾駐節其地督餉征滇萬里轉運三軍騰飽
奏凱而還當年與有勞焉乃臨流而嘆曰此先世
立功之地乎低徊久之渡河宿奉議州翼日歷蓮
花嶺層巒疊嶂樹木陰翳一片雲封行人不辨東
西如入迷途亡稍憩山口塘忽見日光從者促行
半步半輿旋陟旋降約三十里方陵平原廻首諸
峰已盡入雲中矣三日至鎮安府所領歸順小鎮
安二州背接壞南交其地犬牙相錯舊蓋未剖者
間以新隘割地而守之中外截然遂超太平三月
三十有五名土兵一千一百七十名嚴斥候謹巡
邏沿邊千七百里屹然長城政行私越者請無赦

從此良民不致輕去其鄉而罪人亦不得竄逸於
外遠

論旨也四月十三日詣省報命撫軍令繪圖上之於
朝且疏中列末議以

聞閏五月初九日還柳州爰仿一幅爲文紀之

戴蓡熊

重修上思州城記

州距邕郡西南三百里南倚交阯北界土夷欽廉
控於左諸嶺襲於右萬山連亘四面險塞洵嶺表
之要害朗寧之關鍵非高城深池曷足以資守禦
哉士官之時累土爲城規制苟簡及改流後始卜
城於明江之北易以磚焉明嘉靖間知州陳世瞻

從而擴大之嗣值邊方多事烽燧弗靖載葺載圮
余甫履是境覩高眺覽形勢孤險意以爲圖安求
治寧有亟於封圻之事即且歷考向時寇盜出沒
殆無虛歲使不綢繆未雨脫遇意外風鶴而圖築
沙種柳之計不亦晚乎於是丈度高厚估計已就
會值兵荒之餘公私交困册既報而未果至明年
夏秋之交霪雨連綿一夕劃然崩頹無一守堞迄
季秋農事方畢古所謂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天
人爲鬱奮捕版築出力如臼梵私堅固牢實於民
時人事適合焉爰告州之士庶靡不踴躍從事欣
欣子來擇日興工命郡尉酌董其役陶人爲甓石
不擾廣袤一如舊制而加高培厚焉經始於甲子
孟冬告竣於是歲臘月遙望閶闔翼翼堞堞楚楚
隱然邊鄙之金湯也蓋惟壬公設險以守其國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古人防患於未然遠見於無形
方晝警夜處安慮危之意至深遠也凡有地方之
責益繁巨輳慮遑前謀而莫爲計也爰具陳狀於
中丞蒙中丞面指規畫兼採原恩城士州吏目施
敏政條策事宜即令留工所督修於河峪剝落虛
損處下填以板中用石灰米汁和以砂土碎石舂
實加幫作級五層如梯狀十年春峪工城工皆以
次竣歷夏而秋雖復雨淋日炙無罅裂憂矣我
天子赫聲濯靈德威遠播有孚而化伏莽無警顧之屏
蹻是爲記

重修南寧府城記

南寧古巖郡也唐稱邕管亦曰朗寧居潯鬱上游
右領廉海斜界思田實內錯豁峒土司外控交南
夷壤爲左江衝故文則監司武則鎮帥皆臨轄其
地撞居重宜而設險守國重門擊柝先事豫防之
義安可或後焉考城在宋元豐六年始再徙建迨
及前明載修載圮其形勢面江濱河前廣後銳東
西北爲門各一南則有三中曰南門偏西南則曰
安寒曰水閘蓋左右江自城西五十里合江鎮並

醬而額仄者數矣雍正八年前總制三省少保鄂
公會同大中丞金公勘估
題修工未竣九年夏大雨浹旬岸土爲江漲所冲浮
潰安寒門以東復傾倒十有餘丈太守張漢以役
費益繁巨輳慮遑前謀而莫爲計也爰具陳狀於
中丞蒙中丞面指規畫兼採原恩城士州吏目施
敏政條策事宜即令留工所督修於河岸剝落虛
損處下填以板中用石灰米汁和以砂土碎石舂
實加幫作級五層如梯狀十年春岸工城工皆以
次竣歷夏而秋雖復雨淋日炙無罅裂憂矣我
天子赫聲濯靈德威遠播有孚而化伏莽無警顧之屏

閻純璽

之翰以作爾庶幾屹然巽然所爲壯我崇墉永惠庇
我邊陲者非
朝廷設險豫防斯尤寄重者耶純巽監司左江幸同
事之相與有成而不辱於役也爰濡筆爲記以諗
落成之歲月

張鉞

重修至公堂記

粤西僻處南服素稱邊徼至秦始入版圖未得頒
臼撫粤以來凡文廟關帝廟以及境社先賢祠宇
演武堂無不增葺創建次第舉行而又念掄才鉅
典更宜美備因首捐俸以倡于與臬司徐公驛鹽
道耿公桂林太守鐘元昌司馬徐德秩別駕吳大
猷格州司馬陸綸共成其事鳩工庀材未兩月而
落成塗壁有加丹雘畢舉翬飛鳥革輪焉奐焉匪
徒以飾觀瞻之壯而爲
國求賢之大義將於是而著矣而多士之登斯堂者
惕然思始進之由於至公則異日國而忘家必毋
敢背公營私以自便其於我公建修之意或庶幾
其不負乎舊有明達樓亦就傾圮堂成而樓並新
董是役者爲潯州司馬兼攝臨桂縣事萬還勤於
督工實心勤事洵可嘉也故并記之

唐顯悅

重建鬱林州校士館碑記

古者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天下之士由是各敦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習禮樂

本朝

刻聖相承崇儒重道肯莪樸之化無遠弗屆至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化成久道特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於學宮所以風厲之者無弗至我
皇上纘承大統惓惓士習之醇陵夷所
垂訓皆以閑其非僻之心而納於禮門義路襲其處則
有實學出則有實用曲成造就之深仁何周以溥
也士生昌明之會有不爭自濯磨以仰副

射御書數之藝成裕仁聖義中和之德其升於司徒樂正者皆庠序學所育而師儒之考校所旌別而誘進之者也鬱林自宋至道間徙治南流歷元明以博白北流興業屬之人文駸駸日上萬曆間建學道行署於今學宮之東相傳興文書院址也建後附考於梧學道行署亦圮而諸生童每遇校

試往返千餘里或苦跋涉

皇上御極宵旰求治詔天下大吏陳便宜無隱雍正三年巡撫李公奏改鬱林隸廣西布政使司

詔可鬱林既不復隸梧鬱之紳士欲仍建校士之院而故址已盡爲民廛不可復矣雍正五年三韓佟君來守是邦因紳士請具詳允行擇州治之東舊參梧巡道署址鳩工庀材數月而成其前爲東西文場其後爲退食閒文之室中爲視事之堂厥位面陽厥士燥剛平山坡阜歷歷在目學使者歲科行部士皆樂就試之易而村巷老稚見釋奠會講之儀生徒衣冠揖讓之美舉欣欣知所慕尚而人文益興已酉之春嘉正自刑部郎出爲粵守適鬱林州缺員奉檄署事始至之日以是州在嶺海間慮其人士囿於風氣先爲宣布

聖教示以篤倫理淑身心之則丁寧告誡峻防謹維令年春絃誦之聲盈於里閭乃進生徒課以文藝多可觀者蓋山川清淑鍾才不乏而涵濡於文治又久而深宜其若此也夏五月嘉正奉命守太平將去鬱諸紳士以校士館記來請伏念恭逢聖天子金聲玉振道洽政治鬱之人士幸被盛德安其學業宜思爲有守以供

國家之用增卿里之光次亦必求修陋弼務爲文行廢忝之良士以無干簡惡紳不肖之功令是不可不因其來論而示之且以念來茲也爰其董建館之事者諸生晏朝龍熱漢疆楊嶷均有重勞而州與四邑紳士捐資助成皆風俗之善因并書之

思明府學署記

高熊徵

思明建學前明萬曆丁未雖設教員未覩有事業可紀者如萬曆間蔣君已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則以祿夷入寇印隨失去矣天啓崇正間學官缺或不至則貢矜且代署學篆矣總之學宮初建諸生寥寥學官或去或留無久志宜文事之不能興起也

本朝定鼎順治間蘊君文昌踢朔人署篆僑寓民君
聞因飲酒醉驟矣康熙間伍君文海全州舉人由
蕃梧歷任則寄居生員陸參之家光復後滕君佰
署篆宣化人或寄居軍府右旁或寄招峒瑯民舍
五年無定在繼而署篆者李君之珏蒼梧舉人則
寄居生員譚馥家以孤憂去又繼而署篆者今太平
訓李君先聲計將三載或來或去皆假館譚生員
家亦未嘗有一署址嗚呼學官非寄其何以施教
鐸哉余於丁卯奉文收訓仲夏莅任無寓所諸生
爲余借在生員鄭瑜家衙側謁夫子廟但見荒郊
茂草片瓦無存唏噓感歎集諸生而問之僉曰此

邦土司向無學校諸生原寄太庠萬曆間土府黃
公承祖始議創建郡丞蘊公曰登朱公鳴時相繼
成之當時實有兩年學用銀三百兩益之學宮巍
煥學署規模因鼎革兵燬康熙十年郡丞王公之
任存留歷年學用銀六百餘兩界土官黃公載乾
郡丞蕭公如芝實重新之吳道變亂庶官男黃維
畿爭襲勾引交夷入寇戰爭者五載府城灰燼聖
廟復燬故荒廢如此記予慨然久之六月值太平守
黃公送交南回貢至止聘拜目擊予因爲緣簿求
序募建八月隨以送考往邕又赴省科舉至臘乃
旋始與郡丞陳公同商創建陳公捐俸以倡予更

勒募構材鳩工爲費不貲越三載乃成正殿儀門
洋池櫺星門等處自念官以教爲名而無一設教
之所其何以殫厥職乎爰謀於郡守黃公維鼎得
南門舊公館地一所詳建書院就於書院之右創
建學署五間面南負北蓋藉講堂以施教焉予自
捐十五金工匠木料之費節其成昔國學生鄭君
輔宸也予思旁謂學官孔子廟祝故天下學署皆
在學宮之內今思明學宮久圮學署從無予因陋
就簡暫建於茲謹備述顛末勒諸石後之君子其
亦可以諒予心也夫

永安州建屏署記

秦鼎榮

屏處之廢大率廢於無官也自
興朝二十餘年員缺未嘗補卽補亦無至者康熙四
年春余奉銓來此州民不識予爲何官也曰自來
不聞有茲矣恐銓者之訛而去君其過聽之也少頃
有父老來自遠方始願而唯唯道論其未知者於
是檄余爲
今天子之命吏跋涉萬里且無家慨然餉余壺漿餽余
竹葦余率童子親爲結縛而坐臥其中意甚適也
無何而葦屋忽爲祝融一炬余朝夕以此爲恐急
欲代以陶瓦而謀諸父老僉曰木雖產之深山翦
陶匠未可驟得耳請姑待之余以是年冬稍得俸

遂購木數十頭俟其乾而募工鳩致之明年有陶
自虎過者嘉而爲之置死萬計又明年有遊於楚
者於是募匠而成之冬匠來自楚遂建廳三間顏
之曰循理佐以兩廂又建住房三間於西偏爲書
舍兩間栽以花竹余其朝夕處之名之曰來誰軒
因追思及余來時州民未知其爲誰也又念及繼
此之來者余又不知其爲誰也即前此之官此者
又皆不知其爲誰也噫嗣可知矣後之君子咎其

頗文 金鉷

徧記

徧處故習染於中土差異今
聖天子澤普恩洽盛極中天所以加意遠民者無不至
頻年委任重臣撫綏南服又皆公忠而體國乃尊
俗猶未盡純相仇相賊之風未革苴非有司奉行
之不力歟夫人性皆善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而積
莠不除即良苗何以懷新則禁暴舉善舍法其奚
由此國儒所以有火烈之喻也鉄無似承宣茲土
國賦所出常兢兢焉尤願察屬之共勵於廉隅稍
有出入未敢以職守徇也顧念古之所號方伯者
寧惟是管鑰之司哉將以承宣

一端故才雖不逮而自受事迄今實不敢稍自暇
逸諸君子皆服古入官者幸無忘夙夜以護相成
之盛不爾際昌期之會畀之以祿秩儼然加於民
上而顧不思所以爲報傳曰天高聽卑其亦當知

自惕也夫

麥嶺創建廳營記

麥嶺屬平樂去富川縣治東北六十餘里孤懸一
隅環界湖南永州之永明江華等縣諸不逞徒往
往乘險竄匿急則走之楚粵官吏追捕地隔勢稍
案牘多塵積不能竟若民漸染故陋頑梗刁悍之
習弗可以文法羈縻而莽爲逋逃數者久矣鉄承

頗文 金鉷

天子命爲封疆重臣顧念此荒土愚氓孰非
朝廷赤子矧麥嶺犬牙壤錯峻嶺崇山綿亘於外
然通加審度殊有平坡沃野饒水泉利灌溉於乎
屬實稱輿區則夫我疆我理經畫而與民更始者
事奚敢後於是循地勢相機宜設要害營汛駐兵
爲捍衛而又不可無文員彈壓乎樂舊有同知一
員裁廢爰議復設即移駐以專督捕事庚戌春少
保總制鄂公毅菴自滇南赴粵西議輒合會疏入
告
朝議報可因添設平樂麥嶺同知及麥嶺專營守備
分汛千把等其衙署督房建造之宜物料工役之

費佑勘既實遴委桂林管糧通判吳大猷董之遷
時鳩工於麥嶺建同知守備千總署各一所東西
北三面環以營房共若干間其南則補築以城若
干丈於富川之牛巖小水峽長圳龍窩於賀縣之
開山洞分建營舍設兵汛防通計動支司庫銀若
干兩經始於癸丑之春落成於癸丑之夏基布星
羅聯絡要險爲巖疆巨鎮夫國家盡野分圻雖各
有定域而揆諸奕通與鄰封四接猺獞雜處
皇心無異視也其間阡陌交通與鄰封四接猺獞雜處
巖廓何知勢不能無宵小勾引竄越鼠爲之患惟
在守土吏善於策馭撫循其善良而翦鋤其奸匿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六 藝文 十五
則麥嶺廳營之設諸官弁其各矢乃心以綏我民
而宜
上德也是則始事之素心也夫遂書而記之石

慶遠郡署述職記 徐嘉賓

慶遠郡粵之邊徼也萬山環繞民夷錯雜焚殺劫掠
仇怨相尋者由來舊矣予自雍正五年由梧州調
補斯郡目覩猺獞橫行寨農山積不禁喟然曰太
守古諸侯之任如不能懲兇暴易惡俗
也邑中父老子弟望恩縣令而讙然迎之何弗懼
且慎焉使刑罰無章惟慝是滋怒敵求無孽不恤民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六 藝文 十六
始可以相安者也予莅慶五年其間委署泗城印
務監紀古州軍糈水陸跋涉在署僅十越月郡之
缺而未舉者予方抱愧不遑而卓異赴京時士民
遮道而送曰自公之來民安樂無虎患非公之德
政而何予笑應之曰民安樂斯兇暴斂跡矣無虎
患亦事之偶然者耳予何敢貪以爲功述而誌之

融縣迎恩門記 熊飛渭

康熙十有三年春飛渭初至融入迎恩門而懼然
也邑中父老子弟望恩縣令而讙然迎之何弗懼
且慎焉使刑罰無章惟慝是滋怒敵求無孽不恤民
朝廷之設官分職其奚以爲於是早夜圖維講求利

之膏脂且急符迫於前煬竈蔽於後至剝民而不
及知加之以伏莽因之以軍興欲求民疾殊難圖
慮矧乃交遊名譽之自矜聰明才知之自用皆足
以啓薄刻而傷民心其失恩有五突失此五恩即
啟此五怨向之望恩於上者或將轉而疾視之若
仇然非民仇之實縣令之仇吾民爾古有去官而
民相爭於境上又有去官而民或袖石礫以擲之
民情不大可畏乎民莫不欲富故望上以廉民莫
不欲壽故望上以仁民莫不欲富而有令名故
望上以漸摩教育夫所欲也得惟令之德不得亦
惟令之怨何弗懼且慎焉飛渭之爲令於融固不

敢仇其民而於父母恩勤之道日恐有所未盡無
以慰斯民迎望意因涉筆記此用自循省且將使
後之君子得並觀覽焉

重修鎮南大關記　李　綏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守者受法
焉又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
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
阻固皆有守禁蓋設險之道若是其重也廣西越
在南服重山密箐猺獞叢雜所在險阻而鎮南一
關南臨交阯號爲要地焉新息銅柱在焉其地獨
平曠無高山深林爲之阻固所恃者關而已

國家威德廣大悉主悉臣四裔款塞中外一體安南
尤恭順於是關久不修漸就傾圮貢使歲款關往
來是路雖設險非
聖世所急然非所以肅觀瞻而重邊防也且恐內地細
民潛出外境擾我藩服亦非我
國家所以懷遠人之心則宜修亟矣於是文武大吏
察使甘君時方守太平兼攝南寧事南寧有檳榔
小稅額課外得羨銀千八百兩慨然曰關故太平
地守窶故不獲修今既有此羨貤獨任之刻詰成
報可遂鳩工於雍正三年春二月至冬竣事有仡

其壩有翼其樓斥堠營汛既齊既敕南望銅柱兩
高直峙洵天南之偉觀也
國家之事患無實心任之者耳無其心以衆人共謀
一事而不足有其心雖一人獨任而有餘甘君信
賢矣哉甘諱汝來江西之奉新人由進士起家所
至有廉能聲以吏部主事來守太平未幾遷左江
道副使歷今職並
聖天子特簡其將來倚任固未可量云余方理裝北行
甘君來請記遂質言其實以嘉甘君以勸來者庶
毋廢斯績也時同事茲土與斯謀者兩廣總督孔
諱毓珣廣西提督韓諱良輔左江總鎮梁諱永禧

義得並書

重建靈渠石堤陡門記　陳元龍

粤自隋開皇時廢始安郡改置桂州是爲今之桂林府地勢最高據南北之上游從荆湖逆湖湘流如登峻坂東去下灘江以達廣州又若建瓴直下矣所屬興安縣唐名臨源有臨源嶺以地臨湘灘二水之源也距縣治九十里有海陽山爲湘灘水所自出至臨源嶺而始分其北下湘江者乃水性之固然而東注灘江則以人力激而行之是曰靈渠又曰秦鑿渠始皇命屠雎伐南越史祿鑿石開渠以轉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取道經而估計之歸而告曰非數十萬金錢不可如點金

此渠內置陡門三十六每陡門間之以俟水積漲進故能循崖而上行六十里至大融江與黃柏六峒川江三水融合而成灘江之浩瀚也靈渠今俗名陡河漢伏波將軍馬援因秦故道開治之至唐寶曆間舊渠決壞觀察使李渤乃疊石造堤如鍾嘴狀勞分二水即今所呼天平石者又作分水渠其後咸通中魚孟威宋慶曆中李師中相繼修築以迄於今前賢之遺澤遠矣夫陡河雖小實三楚兩廣之咽喉行師餽糧以及商賈百貨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賴且有大石堤東水歸渠不使漫溢小民廬舍田畝藉以保全所關非淺鮮也自明以來有司不時補葺然歷歲久遠根基搖動遇大水便不可爲矣已之春霖雨不止水勢日漲百姓日夜環額于遂委郡丞黃之孝督邑令百計培堤苟免於患然憂之甚甲午三月詣湘山祝

萬壽歸偕藩伯黃君國材寇長年君希堯參議張君維遠親履相度見所謂天平石飛來石諸險工傾決殆盡舊設三十六陡存其迹者僅十四陡餘皆蕩然若及今不大修築行將斷楚粤之舟楫而淹通邑之田廬矣然工費浩大與諸君籌度咨嗟無所措手乃復令衆議張君偕黃郡丞窮源溯委丈量而估計之歸而告曰非數十萬金錢不可如點金之術何藩伯黃君進曰民有大害官斯士者畏難不救不且大負職守乎予遂毅然入告請捐一載俸工以繕治之既得旨擇能勝此任者僉舉郡丞以對黃君以弗能任固辭予勉而遣之且語之曰語之曰事不可以歲月計復以無善策者速治之以保障此方不敢越期望底績也黃君奉命往詢故老採輿論審察舊堤皆尋丈巨石灘磯鱗次成今巨石年久斷折隨波冲沒入山開採陡路運致爲費無算且不可以歲月計復以無善策爲請予曰爲民請命事不可已寧有移山之智乎惟心誠志堅當有濟毗難也黃君乃齋虔立誓

禱於渠上先賢之祠及水府三官龍王諸神廟走夜卽袒身墮水中有黑衣援之起晨興步岸側茫上土人聚觀訝曰吾儕耕牧數經於此未覩斯石何來也黃君心動命除土得大石如砥乃鳩工掘之則左右四旁皆巨石如鑿成而就磨礱者閱數旬得巨石以數千計喜而來告曰此工必成矣予又語之曰巨石既得人工可施當用力於根本勿師耳目徒爲驗估地也黃君乃徵集老成諳練之士各司其事盟之於神共矢無欺躬自督率稽察一實之上一夫之力一簞之食無虛日無掊

剋勤者賞之惰者懲之勞且瘁者厚恤之日集匠卒數千人歡呼子來以風露經暑雨終是役不損一卒行旅往來見者無不咸悅嘆始於甲午冬初告成於乙未之中冬噫神矣哉又何易也夫建數十萬金難竣之大役而僅數一歲之俸錢保數千百年無窮之大利而僅閱一周之寒暑遂使秦漢以來前賢之遺烈常存而楚粵之運道與黎庶之田廬永保無虞黃丞之功不可泯然若有神助則皆

聖天子至德感孚百靈効順之所致也臣何力之有焉

考陡河工之最大者曰大小南北天平石天平石橫亘洪波中分一水而爲二上鎮巨石兩旁以亂石夾之名魚鱗石舊制巨石平鋪而魚鱗如累卵水嚙易損今巨石作龜背形而魚鱗用長石直樹其下不可動搖則天平亦如磐石矣次之則各處堤岸以及陡門舊以叢石累成今掘地七八尺用大木排樁上以大石合縫砌之灌以灰漿堤更固矣舊存陡門十四皆修整其已廢二十二陡酌復其八曰青石陡黃泥陡滑陡晒禾陡何家陡大陡小陡北陡悉與重建又自全州興安靈川至桂林灘河多惡石每損行舟因令黃君偕興安令任天宿巡閱而鑿去之於是水之害盡除而水之利乘

諸奕世矣分水塘有靈濟廟祀龍王及伏波將軍者今頹廢重建卽於其旁爲黑衣神立廟以毋忘默祐之德也工旣竣黃君復出其節省所餘買渠田二十餘畝爲渠目渠長工食買田七畝有奇供祠廟香火以二百金存興安鹽埠官歲收其息以備不時小修添設陡夫十二名於興安縣民壯項下撥給工食區畫得宜可以善後矣予迂拙不自量輒思興此大工深以工費不貲爲懼幸而樂觀其成爰濡毫記之以告後之來者

重修桂林府東西二陡河記　鄂爾泰

粵西分壤接荆揚二州之介山突而童水峻而旋

中石犖确多伏流凡厥川澤陂池溝澮疏淪修濬
之方物土宜而布其政者鏖功田功人事殆尤不
可後焉宜
聖天子注念惻惻特重西南水利哉粤考臨桂陡河肇
自唐長壽元年所謂相思埭是也亦曰南渠其流
出獅子巖經大灣下鱧魚陡合永福江而徑達無
滯矣興安陡河即漢書郡國志所謂水出陽海山
者導一綫之源溯漢源下零渠激流注大小融
爲灘水而迤運接府江封江東入於海以故零渠
一曰靈渠焉建是陡者秦郡監史祿鑿渫以

開南越功實稱首厥後漢馬援唐李渤歷宋元明
而逮我
本朝相繼修葺者數焉天平之石分水之塘貨費最
繁而頹頽亦最易非太加修築其何以經久遠耶
爾秦蒙
聖王恩授節鉞總三省歲庚戌自滇入粤道百色渡柳
江過永福抵桂林泝灘江而出全湘法歷道塗周
諮詢度輒思所以廣
上德音者會陡河方奉
旨修建兼
飭勘議迺與巡撫德山金公親履其地審形勢不險
量河流高下若者宜陡若者宜隄若者宜盤若者
宜浚若者修其故徹若者謀厥經始協心相慶條
具規畫上之
朝而即委興安知縣王勛董事程役越明年秋承
命入京陛
見顧每念二渠工役重巨事之弗既重違
朝廷軫恤民瘼以爲西粤圖樂利意也無何工竣并
繪二陡河圖來上臨桂之河凡爲陡以閘水者二
十興安之河爲陡門者十有八爲堰蓄水者三十
有七爲長陡一爲月隄一其灘心危石比櫛共繫
去礙船者兩河各百有數十處於是近渠之田資
灌溉者不下數百頃水旱無虞前此荒塍悉登膏

沃若乃舟楫之便利惠賈通商則自靈渠而北曲
赴湖南自鱧魚陡而西直際黔省之古州粤土雖
脊薄得二渠以儲民福澤可俯視秦關鄭白矣夫
豈
天子封疆大吏承
上旨修舉昔人創造所有便於民生者善始而復善成
之則因其跡之猶存維持保護且不廢焉矧自今
繼長增固實昭
聖朝之仁政而永示於將來斯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雖曰至於萬年可哉爰喜而爲之
記

重修陡河建海陽隄記　元展成

皇上繼承大統一措一施莫非爲天下萬世計荷利民生發帑鉅萬不惜以故四海之內廢罔不修隆罔不舉興安縣靈渠者鑿於秦擴於漢歷唐宋明相繼修治所以分湘灘而南北達楚粵以咽喉者也夫天地自然之水道尙頻疏渝決排況以人力爲之有哉倒者舊疏者淤亦勢所必至矣先是大學士海寧陳公持節粵西捐廉省俸修治鉅今將廿年入賛機密懼其久而弇且淤也奏請加修

勅總督鄂公巡撫金公仆勘脫成適承缺布政使司親制曰可

請河上南北審視進與安令王勅而告之曰人之所爲可以人力繼之天地之缺亦可以人力補之維茲陡河由分水塘而北爲陡凡若干由分水塘而南爲陡凡若干因其舊而稍之此以人繼人者也毋塗飾於日前而務堅其工使可經久若夫南北陡不能受之水洩爲舊河直衝海陽寺之沙洲向無隄以障之以致水泛溢不由故道別成一河史祿及漢馬援唐李渤輩相繼修治所謂天平石鯉魚陡下永福以至柳江溯流而接黔粵之通津者乎二渠之興雖地分派別代有後先顧因勢利導以爲功跡一綫之泉流而至於徑達萬里聯江會海沃農田而資賈楫者其爲利於粵則均焉夫人力廻旋開若天造然河身陡窄怒濤疊浪挾石排沙不繼其後而修之區區隄閘蓄洩之具蝕齧之傾頹就焉非泛濫不可捍禦即潰涸而牽輓無

十六丈高六尺闊倍之又爲外堤一道疊石環抱下豐上銳其綿亘高廣與內堤埒向者泛溢之水仍歸故道又開支河長七十二丈闊三丈深得闊之半以瀉暴漲又於支河之下築壩長七十二丈高闊約一丈有奇以殺怒浪而內外堤可永保無侵齧傾圮之虞矣至於陡河之坍者新之淺者深之狹者廣之南而達於融北而達於全石之觸舟者去之灘之阻舟者鑿之要皆跡踵前人因勢利導無足記記其大者

重修興安臨桂二陡河記　張　鉞

興安而南接城之北有水出焉曰靈渠鑿自秦

所施力旱潦皆爲民憂何以稱德意哉興安陡河
粤自康熙歲甲午乙未間今大學士海寧陳公元
龍撫莅粤西奏捐通省俸工修築後迄今十餘年
水突勢冲舟倾圮過半我
皇上痌瘝民瘼無遠不燭軫念西南水利發帑興修於
是總制鄂公爾泰大中丞金公鉷親承
宸命履地相度目經心畫條具修理事宜以告
天子報可乃聚工材相形勢庀時日凡陡門十有八蓄
水之堰三十有七類者完之河底犖确灘心石立
礱去磉船者百四十有九處淤者浚之支流横出
詩之所稱也九年秋戴自黔
命署灌篆工之落成與有喜焉爲可無一言以楬其實耶

承修二縣渠工則與安知縣王勑爲能勤於其事
也倘得並書以固諸石
陡河海陽隄記
耿麟奇
皇上御極之八年予承乏桂守奉有修治靈渠之
旨下督撫會估以
聞於時總督鄂公爾泰巡撫金公鉷聚而謀曰陡河之
爲利大矣自秦至今農工商旅永是賴焉顧修築
者代不乏人而迄無百年可久之工何歟豈眞水
勢使然哉毋亦疏鑿節宜未盡其道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銳志修舉開農田於　畿輔濟水利於
東南固已捐數千萬之金錢爲萬世開衆利矣粤

西炎徼去天萬里我
皇上聰明睿知無遠不周猶惓惓注意於靈渠不於此
時大興修治而惟是補苴罅漏爲目前之計無久
遠之圖何以仰承
德意乎乃親爲相度形勢其因前人之舊而加工者則
濬其淺寬其狹疏其阻此致功爲易者也惟海陽
寺沙洲之衝由分水塘奔溢而來電掣雷轟勢如
萬馬奔騰陡河不能容也遂奔潰橫出決爲新河
而舊河盈盈一綫曾不容舸矣新河不塞則陡河
不治而農商皆病頃欲障新河以還舊河非隄岸
不可而隄當水衝湍激怒愈甚非大爲
之防不可乃於沙洲創立石隄高若干闊若干長

若干若長虹之綿亘而崇墉之屹峙也名之曰海
陽隄雖然猶慮其單也又築月隄其高廣視內隄
使如輔車相依而水得循涯而上建瓴而下矣頃
春夏水漲立可數十丈無以受之勢將又溢則開
支河以洩之築壩以攔之河深若干闊若干長若
干壩之長視河大非南北河比也而以治
南北河者治陡河隄防完蓄洩得宜其有不慶
安瀾者乎其有不足以通舟楫而利桔槔者乎豈
猶是補苴罅漏緣飾目前而無當於久遠之圖者
乎是役也惟

聖主惠及遠民計存永利惟憲府心程口畫規制周詳
而以鱗奇治無能幸得一一親承指示黽勉以從
不敢怠隳茲固由經始而觀厥成矣謹拜手以記
仰識我
皇上勤民之隱超越古今而兩憲府體國之誠惠可乃
績洵足永永垂後也與安令王勍實董是工例得
並書

重修南門渡頭碑記

黃良驥

余治龍江之五年凡與衆便民者輒不辭役南津
古渡去城下數武西南輻輳必經之途也舊設石
梯以通行李以宿商艘以便汲道歲久水侵往來

上下徒艱於步蓋江身深而狹環繞郡城每值春
漲秋霖遡上流數百里俱滙於斯而放諸東故湍
急澎湃之狀非若南岸天成石磴可抗衡其間則
渡頭之頹廢不便執甚爰是卜日鳩工運石取材
自下迄上兩月告竣爲廣七尺爲袤百三十尺爲
層級八十有奇爲左右月臺六以拱抱弱水之性
爲糜金錢八萬緡是役也捐貲於俸不擾於民巍
然堂固煥然坦途庶幾利涉大川得便吾民爾矣
若前人之制作固有待於今人則今人之修創而
歷多年所更有望於後人之嗣續今人也

重修永濟橋記

胡文華

桂爲百粤都會地高峰拱列洪流中貫郡處大江之右其左則邨落基布商賈輻輳如鯽郡治百所需多半取給前明設浮梁通往來長虹臥波蒼虬帶水舉江之左右咸稱便乃歲久日就腐敗乙未秋中丞少司馬于公奉天子命來撫粤土敭吏治輯衰鴻靖崔苻驅舟楫凡四閱年而粤之尺土一民隸在職力者靡不收復如故版俛仰之間山高水清是誠大小諸屬吏仰承德意諏故實而修廢墜之時也已亥夏予承乏潘員行省始至進吏民詢疾苦及事興復所宜僉以三江介桂之中往來紛紜招招舟楫苻望洋多嘆急可六七百步篾之纜以維之鍊以維之徂西徂東始利攸往於是捐祿稍出篋篋以身率屬而諸蘧商咸欣欣願積寸累慶以共襄乃事詢謀克協上其議於撫軍及直指使者皆報可爰行會府吏而切責之曰授朱提若干而聚材鐵與木無不備而司冶鑄與煅無不良而庀餘皇及浮舟與木無不緻好一切工料悉如民值貲無不及亟請勿緩月合水澤腹堅慎斫輿梁而必無愆諸府吏董役維勤始於庚子年之仲冬越臘月橋成弘敞坦平莊

考甄蟠訪遺老則浮梁舊蹟當有存者修之其宜予曰唯唯於是循河千觀故址相其廣狹江相距可六七百步篾之纜以維之鍊以維之徂西徂東始利攸往於是捐祿稍出篋篋以身率屬而諸蘧商咸欣欣願積寸累慶以共襄乃事詢謀克協上其議於撫軍及直指使者皆報可爰行會府吏而切責之曰授朱提若干而聚材鐵與木無不備而司冶鑄與煅無不良而庀餘皇及浮舟與木無不緻好一切工料悉如民值貲無不及亟請勿緩月合水澤腹堅慎斫輿梁而必無愆諸府吏董役維勤始於庚子年之仲冬越臘月橋成弘敞坦平莊

甘棠橋記

李棠

名伯循行南國宣文王之化懇於甘棠後人思之不忍剪伐作蔽芾三章下此而循吏傳去思碑與夫種種遺愛如覩山如椐梓皆因之而起是甘棠者去思之祖也甕川之南有溪曰甘棠東過白石湫滙於灘江溪當陡之衝行旅絡繹前制額設渡子駕艇利往來歷代因之在昔軍興孔棘介馬載途以及皇華驛騷吏民疲於奔命增艇益夫公私告紲存心利濟者或屈於力或阻於勢不免望洋而嘆

上御極之七年大中丞金公毅然任之成梁是圖先爲庀春二千鍰於是潘泉守令暨鎮防將裨諸君各捐赤仄右差廼屬泮屬照松鳩工庀材以時斂飭

閱兩載而長虹俯跨視若康莊矣昔陳文忠轉運
廣西植樹置亭民免途渴迄今數百年長松連引
歷其下者猶戴其蔭而嘖嘖焉矧茲道路無譏永
無病涉厥績奚啻千萬哉勿翦勿拜行於途者歌
之思之後之視今之視昔耳是役也始於
康熙七年戊申二月以康熙九年庚戌正月訖功
累址於淵釀水爲九道長五十丈廣丈有五尺糜
金四千有奇職其事者邑令單世甫成御史李棠
奉命假歸道由是出善厥舉而落之是年季秋還
京師因記所作物於岸左

飛鸞橋記

度嶺而南湘灘雙瀉其一分浸九嶷七澤間滙爲
湖其一則沿洄百越貫注丹穴而入海矣全爲楚
粵交會凡冠蓋輪蹄商賈負販之往來交錯於道
拏舟競渡併病風濤於是距城五里跨洪巖駕長
橋勢衝空若怒飛行旅稱便是亦王政所有事也
舊傳創始於宋然碑版漫滅莫可深攷獨有明郡
紳文定蔣公冕爲之記具載州乘中橋以飛鸞名
顧以其勢且東視鳳山有鳳翥鸞翔之情以發其
秀理或寓於此乎我
朝定鼎燕京南屆要荒梯航入貢垂四十載襄者羣
盜弄兵滇池禍連鄰壤自粵達楚仝資處襟喉門
戶衝歲戊午居人聞橋下砰磕聲鳴咽三晝夜一
夕若奔雷喧砉橋遂隳於洪波巨浸中嗚呼是蓋
馮夷効靈不甘合反戈之徒乘衆而蜮行也越歲
已未我疆既定禁旅交下駐馬投鞭因謀所以葺
之者獨是哀鴻甫集郡吏輸束手瞠目維時征南
蔡將軍元慷慨首倡將立馬以舉之郡吏因得緩
悉利害以橋當長萬二鄉峽口爲衆流奔滙白非
錢鏐石磉莫能當其滿激遂白安椿築版覆屋圖
棚屈指權貲費且不貲征南盡解行囊得六百金
合之帥僚佐又得千金郡吏力任其事躬視經
營庀材鳩工下岡以堅石中鋪以長木上覆以瓦
簡書撫視粵西冒暑停車解裝登橋風水雙清因割槃
錢以勞匠作文武僚吏又皆勉醵金五百有奇通
計郡吏守將及行旅善信之施復得六百歷冬告
成功焉是役也經始未夏斷手酉冬計期三十二
閱月石墩凡六墩出水面二十二尺入水立基八
尺墩基圍廣三十二尺墩面闊十二尺橋長四百
六十尺上覆瓦屋三十七楹過闔檻欄稱是東西
坊表二不易舊名存古蹟也計費二千七百有餘
金鍾畚鍤錘之工詳具廩籍王竣郡吏乞文紀事
余因嘆蔡征南之戰蹟固不可掩即此軍旅倥傯

之際能爲樂善之舉以濟國家憯憯燭吏務期襄事功已不落伏波三十六陡河後矣郡吏復能竭蹶瘵瘝不廢厥職余因執筆樂書以爲修隘舉廢奉行王政九郡諸土府之良有司勸察將軍元福建漳浦人見任京師都督徐州守泌浙江西安人其他文武將吏有事茲舉者別勒碑陰

靈川縣甘棠渡浮橋碑記　陳元龍

考周禮夏官所載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橋梁之設其來尚矣詩又云造舟爲梁即所謂浮橋是也

國家當昇平郵隆之日制度周詳廢墜具舉東西朔

南凡在地維以內者關隘津堠蕩然畢備行旅商賈之往來徧歷天下而無阻西粵僻處嶺表萬山重疊溪流多深廣湍激利濟維艱桂郡靈川縣有甘棠渡爲楚南往來之衝舊有大石橋久廢僅以小舟渡行人於急流中延袤奔突有覆溺之虞或驛使旁午趨渡爭舟彼此蹴踏行者病之康熙辛卯之冬予奉

簡命撫粵入境即經此渡次年壬辰公事之暇與有司議建此橋相度經營工費以巨萬計採石於山經歲不能運集而粵無良工斲石架梁稍不合度遇水潦衝齧旋且傾圮試問曩者之橋於今安在將何以垂永久利涉之計躊躇踏久之藩伯黃君進而請曰石橋橫亘雲搆虹舒誠邊地之壯觀今雖不惜金錢不計歲月以爲之而崇山峻嶺森峙上流撥厥地勢成之難保之尤難莫若浮梁之制事半而功倍予憬然曰郡城東門外之浮梁君所建也有成效矣盍倣而行之爰檄郡佐黃君之孝往偕靈川令徐君吳治親履其地量度鳩工自南岸至北岸廣四十丈造船三十隻橋廣七尺五寸二舟相連留空隙凡一十有六以殺水勢而以厚板架其上每二舟鎮以大鐵鏈一重三百餘斤維以大鐵索長十六丈又於兩岸累巨石爲馬頭建大鐵

柱四復以大鐵索長七十丈直徑南北繫於鐵柱之上使舟不得蕩漾舟之兩旁翼以扶欄以防失足其規制悉與郡城東門外之浮梁同共用工料銀一千九百九十四兩有奇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孟冬之初至次年癸巳正月而橋成凡四方之出於其途者去險就坦易危爲安衆口稱便是役也郡佐黃君實董理之晝夜櫛沐於其地故財用省而工趨甚速黃君既告成事請置酒以落成之予曰未也數年之後舟得毋有朽敝乎鐵索得毋斷壞乎守視者得毋怠去乎不圖善後不可久也於是薄伯黃君喬議張君郡守吳君偕郡佐

黃君靈川令徐君並起而前曰微公言相與鳩之
熟矣守橋不可以無夫夫不可以無食今議額設
橋夫十五名給口糧以專責成又慮夫之更易無
定也即募附近居民充之復於口糧之外人給橋
旁荒地七畝爲製耒耜立溝塍令之開墾以贍其
家名曰護橋田免其起科禁其轉售俾永守此橋
勿致遷徙倘遇霖潦水漲則十五家之父兄子弟
可以協力相助橋可無虞矣而修橋不可以無備
議以捐助建橋之所餘令貢貯其子母歲收其
息貯之於官以供不時修補之需如是行之守而
弗失則此橋千百年長存可也予喜而起謝曰善
乎靖公之思深而慮遠也夫興一利而利在一時
苟善後之道弗講即掃夫蹲蜍踏海鯨鯢無庸也
今藉諸公之頑畫用意周立法備月考有成歲修
有蓋後之人踵而善守鐵索斷者亟續之舟板朽
者旋易之垂之永遠爲利無窮安在浮梁之遜於
石橋也哉是爲記

平樂府江重建浮橋記　陳希芳

平樂古昭州治也灘衆二水所滙下距昭平控梧
江而上接桂林陽朔孔道四出顧水則一舟而徑
達陸則孤洲斷汊蹊徑錯雜行者或多紆阻却步
焉利濟之術非藉爲政者相其宜而左右之楊善

乎郡江浮橋爲平屬捷徑往來商旅之出
入樵蘇市擔之便郵足之經絡繹下上非此則莫
能徑渡者然舊故無橋春夏漲水時至即捐設浮
渡而江面深闊迅海若雷浩瀚冲突小舟一葉爭
趨競捷往往有風波覆溺之險以爲民憂康熙五
十五年知府事皋君國興仿桂林水東江橋制捐
貲創造連舟三十有二繫以鐵紅中覆以板作浮
橋以濟民并募橋夫以司啓閉蓋不特府屬鑽鑰
諱嚴民實陰蒙其利矣歷年遞更時有修葺顧松
材未堅且日爲水所浸蝕外佈而究其中鮮不敝
且毀焉雍正十年希芳奉
恩命來守茲土甫數日會大雨江水忽夜漲建瓴下注
濤怒風烈猝不及聯瀕江竹筏多有隨流漂去者
而橋船亦胥潰失無存希芳乃量捐已貲人千
金易竹重搆俾窮者無失居之戚至船橋建復則
工巨費繁方躊躇默計弗敢以能專讓前人且重
違撫軍憫惓爲民德意也爰亟請借支一歲養廉
之半營材直聚工役時修作迄冬而成浮江映水
朱紅翼如較舊觀爲增麗寧復有襄却顧臨江
而嘆厲揭之爲病者乎夫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
而不知爲政而成梁除道周禮先焉然則浮橋之
成舉援溺利涉之心以范舟爲梁是誠惠政之一

端修廢舉墜之莫可後者繼之君子庶幾覩焉而有以推暨於無窮也用爲記以永諸石

德勝鎮清復屯堡田租贍給土兵記

王瑛

德勝爲慶遠巨鎮當楚粤通衢控界龍門三巢壤接土司猺獞窟穴其中挺孽刃而出沒剽掠者月無虛牘制撫重憂其地策羣議經畫既定具疏請以慶遠同知移駐增設龍門巡檢司添設弓兵並擬南丹東蘭那地三土州土兵各一百名分汛要隘而聯絡指臂之勢成額土兵奉調遠汛日久艸止露宿固不足以壯居守慰勞戍且裹糧糞粟之

無從則何以爲食資哉先是那地土官羅會禧爲其族羅中興等謀襲刀控案定以中興安插象州令會禧出貲一千兩給之既中興反覆逞故智正其罪追銀貯充公至是即請動支買田爲各土兵贍養口糧然德勝近里田少山多積歲稔土民世守之田值重且鮮出售者爰復念舊時屯堡各田及今隱佔者多若竟清查追沒未免虧百姓耕墾之力惟量給其田本牛種免其罪而不起其田認租輸穀以給土兵月糧則於兵民兩有賴矣廼履勘并曉諭各里民獞買田贍兵無非爲酋等籌畫務使地方寧謐一勞永逸至意率皆感激鼓舞其屯田則上青歸化順安三里莫愧勇等舊墾二百二十七畝給值四百五十四兩秋本四千三百一十八觔歲可分租穀七萬三千七百觔又上村白沙上中下三村壬純等舊屯五十畝零給與牛隻銀六十兩俾盡力墾闢其荒土未熟者獲有贏餘以備豐歉不齊其堡田南巢則頭灰一堡藍兆康等舊墾一段秧種三百六十觔自願報租穀三千六百觔西巢則白日石灰永納塘羅四堡覃奉嗣等舊墾四段秧種二千一百三十觔自願報租穀二萬九百觔北巢則水落橋扒大灣界排標洞五堡覃明啊等舊墾五段秧種三千七百八十

觔自願報租穀一萬四千一百七十觔酌其田土肥脊與其遠近納租二百觔者給與工本銀一兩共給銀一百九十三兩三錢五分收租穀三萬八千六百七十觔於是通計屯田堡田歲可得租一千一百二十三石有奇約可得米五百六十一石有奇分土兵爲兩班輪番更戍每兵一名每月給穀四斗八升歲支亦足無缺其餘銀數卽交分駐同知以作建造倉廒搭蓋土兵營房之用其所裨益成守形勢爲何如也瑛以承乏署守事經理幸無卽於戾仰賴上憲恩德惠心有孚用能使民茁感化輸誠一舉而事集如此因舉所次第奉行者

直書記載以示於後勤助之勤宜山縣令陳謨例得並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七　藝文

國朝

記

重修湘山寺碑記

孔有德

全陽古清湘地錯壤楚粵山川融結形勢環抱擅西南粵區之勝距治二里許名湘山巍嵂崒秀削天半爲無量壽佛道場攷之傳錄云自唐至德年間駐錫此地咸通八年示寂涅槃跏趺古塔中至宋元祐年敬塔現身莊嚴色相終不變滅隨建妙明寶塔居之弘起法界結光大乘福地洞天直

甲寰海不獨橫絕湘州已也亘千百年水火旱澇疫癘兵戈幾經變革每現無量化身呵護辛卯今上御極八載余誕膺

皇威拓宇南服戎車服豫顧瞻勝槩舊之羣革碧紺忽蕩而爲荒榛蔓草瓦礫塵垢灰劫淪寂道固有時而或晦因復愴然於懷乃捐貲修葺命協守全陽副總兵官于文科仲董其事土木肆興百役兼舉於泞屠前楹創構伽藍殿三山門外另竪鐘鼓二樓壯增厥勝外自山門以迄廊廡禪堂圯者整之盡者易之敝者新之墜者堅之剝落者飾之堆砌而蒙茸者剪之薙之由是沿流以來清淨名域神

通殊壤煥然改觀從此慈雲慧日再開其祥象教
法門重闢其美上之使靈光智果有山屹億載永
建千年之茂中之俾赤縣神州
誕壽聖躬奠育蒼黎有弗祿爾康之長次之猶陋前辟
之投戈息馬講藝論道終未逃乎眷睠而余或庶
幾希等覺之觀川原靈爽神聖功化共作証盟於
余弗文聊記其歲月剋石堅垣而爲之碑

陳論恒

分水廟記

分水廟祀龍神及馬伏波岸西斷碑萬曆已丑建
上鐫伏波遺蹟四大字源出海陽山在縣南九十
里接壤靈川至此分二道南瀉江北湘江也廟前

古堤俗呼天平石秦時戍五嶺命史祿鑿渠即此
地故有秦城及始皇廟遺址伏波交阯之役疏之
以通餉道唐李渤爲觀察使作鍾隄陡門防禦使
魚孟威增修之靈濟祠即史祿以下四賢祠也（按伏波祠亦呼靈濟祠封號自宋）宋元以來代有興築河身皆犖角
大石勢如建瓴以余所經自平樂四百里至興安
逆灘而上高下二三尺不等是已在二三百丈之
上矣唯清水口支流合并安得不涸計縣城至馬
頭山不及二十里紆其途所以蓄舟行幾四十里紆其途所以蓄
水余詩左旋右旋磨行蟻身作龜紋首銜尾經始
著具有苦心也舟師呼號肩負顛蹶流血使人心

金鉷

恒余日行兩厓問草騰穿裂平沙細草婦孺亦緩
步延緣于役之勞至此而極丁亥春閱臨桂曹生
曾與王參議畫地陳治陡之策余欲叩其說而未
果計束版之利盡如蝦蟇陡以上於前人經始之
意未必無當介在山椒無支流可資灌注恐舍是
亦無良策耳半里觀音閣閣前灣陡隔岸望飛來
石不過數十步蓋又順流而南也三里北陡三十
六陡止此

重建海陽神廟記

皇帝御極之十一年湛恩滋被協氣橫流時和物豐民
用康阜懷柔于神胙錫孔昭荅以安以靈夫域中之

觀封內之望禮于山川秩祀尊嚴爲能時出雲雨
以蘇民物也矧夫一綫石落伏乎湘蒙豎乎潯漊
浩瀚涵江注海包奇孕靈澤潤萬頃而不息者乎
興安海陽山湘灘二水自出漢書所謂始安陽朔
山也自海陽流遝九十里至溪潭派湘流而北達
巴邱派灘之流而南出零渠入鬱林廣信非具神
力旋幹雖建陡築隄水即溢旱即乾曷克繼於後
考神廟之建宋乾道間經畧使范成大請之朝敕
封賜額歲以九月九日爲致祭期年久頹廢僅存
故址望祭河干不足展重明禮八年春會奉
恩命修築陡河役不費而工有成踰年報竣自七年至

九年楠木三遇陸河宜雨而雨宜暘而暘安流直
下牽輓不勞交相慶悅惟我
皇上康懋其績利及億兆人而神之格歆協于有德用
能默顯其助應倚與休哉顧念治明治幽其不可
廢于位一也今神克矢職于幽源遠澤長相我
天子以儲福于粤土乃爲
天子吏者隱食其福而不爲之聞章明休績且靈爽所
憑任其頹落無以昭
朝廷酬德報功意爲祀典光寫末被所安于是相地
擇吉鳩工庀材經始於九年冬十月及明年二月
乃落成門廊殿廡丹雘金碧輪焉奐焉赫然神明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七 藝文 四

增覩矣廟既新并以神之奉職效靈狀入告
天子
敕封號曰安流襲績之神
御書題額曰陽朔靈源臣鎸於三月九日謹詣神廟恭
懸中殿仰覩
天翰輝煌光符日月維時神靈協應水鏡澄瀾祁祁而
來灑然和風凝然靈雨非夫遲遲同瞻者乎而我
皇上至誠之感罔不昭被凡所以
褒崇錫號不惜發帑出金以虔其廟祀者寧惟神之是
欽直以川流之被澤廣遠而特爲民命祈福是尤
不可以無述乃鐫石爲記其銘曰海陽之穹西南

是宗肇開靈府作始鴻濛含弘應地育德於蒙湘
灘二派泝源厥同六六陡門長隄環固怒雪圓珠
建瓴直注膏沃農田流行商賈襟喉楚粵澤潤斯
溥
皇心昭格被及遐陬香楠生海運以方舟川塗徑濟式
慶安流馨香薦祉懋荅神庥廟搆孔虔載頒
宸翰鳳翥龍騰雲宮日觀陰陽協和水旱無患於昭神
功萬年永煥

重修陳侯祠記

范周

今夫生而臭聰明正直殁而顯赫聲濯靈者其爲
神乎神之用一本於誠之體是故上而天下而地
廣西通志 卷一百十七 藝文 五

中而河嶽無不有神之精氣流行剛大充塞而隨
舉一州一郡一鄉一邑莫不有神靈呵護其間非
存攝於天地河嶽者大而散見於州郡鄉邑者小
也何也神之理一也誠故也賀邑有陳侯祠其來
遠矣攷諸誌乘侯生於唐代世居邑之慶江九州
城自幼倜儻不凡有聲贊序人俱稱爲陳秀才云
落落負正氣不偶儕俗殁顯神力禦大災捍大患
蒿之立應賀賴以庇蓋侯自宋孝宗乾道中里人
立廟血食茲土寧宗慶元二年丙辰始賜廟額繼
以卻李陳之寇拯夏秋之旱始拜顯應之封者嘉
泰元年辛酉也又以卻廣東叛卒之寇再拜靈祐

之封者理宗嘉熙二年戊戌也至淳祐二年壬寅
三拜廣惠之封淳祐五年乙巳四拜靈濟之封建
勝國武宗時大盜猝起刼庫賀令曹瓌禱於侯賊
旋就殲無一脫者事聞於朝正德十二年賜諭祭
文一道春秋專祀以闡幽冤庇民之功嗚呼侯生
而聰明正直歿而赫聲濯靈無非至誠之所蘊結
自唐而宋而明以迄於我
朝英氣震動烜烜在人心目間千百年有如一日若
夫巨冤望風而騰落枯苗待潤而雲興御民無窮
癘物不天札侯之神脊侯之誠也江東建有行祠
歲久傾圮父老謀所以新之貢其棟桷加諸丹雘

遴余謫官昭州之明年來監賀稅因里人之請於
是爲之作記

重建八賢祠記 阿琳

從來稱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德者探性
命之原所以風世率物立功者抱經綸之器所以
戡亂安民存則景仰效而追思凡夫祠廟烝嘗莫
非崇德報功以昭將享也海郡舊有八賢祠載在
祀典癸酉歲奉
命守是邦以丁日往祭而蒿萊滿目堂構無存視其俯
總書八賢姓氏不列噫是可與已問之禮經云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八賢者必其經
天緯地大有功德於海者也以故春秋奉祀奕禩
勿衰若祠既圮毀而名復湮沒牲醴陳設徒爲具
文亦安必神靈之我享耶因謀重建詢之郡吏故
老竟莫有指其姓與氏者用是不果戊寅春修郡
志博採舊文乃知八賢蓋宋周濂溪先生二程夫
子明總兵韓公雍王公守仁蔡公經都御史毛公
伯溫觀察翁公萬達也攷周濂溪先生慶曆中遊
西粵寓於舜至皂袍問二程夫子蘧父襄州仕蓮
受業焉講學暢盪流風廣被宠有三先生祠韓公
王公蔡公翁公於成化嘉靖間先後平定藤峽誓
灘有造海郡毛公經理安南災震粵徼無用

後兩祠俱毀合建一祠崇祀此八賢祠之所由來
也夫向之欲建八賢祠而不果者以未悉其人之
姓與氏耳今既覆得其詳可不亟令堂構聿新位
次秩然乎蓬爲捐貲鳩工庀材經始於二月望落
成於四月朔恭制神牌薰沐拜手設周濂溪先生
程明道先生程伊川先生王公守仁位於左韓公
雍蔡公經毛公伯溫翁公萬達位於右存兩祠合
建意令而後庶其應馨香而隆俎豆用垂永久矣
乎嗚呼茲八賢者或以德而傳或以功而顯光明

正大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自克亞千百
世而不朽此一祠也寧足爲八賢重獨是後之登
斯祠者仰其名論其世師其人流連景慕以爲某
也風世率物某也戡亂安民則懋德豐功永流岭
於海山海水之間未必不由此也爰爲記

孫勳

三賢祠碑記

粵西古曰服要荒地漢時道始闢以屬荆交二州
山深野莽風土厲惡唐宋之際多以遷謫者官之
今
國家承平聲教四暨貼鳶薄韋部爲垣途然變者蠢

庚申辛酉之間稍稍恢復官茲土者非果決剛毅
才守異人不能以夷其險而生其民非敦教勵學
務崇教化不能以導之善而變其俗蓋亦難其人
矣而其時撫綏保障有若郝公佐佑士民有若王
公率下附上有若高公位雖不同道則一轍並大
有造於粵西粵人德其遺澤不忘廟而祀之三公
之烈可以百世矣郝公初巡按蜀中過巨賊劉文
秀於保率諸將士登陴守禦日破賊士民以安吳
三桂陰蓄異志公逆折其鋒爲三桂中傷顏九死
而不悔及三桂叛其言有徵
上嘉念之起用巡撫粵西正已率屬力清積弊請汰虛

靡之焉裁添設之兵預防要害簡練精銳皆切中
機宜又請重兵控御交南增梧州防禦常率良將
勁卒於省會以資驅策雖充國金城之議伯紀江
淮之畫無以復過尤加意文治培育人才特疏補
行鄉試至於遊滇中歸師之假道以免供億民困
用蘇尚利於國不顧其身尚利於民不屑於勢郝
公其具人哉卒之日五嶺以南莫不痛悼凡所設
施至今賴之王公之爲廣西提學也三藩甫定兵
戈餘燄士學未修公首倡建桂平梧海各郡邑學
舍又請於巡撫郝公建革掌書院檄取通省高才
生詣院讀書給以廩餼而粵西荒僻獞猺雜處公
令與民一體就試使知絃誦禮義焉先是甲寅之
變三桂煽亂迫脅紳士其守正者多逃竄山谷公
廉知其人悉給匾額以旌異之搶攘之後文物廢
缺公力爲丕變凡遇祭祀迎送諸生冠帶蹌濟皆
如禮法教化以興薦與美矣若高公以明經起家
當戊申之歲土冠彭奇破容城潛入藤縣古道村
襲學邑公以儒服率衆禦擊賊乃遁三桂叛逆公
又建策草檄練兵保境戡斬賊魁岑溪兩經蹂躪
而晏然安堵公有力焉梧屬既破寇掠流離瑣尾
公請於巡撫麻公查贖難民皆得完聚簽仕桂林
府學教授干戈甫息文事荒無公多方勸課郝公

王公建華堂書院公實贊成之爲歲月給膏火時
時至書院講課士氣益盛其試於布政使之襄然
舉首者皆公所造士也後歷陞至兩浙江南都轉
運使事具鄉賢錄中茲特載其舉舉大節與郝王
二公相助爲理有功粵西者如此嗚呼地無遠近
時無險易位無大小惟材賢足以濟而垂功名於
不朽若三公者不其信歟彼踵唐宋之陋見以毒
霧煙瘴爲畏途以外任卑官爲傳舍談於一無可
爲者觀三公之所成就亦可以慨然興也已粵之
人以三公之德乎我也既時祭之又願勒於金石
以告來者走京師徵文於勳勳恥三公之遺烈

乃大書以慰其人時乃伯李述齋先生復修葺其
祠三公之所爲不朽者日星之與麗而山岳之與
高繼繼承祖豆於粵雖石有時而泐吾知其祀
不廢也

王氏三烈祠記 程 鑣

祠建於康熙辛卯春表烈女也庚申夏頓穀王氏
遇寇爰避於宴石巖聚族而居憑險以守六月晦
盜亟攻之蟻附而登飛矢錐沙利刃抉石勢如狂
兇突窮山厓上人大臨守禦者皆哭王氏亥嬤竹
姑西孃出訣所親呼天呼父母相繼墜厓有聲如
雷天酸然雨群盜趨睨之皦皦然驚於是弛掠其

穀帛竊豚以去頓穀民知其事者至今尚能言之
知縣程鑣聞而嘉之曰是眞能取義捐生不畏強
禦者矣襲者劇盜跳梁探丸走鋌官軍莫敢誰何
三烈女絕裾下投百丈之崖捷如飛鳥使盜之兇
鋒狂焰一時銷鑠勇哉生而娟秀殁也流芳直與
青陵臺黃絹祠比烈已人壽無百年彼倫生瞬息
者或婁爲泠風或蕩爲寒塵莫不汩蠹並化草木
同腐耳孰有如三烈女毅然以死死而不亡鬚眉
其媿矣哉迄於今春煙寒食秋風暮雲春秋禋祀
行將與山之高川之深俱永矣爰建祠於南流江
濱宴石巖下以爲三烈女棲神之所其祠前枕清
流後倚翠麓飛泉挂壁石梁卧波朝暮足舟車之
遊風月據江山之勝登斯巖也渴斯祠也當必有
慷慨歔欷徘徊不忍去者

綠珠祠記 程 鑣

銅臺既廢金谷初開近接蘭亭之遊遠慕柏梁之
宴宛雒衣冠之地孟津歌舞之場當時海上奇珍
多歸衛尉窶中麗質盡屬齊奴綠珠則蘭香未嫁
碧玉初笄絲布罷縫珍珠待聘美人天上鬱五佩
之雙鴻少女風前度香塵而無跡如意以珊瑚作
屏步障以錦繡成圍已極豪侈何堪銷鑠袁大受
之粧臺玉容寂寞蘇小鶯之畫閣粉黛飄零佳人

南國續河女之歌主君東市繼夏侯之色喬春代
謝白首同歸遠遊萬里空啼蜀道之鵑少別千年
不返遼城之鶴重訪綠楊古渡來尋黃檗孤村問
桃葉於江津書莫愁於湖畔一雙鵜鶘難尋雲雨
之蹤百尺寒泉永覆鉛華之水禮魂兮春蘭秋菊
荒涼聖女之祠懷古兮白月清風冷落香心之寺
石邊瓦豆留形史之褒羅袖玉釵罷冶容之誨誰
言妾賤雅善風流似此嫵娟允宜禋祀不羨霓羽
佳人繫羅衣於環上應同色絲少女題錦字於碑
前銘曰綠羅之山珠江之水千秋舊古山娟川媚
平樂府重建三賢祠記　陳希芳

凡物之成而不毀者雖以觀遊覽勝之未猶且愛
其名而善繼焉矧夫先賢靈宇懷馨襲芬忠義足
感人心而風流所示足輝映殊域者乎平樂三賢
祠祀宋龍圖學士范公祖禹寶文學士鄒忠公浩
工部侍郎胡忠簡公銓祠舊在龍興觀東久寢明
嘉靖丙戌鄒忠公十五世孫覲官右參朱蟠行部
搜佚剔遺爲重建祠於鳳凰山麓左參政祝若鑾
爲記載於平樂舊志矣夫美蹟之易堙宮其土而
閭葺棄者無論即有勤勉爲政之心補偏救敝顧
往往于茲獨後務焉謂非于民有實裨也豈知祠
維世宇頹廉懦立風教所關當先務之爲急乎歲
壬子希芳承乏守樂川凡於政理之敷施事事秉
大中丞公訓迪雖懼庸陋弗承而莫敢或後維茲
三賢祠宇廢不即復斯亦政之闕如也今得奉大
中丞公命而修補之爰度吉地於城內分司街搆
木聚陶選日授工不數月而祠落成繪自今有修
勿墜庶幾春秋禋祀尚賢有典三公之靈實憑矣
豈惟高楹飛甍收一亭一閣之勝哉展也君子德
音不已三賢諒迹直心言出謹從後先一轍而偶
然寄蹟之地儀型俎豆夫且弗諼休光與昭潭仙
嶺並峙也若居官而能被德於茲士則惠心之孚
美名不世其澤潤而山仰者又當何如耶其亦可
以風世也耶用不辭蕪鄙而記修舉之顛末

修節烈卜氏墓記　謝錫侯

去城南三里許曰萬丈坡節烈卜氏之墓宅於是
竹樹叢倚樵牧踐踏墓傾爲坪而將忘其所址孝
廉龍子驤重爲公事也造室而告焉乃募工斬
伐築土而封其壘鐫石以表之事竣晨往祭拜墓
下且與居民約去卜氏之墓傍而樵牧者罰無赦
明日龍進而謝曰卜孺人遺事父老猶能言之未
幾而貞骨芳塚將與荒烟蔓草同盡今君以碑以
封墓乃巍然是卜孺人未始有墓墓於是乎始雖
然君盍一言以裕諸後予曰世之居顯要擅威福

氣高趾揚輒自詡爲鬚眉男子衣冠丈夫一旦臨
大難決大疑利害橫胸是非違心呢呢喁喁若妾
婦焉嗟乎衣冠鬚眉中豈少巾幗哉閱卜氏之慷
慨罵賊捐軀全節則亦可愧矣若夫卜氏之墓滅
而幸存子之惠也後之君子泣斯土者讀而理之
則一坏千載豈惟卜氏受賜

太平府遠景樓記　高不矜

樓即府治大門久爲兵火斷燬惟基尚存歲丙午
郡守馬當時正午當草昧經營之後謀及州縣諸
屬因其基而崇大之於時棟楹既立樑桷板檻瓦
磚之屬除治亦漸垂成矣忽左遷以去厥工遂罷

是冬十月尹承乏茲土初困於水土之不習既病
於簿書之繁劇越七月餘不遑他務而茲樓之工
未竟時有風雨飄搖之懼夫前之人能舉之而後
之人不能終之是非有志者之恥與因復慨然謀
諸閫屬鳩工庀材者踴躍趨赴倍甚昔時兩閱月
而樓成自堂上坐而觀之初無足異也從旁仰視
有若奮起在霄漢間者蓋以太郡城垣即山也府
治尤居山之極巔樓距城闉僅咫尺疊石層壘其
勢益峻憑眺其上望甚遠城外江洄江外山透下
峰萬壑燦然近列几簟亦足樂矣遂以遠景顏之
忽憶及蘇文忠公眉州遠景樓記悵然自失爲其

近於襲也將更之既旬日復恍然曰凡物之有會
于心者古今人不相謀也彼之命是名也自眉州
得之余之命是名也乃自太平得之各名所見非
強爲同也亦何必故爲異也哉且吾亦正樂其同
焉耳夫文忠之記爲美其風俗之醇古與其太守
之賢良而作也茲郡雖僻遠而俗尚樸茂庶其近
之余即迂拙無爲俯後之來守斯土者登高望遠
釋去國懷鄉之悲效先憂後樂之志相率而爲賢
師帥將與史冊所載循良之績輝映後先又何眉
州之足云遂仍之因勒石以記

八桂堂記　耿鬳奇

非有瑰奇幽渺之觀倚山川雲物之勝勢而軒構
所垂風流輝映傳之愈久而不替者豈惟以其人與其政矣桂林府
城名者實之賓也夫亦以其人與其政矣桂林府
治八桂堂者考舊志始自宋紹聖時鄱陽程公節
安撫來粵政成修隙野治蕉原築圃爲堂顏曰八
桂時則尚有流桂泉知魚閣洎熙春臺諸景今觀
李彥弼所紀一時賓從之喧咽人物之豐繁猶可
想見其盛云八桂之名賓肇於此至明成化中鄭
陽羅公用誠守桂日因郡署之傾圮而興築焉工
役既竣植桂樹於東西兩階建額於後堂蓋八桂
之遷徙者屢矣然命名則故襲而弗替也鱗奇自

今上御極之四年被
命佐郡思恩六年謬膺承乏大桂林爲嶺西首郡
皇上甚重其選鰲奇以何人得泰斯任念
君恩之重思報稱之難風夜水兢勉修職業幸無隕越
狀庶靡之不治則小葺之而八桂之堂固日愈忘
於斯矣夫桂於西粤引衡湘而控交廣郵傳所經
絡繹而不絕峒猺之猺市郭雜處之民狡習而異
理守肯恒汲汲乎案牘獄訟之繁而承接指使之
不暇也以余薄心風行草偃無寔不肅大法小
清時伏覩
聖天子寧民求莫之盛心風行草偃無寔不肅大法小

廉官守無失時和物豐宵小不作撫芳枝之封植
覽秋光之獻爽凡燕閒於斯堂者誠樂其安而有
以鳴其豫矣寧敢玩物喪志而爲是慊慊卉木乎
夫志稱羅公修舉政事有古良二千石風彥鄂作
記亦盛推程公能達夫先憂後樂之誠且以壯比
於甘棠之憩則是二公之爲此固非流連光景玩
玩物華者余亦豈敢冒乎名而遂忘其實歟將爲
躬以自勵鑒物以垂箴俾夫登是堂者臨民出政
之餘後之視今毋若今之視昔企踵前人而若失
也其可哉或曰桂林多桂物土宜而布之順其性
不以違其生乃堂之所以植於桂也是說也亦足

通政本焉並記之

梧桐書屋記

張鉞

余至桂林之明年於勤德堂西偏搆屋三楹有梧
桐一本高數十尺陰可廣畝司署移建於明嘉靖
間而樹先於署蓋二百年物矣桂林太守錢君野
堂書其額曰梧桐書屋而主人日坐其中治文書
接賓客諮詢利弊因革所宜不遑暇逸事粗畢隨
手取架上書讀之所謂開卷有益直與古人晤對
不遠遇晴煦天朗或小雨新涼洒然命簡夜則一
燈熒熒陳劍簨琴摩挲而已有時露坐相聞靜念
生平服官中外竭其心力不覺歲月之既深而六

十之年已至矣卜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蓋耳目心思嘗聚於此而後可以
責其事與學之成然則余之朝而暮暮而夜周旋
於一室之中所以盡吾分而報
主知者未敢爲外人道也若夫徵雲河漢心境空明然
後可以應萬事而無遺古之人借物以相資蓋不
少也豈獨梧桐也哉

韓泉記

高熊徵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
靜四望如畫水聲瀧瀧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
汲久而樂之已而嘆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

非憾乎翼日乃與門人羅印義黃瓊楊楚生楊儁
恒斬刈蓬蒿將取於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
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
見其源尋曰闢之爾恒披而取道芟草至泉少焉
荆棘開而嘉木植蕪翳去而細流響滌之淀如覩
之漣如聽之凝如濯之清如掬而烹之香如甘如
而去蓍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營僉
曰是泉之在此遐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久矣無有
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
賜不及此蒨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

岡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伊誰之山陡而峻
路絶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
溪以茲慨嘆胡然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瑟荆蓁
叢穢莫得其所尋曰闢之衆皆云可蒿蘿惡木蟻
穴螻蠃刈之修之拔之抽之既滌流之又潔澄之
叢穢既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洌
今北流括今嗟前之人胡弗得今淪漪漣漪美且
奚慕今繡巖之濵

安九延

遊勾漏洞後記

甘今當其未治鬱然荒今惟治之抑若芳今濯
今湘今以秋嘗今或烹或羞莫不臧今頌以紀之
俾無庇今

王權

遊溫泉池記

余署北流午載耳食勾漏之勝未暇一往解組後
亦未能即辦遊山事越明年春風日晴和乃約同
志四五人驅馬出城東北行數里皆平原蔓草忽
羣峰峭起環拱合抱遠而望之蒼翠欲滴同遊者

下者溫泉池也泉奚以溫或曰此地脈之蘊隆也
或曰山川鬱結之氣流而溢者也是二說者庶幾
近之然博物如朱紫陽其於魯城南猶以爲或然
而未定也丙申客於青雲館距池八里夏四月諸
子請與偕遊稱子亦隨其後相與登岡春涉野田
踰山麓麓皆石石下四窦巖巖齒齒厥乳丁丁厥
泉泠泠欲窮其餘蝙蝠歷亂不能前也返而登崖
班荆列坐俄而聲從地出鏗鏗然而噌吰若函胡
清越抢止而聽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
者也此擊石鐘者也遊於池池草繽紛炎氣若烝
浮煙欲動試其泉息如臘礬揚之而熱愈揚則愈

熱浴之而身心快焉以此知泉溫者地爲之亦人
爲之也於時而絲者竹者採透瘦者指顧而談地
理者相對槩甚日之夕矣咏歌而歸歌曰池水如
沸今其流湯湯濯纓冠今勝彼滄浪洗吾心今潔
吾足長嘯一聲今巖山綠歸去來今沂泉之浴又
奚慕今繡巖之濵

安九延

遊勾漏洞後記

余署北流午載耳食勾漏之勝未暇一往解組後
亦未能即辦遊山事越明年春風日晴和乃約同
志四五人驅馬出城東北行數里皆平原蔓草忽
羣峰峭起環拱合抱遠而望之蒼翠欲滴同遊者

指謂此勾漏山也道傍廢祠中塑大士像左伏魔而以葛眞人配其右余謂同遊者曰茲山以稚川得名葛宜專祠不宜神佛同居令緇山者無所景仰衆唯唯由祠右北行半里許石巖高敞中可坐百餘人碑或立或仆詩文亦有苔蘚剝落不可辨識者左披爲寶圭洞深杳邃祕秉炬而入石牀丹竈故跡猶存經一小石門魚貫而入臨石崖深丈許鑿石僅可承履援手而下地盡平沙水浸浸欲出飛蝠往來鐘乳着人衣盡濕前行有水若方塘深莫測無筏不可渡遂返止乎石室之上客曰茲洞大槩賭矣白沙之勝爲十洞稱首吾子能復遊乎余踴躍而起扶笻履亂石豐草間攀得達洞門高懸山腰攀躋而上入洞凡歷數洞每一洞盡有石鏟劖伏而過則又一洞天離奇光怪百態萬狀誠有如十記所云者出洞更尚他洞無有知者復返乎石室坐而行酒客因問余曰勾漏之境佳乎曰然曰佳何在曰在山客曰然則吾子何爲遊洞余曰洞之幽深離奇入而後知之山之氤氳明秀不必入而始知之也且夫入名園觀奇葩異卉聽鳥語蟲聲然使秉燭而遊孰與夫熯日和風足以暢人雅懷哉故夫知山之佳者知洞矣客唯唯又問抱樸采煉丹砂之事信有之乎余曰此昔人有託之言也少伯遯跡五湖留侯辟穀從赤松遊皆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當晉之世中原多故衣冠士夫鮮有能自全者洪故遠求勾漏托爲丹砂此亦酒侯辟穀之意耳余嘗謂晉有陶潛人高其隱不知洪亦晉之隱君子而非方士丹客之流也客曰然則學仙飛昇之說無乃妄耶余曰書固有之他傳洪求爲勾漏令而卒於羅浮此亦足證其誣矣客曰吾子之言甚辯請浮一大白余受而卒飲驅馬看山色而返

湘山勝境圖記　曹雲路

湘山爲楚南勝景寂照祖師禪林也寺中閎士命畫工備畫江山之勝且硼於梓俾遊觀者覽焉余援筆以記之曰環我桂林象郡中巒然森秀者湘山也其蕩漾澄清瀠洄曲折瀲灩抹西子之容遶潞素娥之髮者湘江也其淵泓如鏡紆緬如帶翼然雙鳧之凌煙嫣然一龍之披霧肴羅江也其波光演月潭影涵空春夏則綠蕪濃岸秋冬則紅蓼浮汀者灌水也諸水環遶臨江獨亘遶遝而蜿蜒者爲湘城距城西二里許別闢一洞天金碧輝映鈴鐸鐘磬聲聞十里者即湘寺也寺側有忠孝碑陰即明御史先伯曾祖心洛公祠前有世大夫坊即先高曾故

第遠眺諸山有三峰對峙倚空卓立晴霞沒暮煙
黛橫眉曰三華山有一巖亭立如僧入定學達題
面壁狀曰聖禪山中突一山跏趺而坐如現大光
明藏曰聖佛嶺旁聳一岡類鉢魚相覆時有雲雲
結蓋其頂曰鉢盂山寺左則柳山翠繞如屏羅列
如障其突兀處有亭俯瞰湘水如一鈎新月倒懸
曰寸月亭寺右石如盤峭壁峻削倒影寒潭其奧
折處有閣捲舒嵐氣曰捲煙閣閣外澗水潺湲一
泓清沁有亭臨於澗上曰濯纓亭寺中兩壁或臺
或榭或亭或池或築爲桃李谿或創爲聯璧館爲
諸鄉紳家別墅其四圍或巷或室或建爲大悲閣

或敞爲羅漢堂或構爲天台院淨土院雨華林協
天宮映水堂選佛場種種名刹爲衆閣黎閣若其
中有大雄殿最上有布金樓後有浮屠崢嶸卓立
嶽空玲瓏四角礙日七級摩穹曰妙明塔即寂照
祖師眞身處登臨者從磴道入躡其顛湘源八景
盡括目中恍惚此身如在天半俯視河山平如一
掌相傳謂袈裟片地突羨祇樹園哉塔畔飛來石
嵯峨盤踞孤雲往來如窺色相石上巖名轉身入
巖深數丈中有巨人跡或曰此佛迹也巖上有泉
其深窵處往往見潛龍焉名龍藏泉又有石髓泉
法華泉洗鉢泉味香且冽氣冷以清雖霄溪一派

不是過矣吏有石塔一座題曰古塔乃祖師當年
修行舊蹟石塔東北循巖而上半里許有雲歸菴
鎖白雲於翠微隨清風而來去再上里餘有慈慧
菴竹逕排雲林陰繞壑更上二三里有獅子巖呀
然成谷吐茹煙霞谷口松濤震撼恍聞獅子吼聲
凡來遊者直從大夢呼覺是則湘山之大觀也惜
乎僻處西陲高賢名士來遊者稀即遊者未必爲
山水知音間有一二知音者賦詩酉餉對境留連
離境皆成虛幻毋取湘山圖以歸然圖能寫山水
之形不能曲盡山水之奧甚矣有圖不可以無記
也余是以記之使天下本遊者圖之不勞遠躡而
猶憶舊曾遊處也

遊覆釜山記

曹一湛

覆釜山去州城西八十里無量主人修眞處也以
形似覆釜故名余莊居長樂北望若咫尺間每思
登覽其勝以時多戒不暇理此丙寅仲秋黃花吐
爲新雁篆空悠然起鶴鶴之想命僮束裝偕二
三子往西行三里許過巖泉泉出石罅瑩晶可愛
又數里羣峰對峙中夾小澗淙然有聲若雷又如
鐵騎突出刀鎗戛擊擊拔林谷蓋大石磊磊臥澗
中水不得直下則躍雜飛鳴與山爭勝人行其間

如履仄徑委蛇盤迴曲折仰視白日跳而西東古木蒼藤含煙凝霧出門不半日已與塵世懸殊矣
十餘里至楓木嶺同行者有倦色少憩石上對瞰
哪吒白雲諸峰摩霄插雲森如列戟覆釜裂然其
中宛若老衲面壁俯睨山下邨落稻畦林屋伏倚
淺塢鑪婦牧子往來綠疇間恍如畫圖於時顏陽
挂林亂蟬噪樹落霞與輕靄相薄山中晚景更復
快人心目遂從嶺西下止山莊宿焉越晨步出定
光寺由山麓循小溪以行約六七里曰鹿家山過
此則岌嶪絕徑倘佯前步如弱犬之挽勁弩山半有水簾數疊注於石壁垂若越女浣紗實
若良工削玉夫飛泉瀑布春夏間在在有之茲更
奇於秋也經數里至苦煉巷四山環障左右兩澗
瀠滙于前巷後崇嶺翻青疊翠蜿蜒飛舞如蒼虬
行天而百靈景從亦勝地也度石橋穿竹徑巷僧
延客廊下既坐山風颯然而至衣薄不能勝初上
山着暑衫倘汗出沾袂相問不十里何寒燠之異
乃爾少焉雲縷縷生崖下飛布檻楹返觀此身如
坐海島中乃不克前遂留於巷晨興凭欄風竹蔽
翠煙樹含紅白鳥啼猿嘯山籟水瀑皆若梵唄意頗
冷之飯罷披雲而上遠望石磴如梯懸倚山畔空
翠滴衣青霧滿日每經其處皆竹石清流可坐可

濯予與二三子坐幽篁下取石鑽火酌泉爲茗落
葉蕭蕭金風颯颯秋山之容檢澹而寂寥而予之
懷淒然興愴浩然逍遙然後知茲山之行貴乎秋
也於是褰裳奮武屢登屢息凡數十至一天門石
鐫白雲洞天字筆力遒勁復經數盤兩石巉峭一
徑中虛若排闥然爲二天門得太守顧璘詩於石
壁下讀竟菴僧來迎時正午相與登白雲菴整衣
謁無量主人過未晚僧爲導南折百餘步夾道古
樹高五六尺大僅一圍而枝幹屈曲婆娑如蓋相
傳佛嘗曝袈裟於上予意萬物待陽而舒茲山陰
寒特甚故若此衲子借以神其說耳路稍下石脊

予甚難之乃命僮疾者先度予閉聽宣視俯仰而寸進之自笑不復爲人態矣凡人能行托於足茲則席石以腹寄力於手而足無容焉嗟乎世無章子厚此崖徒虛千古既登頂觀主人趺坐飛錫處石痕儼然嘗聞踏石成泥此一證也凡山以草木勝而覆釜童然一山無尺蔭寸菁環山一石回若蒼璧赤若丹砂雲霞烟雨曉夕萬變誠湘南之傑出者也袁中郎云華山表裏純骨天水煙雲雜然綴壁爲古今偉觀惜茲山限於僻壤不獲與名山爭奇海內亦物之有遇有不遇也或者曰斯造化之秘而不欲彰歟然天下之物體同而顯晦異者豈獨茲山也哉予縱目四顧渺焉無極蒼梧九疑隱隱雲際黃華白寶諸山攢簇伏地悉如培壤湘洮羅灌衆水縈絡引絙曳練合而東流徘徊久之心曠神怡瀟然忘返時日落半規朱光返耀西山化碧萬峰盡紫二三子促歸復下至白雲夜宿方丈啓牖玩之大月點空滿天青青火色曠覽數百里外第山高風勁不克久待遂寢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若浪大地作琉璃海普蘿蔔山之巔飄然物外更疑身在青青上也顧二三子曰茲遊豈易獲哉吾嘗念得志之士上之出入廟廊次亦不失民牧而奉情得失之故奔走利祿之途曾不得一放懷於煙雲山水間而煙雲之變幻之文得山川而益奇是知嶙峋雄偉之處天所以資才人而宕其心胸抒其窮愁者也使予獲奉毛檄安能偕二三子優游俛仰於其間哉二三子領此奇峰夾壑之秀歸而發爲文章異日採風者徵而獻之於

延始嘆深有得於升高眺遠之益也二三子曰諾請記之

銅鼓記

聖天子御宇之八年春粵西北流縣農民獲銅鼓一完好無剝蝕翡翠丹砂古色斑駁非人間所宜私寶者敬進

闕下蒙

恩加賚耕民權呼稱謝是年秋潯江銅鼓灘之下鄘波嗣浪有隱隱欲躍者漁人糾衆力舉之鏗然又一銅鼓也舁以來告諦睨審量高廣輕重文理色澤雖皆不逮所獻而宏壯之模縝密之文綠浣之色要非秦漢以下物也權之得一千六百五十一兩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縮面徑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其徑腰微束僅六尺九寸餘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蟠踞大小各六重之爲數十二意取律呂

相生而應十二月盈虛之象與中邊圓紋亦十二
道珠容相間內皆細文不一其狀旁有兩耳如環
用以舁通體完整不缺不蝕似有呵護之者按舊
志載伏波將軍南征交阯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
八杜江中後有得之者旋失去殆神物通靈呵護
兒無常將以待有德也吾當聞之傳曰鼓鼙之聲
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鋼鼓之製非以作三軍之氣而儆百職之
心者乎恭逢
聖德光昌
皇威遠播從古不毛之地莫不奉正朔輸貢賦銅鼓之
出一歲再見固其宜也爰俾郡度紀大器位銅鼓
於院習之右列旗纛左昭德宜威柔遠能邇以鎮
邊徼垂奕禩當有式憑之者登獨壯軍門覩已哉

序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李 綏

皆攷敎化之行莫盛於唐虞當其時既立之司徒
以敷五教又必重之以在寬之訓申之以勞來匡
直輔翼自得而且振德之詞何其勞皇周浹諄諄
乎畧不憚煩至於如是蓋敎民之道出於聖謨則
其理不易加之天語則其勢易行也康熙四十二
年我
聖祖皇帝親製訓飭士子文勒在學宮朔望宣講士風丕
變二十年于茲矣蓋聖人繼天立極化民成俗之
意一見之唐虞者乃再見於今日廣西僻壤聲教
茫暨視內地稍後臣紱奉
命來撫是邦首飭師儒勤宣
聖訓永淳儒學敎諭臣唐梁請於學臣恭加註釋來請閱
定竊惟我
皇上善繼善述
御製
聖諭廣訓頒行天下蓋

聖以繼
聖而又聖不自聖欲使天下臣民率由舊章以無忘
聖祖之敎今敎諭唐梁所註雖甚膚淺不足仰窺
聖訓之高深要亦
聖衷之所許也遂令刻行頒之多士焉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甘汝來

白古神靈首出之聖作君作師所以垂敎天下萬
世者不能無文章之事是故羲有畫文有彖及典
謨誓誥諸篇皆古大聖人之作書曰皇極之敷言
是彝是訓者於是乎在焉凡厥庶民所由是訓是

行以共適於蕩平正直之道者恃有此具也然聖人豈能家至戶說哉是故於國有學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教有師以時其講習而董勸之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蓋其職也其不率教者乃有郊遂之移寄棘之屏甚則理之於士故又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凡以懲其不率使之悉協於中而已是蓋刑期無刑一哉聖人之所以敬天下之具也我

聖祖仁皇帝以神睿首出之聖作君作師六十餘年薄海內外道一風同矣猶慮士習未幾於古特製訓飭士子文頒之學宮嚴義利之防示勸懲之典大哉

王言直與羲畫文象及典謨諸書並炳日星矣廣西僻處遐陬古稱荒服素未沐

聖化風氣漸開惟是積玩之餘或狃於舊習而毀方躍冶者時復不免守土諸臣一心一意董率師儒勤宣

聖訓不敢怠惰永淳教諭臣唐幹恭加詮釋用資日夕講貫董戒多士書成請閱將授諸梓臣惟

聖謨洋洋義蘊宏深章句之儒豈易窺測萬一然揆諸古者時屬納言之義亦不可謂非恪恭率職之工也今以

皇極敷言之奠訓日徃來於諸生心目間使之棟然知懼爭自濯磨以求進於有猷有爲有守上應家國天下之用下亦不羅於咎不犯於有司以共適於蕩平正直之道大化之成其必由此矣臣職司弼教將藉手以覩厥成焉

廣西通志舊序

今天子於武功告成之後聿修文治念方輿版圖周以隸之職方漢以登之太史若唐若宋莫不郡邑有志以備國史之採至明而輿集兩京十三省之成書纂爲一志名曰一統歷代既然掌故所存誠不可闕於

吳興祚

詔禹部稽直省有通志未上者其采以上爰及廣西與祚適忝督廣東西兩省有督成之責因檄諸司詳加採輯而西省自羅道亂舊志多已殘毀徵求散軼實惟滄叟是任乃夙夜從事且集思衆察禮聘材儒旁搜博討由舊益新爲工兩月得四十卷稿成而來請訂正於祚披閱卒業慨然而作曰思從古疆域廣大車書混同誠未有盛於我

皇清者夫唐虞至治之世所稱中夏者在禹貢不踰兗冀青徐數州之境逮及三代雖封建天下爲千百國若今世奉文教輸稅糧之土則咸以荒服置之謂治以不治幅員亦僅僅矣及秦兼併列國建置

郡縣號能恢廓而所開庸蜀交廣之區僅能通達
未幾復閉關隘自守其地終不爲中朝所有迨漢
唐宋以降代寖遠拓然如匪闢南越六詔金齒諸
方時尋干戈久焉後定諸荒徼之域亦未盡朝覲
會同置吏貢賦如他郡縣終爲闕然求其包與八
荒一戎衣而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率迪寶惟
我

世祖章皇帝振古及今所未有也載稽明代既得天下至
數十年後尚未能偃武修文變蠻之鄉反側時起
即若廣西一省雜處猺獞狫狼錯居雖馴服不易最
後爲韓襄毅王文成數公奏戡亂之績著平成之
勳要亦止以文法約束用羈縻之不能禁其絕無
稍稍侵軼獨我
朝定鼎從入版圖垂三十年一方晏然迨自叛藩煽
惑荼毒郡邑諸蠻不能不爲所劃然一經
大師入境不特我赤子稽角恐後即大而安南小而
至於各屬土司皆能不動聲色畏威服教如初非
由
國家德化漸摩入人至深至遠安能俾馴頑雜糅之
地其柔且順焉若此是又從古治平之神以純亦
未有過於我
皇清者此大一統之所以特盛於萬禩也今四海穢濁

既除永清大定由廣西一志以測天下雖若豹窺
一斑而
朝廷大同長治之規模實於此畧覩矣若夫盛極而
有持盈之道化成而圖保泰之謨是在
聖天子覽一統志告成而勤勤於無佗者遐荒之臣庶
父老且長跽扶杖而觀焉爰志數言簡端用附不
朽

藝文

國朝

書

熊飛渭

上簡親王書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敬奉王諭飭職敬此

敬遵查職縣並無阻截河路之事其嚴禁秘販則

奉上通行非職所敢專也職自分卑賤凡地方事

宜不敢越分閒於殿下茲敬奉王諭敢畧陳之竊

惟千古救荒之法惟常平倉最善者以穀賤時則

貴糴穀貴時則賤糶所以殺其甚貴甚賤之勢而

不至於傷農傷末之患也若賤時而多糴貴時而

多糶是助之長而農末交病矣今日之勢兵多不

得不多糴而又有乘貴勢以邀厚利者此其所以

益貴而不可遏也融山僻小邑累年米價頗賤今

春夏石五六錢秋間倍增今則再倍矣推原其故

歲荒多用米編銀既改徵米而一小邑之採買至

萬有餘兩自舊年十二月傳將單出師古堉全營

食融邑之米至今春三月又自秋七月至九月加

撫標左營與永寧營之兵凡七八千之衆前後六

七月之久皆仰給於融未嘗有他邑顆粒之協濟

也自進師羅城則融邑協濟羅城又解濟慶遠中

問解運柳府米穀所不待言縱在產米地方亦屬

有盡而況龍爾山縣又值年饑安得不騰湧數倍

職前月廿八日親身押發慶遠糧船至武陽江單

騎由永樂墟回縣目擊墟價米石一兩四錢有零

獲私販客人馬伏隆現米七石每石止給價銀一

兩蓋此輩素在地方興販每墟擡價販盡窮民無

所得食且所販之米至府城未必即賣也有居積

湧價者職奉發採買銀兩尚有數千兩未發即已

發者尚行數千石未收以軍務如此其急而令奸

商乘貴勢以邀厚利奪小民之食悞軍國之需是

利未而傷農乃大不便也方今融民大半尚在巖

峒無衣無食無居八口嗷嗷無以存活職屢經宣

布殿下愛民之德意勉以大義示以至公僅能勉

應目前不知將來何底若有留融邑米多而知縣

過羅者殿下但嚴查密訪職無所逃罪也職雖至

愚不肖然叨與曲江之聖朝之恩方恨不能捐糜頂踵以報稱於萬一而敢借

採買爲名以營私病民欺上罔下罪則不赦緣敬

奉王諭不得不據事直陳惟垂意裁察焉謹啓

擬代道府與安南國王書　高熊徵

竊惟荒服者貢舊制原有定期要君者誅聖經毫

無寬假按王之國自秦迄漢迄唐皆爲郡縣當女

子徵側之反旋即蒙誅銅柱猶在若姜公輔之賢
入爲宰相史册炳然五代時中國多故丁部領自
稱爲王宋初其子丁璉入貢太祖就封之此交阯
爲王之始也璉後爲大校黎桓所篡宋太宗曾發
兵問罪祇因西北有事以致黎桓遣誅後桓亦遣
使貢方物謝罪真宗即位始封爲王傳僅三世大
枝李公蘊復篡之中國以蠻夷不足責因其奉貢
遂用桓故事授之爲王傳十一世子絶壻承陳日
照乃有其國元初日照子光昇奉貢世祖封之其
後用兵雖中國未嘗得志而陳日烺亦遁走不能
堪矣明洪武初日烺子日煃進貢授侍封後因

黎季犛弑主自立永樂初陳天平走愬京師遣送
歸國季犛誘殺之中國發兵討罪季犛伏誅交阯
悉爲郡縣如漢唐時將二十年中間簡定陳季擴
之反英國公張輔三定安南媳美伏波赫赫在人
耳目苟非中官貪墨將帥寡謀誤聽講和戰守失
策今日之交阯猶中國之郡縣也王安得撫有之
乎且王之祖黎利實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耳
以交民不勝誅求因而首事倖獲成功更值宣德
厭兵遂棄安南利隨入貢正統元年王祖麟遣臣
貢賀始得封王由此觀之交阯豈王之故國哉正
德十一年王祖昞虐政暴征國人怨之社堂燒香
宮陳暠作亂莫登庸攻殺陳暠因以自立王國不
入貢者二十年王祖黎寧越在草莽遣使間道入
告中國興師致討登庸面縛道左故降安南爲都
統使司授登庸孫福海爲使是莫氏之在安南非
一日矣
本朝定鼎順治十七年莫元清率先歸順僅授都統
康熙二年王祖黎維禧入貢即封爲王
朝廷之待王祖與莫元清輕重厚薄原有等差康熙
六年維禧不請
朝命擅自興兵奪莫元清土地莫元清奔路

朝廷雲南兩廣潘王將軍督撫提鎮咸謂王國擅兵
皇上如天之度不忍加兵
特遣院臣李仙根部臣楊兆傑諭王還其土地人民王
國獲安事猶在耳吳三桂之亂王復驅逐元清俾
宜加征討
其竄身泗城
王師會勦雲南賴將軍由粵西進元清與泗城土官
躬先鄉導不爲無功第以曾受僞命奪其原封其
子莫敬光家屬三百餘口
令王安插得所敬光繼死敬理倘在宜加撫恤已奉
俞旨今據王稱二王三王四王之說是王安插未嘗得
所也二十八年禮部咨問道

旨安揷敬暟事是
皇上未嘗許王之盡誅滅其族屬也而王必欲使莫氏
無噍類極之於其所往何其量之不廣耶況莫黨
通結人名敎行刼事迹本撫院代王題達已將泗
城上官歸順土官革職
國家之於王國恩至渥矣今兩貢之期既屆本道府
奉文於冬月已抵思明府原爲接貢非爲奏事也
而王不即遣貢過河照常行事以昭恭順而乃籍
言泗城田州容住莫黨廣南蒙自倭占岡村假人
貢之名爲求地之實令人駭異誠不知王是何心
也王以爲

朝廷果利王之貢物乎兩貢並進王自計爲數幾何
眞不過太倉之一粟耳然貢物不至則有不臣之
罪今王乃藉貢以求地是有要君之心其爲罪又
可勝誅哉本道府守土邊疆與王國爲鄰誠不忍
王蒙要君之罪故特以書聞王其恪共臣節忠敬
爲心速將所貢方物照例入關以便查驗免致後
期至其奏事本章宜俟督撫示下另爲申進勿必
以貢物爲奏事張本是以防求後非道府之所敢
知惟王審察而速行之以彰恭順之節毋自干無
上之誅可也貢期已逾立竣回音不敢
荅齊總兵書

金鉷

接敎暨文武各稟初十進攻情形雖未勦滅賊巢
而我兵軍威稍振矣前以標弁回省面稟鄧橫情
形按圖籌畫爲攻圍二策或可少補千慮之一玆
者鄧橫東西南三面俱築圍牆此誠令其糧盡自
斃之計但閘日落緊閉營門天明信砲方開夜間
任賊彼猶來往此大不可按賊寨北面臨河賊若
無糧必於此間渡河搬運寨中之糧未盡寨外之
糧復來賊何由斃雖圍無益若云唇齒相依歸罪
於別村別寨之私貢猶不思重兵壓臨其地倘敢
無忌肆行則別村別寨有不畏之如虎唯命是從
者乎此未可專咎之私貢也據僕之愚應於北河

一帶每夜添設巡兵二百名逐營逐夜輪班更換
以均勞逸該兵若干給與號令設遇賊人渡河搬
糧者卽聲號截殺該班營將領兵卽刻策應慢者
處以軍法至於三面圍牆之外亦應量地遠近計
兵多寡分段撥兵巡瞭以防排牆搬運之事設有
縱逸責有攸歸此困圍絕糧之策也查得賊寨形
如品字名曰三貫外竹內塘今復倣禦兩月益加
完固初十之合攻將可謂勇兵可謂銳搶奪炮臺
進逼賊寨三四次可稱竭力用命矣奈賊徒躲藏
牆內暗放鎗標路徑窄狹官兵不能成列而進當
先者受傷在後者無從措手竭歷合攻而不能破

者當實限於地勢之不便耳為今之計其外層竹圍須用火攻雖係青篙若多堆乾柴火力既大必能焚燒其隔牆土牆雖堅若撞大砲逼近施放自可洞牆徹屋進攻之兵不必過多多實無所用力亦不必合攻合則兵力不繼令查現在官兵三千四百餘名土兵二千六百餘名以官兵三千計算分為三班每一日一千名為一班內撥五百先從四甲儘力進攻蓋因四甲寨穹有黃土小坡平衍可窺寨內若奪得此坡鎗砲叠施使於攻取而進攻之法應將制軍所發擋牌三十面暨送到之十二面盡行浸濕一人扛牌一人扶把排列先行刀

手鎗手錯雜跟牌以進只用進步拼鎗從牌隙打出然必見賊而後放鎗切不可似平日演習連環隨手向空施放使賊躲過我鎗而賊鎗反出我之不意若賊寨有緊要砲臺須將送到之定南砲移為便利專打砲臺之賊不得存身則砲臺之近者可奪遠者無用矣再將土兵亦分三班撥三百名令攜大砲挑乾柴多帶撅牆器械跟隨在後遇竹便燒遇牆便拆遇柵便斫遇塘濠不能渡者一面令兵或拆牆填濠或砍竹搭橋一面攙駕大砲攻打隔塘之牆屋凡有賊寨牆孔可以放鎗傷及上兵之處官兵即將擋牌救護使土兵得以放胆用力總之不燒其竹不拆其牆不火其屋不填其塘賊有藏身之所兵無立足之地終難成功必須逐步攻打即逐步拆毀逐層攻打即逐層拆毀自然漸次逼入若能攻破四甲官兵即便駐劄其中勢如破竹矣此外五百名內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名向六甲又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名向九甲遙為牽制以奪其勢其餘三百名令果敢將帥統率前後應援再令能員居高瞭望若六甲九甲果可乘虛而入則舉動號旗牽制之兵可進取援應之兵亦即協攻夫兵既分作三班三日輪攻一次我兵有休養之期賊徒無喘息之候若賊每日如此聚藏官兵每日如此攻擊不過旬日破之必矣若賊情極勢窮拚命決死官兵更可併力殺賊以洗前恥此攻戰寸進尺取之策也至於筆不盡意惟頼弘裁臨時調劑布置得宜若止驟然竭力一攻攻不能進進即退出遠撑日以俟遷延時日師老兵疲豈計之得哉僕非泛論攻圍之法乃就鄧橫形勢再三籌畫恐舍此不能破此寨且二策必須並用圍則截其外援糧盡自斃固可計日而待攻則毀其巢穴賊藏無窟更可立絕其命況官兵一日進攻兩日歇息賊易破而兵不勞望速用以試其可

論

山襄毅論　熊飛渭

宣德初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
謂爲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
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終不可渝
也公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
奈何牢言始官則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
及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
始終不渝卒論襄毅爲名臣君子曰異哉襄毅之
爲此問也夫爲將以仁義爲本仁不妄殺義不苟

取義聲先路則人爭歸之彼多與之金帛以飽其
欲者人君御將則然耳豈爲將之道哉伐蜀之役
王全斌以黷貨獲罪曹彬沈義倫以清節蒙褒安
在其或苟也且丈夫立志砥行奚擇於地粵西貪
鄙然酌貪泉不易心處姑藏不能自潤者又豈習
尙所能移哉民情至吝天下同之聞多取而斂怨
者有矣未有不取而民疑且怨者也何獨於土夷
而顧不然吁爲此言者皆小人曲讒誤人耳襄毅
何如人豈有義利不別白于中而待于厮養之賤
決取舍哉夫志定於未事之先而政基於始事之
日史稱襄毅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政

武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度當日廟堂推轂不獨以
將畧足以定猺獞之亂而實以廉正有以服土夷
之心也夫夷情正以納貨爲向背也歷稽在昔如
賈琮之清平以定交阯杜遷之埋金以服突厥張
奐之却餽以化西羌皆力矯前後之貪風以奪其
輕朝廷之志而潛消其怨叛之源襄毅於此其知
之審矣其取信于上下也素矣夫君子之嗜義也
如鮑其於利也若將浼焉小人走利如鶩見義不
爲何則其素志不同也矧襄毅殺遭遇文皇建不世
之績又當宣廟用人求治之初方昭義問以不百

一天末老隸而其言斷斷如此使聞之者足以戒
斯亦奇矣雖然世豈乏鄭牟其人者苟無襄毅之
志卽日進百牢於前無益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襄
毅與

考

三江源流考　高輯

粵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滙流曰
灕江曰左江曰右江灕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九
十里至縣北天平石爲漢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
曰灕離湘而爲粟泰將史祿所鑿靈渠也達縣西
南行四十餘里合鳳源水（俗名清水河）又八十里合大

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義寧縣北七十里有義江至藤稿流分爲二一西入永福達柳慶一東歷鄧鼓塘合南渠作陡蕩涼）
（寬驛合相思江入瀟）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荔浦）東合樂川（出富川冊霞洞經巷城）
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面（出賀縣經白葉江至思勤縣合海水江至昭平上五里）
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佑客駭目驚心惟靈渠（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江廢磐合招）
水細蒼梧浪平戒懼之心差釋號灘之若亦少息（賢河溫泉）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
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出高樓嶺下思明州合交阯河）
經上思州流遷隆峒下（出廣源州經上下凍州龍州）下寧明州合龍州江（出鎮遠州筆架山）下新寧州合駮排水（經羅）
通利江（出鎮遠州經下歐龍英峒）下太平府合（陽縣）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爲交阯江左中之左
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剝寨市合洞城江（出廣南夷州經上下凍州龍州）下林士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
下田州奉議州上林士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出思恩府經武緣）合南流江（出思恩府經武緣）
陘江合者爲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寧（永寧州一出義寧縣下融縣合潯江融城壁至柳城縣合龍江）
府合八尺江（出交阯州下永淳縣合陳埠江出欽州經靈山）縣入橫州境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合浦縣在貴縣西六十里）下貴縣
合橫眉江（出鬱林州大容山與桂平界）至潯州府東會右江者（是爲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
統名左江潯州城西爲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融城壁至柳城縣合融江）
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遠縣合浪溪江（出永福縣入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
是爲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河出天河至柳城縣合融江）
水（出思恩縣）至慶遠府合小江（出賀縣經馬江慶遠合招）
城三面合洛清江（源出思恩縣陸川達容縣由蒲塘橋達桂林）桂（江源出雲南貴州夏秋紅入）
林西北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源出雲南貴州夏秋紅入）
（滑雁飲冬春清淺舟行舟紛馳東關安定司忻城遷江來賓）泗慶西南諸水
又會焉下武宣縣合斷（出永安州）滕水至海州府會左江者
統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源出永安州武靖州下平南縣合白沙江（源出容縣經五屯所）
（蒙江源出容縣經五屯所）下梧州府合灘江是之謂
三江三江既涯盡注於繫龍洲出廣西界合開建（出富川經賀縣同建）下封川縣合羅旁水（入西寧縣）下德慶州
合蓮灘江（出羅定經東安）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羚硯洲
至九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磨刀口（出懷集經白會縣）
下思賢滘合濆江（出南雄府經始興縣韶州府清遠縣）下三水縣趨
佛山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橫
州烏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劍武宣之碧滘斷
藤峽亂石橫江與潯回漩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
放灘轉角之險而多煽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

浪一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漆放舟山飛樹走朝辭
八桂暮蒼梧盖同一江行之樂已
辯　高不矜
太平府志人物辯
嶺徼邊郡人物寥寥豈更設耒丛瑋瑰奇行有待
而興歟夫人才生不擇地殊太平高山大川遥遁
重疊所鍾人文宜其英邁俊特矣迺遜稽勝國科
目中鄉試者較之旁郡十無一二揆南宮者歷二
百餘年僅得一人說者鮮不以為地氣使然且今
古載籍不備則編法無資名儒大家既鮮遴止則
指引無人余皆以為非確論也劉禹錫氏於眉山地

之僻遠與粤西同一魁天下文章事業炳燦為古
今人所不能及地氣不足以限人明甚若夫六經
聖人之書百家之精微學者貴精不貴粗苟能使
六經之義旨深通上足垂世立教下可體國經野
為大儒為名臣端必歸之矣凡在遠方絶域百家
諸編記或者有得有不得至六經如人之日用飲
食有不家傳戶誦者乎而猶以為論法無資何異
臨水呼渴守粟啼饑也哉
國家取士之法皆本前代規模誠令諸生各精研體
認旨趣貫徹之後取前輩大家程墨與當代名家
新制或效其體裁或用其華藻理明機暢起止成

宜將見小試小利大試大利況新科如麥如螽兩
莘廉試墨何嘗不典則秀動郡雖僻精於文者未
嘗無即賢師良友亦未嘗無也所患者心不虛功
不純馳騖支離汩沒既从而日月云邁悔之何及
此科目寥寥之故也如專告地氣之薄典籍之缺
與師友之無人豈不謬哉再稽名宦鄉賢厥典甚
重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如日月星辰
人所瞻仰也如山林川谷邱陵人所取材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人臣居官而入名宦在籍而
入鄉賢必德著功孚民懷士愛歌咏者同聲傳

聞者無異辭然後薦之憲司達之
朝廷或合食配享永千秋之俎豆在官為名宦始能
在家入鄉賢兩者相兼而實不得離故桐鄉喬夫
子孫不敢遷其墓南陽信臣後代猶為立其祀至
今書傳美之我太郡二百七十餘年間撫治者不
為不多而傳者無幾盖當鼎革後典章焚燬故老
無存即有功德在民者事實無憑考稽如郡邑之
邦佐何公端敏胡公左之前後兩李公周公養利
之葉羅王三公使非天祐善類碑碣或至斷爛則
姓字湮沒誰得而傳聞之其為寥寥者一也又郡
屬在粤之西南接壤交夷地偏且遠其風土即較

之寧溽梧柳亦甚殊別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
舟車未行輒屈指計歸日及見其嵐烟瘴雨寒暑
無時日惟性命是虞民畜興政務其爲寥寥者二也
心故不克撫循其民夫由中州而至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
江蜀棧之不測風土雖異倘起居不違其節未常
有疾疢端明曰京都之人五日不汗皆足以殞其
命安必海外瘴癘能殺人哉惟恐憂懼之心先存
於中則念慮動搖或寒熱驟臨飲水卻衣取一時
之快而不能靜氣以禦之則爲其中者必多強者
弱弱者愈弱而心志衰事業生於心志者也心志

衰而欲功德著於民生榮名垂之異域得乎苟自
今以往官者去其不欲久居之心起居有時飲食
有節神必開而氣必定以閒閒之盛衰爲吾身之
盛衰將見人登上治之書必事出千年之表此何
胡兩公之碑所以至今凜凜也如使上負朝廷下
負百姓縱得久延視息亦鄉黨朋友所不齒而倘
欲忝然居鄉賢之列吾不知其人賢不肖爲何如
耶雖然以此例太郡鄉賢則又失之歷考郡屬鄉
紳先生出仕者皆鄉科又多未得久任遷轉致顯
達居要路即有善政而前明自成弘後黨援既分
資格遂限觀其顯達者少則誰爲用力以入名宦

既名宦不得入則鄉賢寥寥無足怪然官無大小
人無貴賤當時豈無德惠品行爲鄉評所膾炙上
憲所薦聞者況鄉賢之祠基猶存想亦歷歷有人
奈兵燹以來人隔代祠埋荒草其子孫或存或
亡而有可又不能訪求表彰之亦足悲矣至於節
烈亦關天地之正氣剛常賴以振名教賴以扶者
也自昔干戈興學校廢聘裒俗壞凡在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人倫之際有不忍言者矣況在萬里遷
邊兼諸土之悍鷙乎及觀何堤之孝程氏劉氏之
節踵實相繼據破堅苦貞靜不必充類至盡足以
振頹風激流俗而有餘夫誰謂其寥落乎第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離高節奇行或伏在草莽倘司教
化者從而審訪潛搜得一人則坊表立於百千萬
人表一處則聲名馳於天下後世一人不爲少數
人不爲多要使流土重節烈其所以培植者豈淺
鮮哉

岑溪縣祀漢丁孝子辯　孫上恂

蓋郡邑之有志以傳信不以傳疑凡山川人物名
宦流寓之類必可信而後可傳不可信寧不傳焉
岑邑志惟綠本繙閱既畢其不可信而可疑而不
可不辯者無如鄉賢漢丁孝子爲最嘗見河南懷
慶府河內縣名宦不載丁蘭而人物載丁蘭則蘭

非仕於野王而產於野王也夫何疑且蘭列人物而不列流寓則蘭爲野王土著而非客籍又何疑又不列他省名宦與流寓而僅於人物下詳其刻木事親及吏嘉孝感之事則其定省溫凊迄無虛晷出告反面莫敢違遊事死如生殆以供爲子職終其天年則蘭既不餬口四方必不托足於岑邑也又何疑況廣輿記載廣西梧州府山水有丁郎山註云岑溪孝子丁容故居在其下訛傳爲丁蘭至本郡人物不載容姓氏容之生於何代仕與不仕亦未有及夫廣輿記乃雲間陸氏周流四海十

易寒暑三易屬草然後成書其蒐羅詳確知丁郎之爲容又確知岑人以蘭易容之爲訛而後操觚以訂踳駁則丁郎之是容非蘭是二非一較若列眉不類魯魚亥豕之謬也更何疑今本邑鄉賢祠內中央祔主題曰漢河內太守孝子丁公蘭字容漢歸義神位及查邑志人物首列孝行丁蘭字容漢歸義鄉人因詳及刻木一事與河內所紀大同小異末又繫以孝廉辟爲河內令官至太平府知府揆厥所由蓋因丁郎墓道原有漢孝子碑日久沉淪以致書名書實書事實俱屬牽合附會其間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蓋有數端請得而悉數之考諸沿革漢之河內卽今之懷慶此郡也而非邑

也郡則有守而無令如稱令則令之河內矣邑名河內始自隋在漢尙名野王漢爲野王土著而非客籍又何疑令且郡名太平始於宋守名知府始於明在漢屬丹陽漢爲丹陽守無太平知府奈何因一人屢歷之舛錯舉一代因革而遷就之乎夫蘭向與帝舜並列二十四孝特祠奉祀與省城虞山帝祠遙爲配享諒亦無媿但容以孝聞當年宗族比閭必非謬獎迄今家喻戶曉頗有虛聲何遂不與本邑先賢齒乃媚其遠者疏者忽其近者戚者也存則視膳問安歿則享祀不忒慨蓄恥爲人子罔不怵惕靡寧而況於孝子廼而容之怙恃在岑實爲桑梓友同若敖之祀又奚以釋丁郎終天之恨耶且蒼梧之野大舜南巡所在陟彼虞山狃豆森列宜矣蘭則生長河內足跡不離子舍皇華江畔蚓蝖山阪何因不遠數千里載往載來與岑之先達配享而陪釋菜乎矧鄉賢祠內如周梁羽廖諸公宦蹟與評班班可考岑雖蕞爾邑門內之行誰無父母何至近遺吾黨遠取他邦先正之典型如在諸公得無怨恫也哉載稽歸義鄉丁之氏族不少槩見然通邑編戶尙有晨星落落其間寧無容之子姓一旦升於上類列於官牆聰仰巍然首席者

將以爲祖耶實交州之雲仍胡爲乎野王之苗裔
不以爲祖耶豈人盡芝草醴泉舉木本水源委諸
草莽付諸東流乎廟廡之右正禁南面盡岑邑之
音容也則蘭必自視若贅旒然視史陳辭實野王
之名諱則審反似爲不速客彼此可嫌倘灌地迎
神之際二公俱退讓不前將虛席以待未免豆登
滅色其奈之何夫不可信而可疑可疑而不可不
辯者有此數端奈何辯之不早辯也士恂忝司民
社日以蹙正爲念爲岑邑留一信史庶未暇暖挂
吏議又值干戈四起株守危城命有如朝露待
罪之餘輒以所疑不敢重誣先哲以自誣漫筆表
此俟後之覽意考覈者

傳

鎮南將軍蟒公傳

周鼎

鎮南將軍蟒公諱吉圖滿洲人慈祥沉毅蒞儉臧
黜未嘗言人過幼嗜酒喜豪飲及拜命臨戎母太
夫人戒之曰汝今膺大任麴糵非所宜親由是遂
絕飲三藩之變粵東盡陷公以副都統分汛肇慶
當是時西有吳東有耿南則浮海遺孽乘機蠢動
公以端州彈丸地孤立不動賊帥馬雄李棟等率
衆圍之積盡援絕公以忠義激厲士民效死無二
已而計曰我與坐困窮城食人炊骨無裨國是孰

若乘力決戰尚可於死地圖存乎於是突圍而出
賊莫敢攖轉鬬二千餘里凡九十日身經七十餘
戰始抵信豐適遇賊將王制耳等環攻信城未下
衆謂公曰我力已竭賊勢方張不若避之公曰不
然今衆寡不等强弱不敵若一退走則賊以數百
騎躡我悉成擒矣死於走孰若死於戰奮臂一呼
疲士皆起遂解信豐之圍信豐人願留公駐節時
將軍舒恕駐師章貢公因謝曰主帥在我豈敢逗
留在此乎疾馳至贛與大軍會賊犯南康公復與
副都統額黑納馳赴之併力合戰賊聞風奔潰
朝廷嘉公忠勇持節拜鎮南將軍密授恢復方畧公

整飭部伍宣示德意佈告諸郡遠近聞之莫不感
泣歸誠丁巳四月統師渡嶺克復南雄五月復韶
州叛鎮張星耀望風鼠竄籍其家白金數千悉貯
郡庫以備軍需餘器物盡給有功星耀遣一妾有
殊色貢家子也公召其父還之其廉潔類如此韶
與楚鄰爲粵東咽喉公以都督移成格素嫻韜畧
悉選精騎付之駐守爲犄角計而自分兵赴省會
商機宜僞帥馬寶胡國柱賊之心腹也驍勇善鬬
乘隙犯韶公聞之馳還赴援登城環審形勢度城
北最當賊衝遂於正北預築土囲已而城果崩潰
賴土囲賊不得入遣花山發餉道所經賊復渡河

踞之公以此爲必爭地親冒矢石激厲將士鼓勇奮擊自卯至酉所殺過當賊乘夜潛遁郡州復定舟次蒼梧爲恢復桂林計進圖平樂賊勢窮蹙時有掣公肘者倡議招撫賊得藉以緩攻卒墮其計咸知罪有所歸公獨毅然曰功則分人過則歸已將之事也我何逃罪竟表奏自任戊午夏統衆直趨兩江粵西素多瘴癘乘秋暑公方卧疾南寧鎮將郭義潛遣納欵賊帥吳世琮知之率兵圍義告急於公公躍然起曰豈可以我病坐失事機視師進逼賊壘與義內外夾擊盡殲其衆卑威大振馬承蔭之初降也按兵不動公識其詐密令將手成檄此知人之哲料敵之神雖古名將何以加開誠布信所至安集以疾卒於軍春秋四十有七卒之日異香滿室層雲浮戶觀日不散遠近聞之罷市哀號若喪私親邕舊有伏波將軍廟四相與

謀曰褒功錫祀者朝廷報功之盛典壺漿獻敬者小民愛戴之微誠且伏波爲古之將軍而將軍即今之伏波我民其並祀焉可也公止一子綽有父風或勸其訟功於朝當得廕卹謝曰我大人生前口不言功今死而謚誄傷父志矣噫伏波有檄房之賢后而蟒公得繼

志之令嗣天之所以報施兩將軍者爲何如耶雖然睢陽以孤軍抗方張之賊炳耀人間而當世之議夫猶然營議必待昌黎爲之表章而論定鼎不文何能張大其事但懼其從而湮沒無傳故謹述其所見并爲讚曰將軍維何忠孝楷模志懷裹革千古同符粵民鼓德挈榼提壺同官並祀陬簉咸孚碑彼日月雙映澄湖後先南北兩偉丈夫尼父有言德必不孤

謝良琦

前明死事五人傳

翟式耜字穉轩蘄州常熟人萬曆己未進士甲申所以消弭未得計會陪京失守靖藩又數以術籠由應天府尹擢巡撫廣西承蔭之初降也按兵不動公識其詐密令將粵人共起兵號爲監國以故從之者衆式耜度不能克乃以計脫走蒼梧守將陳邦傳素重式耜聞其倉卒至具儀衛如禮式耜因以利害說邦傳令發兵拒藩又移書促粵督丁魁楚益兵爲備執靖藩獻之閩乃進式耜代魁楚督粵未行閩陷更與魁楚立永明於肇慶式耜以少保留守桂林

國朝順治五年戊子

王師由楚入粵全州守將以城降式耜守嚴關不下會

王師還有新興伯焦璉者故麾下士慮式耜獨守粵

不能支乃引兵從陽朔入與式耜俱益修戰守備
庚寅定南王將兵南征十月粵破璉敗走挾式耜
俱行式耜曰吾奉命留守且大臣固不可去君行
自努力卒不行被執至王所王嘉其義甚禮重式
耜乞紙筆從容作詩以死自誓遂與張同敞同死
西市同敞字別山湖廣江陵人其先祖君正萬曆
初爲宰相得罪後莊烈帝思其功官其後一人爲
中書舍人卽同敞也同敞生平諮達任權變當赴
官時道山東有道士顧見同敞卽以手中扇授之
扇字多漫滅不可辨曰急持是歸不誤子是歲三
月莊烈崩同敞賫其扇游閩復至粵累官少司馬
嶺書雖不習章句心頗嚮往其與閩成來見閩成
慨謂其衆曰吾爲國馳驅誓圖報塞頃者忽盡誦
向時扇上字乃吾舉命日也其下有欲以爲功者
縛同敞見王王待之如式耜禮目視式耜式耜方
執筆吟咏謂之曰公大臣寧當不死耶式耜曰此
固某志同敞乃起整衣冠南望載拜號泣以首觸
階前石流血王命皆斬之令具衣冠禮葬於伏波
門外又周震者字象男不知何許人少遊粵頗能
詩文顧性拙直見人所爲不合輒罵人以此惡之
十餘年乃以監察御史監全州軍適懷順王將兵
來全全守將皆慮不敵將降謀於震震以爲不可
已而議定又謀於震震堅以爲不可遂殺之屠其
家同時又有孟泰者故少保舒應龍家僕年十九
遭靖藩之亂去爲兵從新興伯數戰有功爲守備
以所部兵百人佐守全聞師至不待令卽率所部
馳數十里外令皆下馬坐待戰比戰不勝馳還所
部未亡失一人及閩守將降乃按劍誓涕曰自吾
爲人奴甫得一飽食卽感激圖報今爲國家死無
所恨乃以藥飲其妻妾卒自殺焦璉山西人交以
財雄於京師有武人楊國威者賴其貲得總兵西
粵因詣璉與俱行璉爲人倜儻意氣自豪好騎射
嶺書雖不習章句心頗嚮往其與閩成來見閩成
有孫吳一編輒取讀通曉大署閩威署璉掌旗鼓
事適張獻忠犯衡湘諸將皆憚不敢行獨璉率一
旅守全州已而追還未一年靖藩變起國威素畏
懦遽受藩命獨璉不從引所部奔柳州及瞿式耜
督陳邦傅兵擊藩璉以其衆來屬卒執藩及國威
論功進副將令益募兵二千人鎮全璉在全州輕
財結士士無賢愚皆恩遇之兵亦以是歸心永明
立進璉爵新興伯守粵璉請駐陽朔與式耜犄角
而以其將分守諸要害戊子全守將來降全故璉
起家地將卒皆其心腹聞變心頗惡之又以疑殺
其驍將自貴遂不振及後戰敗式耜死璉總數萬

人無所得食往時諸大帥皆憚璉見其弱乃更凌之璉乃移駐南寧晝夜訓勵其衆踰年復振遂盡攻殺其所慢易將馳赴謀合兵道經平樂時陳邦傅已封慶國公駐平樂畏死又心害其能因置酒召璉酒酣伏發璉起慨然曰吾不得死疆場乃死此命也遂自剄邦傅是時方以密書約來降故面欲殺璉是年粵西遂平

貞節合傳

陳元龍

從來儒林以文學稱列女以貞節者其遭逢每多輒輒而聲稱炳於天壤間天若故厄其遇以成其不朽之名而食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偶然也

時長子齊孟次子齊管皆幼稚又次齊東即遺腹生者任太夫人爲六觀迎養京邸孺人躬親井臼綜理家政督課諸子髫珥脫盡心手卒瘖齊孟讀書早成聘林公諱榮之長女林乃亞衡姊壻女固甥也孺人愛其淑慧遂結姻盟未及于歸而齊孟遽夭林女年二十聞訃請隨柩偕往母固止之弗聽至則服髮經哀痛盡禮以守貞自誓不肯歸諸孺人與林母以從父之義再四慰勸之女曰既許字矣寧有二心所以不即死者以姑荼苦況瘁膝前小叔尚幼欲代夫事姑耳若必相強速之死也自此屏絕鉛華布衣蔬食代供子職滴盡無聲無

形之孝雙鶴孤鸞相依爲命而神傷心瘁形容枯
瘠甲午三月忽遘母氏至家歡洽數日乃整衣肅
拜曰兒猶血內耗命在旦夕矣所不瞑目者未遂
孝養之志耳言畢入寢舍是夕端坐而逝計距痛
孟之就窆也已八年矣封上歷寒暑風雨無少迸
裂及貞女櫬至梓之右旁磚石忽自崩頹若相待
合塋者嗚呼同衾同穴貞魂之感召若是耶貞女
既殁孺人悲痛不已更閱任太夫人卒於京邸哀
毀靡窮食嗣君齊東晝夜侍醫藥竟於丁酉仲秋
節母貞女聚於一家與名父令子交相掩映意者
造焉長逝年五十一於是粵之人震驚相告以爲
山川鍾拔靈異之氣故獨鍾耶余聞而歎曰此非
獨爲吾陳氏發祥也西粵僻處一隅狃於便安士
子不能專壹奮志於學猶俗則不知禮讓安問節
義令陳氏節婦貞女當事入告請旌
宸褒建坊里閭而頒貞節者又歸美於名父子之文章
聲望足使此邦之人感發興起勵志於學而有慕
乎孝弟廉節之風是誠廉頑立懦風世善俗之大
功寧僅爲氏族譜系之光乎余向曾撫粵今十載
矣以公事復來茲土節母之遺腹子齊東具狀而
請爲立傳因合紀之

張鉞

公姓張諱泰階蜀之潼川州鹽亭人也少有異才
習知方畧康熙二年以孝廉令恭城恭城地隸平
樂萬山叢莽中猺獞錯處性貪狠俗剽悍帶兵挾
矢縱橫出沒有司莫得而禁焉時猺目黃天貴黃
公輔者糾集醜類嘯聚叢木寨刦取衣被財物擄
掠婦子焚毀室廬民大恐公赫然震怒曰方今王
道蕩平薄海向化乃敢負其險固橫肆披猖窺視
天子命吏茶毒四境生靈余必血刃賊首掃蕩山林乃
止陰募邑中幹事者探知賊勢指畫分明狀聞於
總制周公檄鷹東湖廣二省合師進勦去叢木寨
十里而營與日晨興公戎服躍馬誥授部下數百
人冒險先登大兵隨後四面攻擊鼓角震地烟焰
蔽天擒枯拉朽鳥逸獸奔賊衆大潰乘勢逐北殲
厥渠魁餘孽悉爲煨燼公又額請總制曰今日之
役所以除梟獍輯善良也大凶授首而延及無辜
詰暴乃以爲暴乎請下令軍中禁無殺且編諭父
老子弟爾等原未從賊久爲賊所苦今幸少甦其
無恐師旋百姓扶老挈幼倒伏馬首者以千億計
嗚呼武以戡亂仁以保民公之績將不朽矣余觀
山川岡畧滇黔百粵間苗蠻種類不一秦漢以來
每多反側今仰
聖天子湛恩汪濊沾被羣生嗥嗥然皆願爲內赤子即

有二蠹頑冏未革心總制鄂公與三省中丞公

奉

命宣撫拓烏蒙平鄧橫城古州余時以曾司出守黎平親受指揮戮力行間今諸蠻俱帖涕泣歸誠獨念公一縣令奮身除暴爲民請命雖屈公之績不可沒而首建非常揆允永絕宜恭民之尸祝戶頌歷六七十載而戴之勿忘也哉公後遷深州知州再遷廬州司馬攝無爲州事所至清節自勵與恭城無異令子濮克省其父爲南寧守而余以黔臬謫遷歷任西藩求爲立傳附之志策以余之克既其質而且與公爲同寮也餘詳本傳中故不復贅

文

融縣告城隍爲民祈禱文　熊飛渭

惟神正直慈惠福利斯民靡有爽忒凡雨暘寒暑之弗若疾疫災眚之不時神皆得請於帝而爲之驅除爲之調燮然則民之福爲神功民之弗福亦爲神怨分所定望所歸也融邑自離湯火而就衽席綫十餘年頃者戎馬生郊居民警避成入山谷及賊退而歸席未帖也而癘癘又興是豈民之罪與抑神怒吏之不德而移其譴於民與夫刑政有未修教化有未至貪墨之風未盡去而賦繁訟寃或事神恤孤和衷御衆之道缺焉未講凡此皆足以干天和而召之災然是皆吏之罪也怒吏而民是遷神必不忍爲吾聞之天道之有憐舒猶王事之有賞罰其在窮兇頻亂棄理逆天尚稽雷霆之用而顧使蠻風毒霧沁入於無辜赤子之心脾而莫之救瘴反若助城勢而代之攻者是必非神意也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毋亦人發殺機傷天地之心而犯鬼神之怒理固宜然今融城籍神之庶獲有寧宇民幸免於賊而猶不免水火疾疫若以吏不職之故則宜加於吏躬或徐觀其修省與否而後降之罰是神之仁也吏不敢必若以爲民之災則所望捍禦者且是神之分亦終不得而辭矣

幽明贊化吏之與神其分與望雖若相等然神功無量而人力易窮縣令又至愚且陋爲政日淺不能少有補於民是用整竭誠悃乞靈於神爲民請命無使三尸二豎爲癘厲於茲土庶斯民登富壽康寧之域而神明亦藉生成保障之功祠而祀之永永無怍其垂聽焉

鄉忠公寢室落成告文　黃大成

猗歟忠公兮名教之防天經地義兮賴以維綱緊我朱子兮表曰道鄉異世冥契兮後先相望每讀公傳兮泣涕淋浪元豐以後兮執主廟廊三經誠七兮邪說披猖公獨論罷兮正學復昌立妃發后

今舉世括襲公獨抗疏兮仄鳴朝陽公憫斯時兮
秕政已彰當陛指斥兮忤蔡論章再竄再遂兮志
益激昂謫昭三祀兮流澤無疆啓以詩書兮示以
倫常于焉教誨兮于焉匡襄昔也椎跋兮今槃冠冢如彼汙萊兮闢爲康莊
如彼閣汹兮照以晞暘凡我士子兮食德弗忘是
以昭人兮建祠烝嘗夫何後世兮率臆更張姑配
胡范兮猶曰無傷縱以韓韋兮益以洪黃遠及於
賀兮上至於唐槩彼七賢兮萃於一堂強寇壓主
兮名實盡亡徘過祠下兮怵惕徬徨噫嘻於乎祭
新址兮爰啓新疆爰搆寢室兮爰薦馨香覺器用
幣兮莫敢或遑侑觴神庶兮士氣奮揚集我子弟
兮于焉修藏景行行止兮毋或忘荒沈之涇之兮
其源益芳疏之浚之兮其流益長楩楠梓梓兮皆
成棟梁茅茹棠征兮邦家之慶侑饗

朱文公寢室落成告文　黃大成

於惟文公濂哲天授道原伊洛功繫宇宙蚩彼暴
秦焚坑如寇六藝蕩蕩聖道斯疚漢儒傳經呫嗶
飣餖諸說鞏起雜以災咎如彼入音雅俗齊奏如
彼五穀錯以稂莠晦盲否塞爲道大詬惟公集註
一洗紕繆窮理居敬孰出其圍弗辭益勤是圖是

究大道卓昭返昏爲書何以喻公如天斯覆何以
報公鐘鼓逸豆五嶽以南昭潭之右奠厥攸居寢
室是搆妥公之靈精公之佑俾此縫掖濟濟奔走
以享以格靈爽是觀父教子率日將月就霞蔚雲
蒸以報我后尚饗

說

酒說　金鉷

酒之爲患自宜聖致儆於酒周易示戒於渭首
書嚴酒誥詩誦宿筵左史進卜晝之規載記謹廢
朝之飭昔聖昔賢所以爲後世飲酒防者寓之勝
說而其號呶屢舞之失又顯然在耳目之前最易

觀省宜令人人皆知其爲狂藥矣顧猶或酣身伐
德燕喪威儀之不免者豈麴糵之於人眞如菽粟
水火非是不生活耶蓋緣無人警惕之使知凜然
於立監佐史之義故壹醉日富智與性成而不自
覺耳且夫庶民之賤或藝黍稷或牽車服賈所係
僅一身一家而已猶不可荒腆于酒以貽宗族鄉
黨非笑何乃服古入官儼然父母斯民上廢
國家之好爵下繫風化之專司而顧躭樂是從亂頭
養望以崇飲其亦不返而自思歟今以所部之民
或有博弈好飲者此衆中之稂莠也勢必懲之以
法弟民亦有知彼固習見爲上者毒於酒量何獨

於已之所甘而禁民之不當爾乎設有反唇以相
稽者爲上者將何辭焉上之教不先下之率不謹
或且必有甚焉是舉所部之民悉驅而化爲狂國
矣

朝廷即曷賴有此官也古來仕宦中飲酒作達以自
豪如盜飲吏部渴羌太守或求爲步兵尉或求爲
太樂丞者蓋不乏人然而非美談也亦不過知世
有此一輩人耳豈有志君子所宜道使者非不能
飲者顧以受

國恩重則自待亦不得輕故於宴射燕飲之時三爵而
外不敢多又其所以剛制於酒者誠恐有妨在公
也尙願所屬諸君子共以爲戒慎毋爲杯鑩所累
哉

咨提督會勦天河三疃猺蠻移文 李紱

爲據實詳明懇恩發兵勦除積盜事雍正三年七
月初九日據天河縣詳稱舉職到任之日仗憲臺
威靈即親詣賊巢福祿里一次雖數月以來邑中
幸無失盜然從前未結之案哭血縣庭號冤叫苦
者曾無虛日舉職披閱呈詞查檢舊案見其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絕人之宗祀焚人之廬屋荒人之

田畝如福祿里等盜真所謂無法無天罪不容於
誅者也歷任前令因鑒王令用兵虧空遂相與粉
飾蒙蔽以致生死含冤人民逃散村落成墟錢糧
無着不知將來作何究竟舉職愚直之性實不能
隱忍而爲此況

皇上揀選之意憲臺委署之心豈必願其隱忍而爲此
耶謹將福祿里歷年不結之案彙冊呈覽倘蒙憲
臺及時發兵河邑幸甚則舉職雖署篆
數月亦可以慰士民哀號哭訴之心矣等情到部
院據此除詳批飭候另檄行知併候督部院批示
繳冊存等因印發郊爲查天河縣之福祿里頑獞

恣行刼殺目無法紀積案如山十餘年於茲矣今據該縣詳開又復積有多案抗官藐法不加勦捕則良善受害無已但獞蠻所居山崗險阻應否深入抑或環攻應就近聽貴提督揀選才能將官前往總統臨時酌行如應深入直搗其窠則大兵由慶遠府沿河至牆背村直至巖崗地方擒拿獞賊覃貴翁再進分兵一路東北行至大莫三村擒拿窩藏獞賊覃明將之莫東旺等一路東南行至好里三村擒拿獞賊韋文案等至正西接近宜山之長崗古波二村及西北接近宜山之思結隘通崗弱崗古丹等村並須分兵堵禦務令兜獞就縛兵

不頻而功速成乃爲盡善如以爲獞賊所居隘內險阻須環而攻之則當乘八月內禾稼未收之際整兵堵隘令其坐困自投蓋獞賊所居隘內並屬高山深谷田地鮮少此輩亦無蓋藏蓄積當青黃不接之時易於困絀其田地禾稼俱在隘口之外今堵禦各口賊既不得收斂而我師又可因糧於敵若過八月賊稼已收倉箱已實福祿地方周入十餘里林箐窠伏既難搜擒彼糧有餘曠日持久亦難見效如前任王令於五十九年臘月動兵有損無獲前事當鑒不可復時者也爲此咨會貴以衆寡論何有不敵乃以無謀無剪致被摧折故提督酌定兵數選任總統指授方畧務於八月進勦爲妥至一切供應事宜本部院就近即委慶遠府爲監紀官料理其事在行兵剪俱照修仁之役每名日給口糧米一升進勦者每名賞銀三錢堵禦者每名賞銀二錢其有奮勇出力者另加獎賞至於柳慶協及宜山思恩羅城各防汛兵丁恐止堪各隘堵禦之用其進勦正兵應否調動貴提標援勦精兵數百名帶領熟習鎗炮藤牌以壯中權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提督請煩查照酌覆施行

催進兵咨

爲咨催竭力進兵免致坐費軍糧事照得鄧橫以么麼小醜平地一寨以漠上官兵四千餘衆歷臨其地三月之久竟無成功督院飭行文內盡其情態矣今貴鎮節鉞親臨意必號令一新兒頑授首蒿日提音跋足以俟再查督院飭行有云既知蠻寨竹密塘深路徑窄小官兵即宜設疑兵伏奇兵出遊兵四面擾亂使賊應接不暇然後進取一路以誘爲攻務得地利方可施展漠土官兵四千餘員名兵不爲單將不爲少而賊寨不過三四百戶以衆寡論何有不敵乃以無謀無剪致被摧折故惟以請添兵爲辭試思以羊腸細路不容兩馬即

兵至一萬有何布置等語可見兵不在多惟在善
用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勢如雷霆疾若風雨即可
克也又云當環設大炮以擊之多備火箭以焚之
賊寨四外周遭圍困先砍其竹樹踐其田禾諒賊
必不敢出一出則勦殺甚易如此十餘日賊不能
支必將求撫此則萬無可撫者也等語令以大帥
親臨倘敢抗拒撓撾度理斷不可撫本都院細閱
督院來咨覺鄧橫形勢賊寨虛實及設奇決勝進
戰攻取之法瞭如指掌貴鎮熟悉彼地情形諒不
以撫爲念惟恐行間將弁臨敵畏縮徒圍草寇了
局以貽從前攻取之難俱未可定希將忤院來文

諄切曉諭鼓其銳氣策其勇敢俾人人思奮迅速
進兵盡爲勦滅庶可大振從前摧折之威否則不
特虛糜軍餉抑使賊夷視我將弁爲何如也萬望
急速進兵一鼓成功幸勿再延
檄

李綏

禁土舍土目僭妄檄

爲嚴禁土舍土目私刻鈐記擅用硃筆事照得各
府州縣地方向有委令土舍土目墾目隘目諸名
色原以資其巡緝保固村庄近因濫委無良之徒
往往委牌未下先置旗傘公然私刻關防印記行
票標硃僞同官府橫行出入罔知顧忌當此光天

化日之下豈容此輩肆惡嚇詐愚民滋事地方殊
堪髮指爲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即將各土舍土
目墾目隘目查明有無私印鈐記硃筆僭行官制
妄用旗傘等項嚴行禁革毋許衙役容隱其有官
吏原經受賄私委交通衙門轉復縱容妄行一有
此弊查出定行參處原委某人是何名
目隘目各名色各府州縣某處
姓現在所管何事果否守法某州共有幾人某係
某年舊委某係新委現在曾否有案年歲多寡住
處何地該府官吏逐一查明確實另造一清冊送
查務宜詳晰毋得聽書役混爲上司牌行故套轍

事致干咎厥未便須至檄者
檄拿漢奸牌文

金鉷

爲嚴飭查拿漢奸以靖地方事照得土司百姓每
用現在遵照及無惡查造等項
以報仇刼掠爲事動輒援害村庄皆謂賦性暴悍
是以狃於積習今本院細查土屬民人大約愚樸
者多安於耕鑿畏見官長者更多又何以屢蹈法
網甘受典刑推原其故皆係漢奸使之也粵西土
屬爲湖廣江西漢奸聚集之藪利欲薰心行同奸
猶惟恐地方無事不能施其伎倆於是百計營謀
多方唆撥或令拒捕或令抗糧凡有不法之舉盡

出漠奸之敎誘無知土民不但聽其愚弄而且苛斂財物以作謝貢及土民拘拿到官按法問罪而漠奸反借身局外刑不及加甚非懲惡之意也今欲靖地方安民生當以查拿漠奸爲首務合行通飭嚴拿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即便速飭南太慶思泗各府嚴飭所屬漢土地方各官遵照凡在土司現有湖廣江西等人招住境內者即查其來由作何事業如屬行踪詭秘游手好閒及借些小生業爲名而實窩指土思爲種種不法之事者此皆漢奸速拿解該管地方官訊取確供具報一經審實即照光棍例擬斬立決至民人出入苗地地方各

官倘有庇分縱致陽奉陰違查拿不力者本院即以溺職題參斷不少爲寬宥

委替總統並通飭軍前機 鄂爾泰

照得進取鄧橫已經半載提數千官兵勦一二蠻寨即不能搗巢犁穴更何難絕食斷援縱出下策亦可收功乃遲延至今損兵已多殺賊有限雖據稱周圍墻柵已漸次告完翻土填塘已漸次逼近而出入賊寨者不問餽送賊寨者不問甚至暗肆偷刼明來窺探賊每出寨亦不能擒殺兵日在營爾時爲擊中似此伎倆能不羞慚凡有肺肝皆應忿激不謂左江鎮別無勝算終挈投降及經駁詰則稱托名招安實欲借以擒殺以堂堂官軍不能用正不能用奇而欲誆誘殺降無論爲賊虜破計必不成即便計成亦豈男子事而損威失信所關尤鉅又不止爲鄧橫軍氣日頹賊志愈肆心胆如此搖蕩何期除飛餉左江鎮立速回任聽候參處外合行專委右江鎮即便於所屬轄思帶將弁並酌派漢土兵丁星赴鄧橫軍前總統一切軍務須先絕賊糧扼斷賊糧路務有私通私餽者審明某寨即先將某寨屠滅毋得姑息亦毋得牽累并明白曉諭附近各寨及各路土兵不許於近賊寨處所往來行走以防透信倘有故違初犯者插耳莊

營再犯者梟首示衆其軍中號令有明有暗陣前旗鼓有緩有催務使遍知犯者皆依軍法其將弁土司有畏縮觀望不前者立即據實揭報以憑參究其鼓勇打謀誓期滅賊之將弁土司奮不顧身爭先殺賊之漢土兵練立即據實揭報以憑參究其鼓勇打謀誓期滅賊之將弁土司奮不顧身爭先殺賊之漢土兵練立即獎賞并分晰呈報至於伏制攻擒並不必拘泥但知活法都是先機剋此么麼有何轉幻惟該鎮毋貪擾於煩言毋膠乎成見總期滅此朝食勿使更留姜擘庶少振軍威用伸

國家立撲蠻焰以重邊防在本部院所慮實不爲小而爲大不在近而在遠以全粵兵力不能除一鄧

橫此外尚可言耶其熟籌速勦施行

麻勒吉

示

特申撫綏示

爲特申撫綏之令以培國本以全民命事竊照粵西土瘠民貧山多田少出產有限拋荒甚多當逆賊跳踉蹧蹋之餘值

王師恢勦之日折徵雖從民便不無醫瘡剜肉之虞

禁羅固絕奸商難免金死衆生之嘆重以貪官無厭徵米索耗羨之常規猾吏弄權運糧派輓輸之外費又兼負蝸山筑舍有司受牛羊而不求豁牧富家守倉廒而不肯

通融以致乏食之民輳耕於隴畔運糧之戶疲遠於公庭窮安底止鋌而走險者有之饑則依誰窮而致盜者多矣本院耳悉顛連心軫惻隱踵當鄭公之賑穀既迫於庾癸之呼法汲長孺之開倉又若無三九之積前據該府申詳饑民緣由到院隨批各州縣加意撫綏設法捐賑政以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各子其子則拊循必力各父其父則疾痛易呼也誠應各屬州縣或雨雖兵燹或政在進征百姓之煦煦常樂業者固多而驚魂未定鴻鵠嗷嗷者亦復不少若不悉爲撫綏捐賑則啓格澤畔之鴻能保其處處安生人人得所乎合行出示爲此仰平屬州縣官吏人等知悉凡有地方饑民困苦流離逃竄失業者該州縣當多方撫輯設法補直務使還歸故土耕種田園目前得免栖腹秋來可望收成以實心行實政毋徒託之空言以人饑爲己饑毋僅委之天命本院於此覩該州縣之才能該州縣亦宜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之計也更有慮者本院責該州縣爲清官而又責該州縣以捐賑該州縣果能爲無米之炊兼工點金煮石之術即但爲民父母自有不費之惠令更爲該州縣約畧言之如折徵米石每石免加耗二斗則饑民得二十日之食矣徵收錢糧每兩免加耗二錢則饑民得二十日之鹽菜矣解運給以工食饑民以輸輓爲生路矣差催重懲需索饑民以惡公爲樂輸矣夫役遵上司之汎饑民無多取折乾之苦矣催科準由單之條饑民省借支攤派之煩矣一姓有餘勸令借貸一族一家有餘勸令借貸一村則饑民不爲搶奪矣城兵強買貨物即與城守力懲之則饑民得貿遷之利矣汎兵橫行墟集即行弁目大創之則饑民無變易之擾矣塘舖兵丁派索民間供應放卡兵丁痘人民房搜括審行拿緝解院則饑民養無限之脂膏矣營棍奸商嚴禁販穀出境差官過客嚴拒額外取夫則

饑民無米價騰貴之憂無意外力役之累矣勿以
告狀爲奇貨盜准搜求勿以囹圄爲扣頭濫禁取
贖則饑民無不貴之浩費矣勿白取豬羊雞鴨宴
會賓客自供口腹則饑民得滋畜以給饔飧矣勿
令家丁朋戚擅在本地買賣則饑民得逐末以活
婦子矣禁民間勿多釀酒禁墟市勿私宰牛則饑
民有買米之處有耕種之具矣禁逃兵不許入境
禁營將不許拿船則饑民不苦於株連且得裝載
打魚以糊口矣禁男子不得游惰禁地棍不得刁
唆則饑民不致束手待斃無辜拖累矣禁獰猱互
相仇殺則饑民知守望相助之義矣禁雜職擅受

民詞則饑民省回官銷狀之錢矣凡此數條雖未
盡地方之利弊該州縣能身體而力行之作吏之
良方即救荒之奇策也至於大兵雲集動除道氛
朝廷日費萬金 親王將軍總督提督以及都統各
鎮將無不櫛風沐雨枕甲荷戈總爲奠安發黎一
勞永逸之計今湖南川貴俱奏蕩平區區柳州計
日一鼓而滅從此休兵息馬與百姓共享昇平只
在轉瞬爾百姓當牧心業業挨此目下之苦做箇
安分守已良民莫聽奸人狂惑恣意爲非圖眼前
之衣食蹈入網羅湯火之中搶穀不已繼而刼財
刼財不已繼而投賊一入此黨如大桂山蛇被我

官兵圍住退無生機進皆死路求其恐饑受餓一
家父子過個安樂時光有如天上悔之晚矣各宜
將本院告示抄錄一通朝夕誦讀可以免饑可以
保命可以告盡甘來可以民殷
國富莫以本院爲治名鈞譽之言辜負愛惜百姓一
片婆心也

通行社倉告示

爲通行社倉積穀先將常平借給以備歉收以濟
民食事照得社倉一事最爲善政而推原其始必
須先將常平倉穀借給貧收其息行之久久息穀
漸多而常平之穀可以歸還小民又得有備無患
皇上宵旰憂勤刻刻以愛養民生爲念敢不細加籌度
以副
聖懷今查各州縣所貯常平倉穀每處有六千八千一
萬石不等當春耕之時小民需食甚殷如有欲借
者即零星借給大縣以二千石爲率中縣以一千
六百石爲率小縣以一千二百石爲率秋收之後
催取還倉大豐之年每石還息二斗中熟之年則
還息一斗如遇歉收則全免其息止還借本設有
荒歲則緩俟下年還本仍全免其息在小民既得
倉穀以養生而倉穀又可以易新至息穀盈餘之

後歸還常平原借即將此盈餘之穀各該州縣於
四鄉設立社倉存貯擇里中之老成殷實者爲社
長而以稍能會計者副之管理借穀出入收息免
息概依前法是常平之息轉而爲社倉之本歷年
愈久積穀愈多倘遇荒歉據實詳明即動社倉積
穀賑濟其賑濟用過社倉穀石准其開銷而一方
永無饑饉之虞矣合就飭行爲此牌仰該司道府
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便轉飭各府州縣於明歲
春耕時爲始小民乏食有願借領穀者照大中小
州縣所定之數零星借給不得過多亦不得強借
其借出之穀必須乾圓潔淨斗量足不得短少

以及攙和糠秕并縱容里保假捏冒領借畢之日
先文開明數目報查至秋收後催取還倉亦照前
定數目分別收息不許胥役勒索留難收完之日
造具清冊倉收申送以便按年稽查此係地方濟
民備荒要道事雖創舉若府州縣各官果能仰體
我
皇上已饑已溺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之至意殫力奉行
則出入俱井井有條自獲成效矣該司道府須嚴
行各府屬當思表率之義切飭各州縣詳慎料理
務期民無擾累而事有裨益各盡乃職本部院即
於此定其賢否慎勿悠忽致干未便

嚴查養蠱以除民患示
照得蠱毒殺人最爲隱惡
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向聞嶺南地方多有
造畜蠱毒謀財害命之事本都院留心訪查已久
務期淨絕根株爲爾地方除此隱害茲有平樂縣
斬犯陸金旺並犯婦陸妹銀用蠱致死黃金生一
案業經審明按律定議復行嚴加研究據伊等供
出駱避之法及養蠱之家並訪問各屬有蠱之處
除嚴飭密行拿究外示仰閤屬漢土軍民人等知
悉遵照後開條約凡有從前養蠱之家即速依限
或經告發除將養蠱之家照律嚴加治罪決不姑寬
方官紮處練總人等亦照律究擬外併將該地
爾等漢土居民及外來之人等知情不報日後訪聞
之方使蠱毒不能爲害各宜凜遵勿負本都院諄
切勸誡之意所有條約開列於後
一申明律法
大清律載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
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
千里安置若以蠱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
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里長

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
賞銀二十兩以上律載用蠱殺人之罪何等森嚴
爾等愚民奈何身蹈法網特爲申明共知凜畏
一開導愚或訪得養蠱之家世代密傳每有女出
嫁其母分給蠱蟲並傳方法又有本人臨死始將
蠱蟲交付親愛子女以爲至寶藏畜日久更有滋
生蠱仔遺孽漸繁爲害日衆總之愚民無知貪愛
財物致於邪術以陰謀毒害爲家業以他人性命
爲生涯間有良心偶發不肯害人蠱蟲無所依養
將養蠱之人咬蝕以至肌肉黃瘦面有青痕甚至
親生兒女亦爲蠱蟲所吃忍心若此至死不悟殊
不知人生天地間男耕女織辛苦力作賺得銀錢
子孫享用何等長久何等快活乃喪盡天良造此

惡孽事敗則身遭
國法死後亦難見閻羅各宜及早回頭慎勿終身迷
惑
一立限自首養蠱之罪律載甚嚴本都院仰體
皇仁不忍不教而殺爲爾愚民姑開一條生路自示之
後限三個月內凡有家傳蠱蟲及係他人分給畜
養者將所有蠱蟲數目赴該地方官處儘數首報
當堂驗明依法封送永遠斷絕改過自新其從前
所犯養蠱之罪詳明寬免如係婦女養蠱其本夫
及同居親屬能將養蠱實情及蠱蟲數目代爲出
首者亦准同自首概予免罪若抗違不首及首報
不盡仍藏匿蠱蟲致被官役查出或經旁人首告
定行照律治罪身破斬貲妻子遠流後悔無及
一設法查拿凡示後除祇令自首外該地方官一
面着落練總保甲亦限三個月內各於所管烟戶
實力挨查如有實係養蠱之家向彼陳說利害勸
令自首若查有養蠱惡據而狡詞捏賴不肯首報
若立即察明該地方官差拿究治如練總人等將
此挾仇誣報照誤良民經地方官審明即於彼地
村鎮處死以爲誣陷者戒如果無養蠱之人亦着

練總保甲出具甘結該地方官加結申報日後事
發該管練總保甲及養蠱之隣佑一併治罪
一識認之法訪得養蠱之家屋子桌椅俱皆乾淨
其養蠱之人臉多黃瘦頭面有青痕人到他家便
把手揷在衣底下或用手去摸頭所用之碗俱有
腥氣蓋養蠱日久被蠱咬蝕所以頭面黃瘦柔
有青痕彼所養之蠱蟲常以邪術拘握在掌中不
敢輕開又遇見佩帶珠砂紅豆之人蠱蟲不安所
以將手或揷於衣下或摸於頭上急將蠱蟲藏避
有此數種留心稽察
一解救之藥凡一切蠱毒都怕硃砂辰砂黃連紅

豆等物紅豆兒土黃名水銀子黃
婦大小人等令各帶硃砂二三錢紅豆三四個或
繫在衣領內或常帶在身邊蠱蟲不敢近身養蠱
之人不能為害如鄉村貧民不能買備硃砂者已
飭該地方官買備施捨赴司領價爾百姓各自稟
官討領若前項形迹可疑之家又不肯帶硃砂紅
豆者總甲隣佑即宜察訪得實稟報倘有中蠱毒
者用硃砂辰砂野芝麻老蒜頭老生姜黃土六樣
各等分先將一半放口內嚼片時吐出再將一半
嚼碎咽下肚內即可不死又擦半藥照練細供解
毒誤吃有蠱人家飯食忽患肚痛仰經醫治先用

苦練樹皮枇杷樹根嶺上白薜三月拋根四樣各
等分煎湯飲下再用烏桕樹根灶上烟煤二樣煎
水飲之待一個時辰吐出雞蛋一塊有血絲纏滿
即是蠱毒所變蠱因養蠱人家飯食有蠱蠱孤過
毒涎流下誤食即致肚痛服此可救又吃飯用黃
銅快子亦可解蠱毒詳細曉諭各宜知悉

一蠱毒名色查得蠱毒名類甚多各處不一今據
陸金旺所供平樂恭平等處有蝦蟇蠱蛇蠱蜈蚣
蠱三樣甚是利害又有一種巴豆蠱形如巴豆其
毒更狠又有一種偷油婆蠱即名張郎蠱蠱中此
毒者三五個月纔死又訪得務波思恩等處有一

種油炭蠱形如黃蠟裝在荷包內下蠱之時捐些
放在飯內或栖椰或烟內下得多者即死少者或
十日半月或半年後纔死總之種類甚多俱是謀
財害命之物今本都院所訪聞者有此數種曉諭
共知用前方藥預防并臨時解救可免蠱毒之害
此外若別有蠱毒及解救良方各地方官查明申
報以憑一體查禁曉諭

一滅送之方素慣養蠱之人俱有解法送法嗣後
凡遇自首及查拿追出蠱蠱當堂驗明即令封固
鐮內依法遠送深潭以斷蠱毒之根又訪聞有養
蠱日久究纔相續本人即有悔過之心無奈蠱蠱

變幻攢唆遣送不去只得又去害人以養蠱蟲則
是養蠱之人亦非盡有殺人之心奈家中傳留有
此惡物不能斷絕又不敢聲張其情亦覺甚苦所
以本都院開以自首之門令其得為良民今將封
蠱方法及送蠱滅蠱法語刊發該州縣存案倘有
本人不能滅送之蠱申報到官自有神明之法斷
絕根株為地方永遠除害

以上各條共宜遵該地方官身為民牧豈忍使
愚昧者甘蹈刑戮無辜者暗被殘害務宜實力奉
行勿得視為迂泛慎之毋忽

嚴禁唱歌示

金鉷

為嚴禁唱歌陋俗以廣
聖化事照得大婦為人倫之始風化之原若男女無別
婚姻不正失羞惡之良心昧廉恥之大義則名雖
為人實與禽獸何異自歷代以來嶺南諸蠻猺獞
皆假託於盤瓠之後不知婚姻媒聘之禮每至春
秋之月男女唱歌相悅苟合遂成匹配恬不知恥
然在當時苗蠻未盡開通肆教有所不及深山窮
谷之中習成荒陋之俗彼既以異類自處則亦以
異類視之而已今幸恭逢

聖天子在上教化興行無遠弗屆粵西各屬土民苗猺
獞人等喁喁向風漸知禮義其猺人子弟就學讀
書通言語識文字者往往不乏是可進於衣冠之
列以昭
盛朝德化之隆為從古所未有本部院撫粵以來素聞
向有唱歌之習屢經示禁并諭地方官勤宣教化
廣為諭曉務去此濫亂之風共臻禮義之化近年
亦已稍減仍有未能盡除者同土人之舊習相沿
亦由地方各官不以禮義廉恥實力化誨之故也
合行通飭嚴禁為此示仰撫屬漢土民苗人等知
悉嗣後男女長大應當婚嫁之時必須父母為之
主婚擇配媒說合遵例不用財禮繁文只照依
鑒等不畏王法不納錢糧劫人財物搶人牛畜官
府傳喚輒敢藏匿不出附近村堡盡受爾等之害

家招壻入贅聽從其便不許仍蹈陋習縱容男女
羣聚唱歌私相苟合以養廉恥之心以成風俗之
美凡各鄉峒村寨俱有總目頭人該地方漢土各
官於宣講
上諭之期傳集頭目明切開導令其轉相訓誡務使家
喻戶曉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此禮義廉恥之防
人而無恥即同禽獸土人雖愚必無有甘為禽獸
者良由化導不週陷於無知故爾仍沿土俗今再
申明禁令自必各為其子女早為擇配而唱歌之
風可息猺獞僻壤均沐
聖化矣倘曉諭既遍之後仍有不遵者定將唱歌地方

之總目頭人并查男女之父兄一併責懲而漢土
各屬官員之盡職與否亦於此區別矣
定三都告示
為曉諭事照得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以除暴安良為先蓋兇暴不除良善不能
安枕我
皇上至仁丕昌威德遠孚雖四海九州之外悉貢悉臣
豈容郡縣之近奸民抗背妄行查得馬平縣三四
都地方首惡韋光夏黎村首惡扶涵龍村首惡法
鑒等不畏王法不納錢糧劫人財物搶人牛畜官
府傳喚輒敢藏匿不出附近村堡盡受爾等之害

金鉷

本都院何難發兵進勦盡殺爾等以快此方百姓積憤以彰

朝廷大法但念爾等駸雖多其中實在爲惡者不過光夏扶潘法監扶思扶剪數人其餘皆爲迫服脅從之輩爾等從前作惡始則狂妄無知繼則怕拿怕捉漸致恃頑梗化安知爾等不有悔心若進發兵進勦未曾諄切開導近乎不教而殺本都院心有不忍卽如來賓縣之韋學祖石良玉等向來糾衆作惡擾害地方一經設法查拿俱俯首就縛現在身寄囹圄按法定罪雖有追悔之心此時已罹法網諒難保全身命又如上林縣六便村樊匪料父子同惡相濟惟以搶掠爲事有羽翼可恃有險阻可憑拒捕抗官目無

國法經本都院會同督部院提督遣兵進勦盡行殄滅又如西隆州八達寨顏光色等惡貫滿盈尙不自悔恃險逞强公然拒敵及經調遣漢土官兵分路進勦該犯等身首異處妻子爲戮此皆爾等所共知共聞者今爾等自爲度量地勢何如六便村與八達寨之險孰羽黨何如樊李王與顏光色之兇若不趁早悔悟一旦調兵遣將長驅直入無異几上肉籠中鳥耳豈不可虞豈不可怕誰無父母妻子到得此時實有父子不相救妻孥不能顧者則又可憐則又可恨爾等同爲天地間人類豈果無方便以生

皇上赤子豈有不服王化抗違官長殺人拒捕而得免於誅戮者本都院爲民父母豈能姑容爾等以長奸惡之風以貽善良之害況爾等爲賊旣罹官府

擒拿又畏對頭報仇辛辛苦苦擔驚受怕縱能擔奪偷竊未必豐衣足食縱能一時目險而稱快未必平日捫心而自安爲賊滋味爾等嘗過多時有何好處亦思終何了局本都院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愛養黎元不使一物失所之意爲此諄切曉諭開爾等一條生路全爾等一方生靈爾等宜及早思量無負本都院一片好心無疑本都院有半句誑語示到限一月之內悉赴該管地方官衙門自行投首聽候本都院分別開釋各爲良民卽使爲首之人有應得之罪其妻孥子女必能邀免至於迫服脅從之輩當初本係無辜今旣

投首自然棄行寬免即或首惡心多疑慮不敢到
官如同案之人有能將首惡拿獲解官者本都院
不惟寬免其罪而且另行賞給如案外之人將首
惡拿獲解官者本都院從優給賞即如八達寨顏
光色案內有夥賊抱鈕抱金向爲光色羽黨罪不
容誅後悔罪自新謀殺光色光東到案之後亟不
追問抱鈕等前罪此現在保全身命之榜樣也若
過期不首則是本都院雖憐憫爾等欲開爾等生
路無奈爾等怙惡不悛是必自要尋死不然則是
爾等頑蠢無知不可化誨者不然則是爾等藐視
法紀目無官長者夫藐視法紀目無官長與頑蠢

無知不可化誨者皆可殺本都院言已竭矣心已
盡矣惟有咨商督部院提督調遣官兵剋期進勦
四面攻圍
天戈所到不分玉石立成齏粉此時雖有好人亦有口
不及辯本都院雖有好心必不能救爾等也
定通道鎮示
金鉷
照得羅城縣通道鎮地方險僻徭獞雜處最易藏
奸現在奉
旨設兵防守蓋造營房久駐其地諒爾等必不敢復蹈
巢穴公然抗違自速其死今據該縣稟稱估修營
房惟恐一面興工一面被爾等阻撓必須先事前
除然後興工此皆爾等從前曾經爲匪惡名彰著
難近年以來頗知
王法並未有刦牛拿人靴禁之事似乎改惡從善悔過
自新矣然人究未肯信良由未嘗洗白賊名之故
又從前地方官並未懇切開導勸諭則爾等雖欲
改惡從善悔過自新實無一條活路出來洗白之
故此爾等之心事本都院早已知之況實在爲惡
如潘志堯韋朝相已經拿獲外其餘不過黃光直
韋社土韋社計韋扶服梁老五梁老六數人又訪
得黃光直尚誠幾字正宜及早洗心革改可免刑
法且爾等惡跡已隔多年自本都院到任以來未

曾見爾等爲惡爲此特行懇切勸諭冀爾等悔悟
猛力自新限示到三日內速赴該地方官衙門投
首聽候本都院分別開釋各爲良民大凡做事須
要到底椎做賊不可到底即如八達寨之顏光色
六便村之樊李王久經勦滅近日之鄧橫等寨現
在征勦此做賊到底之榜樣也又如三都之韋光
夏等本都院諭到彼即自行投首今寬免其罪安
然得爲良民此做賊不到底之榜樣也爾等所共
知共聞若爾等宜及早思量速懇本都院一番良
言深信本都院一片好意勿復怙惡自干法網況
通道鎮地方千里村庄居民老幼以及婦女不下

數千餘家皆係無罪好百姓若因爾等五六人不
昔改惡從善以致官兵進勦不分好歹盡行殺戮
則此數千餘家好百姓之性命係爾等五六人害
之是爾等五六人實爲數千餘家人之寃仇恐通
鎮之民亦必不肯饒爾等也今本都院與通鎮衆
百姓約如黃光直等三日後不行投首許該村民
無論案外案內擒拿黃光直等三日後不行投首許該村民
官本都院重行賞給如半月之內並無擒拿之人
則通道村民皆不知有
王法不聽本都院勸諭矣本都院立即發兵盡行勦滅
無悔

元展成

嚴鄉練示

爲嚴鄉練之選以稗政教以善風俗事照得鄉練
之設爲一甲之傾袖作愚氓之眉目凡有益賊發
覺必於鄉練究其踪爭盜曲直必於鄉練徵其實
以化民伏暴之權而分寄於村民里老即周禮閭
師里長之遺制非苟然也故必擇言行足以服人
強幹足以任事者爲之則一里中有互相爭鬬者
彼必曉以利害使之安分守法有突遭強竊者彼
必密加躡訪使之不能潛藏假令一里如是各里
皆然總諸里而計之閭州閭縣皆然仁讓成風夜
不閉戶爲牧令者不於此收政簡刑清之效乎乃
近來有司不講求爲治之要視區區鄉練不過以
卑賤之民充弁走之役閭察其居心之邪正閭論
其才力之短長或蔑庸劣紳衿一紙公呈或據奸
貪胥役同聲稱許漫無選擇隨手票僉所任非人
百奘叢起愚懦者爲衆人所狎倚言不見信行必
見沮遇有盜賊不能協助捕役緝拿奸邪者往往
安作威福魚肉小民見事生風唆詞挑訟甚有遂
其厥欲即在盜賊亦故縱脫逃心所未嗔即守
分良民亦妄行誣陷者比比皆是本司莅任半載
確有見聞撥歿市來非退出鄉練之罪而該地方
官不知鄉練之設實有關於政治半日漫不留心

之罪也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縣官吏一體
遵照牌內事理各宜實心查察現在鄉練之不堪
任者盡行革退務選言行足以服人強幹足以任
事者充當且每月必親加考驗如果能努力奉公
使該里甲無兇暴之民亦無盜賊之患地方官宜
加獎賞以示鼓舞若作奸犯科背公徇利宜立拿
重處以示儆戒仍於年終造具清冊註明各鄉練
姓名住居及一年內賞罰有無字樣並更換緣由
呈報本司以憑查驗倘視爲具文奉行不力一經
查訪必行揭參

詳文

詳革博白陋規各款　呂獅龍

竊照粵西天末地瘠民貧兼之瘴雨蠻煙官斯土者率多因循舊習苟且成規獨不思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凡一飲一啄皆係民膏民脂居官一日即有一日之責任豈可縶身家於分內置民隱於膜外哉臬職兼攝博篆留心體訪稔悉民艱擇其萬不可緩急當革除者臚列於後仰懇批允鐫石永禁

一現辦官盡革也博邑陋例詭派縣按米分作十排每年一排輪當現役無論米數多寡每米一石繳銀四兩名曰公務後至加作兩排協當名色民不堪命矣即就本年而言應值五排輪役總計共米七百八十七石有零內除紳衿優免一百餘石外尚餘米六百八十餘石該繳銀一千八百餘兩內實用解糧水腳等項五百餘兩其餘皆作交接聽數及答應往來差使今各臺俱屬清廉仁愛而奉差各役亦遵功令不敢需索則此項餘銀開銷何地若以兩排計算每年可得五六千金敢請將解糧水腳必需實數歸於正項隨納或令里民自解其餘浮數盡行禁革

一鹽餉宜定額也粵西鹽政率皆官微自顧考成如拘成例招商銷引不但官受參罰併

國課必不能完即如博邑兩載乏商引鹽未拆業將前令題參在案卑職署事屢遵揭示招募皆以兩年積逋未清畏不敢認而博邑紳民又謂地近高廉鹽價頗賤現在食鹽每觔不過伍釐陸釐若一招商定照部例每觔須價一分七釐再加運費商本則非分九二分難足卑用紛紛具狀公舉土商願助完拆兩年引餉查博邑東西兩餉額引七十四道五分本文一引改作十引計小引七百四十五道共該餉銀九百一十三兩有零總計拆引領票水腳解費以及諸項規例不過一千二三百兩足供料理前絀派至三千餘民力幾何敢請商賜批定餘派革除

一釣觔加派宜減也每年部文取解本色鉤觔按縣分之大小隨米均派貼解費銀五十八兩二錢前經二觔該照米均派貼解費銀五百餘兩其餘皆作交接聽加派五百兩幾至十倍自卑職到任亦經照前憲均定數目派解矣竊恐法久弊生敢請批定

一東墟墟稅宜革也博邑向有桐木沙河江灘三處小稅年例額解藩庫稅課已廢正額不敷經歷燬之後江灘居民逃散墟場已廢任將龍潭陰橋兩處小墟收稅而東墟附近縣城雖屬富庶逢墟不過本地細民抱布貿絲以無易

有亦被編入抽收之列敢請批准永行示禁

一年終墟租宜革也博邑地方遼濶各村俱有墟場歷任於年終責令村長每處收銀四五兩不等名曰墟租不必起解留作私囊雖爲數無多率皆民力敢請批宻革也博邑陋規凡遇一事不拘大小一牌腳費宜革也博邑三十三圖一差管催新差票俱有牌腳使費通邑三十倍於役索十倍於民上下相沿其來久矣卑職亦經示革敢請批准

粮凡於舊欠將完新粮將徵之際戶房送票仰搭差役姓名批准後每票一張繳銀五六兩十數兩不等官得一倍於役役索十倍於民上下相沿其來久矣卑職亦經示革敢請批准

一換票規例宜除也博邑設有會總練總卿長猥總等輩名曰頭人例給照票約束地方凡遇新官到任呈繳舊票請換新牌例送承管銀六兩八兩以及十二兩不等率以爲舊例如此試思此輩窮役此銀從何而來要亦派之里民耳敢請革除庶免假公濟私之擾

疏通錢法詳文

爲疏通錢法以蘄

國計以利民生事竊以制錢爲

國家之寶利於流通查舉西僻在邊閒夷多漢少所用之錢種種各異除制錢外並用舊鑄京墩及青銅桂字黃銅古字紅銅廣字黑銅雜字諸廢錢積習相沿盤踞禁革改近奉督憲撥運雲南省所鑄制錢搭放舉西通省兵倘無非欲制錢流行遍布法至善也惟是每制錢一千定價銀一兩及發給兵丁轉易與商民則非一千一二百文不能易銀一兩所以然者雜錢行使既久市井愚氓山村瑤獞止知雜錢之便爭相兌換其價日增而制錢尚未流通其價日減現在撫省制錢源源轉輸舉西藩庫陳陳堆積兵丁不免虧折之苦搭放亦有扞格之憂苟不即爲變通恐非所以

國計而利民生也爲此合行詳請於本年徵收耗羨或銀或錢聽民輸納後此徵收地丁錢糧多者仍納銀兩若由幾分以至二錢以內者准其持制錢或交納其火耗以按銀數加收至於徵收之制錢或全解藩庫或留於該府州縣就近搭放兵餉又在因地制宜難於執一如此則凡有錢糧者皆以納制錢爲便莫不重視制錢而雜錢漸爲無用之物

即市井奸商平日販雜錢以射利者民間既不免
換亦將廢然自阻不用別行嚴禁而雜錢必日散
月消且以貯庫之制錢放之於兵兵得以交易而
布之於民民得以完賦而仍輸之於官上下流通
循環不滯兵民共賴交易無窮不獨可以既通於
一時似亦可以推行於永久矣

議處八寨龍門事宜詳文　徐嘉寶

竊照慶遠一郡屬在萬山之中民居其一二狹狹
狫狪猺六種尚蠻居其七八古之所稱羣聞
其地也前族獷悍尋仇搆釁野性好殺故稱難治
而宜山縣屬南北西三巢龍門司與阿近府城之

亮鄉天河縣屬之福祿里皆強橫不法較他處爲
尤甚今福祿里自舉府到任捐貲千金設法購線
調撥土兵擒獲元兇莫東旺父子同黨十數餘人
又將清南四里詳歸宜山縣丞管理均蒙具
題輯寧兩載有餘即平林都亮三巢龍門一帶惡黨
亦知斂跡不敢復肆劫奪但三巢龍門平林都亮
綿亘二百餘里三巢與龍門山勢險惡易於藏奸
蒙憲明鑒離里檄飭副後三巢校擒案件責令南
丹東蘭那地三土州土兵合力擒捕又據德勝鎮
士民公稱三土州住居窮遠與其協緝於事後何

如預防於事先請照弘治年間將三巢分隸南丹
那地東蘭三土州調撥土兵把守要隘查給兵田
以土治土之例竟令三土州照依分定地方撥兵
駐防等情隨查三巢距三土州果屬窵遠離德勝
鎮二十餘里遇有殺擄之事飭令撥兵擒捕各該
土州敢不遵依但蠻猺狡猾事發調撥土兵未免
曠日持久兵至該村則相率遁逃兵退之後仍聚
爲害合無仰請竟令南丹州調撥土兵一百名東
蘭州調撥土兵一百名那地州調撥土兵一百名
委員踏勘形勢在於要隘處所分佈駐劄比照官
兵貼防之例一年更換遴選謹慎頭目帶領聽本
府同知并德勝鎮巡檢調遣巡防專管彈壓督緝
首惡蠲窩有警息立刻應援不待挈家持穴而
附近之平林都亮亦可攝服其心兒竊自消至於
明季兵田迄今百十餘年或經報墾或經荒廢難
以稽查且恐滋事查土兵土司原係給有兵田再
於駐劄之所撥給山地自行墾種幫補飯食似屬
兩便德勝巡檢實爲要缺原設弓兵八名不足以
資巡查懇請添設三十二名以足四十名之數庶
幾巡查無悞蓋添兵則糧餉費多添役則工食有
限而悍猺皆有裨益者也又龍門司地方與三巢
永順土司接界亦係宜山縣管轄白牙馬棚右東

古栗楓木十字等村苗獞持險負固盤踞作奸勾結爲非不可勝指從前設有土舍彈壓地方催收錢糧令土舍鄧印綬懦弱不能緝拿賊盜請將印綬改爲土目添設巡檢一員帶領弓兵四十名徵收錢糧外委一員帶兵二十名兼同巡檢督率土目分遣土兵巡查地方如遇賊盜構釁不法即便擒捕解縣究處而苗獞不致有勾結爲非之處矣同知衙署現在委令宜山縣會同經歷司佑計俟佑之日移往德勝地方建造其龍門司巡檢印信懸請鑄給其衙署倉房應請一併估計動支公項建造其兵丁在於協標扣撥分防又德勝司添設弓兵三十二名新添龍門司巡檢一員應設皂隸二名馬夫一名及弓兵四十名每月賞給工食銀五錢併俸銀均請比照南丹那地二土州州同州判俸工之例在於通省缺俸項下支給是否伏祈憲臺察核

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

藝文

歷朝

四言古詩

喻猛歌 漢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人頌之

於惟蒼梧交阯之域禹貢厥人島夷皮服大漢維宗廸以仁德出自中臺鎮於外國嶠集以禮南人入服簡於帝廷功化畢植

淳熙四年二月既望靜江守臣張某奉詔勘堤於郊乃作熙熙陽春之詩二十四章章四句以示父老俾告於其鄉之人而歌之 宋 張栻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嗟爾農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父子惟生在勤動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爾違和和甘雨膏我下土習習谷風和澤乃普往即爾耕惟力之深往時爾苗勿倦其耘於日於夕自遂自達爾心勿忘彼生孰遏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既穫既實既堅既好爾穫既周先養爾老保爾家室撫爾幼稺既迄有年復思嗣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誡俾務於本惟土物愛不念其本則越其思所思既越害斯百罹

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羅汝
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於憲章
嗟爾父老敎之孝悌孰無父母與其同氣
反於爾心孰無愛敬卽是而推鳥往不順
嗟爾父老勿替諄諄其未率從警厲其身
告以禍患其使知懼無俾蹉跌以蹈罪罟
惟國之法爝爝其垂使爾知避豈欲爾施
爾或自陷予疚予恫曷使予懷寘於爾喪
於赫聖王敷德流澤布宣弗厲時予之責
爰爾父老助予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
勖相於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勢

咨爾父老尚演厥義其諼其歌於鄉於里
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自古有年

題水月洞 元 陳孚

鐵崖萬仞鬼斧所鑿長嘯一聲白雲驚躍

張總戎凱旋詩 并序 明 潘恩

皇帝統極布昭文武薄於嶺海罔不咸賓惟古田
之夷負山保塹歷有歲年敢扇梟風以張寇虐未
進比諸華嶺外有截在昔孔明七縱與檝庸蜀臣
附實惟攻心張侯舉職日敬曰諶愼厥終始允矣

國琛

五言古詩

將遊湘水尋句溪 晉 謝 朓

既從陵陽釣桂鱗驂赤螭方尋桂水源謁帝蒼山
垂旋哉且未會乘景弄清漪瑟汨瀉長淀潺湲赴
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離寒草分花映戲鮪
乘空移興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魚鳥余方翫纓

綏君自縻及茲暢懷抱山川長若斯

梁 范 雲

酌修仁水賦詩

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背那流

詠桂樹

唐 李 憍

南中有八樹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

安輯嶺表事平罷歸

雲端想京縣帝鄉如可見天涯望越臺海路幾悠哉六月飛鵬去三年瑞雉來境遙銅柱出山險石門開自我違灘洛瞻途屢揮霍朝朝寒露多夜夜征衣薄白簡承朝憲朱方撫夷落既弘天覆廣且遠埏場拜老夫絳宮韜將署黃石寇兵符返旆收龍虎空營集烏烏日落澄氛靄憑高視棣帶東甌抗於越南斗臨吳會春色遶邊陲飛花出苑外芳服紛如積長川思遊客風生丹桂晚雲起蒼梧夕去舳艫清江歸軒趨紫陌衣裳會百蠻琛贄委重閽不學金刀使空持寶劍還

宋之問

始安秋日

桂林風景異秋似洛陽春晚霽江天好分明愁殺人卷雲山纔纔碎石水鄰鄰世業事黃老妙年孤

隱淪歸欵臥滄海何物貴吾身

下桂江縣黎壁

放涵覩前澈連山分上千江回雲壁轉天小霧峯攢吼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歌雜出漩劃繚繞避渦盤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吾生抱忠信吟嘯自安閒且別已千歲夜愁勞萬端企予見夜月委曲破林巒潭曠竹烟盡洲香橘露團豈傲風所好對之與俱歡思君罷琴酌泣此夜漫漫

桂林黃潭舜祠

虞帝巡百越相傳葬九嶷繞靈遊此地祠樹日光輝禋祭忽臺望丹青圖二妃神來歆率舞仙去鳳還飛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露微帝鄉三萬里乘彼白雲歸

張九齡

巡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惜況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峯岌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將移機即事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庶將移機即事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庶以窮日夕

杜易簡

湘川新曲二首

昭潭深無底橘洲淺而浮本欲凌波去翻爲目成爾願君稍弭檝無令賤妾差

二八相招携採菱渡前谿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
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棄竹啼

蠻子歌　劉禹錫

蠻語鉤輈音變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祖盤
瓠忽逢乘馬起恍若驚麕兎腰斧上高山竟行無

舊路

南溪　李渤

元巖麗南溪新泉發幽色巖泉孕靈秀雲烟紛崖
壁斜峯信天插奇洞回神闊窈窕去未窮環迴勢
難極玉池似無水元井昏不測仙戶掩復開乳竹
凝更滴丹砂有遺址石徑無留跡南眺蒼梧宮北

望洞庭客蕭條風烟外爽朗形神寂若值浮邱翁
從此謝塵役

越亭二十韻　元晦

乏才叨八使狥祿非三顧南服頒詔條東林證迷
誤未聞述職效偶脫囂煩趣激水潺坳塘緣崖歇
磴步西巖煥朝旭深壑窶宿霧顯氣爽衣巾凉飇
輕杖屨臨高神慮寂遠眺川原布孤帆逗汀烟翻
鴉集江樹獨探洞府靜悅若偃佺遇一瞬契眞宗
百年成妄故孱顏石戶啓杳靄溪雲度松籟韻宮
商鸞鶯勢翔遊津梁危衍架濟物虛舟渡環流馳
羽觴金英妒妝嫭茁吟墾壘迴鳥噪空山暮悵望

廩鹿心低迴車馬路懸冠謝陶令衡塌懷疏傅遐
想蛻纓緩徒慙卹禰祢何必棲禪關無言白寘悟

南獠詩　宋　歐陽修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春
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
邊陲余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
先涕垂牧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
淺山嶮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狠勇復輕脫
性若麋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
上殺人取其貨因斯起趙趙來此寇易爲羈扈竊及

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
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
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選騎材亦非
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
縻引兵卻甲嶺部陳良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
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卸甲嶺殺傷范寘王榮斑等六人落陣死明
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渭縣宇及民廬
燬蕩無子遺利鏃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斷人
股橫屍滿通逵婦人及孽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
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創奏疏一一聞宸聰赫衛
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兵二萬餘猛毅如虎貔劍

戟凜秋霜旌槩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
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
知透迤至蠻城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師
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
遭屠麋昭州都曹皇甫僅二人部糧入蠻掩殺及害夫力千餘佗咋計不
出還出招安辭半路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原以納
錦賠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蹂背揮我聆
老叟言不覺攢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
值采詩官一敷於形埤

龍隱巖

李師中

春波飽微綠斗柄涵虛明方舟賞巖腹鴛鴦相酬
鳴仰窺穹窿頂宛轉百怪呈僅餘鱗甲碎不見頭

角猙下闕清泠淵演迤萬頃澄但同魚鳥樂勿遣
蛟龍驚抉苔撫奇篆倚棹看題名三將標殊勛自
與山不傾誰歟贊小築政恐山靈嗔南洞更幽絕
仙佛依峥嶸太虛可爲室豈復資欒楹乳泉助茗
椀中有冰雪清何須驂鸞去此即白玉京鼎來不
速客抱琴忽逢迎愛此無絃曲巖瀧同一聲爲君
洗塵耳嗅我詩魂醒祇恐白衣至好句無由成

滕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蘇軾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
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水滿起舞者誰與莫作三

人看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
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益若白露團獨醉還獨醒夜
氣清漫漫乃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與乘一葉

夜下蒼梧灘

鄒浩

仙宮嶺

曉雲生嶺端遮日成清陰炎氛遠辟易與逸安能
禁仙宮風塵表高高百千尋石路上曲折健足猶
難任綿約兩仙子雙嬪坐沉吟巫覡意何許門窓

藤蔓深蕪叟向我言自古傳至今去州五十里有
洞鬱森森陶家李家女年各勝巾衿恍惚若逢遇
相與登崎嶮一朝作蟬蛻英魂不墜沉鄉人共祠
之髣髴來顧歆水旱禱輒應民吏同所欽此宮乃
行宮春秋薦誠諶言已叟仙去四望祛煩襟榮山
直南聳龍嶽山朝壬越王連佛子寄山秀孤岑回
環萬峯豁插雲皆玉碧滔滔兩川流會合通梧溱
漁舟參木葉城郭幾突黔虛徐韻長松飛鳴集珍
禽須臾烟靄青還通浮褦褷變化紛見門飲酒時
一斟我罪貧五鼎我軀重千金難居瘴癘鄉肯使
瘴癘侵鬢衣完舊裾匣劍存新鐔氣聽謝耳力誰
到無絃琴子期久冥漠天地爲知音中和王度新
斯招詠愔愔賜環涼匪朝聊以寫我心

欽桂州酒示柄

好酒如好人雖久留不變炎涼互推移氣味愈可
見豈若茅柴薄多爲衆所賤舉杯吾得師足以警
開燕　　沈　晦
獨秀山讀書巖
獨秀山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
老鶴下遼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
杳嬌嬌顏始安不受冠帶鐃清眞自嵇阮一醉萬
事了讀書空谷中生芻白駒皎神仙問啥呀弓彎
天宇小豈無素心人幽眺共清曉佻達在城闉鐘
磬出林杪試令栽桃李照海清嫋嫋長哦五君咏
極目送飛鳥
題客州學育材堂　　李　綱
治世崇儒術膠庠萬宇臨自從馳羽檄誰復念青
衿賢守來南紀宏規肇泮林飛鞫開講席鼓篋拂
書蟫採藻繡江水撫絃都嚬皺潛消戎馬氣有懷
飛鴈音洙泗道非遠朱張賢至今大器在東序追
琢且南金常存斐文風變文翁蜀化深願來遊學者
仰副育材心
題勾漏洞　　張孝祥
抱病臥雲海風夕負深恐寬恩聽旋歸何啻卸嶽
重問津勾漏山散策寶圭洞羣峯羅翠屏環合無
缺空石盤與丹竈遺迹可捫弄仙遊感初心幽賞
協清夢却來窺宸章寶氣橫蜥蜴與行雜草隸筆

勢極翔動大小飛白書飄灑縈舞鳳共惟睿知姿
多能本天縱妙蹟藏名山俾與萬世共林密增炳
煥神物各護擁惜無深巖屋蔭覆示崇奉何當鳩
良材爲葺傾壓棟妖氛不指狼中原戎馬鬨九廟
未奠若臣子咸憤痛豈知炎荒中奎畫得聽諷至
哉博大言粟麥固異種天帝及諸佛百神共妙供
竊於翰藻間覓見神心用源流此中來基岑自與
宋稽首歸琅函斐然成善頌
屏風巖　　張孝祥
高崖劃天開仄徑通乳穴隈堆青螺髻嵯峨白玉
闕外有虎豹蹲中恐蛟蜃潛東榮俯雷電西出挾
日月萬壑來悲風六月不知熱但覺駭心目未易
記筆舌平生山水趣嶺海最奇絕洞府二十四未
厭屢齒折晚乃遊此嵓餘地比僕妾同來六七士
嗜好頗相埒舉酒酹山神慰汝久湮滅
八桂堂　　孫　覿
橘中隱商顏桑下藤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
掃英英八桂林屹立表衆草名隨五柳傳壽待三
松倒南堂駐金節仗劍收蠻獠駭駭立萬馬獵獵
卷千羸元戎傾客來小摘羞濁藻醉纈亂繁花移
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汗修門簪纓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拱以
繁一坐犢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鐘鼓眩
昔聞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
造天關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揭其柄爲
我酌瓢尊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蕭狐廬自焚投鼠器必
傷曹侯百世師徽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
擾之危機蹈瀆貨惡吏冠虎冠飛走豈不高搖足
墮網罟使君古大卯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
嘯萬壑秋棠陰日轉午風齋翠蛟舞閑道舍蓋公
有碑

誦詩選何武渭水占熊羆萬里笳羌夷試磨南山

石更草中興碑

任詔

冰井

驅車出東門弭節訪冰井寺古棟宇傾碑折苔蘚
屏源泉池中生瑩淨可鑑影命僧旋汲之入口勝
霜冷試烹白雲茶碗面雪花映清冷滌煩襟潤澤
勞瓶綆可以濯我纓悠悠脫塵境

興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巖妙絕南州率同僚餞別
者二十一人遊之

范成大

山水敦夙好烟霞癖奇懷向聞乳洞勝出洞更徘
徊零林縞萬里東風知我來華裾繡高原故人紛
後陪槃馬玉溪橋嵌根鎔崔嵬蕩蕩碧瑤宮冰泉
漱牆隈芝田溉石液深畦龍所開句我一拘慳頹
昔聞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
此炎州埃仍呼輪袍舞醉倒瑞露杯但恐驚山靈
腰鼓轟春雷薪翁雜鉤婦圍視歡以咍茲巖何時
鑿閱世幾劫灰始有此客狂後會眞悠哉南遊冠
平生已去首猶回歲月可無紀三洞俱磨崖會有
好事者摩挲讀茗苔

鐸觜在興安縣秦史所作也迎海陽水墨石爲
堰前鎮如鐸狀故名水分南北下爲湘漓二江功
作用詩俗交代
德當銘之

導江自海陽至縣廻瀨迤狂瀾陘奔傾中流遏鐸
萬里人謀敞天造史祿所經始無謂秦無人虎鼠
用百耳紫藤纏老蒼白石酒清泚是間可作社牲
酒百世祀修廢者誰歟配以臨川李

七月旦日晚登湘南樓

張栻

文書稍去眼日夕進微涼高樓一徙倚清風爲我
長漁父蔭深檝歸人度浮梁仰看河漢明俯視羣
山蒼平生會心處於此故難忘舊聞水東勝巖巒
發天藏豈無一日暇勇往聊徜徉民瘼未渠補況
敢懷樂康天邊雲物佳似復爲雨祥秋成倘可期
歲晚或自強當從農家鼓一壺水雲鄉
八月旣望要祥刑護潭游水東早飯碧虛徧觀漫

霞程曾龍隱諸巖曉酌松關放舟過水月洞月色
佳甚遍夜分乃歸賦此紀遊
灘江即湘江澈澈清見石其東列羣峯秋色碧復
碧日出霧露收草徑上逼側濃棚暫望眼已足慰
疇昔更窺岩穴勝創見爲驚惕如何數里間奇觀
相接迹覽同厦屋深劃若巨靈擘日月遞光景風
雲變朝夕石橋幾年成乳竇時一滴神龍嘗隱處
仰視多梓易蛻迹藥猶存隱隱印霜巖下有澄湫
深餘波漱蒼壁往者已仙去來者此其宅薄晚扣
松關風過聲索索聊庵車騎退容我且散策却望
嘗家洲輕舠度前磧回首烟樹林已復杜蘅魄宇
瓌淨餘滓羣物被光澤河洲寄遐思空巖皎虛白
清輝可一覩水色相激射天邊與川上亭亭如合
璧居然廣寒遊不用假六翮班坐衣微潤暗賞共
佳客因之想千載詎有今古隔簫鼓歸夜闌觀者
粲城陌往往羅杯柈班班見殺核諒因年歲豐人
意少舒適視爾意少舒於予亦忻懌

會公巖 劉克莊
廣室內嵌空層峯外崔嵬仰視駭懸石俯踐愁滑
苔古寶風肅肅陰澗泉洄洄飛梁跨其間上可陳
樽罍愛宗復畏濕當暑重裘來名巖者誰歟兄固
弟子開憶昔建中初國論幾一廻惜也祖荆施卒
爲清議排至今出牧地姓字留蒼崖躊躇增慨歎
日日禽聲哀

慈氏閣 梁安世
建閣五季時丹碧見層累吾行半區中鉅麗莫能
比想方營綜時伯心極雄後但思窮耳目寧論竭
膏髓一朝陵谷變飛電掃骸壘湘波日夜流不洗

爭篡恥惟存浮屠居願力久未毀夕陽弔陳跡危檻聊徒倚遙憐下界熱高處涼如水若非遍巖鎗坐待鐘聲起

伏波巖

懸崖萬仞餘江流繞其趾仰視不見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諮旁竇皆奇詭惜哉題識多蒼玉半鏡毀安得巨靈鑿永削崖谷恥緬懷兩伏波往事可追紀銅柱戍浪泊樓船下湟水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傳德廟今爲文淵矣謂予詩弗信君請訂諸史

書堂山

陳峴

子厚文章宗仲淹塗豈後身不肯作崑體學來牧湘濱誅茅翠麓顛日與書卷親刻去五季衰挽回六籍醇歐尹相繼出孤唱由伊人風流問已遠尚喜棟宇新千峯高叢叢一江碧粼粼禽鳥暨草樹織悉凡案陳澗泉既可汲山木亦可薪熟讀壁間藏痛掃毫端塵劬哉山中友勿厭泉石貧

中秋湘南樓餞張昭州

天良集盛簪屢肴簉同匪慶藉此山水具登臨方日披榛蕪拙添投分臨風獨踟躕頗念友離索孥論鬼揶揄何由叩鈴閣百楹傾兵厨

龍隱洞

先賢評桂山推爾居第一豁然碧瑤戶夾以雙玉壁中有無底淵黑浪常蕩潏滿涼當剖判初倍費造化力雷隕斧山開龍怒裂石出至今絕頂上千丈蜀尾脊論兒女子壯夫股爲栗我來欲題名腕弱墨不食摩挲狀李碑文字尚簡質今人未知貴後代加寶惜湫流上駭舟久遊覺蕭瑟巖室覓如家迴權聊憩息

（狀元武衍公式中待制宋刻在焉）

全州觀風樓

江源發蠻荒來與湘灌遇交流趨城隅清映日東注羣山半楚越馳驟若競赴謀門百步南樓堞此雄踞觀風久標名棟宇初改故極目渺塞嶺蔚起蟲雲霧千里聳翠碧泉水橫練素古寺帶林薄漁艇依野渡村墟互隱見風烟自朝暮東西亘井絡非分維營戍偶值豐登年樂此保生聚秋風黃花天良集盛簪屢肴簉同匪慶藉此山水具登臨方

興深諸君幸少駐

送來賓宰

戴復古

君作來賓宰聽我說來賓發俗無王化當爲行化人有民無租賦租賦出商旅逐利遭重徵商旅亦

良苦能放一分寛可減十分怨不愛資裝但愛了支遣民窮賴撫摩官資俸不多但得百姓安俸薄其奈何勿謂朝廷遠官職易遷轉律已貴廉勤御事要明斷自賢縣辟爲州指日爲太守須知早歸來癖鄉不可久

訪鄉道鄉故居

十一月九日携二豎子邀單秀才步出古觀之西北求鄉侍郎忠公寓舍於拾青閣故基

徐　倓

履霜頗強健晨興悉所適兩兒休籃輿呼客同蠟屐危橋出隘巷憑高聊物色高然但林莽蕪廢長照銅柱警襲寂寂遺江山依舊碧安知千載下懷賢

荆棘井竈那復遺

虞山

方信儒

西風攪桂樹落日明楓林遊子懷歸期千悲渺登臨虞山一何高湘水一何深英皇僊枯塚寂寞藁風琴我欲奏古曲俗耳更咍淫古器不可見聊作相思吟相思相思無古今一歌衆鳥聽再歌萬籟喑推手君勿歌有酒且孤斟落落此時意寥寥千載心五絃毋容絶四海誰知音

癸水亭

會宏正

危亭倚嵓隈聲名叶地識時浮桂藟香永絶戈甲棱敗柳舊烟絲枯荷立霜柄呼童理吳榜日月數乘興

贈邕州趙守

崔與之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極問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榦曦慶漫九澤富哉學古胸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而內直驊騮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來墜雙舄片心清徹底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纖行行陸文石邑爲五管雄地控西南域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綸手天邊樹牙帳猶簪筆中深棲而屏息夜月照銅柱警襲寂寂邊人解帶臥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題坐遇知已孤根費培植松高生申甫好語誼井陌碧油幢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澳詩清修如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幟

賓州

元陳　孚

賓州大如斗青林掩蒼靄亂石熊豹蹲纍纍瀉江瀨野媧碧裂補聚墟擁野外青簫羅米鹽飄飄雙繡帶日晚投古驛酸風不可奈綠竹亂生枝離披影如蓋雨飛爲塵鵑鵑聲嘐嘐府僚跪庭前對我各一慨濁酒强爲飲旅魂如可醉故園何日還白雲繞吳會

過清湖作　李巖

昨經衡永間田野多荒蕪居民竄山谷所至皆虛
盧山深聞賊鼓警戒憂不虞今朝抵湘城眼明人
意紓風烟接村落川原散耕夫青紅間花柳山色
開畫圖胡爲百里外治亂乃爾殊桓桓翟將軍年
高雪生鬚文功與武績歷歷皆可書王君人中龍
及瓜初此趨石侯復李侯經綸材有餘古稱治在
人此言良不虛我從日邊來遠使天一隅名藩閫
人多公齋曉星疎惜無鷹賢書弗得分龍魚作詩
紀佳政庶可聞上都

送普顏子壽赴廣西憲幕　明劉基

離維荆衡南逸遷走蠻徼民風雜猺蜑地勢帶蒙
詔迢迢商周前風水絕纖竅後王務廣土懷蒙倚
攻剝羈縻非本情疲瘏復誰療大明侔日月幽裔
靡不照化育之所加欣榮及蓬翟憲府繩百司選
擇自廊廟偏方異習俗賦性實同調培養自殊途
激揚貴知要願言崇令業以繼南國召

藤江諸勝　富禮

峽口漲晴嵐秀色渥如藉大寒山鳥啼月白林猿
下仙人讀書臺石磴哀湍瀉
斷崖如削鐵開開自太古江風西北來斑斑濕秋
雨扁舟晚經過中流欲掀舞

東山夜鴻濛夜色白如晝明月斗牛間江動金波
漏步歸松徑深清露濕衣袖
江流島嶼孤亭亭高髻螺堆晚霧濃翠滑春雲
細徘徊顧清影澄江去無際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胡翰

荆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連山限卑轍外薄海無
際風氣何紛厲羣蠢動相噬古雒郡縣置畫地出
租稅負險恒自固犬牙植形勢聚若蜂蝗來散如
鳥鼠逝竟仁不能覆往往思一雄懸兵萬里外暴
露蒙瘴癘亦有內齊民詿誤混狂獗巢穴牢弗破
根本先自殪天遣梁趙種出入民患害聖哲戒不

出入有生盡懷徠賓賀崎嶇間苞葉久聯綿遣吏
得黃侯爲國開信誓王師不血刃緩頰下椎髻列
功奏天子聖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盌副之金帛對
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
制力弱校弄薄非可羞戎例漢廷慎擇守祝良復
誰繼侯今蠶盡白侯心甚堅苾弟分符浙水上應念
東人勤蠻猺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
以示來世

全州道中　夾道松栢千株前守章復所植　王偁

全南走百里碧澗綠圈峯蹊險屢得勝矚望清煩

標道旁菟菟松誰是甘棠陰聞有章大夫昔年茲
撫臨政循俗不變世遠澤尚深顧茲千植繁蓁沃
猶至今天長日色薄風靜雲滿林我行念徒侶苦
被名跡侵畏影且息藍避喧聊洗心掇牀久睨倣
思奏伯牙琴知音何寥哉猿鶴空哀吟

河池險路　藍　智

連峯入河池險路猶人村喬木盡參天白日爲之
昏上有高石厓下有清水源蕭蕭篁竹叢落日聞
哀猿職當觀民風戰慄敢與原疲馬嘶不動疼童
行似奔山川秋氣高爲隼宜飛鴈俯念遠人思仰
慙父母恩東郊有前尾時稼統衡門攬轡倦行役

徘徊思故園

太平謁先師廟　黃　福

聯銜昌秋雨出郭行晨香禮竟尼父廟延登庠序
堂白髮論經史青矜羅酒漿我雖不嗜飲荷茲來
意長文談有益友仁化推處磨雲山翠徘翠霜橘
纍垂黃顆茲嶺外俗思我齊東鄉歸來坐精舍一

詠聲琅琅

寓憑祥縣有懷

憑祥山縣幽環抱多溪嶺原草通行塔庭梧蔭金
井魚出清溪綸獸來曠野羣顧罔事喧囂門不接
馳騁日邊使遠來海外星雙耿青牛邑宰迎白髮

縣君講共寓倏經旬所話咸骨鯁入夜皆忘暇坐
對青燈影黎蠻何不臣虎旅今愛整動如風雨聲
止如山嶽靜擬看弔伐師壓破兇殘境納款多渠
魁徯蘇咸引領不聞士卒勞惟知糧餉省捷書報
須臾天顏開俄頃偉哉開拓功絶勝彬與猛伊誰

之力歟妙算有所秉

燕清八詠錄四　李　棠

余至廣西之明年視公署後一小軒頹然將壓欲
葺之以便燕息之所時旋起歲稔撤環四方無虛
日故未暇及越壬申秋冠平且得歲民用乂康余
樂甚因命工葺之揭其楣曰燕清公事之餘日尚

羊其間軒前植物八品玩之爲樂嗚呼民未安吾
樂此得乎民既安矣而猶戚戚焉亦非予之所安
故物各賦一詩以寫其樂

松

質性本巖整何年植軒墀栽培豈人力亦荷乾坤
私昔聞出蕭艾今已干雲霄嗟彼蒲與柳經秋忽
先萎顧惟堅貞操青青閱四時願言託幽契歲晚
相因依

竹

種竹我來初森森已成叢慢焉感時序浪迹慙飛
蓬所賴天降慶豐年及罷農務牀坐簷陰匝地光

玲瓏高歌激商瀨習習來清風邊氓既云樂久客
何憂冲
桂
何人得仙種來自清虛府植我庭階前繁陰滿窓
戶我適無事時開軒日容與清秋發天香盈盈金
粟吐煖學來俊髦平步可掇取昏蒙起瞻思迢遞
隔風雨
菊
種菊滿籬落杜策時一行眠徙事遊豫愛此秋氣
清引觴注醽醁泛泛黃金英取醉亦有適豈必制
頹齡有懷將激烈長歌振林埜緬思靖節翁悠然

千古情
韓雍
桂山詩
桂山何奇哉峯巒起平地星羅數百里像物非一
類剡柱擎空高圍屏障天翠尖分筆格巧稜削劍
鋒利海螺爭獻新玉筍並呈瑞重巖垂萬象深洞
容百騎河變梁猶存關陡門未閟遐多怪異狀物
類無可譬石鑄瀉寒泉清響更幽致丹青筆雖妙
圖畫良不易想當開闢時清濁各奠位精華妙凝
結磅礴隱深邃洪水消天流巡土日消墜巍然不
可動參雜如布置備先歷覽多載猶有題識仙都
雁蕩景角勝須在次始知寰中山奇絕更無二所

惜在荒蓮世人少瞻視我慙本書生承乏當閫寄
提兵靖百越勉勖幸成事性愛山水遊羈絆弗能
遂故茲佳勝境六載始一至駭目驚心神欲去還
默記豈徒玩物理亦欲長仁智況逝休明時德化
廣漸被九州安耕鑿四海息烽燧乘閒此遊觀冠
益總賢使相與片時樂感激知所自走筆題新詩
磨崖刻深字非追浯溪頌聊補桂林志
題行臺喜雨堂
提兵靖南蠻三載兵始收吾民尚洞獠所事惟田
疇如何耕植時未見雨澤流地坼苗漸槁比屋聲
啾啾且聞中原地旱亦傷來牟中原流徙多北寇

懷奸謀一或歲大凶所在生百憂我忝大夫後與
國同戚休德涼召時災恐懼當禱求聖主重民命
祀神禮先修詔未臨海邦氣已潛通幽果然賜甘
澤旬日遍九州枯槁咸回蘇百穀定有秋豁暑亦
淨洗炎荒京廳聖德與天通民亦知所由兒童
競鼓舞父老齊歌謳小堂適苟完僅咸惟我尤羣
公携酒至且有新詩投扁以喜雨名酌以黃金甌
我愧不能當題詩紀皇猷
成化七年秋八月自梧州出巡至平樂歷諸險灘
惘舟子勞甚感數有作手書於郡舉示知音者
樓船發蒼梧江水何湯湯清灣不時轉石灘險非

常顯伏羅虎兒參錯森劍鉅砰轟地出雷沸騰釜
揚湯夾岸山壁立澗谷緣其傍深陡力難爲無路
兼無梁引纜既弗能攀槳亦有妨篙師極力進羣
叫如發狂道甫逾半千灘數百十長繼旬始能達
疲憊已莫當催直僅足食曷有贏餘糧所幸得無
虞勞損不自傷長江有巨賈連舟監危檣開帆趁
好風破浪飛汪洋無煩役心力倏至千里疆得售
重利還里閭誇富強一時或不戒傾摧見災殃乃
知覆載間人事誠測茫淹速雖靡同夷險未易量
因之發警悟省已益不遑盡瘁圖所甘幸至非所
望循理聽自然終始永不忘

畢坐石牀分明古嵓峒酒盡應忘酣詩成愧未工
山僧愛佳客脫粟烹早菘來山云葬玉兎生山
東

哀平南爲司訓郭君妻作　陳政

平南古封邑山水天下奇誰知山水間訪故有餘
悲結髮事君子燕婉及茲時君領平南訓妾當從
所之嘉合諒不偶偕老復奚疑詎意方盛年世途
生嶮巇胡藍哄豺虎咆哮薄城池鴛鴦忽驚散倉
皇各東西孩提在中懷呱呱盈妻其鋒刀轉陵脅
死生從此辭白璧苟以汗雖生亦奚爲厲聲叱兒
暴濺血沾裳衣秋霜讓凜栗烈日同光輝哀哉若
女英展也烈士規聖朝重化理激薄良在斯綸綍
出中禁龍光賁天涯一死安足惜千載芳名垂

慶遠南山

古粵宜山郡孤城豁洞中封疆至茫遠物理還雷
同水出千蟠澗山羅萬疊峯南山尤秀麗佳氣常
鬱葱峻壁岩巉起幽巖曲徑通盤龍臥石窟野鶴
巢雲松巖底軒宏處炯然神仙宮吟詩萃墨客携
酒來山翁榕烟落硯沼涼吹入荷筒林麓民居衆
田疇稼穡豐梵宮起微翠金相凌虛空一望景無
盡千迴興不窮我來守斯土禦寇時興戎民憂常
切切人事更匆匆二載始一覩寸心方從容剜苔
看古刻遊覽皆明公遺興尚灑然筆力多豪雄覽
畢坐石牀分明古嵓峒酒盡應忘酣詩成愧未工
山僧愛佳客脫粟烹早菘來山云葬玉兎生山

東

自龍州至憑祥道中　湛若水

癸酉王正月望舒忽已圓登望憑祥陸暫辭龍州
船杭葦始斷港前旌出回縈陰見萬山中初翳疑
無門轉忽或有通上與青空連灑落覩羣山芙蓉
秀騁烟烟與山俱淡心與境相關倏然若有得殊
土元同天

送胡汝重廣西散賞李貽教限韻　魯鐸

行賞下南服揮指三萬舸遠別何足云離亭笑方
瑣君才文武兼所投無不可南師亦有言何以衣
食我惠賞容未沾乃復望驍果垂橐向使君揚眉

趨道左時雨均皇仁沛然非瓚瑣行須使三捷皆
令靜烽火　桑悅

行縣出入賊巢感懷
投荒幾萬里歎羨太寥廟龍城眞小垤半刺等飄
泊壓廷隘崗險慄猢猱獰惡偏駕高逾頭利鏃捽
毒藥深箐工埋藏起搪專剽掠我恒巡邊鄙誰道
勝沙漠過處屢澶關登時幾劍閣廻廻起驚疑在
在饒蠻毒常水若石盡是溝與壑淺寨足汙濫
空城殊落寞腰慣負湛盧手亦便繁弱昏眠目睹
刃靜坐耳聞柝險寒晴閃煥宇宙如病瘡尖峯堆
艾灶炙地野火灼苦奈氣候異因茲瘴癘虐世棄

人何尤百感付一嘆憶昔少年日六經供咀嚼至
味稍染指斗柄易斟酌小試之近效俯仰多愧怍
承前尊堅緒啓後敢妄作探宋衍淵源補漢平窄
鑿星纏任羅胸月窟且著脚欲駕瑤池驟穩踏揚
州鶴鈞天靚重華契稷相唯諾銀漢濯琅玕薇垣
植蘭蓀咳唾璧虛空萬象俱洗滌那知老將至自
量學不落誰能亮初心許國忍獨樂　陳璞

那演村

四境無人烟有者在巖谷忽見相驚顧來前還欲
縮匍匐不敢起咿啞吾且哭連年兵亂五同遭
殺逐有妻令屬誰有子還處獨逃形竟無所得此

稍溫煖何時天日開英華發槁木掩淚不能荅慙
我司民牧　易宗周

桂門行

南行度桂門山路多嶢屼況復帶修嶺四顧皆雲
烟樹木蓊以繁石磴苺苔鮮山鳥爽路啼野雉飛
過前谿谷少人家僕夫難息宿驅車發長歎將行
復稽連翻思太行險更憶蜀道難河內有人去巴
川有人還桂門雖云遠較此未爲艱惜苦多風雨
陽光不照山陽光照有時吾且開笑顏　鄒守益

贈龍道宁之平樂

敬義昭前楹在子已聞命奄旬察藏否天壤分泱

處請看檻前花誰是歲寒勁相期朱陵峯層雲發
青磬

坐嘯簷邊樓長吟天繪閣華夷皆赤子未用勤遠
略聖王師放勳魚鱉且咸若贈子長江水萬里騰
寥廓　顧璘

初至全州

跋涉既累月始聞及清湘長風捲舟幕忽見湘山
莽黃髮數老叟迎子具壺漿面色頗黧瘦草際各
跪跪拜起問生理輒言困兵荒云罷使君至冀免
溝壑殃我聞老叟言垂涕意彷徨比歲牧梁宋兵
戈劇流亡逮此越萬里民疲乃同方憶昔始覩國

徒行不齋糧皇輿非改轍惠澤恒汪洋閔茲豐儉故所罪吏非良嗟虐遂及髓割肉救瘡瘍天高不能憩仰失日月光矧予既朽廢豈有仁風揚登途入城府惻惻心自傷

至灌陽平賦作

我聞黃虞民罔識官師名老翁被素髮壞歌如孩嬰季世廣法令民心始忡忡憎馬牛急租稅雞犬紛鬬爭茲邑苦窮僻村嶼紓荒城山深吏治狉里胥日縱橫執熱不以濯煎膏難及明府帖增新役賦籍何由平水枯網罟亂孰使魚不驚投筆坐長歎淚下霑緩纓

俟賢亭

古人不可作高亭復誰俟赭衣供井稅寂寞循良事白日照閭閻憑高墮清淚春風雜花底何因見馴雉

登春臺

高臺倚青嶂下顧城郭間邨居散花竹雨餘春意鬱蒿見羹牆翹首仰名德寤寐耿不忘何當奉公閑相將理農務朝畊暮來還寄言長民者勿使惠愛慢

濂柳山泉

清湘有寒泉乃在北山頭鑿竅本神鑿化原乘氣盤喬林映前旌鳴騶歷脅縈綸命自天下恩光回浮昨日泉水流借問通塞故云屬無晨泉水流借問通塞故云屬無

日南道路盡膜拜冠帶爭駿奔語言雖假譯文物

人謀所以大易肯蒙者貴敏求願言鑒茲泉夙夜勤厥修

書宋刺史柳仲塗書院廢址

昔賢政多暇舉道恒山居遺構儼像設流風激鄉閭時代屢遷易勝觀鞠爲墟居人伐嘉樹野火灰堂廡有作不肯遮葢歎今人疎始聞慕芳躅既來乃重獻指顧亭臺迹歎息經營初林澗有餘蹟曲水有空渠誓將理荒穢心逵力不如勗哉同官客勿俾初願虛

考胡致堂先生流寓吾全歲月景仰不已遂形於詩

先賢經歷處草木有輝光偉然千載士況爲吾致堂任重且道遠韜陰更扶陽危言數十上惓惓爲三綱忠直不少狗遠謫甘炎荒中年奉父命省家來清湘嘗遊散玉洞一飲累數觴酒半逸興多揮毫掃琳琅至今木天上遺書尚秘藏手抄還口誦憑嵩見羹牆翹首仰名德寤寐耿不忘何當奉公

神狙豆臨郡岸

出鎮南關外即安南境

崔嵬分茅嶺鎮南扼雄關持節始入交山路何巒盤喬林映前旌鳴騶歷脅縈綸命自天下恩光回

日南道路盡膜拜冠帶爭駿奔語言雖假譯文物

蔣冕

潘希曾

亦可觀藐茲溟渤壯學詩　唐　胄

勸古田諸生歸學詩

依依古田縣叢莽萬山麓金甲初洗腥瘴疲暫未復菜圃學久鞠省寄空廩祿轡馭勞直指驕頑聊跳局適有良師來統歸振新鐸懷居久便利驅之魚上竹念險業學棄有懷痛欲哭感予甚不忍禁法難回曲治理政教併神聖貽猷盡趨避情可任尹尉奉何獨勢戒助騎衛窮乏假館穀且勉爲一行氣壯心自豁劍仗氛妖開文光魁魁縮趨丈趄經橫歸告時休沐嘗庶沐歡笑入夷落清歌與篴吹蠻俗爲變革化予夷未幾還予再入學藍

梓布遲還寄我來江東惜哉萬里遠此境誠難通

咸欲語復期期安得凱歌速燕喜續周詩　汪必東

粵右督餉

永日勞不息中夜鬱以思三旬攝吏篆六月逢王事舞春風茜父側笑躍令去大絃歌才斗聲應伏遠垣擺嶺平取徑都狼速笑歌長去來忠信無難貊憂戚天汝成居夷孔亦欲　潘　恩

靈巖

廣右百粵地勝概惟西融千峯連萬嶺一一摩蒼穹閟有莫仙巖境界如崆峒周圍五六里其中嵌而空中高二十丈天造由洪濛仰視儼雲漢石色羅青紅源瀵從中來激響何玲瓏清甘更冷冽一飲蘇疲癃巖前列奇觀特立仙人峯高高凡幾仞冠服如眞容相傳有所自化身鯉猶龍亘古不改色直與天地終所以張孝祥品第名益崇後來磨崖石刻字勞鍋工邑令有賢佐齋出濂溪翁摛經多惠政政暇肆圜踪覽此發驚嘆採入圖經中鋟梓布遲還寄我來江東惜哉萬里遠此境誠難通

作詩刻巖下我欲凌飛鴻　杜　瓊

過馮當世祠詩　并序

宋三元馮當世先生產於宜之龍水天門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藤有讀書故址後貫籍武昌發解慶曆間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元魁廷試賦蓋軫象天地皆第一歷知樞密院載我明一統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轉相傳致私以爲邦邑重遂案其世焉或曰藤人或曰江夏人或曰鄂人廣西通志因藤志誤書曰藤人矣慶遠楊子梁之辨特詳余行部感而賦詩俾刻諸祠壁以誡三元瑚璉士額異況無倫探奇抱荆璞聲律薄蒼

旻鍾靈白龍水混迹入鐘津弱冠遊武昌奏賦歷
承明掄文邁時彥躡步振楓宸數齡秉樞要樹立
亦璘璘長才奄物化榮名代所珍誰謂千年下悶
里亂其眞世儒一夕死詰旦委蒿塵緬懷曠今昔
寤寐揖風神公亦何嘗居東西南北人

寄茲泉　袁　泰

烏蠻灘

百舟信多險茲山復魁岸飛崿杳崚嶒懸流激湍
澌嘈嘈驚沫紆齒齒元磯燦征帆卷不舒鼓柂理
稍斷臨深絕手援羽坎發顏汗已傷千里心焉假
百年覩汔濟暢餘歌回眸永前嘆若易如有常僥

遊勾漏洞　程文德

多岐悲楊朱永嘆道喪久誰當關述途所貴造士
者同心希蘇湖
昔聞勾漏令求之不可得我今謫居來緣何過斯
國攢峯儼樓臺遷衛森戈戟或如象馬驂或似神
人立紛紜盡物形纖巧狀難悉披榛至洞門日午
雲猶墨登臨邈漢宋隱見多遺跡更覆探虛岈列
炬穿深黑仰視怵鬼神左右爭嗟咋暗堂日通牖
滴乳盡成石幡幢何繽紛鐘鼓堪轟擊恍惚非人
世梯緣甘蹋蹐前驅忽阻水尋源未許入踟躕還
舊路洞口忽見日稚川竟何處烟霞自狼籍應以

慰奇觀所志非黃白

七星井上有心泉二大字

一鑿始消消再鑿功乃完工人汲獻我入口沉疴
瘥可以奉天子可以分百官鬱民渴易飲且爲解
拳拳洽洽得我心孰測其淵源我心無所寄聊以

寄茲泉　鄺元樂

烏蠻灘

百舟信多險茲山復魁岸飛崿杳崚嶒懸流激湍
澌嘈嘈驚沫紆齒齒元磯燦征帆卷不舒鼓柂理
稍斷臨深絕手援羽坎發顏汗已傷千里心焉假
百年覩汔濟暢餘歌回眸永前嘆若易如有常僥

倖非所覬潛然臨長川誰能寫幽瘖

永福感懷　錢　薇

羣山環周遭一水自淳泓坤輿迥盤薄秀拔由天
成東障桂林郡南屏邕管城材官相森羅汗馬嘶
秋雲鬱剽遝刀斧城頭殷旆日暮風塵暗衝林鬪血腥怪茲山水區而乏絃誦聲與起在敎化撫
循亮由人干戈豈難變南國本文明願言解刀劍
毋負此鍾靈

登粵山謁諸葛廟　陳　暹

諸葛龍臥時鬪達非所志三顧勞賢主出門答高
誼恢復雖未竟忠誠貫天地千載出師表何人不

垂涕王公斯文宗今古若神契開山擬南陽廟建
風化係伊余竭遺像維時適清霽躡崖縱遐眺長
風吹衣袂衡嶽青冥中洞庭一何細落日散餘霞
長空一鳥逝回輿下山阪惆悵白雲際

柳山書院　徐鏞

弘教靈秀區泉石帶城郭雲影與天光鳶飛共魚
躍道體嘆無息陽春悵有脚公餘適登覽晴霧飛
華箔肅容銀臺仙醇鮮自繹絡西垂有豺狼洶洶
猶憶昨指揮賴時英兇醜今盡縛時和民物熙茲
遊亦後樂

韓中丞征蠻　董傳策

胖狗蠻醜近弗靖戎畧鼂鼙蹉跎風岡吼兇瀧窟
鳴龍罷皇命整厥部卷甲提天戈賊據大藤峽全
師搗其窠先入奪人氣迅速凌淨艦錯谷窺佚豕
叢篁上下坡飭罰士用命一鼓奮追呼疾驅出荔
浦斷藤衝盤渦陣似蟠蛇去鋒如破竹過烈火燎
柔毛撲滅無幾何惟戰威勝愛惟師克在和掠俄
無妄殺殘孽堪撫摩蠢茲蜂蟻屯椎跣同幺麼匪
邀萬里伐赤子傷薦蔓乘銳振皇靈宣慈起宿痾
坐鎮帖不譁戢亂藉廟謨且上平蠻略無徒奏凱

歌安邊在擇吏秉公罔偏頗近習私不逞服寀誠
漁苛推恩衆可結申法令無佗將士氣自倍虎豹
在山阿諸蠻慴且懷功偉守嵯峨劘撫倘無術調
集誰能那願終覃文德永清秩南訛

遊風洞　徐鏞

高臺受和風層雲錯如綺身在城闉中心在雲林
裏北顧榮晨星南望長江汜山花紛欲然村童歌
於止衆鳥飛相呼清聲入人耳歸徑渾欲迷塗窮
意未已

斥金歌　并序　王泳

墳間土民舊發石梁鄧伯卿令者蒙則曰謂卿非
也作斥金詩以見志

赫赫玉麟符節制綏四疆諸夷外作藩糜之以犬
羊嶺西數千里經畫歸職方一民一尺地莫敢越
侵傷郡守古諸侯威德何可當奈何自納侮潰此
中外防蛇豕俟隙動法行不及強狡豈無恫所
恃金滿篋堂堂足以臨所失寵賂章劓我赤子肉
還以啗我腸來獻千里金未損彼毫芒嗟嗟邊鄙
民不如中州麋户口藉郡國身家委豺狼草木亦
涕淚山淡皆疣瘡仁者心惻惻無力拯氓鄉司牧
恭越民無乃大不祥漢德昭版圖王道嚴紀綱蒭
伯殺童子征師饗堊靈宣慈起宿痾黎朝廷甚神武忍此民命戕

竊聞父老言何事須張皇得良二千石飛纏繫其
羌天心甚仁愛撫我漢循良循良者誰皴岳牧莅
黃堂金章明日月玉節凜氷霜關西四長知尼父
一見剛褒帷布政令五馬五龍驟貪泉不敢流越
石見晶光諸酋姦不悟如故包金瞥自謂最珍重
不屑此粗糠塵翳兇碱砆不得及珪璋泥滓涸行
潦清河自汪洋至人所爲寶不在白與黃一笑揮
斥之狐媚奪魄藏歸而戒生事自今愼無將小范
初籌邊西戎心膽愒昌黎著直節鱷魚潛遁忙邊
民今有天漸次復耕桑潴篠拱堂奧鱗介奉冠裳
廼知廉生威不怒以斧斯野人爲此詩刻石山之

陽

藝文

歷朝

七言古詩

陳臨歌後漢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民有遭腹
子報父仇捕得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
入獄逢產得男都人歌之

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
報施

唐 劉長卿

入桂渚次沙牛石穴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淡無
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楓林楓林月出猿聲苦桂

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堪愁江客相看淚如
雨

寄韋珩

柳宗元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
羣玉獨赴異域窮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鳴肩
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闇石麻蘭高陰
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到官數宿賊滿
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罟籠銅枹鼓
手所操奇瘉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
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

蒼白漸汨盈顛毛君今矻矻又窳逐詞賦已復窮
詩騷神兵廟署頻破寇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
忽念行葦十年踐蹈久已勢幸因解網入鳥獸畢
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悁

悁

吾窩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題
聞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宋 蘇 軾

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
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抱枕坐歎息我行忽
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自須紅頰如君長莫

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眞實
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
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眞吾鄉

和范信中寓居崇寧遇雨 黃庭堅

范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兎衣囊夜雨寄
禪家行潦升階漂兩屨遺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
已知人處處公憂民苗未立旻公憂水推去兩岸
禪有意開壽域歲晚築室當百堵他時無屋可藏
身且作五里公超寥

留別張雲立之 鄒 浩

來仙夢破知何處君今歸去仙宮路江頭舟楫嶺

蘇蒙西南中隱尤勝絕穿處得名因吕公曾公程公皆舊迹（三公皆桂帥也）遺愛在民傳古昔沉沉巖谷有餘光炎方勝槩神難藏周迴不遠郭郭下輪蹄追賞何忙忙

宜人之地少陵詩閬郡前賢詞意奇爛然五詠非虛語位壓坤方占一維青青四顧列羣山生白天工巧若鑱玲瓏拔地聳層秀峥嶸崖峨星斗間共中有洞十二所七星山下棲霞府日月華君顯迹雲遇者當時鄭冠卿歸到人間已三載仙洞光陰時未改至今舊記傳無窮元巖蟠甃問白龍一泓澄碧寒潭瑩水月圓明下翠峯舉杯城樓觀環俯視

綠鏤喬林春日媚秦碑柳記已難覩灘水南流泛渺漫慶林異穴元風出華景高明隱丹室西方虛秀買山腰南華朝陽風景饒夕陽北牖通仙徑白雀嘉蓮池漾淨許多佳致卒難題留與詞人賡雅

詠

蒙亭

李彥弼

桂江繚繞通湖湘佳山四插江之旁嵐光滴翠漾波光岸頭秀水皆青蒼誰人築室枕西塘新荷敲風柄柄香君嘗招我來携觴登臨樂意生清涼倏思伏波離空牀且及尊前飲興長紛劇雄辯聲琅琅客傳俗事江亭苦蠻歌蠢曲笑遲方應無夢怪

楚襄王但驚歲月去茫茫報國宜多擘畫良功名未白何時忘此心疇敢憶家鄉

謁陶唐帝廟詞

張栻

宋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某既新陶唐帝祠以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再拜稽首退而歌曰

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層卹木偃楚兮枝相繆皇胡爲兮於此暫蔣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時敘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有序

朱熹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爲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於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茲士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韶舞嗟莫報兮皇之祜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右迎神）

虞之陽兮灘之浒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簪籩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宮兮一睎越宇宙兮無鄰無鄰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元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河（右送神）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樓　鑰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許書范孟博傳或謂南方無書山谷曰平時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舊本及舟公跋語始知其先世舊物爲賦長句

宜人初謂宜於人裹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海南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滇相親攘攘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閱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嚴嚴汝南范孟博滿我千載無比倫坡翁

侍女曾誇問百論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沉其眞輟公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蓋佐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葉　適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衷行立嶺南梅花太枯澀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憩明光宮雲翻雨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徐　鹽

早出綠羅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州城草荒梁女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今人不見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

游海州南山

南山特地森奇峯嶙峋怪石蟠虬龍巨靈夜半擘山腹幻出叢寶相玲瓏陰陽石鏬滴瓊液拂拂洞戶生天風宸章炳煥神物護斷碑零落蒼苔封稚川飛昇歲月久丹竈灰冷罷留遺踪曉復夜鶴自驚怨朝嵐夕靄常滇濛我來依守固朱墨欲尋勝槩嗟無從公餘乘興一登覽萬象獻狀來無窮金莖渥露素秋節清涼不與世人同憑虛孤嘯岸巾幘收拾爽氣歸胸中俗駕自憐難久駐還作泠然御風去太息眞仙杳不逢碧雲暮合空凝竚

鐸萬　劉克莊

州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灕江會湘水楚山憂赭石畏鞭鑿崖通堑三百里篙師安知有史祿割牲沉骼祀濆鬼我茲閣舟榜若人要是天下奇男子只今渠廢多人修嗟乎秦吏豈易訾

礮巖

林　昌

常聞仙人渡海術授以尺杖如飛龍憑虛閉目不敢瞬波濤洶湧喧天風茲巖山窟飛海岸直插一澗聲何雄瞑行千步水入耳明探萬壑雲生胸巖崖滴乳芝玉脆剜穴噴水蓮腮紅神仙縹緲在何許心平意定天爲通此行況復匪遊戲出門借問春耕農

蔣孝子坊歌　朱子恭

割兒肉救兒親一念之烈不顧身且不顧名何足珍哀哀孝子數點血經歷千古常如新

全州南城　馮岵

全州城南何壯觀石崖爲趾江爲壕凌落渡江騎馬去空濛瘴霧漫綃袍遲遄過灘水小艇浮桐槽半渡急雨雪舟師失飛篙雨餘山路水如注石齒滑蹄轉側不得過有力如虎空皮毛牽確森戈刀馬蹄絶青山爲褰衣扶杖躡天險十步地窮路盡處橫絶青山爲褰衣扶杖躡天險十步九顧愁復徙長沙頓伏幾百折背南蠻盤鯨鰲馬瘦人力倦野闊風怒號薄暮投宿驅濕腐析薪

爨鼎燒村醪一杯酸澁不可嚥平原督郵羞兒曹我行湖湘歷八郡政欲閱實寧辭勞才疎病懶事多廢南山何日接蓬藋清風明月共三友山猿野鶴來二豪一江春水澄葡萄蘆花萬頃眠魚舸

梧州江上夜行　葛長庚

梧州江上夜行雲去雲來幾點星城頭畫鼓轉三更草深螢聚渾成燐月暗鶴飛惜有聲何處夜航鳴櫓過滄江如鏡烟半破忽然長嘯驚沙鷗飛入前山不留個

過邕州崑崙關　元　陳孚

昨日過大林關酸烟毒霧山復山今日過崑崙關寒泉怒瀉聲潺潺道傍榕葉容如織千柯萬葉攢崖間怪藤倒懸一百尺雪霜不剝皮堅頑勢如蛟蟠天矯下絶壑駐馬倒視不敢攀老虺忽何來眼閃電光尾灣灣山童驚顏髮卓豎勸我急勒金鞍還因思秋天使魏貌夜度權征蠻上元燈火杳何處至今野燒痕綢斑我雖一書生袖有青絲綸誓將報天子肯避路險艱邕州南征士三萬鐵甲未解寒瘴癘瘐我身七尺不能勇金符正爾羞蒼顏鐵鞭一揮出關去孔雀飛下滄江灣

邕州

左江南下一千里中有文州陸鴛水右江西繞特侯三春暖家家榕樹青不凋桃李亂開野花滿蝮蛇柱屋晚風急熱霧如湯漱衣濕萬人塚上蠶子眠三公亭下鮫人泣驛吏煎茶茶莫濕檳榔口吐猩血紅殿然毛竅汗如雨病骨似覺牧奇功平生所持一忠壯荒蠻何殊玉堵上明年歸泛兩江船會酌清波洗炎瘴

廋摩雲嶺至思陵州

嵯峨摩雲嶺石壁如梯繞天頂千年毒瘴鬱不消怒入老楓結丹瘿蒼莽思陵州懸崖結屋如堅甕寨門半掩刀槊健隱隱雲際聞鳴牛奴獠下山健如虎口紅如血面如土手捧柳漿跪馬前山鬼水

蟲間殺組對此停鞭空自慨吾獨何爲在荒裔他
年周京王會圖願借丹青寫椎髻

廣西謠　傅若金

廣西謠一何悲水泠泠山凄淒寧逢猛賊過莫逢
官軍來猺賊尚可死官軍掠我妻與子

八十里山行

桂林之區猺賊雜處南有八十里之高山絕天綿
延開險阻賊人倚之作巢砦刻掠經年勢逼大官
軍收捕費供給主將遂巡竟何待居民近山盡夜
愁四下行人皆白頭況聞良家半爲賊官府貪横
仍誅求安得大聚邊頭兵甲鎚田器盡鋤山高作

賓州海月光圓圓劍花火樹燒斕斑將軍如內客
未散捉書已奪崑崙關當時諫官疑武士豈知辦
賊遽如此於戲銅面將軍令豈無世無丞相龐公

甘老死

伏波山歌　張湖山

桂林有山名伏波蒼崖翠壁高嵯峨山根陰洞透
水府神奸物怪交搆訶我來登山復尋洞直涉風
浪攀藤蘿無誰可問得名始賴有殘碑堪摩挲爲
言新息昔事漢老矣矍鑠猶操戈提師振旅蹴蠻

國下潦上霧寧憂那仍聞慧苡能禦瘴採之返載
數駱駝一朝明珠肆讒口倒囊投棄茲山阿有云

昔人捕魚者龍宮竊入張網羅適遭老鼉躰晝寢
攫取明珠懷青蒭自知至寶世希有惟守可遺那

歸他守稱賢侯不敢受承命返璧母蹉跎洞名還
珠此二說無乃好事相傳訛柳州使君老好古扁

舟況此曾經過重來邂逅請停楫君看此事當如
何使君無言若有得仰面長歎春風和肯將往事

攫胸臆爲我呼酒傾金荷明朝酒醒湘水上引帆
南去飛如梭

元山冬望　劉志行

洪濛一判天地曉萬古茲山青未了朔南聲教本
源大地崗輿古無考元冥此來事遊戲剪水作

花南到地臘前不識豐年瑞翻令粤大雲間吠

舜洞秋風

當年大駕巡南中薰兮時兮歌南風太音九奏鳳
凰集眞與塵世開百蠻重華遠矣成飛仙湘靈灑

淚秋風前天荒地老不可詰秋風滿樹淒寒蟬

題重修靈渠卷　明吳勤

漢源之流抵靈川秦人鑿渠通水利累石爲堤列
陡門中江一水分爲二北曰湘流達洞庭南下蒼

梧歸海澨秦漢而後至於今千百餘年幾興廢我

朝洪武丙子冬繡衣御史遠乘驄奉命重修萬斯
役規畫晨夜勤丹雘萬夫雲會爭趨事咄嗟指掌
收成功甃就陡門三十六長堤屹立如崇墉青山
環繞湘江曲龍母祠前春水綠舟航來往是通津
灌溉良田萬頃足白雲攀桂架輿梁千秋峽路無
傾覆朝廷興利實爲民嚴公執法惟忠勤豈但覓
仁稱使者疏通練達眞良臣歸來奏節承殊寵晉
秩尚書麾好隨綸紳滿卷贈雄文予筆高歌寫新
作

楊基

題湘山寺

瀟湘縣前山繞城綠陰滿地門流鶯入門下馬松
徑濕櫻桃花開春雨晴山僧知我携客至身披袈
裟下榻迎汲泉敲火煮新茗茶香鼎潔泉甘清龍
燈照佛佛像古舍利五色眞身明黃金布地孔翠
帳幡蓋聯絡皆珠璎飛來巨石卧青兕以爪扣擊
成金聲十年足跡走萬里漏地往往迷榛荆茲山
信是無量壽百千萬刼完不傾乃知願力自廣大
天神守護邪魔驚我來作禮繞二匝寶花如雪天
樂鳴便從眞如入妙覺豈有世網能相攖同行僚
友二三輩勸我寫石留芳名他年老眼得再覩風
雨剝落莓苔生

過蒼梧峽

廣西下來灘復灘三百六十長短灣潭心綠水緩
悠悠長灣短灣凝不流湧涓涓千尺淨見底隔岸空
行魚曳尾忽然路絶山勢回峽石水聲如怒雷石
齒鑿鑿森鯨牙龍騰虎躍鷺回車我行已過正月
半一夜水生浮漢槎龍潛虎伏杳不見但見滿江
圓浪花浪花飛雪掩萬頃蓬船下高灘疾如馬浪船
起向空中擊舉舵齊橈不容力舟師持篙眼如虎
指住石頭輕一擲直下水痕奔箭急老稚憂懷行
戚泣齒聲剌剌叩神靈拋紙燒香齊起立爲言水
淺僅容舡下灘失手爭纖毫水聲怒起兩岸迫撒
旋指顧下洪濤龍君水伯似相曉此水不大亦不

小橈楮灑酒謝神功好似春遊在靈沼翻思初下
象鼻山怕問行人多苦煩驚心樂水昭平驛慮患
防厄不暫閑忽見蒼梧山下日耳聞鷓鴣語自閩關
豈知平地風波惡何處安流不險艱此心常似初
來日三峽滄溟任往還

風俗謠

王清

平南雖瘴地風俗猶可觀千家烟火合百里耕疆
寬男務耕耘女務織紵歌里巷多儒冠我時承恩
鎮南粤分符兩度來征伐旗影朝飛蛇嶺雲鼓聲
夜落烏江月烏江月落又斗鳴拔劍起舞秋風生
安得貔貅千萬士一掃蠻嵐烟塵清倒挽天河洗

兵甲長使斯民歌太平

平斷藤峽 有引 韓雍

成化元年冬予與太監盧公陳公凌公總戎趙公少司徒薛公同奉命統兵征兩廣兵戎所加勢如破竹不旬日而斷藤峽已平賊黨盡誅武功告成題以示後

人言斷藤峽險峻天下少我視斷藤峽培塿一拳小蜂屯蟻聚百萬家跋足蓬頭盡猺獠數十年來肆猖獗二廣生民苦騷擾五征不克勢益張處處孤城未能保聖皇當天赫然怒選將提兵奉天討內外羣公總豪傑百萬精兵雄矯矯共言困守非良圖必欲長驅且深搗雷霆砰訇鬼神怒幾日羣山盡傾倒百練鋼刀破新竹萬里長風振枯槁巖居穴處皆蕩焚瘴霧烟塵都迅掃積屍如山血如川誅鋤只許留襁褓兇窺狐奔網羅密我軍追殺如芟草大藤根株悉已斷五嶺封疆眞再造振旅班師歸柳營黃童白叟迎遮道自言困望來蘇久不圖便見成功早從今水陸是通衢來去行人免迂繞有田可耕山可樵共享承平永安好聖皇席算天助順羣公整頓南荒了豐功偉績萬古傳附驥成名愧臺老

成化七年冬戶部主事李君士美奉 命齎書清財賦

凡兩廣二十郡地冒暑雨衝瘴毒乘程遍歷人不敢干以私而搜剔奸蠹無能隱蔽亦未嘗執已見及非羣誠才德兼優君子也予其歸賦詩送之

嶺海窮冬變風色瘴烟滅盡梅花白行臺日長羽書簡載酒遠送朝天客客乃人曹粉署郎早登科甲隨班行作官今已八九載共誇節操非尋常昨捧天書下南越兩度蒞華稍未歇馬蹄踏遍羣鄉雲所至無人敢私謁千倉萬箱總載羣寸絲尺縷無遺忘兩滿財賦清似水英聲先已藉鼎廊聖明因此知才器特進一官員外置寔大從今未可量好與皇家圖濟利國朝財賦取最寬可堪水溢兼旱乾東南已嗟民力竭西北更苦供輸難司徒年來亦難處左匾右畫勞心緒君寔有策莫嬋言報國須當以身許

傅節婦吟 黎 遷

柳折懷水風花落懷山雨潘家之妻傅家女年少良人死羈旅旅魂依依旅骨無語蕭蕭後園樹園樹枝頭不得死歸來死向深閨裏許君心寔君身生同枕死同墳夫亡見烈婦國破識忠臣如何宋代賈餘慶視秦君王如路人

皇華關樂府 李東陽

崑崙關頭戰骨枯龍衣染血紅糢糊軍中宣言老儂死不是彼儂焉有此將軍貴貴不尚功世上焉有將軍忠君不見漢王一赦軍中守武將紛紛皆藉口

包裕

麥黃歌

大麥黃小麥黃家家男女登麥場老者看家壯者出旋挑野菜煮羹湯男鋤女刈不辭勞麥場堆積如陵高烹雞打餅薦先祖沽酒舉尊娛父母舞者舞兮歌者歌胥言收養今頗多忽聞官府里胥至征討夫錢征夏稅須臾算盡無孑遺老稚舍悲欲訴誰共誇今歲麥秋好執知反得一日飽好將民隱達聖朝樽節財用寬征徭古來民足若須足莫使民有逃亡屋

桑悅

齋榜謠

上司出榜安黎獞軍民激變法不饒爲頭最禁打烟竈狼虎身上挼脂膏市人得榜心獨快竹筒束縛青絲帶昂昂意氣似傾敖借馬星馳下村寨倚官託勢情萬千籠雞沽酒相後先水間一株沒痛癢戶戶又科齋榜錢夷人文字何曾識鄉老落來遮屋壁

貴重垂老投荒六千里自衡抵桂歷險難寄命蛟龍吞吐裏又聞到郡路梗塞帶累妻孥愁欲死桂林借住且安穩捧檄獨行豈得已各堡嚴兵爭護送滿地干戈人似蟻右江分憲蒙菴公下士傾身衆莫比接哨將軍金子容舞劍雪花隨地起隨行健兒經百戰賊衆聞名自披靡慶遠太守先赴任水中青雀途縣羣牛擺灘頭護生擒長繩反接牽回市兒童爭欲噉其肉黃鵠入籠亡爪嘴各營夜闕不成寐何況雨聲清滴耳明朝行到海灣浦大帽隨風去如矢子容呼作落帽洲嘆息官軍磯於此去歲長沙衡州官軍戍此地多被殺深定江邊險煞人淺瀨菱菱石齒齒崖前朱草官吏血商賈壘屍島谷底匪山里是生猺通衢處處生荆杞打村刦路聞暗熟里先鋒特揺手似報箐中諸賊徒林深埋伏難盡搜首過邊防截其尾曉慶旌旗筋竹嶺衆賀今朝保四體郡堂清冷似僧舍邊境深難立綱紀離城十舉頭似領心不然習俗爲非是生理常聞老子之流沙玉融何曾枉仙趾島中結乳爲寫眞幢蓋前

頭印其履象臺白雲裏成象我欲乘之詢太始當
時不降犬羊種百舅道路平如砥古屏水冷結幽
亭三月筮歌賞桃李生人何故陰氣雜中州亦不
純君子若令四海盡雍和化外瞻天如尺只天公
果肯答因由但願銀河下雙鯉

夏日牧糧有感

婦女持箕來逐逐無言某堆雜糠穀府官聽信令
簸颺粒粒圓齊方上倉青蚨入手手先軟掀弄明
欺府官眼會諳上簿人憧憧糠穀還入原堆中嗚
呼世間此類那能悉安得南海觀音手眼俱千億

長命草

龍城山中長命草采采黃花顏色好懸崖拄壁常
發生朝暮撥移不枯槁歲寒獨見栢與松非時欲
植難爲功爭如此草出凡質淨洗塵土根虛空世
間物變無不有杵地成羊樹生酒

錢溥

拒賊行

古藤道行四十里白馬浦頭急如矢輓舟方渡十
二磯蠻賊已屯山樹裏兜盤海戰紛如雲出船仰
望疑我軍高張强弩發毒矢始信賊勢來成羣柴
公樓船盛旗幟賊欲先登豈無計弼然七矢傷四
人衆皆錯愕將焉避賴公揮刃督其進善射復數
陳勇士徘徊且却向中流脫此虎口艮不易是時

官軍滿哨船遠視勝負不敢前頭哨聞風已赴水
後哨看賊登山巔賊初凌晨刼村落滿船銅鉛意
殊樂忽遇帆檣薄岸來竟尋生路將船泊我軍有
一統率者勒絕其後解請縛忍使婦女幷幼男盼
盼青天去從惡計不出此心莊然賊反小視來侵
虐親身目覩尚如此道路傳聞誰復許寄與征夫
大總兵將士勇怯賞先取
贈桂林劉孝子本

張駿

誰謂天不明有目能窺孝子情誰謂地不靈有心
能種孝子名叶嘐桂林劉孝子欲使天地俱長生
垂歲趨庭學詩處堂上白頭甘滫瀡發跡巍科都

美官龍敕恩頒紫泥璽衙哀歸訃白雲廬麻衣露
肘頭不梳瘦骨如麥面如墨青松自植草自鋤落
日寒烟鎖枯木野狄山猿相嚮哭手持喪禮一編
書口不成章眼能識可憐植物如有知蓮花並蒂
開盆池綸素亭亭襲朝露欲語不語雙含悲蓮子
不成蓮葉老莓苔滿地無人掃酸風苦雨墓門前
靈根秀出三芝草牧豎樵夫丁時往來忽見鬱鬱麋
襟開共言孝感有如此歌誦遍聞都憲臺于時潘
泉衆夫子目覩徵祥心益喜交章入奏動冕旒詔
許華坊耀閭里我生旌表三義門一飯不敢忘君
恩臣子相期兩無愧忠孝由來同一源況是堂堂

大明世禮樂衣冠堯舜治洗滌風俗盡遵醇白叟
黃童飽仁義君不見天有日地有心公道瞭然無
古今竹帛聲光照天地海嶽與爾同高深

平南謠　張珇

平南縣前江急流平南郭裏人烟稠孤垣雖與賊
鄰境民貧固守恒無憂驅我成城者誰子擾取官
錢大半歸盜心覬覦民心離高壘深溝舉難持妻
孥戮辱不足嗟獨憐累及貧民家江水不能流恨
去荒畑白草啼寒鴉貪墨敗類亦自敗將謂成家
反成害嗚呼慢藏永爲恩者戒

撫猺歌　區昌

何年政令苛且煩我民棄業投深山弓刀雜居夷
與蠻欲悔無路何由還天子仁明照八垓有如妍
媸臨鏡臺不以刑威奪恩愛故遣縣令勤招來勤
招來意甚長指環刀與鈴飾巾與蠻女幷妻兒
復爾土鄉爾田爾莊爾稼爾桑我蠲爾差除爾撫
爾不悛今爾自戕爾尚歸來來莫遲我有賞犒如
爾私爾尚歸來來莫疑我心誠信天所知携扶老
幼登縣門享紅酒及牛豚爾老有子子有孫同歸
壽城同天恩

招民詞　陳瓊

民歸來新皇雨澤遍九垓官府恤民如恤孩去逆
效順毋疑猜
民歸來幾遭摽掠空衆財今得撫安無後災生意
羣從勤裏回
民歸來室廬或火或傾頹增新葺舊亦易哉翦茅
伐竹皆爾材
民歸來二年不種田蕪萊因風一火俱成灰春來
動勤及草萊
同海陽舒敎諭登湘山絕頂　顧璘
兀坐不快意起登湘山頭九疑嶙嶸忽到眼洞庭
湘浦遥爭流盤空蒼磴路險絕四月爽氣疑清秋
波濤微茫指南海彷彿十二仙人樓欲行更止魂
惕慄聲動河漢驚牽牛紆君好奇更豪宕攀援絕
壁枝撑幽西瞻蒼梧弔虞舜滿江淚竹湘靈愁尉
佗孤墳竟誰是紛紛白草埋荒丘憶昔樓船下南
粤連天雲甲槜戈矛祇今陵谷已非昔況乃楊僕
諸王侯古今成敗等翻掌天地逆旅俱蚳蝣與君
且醉蒼玉甌對面但喜莫復憂明朝解纜靈川水
却望湘山思舊遊

洮水行　蔣冕

英徒破走長沙國吳臣誑誘亡奔越洩軍追擊至

湘中布兵大敗逃南北史記高皇十二年特書本
紀司馬遷漢將不因來此勝區區逃水名誰傳後
來武帝建吾邑遂以逃陽定疆域由漢相沿直至
隋閱歷年華幾千百逃水東流曾水西九疑山與
楚雲齊咫尺春陵路非遠尋源我欲遡瀟溪

古塔灘　魯鐸

古塔灘注山窪飛湍屈曲如奔蛇中流惡石故激
怒跳珠濺雪紛交加鏘鏘爭走萬甲士刺刺倒露
千狼牙官舟一葉百丈輓安危祇與毫釐差我時
攀巖過絕壁四顧莫非徯所家倦來坐石却俯看

握拳吐舌生浴嗟九龍山史好奇甚哦詩但道山
水嘉更嘆來日舍舟去磨崖不及親鎸趙
左州元惡就擒州印復還偶成　鄧　炳
何物癡兒膽如斗敢取銅符獨懸肘效尤武仲要
魯君僭擬平虛襲留後胃姓已步衛青塵禦人更
出黃巾右通逃相繼遺妻孥耕鋤無數荒苗畝廬
舍滿眼麋鹿場牛羊絕迹蘼蕪藪警深恒作林莆
遞計窮惟事檀公走轅門軍令應加誅邊境夷情
宜善誘覽采已示再生恩迷昏不悛難追咎懸賞
感激勇士心面縛立致壺城口身臥桁楊悔莫追
罪服上刑甘自受兵不血刃俄成功印失中書仍
復舊黜驢逞技將誰欺穴鼠抱金竟奚有窟中狡

兎終難藏釜裏遊魚寧復久寄言奸宄休喧虐逆
豎叛藩咸授首
橫州道中見日光識喜　潘希曾
舟牽輓窮山水蠻烟瘴雨動
浹旬長晝寞寞無午已僕夫泥塗簑作衣青蕉裹
飯不療饑蕭條行李潤生醭寂寞炊竈寒無煇愁
予兀坐蓬窓下忽覩陽光射雲罅千林生色嵐霧
開須臾變幻疑昏夜人言此方風土乖冬雨苦久
晴頗佳乍晴不堪還乍熱鬱蒸薰氣生陰厓我望
青天再下拜太陽高照元無外蕞爾遐荒特可憐

覆盆何礙乾坤大
龍巷石
巉石磊磊巨江北凌風欲渡鬢颯赤貝宮清淚濕
羅衣夜道西風雷轍迹露肥苔蘚磐石幽天光搖
落雲不流晚涼灑掃石上月一線長繫江聲秋
合江　黃　暉
鳴颸蕭瑟癡雲低鷓鴣聲斷春日西往雷徹底吼
到曉百川沸與三江齊中流却羨鷺足穩一任旋
波虎眼轉仙客船如天上坐笑指銀河路不遠
三華山
金翎拍海山鳥鳴寒光拂曙天欲晴漠濛瑞靄濕
翠青須臾捲幔山林薄傍柳縈

花遶城郭南山元豹藏已久文彩斑斑變龍蠖
弔張將軍　潘恩
灘江湖沛山巖薛險地豺狼橫生孽將軍怒賊五
嶽傾髮指危冠心激烈魯陽麾日黃雲悲手提蛇
矛佩明玦變生流矢壯士摧殘崖碧染莨弘血總
戎彰節江之湄洛口勛名侈奇絕探毛索羽藪澤
空將軍有兒身不滅
殷司馬平廣西冠歌　王世貞
殷公文武邦之屏不學淵源空有名一歲再遷中
執法兼提六管嶺南兵如雲鶚鵠排千艘五色神
羊映百城征南將軍不穿札渡瀘相公單白恰軍

聲雷動細柳營殺氣霜猾大藤峽任是蠻烟開羽
扇還留漢雨澆金甲狼兵錦韝繡旄弧奪得生猺
換酒沽早知不殺稱神武悔自跳踉作後夫處處
春田催布穀朝朝刻肆與提壺千秋蔑嘉縣重覩
伏波不得驕銅柱灘水灘和鐃吹聲鬱林花滿旌
旗路遙望蒼梧雲正蓄是公功成勒銘處
烏蠻灘　張佳蔭
烏蠻灘前石齒齒盤渦轉地驚濤起險絕空傳灘
頑堆估客帆檣愁欲死萬里江源異域來右出夜
郎左交阯青天赤日雲四垂貼貼飛鳶墮深水我
本西梁遠道人癡鄉奔逐胡爲爾停舟一奠伏波

祠丹荔黃蕉前致詞英雄心事無今古神物風雲
各有時銅柱功名儻難就澤車款段隨所之
冬雷行　謝少南
季冬六日次辛丑北風吼雲走雷號簷窓明滅下
掣電屋瓦騰凌激翻斗倉皇鼓報四更攬衣起
坐百感生由來天地貴藏用太和保合歲乃成祖
今纔見一陽復龍潛蛟蟄韜元精雷乎胡此出地
奮咳怒宜渾何當平邊人才騷散華髮三年泥關
滯西粵徼域兵戈漫有期朝廷禮樂元無闕白秋
天旱不收禾被野仰看多戰骨愛時苦數宮庾空
忍令蒼生受顛越今夕何夕仍開雷短檠燄促寒

爐灰雞聲咿喔發遠舍東隣復送朝曦來
全州大雨有引　董傳策
八月十六日過全州將渡湘雨大作
洞惟修遂議登陸余怯瘦骨艱行且謂旱久當雨
堅艤舟以待是夜果大雨明旦發舟殊捷惟修顧
謂曰我夜禱雨隨應余笑曰君欲洗路塵耶雨乃
爲我濟舟耳漫援筆記之
海陽山斷湘灘口何年鑿引成巨斗歷陟千級愼
啓封我欲渡之苦旱久吳郎此際遽擔簦獨怯病
骨猶難守纜結枯槎夜向分風雷忽作龍大吼俄
頃霆澤翻天飄大江小江鮫石走曉來江浪平秋

烟捩柁似飛歡舉酒憶昔韓公開嶽雲精誠豈復
干穹佑雨乎雨乎端爲誰應遣蒼生年大有

粵西山水歌

粵西山水甲天下蜀中險絶此其亞瀧濤飛出水
晶宮龍齒游漫舟底窄仰視流水一竅逼衆石尖
尖撐太空烟嵐直罩星斗落目中半是參天峯峯
勢參天江欲瀉懸崖縹緲靈根射削如玉筍秋不
凋突如長鎗鋒倒掛巖洞玲瓏何太奇訇然中開
時雨儀疑有神斧鑿其穴牽連祕詭光陸離飛雲
孤岫挖西楚靈鷲盤旋鳥猿舞遊覽縱橫不記名
大者人傳可歷數杜林城標風洞山石壁巉巖大

寫圖七星巖帶龍湖起隱山六洞間開顏江邊復
有還珠洞象鼻之山江勢湧從此直下灘江來兩
涯山石逼江縫江灘閃出鯨鯢踪歷落灘聲石可
春昭平南渡龍門險蒼梧瘴沒雲山重滯陽水折
藤江浦烏蠻灘遙那可渡諸灘捲出邕管平昆崙
西接柳慶路聞道柳慶路崎嶇峭然天險土荒蕪
方按明都銅柱鎮華夷沐宋醜儂猶宰割經畧曾
標京觀雄奇兵一夜關南奪至今馬狄並高勳八
寨還嗣新建烈滄嶼不改戎機銷羣狙跳梁誰式
遏彌原荒頻轉流移生薈鼈蹄繁聲教闊使君行部
踏春來春光縹緲薰風發繡谷擎翻齊顧霞花驄

嘶控皇華節霜姿只飽首蓍餐滿道清風洗炎熱
飄蕭萬里載馳驅今古興懷徵吹徹我成徒慚白
面生君巡自憶丹穹闕相逢且莫誇壯遊好向明
時樹宏業振衣八極被九垓俯視崑崙成一撮
閱鎮峽堡次韓襄敎韻　陳宗夔
前七十年藤峽剿韓公之功真絶少後七十年弩
灘平蔡公之功亦非小灘連峽險反側多倏忽黎
民倏夷獠攻城刼寨寧日老稺晨昏不相保憶
從廟初登年蠻猺稱兵正雲擾韓公被命震天
下力抵浮言決征討文臣武將一時聚整整堂堂
復強矯脅蠻已見應機開雙髻從來乘虛搗須臾

列盜盡俘滅萬姓稽呼角崩倒雷轟決裂破昏晦
雨溢淋漓沃焦槁平開戍壘江流通兎窟鯨波靜
如掃丁男始出抱犁鋤婦子纔嬉懷乳褓自從韓
公奏凱還營壘又見生秋草碧灘灘寇復猖猴據
險負固稱天造壽邊念切司馬憂分兵亟上海陽
道一朝夷寇復殲決撫散餘徒蘘弓早戍樓重立
鎮江郭郭外新民漸馴擾若教防禦盡如今百粤
封疆百年好吁嗟乎韓公往矣蔡公歸西上歌思
思未了巡行愧乏靖邊猷伸紙裁詩慚二老
自木龍渡浮江而下過還珠感伏波之事作還珠
歌　張鳴鳳

渡頭水深百餘尺洞門落照涵波碧人言下有支
機石定是織綃之淵客往往珠光射旁磧誤道曾
傾浮海舶梁松小兒只多蟹朱勃書生訟徒劇將
軍心事臨巳白帝舅列侯何赫赫悲哉巧舌銛如
戟況復孤臣屢經謫閣呼兒把酒酹烟波歌以還珠
咸今昔　俞安期

棲霞篇　并序

棲霞篇爲棲霞洞作洞在七星山半七峯參錯離
列洞亦迂曲盤旋益穿亘七星而行其腹中約七
八里遶遠奥窅瑋怪萬象落堂皇支撐柱中有佛
老二像羽則鴻鵠介則龍毛屬則麟鱗屬則鯉

屏帳旛幢瑯石鼓鐘花卉珍異咸是膏乳所成爲
杜諸巖洞之冠張羽王志桂勝嘗首舉之以乏班
張左陸盛藻發其靈祕僅有宋季諸作爲憾余以
退之汝城二王孫導遊摭其實際加飾鄙辭組爲
斯篇始得十二雄不類漢晉諸公弘製頗拾唐初
四子之遺羽王其稍能釋憾否耶
桂海紀殊域桂林啓神坰山水竭嘉讚巖竇後圖
經中有羣舉列斗象上摹七曜成山形神斤鬼斧
搆靈窟綠壑碧綴開仙庭靈窟仙庭非一所陰深
獨有棲霞厥到如天表叩明堂入似星躔穿廣宇
麒麟吞吐黃金鋪龍鵠盤迴暮玉柱毬場舞榭各

經途旋室傾宮頻改戶改戶經途透紫烟平原曠
藪何延綿朱泥鑪冶鍊藥地珠沙吁術分區田紫
蓋挺芝芝九軆絳雪成丹丹九還瓊實青柯積乳
液瑤英碧葉滋膏泉乳液膏泉結奇傀變態繽紛
難具擬誰謂雕屏百堵非競言舖帳千重是迴頭
毛寶左顧龜振翼琴高上翔鯉東渡神僧趺寶蓮
西行道士歸仙李別有琳琳列簫縣帝庭樂器羅
鈞天華幢九華導飈駕采旂七采迎雲輧孤上金
堂承露起並垂玉筍排空連甬遊萬里躭奇客乘
燎窺臨每驚魄仙儔難逢日月華王孫到共烟霞
癖顧影疑過絳氣居題名恍隸瑤窒籍記信青山
寂寞區翻藏元圃繁華宅
海陽三異謠

丁令君民子育老幼熙熙覆華屋淳風舒徐扇邦
域致有嘉祥感羽族庶蹇哉白雉何太馴引雛飲啄
遊西牧

丁令君理寃廳洞開圖扉放疑獄怨氣紛紜散邦
國致有嘉祥感鱗族咄哉盆鯉亦有神化作飛龍
脫魚腹

丁令君去害馬孰敢依焉城社下暴夫驅走出提
封猛獸驚啼散郊野咄哉猛虎遲渡河揚子寺前
遭鬼打

蒼梧行送沈道徵參知
九疑南去蒼梧卻重華遊後歸中州牛女北來野
蓋挺芝芝九軆絳雪成丹丹九還瓊實青柯積乳
液瑤英碧葉滋膏泉乳液膏泉結奇傀變態繽紛
難具擬誰謂雕屏百堵非競言舖帳千重是迴頭
毛寶左顧龜振翼琴高上翔鯉東渡神僧趺寶蓮
西行道士歸仙李別有琳琳列簫縣帝庭樂器羅
鈞天華幢九華導飈駕采旂七采迎雲輧孤上金
堂承露起並垂玉筍排空連甬遊萬里躭奇客乘
燎窺臨每驚魄仙儔難逢日月華王孫到共烟霞
癖顧影疑過絳氣居題名恍隸瑤窒籍記信青山
寂寞區翻藏元圃繁華宅
海陽三異謠

丁令君民子育老幼熙熙覆華屋淳風舒徐扇邦
域致有嘉祥感羽族庶蹇哉白雉何太馴引雛飲啄
嵯峨衡陽有臥龍十年在隆中一朝祥雲集扶搖
直上太清宮上帝命爾龍乘雲下九重簪擊滄溟
十萬里復轅三湘洞庭之湖水南踰五嶺入蒼梧
遙望上林而至止上林久旱望甘霖甘霖不至民
何心雲一起兮枯槁生雲再起兮龍再唫雲三起
兮四郊足雲四起兮膏澤深轟雷聚石魁魁奔洪
崖下瀧瀉飛湍和風鼓處庭花茂甘雨來時徑草
春春色偏饒上林蒞野老行過粤水濱雨師風伯

安其位勾芒上天告上帝上帝謂龍功不細余將
命爾遊天庭坐令四海沾天惠

全州道傍官松歌　何喬遠

全州官路何迢遞十里五里松參差問桐攢梓相
徑吹流颺鱗甲老爲赤鐵色萬羅挂作青蛺枝共
言官樹不敢伐或有剝蝕無枯皮昔余京師宦六
年心愛此樹常攀攀報國寺前葆益團顯靈宮裏
虬龍顛天壽山中最蓼爽原廟閟密無緜前誰知
韓手拔氏春秋鬼不饑桐鄉近隴人應守濤水南
流卽舊津黃蕉丹荔伏猶新手披蔓草荒祠下余
此樹看不絕行人客子心俱便借問此松何年有
國初種者章太守古人爲政重耨詳津梁塗巷皆

紀綱蔽芾遺思今則亡斤斧且得非時傷鳴呼斤
斧非時傷我行大江以南不見楩楠與豫章
勾漏歌　蘇濬

息馬山之曲春草萋以綠白雲何意出層巔千峯
萬峯自相屬數聲雞犬空中聞百丈蛟螭巖際宿
山前老叟向余歌嘲風弄月誰羈束欲訪山翁何
處尋笑指松間一茅屋昔年葛令安在哉片片烟
霞出空谷幽枝堪掛竹皮冠清溪不礙荷芰服珠
璣芝田儼相向鳳管龍笙斷復續莫問丹砂事有
無一醉山中萬事足　王士性

天寶貞元人已死千年大業竟誰是手提大冶鑄
乾坤後來共說河東氏並轡中原有幾人愈也角
立河之濱百川却障狂瀾折風雨延津會有神解
道河清苦難俟瞥驚白日風塵起去國投荒十二
年驅鱷開雲八千里魅魍蛟螭作比鄰強開闇習
就陽春耐可呼天作知已詎知天意難具論刻物
肖形神理在尺管畸令握貞宰雨暘自取造化忌
夭死炎荒託蓬蠻侯死較先韓較後羅池之碑及
韓手拔氏春秋鬼不饑桐鄉近隴人應守濤水南
流卽舊津黃蕉丹荔伏猶新手披蔓草荒祠下余
亦東西落魄人

弔劉參軍黃墓

劉參軍獨鶚啾啾百鳥羣長鋏倚天氣吐雲巫咸
不下霄漢遠淚斷杞國人無閒欲抉羅曦上天門
虎豹猙猙坐九關玉女投壺笑方劇衆星爭月光
猶繁且招龍比遊地下萬里投荒奄墮焉湘流東
去鵬南來長沙弔原君泣賈生慚借劍阻尚方死
願裹屍棄中野雄虺封孤任九頭魂招不來粵山
赭劉參軍青山聳癘多風雨化碧啼鵑一坏土上
有雛有雛六歲而孤無恃如委道塗張氏垂

張義姑辭（臨桂人　節烈女傳）

陳繼儒

絶可奈何可奈何義哉姑處子不嫁之死靡他不
願爲鳳凰翱翔井邊梧不願爲鴛鴦游戲水中蒲
但願雞長成身作白頭烏青春逝淸夜徂抱兒子
涙血枯爾寒我禍爾饑我餔投爾句讀愛爾髮膚
娶婦生兒美且都孤兒活不知無母室女老不知
有夫險哉一縷千鈞扶程嬰李善何難乎吁嘘分
巾幗男子粉黛妖孤汝獨不聞桂林張義姑

區龍正

經畧臺懷古

越南西去古銅開莊洞之水何年至別有牂江達
故臺臺自開元間樹幟南屏蠡蠡都嶠君大客虎
踞井超羣劃成千古英雄地往事升沉悵夕曛駱

駝壩龍巷單九派滙師武臣當年節鉞知誰任五
筧芳名今尚問閭有漫叟爲元氏輕裘緩帶羊叔
子文章已擅盛唐名南海決決分賜履忽憶蓮湖
面面亭風流易盡嗣芳芷行塵不隔荔枝紅楊游
尚在楊妃死地靈人傑總一時銷越歌晉千江裏
由來荒裔亦無常一秤碁局等兒戲倏忽游移數
百秋山城蹙絶如斗寄人風遐想京洛遺炎躁文
身差可異變閩化蜀總何人海濱鄒魯擧殊地咎
不見濯纓石釣魚臺千年人去鶴歸來南山壁立
還相對江流不盡溯復洞勛名幾度成消長徙倚
城頭玉漏催

藝文

歷朝

五言律詩

過巒洞　唐宋之問

越嶺千重合蠻谿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葬匝釣人家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橘花誰憐在荒外孤賞足雲霞

自湘水南行　張九齡

落日催行舫委遲州渚間誰云有拘役乘此更休閑曠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濟容與唯愛鳥飛還

題梧州陳司馬山齋　孟浩然

南國無霜霰連年對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藥欲開花春去無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雖可悅會自泣長沙

寄楊五桂州譚　杜甫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過柳州　戴叔倫

地盡江南戍山分桂北林火雲三月合石路九疑

深暗谷隨風過危橋共鳥尋羈魂已愁絕不復待猿吟

種柳戲題　柳宗元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慙無惠化傳

送桂州嚴大夫　韓愈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驚不假驂

海南送葦七使君赴象州　陳陶

一鶚葦公子新恩領郡符島夷通荔浦龍節過蒼梧地里金城近天涯玉樹孤聖朝朱紱貴從此展雄圖

送容州唐中丞赴鎮　張泌

交阯同星座龍泉佩斗文燒香翠羽帳看舞鬱金裙

送獨孤判官赴嶺南　劉長卿

伏波初樹羽時爾靜川鱗嶺海看飛鳥天涯問遠人蒼梧雲裏女青草嶂中春遙想文身國迎舟拜使臣

桂林路中作　李商隱

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蟬嘒嘒猶向客依依
依村小犬相護沙平候鳥飛
桂林郎事　張固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
樓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竟何祷簫鼓不曾休
昭州　王建
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虎當官路臥猿上驛樓
啼繩燭金沙井松乾乳鳥梯鄉音殊可駭仍有醉如泥

哭劉司戶黃　陳羽
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
江闊唯通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
異俗二首（自注時從事嶺南）　項斯
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簷
簸虎箭侵膚毒魚鉤刺骨銛鳥言成諜詐多是恨形襜
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獺祭只是縱豬籠
都縣對連鰲餌樓求縛虎符買生兼車鬼不信有知年
昭潭十愛錄六　宋梅摯

我愛昭州水湘灘共一源本無丹泥滓去有棹歌
誼沃野藤溪道浮深玉海門有時新雨漲多半是
君恩
我愛昭州士平居富墊庠興賢尊漢詔論秀美周
鄉藝苑蒲開堞書堂縣結囊螢宮前後進一一手
間香
我愛昭州觀裁基壓大溪一樓雲駐隱雙表鶴歸
迷金劍先朝詔鶯鶯舊使題皇恩新雨露祈福為
蒸黎
我愛昭州路優游不險崎九疑通舜野八桂遠荼
祠亭堠相望處漁樵有歲時豐暑雨陰晴雜秋田早晚

山詩
我愛昭州酒千家不禁燒綠醪一舸舉癘霧四時
消紅葉和雲踏青帘傍水招化濃民自醉鼓腹日
歌堯
我愛昭州果西東此擅珍荔枝登宴美桂子薦盤
新映樹珠含影承牙玉溜津二年遊宦樂滿腹嶺
南春
北牖洞
舊駐東方騎因題北牖名來須風作御去認斗為
城日氣晚方到雲收寒易生予心匪游衍拱北振
華纓

孫抗

險絕信天開春蘿蔭古苔不愁雲景閉先得日光
來片石充基局涼坡遞酒盃東風偏著意草木爛
成堆
過清湘
嶺開蠻壤斷此地下湘川綠水紋如染丹楓色欲
然癘消還愛酒我醉尚憂邊故里誰相訪孤帆出
曉烟
霞溪驛
歌聲野色中人樂歲時豐暑雨陰晴雜秋田早晚

陶弼

同嶺雲無烈日江樹足涼風自指鄉山語前村有
路通
二妃廟
溪上龍蛇屋蕭條帝女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
疑古服霞流綺新粧月獻眉楚民無水旱簫鼓謝
神禧
題與安縣石灰舖壁
馬度殽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
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際是
吾家
再至陽朔
五管新多事輕車屢往還勤勞成白髮故舊是青

山樹色纔分楚江聲未出蠻自慙迎候少無惠及

孤鰥

攔蠻山

西去萬重山茲峯獨限蠻天生賊多計民賴汝爲

關設險數州地防危一日閒守邊須以道絶頂可

蹊攀

永平寨道中

疊嶂深千里窮邊今一隅北風家信息南斗客程

途嶺勢類開合猿聲作有無過溪人笑隔岸戍

烟孤

送呂漕典獄之梧州

峽口著梧縣城依南斗魁江潭海潮上地熱火山

來草沒蕉魚穴雲封拜表毫到應無獄訟豈蔑酒

類開

容管

一年勾漏守尊盡洞中天佛記虛藏用仙壇葛稚

川醒心西驛水燒眼碧池邊我豈無新事詩碑與

酒泉自注御有勾漏白石御膳等山所謂二泉天也盧下有石泉井記後唐李復作池植蓮數畝

關路下昆崙南寧崑崙關蠻封迤邐分春光偏著草雨意不離

雲俗異君修德時平將用文臨溪照綠水老鬢雪

紛紛

三公臺落成

北原喬木外三將舊屯營草沒金鎚蹟山應玉管

聲路隨關地迴江背瘴天輕異日誰相繼來書第

四名

羅秀山

尋山入羅秀旋結草堂居花露生餅水松風落架

書閒獲得句後見月出行初此夕雲林下無因夢

使車

那霸泉

昔年觀地志此水出牂牁斷岸深無底平流暗起

波感恩來客少射影短孤多未老諸蠻在樓船空

再過

思明府明江

幾年來嶺外此夜宿清中照枕殘雞月吹燈落葉

風虛循猶鴈國楊僕已衰翁起戴寒星去前村燒

影紅

送向綜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

心歲計多藏藥丹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彙

范仲淹

曹輔

石磴仙巖路登臨臭侶攀亂泉歸萬壑一日盡千山嶂雨收雲後松風吹暮還道人今不見無處覓

元關

能仁寺

招提古山島掩映碧江心鐘叩蘋風遠僧禪水月深鶴歸門外浴龍向檻邊吟每遣遺詩者毋亡撥棹尋

挽鄒忠公

一伏青蒲上三年薤海濱泉甘不出戶客至豈無巾報國心常在知恩志未伸追懷垂絕調空有淚盈巾

楊時

路入容南境風烟自一方山空雲冉冉春動水茫茫紫府丹砂祕幽村碧樹芳蕭然有佳致作筒是炎荒

黃庭堅

訾家洲

一雨便清涼風回百草香雲山米家畫水竹輞川莊倘賦蠲新帖牆椒斬舊行歸鸛乘晚舞空翠滿輕裝

張孝祥

蒙亭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并遙波通極浦落日抱孤城小語千巖應長歌白鼓驚坐看衣幔上漠漠晚雲生

孫覿

雲生

紅萱蔫花

綠葉蕉心展紅苞竹籜披貫珠垂實絡剪綵倒鶯枝且入花欄品休論藥裏宜在南方草木茂爲爾首題詩

范成大

堯廟

明祀崇千載荒山拱萬靈插天曦絕壁飛瀑下空庭緬事存淳古眞風寄杳冥蘋繁何以薦帝德日惟馨

張栻

仲春過陽亭

亭古危臨岸林幽巧近城烟容閱雨住花片著溪清春事已如許客懷誰與傾高亭前兩好樹滿意欲敷榮

觀靜江山水呈陳魯叟漕使

桂林佳絕處人道勝匡廬山好石骨露洞多巖腹虛崢嶸勢相敵溫厚氣無餘可惜登臨地春風草木疎

戴復古

融州東樓

燈火無鄽市江山遶暗城漁舟關析響野燒日頭生雨關千村暝天高一月行夜樓多好景都不礙陰晴

陳藻

全州

劉克莊

寂寂全州路家家荻竹扉異僧留塔在過客入城稀傳舍臨清沚官亭占翠微沙頭泊船者多自嶺南歸

初遊水東諸洞次同遊韻二首

桂山前未到今日是初遊招鶴登青嶂呼龍俯碧流深溪通秉炬小竇劣容舟豈敢輕題詠同官盡柳劉

泳深祐庚戌因勸農來白龍洞得四十字

舊聞巖洞勝欲往自髫年聳秀過靈隱幽深似善權遠環州堞外近赤屋篷邊倘有登臨約時時願執鞭

老龍昔未蛻嘗蟄此山中霖雨春疇足風雲夜壑空兩崖高下倚一徑往來通不願千金劑惟祈百穀豐

蒼梧即事

近岸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瀑雨灘石走羣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

過梧州

城空花煽熳樓迥雨蕭條毒草春生瘴蠻江晚上潮魚肥堪把釣鳳去不聞韶萬里雙持節恩波賴聖朝

逍遙樓

逍遙留古迹勝景浩無窮寥寥鎖山城市烟藏水府宮峰磐雪漢外棟宇畫圖中百草叢深綠羣花綻淺紅

湘山寺

堯廟

舜廟

粵俗人知帝遺祠古至今青山花寂寂朱戶栢森森雨打荒碑缺苔封石洞深曾聞張仵講來此聽韶音

箜篌亭

上到青林杪憑欄盡柱州千峯環野立一水抱城遊流沙際分漁艇烟中見寺樓不知垂去客更得幾

盤縣登越亭

不到越亭久櫃花今已紅江流寒瀉玉山色翠浮空百越薰風裏三湘夕照中行藏仗忠信六合本同風

朱聘顏

淳祐庚戌因勸農來白龍洞得四十字

老龍昔未蛻嘗蟄此山中霖雨春疇足風雲夜壑空兩崖高下倚一徑往來通不願千金劑惟祈百穀豐

李會伯

蒼梧即事

近岸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瀑雨灘石走羣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

謝孚

過梧州

城空花煽熳樓迥雨蕭條毒草春生瘴蠻江晚上潮魚肥堪把釣鳳去不聞韶萬里雙持節恩波賴聖朝

易謙

逍遙樓

逍遙留古迹勝景浩無窮寥寥鎖山城市烟藏水府宮峰磐雪漢外棟宇畫圖中百草叢深綠羣花綻淺紅

建都思

湘山寺

雷隱翁

何代梵王宮軒窓闢碧峯虛庭蒼蘚匝一徑白雲
封石澗吞寒竹巖猿答暮鐘能令吟賞者不倦往
來重

柳州道中

五嶺炎蒸苦征夫各陣行荒哉秦象郡痛矣柳龍
城水毒人多病烟昏馬易驚野闊狐察甚邊將莫
言兵

元陳孚

度三花嶺

絶壁三千丈荒烟八九家黃茆青草嶺黑瘦白蕉
蛇橄欖高懸子芭蕉倒吐花嶺頭一回首何處是
京華

桂林

傅若金

桂林南望蔥山路與雲連淺水清湍石攢峯亂刺
天千戈仍歲月瘴癘接風烟蠻寇何能定邊氓亦
可憐

梧州嘉魚亭

丹楫回沙驛旌旗駐郡亭江通五管白天落九疑
宮江山圖畫裏賓主笑談中回首巖城暮千門日
影紅

霞紅

逍遙樓次韻

危樓天欲半登覽與何窮雲鎖崑崙塞星環太乙
龍

賓州

明劉崧

過嶺冬猶熱緣山夜未寧樹殘兵後赭草發燒餘
青西寇送仙霧南人候使星民居日稀少惟見短

長亭

還聞柳州破道阻將派江
交阯方通使賓州忽被圍還聞山路塞徑就水程
歸上府空金椀前軍老鐵衣誰能平政化不事總
戎機

書堂山

何年柳使君開此領書林天地三江遠烟雲一徑
深高山仰聖道流水靜人心俯伊昔從遊樂遺風尚
可尋

逍遙樓

陸 厓

身世雲霄上飄然思不窮晴山排翠闥暮靄閟琳
宮牧笛殘雲外漁歌落照中蓬萊疑望眼隱隱海

霞紅

逍遙樓次韻

伯篤魯丁

危樓天欲半登覽與何窮雲鎖崑崙塞星環太乙
龍

賓州

吳伯寅

過嶺冬猶熱緣山夜未寧樹殘兵後赭草發燒餘
青西寇送仙霧南人候使星民居日稀少惟見短

長亭

還聞柳州破道阻將派江
交阯方通使賓州忽被圍還聞山路塞徑就水程
歸上府空金椀前軍老鐵衣誰能平政化不事總
戎機

書堂山

何年柳使君開此領書林天地三江遠烟雲一徑
深高山仰聖道流水靜人心俯伊昔從遊樂遺風尚
可尋

逍遙樓

陸 厓

身世雲霄上飄然思不窮晴山排翠闥暮靄閟琳
宮牧笛殘雲外漁歌落照中蓬萊疑望眼隱隱海

下馬度嶔崟千溪復萬林含沙疑鬼箭飛草畏蟁鍼火種通猺俗山歌雜戍音逢迎暫投息起坐劇愁心

發梧江驛　韓守益

早發梧江驛新晴宿雨收暖風寒食後啼鳥綠陰稠到處停蘭棹逢人問粲州隄防多鼠盜終夜整戈矛

懷遠縣

治平今有日因得遠人懷一水洋洋遠千山翡翠開竹廚依澗壑縣鄣半雲籠我正尚民奠苗頑莫浪猶

謁羅池廟

嘗聞柳州柳今到柳州城謁廟雙旌去看碑百感生

遠人嚴祀典遺像著高名庭樹參天綠神來森癘清

遷江縣

駐馬遷江縣懸旌映落霞山危開八寨縣小只三家望望依前戍鳴鳴起暮笳晚涼生解宇中夜夢京華

暮梧即事　林弼

駐馬暮梧野雲烟半杳冥荒林虞舜廟斜日呂仙亭城枕三江險山連百粵青長歌舒逸興激烈振

林垌

邕州

五管推名郡雙江接上流人家蠻霧曉山雨瘴烟秋遠客誰青眼殊方易白頭今宵南極外分野望牽牛

宿蘇橋驛　藍智

桂嶺愁人地梅花歲暮天孤雲寒雨外獨鳥暝鐘前牢落空雙鬢驅馳又一年覩風愧無補爲客記山川

柳城道中

霜氣晚淒淒荒岡恐路迷孤雲桂嶺北落日柳城西地暖蛇蟲出林昏鳥雀棲蠻鄉經戰伐問俗愧遺黎

荼城縣

十室黃茅邑千峯紅葉村喧卑蠻俗異質朴古風存雞犬連猺峒牛羊到縣門殘年歷荒徼遙布聖明恩

過雲洞嶺

路出千林迥山連五嶺遙石崖懸度棧野樹臥通橋澗飲猶防蠱舍耕盡屬猺夕陽驅瘦馬疊影漫蕭蕭

柳城縣

青山入縣庭小邑但荒城竹覆茅茨谷江湧石壁
清草蟲當戶墜水鳥上階行問俗知無事松風一
榻輕

西山

數里西山路千家夕照村霞光迴樹杪山影倒雲
根吏少空庭舍人歸附郭門地偏風俗好雞犬任
黃昏

青連山

萬疊山如障城頭翠作圍玉龍臨瀑挂元鶴伴雲
歸謝屐遊難遍陶簪見亦稀倚欄看不厭嵐翠濕

人衣

白雲洞

野外尋仙迹雲封古洞幽碧桃時在澗瑤草不知
秋道路通三島烟霞占一邱有無誰可必明月自
悠悠

鰲頭山

江上蟠桃石雄吞北郭陲中擎天一柱獨障水東
馳霖雨多需望風雲每護持憑誰一點化高躍向
天池

伏牛嶺

落日度牛嶺歸禽相與還雲吞山一半路沒水中
間村落多稱寨行人每怯蠻羣黎入版籍墜爾一

張拯

何艱

成化七年十二月十有八日余與總鎮太監陳公
總兵官平江伯陳公視師武陽留款慶林寺
寺前山坡之上其平如掌下臨長江旁列茂樹衆
登覽爲之躍然喜勝地之偶得而固念時事浩然
與發作一詩書貽寺僧同游者參議王孟育馬文

琴憂民成老疾報國喜同心聞道西征急何時聽
捷音

過大關

大關惟線路磴上崔嵬雲觸車簷起泉從樹杪
來寒輕花徑濕積靄穆穆遠道逢奇勝奚囊取
次開

魯鐸

上林道中

山路奇還險肩輿阻復通有時疑墮井忽地欲凌
空襟袖雲中氣旌旗樹裏風獨憐寒暖候不與故
園同

韓雍

崑崙關

路出崑崙上中林不見天巢卑幽鳥覆樹老怪藤
纏空翠疑成滴陰崖戒近邊前驅知不遠鼙鼓隔
蒼烟

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七日廣西進兵

先捷猶天幸懸軍勢不孤膏脂饒粟帛老弱戒弦弧五月方誅戮三苗復啸呼未聞堯舜日亦復望來蘇

題陽朔縣　　王臣

山城極清秀彷彿武陵源黃葉飛江路青山到郭門田中禾本立牆角豆花存坐待梧桐月披襟共客論

柳山書院　　劉敬

柳山名已久刺史暮方來雀勝依然在榛蕪次第開

續編頒吏傳重築讀書臺何幸陪游衍清泉蔫一杯

訪仙源洞得道人蔣聲故棲石題　顧璘

水曲桃花暗靈巖信有仙蟲書留古洞鶴駕去何年白犬眠金竈蒼龍飲玉泉愧非稽叔夜來此竟空旋

春日磐石江上　　孟洋

歷歷春山色罷人坐不歸空園花自發芳草雉爭飛

飛多病懷鄉切端居出郭稀塵冠將白首無乃負漁磯

入金盆山訪唐孝子

舊聞判股事今見結廬倚簷鶯行隔風俗殘驅效死生秋原雙淚苦春草寸心微獨夜悲風切偏聞宰樹聲

小泛得黃樓諸山之勝

不奈城中役重尋水上游秋光俱白舫山翠忽黃樓竹覆溪門淨雲藏石洞幽誅茆饒野意留語報沙鷗

月牙巖

天設巖須古月牙名自今樹低千岸轉洞敞萬峯侵冠服承雲麗笙歌落澗深南州真勝槩北客此登臨

興安道中

問縣古興安觀山秀鬱盤松浮蘿蓋遠石漏澗泉寒陡開平分湲湘灘此發端放舟沿兩岸花草入窓看

靈川道中

曉日靈川道春風遠使旌山迎來雨色石過轉泉聲細澗桃紅杳高原稼綠平人家多隔樹疑在武陵行

駐潯州

三峽聞猿斷雙流見桂平祥狥通象遠勺漏出龍洧何事虛閒府頻年少住恨蕭條駐潯節回首媿

千城
駐賓州
長驅來宦轍遠徼入賓州地接龍蒐貢途通象服
郵民風今不陋王澤故長流何爲田禽鶩偏煩士
馬蒐
駐南寧
西粵觀諸郡南寧亦首風正音前漢叶奇貨左江
通銅柱勳名後金城禮信中須知夷壤接往歲事
征戎
龍門驛
險仄灘江峽龍門驛路通軍麾沙水上春色鷰州
中深樹埋豺虎窮荒絶雁鴻天山勛亦壯吾欲挂

彫弓
烏蠻江上曉發 向錦
威武神祠下鐘殘曙色分疎簾透初日危檣墮秋
雲江滿灘聲穩風高鶴唳聞身爲萬里客獨往更
誰羣
青山廢寺覽古 陳瑾
石壁題名遍雲封古磴斜蜂衙爭嫩蕊鹿臥藉寒
花水碓猶舂雪松房半宿霞巖前僧定處占作野
人家
過象州
蒋山卿

泰皇開象郡茲事已千年臺古埋秋草城荒起暮
烟江天雲漠漠石嶺月娟娟萬里愁漂泊因風懷
昔賢
與安道中
放浪滄洲客遲迴桂水春窘雲虛礙馬芳草遠隨
人野闊啼鶯樹山多佩犢民戍歌愁聽汝荒服幾
時新
太平學舍八首 黃佐
吾道江河永文章奎壁精寒光無楚粵清澗足鮮
罷絶徼兵戈少青衿絃誦鳴新秋占氣候應產紫
芝榮
桂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二 藝文 三

空城抱靜碧太宇遍青蔥誰謂經無用人知聖可
同三千歷戎馬萬丈吐霓虹所志諒能遠殷勤戒
簪蟲
登敎千年運春秋一缺宮明禋薦緑藻遵饗拂絲
桐地遠人多朴中學物自融乘桴非有託茲意鬱
冲冲
昭州道中 潘恩
舟移桂嶺外人泊暮江濱百越炎蒸地千山虎豹
羣虛明涵洞月狼籍散溪雲何處征歌發愁予不
可聞
登思恩簷邊樓
冥起

高壓郡西城簷邊不滴名江山三面敵雞犬幾家
聲散堞烟中靜危橋竹外明公餘一登眺觸處識

詩情

自柳至平樂書所見　袁　泰

象郡極蕭條賓州頗沃饒墟多醜女互市半良
猺篝裏檳榔黃花粧茉莉嬌鞘軒叨使者異俗采
風謠

邕管真堪賦江南恐不如橘奴金彈客荔子水晶
虛海錯羞方物山蕉入野蔬無論寶玉賤魚米自
宜居

鬱白方言似海梧瘴氛賒蝀蛇晴挂樹射蜮晝含
沙屋覆湘君竹山紅蜀帝花夷堅收未盡博物待
張華

昭平灘險惡最險是龍頭藥弩弦齊發銅刀鞘屢
抽紅巾翻把隘白晝競鉤舟倘得山韓將孤輦豈
足憂

謁劉賢良祠

高樹臨流水空庭滄夕陽萬古翻下第三甦竟投
荒事業存青史英靈儼白楊古來稱屈者不獨一
賢良

謁柳祠

羅池非昔日柳廟亦荒頹秋草重門閉寒花獨樹
開芡葉眞命世今古孰憐才猿鶴如相訴松風晚
更哀

島蠻灘

灘說島蠻險今來異昔聞江流清似鏡山瘴白於
雲銅柱驕遊烈叢祠表懋勳伏波如可作談笑掃
妖氛

蒼梧作

氣候南荒異蒼梧濕更饒山雲晴忽雨江霧夜連
朝痴與炎俱劇愁隨瘴不消故鄉那可望杜嶺已
迢迢

昭潭見雪

五嶺傳無雪三冬喜見花霰喧窓竹響絮捲朔風
斜臘已辭梅魯春先報柳芽誰憐僵臥者猶自滯
天涯

鬱林州

舊屬蒼梧郡今通南海軍尚中風轉惡嶺外氣全
分怪蟒呼人姓陰蛟吐瘴雲夷歌起樵牧幾度隔
墟聞

蒼梧夏泊呈同行楊少室憲長　謝少南

嶺外自恒炎梧山更鬱盤江霖偏作癘氷井不生
寒並艤桄榔樹初看荔子丹仙舟涼夜興飛雪灑
鳴湍

登七星巖
錢　薇
爨火窺元谷披雲上翠峯王城環翼鳳江水抱游龍草合虞皇轍疆分漢帝封還將千古意把酒對高春

遊靖藩宗室池館
帝胄仙人館朱扉綠野堂水涵魚藻動繹放鳳翎長谷簡雕金賦神丹閟玉房悠然心自遠疑是白雲鄉

書蒼梧署中
錢　薇
兩載天南柚兼旬鉤檢賒明庭昭宵漢使節滯荒涯花鳥川中上雲烟帶遠沙炎方非足慮祇切媿

黃麻
徐　浦
大黃江口
江流急於箭風高浪拍天簾開山入座雲暝雨隨船

舶椎髻蠻堪駭侏儒語孰傳回看津吏候瞬息過前川

驊洞江
張佳蔭
路入東甌國猶登萬里舟衣冠無故識邪許總夷儔壤接夜郎境程踰銅柱秋清風賴相送暫爾思悠悠

發橫州
何　御
役役催行色蒼蒼望曉河雁經炎海少花發越山多水羊宜春種烟蘿待曉過單車猶入郡五馬意如何

玉烏變離
方弘靜
灘水迅如此行人仍暮過風烟發道路祠寢漢山河功豈雲臺掩悲應野老多千秋思蔥茂返棹激長歌

泊江舟中
野橋津吏待稍泊散鷺愁江月先臨館山雲早上樓人喧城下渡鼓發驛前舟暝色蒼蒼遠風帆何處收

咏莆泉
石隙鳴泉瀉秋深玉髓流精靈涵太始澄澈濟源頭出濶施千頃餘波沃九州生民望龍雨早晚此中求

橫州夜泊浮槎館
奉使豈張騫仙槎此地傳舟來豚鬱木人及荔支天容舍懸新月鄉書已舊年因思一片石今在錦江邊

興安道中
雲迷峯自疊灘急水相離細灘二江於此分言相離也竹露長疑淚松風不斷吹徧兒歌刈稻徭女舞祈祠萬里今封建無言隨九夷

府江舟中　李敏

灘穿自應漱嶂深殊未厭揮絃白鳥起卷幔碧雲
添境昔華夷限官令吏隱兼榜人無太駛爲穀衆
峯尖

登橫州鉢嶺二首　翁溥

深古樹藤蘿合空林猿欽吟殊方聊復爾天地滌
煩襟

天畔招尋客奇探興不羣將軍凌紫邏多士入青
雲野曠孤邨小江晴遠水分飄然遊象外歌嘯隔
崖聞

聖朝文化溥土族尚英雄碑礪山川異經營制作
同文亡失舊事世亂剩殘宮欲得興衰故殷勤詢
老翁

關雞山　盧仲佃

嶺西山洞別此有關雞名月下昂冠過風中振羽
輕兩涯虛幻影萬古斂啼聲我抱探奇僻輕舟不
問程

遊南山　鄧朝賓

江南開古寺奇蹟到人間石佛懸飛蓋金繖躍翠
巖洞深雲更鎖松老鶴猶還絕頂摩蹤處依稀斗

宿參

送項子忠明府之蒼梧　李敏

白首蒼梧令逢人說蕙卿藤陰鳴蛤蚧山氣暗桄
榔自昔由虞化何嫌本粵疆桃花栽滿縣春色勝
河陽

白橫槎汎端溪　區大相

竹岸收殘市花源訪故津里蓉仁共美俗以德爲
鄰土布芭蕉盛林香橘柚新何須會稽守方作錦
衣人

遊興安乳洞

斷蹟藏沙渚飛梁渡洞門復田分石畛採水濮雲
根乘雨垂空結春雷殷地奔將無異人隱紫氣擁
朝昏

飲柳山　楊芳

把酒高臺上青山落案前飛花三月雨垂柳萬株
烟勝地堪吾醉清風媿昔賢塵纓何處濯深澗有
寒泉

鬱林過博白道中即事

不識辛倉路今知平政橋江流南入海山雨北通
潮野興催詩急鄉心入夢遙蒼梧雲暗處疑是聽
簫韶

與業過博白道中

官道穿崎峽籃輿衝晚晴水鳴如有爲山曲更多
情野鳥迎人語林花映日明愧無經濟藥何以慰
蒼生
平樂廣運堡落
管大勳
廣運接龍洲營屯跨上流編茆還作屋刳木即爲
舟城郭依高壘豺狼遁遠陬年來平十寨無復九
層樓
安南貢使院寶道蒼梧以詩上請司時觀察胡公
次其韻并和
陳熙韶
星門戎索靖日域塞烟清象齒關南道龍驤嶺外
營冠裳歸漢羽笳鼓事郊迎側耳望雲裏啞閒起

頌聲
曹學佺
登雉巖相傳卽雉聽經化處唐宋人多於此送遠
亭榭久堙予興復之
江水入陽渠春流曠有餘巖空靈雉化穴小定僧
居出饅閣茲地歌風陳彼徂久無軒蓋到荒徑爲
誰除
沉舟金蓮港因游白龍洞
的的水蓮金舟移入港深孰知平野上轉自得幽
岑穴瞑分僧爨泉高落梵音秋光渾不減僻處仁
堪尋
木龍洞
桂中稱最險城外有重窩匪籍丁夫鑿能穿癸水
亭坦然車馬路宛爾木龍形却喜沿江望堯山一
抹青
桂林風謠十首
楚粵流皆仰湘灕水自分易生階面草難度嶺頭
雲素節龍舟競冥搖鳳穴凍水東街最盛遊女咽
羅裙
零陵入始安桂海地漫漫節令無冬夏陰晴變煥
寒茗合烟氣重蕉裹傑沙乾癸水東城入兵戈幸
不殘古濛云癸水統東城永不受刀兵
自古云荒服分潛亦驍親銀章懸國信朱邸錯居

民城外寬文綢車中吐錦苗茵他方傳好尚厭罷此
纖新
物候中華隔高寒轉苦皁桂花多晚實松樹每交
枝竈粉時侵面冰風易中肌嶺西饒藥物病嬾亦
誰醫
簫鼓沸中秋肩挑水族稠甕殽臨頓辦節序競時
修月兎燈俱上風鳥癖易收官街青石路醉倒滑
如油
不住榔椰酋相傳好辟嵐喉乾如轉磨葉響似饋
蠻棗地皆脂澤逢人若醉酣生年無半百黃面老
罹罾

偏安闢此地漢法已全疎塞迴書遠雁溪清弩射
魚穿山爲孔道放陛下靈渠待學桃源隱村村盡
可居

夜坐多蚊母秋成半芋魁寄桑傳醴法支石中碑
材戍餉資橋稅山田田仰糞灰廣南商販到鹽厥雪

盈堆

猺糧難作辦蛇老未全馴風俗傳雞卜春秋祀馬
人法依山倒峻歌疊浪花新嬪婦田間過忙將織
作陳（蛮猺山猪也食人田禾以機杼之物陳設則止）

退食衙應放長時即早南衙杯跨瑞露燒筍出靈
嚴吏隱吾何媿人言或息讒豈如心祐世簒籍至

今劇（蛮陸嶺嶺有宋時築人碑）

過古田

何良臣

百蠻烟瘴裏道路異中原月冷千卭骨雲封萬壑
猿年來傷遇曉戰罷幸身存欲作消憂坐無能貿
一鐏

許時謙

萃綠亭

吏事邊城少探幽得自吟牖亭倚古岸伴客悲濃
陰金印山隆座龍英水遠林溪聲風裏細日夜有
鳴琴

唐 柳宗元

歷朝

七言律詩

嶺南郊行

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
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颺母偏
驚旅客船從此處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南省轉牒欲具注圖令畫通風俗故事

聖代題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
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黃茆淚

洞敢留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
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
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雁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舂印文生綠經
旬合視匣弄塵盡日封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
水露鱗鱅丈人本自忘機事爲想年來憔悴容

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

手種黃柑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

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開花開噴雪何人
寶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寔堪養老夫

柳州崗罷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
崗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
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鬼門關

嶺外中分路轉迷桄榔樹梁暗前溪愁衙毒霧逆
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
吏報潮雞不與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送杜秀才往桂林

桂州南去與誰同處處山連水自通兩岸曉烟千
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聲雨欲來楓樹黑火雲初
起荔枝紅愁君路遠銷年月莫滯三湘五嶺中

贈容南韋中丞

普寧都護軍威重九譯梯航艦要津十二銅魚尊
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

晚次湘源

烟郭遙聞向晚雞水平舟靜鼓聲齊高林帶雨楊
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二女廟荒汀樹老九疑山
疊秀山

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使客悽

平生賦性愛觀瀾今日登臨疊秀山天錫卦爻分

桂江

末識佳人尋桂水水雲先解傍壺觴筍林次第添
斑竹雛鳥參差護錦囊乳洞此時運越井石樓何
日到仙鄉如飛似墮皆青壁盡手不如元化强

越觀文重試及第

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邀
上第又將彩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
燒轉見新今日舉頭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謁堯帝廟

祖龍開國盡遐荒廟鬼唐堯鎮此邦山捲白雲朝
帝座林疎紅日到仙幢巍巍聖蹟陵崧嵩蕩蕩恩
波洽桂江瞻仰威靈共回首紫霞深處鎖軒窗

南遊

興盡南遊牟未迴水工舟子不須催正思碧樹關
心句難放紅螺釅甲杯漲海潮生陰火滅蒼梧風
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

張泌

晚次湘源

烟郭遙聞向晚雞水平舟靜鼓聲齊高林帶雨楊
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二女廟荒汀樹老九疑山
疊秀山

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使客悽

宋 周渭

平生賦性愛觀瀾今日登臨疊秀山天錫卦爻分

曹松

象外地將圭笏出人間昭州水遠孤城小五嶺山高衆垤難極目紫宸何處是碧雲深處珮珊珊

楚南偉觀樓　柳開

洗盡蠻烟几案空登臨直見楚山雄坐當鴻鵠高飛處身在乾坤瀚氣中木落有情瞻北闕霜輕無力戀人西風凭欄自是蓬瀛客獨對瀟湘興未窮

表弟李宗元知桂州陽朔縣　楊億

桂林陽朔溪山秀莫歎迢迢五嶺南百里宇人須敏政千金酌水更慇懃貪鳴榔下瀨潮程遠曳彩升堂壽讌酣遠地民淳無牒訴縣齋終日好清談

龍隱巖　張田

龍隱晦寞時莫考龍驤拳攫迹堪驚孔明久臥蓑全德老子忽飛歸太清溪上一天常氣勝洞中六月自寒生至人不得無情處甘澤年年灑石城

入桂林　陶弼

滿耳洋洋分嶺泉早秋時候晚涼天稻花斑白初經雨竹色青蒼薄帶烟安得孤臣能慮患不勞明主更憂邊東坡故老知誰在望我車塵若望仙

題陽朔縣舍

石壁深深繞縣衙不離牀祖見烟霞民耕紫芋爲朝食僧煮黃精代晚茶瀑布聲中窺案牘女蘿陰裏伴絃歌處水墨屏風數百家

俞日過雨小溪渾遠近雲峯互吐吞殊俗易昏三里霧陽崖忽露一家村桂花香裏尋僧寺榕葉陰中掩縣門井稅未輸兵甲後心勤撫字且休論

賓州閱武堂

南嶠風雲久肅清壞溝殘壘號昇平官曹惟識簿書字民俗不知金鼓聲往歲忽傳南詔檄近時方築伏波營安城太守深邊計苗苗花開悶水兵

龍州秀嶺

路墮雲磯石梯行限隔華夷天意明白與大君爲外屏何勞諸將作長城福民可拜三公爵壽聖能呼萬歲聲海國未疆崖石老待誰來此勒功名

思甘泉水寄通判景範梁屯田

二井盤通千佛塔七元流濟萬人家波心不動青天色井口常飛白雪花兒釀宜成殘臘酒聽煎尤蓋向寒青照鬢華

焙早春茶歸時覺久添新歲美孤臣能慮患不勞明

白龍洞　鄒浩

洞門寂寂晝常陰誰識行天濟物心金翅影沉超永劫玉毫光現契圓音滂沱普潤三千界霢霂濃興一萬尋天子六龍方在御不應頭角閟幽深

周御史廟

忠言直節動天聽名在昇平北斗中陰德久宜家有後光靈今與國無窮庭前鳥集當年栢門外風

生辰日聽公不世情應我顧一觴聊復以誠通

綠珠井

玉容捐委畫樓塵一死甘酬石氏恩賓笛有聲傳
烈節明珠無淚送香魂雲寒雙嶺虛鸞鶴夜靜孤
村只斷猿試向綠蘿尋舊迹古碑遺井見清源

讀邱濬寺丞天綸亭記　邱俊屢層中進觀風俗事百箇青烏昭州職官州人尚有識之者云開業難犯世傳其得道尸解葬知所在

襟懷落落富經綸造命奇窮道不伸詩以百篇天
上獻身爲萬世師中興每聽故老談風節尚有遺
文照水濱閱說神游已無軼想經山頂亦遶遶
濱龍圖梅公嘗說

桂林道中　王　鞏

市門隱去不知年破帋甘棠蔭樂川五瘴作時雖
不染一篇留誡指其然直須鐫版人皆與庶使編
氓病可痊更有奇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許心傳

時危遠謫嘆南蠻猶在乾坤覆載間瘴雨蠻烟殊
氣候玉簪羅帶巧溪山桃榔葉暗傷心碧蹯躅花
開滿目斑惟有月華依舊好清輝應與照雲鬟

桂林山水久聞風身世茫然墮此中日暮碧雲濃
作朵春深飛筍成叢仙家多住空明洞客夢來
遲羣玉峯雁蕩武夷何足道千巖元是小玲瓏

路入春山春日長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環石筍橫
舟小風落林花撲馬香山鳥不知興廢恨嶺雲自
覺去來忙炎荒景物隨時好何必深悲瘴癘鄉

次貴州

青楓夾道鷓鴣啼古郡荒涼接島夷陸績故城依
石嶽蔣洪遺籠倚江湄光風冉冉吹香草烟雨濛
濛濕荔枝欲作終焉卜居計自應句滿不吾欺

和陳倩甫公巖韻　曾　布

從事區區厭獨賢尋幽深入翠微閒旋開榛莽東
郊路偶得神仙舊隱山都嶠三天臨瀑水靈巖十
里接溪蠻何如咫尺鄰風穴杖屨時時一往還

寄桂州張諫議和永叔

桂林太守幾時行泛汴桃花浪已騰目極雲陰低
蔽樹夜寒風急亂春燈巢鳴翡翠愁無限水宿鴛
鴦冷不勝陽朔山前好舉嶺爲公憐愛萬千層

題甘公巖　劉宗傑

謝公高興在東山尋得仙巖郡邑邊萬朵連峯疑
碧乳一溪鳴玉逗寒泉由來物外無塵景須信壺
中有洞天嶺服已安襲紹近莫將歸夢更留連

靈巖山　王安中

盤破巔崖透碧流小舟輕泛入深幽石鱗映水玻
瓈皺山勢凌空翡翠浮雲護澗泉晴欲雨寒生洞

府夏成秋停橈峭壁題名姓醉墨淋漓記此游
假守呂叔恭游中隱巖無名洞坐客鄱陽朱國輔
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題欲名曰呂公巖予未敢
披襟而劉子思陳朝彥皆曰甚當戲書五十六字
鑱於石壁間紹興甲戌季春七日　呂愿中
護田線水轉山巒人迹隔仙凡深深雲谷春常在寂寂松
斗漢潤邊人迹隔仙凡深深雲谷春常在寂寂松
扉夜不掩此處得名爰白我要須題作呂公巖
婦山寺青蘿閣　孫覿
蠻烟避瘴三年過野寺尋僧半日閒小檻吹香花
漠漠斷岸漱碧水游桃柳巢底秋登滿栢子烟

中午夢還便擬買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蒼灣
鹿鳴宴　張栻
從昔山川誇八桂只今文物盛南州秋風萬里携
書劍春日端門拜冕旒聖世取才先實用儒生報
國豈身謀且看廷策三千字爲寫平時缺缺憂
九日登千山觀
清晨領客上巉巖前路衣襟濕翠嵐九日開尊仍
絶景西風歌帽且高談地形盤薄一都會山色周
遭萬玉簪却指飛鴻烟漠漠故園菜菊老江潭
送韓宜州
頃年未識宜州面已信諸賢品藻公幕下從容逢

益友假中骫髓本家風一麾且與寬彫瘵華髮應
無慕剪功從古安邊須自治人情初不問華戎
題湘山大施堂（山中祖師號無量壽身塔在焉）　范成大
重倚春林淚竹枝南遊風物鬢成絲難尋桂嶺千
峯夢更了湘山一段奇來去別無心外法行藏休
問塔中師若論大施門前事竿木逢場且賦詩
癸水亭落成示坐客長老之記曰癸水繞東城永
不見刀兵余作亭於水上詳具記中
天將船地築嚴城形勝山川裘裏明哲說桂林無
瘴氣今知灘水碎刀兵雲深銅柱邊聲遠月冷珠
池海面平願挽江流接河漢爲君直北洗機槍
淳熙甲午桂林鹿鳴燕輒賦小詩勸駕　陳藻
維南吾國最多儒聳看迢迢赴隴書竹實秋風辭
穴鳳桃花春浪脫淵魚月宮移種新栽桂江水朝
宗舊鑿渠況有狀頭坊弁在明年應表第三間（自註今歲復朝宗古渠以應文章應舉之盛觀文王世則皆舊郡人魁天下）
題融州城樓
除却譙樓環廨舍蕭條市井客懷悲高高下下山
無數淺淺深深江有時大布紅裙猺女著半規白
扇野人持城中昨夜亡羊衆聞得誰家虎入籬
客中書事
千載蠻風尚有存此來聞見不堪論豬膏澤髮湘

南婦牛渤塗門嶺右村行客下牀調瘴藥更人提
甕灌蔬園豈無佳麗堪娛日別有淒涼只斷魂

伏波巖　朱晦顏

天顓神劍不記年洞中風景異廖寰江波蕩漾青
羅帶灘石虛明碧玉環地接三山眞蹟在天連合
浦寶珠還重來恍似乘槎到慚愧雲門夜不關

洞底石間得枯木一株花葉咸無而枝幹峭拔如
峴山晉桓薈石之物英凝結而成光澤瑩潔不減
冰玉扣之其聲鏗然珊瑚不足道因成鄙句刻之
八桂堂下巖石間以識歲月云慶元改元小春吉
日　張湖山

天敎海若效珍祥不與千林春競芳擲地遠音清
戛玉凌雲直幹凜凝霜誰浮鯨海舉槎到猶帶蟾
宮月桂香冶葉浮花掃除盡堅高直欲共天長
林邑

古田巖

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壑此名傳蹊攀分寸疑
無路飛人方壺却有天白象綠獅呈怪石神泉深
洞隱眞仙細看滴乳流脂處不是青田是玉田
方信儒

清秀山

寺徧洞天三十六磐靈獨闢此巖扉旋除野草開
新徑遮莫寒藤刺客衣歲月偶同題壁字烟霞似
不放人歸把茅欲作開山主已落星羣第二機
慶遠龍隱洞

南山山北北山南一洞中分路口三飛鶴叫雲聲
自遠懶龍慳雨睡方酣襄公淡墨留蒼壁太史高
風拂翠嵐百尺巖前清絕處道人先我著芒鞋
張自明

水月洞

癸水江頭石似浮銀河影裏月如鉤無人弄杵看
蟾兎有客乘槎訪斗牛白古鵲橋傳七日何年桂
子落三秋金輪待欲常無缺玉斧仍須妙手修
桂林寧壽寺　張湖山

丹級纔升四望賒喬消無復鬢華向來馬氏殫
神力要擬龍宮作佛家樹老烟霜鞏殿古石封苔

蘚井欄斜上人不用蓮花漏自有林梢報曉鴉
舜洞秋風　元呂思誠

西風颯颯桂林秋萬疊雲山舜洞幽曉氣浴崖秋
色冷涼飈吹樹桂香浮輕搖斑竹江頭恨遠送著
梧天外愁一旦薰風隨律變露華山色滿南州
東渡春潮

東門東渡柳青青雨後晴瀾春水生月影流來波
影碧浪花飛起雪花輕漣漪忽動魚翻藻浩蕩初
開鳧噬萍終日靜觀還有得層層天色一舟橫
全州　陳孚

城郭依稀小畫圖佛光猶照鐵浮屠斑斕歸洞見

盤瓠格磔滿林聞鷓鴣蒸水北吞雙練急湘山南聳一螺孤停鞭欲問炎州事不奈侏離見矮奴

馬平謁柳侯廟

訓華一代日星尊茶臼村童儼尚存山左竟令驅瘟鬼庭中已悔乞天孫善和里隔生前淚文惠祠封死後魂欲莫荔蕉不知處滿池榕葉擁朱門

興安縣

傅若金

亂峯如劍不知名篁竹蕭蕭送驛程轉粟未休灘水役負戈猶發夜郎兵百蠻日落朱旗暗五嶺風來畫角清空使廬儒多感慨西南佳益幾時平

桂林喜呂仲實僉憲至

正月交州奉使歸忽聞鞍馬發王畿嶺南瘴雨開銅柱江上春雲送繡衣草熱蠱蛇常並出樹深豺虎近皆肥明朝按節勞咨訪邊郡於今未解圍

謁羅池廟

柳州刺史愛羅池廟食千秋傍水涯隔坐桃梢風瑟瑟近簷檄檻露垂垂唐碑載事班前史楚曲迎神叶古詞欲借題籤卜行役秪慚巫祝強知詩

御製征南詩

明太祖皇帝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胄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蟻蝝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

詠柳州城戍守

劉仙巖

城居邊徼壘遐荒烟瘴盈眸瘴氣忙日暮海風搖星樹春秋溪水泛灘牆思軍久戍炎蒸地重鎮還用伏波兵也知文德能柔遠傳道新恩欲罷征

削雲千丈倚蒼崖箭括通天一竅開草樹陰森藏洞府烟霞縹緲護樓臺白雲已向空中去黃鶴時聞月下來欲問仙翁借筇竹凌高長笑望蓬萊

靜邊樓

雄嵽樓閣壓雲端江北江南指顧間萬里風烟堯宇宙一時人物漢衣冠悠揚鼓角驚蠻膽繚繞旌旗擁將壇簾捲畫棚春晝永不須烽火報平安

安南進本使題桂林驛

楊柳長亭又短亭春風吹旆蒼江城無人相識客對客有事可知情度情予里鄉心蝴蝶夢一船客路盡崔嵬路幾千停車逆旅自年年安危非我所能及語默隨人深可憐

雅琥

恨草堂篇自憐補國無絲髮兩鬢春風馬一鞭

緒鷗鷗聲不知擁節明朝去又是烟波幾日程

勞綏輯賜但願吳客舒造化洗清鑾結利同鄉

弔都事趙元隆　劉三吾

白頭從事紫薇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汨羅叟裹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家有弟昆誰使甕侯諸將吏皆能盡節報君恩

伏波廟　張以寧

邕州江上古祠宮傳是當年夏樂翁丹荔黃蕉長盛祭綠沉金鎖尚英風灘聲夜帶軍聲壯嵐氣秋隨劍氣空莫羨少游鄉里志封侯廟食至今堆

梧州即景

蒼梧南去近天涯三陳皆此家水合灘江通漲海山來桂嶺接長沙祥光夜認司空劍爽氣秋迎博望槎擬欲朗吟亭上客春風歸看碧桃花

（劍光乃漢越化理劍事借用司空博望皆吾家故

築興安堤　嚴震直

嶺外河堤築已堅促裝歸去去朝天桃花滿路落紅雨楊柳夾堤生翠烟黎庶勤勞功幸就清朝治化德爲先老臣自媿恩無報但祝皇圖億萬年

將至藤州喜賦　劉崧

孤城隱隱見中流八槳翩翩送客舟山擁瘴烟迷柳硐水穿石磧下梧州寒暄異景愁深入言語殊方強笑酬莫歎鶺鴒懷勞北望且勤王事賦南遊

送楊九思赴廣西都尉經歷　貝瓊

邛笮康居路盡通西南開鎮兩江雄漢家大將推隆象跡滿山雲氣自雜聲千戶日車紅明珠蔥苡無人辨歸橐他時莫厭窮

伏波廟　林弼

南征昔日此登臨道廟空山莫古今萬里風雲常慘澹千章松桂自森森麒麟安用丹青像蔥苡難誣清白心愁聽鳥蠻江上笛夕陽一曲武谿深

與安道中　楊基

青山一半入層雲碧澗千林轉夕曛松磴看來多漢刻竹祠隨處是湘君路經猺崗諸峰直泉入灘

桂林即興二首

曾見重華巡狩來灕江廟宇野棠開山無檜栢皆巖穴地有芝苓盡藥材花布短衣齊膝製竹皮長帽覆眉裁也應風土異交州近丹荔紅椒不用栽

江爲池壘石爲城南去蒼梧兩日程碧嶂尚存虞帝像青山不廢伏波名蘭根出土長斜掛椿樹成門却倒生時有苗人與猺女負薪輸布事科征

宿梧州　任亨泰

舟泊蒼梧已一更居人無語夜澄澄露華灑面涼如水星影搖波焰似燈幾樹綠雲榕覆岸一雙白

雪鷺棲汀明當訪古窮奇玩何處於今有舜陵

摩天嶺

當空隱隱翠相磨十萬連山未足多應爲拏秋迷樹杪星河向夜掛巖阿可憐霧黛雲鬟好奈此蠻烟瘴氣何今日風前交阯路幾回目送馬蹄過

入義寧山中　藍　智

疎篁古木抱雲岑野店山橋入桂林青草江山春欲暮落花風雨夜寒深一官便擬歸田計萬里長懷戀闕心却憶故人霄漢上霜臺翠栢曉森森

潯州訶中　王　佑

青山積翠壓城頭四月高堂氣似秋滕峽西連猺峒險柳江下合鬱林流茅茨繞郭炊烟起榕葉盈庭宿雨收昨日歷階雙拜跪安南貢使入中州

題飛雲山　會才魯

崔嵬峯巒氣勢雄雲舒霞捲影玲瓏巨人迹在千層石扶疎祠連一徑松鶴唳風聲秋嶠外鴈飛虹影夕陽中瞞看宛若芙蓉帳壓倒羅浮第一峯

至桂林　陳　琉

桂林景物最宜人況復清時雨露新昭代禮文初復古一冬天氣暖如春衣冠士俗從來盛序序儒風自昔淳我忝一官司教鐸期將斯道變斯民

伏波祠懷古　鄭　定

荒祠衰草已淒然猶有居人話昔年銅鼓苔生秋雨後石牆花落夕陽邊竹書早著平蠻策沙井空餘飲馬泉詞客經過休感慨雲臺麟閣總寒烟

七星巖

早飯行春桂水東野花榕葉露重重七星巖窟巍燈入百轉縈廻徑路通石溜滴餘成物象古潭深處有蛟龍却歸爲恐衣沾濕洞口雲深日正中

解　繩

平樂偶成

平樂孤城倚鳳凰桂江東下入南荒考槃澗遠度寒月火焰山危下夕陽賈客鹽船琴葉綠野人籬落菜花黃春風細草茸茸綠錦洗蓋停桡百和香

蒼梧即事

蒼梧城北繫龍洲水接天南日夜流冰井鑪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沙嘴萬斛江船下石頭欸枕夢回雲漢近環聲猶在鳳凰樓

蒼梧八景

桂嶺東來下惡灘蒼梧細柳綠雲間招天二水通交廣聳日高城跨北山茅屋竹牌依古瀨筒槽漁艇滿江灣驛亭笳鼓中宵發又報南天使節還

千古蒼梧劍氣明白雲深鎖鶴回程孤洲繫住龍潛伏雙井中分水濁清牛糞黃金遺古迹魚生丙穴出嘉亭鱸魚已去無消息皓月清風一舜庭

過思明府

太子泉頭賸色開仙桃花影覆層臺摩天嶺勢龍蟠去交阯人從鳥道來蕃族金符猶仗襲漢庭銅柱久荒摧西風笳鼓連雲起十萬山中獵騎回

龍灣　傅惟宗

石窟藏靈白古閒碧波無底浸江瀕水枯忽漲二三尺歲熟加收四五分神物蜿蜒盤地軸靈光欲燄太平有象今全見白日晴嘘五色雲

焰動犬文瀰丁寧使節煌煌益勵精入座客居秋過客梧　黃福

聖恩浩浩論下泊月三更炎蒸地許調和節將寒人宜役使輕顧我師平交士甲喜看返遍樂深耕

白馬祠　王清

狀元遺廟枕江頭白馬無聲水自流一代文章超翰苑千春香火祀炎州元猿嘯罷青山暮白馬飛來碧樹秋幾度漁翁沙上泊斷歌明月使人愁

和柳子厚登柳州城樓　嚴貞

無瘴地脈鍾靈水順流文到梁公登上第學從程子紹前修秪今可喜遺風在讀樂絃歌樂未休

都嶠山　袁袠

繡江東望聳峯玉削芙蓉翠紫翠重瑤草瑾芝春不老石巖蘿徑晝長封巖前風煖棲元鶴洞口雲深臥老龍鳳去聲遙丹竈冷我來何處覓仙蹤

火後土民還住賊巢邊市筒晝夜翻江水刀具春秋種石田幸際時和太平日不須雞骨預占年

潯州晚眺　韋敞

山遠孤城水遠川東吳風景尚依然霜前黃葉餘殘照角外更樓起暮烟簡鼓暫忘南徼路綺羅還憶鑑湖船衡陽過後無來雁日斷音書若箇邊

象川　唐復

百折潺湲遠郡流波浮鴨綠影涵秋沙痕細漾春風軟藍色微抱宿雨收柱嶺烟嵐行客夢劍溪風雪故人舟臨流幾欲乘清興何似星槎泛斗牛

思恩靖遠峯　揭稽

北眺奇峰翠接天曾聞此處會仙乘雲跨鶴人何在仗劍平蠻事可傳洞口流泉清澈玉波心芳樹綠含烟元戎去後予戈息共樂雍熙大有年

平南風景　黃潤玉

聞道平南右鎮州燕來燕去自春秋天時既正山無瘴地脈鍾靈水順流文到梁公登上第學從程子紹前修秪今可喜遺風在讀樂絃歌樂未休

都嶠山

繡江東望聳峯玉削芙蓉翠紫翠重瑤草瑾芝春不老石巖蘿徑晝長封巖前風煖棲元鶴洞口雲深臥老龍鳳去聲遙丹竈冷我來何處覓仙蹤　龍瑄

犀牛井

稜稜石竅附巖隈造化何年巧鑿開一脉靈湫消
復長半泓神液去還來盈虛氣類旋潮信呼吸聲
如動地雷坐倚雲根毛骨竦恍疑飛步到蓬萊

遊羅叢巖

楊濂

巖壑陰陰鎖蒋蘿洞門偏有月明多光生寶殿搖
金碧影落寒潭瑩玉波孤鶴夢回棲不定羣鷗驚
起去還過行當携手山亭上坐對嬋娟問若何

題控鼻亭 成化二年冬布政使胡拯作

韓雍

開府蒼梧構野亭旌麾駐此喜時寧全收百粤歸
王化遠制諸蕃貢帝庭霜氣飛來江月白瘴烟消
斷藤峽僞降元兇侯鄭昂王牛兒誘黨復叛倫攻
潯江不利遁過潯江之南發檄撫招執迷不從復
倫刦北流客縣惡極罪大不可容遁於是歲十一
月躬督諸將兵搜捕象山角進剿甫三月已俘鄭昂至
軍寘諸重典牛兒亦授首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
歸所掠士民子女二千七百人潯梧高雷廉諸處
地方復寧誠朝廷威德所致也師還駐蒼梧登控
粤亭讀張方伯廷璧所作亭記紀此出師有舉綱
竭澤之言竊歎古之賢將相奉辭伐罪未嘗妄殺

人以要功竭澤豈忍言然是賊也毒虐無極寘頑
不悔與潮之鱷魚無異不盡戮則吾民之患不已
古今人行事凡所以除患救民豈得已哉因賦比
體詩一章書之亭中明著聖天子命將出師滅賊
之本末傳示來世

放生池裏盡昏昏鰭尾重搖苦噬吞觸網竟歸堯
佐手投文虛負退之恩惡溪千里空流血澤國三
軍厭食飧還理任公舊釣釣相期收取北溟鯤

閱從者談士俗寫懷東王憲僉

劉大夔

邕州壤地接交南湊楚夷風不忍談男女歌謠成
色禮官民尚汝集茅菴瘴來山谷雲應黑毒入溪
河水盡藍漂泊獨憐異楚客故園回首意何堪

田州發船領夷民有感

王祐

滿城良賤立沙頭相對難言獨上舟天下有生皆
我類眼前無計爲渠謀狄青何日能平賊李廣逢
時定拜侯回首蓬窓倍惆悵淚痕非爲別情留

控粤亭

一亭突兀鎮梧山氛祲潛銷氣槩閒玉帳弘開威
令肅虎牙森衛鼓鼙閒坐招降寇分符去立待游
兵報捷還駐節此中勞控制不因風景漫躋攀

同柳州守柳廷文練民款西廣民兵日款

桑悅

朱盛皂甲盡貔貅呼嘯潯江水倒流自古農夫皆

戰卒於今太守卽諸侯兩行旌旆依山麓千騎弓刀擁道周老倅幾番陪簡閱醉歸剪燭看銀鈎

趁墟

憧憧來往趁墟辰細嚼檳榔血點脣花布抹頭多獞老青巾撮髻是軍人束來甘蔗如修竹老去藤杖似蟠蛇香作降眞夷俗不知文化近何時弓琴暫離身

過十二磯在州梧

亂石危磯急瀨聲扁舟汎汎水中萍月當秋夜十分白天到遐荒一樣青引路哨船鳴鼓吹前山軍壘出旗旌回頭便有閒愁處無數峯巒列翠屏

記獞俗六首

十牛凡羊系倶當牛

姓同處處是華宗稱同姓者爲華宗朝廷先加老喚公名初

動講襄公九世讐通情洗面只儋牛以陪禮爲洗面親鄰

相助歌迎鬼冬月歌舞迎鬼賽神殺牛豕數十親鄰各携牲口來助男女分

行戲打毬赴敵護頭裝鳳翅占疑隨手擲雞頭幾

回緝事單先覺木刻傳村有別謀

飲食行藏總異人衣襟刺繡作文身鼠毛火淨連皮灸牛骨糟酣似酒醇小語相侵隨致怨清歌互

答自成親謂唱歌舞爲唱歌趁墟亦有能裝束數朵銀花綴

綢巾

山深路遠不通鹽蕉葉燒灰把菜醃女髻風翼纔黑綰男頭雨笠盡紅尖租田亦與人分穀民食云分禾爲分撥

計召交諠穀人名拼年里長爲十冬

村村竹木占山鄉屢殺人民似犬羊冬盡水乾兼

送哨春來等客嘗喜裝塘能通官語椎村老慣結同

年是熟商稱相交者爲同年夫子居夷心一片清燈閒坐

細思量

除夜雙盤貯鷓鴣清晨蟻集看何如除夜盡油炙鷓鴣二盤於

地早看巢黃蟻多則地旱黑蟻多則雨強則蟻則止牽犬登山樂事多毒藥煎成封弩箭純鋼煉

就作干戈殺人每講陪頭物有數從來質不孚如諠

朝某長名甫某老名公某三界有靈馬助虐諸馮非祀肯相容

只將刦奪爲生理亦以均分示至公誰把蜂巒齊

一劃平疇萬里盡歸農

盧瑞

桔亭翠桶

元戎馭業鎮邊城祠宇森森古栢榮翠黛倭窓蠻

雨息綠陰籠砌癖烟晴出林香氣風前散送晚鐘

聲樹裏鳴好是將軍堅節操百年遺愛有餘清

梁益

遊鐵城

踏破蒼苔一徑幽人間信是有丹邱雲開鐵障千

尋碧泉落巖扉六月秋仙鶴護巢塵不染青牛出

峽迹空留遥聞絶頂飛霞珮疑是羣眞拜玉旒

聳雲樓　　袁　寶

百里城中百尺樓高明直欲冠南州九疑山色天邊到五管雲容席上收杜老壯懷多暇日元龍豪氣貫清秋古今俯仰無窮意懷水東南聳夜流

鬱林卽事　　黃　鎬

鬱林城抱大溪山水色山光指顧間雲起幽巖勾漏洞馬經險道鬼門關空舟郡守名猶在跨鶴仙人去不還石柱烟消烽火息伏波威望壓諸蠻

蘇太守恣死節　　黎　晃

斷雲殘照接三湘七里坡前舊戰場太守何慚與天地柱中流知有幾史臣端爲表綱常

思恩惠泉　　湯　琢

村南小阜出靈源流入城中益湛然時與生民沾惠澤盡知滋味敵甘泉携餅曉汲歸山徑抱甕春耕灌野田我有塵纓未能濯幾時相許到雲邊

廣西　　丁養浩

越絕天南地一陬萬山南去水南流危峯卓戟千雲上深箐籠烟蔽日頭蠻獠陸梁淹備禦瘴鄉凋弊足誅求不堪故壘登臨處戀闕思親總是愁

遊湘山次韻　　蔣　晃

我愛奚囊手自提尋幽要與鶴同棲黃龍說法人天外白馬馱經竺國西澗水長從蕃蘚出峯巒高與碧雲齊興來拾得春風句直向懸崖石上題

過邕紀行　　姚　鏞

頻年行部過邕州眼底天光次第收林邑峰高雲半濕崑崙道險樹偏稠三春野外鳴耕犢十里江干繫客舟況是聖明文化闢絃歌幾處月當樓

春日湘山登眺　　陳　瑤

古刹幽岑鳥不啼芙蓉一杖倚丹梯烟花縹緲諸天近雲樹蒼茫萬壑低杯渡湘源三峽外燈傳楚塞五陵西莫愁登眺迷歸路蘿月松陰送馬蹄

和姜應逵半巖　　何孟春

記得轅門督戰時琱戈鐵鉞子親麾風雲氣可三軍助文武才應兩鎮知南顧曾紓天子慮中行不忝丈人師勸農可及宣威後蠻地從今重荷犂

和練民兵

繡幰秋深課刈蒿丁年多少甲裹袍銅符遠拜雙魚寵刀筆兼收汗馬勞又慤不孤唐進士建牙誰起魏功曹南荒此日煩經畧行有霓旌下鷹褒　　王守仁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纔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竈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羯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禪負歸猺蠻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麥餘破屋須
先緝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襦
褲旗旌聖朝恩澤覽如海餧鮒盆魚縱爾生
謁伏波廟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
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
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干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聲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
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
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
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
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已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
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
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聳雲樓
新搆層樓壯邑觀飛簷高聳碧雲端清秋著眼海
天闊午夜逼人星斗寒宦業未成空自感民生多
難敢求安江湖魏闕心無限北望何堪獨倚欄

區昌

林督府平新寧還鎮
軍麾纔動羊城授鉞宣風仗此行謀國古推方
叔壯律師今識丈人貞鯨鯢不鼓滄溟浪狐兔潛
逃草木兵此日君王緩南顧巖廊盧佇看昇平
題安遠橋
百尺危橋俯碧流汀蘭岸芷接芳洲倚欄長笑江
天暮拭目遙觀海宇秋幾點漁燈浮水面數聲樵
笛過橋頭獨憐身在炎荒遠常有丹心戀帝州

蒼梧道中
停杯漫說蒼梧路水急岸高烏道微海千桄林猿
宿瘴深秋稚子只單衣連宵警柝村墟遍隔岸猺
山草木肥慚愧爲儒無短劍倚窗危坐不妨成

徐問

楊英淑

顧應祥

橫州馬伏波祠
烏蠻灘上伏波祠萬里南來酹一巵莫道微海千
貝錦功名終許勒宗夔雲連草樹疑精爽地雜華
夷仰護持屈指雲臺舊時將幾人廟食尚天涯

甘振

武靖州舊城
江上浮雲宿雨晴中原誰復誓澄清虎符此日千
金重雉堞何時百堵成要使粵人知漢德終令南
土識天聲從今紀得經行處野水孤帆夕照明

黔江
晚風吹渡祖生舟意氣終當盡九秋黃帽刺船驚

水府錦袍腰箭落旄頭斷藤峽破詩留石細柳軍
回劍倚樓西望不勝感激烈兩江橫截似襟喉
鎮遠樓落成時正德乙亥重九日房參戎拉予登
酌公創建甚多此其一

竹杖芒鞋快此遊人間好景是清秋平生彭澤東
籬酒今日浔陽鎮遠樓鼓角吹殘霜月冷金湯隔
斷瘴烟收折衝樽俎英雄事剛道輸公第一籌

夏日登賓州南樓 陳宗德

炯樹蒼茫眼界賒樓頭路徧日西斜雲開遠景看
林木風帶微香渡野花山不斷青連碧漢水微拖
綠襲田家近來多得邊塵淨仰仗兵威鎮泰華

佐職叨承寵命嘉疎才自合處荒遐郡中編戶惟
三里城內居民止一家十九縣州環粤徼萬千山
水極天涯官遊到此饒閒暇不負年來兩鬢華

登立魚峰 戴欽

小龍潭上立魚山絕壁懸蘿豈易攀金磴斜分天
路轉翠霞高抱玉峰開洞中白日憑吞吐江上漁
舟自往還清嘯隨風落牛斗置身遙在五雲端

富川鐘山 張祐

村墟牢落負良宵寒月遙看上汶潨火樹星橋行
處少瘴烟螢霧坐中饒豸冠獨愧匡時策虎旅人

驚投俗標得了公家今日事便應雲水老漁樵

橫州伏波廟 黃佐

高灘危石鎖崔嵬長夏風烟午未開南海樓船從
此去中原冠冕至今來武陵一曲風塵靜銅柱孤
標日月廻千載伏波祠宇在漢朝何處有雲臺

登馬退山望邕州 張岳

筍輿穿嶺又高舉極望關山興不窮元氣遠浮瀛
海外人家多在翠微中軟莎黃犢迷烟雨極浦歸
帆逗晚風兵祲沈銷春霣永兩江林樹鬱青葱

入邕州

邕州城北兩江來五管金湯亦壯哉海賈盡通身
毒布堠亭遙擬白龍堆臥關虎豹春霾霧入匣雌
雄夜吼雷禦遠古來資上略天南驕馬已銜枚

經宿受降城

老夫越吏姓名通銜璧牽羊事不同聖代神靈跨
往昔南天萬水盡朝東荒山故壘籠寒月征馬孤
嘶自晚風讀罷窮碑一悵望螭頭飛動欲騰空

登南寧鎮江門

武號山前瘴雨收鎮江門外水長流一冬天氣長
如夏連日風號只自秋遠思直窮千里目吟懷聊
寄五花洲天荒落日堪惆悵莫上籌邊百尺樓

游勾漏洞 徐棨

折簡相招弄綵霞芙蓉千丈振朝華金銀宮門宂
三島雲樹江城隱萬家高倚斗杓浮綠蟻奇探巖
壑拾丹砂低回欲訪神仙令望斷松門白鹿車

遊羅秀山　朱紹昌

芙蓉秀盤半龕懸靈迹猶傳葛稚川偶見鹿眼疑
藥圃因聞龍化探瑤泉碑橫宿莽疑烟碧徑積新
楓帶露鮮卜築欲尋山下宅鼎邊妄意鳳生緣

鬱林即事　孫廻

百年誰向此乘聰路連天隅北斗東行役敢辭炎
瘴毒羈儲時惻室家空轟雷忽送隨車雨嘉穀間
成滿地風回首滇天渾咫尺欲尋仙迹問山公

古浪溪　嚴逾

紅爐風前幾樹桃綠回山下一溪毛晚來急雨驚
飛浪不容刀棹是星勸課烟郊外笑指長虹隱碧濤

龔龍洲　潘恩

碣石鱗峋控此洲蒼梧雲逐水分流清天影落金
鰲靜火嶺光連玉蝀浮舟畔忽傳津吏鼓林間時
聽越人謳却慚蹤迹牽纓紱未似當年五嶽遊

立春日至潯州見桃花

去春燕地猶冰雪今日潯江已見桃物候獨嗟中
土異天涯那惜此身勞風波紅雨沾行蓋路入芳

叢映客袍更喜羣生遂道泰不妨人事日蕭騷

題橫州秦少游書院　陳褒

芳草蕭蕭一徑通小橋流水近興龍醉鄉還有前
賢所新法終無後代蹤花落海棠春已去香餘村
釀酒空澄不才幾度曾談處須信人間是小封

署中念及部下西征軍士　鄧炳

火輪烜赫自清朝步卒如林不御軺瘴癘氣蒸陽
月盛敵巢西去洞天遙荒池無水梅消渴烏道兼
程草沒腰衝冒炎威知最苦竹林流汗透輕蕉

柳州北郭新作鎮越樓與康般峰少參覽眺　謝少南

龍城北郭起層臺上有高樓四望開千嶂雲銷簷
外出雙江雨過霧中來猺人墟遠連烟火逐客祠
深半草萊忽漫與君臨此地共憑風檻罷傳杯

柳州謁賢良祠

諫議祠堂兩地成湘西柳郡北昌平危言總爲當
時計直道何知後世名隔岸墓林圍茂草繞祠江
水泛香蘅登科我輩猶顏厚不盡千秋萬古情

烏蠻灘謁馬伏波祠

老將南征自許身曾驅萬旅此江濱鐵衣試馬酬
炎帝銅柱分疆戰遠人死後何須明慧眼生前早
見畫麒麟蕭條異代風雲變猶有灘聲動鬼神

左江道中

遠水涵天漾色同草堤沙磧並連空行人獨往迎斜日歸鳥雙飛趁晚風海近潮痕常帶綠蠻窮山果不凋紅裁書欲寄湘南鯉矯首徒招塞北鴻

白泰人洞過牛關望銅柱　錢薇

策騎邊關窈窕行攀蘿一徑萬山橫乾坤勝槩王猷興不減當年俱冠壘太平今

日共尊罍流連豈是耽卬槊懷古應憐制粵才

閱視南寧城

炎郊春望白雲浮指顧提封一瞬收睥睨青俟千嶂山樓臺聳遠二江流當時銅柱留遺事此日旌旗豈漫遊政告邊關司牧者西南輕重本邕州

殿中丞平廣西　沈明臣

客舍如天峭壁孤大藤峽斷走狂奴懸知上帝收槃瓠遂有王師滅短狐萬里風烟開八桂九天日月照蒼梧功成肘挂黃金印御史中丞漢大夫

道鄉書院舊碑　李圭

嘉靖丁未歲於道中得井欄一面滌其泥穢有字漸露乃斷碑也遂徧求之更得數片惜不能成章乃爲置之學宮

道鄉書院久鎖沈誰憶殘碑此日尋天爲忠賢留故跡人於夢寐感知音貞珉背逐風霜變妙畫原非鬼物侵薦罷益增今昔感斗山應借重儒林

渡烏蠻灘　張佳蔭

虎豹陣圖會否象風雲關門鎖鑰孤城重天地華夷一郡分莫道南方難用武斯民舊號伏波軍

遊思陵山

雨後春明野望開旌旗同上最高臺千山指點華

巨峽奔騰倒石根嘯猿啼鳥失山村飛湍欲躍雙蛟出疊壑俄驚萬馬旗江客孤航風夾浪篙師十月汗翻盆明時漫復愁荒徼夷險從知吾道存

過橫上下諸灘

苦竹黃泥矜噴壑鼠牙磨角溜迴湍銜恩不計夷方險報主誰言行路難落日元猿啼暝嶠戍樓詩角下寒灘側身萬里聽雲漢江鳥山花總自看

近戍

鬱江盤折注炎壤邑管蒼涼樹蘞荒村女趁墟簪茉莉市擒包箬載檳榔日消池霧婆沽碧風撥山雲柚染黃達舍孤空好在偏驚猺騎柝聲長

著梧花

卽刺桐花異物志嶺南多此物因以名郡升菴楊

太史有刺桐花行謂惟嶺南及滇中有之然觀唐劉昌言下第詩云惟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昌言泉州人豈閩中往亦有之抑泉固嶺南境耶今海邑一帶最繁人家至插籬落春夏之交始開臨水作淺紅色夾粉痕千林競放妍致可愛

炎霧迎嵐溪水潺蓍梧花發破林慳絳痕啄出鸚哥色粉撲翻成蝴蝶斑巧自芳非釀碧落妍誰婀娜園朱顏風流太史滇中賦嶺表慚予語作蠻

平古田詩

俞大猷

相逢盡問事何如我亦九夷一度居此日但能行篤敬他時可使户詩書柔非剛克功常罔恩用威施化有餘開闢千年今再見却疑天地果無初

題住仙亭

明公開府控西州伐暴招携賴壯猷八寨從風無犬吠四山明月有啼鳩星辰影動銀河淡海宇涼生玉露浮盡角五更吹到曉不知何日重來遊

遊堯山玉皇閣

張鳴鳳

仙閣高鄰上帝宮石關攀躡出晴空山如列宿齊朝北江似游龍曲向東豈羨鍊形堪馭鶴尚憐奇氣欲乘虹醉鄉近在吾家側不用裁書寄朔鴻

百壽巖

劉綬

南北奔馳春又深壽巖勝處漫開襟酒傾恨悞惹閒花姬詩與偏諧好鳥吟百戰有懷憐白骨九重無自暴丹心丈夫滿抱經邊策肯向天涯嘆陸沈

匣劍重開血未乾龍光又射斗牛寒玉關西去幾千里函谷東封僅一丸敢謂風塵淹逐客還期露布走材官生平許國心如鐵到處乾坤正氣漫

范梁

琳宇嵚郡郭西何緣飛蓋躡丹梯風傳天籟松濤遠烟鎖江城樹色齊一雨乍看勤采耜四郊猶喜靜鯨鯢勝遊取次同顏謝好把山靈細品題

俞大猷

花石洞

何年花石自成臺爲訪仙源載酒來壺裏有天餘
日月山中無地著塵埃松濤夜落醒龍耳梅吹秋
深起鶴猜想是巨靈曾解約四門今始爲余開

李先春

四門巖

乾坤容易幾開樽駐馬乘秋叩四門何處金蓮垂
地液萬年玉柱自天根月明似妒龍珠媚石怪猶
疑虎迹跡笑指丹崖尋羽客逢人直欲問桃源

倚雲樓

倚雲樓閣冠南州指顧乾坤足勝游四壁芙蓉雲
外落半簾烟水望中收遨開已見山邀月盤淨猶
聞牧有牛徙倚闌干聽吹笛何人解作武城秋

秋日湘南雜興入首錄

何喬遠

桂林秋色滿清湘天畔登臺百粤長南入交州多
意趣東來海國有扶桑雲遊衙視窺三楚風馭羅
浮限五羊鴻鴈稻粱無信息不知何地望江鄉

兗山舜廟鬱盤紆丹鳥青沙事有無斑竹暮雲誰
鼓瑟碧梧明月有啼烏登封自古朝炎服下瀨何
年入戰圖今日直頒襲渤海令人解犢勸樵蘇

漢家開府有韓雍都督山雲後再逢鐵騎遊清蹕
尚穴銅關永閉日南封貢芽秋瘴吹朝雨鳥鬼幽
篁散暮峰此日東來爽頻寇盜斯人安得起從容

辟客遙憐李義山西崑新賦動江關宋公題壁空
多感柳子誣溪且未還官散兼無監稅局村遊時
見趣虛螢惠州蘇軾眞堪學田父藉羹共笑顏

堯愷

白州弔古

雙角山前路轉危停鞭遙問採樵兒石家金谷知
安在梁女明珠竟可悲野水荒村無客到清風高
節有人思我來弔古空惆悵獨立西巖聆落暉

區大相

送楊義叔憲副之左江

三年暫泛滇池節萬里仍揚桂水旌漢使由來多
象郡越江何處似孤城蓑帷未厭關山遠開府能
令瘴癘清正路選方無戰伐不勞溪笛怨南征

于鈞校至潯已近午節階前菊二盆開花甚盛詢
之云邦學博齋頭數十盆獨此二盆忽花非常種
也爲賦一詩

魏濬

五月能開九月花最憐炎日有寒葩閉看籬槿休
爭麗靜伴畦蘭併茁芽傍節未須愁乏酒落英還
取弔懷沙從來仙種多靈幻不與人間管歲華

余初行部自梧之邕道橫永間墟集皆無草舍值
雨就雨中貿易蓋所創見因作詩

舊盤雙放龍頭安却坐林邊解竹簞樸葉結衣宜
避濕青紗裹額不憂寒夔根對語時還嚼車騎來
過亦聚觀此去茅村應未遠滿蹊泥濘勒翠團團

迂迴巖逕轉嵯峨笑問蠻家第幾窠入市每衣芒木布出門時喝浪花歌崗丁慣筈磁狐矢獞女能拋織貝梭墟散盡投歸路去斷烟牛隴昌荒蘿神機潮水

李知微

一泓泉水蠶馮夷感應靈通妙莫窺消長徧時常出沒屈伸還共月盈虧蟾旋地脈看無迹斡運天功信有期每歲爲民驅旱魃封牛燒紙拜江湄紫水蠻源

地脈流渡世不常幾回湧出協和祥殷紅色膩臙脂重輕艷杏飄雜帶長已兆宜衙多俊彥復昭花縣有循良時人不信觀河洛清應文明世運昌

凌必正

張義姑

從來偉節立孤難閨閣程嬰智力殫甘謝桃夭百歲好苦扶棠棣一枝殘母慈父教皆姑任祖德孫謀藉女完慶衍宮花幾半壁問誰風雨護巢安

李 盈

蒋獞人貞節

官人戰殁又無孤涕淚嗟同萬骨枯老去鴛光秋入閣愁餘鶴淚冷歸梧叙荆長掩青廬色庭樹空聞高蓋呼二百年來稱刺史忠貞雙照粤西隅

董應揚

三江鎮

迢遞三江水聚頭獨開雄鎮擁巍巍雄城圍睥睨傍通徑府擁貔貅坐運籌文武更番憑要害歲時無

刻不綢繆如何烽靖人蹤寂蛛網高牙草滿樓

藝文

五言排律

發藤州　唐宋之問

朝夕苦遄征孤魂常自驚泛舟依島泊投館聽猿鳴石髮緣溪蔓林衣拂地輕雲峯刻不似苔壁畫難成露挹千花氣泉和萬籟聲攀幽紅處歇躋險綠中行戀結芝蘭砌悲纏松桂塋丹心江北死白髮嶺南生魑魅天邊國窮愁海外情勞歌意無限冷月爲誰明

軍師凱旋自邕州順流舟中　李幡

鳴鞞入嶂口汎舸歷川湄尚想江陵陣猶疑下瀨師岸廻帆影疾風逆鼓聲遲萍葉沾蘭槳林花拂桂旗弓鳴蒼隼落劍動白猿悲芳樹吟羌管幽篁入楚詞全軍多勝策無戰在明時寄謝山東妙長纓徒自欺

送張中丞之桂林　錢起

出守救民疲推賢動聖情紫臺初下詔皂蓋始專城寵借飛霜簡威加却月營雲衢陣玉馬桂水引雙旌風仰敎詩禮嘗聞偃甲兵戍樓雲外靜訟閣竹間清化佇還珠美心將片玉貞德恤朝望重計日竭承明

齊澤峯　宋陶弼

石壁含天澤南山第一重旱時先出雨陰穴必藏龍雲影搖諸壑雷聲起半空滲成泉脈大滴出土膏濃溝洫施仁澤民饑帶戚容何當大滂沛盡活四方農

華景洞

斯洞名華景纍纍乳石懸虛巖疑月窟絕頂瞰江灣底仝仙寺峯頭玉井蓮池形居衆外氣象偉無前徙杖觀初月歸輿觸嶺烟蔽林排翠幄封徑簇花鋪爽致貧清賞鎬題記昔年猿啼聲應谷雲破月攲筵策遐遊華胥鳴鵠指陰爲誰人能書此

仙李洞　劉牧

諫紙空箱後高牙拂斷霓還符翠州夢來見石門廻架竹生新選誅茹得舊蹊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回溪吟桂人非隱逢花客自迷虛中曾納受絕壁阻攀躋地遠徒征戍君來息鼓鼙吏閉眠鹿鹿民樂歲是爲勝事時相遇芳尊手屢攜清風與詩句

留與昔賢齊　元俞括

游南山

二十四峰尖參差列郡南半空開梵宇絕頂寄僧龕峭壁編危棧平田鑿碧簪巖呈星斗七石溝佛

身三人透龍門上書疑禹穴探銀鈎千軸麗鐘乳
百年甘木杪浮朱閣烟開露草巷仰頭聆抱朴側
足禮瞿曇洞潔無飛鼠泉深貯嫩藍夕陽歸北郭
回首白雲憨

湘山寺　明　孔鏞

遠望湘山寺林深草木稠光明無量塔壯觀佛書
樓禪室籠香霧湘江蒙白鷗流泉分太液飛石出
羅浮巷晦日初做風清雨乍收高松巢病鶴疎竹
喚遐鳩傳古清苔蝕雲香老僻游甲亭舒遠日隹
句緣前修忠耿思唐介猶良仰柳侯我從天上去
弔古一遲留

過思同州書所見　陳璦

思同接左壤過此不勝悄舉目稀人連憲誰問土
名刻厄飛欲盡野鬼哭無聲敗屋簷垂地空田雀
罷爭苧麻拋舊業修竹撼荒塋婆婦知何在孤兒
幸此生烟塵方去盜風樹或來兵潛逐鑾輿住寂
聞雞犬鳴無辜嗟莫及有識恨難平揮淚西風外

亂階誰搆成　顏璘

中秋日學宮試諸生
宴坐中秋日雲晴灌水陽玉麟橫鄴見文隼映波
長隱几饒幽勝登堂總俊良英靈占萃聚神采愛
舒張頗訝遺珠遠誰云古道荒多聞沽物教妙悟
近周鄉僻壤緣人勝儒紳貴志強嗟予牽世網垂
老覓亡羊

觀玉柱巖作

列炬窺元府攀裳步紫壇石田雲子白龍井玉漿
寒臣棟垂千尺幽房隱百盤仙靈多幻化造物自
雕刊異境今初闢清遊午未還爛柯如有遇何用
戀塵寰

南浦驛兒官押送來降者　蒲杜林　李夢陽

效蟄因王化投荒荷主恩官爲供廩餼詔許挈兒
孫瘴雨烟炎服變鄉引塞魂分明共日月耐可異
乾坤慘淡顏容變枅品故性存鈴刀望五嶺似欲

逢平昌

至昭潭　林應亮

乍艤昭平棹言登鎮粵臺軍聲諸部肅詔諭百蠻
來建節清烟霧營屯閟草萊戰艦依野泊關鑰逼
晨開水岸千家引山城萬角哀按圖多廢壘覽勝
有茂苔摸甲驚衰病紆籌媿淺才諸生尊俎上今
日效涓涘

崑嵛關二十韻　謝少南

仄足崑嵛上歸然虎豹雄峯凌萬石出關闢兩崖
通先旭蒸霞紫蓮昏閟舊紅地高南遏斗山遠北
連空絕壁舍樓古飛檐拂草豐泉聲千尺底樹色

百盤中嶺並驚鳶貼林皆掛犴叢榮紆回鳥道劍
鑿啓鴻濛陵阪防旋馬淳湮忽起虹未能尋隱穴
徒詫祕仙宮越駱標重險交邕挹下風蒼梧虞帝
敞銅柱漢家功倪建無前敵梯懸失仰攻威儀採
組練氣象表羆熊殘壘傳儂冠潛師憶狄公時平
談往事世久罷屯戎商旅宵無撓樵蘇歲有終海
夷從入篠巢鳥不傷弓齊徼瀝垣壯中華界限崇
聖朝要服化長願紀文同

梧鎮閱武　張　翥

蒼梧秋徼處細柳漾家營四望千峯障迴聽百郎
城潦收江岸闊木落暉烟清雲擁趙旗色風宣鼓

聲虎羆皆振武猱獞亦輸情無術憨三畧膚功
藉五兵投醪非責報授鉞奈專征試把剸犀刃聊
臧鼓浪鯨

曉綠巖　曹學佺

雨氣圍蒼壁霞光散綵屏葬江沙更白秋壑草偏
青滃漾窺陽海岩甍上越亭洞須窮北扁衣欲動
南星峯接城頭起舟過渡口停叱羊皆化石調鶴
似棲翎乍爾乘軒蓋相從泛酸醨還須息塵累靜
展法王經

七言排律　宋　陳執中

題蒼梧部　張　翥

莫訝南方景物疎爲君聊且話蒼梧地傾二面城
池壯江逝三流氣色麤山藏牛斗蓄火光因政出石藏牛
影爲仙呼官廳傳自唐承相民須思從漢大夫龍
母廟靈神鬼集鱷魚池近介鱗趨朝臺望斷悲岐
路冰井窺頻爽髮膚鱠美不堪全用鯉巢珍何忍
命爲奴雲歸上國名終遠郡帶諸蒲柳弱未孤鍋
聲浮翻霹靂桃柳林靜露員珠溪平花檻饒桃李
舞榭營漱盡鷗鷺三足告祥文上越獨峯爲盛事
元無封禪日覺隨時庶佚食從分過旗殊行伍戢
威遵下武兒童知學樂從化儒風幃別墅來漁唱人
多列戟雪從絃管舞雙姝只因談笑評風俗僭用

詩詞和裕禡萬里無媒休促膝數年從宦弄斯須
却憂別後華吟想欲寫幽奇入畫圖

寄都指揮使韓公柳慶征猺　陳　璉

韓侯聲譽重雄藩猺獞聞知膺已寒詩禮舊曾歌
卻穀龍泉尚礙斬樓蘭營連邕管烟生鬣夜度崑
崙月滿關道路行人傳令肅邊郵黎庶沐恩覓屯
兵曉日明金甲躍馬南薰拂繡鞍克敵一生存遠
略思親千里報平安開將景物歸吟幌常見風雲
護將壇報國丹心堅似石平蠻勳業重如山高情

久與梅花共行藥應無憩豈還早晚凱旋笳鼓競
搆書先已到金鑾

追頒山總兵　　萬　節

將軍忠耿殺何年勁氣如生在目前垂世直看存
信史圖功豈必是凌烟南荒獨掛征蠻印北闕兼
分鳳士權威鎮華夷刑不濫恩施部曲愛無偏除
兇有策寧容後料敵多方肯讓先追給剿遺曾至
萬獲俘頒棁動論千計招流散爭臨業窖禁貪婪
畏取錢能使橋楊崇廟祀願扶社稷共安邊

送胡主事編廣西軍　　李夢陽

七年重泛楚江舲五兩飄飄過洞庭論蜀長卿元
達節平佗陸賈亦談經地從湘口分吳徼邑在衡
陽對軫星此去先過杜陵院與誰同上合江亭炎
花瘴草供行目猶唱夷歌引客聽鷓鴣聲啼諸洞
黑野猩啼語亂峯青蠻荊本自勤周旅南越終當
繫漢庭荔浦枝窮甘釜蓋梧川兵接詫雷霆威徐
虎豹豺難採血踩鯨鯢水尚腥俄喜御珍頒內帑
極知恩澤到重溟兎臨烏照誰非土陰慘陽舒各
有靈巢屋羽毛春拍拍洗天風雨晝冥冥花明幕
府頻長宴路出磨崖賸銘馬援還朝銷意改馮
驟做世倚青萍蒼蒼百粵悲南狩渺渺三湘弔獨
醒夢滯雁回書不滯武陵雲起思俱停悲傷意草

逆金勒點綴桃花惜玉瓶若道朱絃無絕響正應
黃爰有遺形司徒邦計遙憐汝粉署爐香不可扃

綠服便須隨彩鷁白頭同離白蘋汀
慶遠郡解集餞七孝廉計偕北上　岳和聲
文廟前遵塘中故有數峯稱文筆郡諸生以獲戾
太守詭言不利創去坐是薦南宮者絕響予爲移
龍江之石補之而天門山雙峯爲焉當世發蒙勝
蹟則黯然亡恙也用當勘鴛并勗秋試
天門舊有雙雙在蓮岳新添箇箇成靈傑一時回
氣色風雲百代見蛟鳴波瀾已許增前業跋屨須
知動後生春滿瓊林推領袖秋高桂嶺共崢嶸騰

搏欲怒三千里璧價終償十五城到日聯翩花陌
徜踰時躑躅柳江迎甘泉自應明庭詔刁布何勞
蜀守箇講德與君原不淺莫將溫飽負深盟

五言絕句

送譚八之桂林　　唐　王昌齡

客心仍在楚江館復臨湘別意猶鳥外天寒桂水
長

義山　　柳宗元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
州

題寶積山　　元　晦

石靜如開鏡山高若聳蓮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
鈿
大理丞梁世基橫州宅生連理荔枝
宋神宗皇帝
天
橫浦江南岸梁家問世賢一株連理木五月荔枝
天
淪漪閣
陶弼
談笑淪漪閣藤花竹葉間易醒江上酒雅益雨中
山
藤江
蘇軾
繫舟藤城下弄月錦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

新
光華亭
泰觀
霞通海天曙月來東山白共是凭欄人誰足當秋
色
浔州寒亭
姚嗣宗
甘邑倦炎酷西巖境獨清人皆有涼意亭遂得寒
名
揭帝塘
張孝祥
山月半池白水風終夜涼蛙聲作鼓吹荷芰製衣
裳
北牖洞
呂愿中
南窓聊寄傲北牖有涼風巖洞幽深處結茅容老
翁
題靜江
桂林多洞府疑是館羣仙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
天
桂水五千里二首
元楊維正
桂林多洞府疑是館羣仙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
天
桂水五千里湘雨氣空衡山七十二望見女英
峯
桂水五千里南風大府開象王新貢入鮫女送珠
來
注玉泉

余觀
雲蒸崑山液月浸藍田英臨風燕沆瀣滿腹珠璣
鳴
過蒼梧
明黃福
一棹抵蒼梧西山日欲晡魚羹催僕啜蛇酒入城
沽
雲凌斑竹
孔鏞
雲凌竹點痕豈是玉環淚君不見瀟湘斑斑同一
類
採桑化石
桑女徒自傷化作青青石雲髻懶不梳長向江遠
立

負薪登仙
二子樵都嶠一晴開碧落不意牛落梅乃是萬年
藥
仙李洞
洞門棲彩霞晚晴朝作雨我欲飽餐之長生能有
幾
仝州引路松以下俱采松樹
園初章太守手澤尚如故道傍十萬松箇箇甘棠
樹
府江舟中四首
急雨翻盆下危灘倒海來篙師須戮力虎穴正堪
猜

花底瓊泉落雲中碧樹交祇疑仙所宅誰遣賊爲
巢
灘從雷劈過騰落骨還驚浪打船窓上真成動地
聲
野堡明弓刀風船激箔鼓畏塗不成眠更聽江邊
雨
永淳縣
孤城倚江山居然擅清爽癘鄉眼初明肩輿市中
上
廣西風土四首
徐問

北風旋頑陰風急便成雨月無三日晴蝸牛上臺
廡
出石不出雲空巖樹根貼未知秋去時春風下黃
葉
青草瘴連天夷猺窺斷口晝日不逢人孤軍避還
守
山上結茅廬山下薅溝渝農人不在田猺人且耕
植
若梧郎事
山色連蒼漠江流繞郡城往來橫渡口蜑半廣州
居

旌旗沿岸出蔥茂逐車來矍鑠銅船將營荒半草
菜
誅茅臨水面編竹住溪流歌舞春城暮烟花自一
州
舟車頭會少泉貨尾銜歸關更無多事看山到夕
暉
一水狂奔馬三江不辨牛寒濤六七月半沒繫龍
洲
扼險開雄鎮當關借重臣幾番貔虎士更成往還
頻
劉仙巖十詠 錄五
俞安期

升眞洞
石關磬折登仙客鍊形處北戶吐烟感時爲上征
馭
穿雲巖
巖行穿白雲巖臥藉白雲到來巖下客卽是雲中
君
凌風臺
凌兢百尺臺近瞰仙靈宅恒慮逐風移人指飛來
石
山鼎閣
三峯列作叢孤閣山共襄奚待燔名香烟華日浮
紫

中天樓
天半綴飛樓應如化宮化每候好居人龍鶴息鸞
鴛
桂林巖洞雜詠
水月洞
灕山東北如石梁跨江門水出上陽江合灕水南
去分貫洞中
洞户引江流面下清灩灩月過影孤沉潛虬抱珠
起
雉巖
雉山欲翔巖啟北麓石門屈曲入復數丈出登高
臺灘水當臆
雉舉山形高蛇蟠巖徑曲臨臺見春江百折巖窻
綠
元風洞
洞腹深廣如蓁箭然積氣噫風時出其户當之震
悚豎髮栗肌
深洞貫陰崖寒颸生不絕縣泉石鏬垂炎月吹成
雪
冷水巖
石門低壓碧潤中橫直渡飛梁壁竇更下過此虛

曠北達棲霞
入門渡石梁穿隘石棧深隱蓼龍潭橫盤飲虹
澗
彈子巖
石壁高削如張鞾天中巖窻高下橫開百丈俯眺
平野環以遠山
石壁挺嶕嶢巖窻覆空闊隱凡見平原遠山雨飛
越
龍隱巖
洞跨彈路藉舟乃入仰矚其上裂石蜿蟺長百洞
顛若龍去蛻存鱗鬣備具

刺舟穿石行寒風中衣袷石頂蟄龍飛森森拄鱗甲
龍騰巖
龍隱左上巖類廣堂龍物既騰平廣可坐玉泉下滴清韻琤琤
神物翔去空戶洞洞玉髓泉滴滴龍鼻涵
月巖
行水穿透空洞明明望如月輪起拄山半
穿石映明輝明明月輪上樹影拄橫斜羅如桂枝
長
屏風巖
雨壁瑩潔如琉璃屏鍾乳森然神雕鬼琢
空巖多寒風壁刻如屏曲苔石紛倒垂琉璃掩蒼
玉
玩珠巖
巖嵌洑波扈垂石柱室有石紋宛然二龍回暈如珠適值所向
石柱支巖門珠暈嵌巖室競攫兩蛟龍疑向迴波出
韶音洞
舜山之麓石穴虛明北牖爰臨湘江來繞水石發

響日奏簫韶
石牖次江潭琮琤發靈異水樂諧古音率舞魚龍
至
華景洞
高屏廣庭棲桂交加文綠塗金繪爛驚目
石扉劃爛堂四壁塗青翠花乳擁華棲翻成隹麗
地
元巖
石關北翻陽壩穿臨元井玉池昏莫可測
舍舟南路南穿巖北山北白石夜微明元井甚深
黑
白龍洞
上高下廣石室窿深凝乳延貫其上若蛻龍骨
曲折叩清寒風雨藏靈窟白石結瑤漿具有龍首
骨
隱山六洞詩有序
在昔諸洞得水增觀西湖既陸洞壑亦枯往後名
稱未厭余意既讀韋吳二記想其湖池臺榭之盛
益不勝陵谷之慨焉
朝陽洞
雲寶玲瓏開石漿洞滴灑晚來含日華垂垂雨猶
下

南華洞

石室山之陽靈泉湛堪挹寒氣動颯然時有薰風入

久陽洞

石窌呀然深風出灌烟霧西林返照來涼陰納琼樹

北牖洞

亂石騁瑰姿陰霞結深醫涼風留醉眠自爰羲皇世

臼雀洞

昔人獻神雀洞名適見取臨臨仙鳳飛猶娭下霜羽

嘉蓮洞

靈洞被嘉稱神會效其詭倒級紫芙蓉同心復駢蕊

舟行自桂林至昭州雜述四首

舟行自桂林至昭州雜述四首

陳中

日出江霧底蒼涼汎江水岸岸人迹墟雞雜漁人市

大山如鵬鶱小山如鷺舞孤峯斜奮頭連峯曲張羽

怪姿更萬端異形盡羣變紛紛最好山多隸陽朔縣

三百六十灘驟沫飛如散晚計晨發初已過一百入

羅叢巖

蠶蠶山光映團團樹影重斷猿啼午夜孤鶴唳秋風

海江

秋風黃葉樹夜月白蘋花古渡經行少平郊入望聆

銅鼓

莫辨雌雄色猶聞風雨聲年年春節線何處伏波營

六言絕句

劉長吾

寧浦書事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消憂

蘇游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宋泰觀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方信儒

龍隱巖

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嶺七星水石小容螭舞烟雲長帶龍腥

灘江口田家　明張鳴鳳

杏臥横侵波道崖傾半沒楓潭落日射魚磯上閒
時種豆山南

七言絶句

登逍遙樓　唐宋之問

逍遙樓上望鄉關綠水泓澄雲霧間北去衡陽二
千里無因雁足繫書還

柳州署中作　柳宗元

南州溽暑醉如酒憑几獨眠閒北牖日午睡覺無
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柳州二月榕樹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
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柳州寄京中親故　戎昱

林邑山連海秋霜水向郡前流勢若遠問龍城地
正北三千到錦州

蠻中　張籍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瑗穿耳誰
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

瘴水蠻江入洞流人家多住竹山頭青山海上無
城郭惟見松排出象州

獨秀山　張固

孤峯不與衆山儔直上青雲勢未休會得乾坤融
結意擎天一柱在南州

桂州口號　戎昱

青角三聲動客愁曉霜如雪復江樓誰道桂林風
景暖到來重著早貂裘

留別南溪　李渤

長歎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難來欲知別後留
情處千種巖花次第開

高陽朔友人　曹鄴

桂林雖產千株桂未解當天影日開我到月中收
得桂爲君移向故園栽

廣福巖

天地以來自融結方廣高深百丈尺書言不盡畫
難成留與人間作奇特

東洲　宋李師中

江城隔水是東洲渾是金鰲水上浮齒頰波分瀉
去一洲千古砥中流

過巖關有感

四年嶺外得生還自顧無功但媿顏欲識君恩至
深處巖關便是玉門關

寒山　余靖

空翠紛紛冷不流窓雲長是護靈湫山神鞭起龍

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陶翰

題順應廟

白崖山下古松青暫捲牙旗謁廟靈見說崑崙關北畔曾將草木作人形

鬱林鼓角樓

去歲同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談兵五更將吏知人意吹作梅花塞外聲

寄鬱林郡守

越裳海外喜天晴五葉戈船不渡兵堯舜達方皆樂國漢唐諸將本書生

柑子堂

子厚才名甲有唐謫官分得荔支鄉羅池水盡黃柑死獨有空碑在畫堂

暢巖

寒谷長留九秋氣暢巖別是一壺天清風不斷名猶在還繼宣尼出聖賢

鐔江即事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

滑石泉

馬頭今日度巖關十九年前去不還惟有流泉聲似舊憑闌重聽響潺潺

平樂來仙閣

仙宮嶺下來仙閣太守更名爲我來來既有時歸有日飄然從此御風回

修仁茶

嶺南州縣接湖南處處烹煎極口談北苑春芽雖絕品不能消爾禦烟嵐

道陽朔山水尤奇絕舊傳爲天下第一非虛語也　李綱

因賦

溪山此地稱佳名雨洗烟嵐分外青却恨征鞍太匆遽無因一上萬雲亭

過北流縣八里遊勾漏觀

百里仙山氣象雄參差峯峭翠成叢雲軿鶴馭今何處丹竈依然洞穴中

龍山

賀州城西丹氊山一亭遥插紫雲間龍蟠讓策名猶在鶴馭臨風去不還

古秦城

海窮山盡尚南征靜肉銷殘只白驚回首長安八千里此中那得有秦城

伏波巖

銅柱威聲藁百蠻貪稠載溷溪山無人爲起文淵閣端的珠璣慧劍還

避地海州　曾幾
雞犬鬧書同一舸老夫濫藥兒扶柁海江一槳欲
生根夢下湖南向江左
滑石泉　胡舜陟
奔走塵沙五十程泉聲今夜磬泠泠明朝蠡鼓催
征騎不使行人仔細聽
嶺北初程分外貪驚心猶自怯驂嵐如何花木湘
江上也有黃茅似嶺南
甘棠驛
萬里三年醉嶺梅東風刮地馬蹄廻心勞政拙無
遺愛慚向甘棠驛裏來
嚴關（友謂之炎關相人守險處關內外風氣迥然人固以爲北之限也）　張栻
同有嶺嶠已無憂尚有嚴關限北州襄候長歌闕
西

喜雪示桂人
臘雪同雲嶺外稀南人北客盡冬衣從今老杜詩
猶信梅片飛時雪也飛　范成大
羅江
嶺北初程分外貪驚心猶自怯驂嵐如何花木湘
江上也有黃茅似嶺南
甘棠驛
萬里三年醉嶺梅東風刮地馬蹄廻心勞政拙無
遺愛慚向甘棠驛裏來
嚴關（友謂之炎關相人守險處關內外風氣迥然人固以爲北之限也）
同有嶺嶠已無憂尚有嚴關限北州襄候長歌闕
西
外去車如飛電馬如流　陳藻
冬日融州絕句
四隻漁船叩板門幾家茅屋長兒孫天寒水淺江
成路地僻人稀郭賽村
過桂平
嶺南大半尚鴻荒城壁空堅草莽長忽到海州江
上飲喜他風物近吾鄉
謁羅池廟
友人余子長嘗以詩戲余謂余尾聯云我合焚香夜深
坐等青頭白柳州來後余有東寧之役過柳州界
謂前詩應於此矣及泛江東還謁羅池廟乃知行

止前定
平生不作羅池夢今日還來謁柳祠忽憶故人曾
得句鬼神先我七年知

秦城　劉克莊

缺甃殘碑無處尋當年築此慮尤深君王自向沙
丘死何必區區戍桂林

題霞溪驛

一溪春水弄晴沙蕩漾輕風舞落花此去桃源知
有路夕陽西下半天霞

榕溪閣（一名南溪榕下）　張叔信

榕葉竹影溪風遞客仗來繫短蓬我與竹君俱

晚出兩榕猶友識浩然翁

鬱林郡城　廖德明

荒烟漠漠雙江上往事悠悠古戍孤春到偏臨青
草渡夢中猶記白鷗湖

九龍山　張自明

輕陰漠漠曉春天草路鋪茵柳似氈閒訪龍君話
行色雲平深洞水平川

筆山　陶崇

晚來霞色霞成綺秋至回文鴈作行借問墨池何
處是一江環遶漱琳瑯

依綠亭　陳峴

修林平沼久荒埃招領春風一笑回淨掃莓苔分
徑岸騰添桃李結亭臺

潯州行部　曹亭伯

冬來行部駕軺車一日之間氣候殊朝服駝裘暮
揮扇未應嵐嶂得全無

遊龍隱巖　張叔信

幾年鱗甲蟄清淵一旦飛騰石自穿遺迹漫存誰
舊隱定應銜雨去朝天

橫浦　徐安國

暑風披拂霽烟收獨倚危樓豁遠眸萬疊山圍城
堞古一灣江抱海槎浮

全州出郊　朱子恭

水滿牛耕犢後隨早田大半已翻犁趁時浸穀清
明近次第秧針綠又齊

經年阡陌日遲遲桑柘纔方吐綠枝只爲峭寒交
節晚村家却是拂鹽時

招義驛

霜林紅葉覩桐花路轉崖根百尺斜雪日斷雲成
徙倚湘南秋盡未還家

過全州　陶崇

南北東西幾萬舉郡城如在畫圖中何人裁斷湘
妃竹半蘸秋江作釣筒

自合浦還清湘寄盧中弟　陳子翁

遊海只將梅作雪湘山今見麥爲春晴空有月當
如舊嶺北山南總照人

橫浦　賈成之

橫槎三月江如束風浪榮紆接天綠郡樓新劍插
雲飛盡日江山對雙目　無名氏

題思鸞山石壁

踏鵲曾來不記年洞中流水碧依然紫簫吹徹無
人問萬里西風月滿天

元昌思誠

克山

克山絕秀嶺南天雪壓林巒瑟瑟烟高僧暮望空
梅翠半消晴日玉開田

平樂政平樓

灕江江上古昭州一帶孤城有此樓雲護山容簷
外立月將波影檻前流

伯篤魯丁

過鬼門關

雷陽任滿鬱林還過了千山及萬山但願人心平
似水不須烟悵鬼門關

陳孚

盤石山

懸崖千仞鐵崔嵬勢似飛蚪卷海來我見只疑山
欲躍馬蹄不敢蹴青苔

自永福縣過八十里山

下山如井上如梯亂石嵯峨割馬蹄正是行人行
不得鷓鴣更在隔林啼

過祥洞江

青草風吹瘴霧腳交州何在海漠漠祥洞已恨天
涯遠又過祥洞十二程

思明州五首

風吹鬢雨滿芭蕉竹白鼓殘夜寂寥習得孤燈冰
糊畔思明州裏過元宵

丁捧樞

椰漿蛤灰尚中婦女趁墟來逕頭赤脚無
鈴粉只有風吹錦帶開

鹿酒香濃犬肉肥氈裘圍火繡羅衣海上紙錢飛一聲最絕長
鎗立又是蠻巫祭鬼歸

毒蟲舍弩滿汀沙荒草深眠十丈蛇遙望天邊紅
似火羣雲飛落木棉花

刺竹叢叢苦筍生山禽無數不知名元宵已似春
深後龍眼花開蛤蚧鳴

廣西即事　傅若金

南鎮干戈日夜陳西山寇盜益出猶頻荒村百里無
烟火聞道官軍更殺人

比歲供輸不自聊秪今氣候未全銷陳前將士須
殊死莫倚功多氣轉驕

呂公巖　梁遺

松滴雲景竹生烟松竹深藏小洞天賞罷黃庭觀
鶴舞更於何處覓神仙　郭思誠

遊中隱山

訪隱寺幽緩著鞭梅花初試小春天孤峯上下分
遊湘山寺　明嚴震直

帶山緣聳碧雪霽梵王宮殿壓重巒我來試踏烟
霞境滿耳松聲響翠巒

全州道與

兩岸青山列翠屏竹筏輕擊浪花生雖然灘險渾
無懼却愛波光似鏡明

深揖一時男女竟謙分

近水刺桐知驛舍倚山毛竹即人家趁墟野婦沽
甜酒候客溪童進辣茶

架巖整壁作巢居隱約松雲碧樹疎木槻枝枝橫
檻似禾田箇箇小亭如

林塘幽窈隔桑村風磴崎嶇接石門南過荼茨忘
赤日雲深望桂坳黃昏

登月江樓（仙人樓遺址也）

朝來一上月江樓江雨長涵瘴水流望斷釣槎人
已遠青山點點是邕州

過全州

陶生巖畔在青青唐介墳前江水聲兩岸鷓鴣啼

不盡盡船擡鼓到全城

青湘書院何年起共說湘川柳仲塗想見皐比絃誦處雲迷山鳥自相呼

過清湘

自到靈川日日晴客懷清夢繞神京興安渠下斗初浚一夜雨來新水生

桂林大墟

大墟江上蘆田寺百尺清潭萬竹圍柳店積新提變後獞人荷葉裹鹽歸

龍州

波羅密樹滿城開銅鼓聲中夜賽神黃帽葛衣墟市客青裙錦帶冶遊人

廣源江水終於苔線繞龍州學宇同惟見七源江水濁常時風雨徹天來

師入桂林屢捷志喜 成化元年九月 韓雍

旌旗纔指桂林途五發偏師五獻俘從此皇威清嶺海不勞民吏望來蘇

桂江舟行見各山畲田廣闢蠻夷殘孽持兵供役夾道拜迎喜而有作

蠻夷流刼幾經年飽食何嘗肯力田今日自知勤穡事畲田處處滿山顛

夾江山獠數年前日夜藏踪截過船今使皇威已心服持兵供役滿江邊

凱歌

紅日中天萬國明戴盆魑魅尚偷生神機廟略如天運一怒能教嶺嶠平

三軍奮勇氣橫秋石裂烟消水不流一夜山靈驚失險何須不見九仞樓

萬山矗矗石骨骨千仞穿崖百尺藤朝野傳聞總驚訝將軍血是解飛騰

捷音曉日奏龍墀聖主當軒亦解頤借問古人誰得似漢家元國宋家琦

今日軍中又一韓功成只在笑談間由來名下無虛士從此威聲振百蠻

水陸舟車處處通三軍飽食不妨農相逢盡道兵威壯誰識蕭何轉運功

十年坐待羌成蛇骨滿空山皐滿家一陣凱風吹地動荊榛轉眼即桑麻

千載巍巍一旦平山無瘴癘鬼無靈記功片石那能盡兩廣蒼生口似銘

凱歌二首

捷報時時奏羽書烝民戰後樂耕漁萬方和會歸王會不復通言用象胥

貔虎桓桓千萬兵風雲震蕩不流行一時掃蕩千心服持兵供役滿江邊

夏時正

丘濬

山獞更借甘霖爲洗兵

烏江　　張　瑄

山東平川小路斜不成村落兩三家分明畫出桃源景只欠溪流泛落花

凱歌

山無豺虎道無蛇猺獞相參百姓家昔日高原皆灌莽如今多半藝桑麻

寓冰井寺　　桑　悅

郡南數里有蘇山坡老當年暫還此地山名宜潤我漫亭曾寄一杯春陽

柳州大水

十日十夜雨不休龍城水欲女牆流東市撐船過西市不知撞破幾烟樓

謁劉賢良廟

制策通篇忤貴臣危言出口已忘身當時得意眞千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螢燈星斗名懸下第人

玉融郊行

亂山蒼翠野人家小雨絲絲潤杏花誰似東君最公道遠分春色到天涯

古崗門深百尺覓石巖題詠暗苔斑細尋仙子燒丹處池滿流泉浸月寒

劉仙巖　　孔　鏞

關雞山

巧石如雞欲鬬時昂冠相距水東西紅羅纏頸何曾見老殺青山不敢啼

桂林諸葛亭

寶積山巔諸葛亭澄清百粵仗威靈登臨一笑天風至吹散狼烟萬里清

平南曲六首贈中丞泰公

黃坪烽火動邊疆一夜猺兒滿柱陽勁弩長標當虎穴垂髽赤脚繞羊腸

中丞仗鉞出湘關虎將雄師指頓間籌策早從帷幄定旌旗不待羽書還

江夜虹霓拂劍鋒蠻天霜雪淨軍容蛟蜮遠走三湘去瘴癘全消五嶺峯

伐鼓鳴金唱海歌夷方從此息干戈且看鋼柱高千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金鼓傳呼賜錦袍漢庭今喜得蕭曹即知生聚開麟閣已見恩波浴鳳毛

江草霏霏江水流青萍不用買黃牛桄榔樹下閒樵語天子今無南顧憂

分水嶺　　魯　鐸

一道源泉却兩支右爲湘水左爲灕誰知萬里分流去到海還應有會時

陽朔道中

府江憂賊復驚灘十日真成行路難一笑開蓬望
陽朔綠江況得好山看

夾岸青山映碧灘灘清山好畫應難斜陽盤礴拗
篷坐目駭神驚不盡看

入南交關

寒雨黃昏漸有聲停驂坡壁欲三更使臣分得天
瓢水一洗南交瘴癘清

興安縣　嚴嵩

興安城郭枕高丘湘灘水分南北流萬里橋頭風
雪暮不知何地望神州城西有萬里橋南人以京師至此萬里因名

破屋古松喧夕籟遠峰寒露起層陰梅花兩岸湘
灘水歲晚相隨到桂林

華山　顧璘

衆壑行雲遞有無灌江清影照人孤題詩寄向王
摩詰乞寫華山對面圖

湘南二月大雪戲作春雪歌

桂嶺長年冬鬱蒸湘江今歲積春冰北人飲酒歌
黃竹愁殺桃花與葛藤

繞郭千峰玉作臺連林素縞盡粧梅同誰跨馬腰
弓箭山口盤旋射鹿來

夢中絕句　王守仁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宛如夢中
豈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於此

捲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裂毛皤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沙田春雨

東風吹雨徧山溪林外催耕不住啼豐歉在天勤
在我饟田何用費豚啼

石井寒泉

何年神斧斲青冥石骨流來一派清不爲行人濟
炎渴千秋巢許亦虛名

苔毛東塘

瘴雨蠻烟萬里開海邦民物覩春臺不須更立分
茆柱重譯今看入貢來

贈陳思愼守上思州

鳳凰山勢入龍州曲曲明江繞郡流莫聽啼猿驚
絕域伏波銅柱壯千秋

過橫州弔秦少游

南洲咫尺水盈盈水遶南洲洲遶城試問海棠香
不斷城南城下弔先生

謁韓襄毅祠

韓祠突兀江之干江風瀏瀏江水寒漫采蘋香薦
幽思恍如紛乘翔雲端

潘恩

初至蒼梧　程文德

蒼梧自合棲丹鳳凡鳥何緣亦此來回首五雲天正北

校書會上梧鳳臺　謝少南

府江雜咏

石灘激浪殿成雷輕舸飄飄曲折開水樓連舍橫

予立山崗猺人負背回

冬爽舟木蕭條桁倚蓬窓旅況銷樹架綠垂君

子蔓崖林紅破美人蕉

臨口分弓號擺灘領班人鼓白鷴冠莫言南徼無

冰雪映日戈矛水帳寒

落日官軍鼓號齊則戈真虎險山猺不敢鋤斗通

堪驚節候與時違短晷猶能駐暖暉臘月菜花爭

自發冬天江燕亦羣飛

書山棗驛　錢薇

粵嶠相迎接楚山盤雲無際萬松間鶴聲嘹嘹翔

空外絕在乾坤心自閒

題伏波廟壁　翁溥

功成士死萬艘沉貝錦誰明意改心千載南中舊

時笛至今猶怨武溪深

蠻中　陳贊

蠻溪雨過菜皆流落日猩猩啼樹頭高竹亂藤蒴

屋小不知村落屬何州　董傳策

訪客啜檳榔

急腳蠻奴髻半斜客來提榼手雙叉檳榔擊出斑

斕片灰白葵青當獻茶（色人以青葉葉白灰和檳榔之客至盛榼以獻蕭之代茶）

寄橄欖

波斯舶翠味回甘嶺樹秋高拂嵐記得吳都會有賦張緘錫餽到江南（色嫩覽最佳名波斯棗出用鎔餽包之謂寄遠不壞）

嗷蕩枝

南風颺落山猺枝丹涎羅製玉露披博得風流殺人面子

翠裹囲裝類帶酡箇中甘味來夾酸渴只緣人面看來好支膝秋風却睡魔

釣魚臺　梁允瑤

四尺長竿十尺絲石潭深處白魚肥炎荒不到春

山雪謾著羊裘坐釣磯

大廟峽　梁允珉

羣山聳翠鎖中流古廟陰陰古木秋可是地靈閟

福澤香烟潭影日悠悠

上石西州　吳爾施

黃茅爲宇竹爲門斗米肩豚濁酒尊欲向此中停

信宿俄傳交阯掠前村
幾處人烟覆短牆山多未許牧牛羊頹垣蕪
香火惟見殘碑枕夕陽
初出灘江　俞安期
桂楫輕舟下粵閩誰言嶺外客行艱高眠翻愛灘
江路枕底濤聲拍夢還
水月洞吟　蘇濬
雲門忽散笑裝色蟾凌烟天咫尺流渭隱隱青
黛光一樽獨對水天碧
荷梧君子亭澄泓一曲歌殘漁落復獨坐長亭聽
秋聲何處急悲猿一百二十四　吳文　三九
廣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　藝文　四十
不盡瀟天風雨滴黃花
張義姑　葉向高
樓船十萬赴南征一夕星沉漢將營見說遺孤三
尺在幾人夠飾似程嬰
桃李深閨正及時長敎公子怨佳期誰言俠骨非
丈親來顚下拜我尤癡
紅粉辛苦如存趙氏兒
夜雨寒燈自繡帷空留一線苔勞劬只今形管新
衰在千載人間說義姑
題寒山　楊于陛
寒山一脈遶南流絕頂源頭有洞湫五月却銷炎
火熱可能三伏是三秋
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　湯顯祖

藝文

國朝

五言古詩

游碧巖

曹雲路

桂山多突兀乃在湖之滸湖嶺孌如攫猛虎獨奇
古嘯掇遥物靈幻作螭剛府判崔鬱高閣臨穴
幽戶不假五丁鑿奚倩蝸皇補中有堪玉髓延成
冰壺乳玉粒參瑰田青蓮排碧宇金光兜令到賓
氣騰瑤圃盤坳墊蛟螭爭猙怒牟虎魚披貼壁麟
鳳梳樓谷狂或堆防風骨或筑鼎慎勿廉劇森劍

戟鎮潤折圭組倒者懸鐘磬側者欹錡釜窒欹饒
神力鑠削笑鬼斧氣氳隱巢竈錯落橫棋譜何年
遺仙蛻誰代布佛武風湧著生寒潮滴晴亦雨雲
雷恒屯復日月爭吞吐有時瀑布飛澎湃霹靂鼓
有蒋晶簾瀉琴聲擊鳴球琥我來秉燭遊心神獨踽
踽欲探驪龍珠莫覩騎羊豎則然舒長嘯山魈潛
呼舞平生虬卬整殊覺紅塵苦把酒約山靈爾我
相寬主

盤石寒泉

謝良琦

去郭五里耳烟霞自此深石勢何突兀盤桓何幽
歲寒見彼美浩氣塞乾坤撐持賴有此往往巾幗
流直徹綱常理端居閱古今寸心深仰止

人心朝暮看雲霧往來愁登臨傳聞古桃源雞犬
猶至今余生負卬壑相望獨長吟何時臥山樊解

衣彈鳴琴

苗子端

懷山苗子言有鬼棲山下向民借大罟魚獸鬣長
夜時聞嗾大聲遣肉酬所借倘如爾彼威國梨靈
摧謝更罹疫與災人畜皆遭射堵豬並宰牛賽神
冀共救吾爲苗子計遂捨止其嘯苗了復我告前
歲遷老嘯地名在容縣二縣界倘苗所居之地倘彼縣人田捕盖
租不償所剩難療饑男子爲乞化女子准鴆婢吞
聲不敢吃嫁端誣之官官廉訪知苗子人如乳虎

茲山山鬼君休訝噴噴苗子言述之令人怕

趙瑞晉

輓謝烈婦

人生事廉耻女子稱謝氏謝氏未死前婉孌端素
履無何變故來良人失所恃羣盜集如毛逼勒無
餘技詎知金石堅百折不一屈轟轟殺賊聲如雷
之貫耳傷哉乘坤貞從容抨一死譬則南陽花能
拒風霜裂譬則嶧山桐只許棲鸞趾譬則秦狱松
歲寒見彼美浩氣塞乾坤撐持賴有此往往巾幗
流直徹綱常理端居閱古今寸心深仰止

宴石巖三烈女　王　櫨

巍巍宴石山翹翹三女烈姊妹矢同心同心同皎
月羣盜恣挾倡墜命千丈崖正氣殊
粟列環珮無歸魂留此名不滅化作三秀芝流芳
在巖石居然女士僊詎同草木滅林下有清風嶺
眉幗名節

碧梧著中翠雨作　金　粟

昔遊粤西東年年厭春雨今來歌羅城已隔廿年
所允陽竟三月處處皆焦土東作不得與農家愁
日若前日抒情詞紛紛恕官府昨乃擬斬請下令
禁屠酤彼蒼點感悟一時梟魁女不求霖自至好

生德何溥四郊盡霑足萬民競鼓舞我意亦欣然

長謠謝龍母　陳聶恒

鴛鴦井（粤俗水之不成井者通謂之井）

我行古道旁愛此泉百解四圍草色青線統一痕
玉志饑冷相對清可映心曲江湖苦旱潛此井無
盈縮隔隴常涓涓挹注隨所欲下有相思石兒童
荷鋤斷瑣碎泥塗中雄雌自相逐泉爲灌溉利石
以娛弄畜風流媿嫁名泉聲滋譬辱嗟汝誠細流
淡蕩四時足餘波及千頃禾黍秋風熟功成付不
言人亦不汝錄偶然孕斯石泛作雙鴛目寄聲謝
皮相吾其矢勿告

粵西舊無育嬰堂創建告成有作　陳元龍

聖治重仁育保民如保赤剏茲真赤子能不加愛惜粵
土多遺嬰戶口不增籍匪厥父母忍其故在貧瘠
有力能活之無乃長吏責七星巖之陽夷曠地多
隙搆茂廈屋可貯兒數百保姆有衣糧醫藥有
儲積襁褓分縱橫背負兼臂掖始或啼呱呱繼乃
笑咿嗌一堂背陽春生氣益壯碩豫知廿年後繁
庶倍往昔創舉不避勤垂述有成格作詩告來者
母視爲陳迹

新建阜成書院

粵俗頗悞古臺榭無遊覩披荒奇絕處蔓草荒烟
寒何不設戶牖貯此名勝看廼相向背宜廼措竹
石安簫韶借白雲橋梁就清淪有堂曰永譽有亭

曰凝蘭有圃可習射有舫可垂竿有廡可觴咏有
室可眠餐羅列几案物無一非峯巒傑佐此講肄
士民此盤桓幸際
聖人世浩浩天宇寬俗阜而化成上下同一歡招提況
接武雨花撲閘干數椽絕壁下萬古青巉屼
獨秀山在城之中高數十尋四面如削余鼓勇循
級而上登其絕頂
坤維奠五嶽石根蟠南荒八桂峰若筍茲山爲之
綱一柱撐青天四壁儼削方皴痕掃蒼蔚黛色堆

青蒼我來莅西粵乍見心目張悅如冠珮人爲國
守濠湟乘暇以命駕徘徊山之陽峭壁絕梯級上
山如上牆詹勇陟厥椒磴狹厓齒妨回顧笑僚屬
流汗如流漿俛視郭內外物象何昌昌和風拂炊
烟繡畦羅稻粱居吐紛熙熙不知爲瘴鄉羣峰萬
聖化洽遐徼山川皆呈祥茲遊信井偶北望達廟廊爲
傳山林意播此陽春光
龍隱洞
看山如觀書遊山如讀史桂州搜穴奇石刻窮秘
詭覺惟考歲月恐可補紀述隱一拳石弈倚江
之泚節屐久已荒虛賢滴古水宋人題識徧蘚花
蝕成痕中有元祐碑所謂黨人是低徊駐遊驂循
環讀終始起自溫與潞訖王化臣止三百有九人
一一皆君子宋史或未詳茲焉考姓名氏摩崖故不
朽光燄射灘水諸公千載靈呵護洞門裏遂使小
卽壑重與當俟比流連不能去落日促旋鞅

宣成書院課士　李紱

賢才國根本得之固乃昌經訓士苟爾教成治益
光
朝廷正有道舉孝與賢良聲教周四際安得遺遐方
矧茲古西粵經學漢濫觴陳氏有家傳上書吉卽

明　叶芸遂令左氏傳鼎立於膠庠霸才震士變詩學
鳴曹唐制科宋所重大魁先馮王有明尤挺山朝
士多軒昂文定得啓沃清惠才明將鶴樓抗風節
凜凜嚴風霜爭衡於上國戮戮莫與京　叶養流風百
餘年山高水猶長非薄忝遭逢持節來炎荒願與
靖土約講學興文章藝苑共馳驟德固同翻翔上
以應
景運休徵來麟鳳下以致奚俗舊染回狡狼無幾軫
嶺南奎壁同光芒往聞常觀察風氣開閩蟠又聞
韓昌黎文學興潮陽望古　遙集盛事其可忘教
化如有成百世同芬芳

金虞

賴修編誰磨一片青演孔刮老佛昌黎
題玉融眞仙巖重刻元祐黨籍碑後
嶺西古荒奧流人所安宅元祐諸鉅公強半此中
謫鄒范餘清芬秦黃鎭英魄主令谿山邊杖履猶
可接百花千古心不在一片石我登眞仙巖忽值
打碑客賜我蟬翅雙端然具跌額其書較道整其
製利稱窄上刻元長序調語變黑白下云建炎初
國運鼎新葦重惜碑版湮懸購如拱璧異與有後
賢於此作邦伯磨崖闢前光一一更創刻茲事亦
可傳厥志無乃碎石鬪生口中何取白標揭光觀
無籍名流品未綜核指火焚昆岡玉石俱罹尼附

驥安足榮添蛇復何益自昔元黃戰君子與有責
洛蜀方齗齗會壬抵其隙歐陽胐黨論
聖代所必斥大公良獨難中立匪長策龍德不成名鴻
儀遠彈射縱有蟠螭碑不直腐鼠嚇仰見玉融峯
萬仞同一碧

桂山

金志章 歷名士奇

一峯拔地起衆峯悉天參桂山萬古奇詭麗雄西
南有如千髻螺亂插碧玉簪復如蠶萬筍歷歷落
苞含於莊如端冕執玉朝子男森嚴如列衛陛楨
周戈鋋獰如波斯胡騎獸行驂驔醜如宿痂女巍
項愁容愈或張如屏風或覆如翼翮或彎如象鼻

或僵如眠蠶如星斗錯落如水月空涵如寶在拱
揖如壯夫負擔怒如虎牙鋸鋩蜿如驪珠探企如威
鳳翠漏如奇雲疊堂堂列如陣葉葉欹如帆崎者
塘屹屹拗者居源源雙尖卓文筆兩鬣脅劍鐔疊
綵錯綺繡散花依幢龍目賞難徧給態狀聊能諳
獨秀稱雄尊諸山次岷峪伏波岌爭長顧盼殊耽
耽孤撐絕附麗特立眞無態仙靈所窟宅往往開
各巷灘江綫其間曲折施瞰藍千尋蝸篔竹十圍
蔭松楠大籟一以發鳴軽笙鎗附我生癖山水嗜
好如饞貪腴佩窈落岡下拐青琅函齋心遠到此
遊侶偕兩三攀身人空翠長嘯穿脣風捫蘿踞登

頓濟勝吾能堪心胷得開拓險怪窮幽尋搜奇亦
云富肥遯殊所甘歸來對鄉黨傒作譚天譚

過黃牛諸灘

方秋白

舞景射迴灣林壑如初沐松間滴蒼翠倒漾波光
綠挂席泝前浦涼吹逼巾幅悠情一以馳山水自
相屬榜人理舟具努力飯山麓驚言涉重灘百疊
歸頗僕直行一里遙漸覺寒濤促篆廊變寒號崩
騰醒耳目石峭列齒牙灩灩勢相觸一步一紆迴
一篙一相續篙與石爭持石迸舟相遠左轉而右
旋上弦而下曲有如驅入駿偃蹇難縛束檣絲牽
百丈愈進氣愈蹋黃河混渺茫倒流橫地軸雲根

坂雷雨遠近紛駭矚屏息斂神魂遂得達厓澳意
謂盡傾危俄驚波閃倏水更打篷高聲逾振林木
江河日以下誰挽滔滔速俯仰盡高深戒懼一時
足日暮月隨船又向巖邊宿閉殺采薇人抱影臥
空谷

閱壺關城懷胡端敏公治蹟　甘汝來

壺城明初建得名因形模麗江凡四折如環抱其
運窮勢迫意不回一身殉國甘如此高雷方自訴
歸兒平樂毘傳馬革裹不願生還入百人視死如
歸誰爲使將軍之意日不然非此無從報

天予丹心面上通雲霄千載如生形或死立威立節兩
無愧浩氣精忠光青史

三峯烟雨　王之驥

縹緲三峯拔地起蜿蠖磅礴幾千里南聯五嶺北
衡廬巨靈畫疆奠厥址簇簇芙蓉倭九霄日輪月
馭繞山腰鍾奇毓秀知何限竹箭丹砂與鳳毛我
家開戶當山面青眼相看雨不倦秋月春花互勗
酬襲人爽氣有餘善無端密雨雜烟來讀經濛濛
散却灰失却三峯真面目軒牕秀色復時聞翠深
虎豹啣其族雨集龍蛇競起陸而地陰風草木腥
題詩誰向峯頭竹安得山靈謁九天蕭將帝命揚
羲鞭飛廉建旆相後先馳驟須臾遍九埏揮手
山雨共烟三峯豁然流翠萬古妍

綠珠井　　麗　穎

綠羅有女質如瑛採使投珠珠滿斛聲價一時重
洛陽風流當代推金谷風流聲價令如何斜日蓁
茫洛水波秖有玉樓清節在垂芳故井不銷磨
城中創立義學十七處延師教授余偶晨出聞誦
讀之聲益耳喜而有作　　陳元龍
始余入粵城寂不聞讀書聲令余巡粵城絃誦聲已
盈彷徨身遊鄒魯間不似瀨江與桂山問云一十
七處之義塾童冠濟濟講讀無時閎文翁化蜀蜀
士盛常袞教閩閩俗正人材不擇地而生吾願爾
粵家家師孔孟

訾家洲

城東南隅雲水闊隔岸亂山堆一攬浮梁如虹轄
灘水順流而下悍難邏水中橫枕訾家洲勞劃江
波作兩流柳記尚傳竹木盛裴亭雖往烟霞留官
船佔船去不顧唯許僧漁來問渡名勝空藏城市
間叢祠鐘鼓斜陽暮我來選幽非好奇欲令古事
今人知寶僚一葉頻載酒莫忘洲邊風月時

重修陡河天平石陡門告成閱視有作

興安河渠高下數百尺湘源一瀉無餘澤詎唯舟
楫暘如偃蓋柯如龍夾岸濤鳴白日冷隔溪雨
過蒼崖濃內有一松挺孤幹奇蘭徑丈生其中誰
謂不讓土壤力芬芳惟須雨露工踰坂慶堅香不

隔四時花染臙脂紅以蘭名餔數百載昔有盜者
逢雷攻遂指枯松爲左驗土人競說眞仙蹤我家
有蘭來蜀道懸之屋角當長風嶺南寄生桑與榔
茲蘭雖異將無同好巫信鬼越人俗愼勿以此驚
愚蒙

嶺南閏雨行　李紱

春秋魯史書不雨每時一書哀閏深令茲不雨甫
匝月皇皇望禱非荒淫嶺南地海鮮拼稼石田确
犖高山險溪流奔瀉勢莫挽十日五日須甘霖況
乃比戶多竹屋櫛櫛焦裂聲如砧狂風怒號欲背
且攪摩山火愁爺鬚旱乾水溢有專職節無不節
瘴龍起桂海有司胙禮神能歆豐穫一望慶百室
匪且有且今斯今

桂林喜雪和韻　李孝源

去年衝雪辭
輦轂西粵官程八千六火維南下信炎荒氣蒸常恐
瘴連屋桂嶺劃界不同天天公雨雪勝雨玉飄揚
空有風鳴條浙瀝惟聞雨戛竹何年覩雪有高樓
比似無珠還買櫝今年粵雪喜同看漫空不計斗
與斛銀鋪萬頃溝洫平玉立千山嶂嶺矗獨憐臘
月下流斯擬共明朝看飛瀑短衣輕笠老漁翁垂

釣寒江猶愁縮采風太史詩與豪筆庶龍蛇爭擘
蹴四時皆夏雨成冬粵諺傳聞嶽山麓
聖朝大化暨朔南率土同仁廓邊幅即今節候陳
王風莫貴任耳貴任目記取明都秩南訛永消診厲驅

炎熇　李茹旻

伏波銅鼓

吾聞伏波舟載緊越雨銅鼓飛鳴躍入八桂之江
滿後人遂以銅鼓名其灘風雨時時聞有鼓聲之
聲江中遠明季漁人網絀不能舉呼集衆力出狂
瀾是日白石山人析地亦得一不期而合兩鼓同
時獻之官其一猶盛觀風樓上貯其一置澤宮輪
神物夫豈無故仍圍業必有眞宰默呵護兵火百
刼不得相摧殘我行經此重是古器思一見摩挲大
斑斕剝蝕千瘢瘢無何依然失去所當是夜半大
力者負之趨去如飛輪不然誰何等視鬱林石載
歸吳下矜誇爲奇觀吁嗟遠物異物非所寶不貪
爲寶無禍干君不見張雷寶劍不爲用干將莫邪
終飛入水化作蛟龍蟠

遊立魚峯　金虞

花朝風日清且幽散髮偶作城南遊使君種柳舊
官渡一葉剪破春江流江光山色暖相暎造次不

及停雙槳緣坡徑訪立魚處逝欲選勝窮冥搜山靈愛客遽倒屣裳裙碧玉簪當頭同人指點向余笑茲舉洵美魚則不初疑禪界洞孤塙漸歷海市登危機嚴扉東啓納萬象水天一色相匀面入門四壁皆綠淨亦有礎柱如雕鏤室西南隅窺奧竅洞壑窈沿竹徑須階前長聚五色雀簷際時停三足烏御風憑虛遠到此縮達萬里迴清瞻勝遊靈境不易得大笑跳入仙人壺

銅柱

麗江炎荒之鎮錯南控安南壤相錯距闔一舍分古震寥廟當日樓船下交阯疾掃狂童等殘孽二徵授首傳京師九真革面復疆索郡縣其地中土同螳臂安敢復張攖五季凌遲世多故部領邪行乃橫作宋元師征履無功包荒無乃太屈弱蠻夷獷悍本性習朝廷駕馭藉方畧將帥豈乏英雄姿推轂無能專委託有明英公亦人傑功與伏波庶相若中官繼鎮求珠犀統蒞握兵擁帷幕遂令封豕肆狂噬內地旁州慫侵掠惜哉用武功不究議祖指之滿臺閣爵予世及用羈縻國威如斯亦稍削

今代聖神御區寓六合以內併包絡況乃近地非遼絕

桂林山水天下無不數縣圖兼湘都七星入桂競奇秀林壑尤美西南殊森森萬戟插天起山郭風露紛相扶溪流入耳響環珮松風引路鳴笙竽山廻石扇劃然啓中有神物蜿蜒趨雷霆白晝飛霹靂瀉水下續聯聯珠俯視深黑不敢唾遂取徑

金志章

歲修貢職尤謹恪我來行部視邊徼義取諸豫嚴
關柝顧瞻前烈蹟未湮來者樹立當奮躍肯念平
生馬少游畏此毒氣熏蒸瘴鄉惡
弔卜氏墓
君不見鳥丈坡名荒烟蔓草裏氤氳組織悲風起此
地下藏節烈身苦對石閉無人指我問驚嘆涕如
流憑弔徘徊去復止坏土重培標姓名後來歲月
從此始陸川香令飛儁鬼作祟驚發紛哀乘城
守禦率鄉兵集置斜徑執鞭彈援絕孤窮勞雉支
登樓嚥棲貞白矢猶勝當時斷臂魂棲棲正氣申
彤史乃知宇宙殺身仁形骸虮虱不死大節獨

留記歌爲錢野堂作 陸綸
粵西嶺蠻圖記歌爲男子寧無恥
周官分土治職方禹貢列服重要荒連山裹裝抱
西南阻絕奧險稱蠻鄉狼狽猱猺猺在不一厥
古不與華土同冠裳或言巢鄉始誕育鑿空廓理
誠荒唐郎官水部今出守乞采風流柳州柳三年
治譜盛流傳餘事雕蟲誇老手月輪新破碧蟾蜍
秋軒貽我卷紙書炎徼異聞掇梗槩慶衡赤雅魔
分疏文辭入畫波折具生面特出形神舒列峒聚
米燦可數包括諸蠻誌風土或負山而巢居或緣
谿而龍戶歌連夜竹跳月浴同川兮異暑刀耕火
種昧生事人棲獸毒猶汝弱之肉兮強之食貪
者如狼闖如鼠吁嗟人生含陰抱陽乘則同曷爲
居處服飾飲食男女多殊風鈞轉格礫言語不可
別混沌不死鑿未通若政立辟難與齊顓蒙聖人
執天轡萬物如指臂惠施廢勿遂治理在平易羈
縻要使義相屬隨勢利導與時異嘯軒上揉恢
廟謨知公默筆有深寄敘次瑣細言雅馴隸事十九存
其真方今
天子德光被南掌蘇祿重譯俱來賓何況百粵之蠻絹
亘墟落久內款沐浴
聖化無因循變革草昧移孫猶史家於後貴徵信耳滿

目染改觀聽亟教頑習盡滌除始覺皇風動侯應
圖存或恐見者疑製作斐然此堪證裝珹瑁匣琉
璃仍襲陋簡披神奇篇章即事驚流俗少陵之筆
玉溪詩我歌衰薄難爲辭

藝文

國朝

五言律詩

偕友登碧虛亭　趙日昇

出谷雙眸豁茲亭表麗觀烟雲連壑動竹樹入秋
殘坐久銷塵慮憑高遲雅歡時聞有清磬遙在暮
林端

挽鄒忠公有序　陳光龍

明太守袁公序鄒忠公詩矣余適牛文頫聚六公
除官田畫與公善日報孟后立妃劉氏書

曰鄒君不言可以絶矣公切諫又曰公以書約書
會頫昌自云得罪謫昭州臨別出弟畫正色責之
曰使君隱默宮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
嶺外能死人哉夫公與書固氣節相高者昔高宗
欲立昭儀毘大臣異議未決李勣陛下家事一語
遂開數世之禍廢立之際公豈默默待助於畫者
乎謂公出門時惻惻有離別色更不其然槭不起
田畫而質之

萬里蒼梧道孤身桂水濱批鱗成往事賦鵩獨傷
神直道凌今古高風任屈伸霜飛貞六月感慨淚
沾巾

古壁蟲蛇碎長松烟雨多六官存正氣五嶺障頹
波骨鯁須誰助讒騶獨窮歌祇今泉感應清測滿

藤蘿

同友人遊風洞

古洞穿巖腹徵來少女吹煩心堪此滌息影最相
宜苔石波濤壯排山雲霧遲憑虛不可即雉堞看
參差

樓霞寺

古寺星巖側緇流迴擁翠幽磬響鷄萬梵林氣通三
秋洞古龍常蟄空烏白遊戈公惆悵切不忍去

滄洲

調寰蕩詩　并序　馮大鯤

調寰蕩平樂方言也即古儺禮方今時和民熙禮
不可復獨昭俗尚鬼歲集現師一舉秋以為期跳
事不師古而古道猶存作調寰蕩詩

禮失求諸野秋儺得未殊蠻歌調木客腰鼓降靈
瓠（猺獞奉盤瓠子孫今諱曰盤古）載鬼終虎渺（現以紙掌為舟驅車沿門送鬼）
觚信有無（比戶以符咒噀虎患）儒生猶拱立相見古人徒

慶郡北樓新成二首　黃滑

麗水還山秀風清百雉邊北樓新氣象南洞舊雲
烟倣户嵐如織遶林花欲然披襟矚霄漢心曠數
峯前

金湯需保障史冊重籌邊算勝消陰雨時平息燧
烟予來城屹若星拱閣巍然誰掌北門鑰宵狐懶
不前
定心橋　曹一湛
策杖步高峯嶔崎路已窮巖廬留宿霧山斷引長
虹野色蒼烟外泉聲碧草中不知天際處雲陽幾
多重
馬門灘　程鈞
昔人胼胝處今日馬門灘奇石青鋒列奔湍白日
寒但知銅柱績不信鑿疏難遊廂懸崖上臨風一
仰攀

送陳會起宰荔浦　託賢
小邑西南境人家竹作門蒙山當縣立荔水繞村
喧女綴紅蕉艷蠭屯白蠟繁前賢留治績淳朴至
今存
桂林夏五苦雨　李茹旻
桂江旬日雨溪洞絕畎漁倒壓蕉花重橫漂荔子
空食貨詢殊俗錢刀見古風回頭西北望江樹晚
濛濛
雜咏道中
神女江邊路春禽盡日啼幾枝紅躑躅倒影碧玻
瓈風氣候衣暖雲光拂岫低輕帆自容與客思轉
淒迷
鬼魚
酋豪治世及部落苦侵漁
帝德生成大夷風禮教疎羹湯呼不乃錦繡縟偏諸更
說蠻娘媚爭妍有貫魚
繡面雕題衆禽吉卉服多頭飛遙取食鼻飲漫成
酡雞骨古年用龍聲銅鼓笛和春山同跳月滿地起
蠻歌
聚狐溪蠻種炎荒聚落多木綿裘自暖椰子酒常
酡花作類遺笼椎牛輸簿和可憐鴟鴞舞還操越
人吹

浔江道中　金虞
百里浔江路輕帆盡日閒浮沉天外水二水名勾漏
雨餘山都蔗紛蓬艾甘蕉滿市閭劇憐雙燕子來
往逐魚蠻
江上看墟人
斜日烏蠻渡榕陰一徑通趁墟狼女健占籍馬人
空食貨詢殊俗錢刀見古風回頭西北望江樹晚
濛濛
雜咏道中
神女江邊路春禽盡日啼幾枝紅躑躅倒影碧玻
瓈風氣候衣暖雲光拂岫低輕帆自容與客思轉
淒迷

疊綠巖　　金志章

蠟樹千林密靈區一選通有山皆峭拔無石不瓏
瓏古洞深逃暑廬巖巧貯風森森看玉筍萬笏插
晴空

翔龍井　　甘受調

百尺流泉岸虹橋杖屨輕暮從林下返風向谷中
生靈鳥鳴秋樹琪花吐石城兜吟身未倦山水賦
閒情

連日出郊勸農　甘汝來

農人先告早甘澍倘臨車麥秀雲千頃桃花水一
渠其耕方澤深我黍宅與與豈復煩雞卜年應大
有

聖化遠敷所致恭紀二律

嶺南初見鴈翼翼尚南飛吉亥耕成刻宮袍著雨
忽有玄鴻飛鳴而南翔謂吉亥耕成刻宮袍著雨
聖化遠敷所致恭紀二律

嶺南初見鴈翼翼尚南飛吉亥耕成刻宮袍著雨
忽有玄鴻飛鳴而南翔謂吉亥耕成刻宮袍著雨

有書

過白雲洞　　蔣肇

玉屏千仞削絶頂鎮氤氳捧日蟠丹穴參天翼白
雲龍興能作雨豹隱亦多文此意同誰會長歌對
夕曛

過陽朔縣　　蔣肇

地僻民風古城荒野意多漁人知水性蠻女踏山
歌怪石峯偏秀芳春氣自和賞心方未已小艇疾
如梭

立春日入粵西境舟次示諸候吏　鄂爾泰

沉寒趣烟景旋臘已逢春岸柳齊舒眼村醪早上

湘山春望　謝長琦

行遍郊原不見人野棠花發柳條新雲山漸覺銷
兵氣天地今爲
聖主春三徑久荒松菊老一犁長廢巖薇賁村翁杖淚
談遺事不必身經亦慘神

灘江曉棹　彭而述

伏波山下繫江船畫角鐘聲破曉烟無數青山浮
水出中流夜雨帶帆懸驚殘龍夢愁珠玉直踏蛟
宮泛斗迂最是無情分水嶺一時南北竝闌闌

靖江廢邸　陸舜

無情最是此中山閱盡王孫只等閒尚有高臺堪
命酒兼逢勝侶一開顏石鯨蘚荔秋蟲出玉甃梧
桐野鳥還巢向西風增感慨漢家樓閣暮雲閒

七星巖　崔維雅

百閒夏屋作巖門白日清秋晝亦昏怪山陰藏
禹穴更疑星宿落崑崙九幽欲到慧僧火萬丈橫
生指石根日影曙光天曉處鴻濛歷盡見乾坤

灘江晚照　胡文華

日薄西方勢欲昏落霞倒映逐江門晴灘雁鶩事饒
中樹驅犢人歸烟外村乍入寒潭驚夜月忽翻峭
壁訝朝暾水天一色青寰目極蒼茫吾道存
廣西壬戌仲春補行辛酉科鄉試闈中即事

聖主頒昇平　黃元驥

秋日遊棲霞寺

連朝烏語碧空晴紅葉疎林曉日輕郭外山邀遊
客興天涯菊見故人情石穿古洞千年蘚風落寒
松萬壑聲獨上蓬樓高處望雁橫秋色過江城

林林城　鄒浴

石梁危棧接太清一帶青山紫霄鳴人迹交阯安
南界鳥向三江五嶺鳴嫗視民傷難望歲乍臨天
險易談兵半生搖落驚心眼雲白山青話桂城

村林秋懷　崔維雅

閑庭秋草雨遲遲應節商飈嶺外遲爲有羣峯推
獨秀偏教一水號相思遐荒喜見銷兵燹拙吏憂
深計繭絲雞骨占年今歲稔寒幃處拜古堯祠

登隱山　張邊

幽奇古洞遠塵囂躡屐登臨樂事饒疑是神工驅
斧鑿壁來寒雨避漁樵仙人據石經千刻錦字鈎
詩遮半消爲訊山靈招隱地香臺滿梵可重標

題丁孝子　高熊徵

刻木芳名自漢時雙鳧懿行並傳奇郎蘭音似千
秋訟蝴蝶山空萬古思張叔牢針留舊恨范雲一
祭補新詩沉碑不必紛紛論至孝由來有盛祠
弔翟張二先生　劉弘基
標榜徒高士類聲當年天下喪諸生兩君深信綱
常重若輩焉知首倡輕五夜魂歸携死友九原月
冷照同盟歲寒自苦尊松栢朋斷秋風一劍横
弔坪僧

茅坪灑淚哭淪溺習賴佛逃生茗上書誰種冬青揚
節烈可堪支體辱泥塗情傷君國悲殘骨義重交
遊引素車明有三仁光百粵一弧高掛混樵漁
拜別山張先生墓

破碎河山已莫支英風猶自壯登陴國亡在昔悲
無補命絶而今慟有詩骨葬天涯依宿莽魂還夜
月照相思生平不盡離騷淚灑向荒岡拜奠時
弔平樂殉難吳將軍錫綬　田嘉登

丈夫七尺爲誰生慷慨捐軀羨紫殉堪落那堪朝
渡馬月明誰與夜談兵孤臣氣共三軍沒千載魂
飄一劍横遥想灘江無限恨灘聲兩岸杜鵑鳴
弔貞女林氏　嚴肇鼎

道義今存巾幗中老夫從此感無窮七千里外人
難得廿七年間事不空（女死年輕引新棺盡白冀
十八

深穿舊塚穴方同白花洲畔南山下來往爭傳節
烈風
將之西林口號　王維淮

上林山向西林異服殊音不可禁萬古窮荒歸
版籍百蠻風土雜滇黔瘴當日午天微見水到春
深毒更淫傳語蠻民好安枕長官携得是冰心
六月二日與諸子避暑桂山之風洞沈綺修厚餘
日予題壁舊韻賦詩見示奉答　陳元龍

塵容忽帶玉霄寒舊侶同遊石室寬不是勞山多
勝境肯浮吳艇上危灘冰嚴雪竇風潛入蒼跡苺
寂宇細觀八韻高吟崖谷響仙壇今日是詩壇

麥　輝

老廟塘觀青葦墟
雨後閑從老廟遊同人三五盞輕舟桃花紅夾堤
邊柳山色青分水外樓（月跳月者及時跳集而求偶也趙墟人醉跳月女歌芳草地（種人婚禮日跳
洗槃氓於今幾百秋
雙角横嵐

程　鏞

鴉鬟雲堆螺黛勻羅村樹色更横陳烟鬟霧鬢愁
行客玉珮香塵殉美人智井夕陽芳草亂春江桃
葉晚潮新落花紅似珊瑚碎不遺啼鵑到孟津

吳　耀

宴石仙橋
無復清歌此地逢鋪沉醽鼓咽鯨鐘洞深林屋重

門豁徑轉鈎梯疊石封掛壁泉飛如雪練臥波橋
亘未雲龍蠻王遊讌者陳迹賸有江山滲墨濃

靈潭銅鼓　孟以浩

銅羽風廻木鷺還浪花催散碧於天半輪初掛孤
村月一縷斜明遠樹烟細聲不驚雷獸骨冷光難
拘老蠔涎扁舟載酒閒樓泊簇簇蒲刺釣船
將室朝烟　金溥

廢將蒙讒謫夜郎南州小築更徜徉蠻沙幻化塵
心落猨鶴孤高仙夢長塞上老翁殊變鏤山中居
士獨清涼門前細柳青青色不照西京烽火光

靈川道中望諸山積雪　李敍

初定日出金銀氣自開溱剡巖威依北極崚嶒清
望壓諸蠻秪慚華髮飄蕭甚不厭相看照旅顏

謁伏波廟　金虞

南征一曲武溪深淒絕騷人弔古心褒華勳名誰
得似跕鳶風景客重臨羣山尚作論兵勢萬里常
懷空餘文字弔斜陽相看莫話前朝事陵谷消沉
蔓草荒

象鼻山

垂鼻鱗囷掛水涯蠻奴日日掃蒼苔如何碧箭排
衙處幻出黃門舞隊來野火焚身須化石江花照
影不聞雷玉河隄畔分明見一翦雲旗賜浴回

猺家

鳥滸灘邊熟猺家也知留客歎無茶山棚豈乏檳
榔酒戶難勝蔌蕩花峒布垂腰覘俗陋繡巾搓
手向人奏春江既月渾閒事話到同年髮已華

粵燕身中氣候燕子入冬不整江行見而賦之　孟以浩

川途搖落意何堪飛燕依人舞更愁九十春光千
里夢一雙輕翦萬重嵐鄉辭社雨過江北又逐墟
烟到嶺南我亦飄零愁短翼似曾相識語喃喃

合江曉渡　謝賜履

洮陽東去楚江清三水西來此合并夜雨齊添新
漲闊寒潮高拍曉烟平千航赴浪迴橋燕萬壑含

風動石鯨良夜釣筒收不盡灩雲常壓釣船輕
龍隱巖觀磨崖秋武襄征南及元祐黨籍碑有感
金志章

碑版磨崖巨壑藏偶來憑弔憑曉感興亡征南功並河
山久黨籍名懸日月光無復亭臺留勝賞（洞內舊有碑等字）
空餘文字弔斜陽相看莫話前朝事陵谷消沉
蔓草荒

伏波巖謁新息侯遺像

高巖千尺湧蒼嵐遺跡爭傳馬伏波山谿一峯成
劍石天留孤柱障江陀（巖傍懸石如柱一線未合俗傳伏波試劍所）
儼抱壺頭恨壞像空悲曳兄歌萬里登臨重瞻拜

不禁惆悵撫烟蘿

游七星巖棲霞寺　金志章

選勝松陰跨碧驢七星巖畔訪茨居江蟠靈劍雙

流合山疊屏風翠黛虛花艷欲飛紅蝙蝠池香重

憶白芙蕖到來心地清涼甚試剖塵襟一洗除

有金符

九日七星巖登高小飲阜成書院紀遊次祓侯姪　方秋白

韻　陳元龍

郊原秋穫後萬壑白雲連令節逢晴日褰帷處有

年風高驅鴈氣露湛洗涼天江繞嚴城外峯廻古

寺邊停驂環野老選勝集羣賢玉立千尋壁珠璣

百曲泉巖花霜未壓澗草晚逾妍欲臥仙人石還

登天子田娛賓殊藪藪懷古執便便授簡皆能賦

忘機更論禪棋枰消晝永絲竹奏風前縱目胸休

陰登高力尚堅村中多積慶郭外喜添廛客倚菜

觴醉花看木末鮮落霞催返轡新月皎初弦香飯

炊新稻柴門起暮烟旌旗屏擁衛童叟聽爭先民

氣因時樂

君恩此地專公餘農亦暇人樸意生憐緩輯誠何有熙

恬亦偶然高吟驚塵就麗句列星編老我成蕪穢

閒情未棄指和章蠻女唱韻事異鄉傳勅吏庠崖

石罨鐫九日篇

虞山舜廟

金志章

桂嶺山川古重華廟貌崇省方留帝德解慍想神
功化洽苗夷遠聲流象舟通明禋前代肅祀鑿二
妃同星斗廻雕檻烟霞護閟宮萬峯環列載一水
淨磨銅碧落韶音外著梧雲氣中垂裳餘藻火就
日遶淵喪斑竹侵檐黑蕉花泡雨紅禱祠紛北往
伏臘走兒童雅曲神絃奏殘碑鳥篆空蕉風正披
拂繞響在絲桐

五言絶句

題龍隱洞

高層雲

崩崖疑鬼鑿靈跡想龍蟠似疊千重宜常生六月
寒

登飛雲嶺

沈顥

雲是山所爲山是雲所住茲山何處雲飛來不飛
去

昭山點翠

甘霖溥

江樹迷江嶂蒼色如舊隔岸繞堤楓萬綠紅霜
後

荔江漁唱

兩岸江風清一天江雨碧輕橈歌欸乃纔下昭潭
驛

壽邊夜月

黃大成

登樓一徘徊夷險在指掌不是夜忘歸團圓月初
上

槃澗清風

窮歌在何許清風滿高樹過此戒鳴騶恐有幽人
住

平樂三首

蘇世壽

沿江舟自駛灘石若勾留崩奔不可避飛雪打人
頭

綠水流不息青山截去路一轉別開天遙村拆紅
樹

江城多戍壘山徑少人來但見騎牛子時上文廣
臺

廢教場

袁景星

距郡東五里許直指使者大閱之所郡人至今呼
大教場別於城北小教場也廢來日久居民數十
家園圃鱗次予尚之野老猶能歷歷指示

講武先明地於今畫圖畦滄桑今古事日落鷓鴣
啼

沙田

白廣善橋登危巖躡石磴行山谷中約四五里漸
覺開陽雨流滙入河孤村臨溪依麓喬木成林村
前源田數十畝溪西茅店數間具饒野興

村小依喬木雙溪滙大河柴門時吠犬屋下稻畦

多

修竹抱東村鳥聲啼續斷籬邊菜有花黃蝶飛無算

烏蠻灘　金虞

雲臺定何如廟貌餟官闕十里將軍灘長照漢時月

抗疏勞朱勃騰書陋耿弇烏蠻山色好莫笑賈胡貪

堦前石碎邪畫作銅鼓聲我來不敢扣恐致風濤驚

漢伏波祠　程光祖

伏波英烈氣千載想威儀新息侯豐碑三尺古今愁當年誰是無

者刷雪不敢爭

漢代威儀新息侯豐碑三尺古今愁當年誰是無愁者下澤車中馬少游　李紱

勸農過花橋四首

一雨東郊野色遍勸農小隊度花橋水田秔葉深如許耘女連畦綠過腰

兒旌小住戒無譁愛看村莊近水泥惟有春歸農事急花橋纔歷兩三花

桑麻雞犬故園情倒媚耕夫作隊行莫扎官情比江城宛宛倚情空水色山光杳靄中記取勸農歸路好花橋西去小江東

泗里郊行　袁景星

秋風幾樹夕陽低一望平蕪草色迷折得蘆花霜在手鷓鴣猶自向人啼

羅池柳侯祠　雒申季

盤絲繪蠟樣新栽細疊湘文掃綠苔聞道使君風度好也應童叟望塵來

種柳江邊生暮陰沙街迴步欹鄰林牆根剩有韓碑在丹筋黃焦不可尋

過古田廢城偶感明季事　龐化綍

臥榻寧堪醜類棲隔江風雨濺殘黎千金購得韋

銀豹花落空城怪鳥啼

貴縣道中見牛車捆載渡江

北馬南船萬里程陸多衙櫂水多驚蠻鄉風物真奇劊觳觫車兒剪浪行

海棠橋

橫槎江上雨蕭蕭奈七風流骸寂寥正是小春花發候醉鄉辜負海棠橋

雄巖

金志章

雨花風翠撲衣裙仙人跡久虛寂寂洞門深不啓空烟長護數叢龍

越城嶺

陸載紀

欲探五嶺訪遺蹤對峙與安第一峰近北嚴寒無瘴氣梅花雪片足三冬

癸水 即灕江水達東江 永不見刀兵

聖主當陽奏太平南方何自有刀兵清灕此日同江漢東去朝宗過粵城

嚴關

舊傳此地鬼門關逐客由來去不還今日輿圖天海外盡河山

廣大日南海外盡河山

陸綸

陡河口號

陡門灣灣三十六水湘灘一派分重游靈渠資灌溉水苗千頃綠如雲

轉漕通饟楚江頭史祿秦宮故蹟留

聖世不知牽輓困春帆拖雨過沙洲

粵道灘河下上難鮎魚陡盤路灣環派流直接黔南界載得恩膏並水還

行旅川塗共陸塗蓬窗穩坐賽安車旗黔楚粵爭傳誦不數秦關鄭白渠

桂林花瑞詩

雍正十一年癸丑首春學古議事軒中木筆一本花放玉階色香並懋徵瑞也詩以美之

扶疎雪影露氣香揩耕春回太守堂反虎御龍知有匹翔合化雨到翠芳

即看金帶話鴛湖獻瑞花開臭味殊白玉杯深香泥露筆端翻徧紫雲圖

接坐心傾耐久觀唐家銀匣米家山數峯青透玲瓏樹八朵分明貯好顏

荔枝建理不須誇換步移形仙漢槎縱使平添三十客粵中今有未開花

花瑞和韻詩

張鉞

紫綃仁脫白龍香姑射仙姿映畫堂淡湯羞同桃杏艷頓教桂嶺別含香

龍聰一樹比南湖迥與韓家木筆殊灑抹淡衽令昔別徐熙妙手愁難圖

氤氳疑是皖中蘭清露溥溥朗玉山何事裁紅汗
本色花姑新駐素娥顏
薰蘭雕玉兩堪誇小別丹臺泛月槎春入香山居
士夢不應仍喚女郎花

藝文

雜記

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異物志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嘉慶廣西通志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之山一名永陵寧遠地宋時禁樵采置守陵五戶今相傳謂在大雲山者非按家語舜嗣帝五十載陸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陸方乃死孔安國以陸方訓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氏謂竹書記帝曰沒曰陸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陸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何也梧州府志

劉曰昔舜命禹曰朕毫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陸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

無中國之蒼梧必在江南即廣書陸方云者言舜
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
巡狩爲陸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
禹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司馬光史
刻

戴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按書舜巡狩至南岳又曰
陸方乃死國語舜勤衆事而野死山海經曰南方
蒼梧之即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
長沙零陵界中註曰山今在零陵縣南其地爲蒼
梧又曰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史
遷引以爲證似非無徵者但世以其與孟子書不

類故或疑之又按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
陳留縣平即有鳴條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
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未知然否
辨舜葬事詳見路史及餘冬錄似葬在今梁州府
之膠州本竹書紀年謂此地有鳴條又有蒼梧山
也按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又云后
育嬀皇也又云五十年舜陟鳴條鳴條有蒼梧之
山在今海州然則渭亦非湘州之水矣可證九疑

風葬亦可尚矣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
者問命且告以憂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作地其
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
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

如其言
呂衡州溫善誰子厚在柳州溫諱之曰柳州柳太
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叔兄莫蕩以竹刺
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
以他物殿傷十二日率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
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徒交處分者竊以莫
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恩他物叔兄
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

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廻於深
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可明至當之心
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
屈法去全微命以慰遠黎同上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書龍城
柳神所守驅鬼出七百餘四堰制九醞此子厚
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分壽我驅禍鬼
今山之左蓋用此事許顗彥周詩話

長慶中李渤除杜兗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
使故事副中上仗具衆鞭逼脚又數日於廷場致
韓昔已收杖獨子厚與猿鳥爲伍卞文類聚

衆陽鄭珣日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
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
妄酒酣異乃開帡婦女於石側裝觀意甚恥之吳既

闌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
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
乃曰昨閱設亭讌謔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
事憂及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
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令副使猶寢在衙
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宥主上下俱
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
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
畏又嘗爲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

史鞫之史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
武陵不勝其憤因趙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
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
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
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爲裴度器遇每言
宗元無子說度日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
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
韓皆已收拭獨子厚與猿鳥爲伍卞文類聚

衆陽鄭珣日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
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
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瘢殃痂病不作物者又一
色紺碧而理平漫滑之好聲播爲象江三年不病
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姑兒寄止人舍下
計纔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瑤嗜好有意極類前輩
人李商隱集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
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
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
曰某未曾打人辱紀蘧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
出宰當遷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

也（孫光憲北夢瑣言）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宇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唐李卻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續見錄）

唐貞元十八年大水趙公務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得小錄五月甲辰卜於參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葉在丑在道之右有貴神爲鳳翔監軍驗而出爲太原帥鄭從讜爲節度

家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鼻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孟兒邪吾爲曹信是遷吾墓嗌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融焉爭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人皆爲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柳州集）

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虢以劉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會不及瞻瞻出於鞫旅以楊元翼榷客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客驍開者皆鳴爲瞻有儀表加見悅之每元翼歸第瞻輒候之詞辯俊利元翼一見（續西粵文載）

使殊不禮焉泊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嘗謂人曰吾在北門爲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户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守尹河東節度使瞻爲學士若非罪謫恐不爲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爲廣州在瞻貶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通鑑考異）

開建文人莫休符光化間受知鄭愚遷融州刺史又權知春州以桂林事迹闕然無聞因退居桂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粵西文載）

平南有暢巖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

是邦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珦皇祐間守龔州
二子隨侍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
傳大中改大理寺丞知處州與國縣事移知龔州
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
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貳死賊盡人皆以公獲免
爲積善之報（程氏遺書上谷郡君家傳云殿
中丞公官嶺外偶遇涼露寢中痛痛及北歸道中
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門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
一日合陋曰今日午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
大公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是
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大中與南
安志道源書院記周程二先生相

授受以道起於宋慶曆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
元公爲南安軍司理程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
通判事識元公於稠人中遣二子純公頤正公頤
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
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
仁宗以王道爲心以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則非
常之功按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
道二年癸酉至慶曆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歲伊
川方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六歲伊川
方十七歲皇祐四年壬辰明道方十九歲伊川方
十歲大中任龔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已出嶺在道
則移龔當是元年明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
乞召對不報又似大中在龔州之年伊川方詣闕
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乃云或者自龔州
詣闕上書乞召對不報後復之龔州不然上谷郡
君云在道病革召醫視疾謂二子之事爲不通矣
此大賢履歷之迹故詳考而明辨之以補年譜之
缺云舊志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
之抑黃門而奬寒素若此乎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
門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
慶曆間廣西戮區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
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於世趙
貞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青受命
額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靖至恐降階祈求
青慰藉道之於是單騎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
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
憲曹子方云閒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
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戍盧
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載祀典使此侯英魂少信

眉於地中如何如何青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
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
張維奏部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
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凝始以布衣自
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王明清揮麈後錄

秦少游自柳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
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
非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
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臨分錦休得自由至是
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
游竟死貶所豈非命邪典故舊聞

蘇軾謫儋州廣西察訪使董必希媚時宰將遣人
害之時彭子民爲屬官額泣曰人各有子孫董感
悟止令小使臣迫蘇毋得居官舍以示使扉意一
言而全蘇全董陰德深矣子民字彥修湘陰人官
至員外郎舊志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
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
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
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
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

宮閨紀勝

柏齋夜話

紫微詩話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窓外封植蘭

蕙西蕙而東蘭顏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窓
戶久而自暗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蓬深
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既謫走宜州
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爲伻調
護之有上大夫欲邀而去者可以此爲示之崇寧
二年十二月丙子山谷老人手約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
一僧舍可寓而適爲祟寧萬壽寺法所不許居一
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
雨魯直欣然起徙海醉坐朗詠自牖間伸足出外以受
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小石乃刻先生寫宜時貸錢於人手帖字如龍躍
天門虎臥地關紳士守護目爲至寶

國朝順治十五年署守趙舟載去人以爲恨

黃山谷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
謂今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子所僦
舍廡上無雨蓬旁無風障市聲喧瞶人以爲不堪
其憂余以爲宗本農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終
身更何不堪其憂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瓊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子厚駁謚之意當時有衍上曰魯字從

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宇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宇乃直宇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鴻林玉磊）鄒浩使役者游感應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得盤一枚白放於江日寻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啓之矣蒙思歸作亟可待也於是乎書（鄒浩也）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於數甲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沙出因名感應泉將北歸數日前可見次日果拜命（鴻林志）趙鼎以忠鯁忤秦檜徙居吉陽軍三年門生故吏無通問者方城張宗元號淵道適知靜江事常遣兵校渡海持書往視餽米醪藥石若相繼宗元公暇每攜友遊諸名山所與同遊路彬曾幾方滋劉玏皆聞人譽（鴻林志）

宋呂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約杲日當還之人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過期二日廼命斬之超入謝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或愆期者必事力言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或愆期者必亡命不返脫有緊切奏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吕

罹然悟謝曰吾過矣明日姑引疾君自爲之明日吕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者與時相秦檜有舊汪素惡其爲人周生恨之遣一獄典持書於京師譖汪超閱而疑之曰錄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恩公故廼往獄與家訪所以與傅然曰我平生未嘗遠出況京師乎今行蕭索然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爲汝辦萬錢宜少候即辦錢持與典典喜沽酒共飲示以書與先降臥超承就火鑽書蠟密啓視果譖汪者復紱之與不覺也後二日超往訊之曰君忽被命如臨安行且遽汝果懼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超當其居出周生書云汪嘗遣信過海遺餉趙元鎮承相李泰發泰政是時秦檜方關告訐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矣超以一奔卒能報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蓋有不若云（夷堅志）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石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舉頭驚咤以爲何爲至於此二十八日至靈川縣又六十里至入桂堂桂林北城之外圃也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入桂堂旬日

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聞之故詩有碧玉青羅翠羽黃杜之語末句乃曰飛鸞不暇驂盖歌美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具在桂海虞衡志焉（范成大驂鸞錄文）

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墮在祠既有祉莫不須城墮否曰城墮亦爲賚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祉稷正（永樂大典）

巒林有文永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孫寧獨孫者謂非大狼益牧語也固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沙沒兆已先見於此（同上）

明洪武間劉蕡爲柳州知府寬厚不苛有欲屠耕牛者牛奔入府悲鳴若訴召其人詰之諭以仁愛牛得不殺其惠政孚及異類若此始知麥隴雉乳童子亦有仁心化機固在上也（廣西通志）

山陽楊靖字仲寧洪武進士累官户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以白衣自効往諭安南輸粟龍州安南王幼政事皆出其相黎一元頗以睦運險艱爲詞靖反覆述帝威德且許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石至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明史）

新會湯有容字載行少年能文章勇於爲義不擇

利害爲趙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間任廣西恭城教諭又歷興安以兄死具疏棄官歸後復官容縣值縣大疫皆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熬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宣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 舊志

昆山人偶桓字孟武洪武中以薦授桂林河泊所大使桓工吟咏家臨粟江因以江雨名軒及至村舍所居官舍近灕水開江流聲日此亦吾家江雨軒也所轄漁户僉其成課如期不煩勾校遇風日爽朗出舍之江皇四顧嵩山意有所屬即趨漁舟超乘挽彊之力 舊志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滇最後來西粵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覩衡象彭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爲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帝起作偈統而啗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作偈云蹩躠踏人間知幾年艱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挽轡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嘗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內事

建文帝作偈別彭英馬觸石以斃後人葬之號義馬墟北江岸帝勒石有泣血二大字 舊志

建文居橫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主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建文君手書也 日知錄

正統五年有僧出自四川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鄭

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聲聲如洪鐘 鄭曉吾學編

正統間思恩知府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駭間於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馮時可曰婁江王世貞云建文實焚於火世所稱髡緇爲僧者謬然歸白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耶時可以癸未遊黔西永洪菴其菴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曾住此二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

而粵不知所往錢士升表忠記

諄佛寺在橫州城南舊爲僧綱司華除後建文君削髮披緇執楊應能麾蠅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蜀入雲南自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之十五年人不知之修體長眉自稱百歲見兒童輒以手摩其頂呼曰孩兒問曾命名否無則輒爲名之其徒歸者曰衆恐事泄復適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思知州岑瑛遇之問於巡按御史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陞思恩爲府揖岑瑛爲知府以護異僧也南寧府志

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鯁直敢言山襄毅公宏初鎮閩其名一日謂之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信然否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滌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污耶山又曰人云士夫饒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鬻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竈子耶山笑而頷之山在鎮十餘年廉潔之操終始不渝雖不由鄭牢言而牢亦可尚矣山性平恕前都督韓公觀英武相埒而仁愛弗如牢嘗遣事韓韓醉輒殺人牢輒醒之醒乃以白爲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舊志參永東日記

正統間御史唐慎去廣西涇洞民云凡著赭衣過洞門者降災慎出按問之即著緋衣往焚其像廬其廟邪愍乃息舊志

孝穆皇太后誕孝宗其家世傳著往往失實弘治初纂修寰廟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頒選修事前遺纂尚存暇日偶閱得之益訛李爲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實錄云李胤斌平樂府賀縣迎恩里人氏居白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底時有雲霧起其中即雨東有龍頭石崢嶸聳拔狀若翔鳶山川盤鬱世出異人祖個儻任俠家頗饒財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馬其父益積陰德濟難賙貧惟恐不及遠福斌世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

美丰儀事父母至孝鄉都有梗化者每論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其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誕生年甫髫齡福斌殁葬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宮得幸憲廟毓聖躬於西宮爲萬妃所構竟以憂崩昔塗山興夏有娀與殷姜嫄興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益自其母家而已然矣以占撰今豈不信哉月山叢談

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爲廣西桂林人實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后父李公爲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楹自云孝穆

親兄其籍乃無爲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
知何據萬曆野獲編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蠻叛
公繼之則光前絶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
而甚廉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
其馭上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
警而成疾者有鬻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
黜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違則反是一以恩結
人心於掊斂酒食答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
心於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
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錦

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
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錦遂得襲紹德之懷銀
一千兩爲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
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益有
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掊尅與柳大異然
猶能文餙籠絡支吾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
畧亦見盛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
聊一及之永東日記

大藤峽在海州北東通五屯永安修仁荔浦北通
武象西通來賓遷江柳慶諸賊誠淵藪要害之地
也天順成化間數反兩廣騷動乃命都御史韓公
雍帥數將軍征之深入九層樓更其名爲斷藤峽
然捷報未幾旋復閉塞以後復數反陳公金亦嘗
征之復更峽名最後半洲蔡公經承潘公失事之
後留意此賊討定後副使翁東崖築弩灘城以控
扼之賊遂不復反凡柳慶舟楫往來如蹈無人之
境至今二十年如一日乃知委任得人處置得宜
半洲公爲僉韓公徒有其名耳韓公輕財能斷其
長自不可掩吳人記事文過其實謂韓會吸斷藤
賊之腦適足以點汚之耳初無是事也

永東日記
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
此亦賊耳山蠻叛公代覩則有間焉聞公益懲英
國殺黃參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
儻黃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畧及之而不詳按黃
參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
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
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建山等處
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
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
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奉命掌交阯
都司黔公之敗殺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
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絶不之及豈其時

中不用命爲輔所繆邪棄女壯之所慾豈女廟初
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記
以備考 弇洲 纂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珣被弒焉兄
都指揮使珛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
兵武都督毅發珛悖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楊侍
郎穡乃奏言珛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閭
爲事以致賊徒流刼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
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刼之害矣聞者笑之時上皇
長子在東宮珛謀之侍郎江淵潛遣人赴京賂用
事者乃奏請易儲景帝大悅謂萬里外乃有此忠

臣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
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給事中李侃對衆遽泣都
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儕不署名其實不然也
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
爲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
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
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
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珛
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講賞珛以
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毅以事降黜
棠因此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

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
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迎上皇與俱以
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未行乃論戍
鐵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珛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
戒遷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於市初太子
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
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
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
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某與其
子主事喬新等爭訟兩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
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遷撫廣東時代黃珛爲易

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
爲貴州巡撫
四川和州鄒吉士汝賢諭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
道吾廣有司館坡山上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
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
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
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
故反加禮待厚其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上
吳尚書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全州人少爲布衣
交友同第進士嘉靖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
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

能推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以教訓傳之德義不
如是也且言臣與晁爲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
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
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爲侔位求
自免去其詞近直已晁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
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窓從
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褒借之詞無
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舅退於今
日處若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
以廷舉言過激促晁亟出視事而薄調廷舉南京

工部按武廟南巡時晁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
南京又數請回鑾則晁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
爲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晁幾
於責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
弟有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
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爲氣節中人亦未考其
生平耳（徐學謨世廟識餘錄）

廣西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以成化丁未登第
官至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六
十二致仕卒贈少師呂文簡調陽以嘉靖庚戌登
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建楊郎謹身六十三致仕卒贈太保二公爲時相
首輔名位權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樹立偉矣（并州奇事述）

銅仁劉時舉由舉人官平樂府同知慷慨有大畧
尤長於用兵時有征剿多出贊畫常集諸生講論
經義修明賢書院置學田贍士之貧者先是時舉
年十三從父仁之梧州父道卒舟過府江爲賊突
至庶母與二妹俱死時舉繫人尚中後竟以計出
得歸薦於卿及任平樂而府江適其所屬人多異
之（舊志）

朱志榮字仁叔湖廣安陵州人性鯁悍超人無禮
正德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廣西以刻制爲事
入其網無或脫者每揚言薦舉方面頗索謝銀稍
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
志榮覘之夜屬門皂誘致臥內自知穢聞於外不
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謂兵備副史陳陽曰公可作
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楊等金銀楊等具
數萬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編號送之如
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鐸爲之
會計公然以爲當得於是淫刑日逞全州判官莊
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嗛其舉止近傲遂重棰之而
死分守柳慶右參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先聞於
上逮赴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政錦衣衛千戶馬

璘按問其來既驗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
貴州充軍天下快之舊志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仕管編操舍人
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鋭甚圍城皆懼鐸請
出破陣知府姜綰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二十
人遂開門出繞賊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衆披
靡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兜鍪鐸下馬自蔽伺
賊首出射鐸鐸亦射之應弦而斃衆賊乃退去由
是威名振夷落題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
鐘爲副總兵忌其威名軋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
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鐘與俱俾索賄於兩江
上官鐘私於志榮發其事贓賄如數籍入鐸無分毫
素與士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
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
然心知爲鐘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賀州右江參
將有怨於鐸也月山叢談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
窺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
文成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
晨亟使人語蘇毋爲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
州趙楷之賂爲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
遂爲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
之伯高索賄之迹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

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畧若文成猶難之談
豈容易哉酉事珥
邑父老爲余談新建伯王公守仁平思田時集兩
廣江西湖廣四省兵駐南寧公已定議招撫遣人
說盧蘇王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復生疑沮
公不得已許帶甲來見無何薄城下復要郡倅爲質
且請軍門牙卒咸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
酋遂擁衆入甲馬幾塡市巷酋更與其衆約即事
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命發門外杖之百行
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衆聞杖酋愕不省何謂
遽鼓噪放炮三熟不發聲會聞酋杖亡恙衆遂定

鼓噪時公坐廳事佯爲不聞惟命牙兵速畢杖此
雖公雅量鎮物亦豈非天幸哉董傳策駱越漫筆
韓中丞斷藤峽功偉矣思田事至煩姚王兩鉅公
猶未殲其遺孽然姚之主剿王之主撫各有攸宜
難以優劣論也方岑猛悍鷙日久卽不大剿艾國
之御史石金與姚有隙遂論奏張大其事坐姚罪
紀弛矣猛死質姚功蘇受直奴儕耳姚方設計平
朝廷至集四省兵專起重臣經畧豈不謂猝難圖
哉然王一議撫二酋遂束手聽命頗猶遲疑反覆
白相掣肘其非跋扈材章明也王竟不乘兵威碟
二酋豈慮當時兵連禍結民不堪命姑以計散其

黨將復就事誅之歟抑策勳既久重於保成業歟
人或憤黠奴之稽誅且咎王之委曲遷就然王督
師時其擒賊帥咸以計誅人懷疑懼亡怪其鎮重
就功及乎臨沒猶念田州功未竟王豪英也非其
時未可爲主撫哉按韓征藤峽事出便宜專決而
姚王功未就緒廷臣猶沮忌之姚旣罷去王亦以
時宰不相能尋隨沒削祖宗朝謀國奉公之臣厥
惟艱矣 同上

王新建旣降盧蘇改田州爲田寧府設置流官又
薦林左轄富可巡撫張都閫佑可總兵林號省吾
王講學門人也論議一與王同及王沒林代提督

遂思反王議以媚時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
州治以岑邦相爲判官邦相者盧蘇所挾以反者
也於是盧蘇益驕橫竟弒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
不能誅諸土官大憤提督威令不行自林始令田
州思王不殺降尤德林有再造恩建祠並祀以林
居左王假有靈蓋與林伍享夷食矣林在鎮黷貨
巨萬而張佑以副總兵鎮田州亦線要厚貲爲邦
相毒死方王議招盧蘇時所愛信指揮王佐門客
岑伯高揣知王無殺蘇意私求蘇萬金蘇由此恚
恨自沮王竟委曲就事不無稍損威重夫先正權
畧似王公者絕少乃其明猶失之素所親厚小人

誠難測哉 同上

姚東泉守代時尚議徵兵平思田自贖因檄三司
官計事時分巡張僉事邦信素不爲姚所重欲陰
沮其策乃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旣而三司官
以檄誤復詰則緩不及徵兵矣國家任法馭吏文
移鉤絡牽肘卽未易亂亦難靖亂舉事一不相諧
雖幸成功且猶撓敗況欲容機指使出敵人不意

哉 同上

王新建督四省兵駐南寧因剏敷文書院日聚幕
僚諸生講學更不議兵事三司官莫測其意嘗公
假此縱敵將容有指授也或乘閒進曰招降誠

善策脫有不濟當云何公斂容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公少年縱橫翕張至是亦厭功名思休輯厥學眞有進哉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知體同安在時湖廣兩宜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荅問者曰譬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乎私欲錮蔽雖拆人房舍掘人塚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心兩宜慰聞之瞿然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於田復手書於邑舊書院之壁皆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邑謁公廟貌未知之也既而問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邑從容十餘月益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容有指授公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柔已俛首聽命爲小人索賂遂慎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徇所請二酋終受縲縶至用其特角之力以平藤峽八寨此一著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之者拉馭不盡如策盧蘇驕縱弛主稱兵釁實張佑開之制府成之政以賄行動皆戲局遂任其縱橫摧嶽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者也第於時三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畧乘之宜其取二酋若孤兎從後事迺之謂當日之失誅耳釁之益伺於垣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逐他盜之後得以獨全寻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益復爲亂不能禁制遂追而總其兄曰是胡不於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患

又如武侯既龔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於七擒
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猶狂再逞於文成之殁與孟
獲之不反僅止於武侯之身是皆不鞭其後者也
同上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
磨厄悴若不勝衣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耳
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耳
之俱西使人諸尚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
岑猛略既行璡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
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
罪必欲文致之當共力已救功文成欲官之城不
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竟無多取文成殁
不知所終同上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實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
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
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
牲九十五處賊猛頹首歸順子邦彥寬死齊村馮
爵死富川岑約死巡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破擒
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爲
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破旨詰責貽
誤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
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剿後撫皆謂
無功難乎任事矣詹州
郭仁龍溪歲貢嘉靖初司訓梧州素行廉介同郡
人林潤客於梧病篤以金二百屬仁治後事餘以
謝仁林卒仁捐已金爲治棺殮殯寺後募僧守之
明年仁病且瞑急命其子薦以林所屬銀寄官庫
封識宛然巡撫林富義之爲表其墓
志藩
劉東山公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璡其實公同
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耳
岑猛略既行璡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
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
罪必欲文致之當共力已救功文成欲官之城不
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竟無多取文成殁
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璡謀於焦及史部尚書劉
宇宇又素媕公者乃署劉其轉議夷人遷徙與潘

尚書蕃俱發遠戍璡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
人歸也乃定肅州
徐冬序聲
按兩廣地勢接連憂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
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調官軍萬餘策應及景泰三
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
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
及寇賊擾攘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剿捕朝廷
更置其將簡王翱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
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
任遂爲東南總鎮矣典彙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海州通判到任時知

府常州李宗蕓死已一月敏於公廨公視簽問聞
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遣以藥餌痢米
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
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
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郎死傭見妾
病意將不良遍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取爲已有
妾無纖悉沾惠幸爲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
惻不已戒使勿言其告鎮守參將馬義撰行伍中
俸給及賻贈得白銀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

家先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
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
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備竟不
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於土妾亦無幾微
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聞其事於江湖士大夫
中及公移任嘉興數過相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
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羲之處事君子可以爲鑒 張靖

記
雜
養利州知州羅爵之子洪先於弘治十年生在養
利任所十八年爵再復任在養利從學後中嘉靖
八年狀元知州柴朝榮於萬曆十一年任子向高
隨任從學養利後中鼎甲官至宰相 州志
山陰陸君啓先生萬曆間督學廣西八桂有浮夸
士八人炫竊虛名依附形勢以故試輒高等先生
陰識之不少假兩生置三等餘皆以劣降且誡之
速改行勵學不然將盡黜爾等八生心恚無如何
明年將科試一日出其所見署左有題句云三江灘灘
龍難渡即命史其筆屬對曰八桂才高夢不知夢
竟乃先生諱也既試每閱一卷即燭焚之列等
如前越日發落八生齊前曰某等文誠劣置下等
然必求給卷批仍以示指歸先生頷左右曰如輩
不容爾等以原卷焚毀卻爾果爾若處背題旨若

試遂無一人敢詭遇者崇正間秦冠熾備兵固原
督戰於老虎溝死之蓋不獨天姿穎異有夙秉云
山陰 遺事
劉侍御臺疏論江陵五千言言甚痛切江陵憾之
遂詔獄罷歸復嗾江西按撫誘其仇家誣奏以他
事論戍海州侍御抵戍所不久暴卒卒正與江陵
同日宋史載洪忠宣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
至南雍州卒是日檜亦死此兩事正同 西事 珥
鄉先輩清儉之德誠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
吾鄉之邢公正梧之吳東湖平南之張浮川全州

之蔣敬所世雖有所評然各有不可及者邢公初
出守廉州兼理珠池代去不帶一珠以歸官至方
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束帶無他長
物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戎籍受也
田四十畝及歷仕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祖墓前
辟地作書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事黃大泉曰向
見東湖十詠謂當如洛陽名園之盛及過其處廣
不盈畝可笑也其子無宅以居聞巡按陳少嶽宗
夔欲爲營之未知果否嘉靖川位至留都司馬亦
未嘗治第所居僦人不若也蔣敬所位至宰
相其宅亦僅可爲太祝廳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

什百倍矣世有聚賄百餘治第破千家者可謂
震耀一時會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失（山堂肆考 東野語）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
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
魚使作鯤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
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貧妄用遂失愛
於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烟集羅
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
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殷之中其要害
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
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

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投生徒自給永守林邑亦同
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
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
棄地數百里每交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
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
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
國事投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
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
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反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
善僉憲六（明崇禎 東野語）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爲甚嘉靖間倭警調
麻陽兵調瓦兵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
其用頃救朝鮮又赦播州宣慰楊應龍之罪調其
兵五千半途不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統間流
賊劉六劉七之亂亦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剿
一路聚刼人不能堪流賊戲謂我民曰吾輩來不
過爲汝梳彼土司兵乃爲汝篦矣蓋諭其掠剔之
愈密也（萬曆 野獲）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故宋最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爲
八仙屯千户掌之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掌兵官
莫氏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猺獞不靖知縣蘇
寬不事事而獞老韋公泰等保舉莫保之元孫敬

誠爲土官詔授敬誠世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
相統繼寬爲令者益不振事柄盡入土官掌握流
官徒抱印居府城弘治中督臣鄧廷瓚奏革土官
而土目韋涓等方爲鎮守內臣私人遂獨用土官
以至於今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無論宜流宜土
必獨乃爲得之 同上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
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通安臣津二
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則爲流官不知堂屬體統
亦如內地否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爲流官
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狀逼逐流官知縣而自領
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於今思明府所屬尚有
祿州西平二土正嘉之間爲交阯所侵陷思明既
不能赴復大司馬亦不能討漠然置之罔聞國事
如此何以鞭笞四夷 同上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
世祖時亦征之凡三征而後輸服特未及郡縣之
耳初征時故宋陳尚書子丁孫及其壻梁奉御蘇
少傅子寶章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供降服附益宋
遺臣人異國不獨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
世祖朝僭國號大越主寔天體道大明光皇帝更
故則酞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夷法婦
中國人出爲土司者近年恩城知州趙天錫本江
南女優遊粵西見夔土酋因得襲職聞其得官之
名陳威晃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
襲夫官善筆札會與舊知書媚婉孅弱全是黛奩

本色其人至今尚存 同上

指揮戚秉忠當萬曆初橫斂賊藍龍返與其子本偉本堂本惠焚刼各村巡撫張任督秉忠謀除之秉忠知龍返有僕被捷甚怨因厚結之知龍返據火把崗盡得賊中虛實一日龍返遣藍金謀伏路刼奪僕報知秉忠率兵斬之又密報藍本偉在墟貿易秉忠又追斬之龍返怒期會衆殺秉忠僕報知秉忠令僕探龍返睡濃竊斷弩弦藏其利刃秉忠領二十餘人潛伏尚口伺問竊入龍返驚覺秉忠鎗已伸其腹中須臾衆兵擁入餘黨剿滅而橫嶺諸賊遂平 慶遠府志

臨川章世純字大力博通天文律曆五行會通陰陽星卜諸書然不以自名年七十出爲柳州守忽以所占語所知聞者駭愕弗之信歲甲申國變世純悲憤發疾卒 舊志 江西志參西志

永新龍之明崇正末累官太僕少分守柳州募兵徵餉得殘卒二千人濬壕築壘爲守具未幾兵至圍城之明率士卒目矢石晝夜防禦外援盡絕勢不支有開門內應者城破之明被執論之降不聽殺之先是柳城圍急或勸之去之明曰死吾分也引佩刀示志賦絕命詩藏衣帶間婁朱氏與同官婦匿深谷及是聞難嘆曰吾夫得死所矣奮身跳

崖死柳人哀之收其夫婦遺骸葬鵲耳山 舊志

古崧姓趙氏名鳴陽吳江人能文又手立就以救鄰鋪獲罪戍雲南明丙辰會試斷么絕六之譜其已事也國亡遁跡桂嶺三十餘年孫延齡逆命召之辭與渾融性因爲友性因明給事中金堡也粵西留守瞿式耜督師張同敞既死事性因以方外上書定藩乞收葬墓在樓霞北毛家村渾融命其徒爲致四時之祭式耜字稼軒常熟人萬曆進士同敞字別山江陵人居正裔孫也渾融楚之沅州人父張楚珩崇正初柳州馬平縣尹渾融之避地入粵以其父故有恩於狼獞諸夷耳遺像俠氣襲眉宇性因依渾融以死古崧以延齡欲強致之復遁去不知所終 泰陳嘉二傳

廣西風俗自唐宋時頗多不美如民之貧者歸罪墳墓不吉掘棺柄寄他處名曰出祖生子不舉溺之於水名曰淹兒臨喪破家供佛盛饌待客名曰齋延病不延醫殺牛賽鬼名曰毛藥民多出外他人習賣其妻名曰捲伴（見嶺南異錄及張南軒靜江論俗文）邊遠僻郡諺語紛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長鄰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長音不長也閘音矮也坳音凹坐於門中穩也坐音大坐亦穩音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大及姊也狫音勞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栓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圜字者圜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令其國止用理字（虞衡志）

諸夷姓者自云槃瓠之後又訛槃爲盤按槃瓠種今五溪蠻是粵西夷多其種類此說似不爲妄左右諸州郡土族亦間有之蓋其類之散布久而習爲華也又土州諸岑姓不一皆稱岑彭之後有爲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應列宿高像雲

羣遙遙華胄不知何自而起諺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皆族姓之大者也又宋時有四道儂氏（安平武勒恩道安德歸樂七源四道黃氏安德歸樂西城田州蒙氏撫水南丹安化莫氏南丹西原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儂智高亂後儂氏之良許從宋姓趙氏儂坐閒有談及粵右多異姓者歸而披閱諸志及弟子員籍錄其鮮所經見者全州析桑軍富賓別駕成章督別駕應元經象憲彥采廣文彥宜灌陽王明府縣陀明經韋柳嶼青別駕規明司務清岩別駕鬨緒明府東山東周桐孝廉永芳葵別駕弘宇登太守鳳翔脫廬文世顯楷園進士申庸油孝廉鳳頓孝子琦陀孝廉超孝廉盛楠明府克儉家明經澤婆明經富羽明經可義既明經車沙明府龍少明經龍堯明府以讓邑屬農進士爽喬別駕璜粟副郎秋典孝廉賓客孝廉經孝廉暢能明經澡明經鑒鈺明經昇亦秦軍淮又弟子員籍諸姓外柳之銀賈原磨玉利平樂之俸修蘭梧之婆敬溥之鄧黨秧邑之閭英皆姓譜所鮮載者（西事珥）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京師適兩廣周制羣疏題右江爲邊道最難治應選才望者爲之部議以予往予不敢避難叱馭而行以戊午六

凡抵賓州土民遮道具訴劉賊千萬張旗幟鳴金
鼓白晝行劫焚殺最慘私心欲爲之計而查核督
兵不滿二百豈堪禦侮以文告諭之有云本道昔
在東粤倭奴狡悍則以武治之繼在貴州仲苗黠
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汝所共聞今汝等
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有處分諭令悔過
各賊亦斂迹月餘間見我兵力單弱遂復猖殺
人盈野且劫及官役搶奪公文自賓至省七八百
里道路不通鋪遞館驛虛無人矣不得已調兵蒲
餉於撫臺林公至丹子三情迫而詗憩過柱撫恭
之怒難蒙復命爲刻而遇事動多掣肘卒以招尤

戊午旱灾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劉
盜益藏倉庫既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
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粤
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糴運於廣東而平
糴於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
餘米盡散饑民即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
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俞允即爲領餉運糴然市車
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糴每擔一兩五錢糴
價還兵餉餘米則撥於城給散於鄉而子遺之
民賴以少存 同上

劉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於賓州者則有石牌
中埠岜敲岜兩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土官黃文輝
等各統精銳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
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
平其肆毒於邏江者則有洛春咸岸中謝等賊余
請於許制臺差遊擊王選帶兵二千携糧兩月而
來仰同參將趙庭協勦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二百
三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口而邏江之寇始平
至肆毒於柳州一路者則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肆
行焚劫余密諭土官計擒劇盜黃許三院梟斬十
九人而柳州平省之寇始平 同上

已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稟稱適探
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劫掠何
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即授以火器令其艤舟巖
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於
城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發矣忽火器
一盡而潰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
時爲饑民嗷盡餘賊則宵遁去圍城縉紳士民相
率致謝以爲百年未有之快事副令庶可安枕 同上
戊午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
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倉官滕
元台爲建義塚三區又發遞江賓州銀十兩亦造

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凡勸士民隨處收埋或經行
路道間常令土司帶鋤鍤相隨遇則以土掩之三
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骸於莽竄骨於巢者
然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憫孰甚焉 同上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問
借穀於積穀之家已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已又應
之乃復至三揭其一壜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
窘心切齒之甚殺雞爲黍甘言以從留之夜宿至
夜卅殺將三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訓父帶銀二百
兩欲買棺殮之人不便於開藏二年丙寅申
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盜殺其父捉之撫按
兩臺掌批審究奉行者遍拿村人以爲強盜欲爲

二人抵命株連蔓引逃竄者過半余訪其實乃更
爲研審詳兩臺云舉人之死死於仇非死於盜也
殺人者死今同謀下手之人俱斃於杖下一家三
人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拿無罪之人沿及
村落使雞犬不寧如此此獄可以不行矣乃詳申
許制臺甚以爲當將在監者盡釋之 同上
賓州戊午之歲民饑而死者大半次年已未遺禾
復生遍於荒野如長車涤里安城等處余經行目
擊荒荒暑禾實頴實粟不種而穫此誠天降嘉禾
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覩者乃行該州踏勘田
有主者自聽收穫有田在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

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强割又檄召士兵爲民防護
不使入於盜賊之手孑遺賴以少蘇記此奇異以
備載筆者採焉 同上
貴州解額四名三年大比冀冠博帶應舉於有司
者七百人酌附試於象歷紹熙三年秋移附於横
州從士子之請也是歲宴鹿鳴郡守陳公昭嗣以
詩贈舉人云二十四峯稱小杜山明水秀本從來
莫言勳爵常禮猶勝聯鑣得異才越嶠邑迎千
里客禹門專聽一聲雷慈恩塔上題名處爲破天
荒一快哉後士子越試至嘉定六年癸酉科方從
請於漕臬就本州自試不便於開藏二年丙寅申

本州申請從此創立貢院自此一定試矣 舊志
余嘗泝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
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楹
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峽蜀之下三方皆足萬里所
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大山峯云者蓋强名之其
有諸峯之名政爾魁然土積而已未嘗有巉巖之
最號奇秀如池之九華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溫之
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峯而止
爾又在荒絶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
授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旋而起其發
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緑悉自平地崛然

特立玉笏瑤箏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
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柳子厚訝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輒堅林立
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
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故在目中不待余
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益無深信者
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住巖洞
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
二三里一日可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爲天下第一卽衡嶽阜鷰
湯黃山皆不及也余謂桂諸山皆平地欻起千仞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故多風雨作巉巖人
成之多病腫脹或蠱俗傳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溼
熱之地毒蠱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歐呶喞然中
人卽爲痈便血醫藥多不著旬日間必不救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卽主人云爾家有無
蠱毒耶問之門不行夷堅辛部載解毒咒云姑蘇
啄摩耶啄蠱吉毒生四角狀如父是穹窿母窮是舍耶
女眷爲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鄧景盟集閻廣
蠱毒者曰超生有林宰家顯得其二咒曰本師未
來祖師來未三百六十祖莫能吾前要反生惡惡
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未咒作牛咒喫泄
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曰有手訣稱不能記藥

則升麻一味水調服程氏三柳軒雜識
蠱藥種類不一用法亦嚴或以土木易人五臟或置雞鴨食中入腹復生長趙足或攝人魂至家終夜力作力竭乃死或潛移家貨物入已平樂梧州亦有之漢人有捕得造蠱者則羣執生瘞之或投烈火中百粵風土記
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滿人蓬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蓬活於胸腹間食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商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仕宦長病此故爲揭出即珠七修類稿
蠱毒民間無有惟獞婦畜之相傳以五月五日往山澗中用新布衣及首飾銀鐲等物鋪地上盛盆水於其傍婦女裸體歌舞以降藥王佚虺蜴毒蟲來浴盆內遂傾水於陰濕地生齒聶取研爲末納鴉毛管中插貫髮內温養生細蟲統統如聶初出則蠱成矣常置廚竈温煖處藏之蠱初成者倘未有毒緑因初婦有所私與夫不睦乃從畜蠱婦教之置飲食中餌其夫與所私日後自然和合謂之和合藥亦名粘食藥日久此藥漸毒遇藥發時遍身搔癢必欲毒人而後已或無外至者即夫與子亦必施焉但另與解藥宣泄之不至爲害且混傳

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蠱家益富恭富賂賀蠱術公行峒官潛知其狀令巫作法壓之取婦塊地中出其首燒蟲燃之以召家兒魂魂不能附獞婦代鬼受焉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蠱飛蠱也按周禮七誡掌道地圖道地惡疏云地惡蠱事人所爲也周時荊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惡謂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雙喪精魂爲其所役也張衡思元賦感嫉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鴆吞雕題騷

人羈旅始爲蔵哉赤雅

凡中蠱者顏色返美於常妖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藥出一丸嗽之立吐奇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蝌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燒之立死否則對時復還其家余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未孕脊爲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爲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其汁併臥其根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同上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愚愚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爲壻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

黙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遲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擊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頻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蠱利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婆之多受害焉黃瑜雙槐歲抄

案方書曰南人凡病皆謂之瘴率不服藥惟事祭鬼設犯傷寒陰陽二症豈有坐視而不藥耶且南方之人祉祉多汗上盈下虛用藥者妄發汗吐下其禍可立而待也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爽結檳榔能下氣消食化痰故嶺海之人多食之此可類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膚理緊密一旦病疫當汗則閉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難治嶺南地熱食檳榔故藏氣疎泄然一旦病瘴當下則虛羸而本不能堪所以士人多體瘠面黃蓋檳榔爲患習而不覺耳同上

宋王袞瘴癘說曰南方天氣濕暑地氣鬱蒸陰多陽少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爲病是謂之瘴瘴者寒熱往來正類瘧證謂之冷瘴重者溫熱沉沉晝夜如臥炭火中

說也愚謂瘴癘者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而語之症乎治得其道固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耶若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矣南方謂之中箭又謂之中草子然挑草子法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楷葉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耶至於冷瘴或寒多而熱少

或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異及其愈也瘴發於唇驗其症卽是瘴本非重病每因誤治而致禍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脈息極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藥所謂承氣入胃陰盛乃亡若脈其脈息洪盛審其症候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熱藥所入廣以來但用修養之法最與盧溦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喫少粥已時

早食申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藥聚食宜節飲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一日之間寒暖數變須脫著以時少食生冷則脾胃自壯少食油膩則胸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慾以固真氣如此調攝決可以無恙也

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渗氣蠱物蒸薰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當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

嶺外瘴毒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雖曰深廣而瘴乃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大夫反指爲大法場言瘴毒之多也如橫邑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然今俗又以廣東之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也

四瘴之外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瀼閔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瘴母至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爲瘴閔爲嵐草木翥勃日氣蒸嘘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爲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候不常蘊隆重矜臘月揮扇啼呼吸冬夏便分且桑中衛女上宮陳娥偷香竊笑其不死者幸而免

炎方土厥疎地氣外泄人爲常燠所奠膚理不密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兩疎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院鬱悶虛煩下體凝升降陰陽及炙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背能止熱余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仝

沸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勘不敗矣同上

嶺南不惟烟霧蒸鬱亦多毒蛇猛獸故編類集及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蛇虺蜈蚣諸毒最當謹

者夜起不可食卒亦不可無燈又不可不穿鞋襪

嘗聞有人中夜下榻而蜈蚣偶棲草鞋上傷其足

得香白芷並雄黃末服之藍澱汁俾之乃愈又一

村婦舂卒吹火不知火筒中偶有蜈蚣鷙竄入喉

致下胸膈悉痛求救彷人云以小豬斷喉取血

又雞血尤妙合此婦頓哭狂叫如此穴處發之無有也識

惡心蜈蚣裹在血中吐下續飲雄黃水乃漸安又

有人被蝮蛇咬遍身腫裂口吐黃水良久四絕有

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二錢灌之立甦再

服即愈道人云此合用麥門冬湯今倉卒以水代

之亦效又有被蛇傷而垂困者一僧以五靈脂一

兩雄黃半兩爲末酒下一錢即愈又方如前治蜈

蚣藥或得白礬火上炙洋滴在傷處亦可又虎傷

亦以白礬末摻搽封裹之蜈蚣傷又用雞冠血及

雞屎塗亦可又方取大蜘蛛一枚縫其嘴所傷處

令吮其毒候蜘蛛困悶自落即滴冷水數點以活

之如覺未愈更取一枚嚙之使毒盡自愈治蛇入

口并七孔中者割猪母尾瀝血口中并孔中即出

飛絲入口用紫蘇葉嚼之即愈嶺南衛生方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

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鎚刺脊

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

乃愈廣西志

藤州民家有五口二壯者二童稚一嫗值端陽節

飲菖蒲酒皆極醉頃之遂悶仆地嫗及二稚俱死

壯者氣尚勃勃之則疾趨寒不能下逾半日

亦死人謂菖蒲根下必有青蛇穴處發之無有也識

者曰菖蒲極熱酒又熱皆有厚毒恣意多食焉得

不死壯者氣方盛故遲之爾小說

熾然飲菖蒲酒太過如火得膏熏炙悶鬱而死固其

宜也西事

火箭總無形迹只用口呪手訣暗以射人爲其所

中者痛熱難當急則立仆流血而死慢則隔日頭

日腫裂而殞其法最爲祕傳故妖者常學以報仇

惟身帶黃金可避養利州志

粵人淫祀而尚鬼病不服藥日事祈禱視貧富爲

豐殺延巫鳴鐘鐃跳躍歌舞結幡焚楮釃酒椎牛

日夕不休事畢插柳枝戶外以禁往來其中寒熱

瘟疫者謂之中草子多以不藥死者相枕可哀也

百粵風土記

嶺表占卜甚多有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
雞卵卜篾竹卜俗尙鬼故也陳繼儒珍珠船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煮之剖
爲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吉如響答
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禱煮
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
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候愚又見卜者流雜
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蹏卜灼骨卜烏卜雖不法於
蒼龜亦有可稱者北戶錄
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焉祝當
畧處辨跋中厚薄定吉凶獠人卜蔡儒雞陰祝神
以卵投地不破者如篾膝公之碑阿上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
也卜占卽以肉祀船神呼爲孟公孟姥其來尙矣
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
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眞
云元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
父名幘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名厥或云冥父冥
姥因元冥也同上
桂林象郡秦漢始隸職方其地多危巒怒江虎蹲
電激其人多山徭水獞被卉食生徙徙阻聲教而
尋干戈故雖列王會而掌故闕焉唐莫休符宋范

致能泊近代田叔禾張羽王蒲君子閒有紀述多
餘創而纂全罔無亦以彈尤荒服非軒轅所恒經
文人墨士卽欲探砂勾漏問石鬱林而至者鮮矣
余提刑粵西受事之日淺而師命十七病十二懼
窮升斗而無述也取風土之耳且目者次第筆焉
視郡邑諸乘繁簡徑庭矣而問出乘之所未載語
有之卻人見廢不知爲而是百粵廢也藏之宛委
以俟後之觀風或有采云
梧城北枉江上有古榕村以果樹名鄉者有數十
人家有祠許祠問向者爲誰不知也或疑爲吳清
惠公土人口祠在前朝有之矣像可二尺許并列
其夫人外又有六像神主云敕賜感應三尚書靈
位左右侍六人左右龕將軍像各十五日尚書將
也有碑立於萬曆戊申歲與坊同時紀修祠姓氏
亦云尚書或又疑爲漢士燮南三尚書者或其三
弟皆太守按士公燮字威彥舉孝廉補尚書郎袁
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士府君望在氏春秋足通
尚書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獻帝
賜燮璽書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孫權加燮左
將軍封龍編侯年九十卒益則尚書者其以諸名
耶以官名耶梧官至尚書者惟明吳清惠公而土
人又以非近代爲言豈士府君治尚書爲尚書郎

其門人相傳祠之耶祠上驛名龍門下驛名龍江與龍慶龍編義近而左右諸像皆將又與安遠將軍左將軍義近或者爲祠士府君者近是（梧州府志）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于帝帝憐我心遂倚龍城絶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柳州集）柴侯名紫趫唐時守河北那州後聞湘源覆釜山有聖僧無量幕其道行來從之遊僧稱之曰紫君及既入滅忽積雨暴漲溪水湍急有大木自覆釜山湧出下陂江已而浙流復上五里夜間空中有聲云吾是柴君欲於此建廟鄉民以其木刻神像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繞於南北三津故名（嶠南記）

紀之號柴君祠宋初州境有旋侯現神兵刻城畫賊由是望空潰紹興元年孔彥周曹成犯境侯復顯靈如初賊懼而退（舊志）

馬灘離昭平縣治里許秋冬水落僅可通舟湍流愈急激而成聲若遠聞縣治內仍有祝融之灾歷試歷驗地方居民務思患豫防之（昭平志）

銅鼓灘其聲轟轟如雷或如火炮作戰鬬聲游魚皆驚懼古畿間水乾至烏口當出狀元仍後磨同光中水乾出邑人梁嵩登進士第一（西平事略）

銅鼓灘流聲細則民居安靜然遠震則有火盜平南將軍灘亦然（潯州志）

興業大里村李龍村相近有巨石丈許突起村心能爲雞啼羣雞隨和居民厭之擊其石聲遂止因名啼石里（舊志）

寶積寺地下隱隱有鼓聲則賢令至（潯州志）

博白縣遠村名鉢含崇山大木人跡罕及敗羅不通斗米一二錢有龍潛江大魚動長六七尺不避人村有烏大如鵝五色有翅巢于大木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十人詩以爲鳳云（鬱林州志）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繞於南北三津故名（嶠南記）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見石峯售之偶登靈川界內一山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之洞口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石纍纍下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探也因回呼其伴欲共探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爲其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氣猶漫亘山谷（靈川縣志）

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有神呵護之也（瑣南記）

慶曆中余靖知柱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月盈之夕輒聞笛音絶清遠土人云有此聲已數十年不詳何怪也使人夜聽之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以爲杭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几

數年公之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則木有文理正如人吹笛在月下坐雖善畫者不能爲也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程遠筆類抄）

正德末年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忽有石浮出側臥岸傍猛惡之密遣百人移他處至明復然未幾猛敗滅此石不復再見矣（萬曆 野獲）

興業縣治石山之巔有石圓如銅鑼鳴則石馬嘶石人喊土人遂版萬曆七年木頭獠人叛兵應文討平之版後石被雷震死然銅鑼因名銅鼓村（舊志）

總府舊有銅鼓十數面體絕薄受聲甚好紋飾亦精古雅環龍龜昂首欲躍梧呼蝦蟆鼓云是伏波所遺者嶺表錄異云唐時有牧童聞蛤鳴捕之蛤入深穴乃塚也探得銅物體制與此合或云諸葛（武侯物象志）

東平里落翁村山上有一古廟下有一深潭潭內有大鐵鍋一口每年三月初三日鄉人往祭廟其鍋忽浮於水面所祭之物即將此鍋煮食衆散仰（沉黎州志）

綠珠玉蘧尸滲土花斑駁如繡云自梟賊發塚諸陵蘧殉宮人宋偉後入夾趾清夜聞歌每能自吟槃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赤雅）

慶遠郡城有宋奉吉建元妙觀碑題寥陽殿著宋政和年號壯麗巍峩柱盤二木龍備極工巧一夜失龍所在雞鳴見龍通體皆覆鱗自學宮泮池來相傳與泮池龍鬬歸也道士釘以鐵血流三日夜（舊志）

宋天聖間有廣東廣州法性寺洪鐘自南山東門飛入寺中其紐於橫木其木約大五六寸長六七尺自縣其上歷數百年傳聞鐘初來時與白龍鬬鬬則風雨暴至聲聞四境萬曆九年三月初四日鐘始墜下今橫木與鐘尚存（浔州志）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阯思浪州飛來夜常入水與龍鬬天明復售所正德已卯盜斷其紐及唇（靈怪遂滅 明稗小品）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阯入寇城幾焰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屠之熙寧元年又動郡守徐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江中遂無他異（葉少蘊記）

慶遠境內或有赤蟻長半寸許生翅而飛時翳人面或羣撲燈火主大水兆若春間田螺盛產亦主是年有水初昏或半夜將旦時有星大如桐子光焰紅赤吐苦曳尾自半空飛下所落之地必有回祿之災俗謂之火殃蓋惑之變也初昏時西南

上有星色白而吐芒焰俗謂之賊星又曰偷牛星
凡所見之歲崗蠻必叛蓋機搶出尤之變也境內
或陰曀彌月小雨霏微日月無光氣象愁慘皆兵
象也不逾時即有崗蠻之亂春夏間或大霧曀迷
咫尺莫辨人物須臾爲風掀而日色晴明則主旱
或野草遍爲蟲蝕狀如火燎或絲瓜藤莖節結核
狀如木癭皆旱之兆 廣西通志

蒼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將死有飛
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
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
斷止斯須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云嶺嶠不時皆受

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
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
近 博物志

唐武德初有宣撫使者至藤縣繡江艤舟遊慈聖
寺以金盂抱水盥井中遂汲水乾不見盂止得
一龜長一尺二寸宣撫使命以紅帛繫其腰祝曰
爾有靈吾放爾入井速漑金盂出水良久龜逝宣
撫使吟而歸行至寺門塘見靈龜踴躍塘內頃
所累將篇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救之曰
南方多巨蟒常以蠶置於側們可以無苦門者拜受
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
投宿於旅館飲膳匆匆燈燭具一無所闕是夜
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
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艇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

之曰爾若有靈可同歸供養是夜三更風浪忽起
宣撫使船內有二寶劍漑水而去其龜亦不知去
向明集網戶搜之得土藤一根尋理藤根乃至西
岸又見龜跡環繞宣撫使申奏改鷰州於此地藤
州鐔津其築城仍依龜路跡且即寶劍躍水處改
爲劍江 舊志

宣撫使又於州南三十里外得馴鵲能言語歌舞
者奏上及至上前蔵餘不語上怪而問之鵲答曰
身居南方生長禽中因父母異方所以不敢言上
憐而放之乃賜金環送鵲還歸舊巢見其母已死
鵲以所賜環繞母身畔後人遂名此鄉曰孝義曰
上 同

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
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思泥方深而爲骨肉
所累將篇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救之曰
南方多巨蟒常以蠶置於側們可以無苦門者拜受
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
投宿於旅館飲膳匆匆燈燭具一無所闕是夜
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
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艇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

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寃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違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跡手足三股其北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腊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玒必求脂粉與之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遥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歲中每與人營田及種畬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週天疫（陳維儒 虎書）

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寃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違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杜光庭 錄異記）

所及神龜之力也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跡手足三股其北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腊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玒必求脂粉與之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遥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歲中每與人營田及種畬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平樂志 物產）

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週天疫（陳維儒 虎書）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爲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自游戲何累於爾乃爾罵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虎所攫坐置脚下魈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爲大懼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每向人說其事（段成式 酉陽雜俎）

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木客形如小兒子在桑城見之行步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採木流寓於此余嘗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逾動長門鐘更深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置塵還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赤雅）

平樂有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躋相傳昔有物形似小兒行坐服食不異於人時出市易什器市人呼曰木客蓋山魈也（平樂志 物產）

今平樂志所載榮山木客事蓋附會此說余昔在覺疎身飛上就山下人家裁詩酒盡君莫酷云云顧況紀秦時建阿房宮采木者偶食黃精天霖不昭州常詢之陶偉西明府云少時聞父老言曾有

人見之今从不聞矣張七澤稽雜佩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
叛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產一怪
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紱
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搏食畜獸枝溝
及人皆從頭至足坐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
數百往攻闘怪望人至輒迸升山顛運巨石而下
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強弩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
入始聞其所居且設穽於往來之處而爲惡益甚
洞丁出入須什什五五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
相值則已僅人徒稍弱必遭迫逐步既洞而行又

捷或遲鈍在後立爲所獲壯有膽者敵必利刃如
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畴耕耨少失瞻顧定有性
命之虞閭洞千口罹戕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恐徙
避城郭赴訴於郡丐發兵圍捕之聞其不畏鋒鏑
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試驚悍勇
坐殺人从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
得一大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
其設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銅鐵大椎遣之
別選五十兵助詣洞迨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
見徼徑髣髴似有大足迹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
叱呼示戚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昵倘室

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
敗絮碎帛全如犬窠益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
以候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
一扇施拐撐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轟然有聲
乃此物負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
痛箠以椎仆於地舉頭見人搓牙憤憤欲作敵而
爲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搏馬生脚掇其股肉一
大片馬連迸椎椿其膝遂死之披劍斷頭流血數
斗即呼隨行者舁尸獻於郡洞蠻踊躍歡謝各返
故棲郡以事上諸朝諮貸馬算還原官爭掾及見
怪尸言之尚怖懼馬堪之明而有智甚暗合唐韋

自東殺二野叉之法也
邑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埜
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
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裳垂及踝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
夫妻盜人子女然性多疑
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窺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
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
偶每遇男子必貢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
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猶人集衆刺殺之至
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
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鑄自然之文然亦竟莫

知其所實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南出野女翠行不見夫其狀扁且白裸袒無衣褌得非此乎博物志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益取其名而爲志也（周密齊東野語）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論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攷老相傳云宋胡銓守潭專殺

猺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頒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猺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俾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猺祀者尚當省哉（陳璉桂林志辯疑）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墜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爇之則不香始知其爲僞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爲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于石崖上此特好事者爲之耳（同上）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瞋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爲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覺故世傳爲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阯回誠慈孜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鼉鼓咸聲震白蟹背舟稱載溯溪山無人爲起文淵問端的珠還慈孜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于怪誕矣足信哉（同上）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聚而戲或歌或舞或吹笛情方洽忽見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餘長倍之披髮烏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少間垂舌長過腹羣童大驚皆反走其人能夷語連呼曰合合（音答）勿驚勿去仍歌舞吹笛以樂令羣童復聚吹笛歌舞爲其人喜拊手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復垂舌如故久之乃去遂不復見（同上）

正德中張吉山方伯烜爲庠生時親見其事（明朝綸綠）

慶遠衛都指揮戚綱守河池所日嘗語人云思恩縣近村山林中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屩度枝過樹如履平地村民觀者

相去僅丈許容色甚和若有意捕之則在樹杪不下急之則行如飛去而復來者數月又趙村一日有二人牽二蛇入人家繫於樓下登樓索食主人見其服飾異常炊食之食畢下樓解蛇叱而鞭之化爲龍各乘其一騰空而去同上

嘉靖初處遠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驚怖辈呼移時乃去尾之徐行入右江道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知府王顯高親至見樹大十圍蔭廣數畝諦視榕根有竅出煙如縷乃令人伐樹得巨蛇十數殺之怪遂絕慶遠志

蒼梧三界廟有蛇背青腹赤日有火光能噓不直者平時盤繞藤香條忽往來莫知所之舊志

太子中允關杞會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蠱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瘡有腫起處以鍼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其十餘條而疾不起 愛吾廬筆談

馬鳳容縣所千戶嘉靖間以男敢鬥於時佃人獲虎于歸之羈以鐵索畜焉時市猪牛肉喫之鬪兩三年虎稍馴且長鳳踞卧廳事呼之舐則旋轉跳躍鞭虎候於門鳳叱虎虎怒奮爪傷其面家欲殺虎虎懼挺走由中越數日鳳以傷死既

葬虎時卧塚上瀕去則徘徊如不忍狀梧州志

梭邕時以左江道爲文場道深窪傍有亭榭園池林木茂密葉已堵窒予與書吏俱入捕鷹鷂下一日晚堂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死石人署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死上因詢干擲者荅云此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啓視之開者云有物如犬而毛大黃色斫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擲門人亦盜食逸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獲不來爾蓋狐也人未之知也瓊南雜記

南皆破其惑相傳有黑氣入室或爲飛蟲鳥獸間巍巍有聲遭者輒迷悶不省擊之則火光逛散旋復合成一火毬衝簷而去氣盛者力與之搏若損皮膚流黃水不止則死用兵仗刺之即反自傷又云其至必先作硫黃氣或如燒布絮氣予往閩之親中其害者云見陰雲中擁一馬首向鼻間旋繞數四細聲作人言云馬騮精人所爲馬騮精人所爲遂昏迷久之聞鑼聲始覺又云郡中捕得一道士用馬毛數莖撚結吹入人家門內其怪便作不放置之法止逐之去而已然患亦隨息按嘉隆聞見記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以幻

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擊之則刀杖殺人夜魅魘人至死其黨毛銮等數十龍誘惑愚民約以九月甲子起兵事洩黎政劉燾督兵擊賊追及南潯殲之獨妖人以術逃去事在丁巳九月此妖蓋其黨分之四方惑衆者粤右民尚鬼宜其爲害獨甚也西事

宦蹟

明

陳應春長樂人任府江兵備副使時兩岸三角八屯諸賊先後就平西樊屯獷悍如故乃預設太平平安二堡移兵扼其要害密授方畧領把總楊榮等計擒其酋廖公鑾等五十名縛赴軍門斬之調集軍兵進攻古連苦竹石鼓屯巖皆克捷斬首二百六十級賊首覃瑤等俱伏誅給勝宣諭聽其投效於是各縣巨酋相率來歸計二百三十七村五千一百九十六家男婦二萬二千餘口編戶輸

賦若齊民事聞擢右參政兼僉事仍飭兵府江一帶

志乡

國朝

王焜字爾旭浙江會稽人委任宜山令會廣藩變殉難

詔贈按察僉事賜祭葬蔭一子 浙江通志

人物

宋

陳應字伯順白州人德祐初令鬱林之南流元兵入廣州守竊郡符出降元以譚道福代州事應獨偕舉子仝起義梁爾迈興義兵千人入州城與道福巷戰敗績起義彌遠死之應子身奔提刑鄧德遇與合謀倡檄近兵三千人搆雲梯乘除夕昏甚五鼓下登城殺傷邏仵以百計兵聲震撼山谷道稍出倉卒莫爲備急墜戍樓下遁去得遇以疏聞應復城功授知滕州叩牟五月五日元兵大至得遇自投南流江應出頼死易名創迹襲知所終（節通

國朝

毛上習賀縣人康熙二十九年由舉人知諸暨縣捐俸賑饑愛民如子斷事無苛微稍有法設立義學延師訓誨邑中寒士若坐春風合邑稱爲浔白慈祥在任三年疾卒奠送者塞道（浙江通志名宦冊）

宋 李師中

張兢日往營之動而免險功斯濟矣兢與石懷玉孫約等親率其徒燎石以攻既導既闢作三十四日乃成陡門三十六舟楫以通李師中馬仲芳寔領其事於乎惟至誠能通萬物之阻古之君子德行常簡易有尚往有功者其心亨與渠之利不足云朝廷稽古建官爲萬萬世計推此以觀天下六府三事庶乎可治也已故敢書以告來者

明 趙天鑑

忠功祠記

夫曰忠曰功王制宜祀所以勸臣工而旌淑類也宋德祐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元人命齊萬戶者盧詔至鬱林諭提刑鄧得遇等降得遇叱之去陳知

州竊郡符造轅門受節制元以僞守譚道福代州事陳知州同萬戶謁鎮國以上秩遷時南流尹曰陳應者借舉子曰全起鰲曰梁彌遠者與義兵一千人三人入州城與道福巷戰敗績起鰲彌遠死之應子身出萬死中奔提刑麾下合謀倡義檄近兵三千人搆雲梯五百道乘除夕昏甚五漏下栃稍息一鼓登城殺傷邏卒以百計倉卒間震撼山谷道福開急壁戍棱下遁去鄧提刑疏其事聞於朝勅授應藤州知州德祐二年五月初五日元兵大至鄧提刑度時勢莫能支具冠服東向辭宋帝畢書於座曰宋室忠臣鄧門孝子不忍倫生寧甘

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應亦易名創迹莫知所終吁鄧公之忠載於青史秩崇故也陳公之功寂然無聞秩卑故也予下車初聞邦之耆舊尚能嘖嘖道其事予心惻然興懷悠然遐想縮日費鳩異材搆祀於南流之詩區曰忠功俾有司春秋祠之以爲世之人臣者勸

無倦齋記

張栻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爲宜舊以緩帶名余懼其肆也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爲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

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乎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哉余於此懼書於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

唐柳宗元

祭井文

惟神蓄是元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茲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於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遁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是元寘成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

國朝

鬱林州瑞泉詞記　李錫秦

方今

聖治日隆四海之內休徵疊見而

帝德謙冲不言祥瑞獨顯應於佑民錫福者則深慶慰

聿隆酬報之典錫秦於雍正十年夏以全州牧移

任鬱林親事後周行阡陌見高原下隰蕪曠尚多

因刊刷勸墾

諭旨遍示鄉村併宣布上憲德意多方董率士民皆踴

躍不數月畇畇原隰次第成畝次年春有文廷瑛

王甫臣於富民鄉藤攀坡地方開墾忽得瑞泉二

穴味甘色清水向外湧源源不竭泉之四周闢田

三千餘畝得資利灌溉作膏腴此地去江流尚遠

又無深巖絕壑平坡之上原泉雙湧出自天然寔

由

聖天子重農足食愛養元元

精誠所格

天地交孚故遐陬僻壤和氣鬱蒸昭茲靈澤播爲民膏錫

秦亟請

上聞以頒揚

聖朝之休美時方伯張公觀察耿公憲副徐公請於大

司馬尹公大中丞金公會疏

題報旋奉

綸音以

上天福佑邊氓顯賜甘泉廣潤之大澤朕心不勝感慶著選擇善地建立瑞泉祠宇奉祀泉源之神以答靈貺天庥於啓土興工之日祥雲照耀五色光華瑞捧日輪也王言誠忿切民依之至意宜乎益召

大哉

錫泰矢敬矢愼庀材鳩工自大門而正祠而後祠高閎峻垣加以塗堅藻繢正祠供泉源神龕帳供器畢備後院東西廂各二又耳房二廛守祠僧棲息有所祠前植松數株將來虬枝蒼幹翳日干霄

盤桓其下濤聲謖謖與泉聲潺潺相和二泉之

上各有亭翼然氣象軒朗工既竣錫泰復因紳士耆民之請達之司憲而轉上之中丞公疏請賜額併封泉源神號以致尊崇旋蒙

俞允

御書惠潤田功四字匾額頒發到省委候補州倅楊師游恭齎到鬱叩首仰聽龍翔鳳翥

欽定昭德沛澤四字爲泉源神封號春秋祭祀典禮咸備於焉神所憑依在是民所利賴亦在是而

聖天子錫福邊氓德洋恩溥源遠流長者無不在乎是

天和神人莫不胥悅錫泰不敏蚤負此間深愧無益地方三年以來竭力勸農約計三萬餘畝巢於民人或

有小補今喜得此瑞泉益資農利欽承

天子之休命亟奉上憲之區畫而建是祠爲久遠酬報之所告厥成功欣瞻

宸翰誠足照耀千秋至若徜徉亭畔望遠山豁塵目汲甘泉而瀹清茗此高人逸士遊覽之樂非吏於斯土者所敢懷也惟是躬逢盛事不敢以不紀爰不揣僭敬述顛末而勒之石